叢書集成續編

一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六册目錄

總類


經學源流　民　廖　平撰　張氏適園　一
今古學考二卷……求實齋　三五
諸子叢鈔　清　沈兆澐輯　屏廬　六七
群書治要子鈔二卷……唐　魏　徵撰　聚學軒　一三七
篷窗附錄二卷……
意林注五卷逸文一卷附編一卷……清　周廣業輯注
考據
補輯風俗通義佚文一卷……清　顧櫰三著　金陵叢書　二五五
麈史三卷……宋　王得臣撰　湖北先正　二七九
石魚偶記一卷……宋　楊　簡撰　四明　三三一
荀子考異一卷……宋　錢　佃撰　擇是居　三五五
習學記言序目五十卷……宋　葉　適撰　敬鄉樓　三六三
黃谷謏談四卷……明　李　蓁著　三怡堂　六六七

宣統辛亥

# 會計學

丁文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非研先生經說諸書已刊者若干種未刊者若干種未竣而未傳者又若干種率皆融會眞僞貫穿古今一洗周秦唐宋淵源師承之陋習崇照以根牟受李克之傳兒寬習張生之業雖后蒼戴德未必無差而苟況鐸椒實衷一是則延壽之易卽孟氏之學信受奉行固未容已也擇尤雅者重付印行以稗益東南承學之士宣統三年二月崇照謹識

非研廖紀平廣文遵干經術爲壬秋先生之嫡傳雖稟承有自而撰述所至不拘拘于師說鈲析眞贋溝通古今成一家言南海沾其餘瀝說經獄名震寰球生平著作甚夥惜其梓于蜀中東南學子未得遍讀茲由其高弟王漢章君郵寄今古學攷知聖編經話三種次第付刊藉餉同好爰誌數語以明向往云宣統三年五月烏程張鈞衡識





# 今古學攷目錄

卷上

漢藝文志今古學經傳師法表
異義今古學名目表
異義今與今同古與古同表
鄭君以前今古先師著書不相混亂表
今古學統宗表
今古學宗旨不同表
今學損益古學禮制表
今學因仍古學禮制表
今古學流派表
兩戴記今古篇目表
今古學專門書目表
今古兼用今古所同經史子書目表
公羊改今從古左傳改古從今表
今古各經禮制有無表
今古各經禮制同實異名表
今古各經禮制異實同名表
今古學魯齊古三家經傳表
鄭君以後今古學廢絕表
今學盛于西漢古學盛于東漢表
今古學經傳存佚表

卷下

經話

按藝文志博士經傳及古經本溯古學之所以名也異義今古名目明東漢已今古並稱也異義條說之不同先師著書之各異使知今古學舊不相雜也凡此皆從前之舊說也至于統宗表詳其源也宗旨不同表說其意也指益因仍二表明今之所以變古也流派篇目表理其委也戴記篇目今古詩目二表嚴其界使不相混也改從有亡辨其出入名實同異究其交互凡此皆鄙人之新說求深于古者也更錄三家經傳明齊學之中處今古廢絕詳鄭君之變法今古盛衰所以示今學之微經傳存佚所以傷舊學之墜至于此而今古之說備矣所有詳論並見下篇丙戌六月朔日編成識此非研慶平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 今古學攷卷上

井研廖平述

漢藝文志今古學經傳師法表

易施孟梁邱京高（按此五家今學也班於今學皆不加今字）

易費（按此一家古學也班不言古經）

班曰漢興田和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言中以別於外）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尚書經二十九卷（班注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二十八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按此今學）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注為五十七篇○按此古學班言古經）

班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

尚書經二十九卷（班注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二十八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按此今學）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注為五十七篇○按此古學班言古經）

班曰泰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

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按此三家今學）

毛詩二十九卷（按此古學班不言古經）

班曰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

古經五十六卷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博士師古曰創之也周官禮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按此古學班言古經）

班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出於魯淹中

春秋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穀梁子魯人按此今經）

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按此古學班言古經）

班曰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論語魯二十篇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按此今經）

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按此古學班言古經）

班曰漢興有魯齊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按此今學）

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為二章子故問章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按此古學）

班曰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滕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按此漢人今古分派之始也經在先秦前已有二派一主孔子一主周公如三傳是也齊魯今學燕趙古學漢初儒生達者皆齊魯以

古學爲異派抑之故致微絕當時今學已立學官而民間古學間有傳者（如毛詩費易）後孔壁古經出好古之士復據此與今學相難今學亦無以奪之雖不立學官隱有相敵之勢至于劉歆校書得古文古學盛顯世以孔壁所出經皆古字別異于今學號曰古經與博士本並行至後漢而今古之名立矣

五經異義今古學名目表

今易京孟說　古周禮說
今尚書夏侯歐陽說　古尚書說
今魯齊韓詩說　古毛詩說
今春秋公羊穀梁說　古左氏說
今禮戴說　古逸禮古孝經說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今孝經說
今論語說

許氏說文序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按漢書藝文志孟當作費）

按西漢今學立在學官古學傳之民間當時學者稱古學爲古文蓋博士說通行惟古爲異故加號別異目爲古也至於東漢古學甚盛遂乃加博士說以今字故班氏以前猶無今號至許氏異義乃今古並稱古號得於西京今號加於東漢合而觀之端委可尋矣

五經異義今與今同古與古同表

許君五經異義臚列今古師說以相折中今與今同古與古同二者不相出入足見師法之嚴今就陳本標厥名目以見本原條其異同使知舊本

今詩韓魯說一
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一
韓詩說二
詩齊說丞相匡衡說一
治魯詩丞相韋元成說一

按以上今詩魯齊韓三家說全與古學異與今學春秋公羊同

今春秋公羊說七
春秋公羊說四
春秋公羊穀梁說二
公羊說二十三
穀梁說二

按以上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全與古學說不同

今韓詩說一

二派自鄭君以後乃亂之也

今易京氏說一
易孟京說一
易孟京春秋公羊說一
易孟氏韓詩說一

按以上今易孟京說全與古學異與今學春秋詩同

今尚書歐陽說二
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四
夏侯歐陽說一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春秋公羊董仲舒說一
公羊以爲穀梁亦以爲一
大鴻臚眭生說一
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一
按以上今春秋穀梁公羊說與古學全異
今禮戴說三
今大戴禮說二
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一
禮戴及匡衡說一
大戴說一
戴說一
戴禮及韓詩說一
禮戴說一
戴禮公羊說一
按以上今禮戴說全與古學異與今尚書詩同
今孝經說二
孝經說一
今論語說一
按以上今孝經論說與古學全異
古尚書說九
古毛詩說三
毛詩說六
古左氏說二
古春秋左氏說五
古春秋左氏傳說二
春秋左氏說三
左氏傳四
左氏說二十四
奉德侯陳欽說
古周禮說十二
古周禮孝經說一
周禮說二
侍中騎都尉賈逵說一
尚書歐陽夏侯說
三家詩故傳
韓詩薛侯說
春秋嚴彭祖劉說
公羊何氏解詁
孝經后張長孫說
論語張包說
尚書賈馬注
毛詩故訓傳
周禮二鄭杜賈馬注
禮記馬盧注
左傳劉鄭賈馬服潁許注
論語馬氏訓說
國語賈注

按以上各家皆今學所著書除何氏解詁以外見于玉函山房輯本所引用全本于王制不雜用古學說不如范氏注穀梁據周禮古學說以攻傳可知東漢以前今學自爲一派與古別行不求强同以古亂今者皆鄭君以後之派舊原不如此也

今古學統宗表

王制爲今學之主

穀梁全同王制

儀禮記爲今學

戴禮有今學篇

公羊時參古學

魯詩

魯論語 以上魯

楊氏易

施氏易

孟氏易

梁丘氏易

京氏易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次輯社校印

說文解字

按以上皆古學所著書除說文解字外皆見于玉函山房輯本所引用全本于王制不雜用古學說不如范氏注穀梁據周禮古學說以攻傳可知東漢以前今學自爲一派與古別行不求强同以古亂今者皆鄭君以後之派舊原不如此也

周禮爲古學之主

孝經爲古學

儀禮經爲古學

戴記有古學篇

左傳時有緣經異說

逸禮古學

費氏易

高氏易

歐陽氏尚書

大夏侯氏尚書

小夏侯氏尚書

齊詩

齊論語 以上齊

韓氏易

韓氏書

韓氏詩 以上韓

今孝經

案公羊以前皆經本今學先師依經立說者也以下十七家則皆據王制說推衍比附于諸經者也今經爲孔子晚年之書故弟子篤信謹守欲以偏說羣經此今學統宗之沿變事詳王制義證

今古學宗旨不同表

今祖孔子

今王制爲主

古文尚書

毛詩

古論語

按逸禮以上皆經本古學先師依經立說者也以下四家則皆據古禮說推衍比附以說羣經者也古經出于壁中較今經多博士抑之不得立好古之士嫉博士加仇故解四經亦用古說以與今爲難故不惟古經用古說即無今古之分者亦用古說此後來之變也至于古經漢初亦有傳習其說與今異者則又好古之士與今學樹敵在先秦已如此也

古祖周公

古周禮爲主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次輯社校印

今主因革（參用四代禮）
今用賈家
今多本伊尹
今孔子晚年之說
今經皆孔子所作
今始于魯人齊附之
今皆受業弟子
今爲經學派
今意同非蠶
今學意主救文弊
今學近于王

古主從周（專用周禮）
古用文家
古原本周公
古孔子壯年主之
古經多學古者潤色史册
古成于燕趙人
古不皆受業
古爲史學派
古意同史佚
古學意主守時制
古學師乎伯

今秦以前無雜派
今無緣經立說之傳
今無僞注皆用周舊儀
今經唯王制無古學（餘經皆有推衍古派）
孝經本無今說
今經唯存公穀范氏以古疑今
注今經舉何以前不雜古
戴禮古多于今漢儒誤以爲今學
古儀禮經漢初誤以爲今
以上說皆見下卷

古秦以前已有異說
古有緣經立說之傳
古有專說不通別經
古經唯周禮無今說（除經皆有推衍今派）
春秋本無古學
古經皆存鄭君以今雜古學
注古經爲許以前不雜今
子緯皆今學漢儒誤以爲古學
今王制先師誤以爲周
以上說見下卷

今學改變古學禮制表（此專表今古不同者）

今異姓與王之事
今西漢皆立博士
今經傳立學皆在古前
今由鄉土分異派
今禮少所無皆同古禮
今所皆改周制流弊
今漢初皆有經本非口受
今以春秋爲正宗（餘皆推衍春秋之法以說之者）
今多主緯候
今學出于春秋時
先秦子書多今學

古一姓中興之事
古西漢多行之長間
古經傳立學皆在今後
古因經分異派
古禮多所多皆同今學
古所傳多禮家節目
古漢初皆有師後有廢絕
古惟周禮爲正宗（即左傳亦推衍以此之者餘經無論矣）
古多主史册
古學成于戰國時
先秦史册皆古學

古封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
地五等
古一甸出一車
古六卿大夫士員無定數
古畿內不封國
古有世卿無選舉
古周禮十二年一巡守
古天子下聘不親迎
古諦大于郊無祫祭
古天子無大廟有明堂

今封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地三等
今十井出一車
今公卿大夫士皆三輔一
今畿內封國
今無世卿有選舉
今王制五年一巡守
今天子不下聘有親迎
今諦爲時祭有祫祭
今天子有大廟無明堂

古刑餘爲閽人　今刑餘不爲閽人
古社稷皆人鬼　今社稷皆天神
古田稅以遠分上下　今皆什一分遠近
古山澤皆入官家　今山澤無禁
古厚葬　今薄葬
古七廟祭有日月時之分　今七廟皆時祭

案今異于古皆孔子損周制之事擬撰今古禮制不同表姑發其凡以示義例

今學因仍古學禮制表　此專表今古相同者

古曲禮有二伯州牧庶邦小侯　今王制有二伯方伯卒正
古周禮州牧立監　今王制方伯有監

古周禮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今王制同
古周禮有冢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　今王制同有　惟冢宰司徒雖職掌不同而屬于司馬不同下官

古內則養老儀節　今王制同
古儀禮經五禮儀節　今儀禮記同
古周禮明堂參用四代禮樂彝器　今三朝記四代同
古左傳文襄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　今王制同
古周禮親耕田獵　今祭統同
古祭義祭崩儀節



按今古相同此孔子因仍周制不改者也擬撰今古禮制通用表姑發其凡以示義例

今古學流派表

今魯派　古周禮派
今齊派　古國語派
今韓派　古左傳派
今緯派　古孝經派
今易尚書詩孝經論語派　古易尚書詩論語派

按今學舊本一派傳習者因地而異故流爲齊韓派大約齊學多主緯說宗于易尚書詩孝經　按古學舊有四派皆緣經立說周禮國語自爲派左傳孝經因經而異故不能同宗於易尚書詩論語本不爲今派學者推今禮以編說羣經乃有此流變則如古學之緣經立說也今派全由鄉土致歧異　詩論語本不爲古派學者推古禮以編說羣經乃有此流變則純爲緣經立說者矣古學無因鄉土而異之事各門皆專派

兩戴記今古分篇目表

| | | | |
|---|---|---|---|
| 今 | 王制 | 古 | 王藻 |
| | 千乘 | | 深衣 |
| | 四代 | | 盛德 |
| | 虞戴德 | | 朝事 以上周禮 |
| | 冠義 | | 祭法 |
| 今古雜 | 文王世子 小學 | 今古同 | 武王踐阼 |
| | 中庸 | | 文王官人 |
| | 本命 以上偏雜 | | 五帝德 |
| | 樂記 案 | | 帝繫姓 以上史學 |
| | 月令 陰陽家 | | 大學 |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聘禮
祭統
坊記
表記 以上禮經
緇衣
儒行
哀公問于孔子
禮三本
喪服四制
學記
勸學
衛將軍文子 以上學問
經解
坊記
表記 以上禮學
緇衣
儒行
哀公問五義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禮察
小辨
用兵
少閒
易本命
誥志
哀公問 以上儒家
夏小正 陰陽家
禮運
禮器
郊特牲 以上禮記
明堂
明堂位
諸侯遷廟
諸侯毀廟
投壺 二篇
公冠 以上逸禮
奔喪
曾子問
喪大記
問喪 以上喪禮
喪服小記
大傳
服問
間傳
三年問 以上喪服
王制
穀梁春秋
公羊春秋
今學書目表 治今學者祇許據此 餘書不得雜右學
周禮
左氏春秋
古學書目表 治古學者祇許據此 餘書不得雜今學
儀禮記
戴記今學各篇
孟子
荀子
墨子
司馬法
韓非子
吳子
易緯
尚書大傳
春秋繁露
儀禮經
戴記古學各篇
逸周書
國語
說文 以上今存本

韓詩外傳
公羊何氏解詁以上今存本

易

子夏易傳 漢韓嬰
薛氏記 薛虞
蔡氏易說 蔡景君
丁氏易傳 漢丁寬
韓氏易傳 漢韓嬰
淮南九師道訓 漢劉安
施氏章句 漢施讎
孟氏章句 漢孟喜



梁邱氏章句 漢梁邱賀
京氏章句 漢京房

書

今文尚書
歐陽章句 漢歐陽和伯
大夏侯章句 漢夏侯勝
小夏侯章句 漢夏侯建
尚書緯六種 馬輯本鄭注

詩

魯詩故 漢申培
齊詩傳 漢后蒼

易

古五子易傳
費氏易 漢費直
費氏易林 漢費直
周易分野 漢費直
馬氏注 後漢馬融

書

古文尚書
古文訓 漢賈逵
馬氏傳 漢馬融

詩

毛詩馬氏傳 校補馬融





齊詩翼奉學 漢翼奉
韓詩故 漢韓嬰
韓詩內傳 漢韓嬰
韓詩說 漢韓嬰
韓詩薛君章句 漢薛漢
韓詩翼要 漢侯苞
詩緯三種 馬輯本宋注

周官禮

鄭大夫解詁 漢鄭興
鄭司農解詁 漢鄭衆
杜氏注 漢杜子春
賈氏解詁 漢賈逵

儀禮

大戴喪服變除 漢戴德
石渠禮論 同上
冠禮約制 漢何休

禮記

禮傳 後漢衛宏
月令章句 後漢崔寔
月令問答 同上
禮緯三種 馬輯本宋注
堋樂緯三種 宋注馬輯本

周官傳 漢馬融

儀禮

婚禮謁文 漢鄭衆
喪服經傳 後漢馬融

禮記

禮記馬氏注 後漢馬融
禮記盧氏注 後漢盧植
附樂經 漢劉歆
樂記 同上
樂元語 同上

春秋
春秋大傳
春秋決事 漢董仲舒
公羊嚴氏春秋 漢嚴彭祖
公羊顏氏記 漢顏安樂
穀梁傳尹氏章句 漢尹更始
穀梁傳說 漢劉向
解疑論 後漢戴宏
公羊文謚例 後漢何休
春秋緯十五種 馬輯本 宋注
鍾緯書 同上
春秋
左傳劉氏注 漢劉歆
春秋牒例章句 後漢鄭衆
左氏傳解詁 後漢賈逵
左氏長經 後漢賈逵
三傳異同說 後漢馬融
左傳解誼 後漢服虔
春秋成長義
左氏膏肓釋痼 並服虔附解誼後
春秋釋例 後漢顧容
周氏章句 後漢周氏
論語緯一種 宋注馬輯本
以上原書皆亡今據馬陳輯本補錄今學諸書皆爲王制可以王制統諸書也

今古兼用經史子集書目表

| 今多于古 | 古多于今 |
|---|---|
| 五經通義 | 鄭注周禮 |
| 石渠論 | 鄭箋毛詩 |
| 白虎通 | 鄭注周易 |
| 孔子集語 | 鄭注尚書 |
| 訓纂 | 鄭注論語 |
| 古文官書 | 鄭注孝經 |
| | 五經異義 |
| | 三倉 |
| | 倉頡 |
| | 凡將 |
| 史記 | 後漢書 |
| 漢書 | 三國志 |

| 今古雜 | 今古同 |
|---|---|
| 鄭注禮記 | 尒疋 |
| 鄭駁異義 | 急就章 |
| 鄭玄膏肓起廢疾 | 方言 |
| 鄭志 | 博雅 |
| 杜左傳注 | 埤倉 |
| 六藝論 | 古今字詁 |
| 魯禘祫義 | |
| 家語 | |
| 孔叢 | |
| 聖證論 | |
| 僞孔傳 | |
| 釋名 以經部上 | 戰國策 |
| | 世本 |

孝經
孝經傳 魏文侯
后氏說 漢后蒼
安昌侯說 漢張禹
長孫氏說 漢長孫氏
孝經緯九種 宋注馬輯本
論語
齊論語
安昌侯論語 漢張禹
包氏章句 後漢包咸
論語
古論語
孔氏訓解 漢孔安國
馬氏訓說 後漢馬融
春秋奇說 後漢彭汪
左傳許氏注 後漢許淑

列女傳　公孫龍子　商子　山海經
新序　莊子　鄧析　竹書紀年
說苑　尹文子　鬼谷子　穆天子傳
尸子　越絕書
鶡冠子　吳越春秋
燕丹子　晏子春秋
虞氏春秋
古史攷 以上史部　古史攷
孫子
六韜
管子

新語　呂氏春秋　愼子
新書　淮南子　素問
論衡　周髀
潛夫論
申鑒
風俗通義
鹽鐵論
新論
獨斷 以上子部
楚辭 集部

王制穀梁妾母不得爲夫人公羊妾母爲夫人
王制穀梁葬不爲雨止公羊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
穀梁夫人不歸寧公羊夫人得歸寧同左傳
王制穀梁二伯公羊以爲五伯從左傳
穀梁言用皆不得禮公羊于用下有合禮不合禮

廟祀文王　周禮刖者爲閽左傳刑人不在君側
祭法有祧廟無世室左傳有世室無祧廟　國語日祭月享時祀左傳用時祭無日月祭
祭法無太廟祖宗在明堂左傳有太廟無明堂
周禮大夫有刑左傳刑不上大夫



攷公羊今學有改今從古之條左傳古學有從今改古之條證公羊居近燕趙有雜采左傳屬於經文不能不婉轉求通二家其事相同一因乎地一求合于經之故也姑發其例如此不詳錄也王制周禮國語孝經皆自成一說不求合於人故與二傳不同

今古各經禮制有無表

| | 今穀梁 | 今公羊 | 古周禮 | 古左傳 | 古國語 | 古孝經 |
|---|---|---|---|---|---|---|
| 同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 祧廟 | 無 | 無 | 有 | 有 | 有 | 有 |
| 壇墠 | 無 | 無 | 有 | 有 | 有 | 有 |
| 太廟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 明堂 | 無 | 無 | 有 | 無 | 無 | 有 |

| | | |

今古學攷卷上

井田　一井入家　同上　一井九家　同上　同上　不見

今古學攷卷上

今古學攷卷上　二十四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今古學攷卷上

今古學攷卷上

今古學攷卷上

京氏易 武帝時立 光
歐陽尚書 武帝時立 光
大夏侯尚書 孝宣時立 光
小夏侯尚書 孝宣時立 光
魯詩 文帝時立 光
齊詩 孝宣時立 光
韓詩 孝文時立 光
大戴禮 孝宣時立 光
小戴禮 孝宣時立 光
慶氏禮 未立
公羊春秋 宣帝時立 光
穀梁春秋 孝宣時立 光
附 高氏易 未立
今孝經
今論語 趙岐說 有博士



孔氏古文尚書 平帝時立 立 肅宗時詔高才生
毛詩 平帝時立 詔高才生 受衛宏 鄭衆 賈逵 作傳
周官禮 王莽時立 中興 鄭衆 傳其學 馬融作傳 鄭元作注
左氏春秋 平帝時立 光武時立 後罷 肅宗時詔高才生 受鄭興
陳元傳其學 賈逵作訓 版佚 作注
附 古孝經 未立
古論語 未立



梁邱氏易 隋志亡 晉亡
京氏易 隋志有十 宋志無
高氏易 隋志亡 於西晉
歐陽尚書 隋志亡 永嘉之亂
大夏侯尚書 隋志亡 永嘉之亂
魯詩 隋志亡 於西晉
齊詩 隋志亡 代已亡
韓詩 隋志有二十二卷 傳之者今存外傳
大戴禮 今存
小戴禮 今存



孔氏古文尚書 隋志晉 唐志有 馬注 宋志無
毛詩 今存
周官禮 今存



慶氏禮 佚 今存
公羊春秋 今存
穀梁春秋 今存
今孝經 張馮注 隋志已無
今論語 張馮注 隋志已無

按今學書今唯存韓詩外傳大小戴禮公羊穀梁春秋五家餘十二家亡

左氏春秋 今存
古孝經 今存
古論語 今存

按古學書唯易尚書亡餘今皆存蓋今學盛于西漢衰于哀平古學乃興以後皆古學弟子故今學沒微魏晉之後今經遂亡鄭注古學兼采今學今學之亡鄭氏之過也

今古學攷卷上終

費氏易 隋志無 唐志有 宋志無

施氏易 隋志亡 於西晉

孟氏易 隋志入 焦延壽十卷 唐志有十卷 宋志無

舊擬今古學三十論目欲條說之倉卒未能撰述謹就經話中取其論今古學者以爲此卷中多未定之說俟有續解再從補正

今古二派各自爲家如水火陰陽相妨相濟原當聽其別行不必強爲混合許君異義本如石渠白虎爲漢制作欲于今古之中擇其與漢制相同者以便臨事緣飾經義故累引漢事爲斷又言叔孫通制禮云云皆爲行事計耳至著之並行兩不相背則不欲混同之也鄭君駁異義時猶知今古不同各自成家至于擇述乃忘斯旨注古周禮用王制箋毛傳用韓詩注古文尚書用夏侯歐陽說未說經之前與議禮不同議禮可以雜酌古今擇善而從說經則當墨守家法雖有可疑不能改易更據別家爲說今注古學乃欲兼有今學之長采今易古正如相者嫌一人耳目不好乃割別人耳目補之不惟無功而且見過使鄭君作注時猶存駁異義之見則分別今古之派遂至漢末而絕也惜哉

許君雖于今古五有取舍不過爲漢制緣飾全于各經家法雖其別行不欲牽合之也如明堂說許案云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又公羊左氏說朝聘不同許案云公羊說處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改周救文大法非一代所專即今學之本也今于數千年後得其根源纔絕古今異說是許以今古不同不欲混通也又諸侯夫人喪公羊左氏異說許案云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姓公羊言當會以爲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是許以今古各有所據不欲強同也至其餘條或云從左氏或云從周禮亦自定一尊不欲含混至鄭氏著書乃全與此違反矣

手訂之文專學此派同祖王制其實孔子一人之言前後不同予謂從周爲孔子少壯之學因革爲孔子晚年之意者此也

鄭君注禮記凡遇參差皆以爲殷周異制原今古之分實即此義鄭不以爲今古派者蓋用漢經師已不識王制爲今學之祖故詳君以公羊朝聘爲處夏制鄭君以王制爲殷禮但知與周禮不合而不知此爲孔子手訂之書乃改周救文大法非一代所專即今學之本也今于數千年後得其根源纔絕扶微存眞去僞雖清劃繁難固有不能辭者矣

王制祭統今學祭法古學二者廟制祭時一切不同且故意相反兩漢經師言廟制祭儀皆牽混說之特以之注經則自鄭君始議禮之事各有意見多采輯諸說以調停其間不能出一人之意此議禮之說多不可據也

今古經本不同人知者多至于學官皆今學其間畢古學則知者鮮矣知今

學同爲魯齊派十四博士同源共貫不自相異古學爲燕趙派纂經共爲一家與今學爲敵而不自相異則知者更鮮矣知今學同祖王制萬變不能離宗戴禮今古雜有非一家之說今古不當以立學不立學爲斷古學主周禮隱與今學爲敵今禮少古禮多今禮所異皆改古禮等說則西漢大儒均不識此義矣何論許鄭乎

魯齊古三學分途以鄉土面異鄒與魯近孟子云去聖人居若此其近蓋以魯學自負也荀子趙人而游學于齊爲齊學韓詩燕人傳今學而兼川古義大約游學于齊所傳也儒林傳謂其說頗異而其歸同蓋同鄉皆講古學一齊梁楚不能自堅時有改異此韓之所以變齊也而齊之所以變稗者正亦如此矛謂學派由鄉土風氣而變者蓋謂此也

今古之分鄭君以前無人不守此界畔伏尚書三家詩無論矣何君公羊解詁不用古說其解與周禮不同者皆以爲春秋有改制之事不强同周禮此今學之派也至于許君說文用古義凡今文家皆以博士說目之屏爲異義至於杜鄭興衆父子賈馬其注周禮左傳尚書皆不用博士說片語隻字五經異義馬有以今學長于古義一條目今說既爲俗儒不可據以爲用今學也至於引用諸書亦惟用古派從不用王制其分別異同有如陰陽水火之不能强同鄭司農注大司徒五等封地全就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其爲今學者以與王制合也禮記疑義所以知爲今學者以與王制同也同者從同異者自應從異故賈說淵源皆不足據蓋兩漢末流此意遂失混合古今雖大家不免如劉子政有古禮制馬融說六宗偽同伏說是也審擇淄澠定宮徵毫釐之差千里之失不亦難哉

初疑今派多于古繼乃知古派多于今古學周禮與左傳不同左傳又與國語不同至于書詩所言更無論矣熹周禮既與國語周書不同左傳又多緣經立義之說且古學皆主更册周歷年久掌故事實多不免歧出故各就所見立說不能不多門至於今學則全祖孔子改制之意只有一派雖後來小有流變然其大旨相同不如古學之紛繁也

論語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孔子初年之言古學所祖也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孔子晚年之言今學所祖也又言夏殷因革繼周者百世可知按王制即所謂繼周之王也因於周禮即今學所不改而古今同者也其損益可知王制改周制皆以救文勝之弊因其偏勝知其救藥也年歲不同議論遂異春秋時諸君子皆欲改周文以相救孔子王制即用此意爲今學之本旨何君解今禮以爲春秋有改制之文即此意也特不知所改之文全在王制耳

今古之分鄭君以前無人不守此界畔伏尚書三家詩無論矣何君公羊解詁不用古說其解與周禮不同者皆以爲春秋有改制之事不强同周禮此今學之派也至于許君說文用古義凡今文家皆以博士說目之屏爲異義至於杜鄭興衆父子賈馬其注周禮左傳尚書皆不用博士說片語隻字五經異義馬有以今學長于古義一條目今說既爲俗儒不可據以爲用今學也至於引用諸書亦惟用古派從不用王制其分別異同有如陰陽水火之不能强同鄭司農注大司徒五等封地全就本經立說不牽涉王制其注諸侯方百里一條云諸侯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五經家說合耳其所謂之五經家者即王制子男五十里之說也異義謂之今文說文曰爲博士斥爲異說不采雷同即此可見東漢分別今古之嚴自鄭康成出乃混合之可合混者則合混說之文義分明者則臆斷今說以爲殷禮甚至曲禮古文異派亦以爲殷禮鄭君受賈馬之學而兼采今文今欲刪其混合以反杜馬之舊須知此非予一人之私言乃兩京之舊法試爲攷繹必知不謬矣

今古之混觀始于鄭君而成于王子雍大約漢人分別古今甚嚴魏晉之間厭其紛爭同思畫一鄭君既主今古混合王子雍荀欲爭勝力返古法是以擢擊鄭君矣殊乃尤而效之更且加厲家語孔叢皆其僞撰乃將挈經今古不同之禮託于孔子說而牽合之如王制廟制今說也終法殷制古說也各

爲規模萬難强同者也而家語孔叢之言廟制者則採襍二書爲一說鄭君之說猶各自爲書至于王氏則並其堤防而全潰之後人說其書愈以迷亂不能復理舊業皆王氏之過也故其批亂之罪尤在鄭君之上欲求勝人而不知擇術亦愚矣哉

鄭君以前古學家著書不惟不引據王制師說並公穀二傳三家詩今文尚書今易凡今學之言避之如洪水猛獸惟其書今古雜有或原無今古派之分者乃用之如杜鄭賈馬之引孟子論語禮記是也引春秋則惟左氏傳至於引二傳跋者逕跋者條則亦但引其文句而不言書名皆是見其門戶之峻厲也

禮運禮器郊特牲孔子告子游皆古學說此孔子未作春秋以前從周之言至於作春秋以後則全主今學如大戴哀公之三朝記全與王制寖染合



張氏適園叢書 四 國學扶輪社校印

是也孔子傳今學派時受業早歿者未聞故弟子有專用古學者又或別爲不受業之隱君子所爲然大約出於受業者多因欲與受業之今學分別故權以古學爲不受業非弟子遽無古學者也

緯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皆已成之迹春秋則虛託空言故予意以孝經爲古學春秋爲今學論語爲今古襍以孝屬行行必從周春秋屬志志有損益論語少非晚年之語皆有故不一律大約從今者多至於孝經有今學後來增會流派孔子當日不如此分別也

論語固本損益唯在制度至於倫常義理百世可知故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義理以義理今古同也至於弟子之大義經師之推衍乃有取舍不同是非異致之說撰之於初無此分別異義所錄師說半皆東漢注解家言索而先反惟聞孔子從周之言已後改制等說未經面領因與前說相反遂疑前說與魯學相難一時隱君子習聞周家故事亦相與佐證不信今學而攻駁之乃有周禮左傳毛詩之作自爲朋黨樹立異幟以來合于孔子初年之說此古學派爲遠于孔子兼采時制流爲別派者也其實今學改者少不改者多今所不改自當從古凡解經苟今學所不足以古學補之可也殫人聞于二學之間爲鄉士聞見所囿不能不雜采乃心欲兼善遂失所繩尺不惟用今學所無並今學有明文者亦皆喜新好異雜入古說今不爲今古不爲古不能施行然九家之中有雜家一派則兼收並蓄志在包羅亦學人積習也昔人云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此之紛紜大約七十子沒之後乎皆不善學者之所致耳

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孝經論語今古之分古人有成說突唯戴記兩書中諸篇自有今古則無人能分別其說蓋戴記所傳八十餘篇皆漢初求書官私所得有先師經說有子史雜鈔最爲駁雜其采自今學者則爲今學家言采自古學者則爲古學家言漢人以其書出在古文之先立有博士遂同以爲今學此今古所以混淆之始非鄭康成之過也然攷異義雖以戴禮爲今說而杜賈諸家注周禮左傳于戴記有引用之篇有不引用之篇是當時雖以戴禮爲今學而古文家未嘗不用其說是見其書之今古并存突今之分別今古得力尤在將戴禮中各篇今古不同者歸還本家戴記今古定鑿經之今古無不定突予以王制爲今學之祖取祭統于乘庶戴德冠義于嫡射義聘義鄉飲酒義燕義等篇注之增于今派取祭法篇爲古國語說又取王藻盛德朝事等篇爲古周禮說又以曲禮檀弓雜記爲古春秋左氏說（詳見後卷）



至于其餘或爲儀禮說或爲詩禮孝經說陰陽五行說學問派于史派陰陽五行派無今古之分及今古雜用者都爲致訂每篇各自爲注以類相從再不求通別家牽拽異解戴記一明則群經無不大明蓋以記中諸篇經說居十之七八自別入記中經不得記不得經無以證他傷而傷甚至援引異說以相比附故注解愈多經義愈晦經學亦愈亂今爲合之如毋得予如石引鉞瓜分系別門戶欲觀羣經因此大明故云得力處全在解得戴記予以王制解春秋無一字不合自胡董以來絕無此說至以戴記分隸諸經分其今古此亦二千年不傳之絕學微言大義幸得粗窺故急欲成之或以此說爲過奇不知皆有所本無自創之條特初說淺而不深偏而不全心有餘而力不足形近是而實則非久乃包羅小大貫穿終始采花爲蜜集腋成裘無一說不本前人無一義仍襲舊說積勞苦思歷數年之久于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與春秋采王義同史公采王妙論亦以伊尹爲主豈采王二字亦從伊尹來耶說者以采爲從質之義史公論范計亦質家意豈采王爲伊尹說樸質之教孔子欲改周文做于伊尹從質之意而取采王故春秋多用殷禮耶或以今古爲新派曰此兩漢經師之舊法也（詳見前卷）以王制主今學無據曰禽陰甫先生有成說突以國語在左傳先爲無效曰此二書爲二人作趙賊北等早言之突戴記有今有古鄭馬注周禮左傳已有此決擇突今古二家各不相蒙今古先師早有此淫淆突以今古分別禮說陳左海陳卓人已立此宗旨突解經各還家法不可混亂圓段（玉裁）陳（奐）王（劼）注毛詩已刪去鄭箋突以禮記分篇治之則階志已有中庸喪服月令單行之解突今與今合古與古合不相通許君異義早以類相從突效訂戴記簡篇則劉子政鄭康成已有分別突今之爲說無往非同亦無往非叛鄭漢至今家法融會而貫通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之以求得其主宰聚今古存佚群經博覽而會通務還其門而進行而不害一視而同仁彼群經今古之亂不盡山康成一人今欲探抉懸解直接卜左則聚凡經學蒙混之處皆欲積精累力以通之此作今古攷之意也

今古之分于經傳以王制周禮三傳戴記爲證于禮制以宗廟爵祿田稅命官制祿爲證可謂詳明然此別其異同試以會同明其意旨論語有會同是當時本有會同故公西舉之此論語據古學之證也周禮有會同合于論語是周禮用舊儀典册之證也春秋無同是孔子不守周禮自立新制之證也左傳無同是左傳緣經立說經所無者不能有之證也書禹誓攻有會同此夏周有會同之旁證也國語孝經無會同此別派異于周禮之證也即此一事攷之前後沿革本原派別皆可由之而悟語簡事繁學者當舉一反三也



九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予撰今古禮制分類鈔以徐秦通攷爲藍本分今爲五派古爲六派（詳見前中流派表）以爲正宗凡古有今無今古同今古雜者別立三門收之于緯亦增焉至易書詩舊皆同列既無明文維據注疏分隸今盡倒落不以爲據其有明文者分爲四代制以入沿革表論語今古兼有亦如禮記分篇例各從其類漢人易書詩孝經皆分今古誤說也以易詩證禮制亦誤據也禮記兼有今古以隸今學誤也論語今古雜今古二家立二派各爲家法說之亦誤也今盡汰誤說別立新門學者據此分鈔分說禮制渭渭渭判然不啻江河執此治經應有澄清之效

司馬法司馬主兵王制之傳也其言兵制出師與周禮不合證全主王制也孔叢子軍制篇明于今古之間有用周禮之文有用司馬法之文今凡與王制司馬法同者則以入王制與周禮同者入古學也（又攷司馬遷文與王制同見于孔叢諸疏所引）

者今本乃無之豈孔賈所引別一書今存本乃據直改歟

三統循環由周而夏此質家矯枉之言孔子不主此議周末名流競欲救文老尹桑扉胤乘文敝至于排仁義不衣冠矯枉者必過其正此諸賢之苦心救世之良藥也然風氣日開文明漸備宜俗所安君子不改情文交盡來往爲宜若欲改周從夏不惟明備可惜亦勢所不行繼周不能周夏制亦如繼唐虞之不能用羲軒也子桑伯子欲復夏禮者也說苑言孔子往見論文質之事論語所謂簡謂夏制也敬謂殷制也孔子許伯子之質仲弓以繼周不能用夏惟當用殷小參夏意深明損益洞達治體與孔子語顏子意相合故夫子以南面嘉之謂可與言繼周之事王制用殷禮仲弓有啟予之助又孔子言服周冕非獨取一冕凡儀注等威章服文藻之事皆從宛推之故儀禮以及威儀皆不改也乘殷輅輅取實用務于敦遠凡制官俾命王制所改之事皆其太甚有害無益者也至于夏制所取者少人事日文不能復古惟天道尚質行時郊祀大約皆夏正也假時輅冕以示其例而已四科之中顏子仲弓以德行見制作精意二子得聞以下偏才舍大謀細矣所改者今不改者古觀其因革之原而今古之事思過半矣

周制到晚末積弊最多孔子以繼周當改故寓其事于王制如因尹崔世卿之事乃立選舉之政因閻弒吳子之事乃不使刑者守門因諸侯爭戰乃使二伯統制之國大易爲亂乃限以百里日月然之漸祀乃訂爲四時祫祭厚葬之致禍乃專主薄葬凡其所改專爲救弊此今學所以異古之由至于儀禮節目與一切瑣細威儀皆仍而不改以其事文郁足法非利弊所關全用周制故今學祭統祭禮儀注與古學祭義同也凡今學改者少其不改者皆今古同儀禮記雖爲今學然所言與經不相倍以此仍用周制之故通攷分

類鈔凡今無者別爲一册入此門者皆今古所同者也

今學派一派雖齊韓參用古學然其主今學處無異說也古學則在經已有數派不能同故今古分類鈔凡專派與所無皆爲注明如會同爲周禮專派稽嘗爲孝經專派他家所無者入之又周禮無祿爵爲孟子所無者入之又周禮朝覲宗遇分四時爲專派左國有朝無覲宗遇非爲注明分隸治古學者當守此界限亦如今古之嚴不可但因其俱爲古學遂籠提而說之如前人之據亂今古也

今古之分本以禮制爲主至于先師異解漢人因其異師亦以爲有今古之別實則非也如爵制之大小畤制之異同六宗之名田社主之松柏既無所據何分古今又信書稽古同天順致之異說然無關禮制隨便可也因同天偶爲今學家言順致偶爲古學家言學者亦遂以爲今古有所分別實則不然以學堺盾此亦後師誤說許氏有從今改古之條皆此類也

今學禮漢以前有孟荀鄭韓可攷古學則國語周書外引用者不少漢初燕趙之書不啻傳賈張以外少所引用然不能謂其出於晚近也

今天下分北南中三皿予取以爲今古學由地面分之喻古爲北皿魯爲南皿齊爲中皿北人剛强質朴耐勞食苦此古派也南人寬柔敦厚溫文閒雅此魯派也中皿間於二者之間舟車並用麥稻交儲習見習聞漸染中立此中皿派也齊學之兼取古今義正如此

孝經論語漢志有今古之分今欲復二派之舊其事頗難孝經爲古派全書自成首尾論語則採錄博稡有爲今學所祖有爲古學所祖欲一往牽合於會之談許君於其互異者每以有明文無明文爲說是有明文爲不足據也而明文之說又以平實者爲正如三公九卿之類是也推例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二家論語今學詳今古學詳古凡異說皆注明如附解存異之例至于孝經純以今學說之則又用左傳以古禮說春秋之法好學深思之士必能成此書也

今古經傳唯在春秋王制周禮皆三傳所據以爲今古之分者四家爲今古之正宗同異之原始二門既別然後先師各固所習推以說易書詩論語孝經凡此五經今古之說皆後來增會之談非本義也說春秋得孔子修述之旨者三傳之中唯穀梁說易書詩論語孝經皆當力求秦漢以前之說故五經今古先師之說多與以前同今當以秦以前者爲正義漢以後者爲晚說也

藝文志孝經下云各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文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皆異孝經古文異今文不審是先秦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原文抑漢後譯改然必有不安其說乃異是今文曰招之也左傳破今學其所以立異之處亦如孝經多由今說不安或弟子主張太過或義例繁難不能畫一之處古傳則必別立一說以易之如何氏日月例何怪唐宋人極詆之范注不知春秋用王制何怪其據周禮以駁傳苟能證明今學則其罪迎平實人亦何苦而思易之空穴來風終當白尤也

今以穀梁左氏爲今古學根本根本已固然後及禮與易書詩等經蓋古今起乎春秋與王制周禮餘皆先師推所習以說之者統宗裘即此意也根本已立然後約集同人以分治羣經人多經少當易成也

今古說其見異義者多非其實大約出於本書者爲上其稱某家說者多附會之談許君於其互異者每以有明文無明文爲說是有明文爲可據無明文爲不足據也而明文之說又以平實者爲正如三公九卿之類是也推例

爲坿會如易家以六龍定六馬詩家以譚公爲稱公是也學者不察則坿會之說最易誤人凡人說一事口之所出多流爲岐異如明堂郊禘諸說紛紜是矣又六宗之說至二十餘家不同有何明文皆意爲之此不足據也先師主持一說末流每至坿會如公羊本素王因素王之義遂附會以爲王魯是也有震驚張皇之色乃過情虛擬之詞今者細爲分出務使源流派別一覽而明其于異義所言不無千慮一得矣

詩瞽有四代異制以今古學說之皆非也然先師既主此說則不能不婉轉以求通所謂倘足適屨之事每不免焉如九州之制王制所言共五千里周禮所言則萬里此今古禮制之分也特二學皆就春秋制度言之不必通說四代也而尚書有五服之文本與王制三服周禮十服不合而先師欲各合其禮制故今學之歐陽大小夏侯說則五百里爲一服五五二千五百里合南北得五千里減省里數以求合王制之說也古學之杜馬說則以爲千里爲一服五服五千里合南北爲萬里加多里數以求合周禮之說也賈則王制周禮之說皆與尚書夏制不相關而今古先師乃欲抱其王制周禮之說以徧說羣經統括諧協其中左支右絀朝四暮三之蹤跡班班可攷今誠各知其所據以推攷求通之意則我用我法得失易明若不知其所據震驚其異同必求有所以折其中或於其中更欲有左右焉此豈能合也哉予確知先師折中求合之說都非本義故欲以四代沿革補正其誤使知此皆後師推衍之說不明此意經遠何由得哉

三傳著錄皆先秦以前穀梁魯人左傳燕趙人故公羊出入二家雜收燕魯特从今學者多耳今學二伯古學五伯公羊从五伯之說他如仲子爲桓母改蔡侯東爲朱凡此皆事實之變異者至於禮制則說豁說郊時雜古制蓋



以齊居魯與燕之間又著錄稍晚故其所言如此好學深思者當自得之左傳出於今學方盛之時故雖有簡編無人誦習僅存秘府而已至於哀平之間今學已盛而將微古學方興而未艾劉子駿目見此編遂據以爲今學之敵倡言求立至於東漢遂古盛而今微此風氣盛衰迭變之所由也

今學傳孔子本始於魯公羊始師齊人受業於魯歸以教授當其始仍穀梁派也如荀子游學於齊學於公羊始師其說春秋多同穀梁是齊學初不異於魯學之證至於歸以教授齊俗喜夸好辨又與燕趙近游士稷下之風最盛故不肯篤守師說時加新意耳濫目染不能不爲所移齊學之參雜於今古之間職是故也儒林傳言伏生口授尚書有壁藏書公羊有齊語故人以爲舊由口授至漢乃著竹帛實則羣經著錄皆在先秦以前公羊之有齊語是秦前先師非漢後晚師不如舊說孔子晨鐘遠言不染竹帛也

魯恭王壞宅所得之書不止書學即今學亦有以其書已先行故不言耳壁中諸書皆魯學也伏生口授尚書世已尊行魯壁中古文出孔氏借以寫定魯書遂變爲古學矣春秋公羊由齊傳授壁中所出當即穀梁穀梁傳而壁中魯學尚書之本文不傳遂使人疑非其比是不可惜哉

壁中尚書出東漢諸儒以古學說之亦如儀禮古文面西漢諸儒以今學說之也二書本無今古之分其以今古分門戶先師坿會之說也

魯人不喜爲漢用漢家因少抑之魯學又無顯者公羊之盛全由公孫宏穀梁經傳皆先秦之遺史公云秦雖焚書面鄒魯絃誦之聲不絕故漢初徵魯生講禮魯書未亡漢抑魯學可由史公之言悟之其後既久乃與魯學面猶假借壞宅得書以爲說者則又史臣回護之言不盡事實也

魯壁未亡學猶盛故魯詩穀梁江公能傳之不然則江公何以輔起魯壁學

之亡則以世無達者不幸而亡穀梁雖存終漢乃得立此魯學之所以微也
魯倘書家不傳班書謂伏書傳於齊魯非也魯自有倘書不傳於世班意欲
周旋此事耳
漢初齊人以經術貴顯者始於伏生繼以公孫宏故齊學盛魯無顯達故以
寖微至於重魯輕齊則宣元以后風氣改變之言亦賴當時天子丞相之力
耳不然終漢不得立也
漢初經學分三派魯齊古是也分二派今古是也分三派者詩魯詩齊詩
秋穀梁魯公羊齊左傳古體魯論語齊論語古也四經是也分二派者易
倘書孝經三經是也倘書今學出於伏生齊學也易傳於田和亦齊學也孝
經后倉翼亦皆齊學也然則七經中齊古學皆全所缺者魯之易書孝經三
經說也漢初齊盛魯微故失其三經之傳而古學行於民間乃能與齊學相
敵則以古與今異齊魯同道故存齊而魯佚與
毛詩說田獵與穀梁同文此古今學所同之禮制故予謂今學所不改者皆
用周禮是也柳氏大義不察乃以毛詩與穀梁同師則合胡越爲一家矣古
今學所同之禮當由此推之也
漢儒著書初守一家之說至於宣元以后則不能主一家如劉子政學穀梁
而五經通義新序說苑中所載禮制乃有與古學同今學異者是不專主一
家之證
漢初古學不顯而公羊中乃多用古禮此古學先師在公羊著錄以前已經
大行之證因公羊之錄用其說足知其書出在秦以前矣
穀梁傳言習語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與荀子同據此
說則今說謂周初無盟詛文不交質也周禮有盟左傳有交質此即實事亦
不與今說相妨周禮非周公手定左傳桓文亦無交質事疏家乃以穀梁爲
漢初人著錄不見古籍而然如此說則何以解于荀子又穀梁爲漢人作從
何得來源容肊造全無實據然疏家說不足駁斥也
春秋去文從質因時救弊意本於老子而流派爲子桑惠莊之流墨子學於
孔子以其性近專主此說用夏禮改周制本之於春秋如薄葬即王制不封
不樹之意特未免流於偏激一用夏禮遂欲全改周禮與孔子之意相左矣
春秋時有志之士皆欲改周文正如今之言治莫不欲改絃更張也論語禹
無間然一章全爲墨子所祖所謂崇儉務農敬鬼从質皆从此出然孔子美
祓冕墨子則非此亦欲改之當時如墨說者不下數十家特惟墨行耳
禮學之有古今派是也然七十子之徒文質易見異同最多所言之事有不
見於周禮儀禮王制者此等禮制不能盡入於古籍以此
類亦有數例有爲經中未詳之義補經未備如儀禮諸記之類是也有爲緣
經起義如詩書有此說先師存此義爲禮經所不詳如王制言天子大夫爲
監之類是也有爲沿革佚文者周禮儀禮皆一時之書一代典禮每有修改
禮緯言周初廟制與後來不同此亦修改之例不知周禮爲何時之書儀禮
禮爲何時之書則其中不無修改刊落之文如左氏言文襄之禮之類是也
有異說別錄者古人習禮資文隨意有既從一家而兼存之如
子游子夏之褅禫不同是也有爲士君子一人之事不合時制者如鄉黨記
孔子之事張盟生說此皆孔子一人之事與常不合著使常義則可不見又
其事爲朝廷所不詳之事故隨人而改是也有爲訓誡之事如幼儀弟子職
之類亦非國家一定典禮私家編此以訓童蒙言人人殊詳略隨意之類是
也有禮家虛存此說欲改時制未見施行著有圖緣失本誤據爲典要實與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禮制不合者有殘篇斷簡文義不全者有經傳混淆前後失次者有句讀僞誤斷續非眞者門目既多豈能必所言之皆合本義故說經以禮記爲繁雜難通然既得其大綱再爲細分節目有所不解則姑闕疑就所立門目以求之想當十得八九矣

周禮之書疑是燕趙人在六國時因周禮不存據己意採簡册摹仿爲之者其先後大約與左傳毛詩同非周初之書也何以言之其所言之制與尙書典禮不合又與秦以前子書不同且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無緣當時復有如此巨帙傳流故乎以爲當時博雅君子所作以與王制相異亦如左傳之意其書不爲今學所重故荀孟皆不引用其中禮制與左傳不同必非一人之作但不識二書孰在前孰在後孰爲主孰爲賓也

儀禮經爲古學記爲今學此一定者也今不能於二者之中而分之大約高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堂傳經以後已爲今學後古經雖多廿餘篇無師不習是經亦今學之經矣於此經欲立今古二派殊難措手然細攷記文頗有與本經不同者則經爲古學記爲今學亦不妨稍分別之以示源委區別之意

西漢今學盛東漢古學盛後盛者昌而易尙書詩禮之今學全佚而惟存古學無以見今學本來面目猶幸春秋今學之三傳獨存與古相抗今學全由春秋而生又孔子所手定之書其所以不亡或者鬼神爲之呵護乎立今學門戶全據二傳爲主至今學所亡諸書皆以二傳與左傳相異之例推之以成存亡繼絕之功準繩全操於此此又治經之一大幸也

異義引今古說有經傳師說二例師說多於經傳十分之七八非議禮之日說則章句之繁文未足爲據漢廷議禮視丞相所學苟與之同雖扈面可也倘或異家即長亦見純牛以勢力辨明定優劣無公道也又東漢以後今學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經更增錄古學之異者以備參攷此書指旨可成以後凡注今學臺經禮制不必詳說但云見義證足矣如今易尙書春秋公穀詩魯齊韓孝經論語皆統于王制可以省無數疏解習今學者但先看王制以下便迎刃而解起視學官注疏不惟味同嚼蠟而且膠葛支離自生荆棘一條理義以統古學而其中節目詳細均見于經話中

地理家有烏道之說剪迂斜爲直徑予分今古學意頗似此然直求徑道特爲便於再加高深倘因此簡易日趨苟安則倘不如故迂其途之足以使人心存畏敬然二派之外又有無數小派稽其數目不下八九家苟欲博通周攬則亦非易事

鄭君號精通三禮其王制注或周或殷一篇數易注王制采祭法注祭法用王制徒勞唇舌卷中鄭簡札說愈繁而經以愈亂大約意在混同江河歸井輩

信自謂如天之大無所不通乃致非類之傷各失其要也後書儒林傳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

今古不同鋒鏑相拄東漢諸儒持此門戶猶嚴許叔重治古學五經異義是古非今說文解字不用今學杜鄭賈馬所注周禮左傳等書不用今說何君公羊注不用周禮是其證也鄭君生古盛今微之後希要博通之名欲化彼此之界爲何以箋詩欲以今學入古也爲何以注周禮欲以今說補古也爲何以注尚書欲以今文坿古也今古之分自鄭君一人而斬專奉古學而欲兼收今文故禮記僕禮今古之文一律解之皆其集大成一念害之也魏晉學者尊信其書今古舊法遂以斷絕晉儒林所傳遂無漢法且書亦因此佚亡不能不歸過於鄭君蓋其書不高不卑今古併有便于誦習以前今古分門之書皆可不習故後學甚便之而今古學因之以亡觀于表說可以見之



不可不急正者也

鄭君之學主意在混合今古予之治經力與鄭反意在辨其所誤合之處悉爲分出經學至鄭一大變至今又一大變鄭變而違古今變而合古離之兩美合之兩傷得其要領以御繁難有證者自能別之

予創爲今古二派以復西京之舊欲集同人之力統著十八經注疏今文尚書詩魯詩韓詩齊詩禮禮記公羊穀梁孝經論語古文尚書周官毛詩左傳儀禮禮經孝經論語古文尚書禮記易學不在此數以成羣學見成穀梁一種然心志有餘時事難就是以初成一經而止因舊欲約友人分經合作故先作十八經注疏凡例既以相約同志并以求正高明特多未定之說一俟纂述當再加商訂也晉陳奐劉寶楠胡培翬諸人在倫陵貢院中分約治諸經疏今皆成書予之所約則并欲作注耳

予治經以分今古爲大綱然雅不喜近人專就文字異同言之二陳雖無主宰猶承舊說以禮制爲主道咸以來著作愈多試以尚書一經言之其言今



編入者今定王制穀梁公羊記曲禮上生小學下半爲春秋檀弓祭法雜記爲左傳記玉藻深衣朝事盛德爲周禮記祭義曾子十篇爲孝經記經解表記坊記緇衣爲經學說之類詳見兩戴記今古分篇日表今經記互證合則再美離則兩傷此千年未發之覆也又禮運三篇有經有傳當合爲一大傳爲經服間小記二篇爲傳當合爲一統意此禮運三篇舊本一事乃記夫子與子游論禮之言子游習禮此其授受之證也後來先師各加注記後因文多分爲三篇經傳混淆前後錯雜便讀者如散錢滿屋不知端委今因王制例推之分爲經傳便有統制至于大傳爲經服間小記爲記觀其篇目命名已得其大概矣

俞蔭甫先生以王制爲公羊禮其說甚是也王制孔子所作以爲春秋禮傳孟荀著書

已全祖此立說漢博士之言如大傳特以發明王制而已豈可與王制相比糅粹完備統宗子緯魯齊博士皆依附其說決非漢人所作（盧子幹因不能博士作以便其出入實則非也）

王制有經有傳並有傳文佚在別篇者至于本篇經傳之外並有先師加注記之文如說尺祿據漢制今以爲說是也此固爲戴氏所補室旨爲博士手筆則誤讀史記矣

王制無一條不與穀梁春秋相同（說詳穀梁二證）皆蝕蒙已久一旦明澈可喜何如不封不樹不貳事鄭以爲庶人禮不知穀梁傳已有明文譏世卿非下聘惠盟尊齊晉爲二伯以曹以下爲率正以家宰司馬司城爲三公亦莫不相合至于單伯祭仲女叔諸人使非爲監之說則聽左氏何君之互爭不一斷決范氏據周禮以駁傳亦無以折之矣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春秋之書以正將來非以誅已往王制一篇即爲那數語道不行乃思著書其意頗與潛夫罪言相近憤不得假手以救弊振衰則欲將此意筆之于書又以徒托空言僅如王制則不明切不得已乃借春秋時事以衍王制之制度司馬遷言之詳矣王制所言皆素王新制改周從質見于春秋者也凡所不改一概從周范氏注穀梁以周禮疑王制據周制駁春秋是囈語耳又孔子所改皆大綱如爵祿選舉建國職官貢賦喪祭車服宮室器械之類餘瑣細悉不改其意全在救敝故春秋說皆以爲從質是也

今學古學之分二陳已知其流別矣至于以王制爲今文所祖證括今學則或疑過于奇竊王制後人疑爲漢人撰豈不知而好爲奇論蓋嘗積疑三四年經七八轉變然後乃爲此說疑之久思之深至苦矣辛巳秋檢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數節文與春秋傳同又非禮制固郊特牲樂記一篇有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耳偶抄異義今古學異同表初以爲十四博士必相參雜乃古與古同今與今同雖小有不合非其巨綱然後恍然悟博士同爲一家古學又別爲一家也徧攷諸書歷歷不爽始定今古異同之論久之悟孔子作春秋定王制爲晚年說弟子多主此義推以徧說羣經漢初博士皆弟子之支派故同主王制立說乃定王制爲今學之祖立表說以明之蟻穿九曲予蓋不止九曲雖數十百曲有突當其已明則數言可了當其未明則百思不得西人製一器有經數十年父子相繼然後成者嘗見其石印轉變數過然後乃成不知其始何以奇想至此予于今古同異頗有此況人聞石印莫不始疑而終信猶歸功于藥料此則並藥料無之將何以取信天下乎

史公不見左傳則天漢以前固無其書然前漢懈林傳謂張倉賈誼傳左傳學爲作訓解藝文志無其書則其說亦誤盧古學家言也按國語晉出而左

傳晚興張賈所見皆爲國語固其爲左氏所輯言皆記事與歷氏呂氏同有
春秋之名其稱左氏春秋者卽謂國語不謂左傳左傳旣出之後因其全祖
國語遂冒左氏名爲左氏傳又以其傳春秋遂揑左氏春秋之名後人聞傳
左氏春秋不以爲國語而以爲左傳遂謂張賈皆習左傳此其冒名揑實之
所由也使當時有左傳以傳經又有師說張賈貴顯何不求立學官縱不立
學官何以劉子駿之前無一人見之太史公博極羣書只據國語劉子駿移
太常書只云藏生等與同不云其書先見班書又云歆校書見左傳而好之
是歆未校書以前不見左傳也觀此則張賈不習左傳明矣前亦頗疑左傳
爲河閒人所僞造有數事可證其爲先秦之書者其書體大思精湖篇巨帙
漢人無此才一也劉子駿爲漢人好古之最猶不能得其意旨所在則必非
近作二也使果一人所爲則旣成此書必矛忍棄置且積久乃成書力不易
亦必有人沿其學傳其事書成以後不授學者而以全部送之秘府又無別
本使非劉子駿將與古文尚書同亡至重不忍輕棄三也曲禮出在漢初已
爲傳記則原書必不在文景之後四也西漢今學盛使果西漢人作必依拚
二家不敢如此立異五也以舊說論之駁左者謂成于建始則不若是之遲
尊左者謂出于漢初則不若是之久能知遲晚成出之原則庶乎可與談左
學矣

漢人今古之說出于明文者少出于推例者多白虎通所引尚書說之啟後
稱王公羊說之三年稱王詩春秋之五不名五等皆稱公皆推例之說也然
明文之說亦多出于推例如公羊之由經推禮與左傳之由經推禮同一經
也有世卿無世卿異議喪娶不議喪娶異此又明文中推例得之者然有明
文之推例皆先師說無明文者之推例皆後師說後師推例雖同先師然附



會失解者多于先師以其學不如先師也故于今古禮制以王制周禮有明
文者爲正宗以三傳推例有明文者爲輔佐至于後師無明文之說則去取
參半若易尚書詩論語孝經諸先儒說除禮記本記諸篇外則全由據王制
周禮以推之者此于今古學爲異派其中或同或異或固或革則又立流派
表以統之

始因白虎通臚列各經師說欲將其說列爲一表名曰五經禮制異同表後
作羣經今古禮制異同表以爲足以包括羣籍遂不作五經表今按此表不
能不作何以言之諸經異說有適不相同不關今古之分者如今春秋天子
卽位三年乃稱王而尚書說則據顧命以爲初喪稱予劉歆後稱王據經爲
說則無論今古文尚書皆不能立異與春秋三年稱王之說不同春秋據踰
年稱公以爲踰年稱王此據經也尚書據亡廬冤以爲斂後稱王此亦據經
也諸經如此類者實衆不立此表則此類無所歸宿又必在今古學中爲難
矣

博士言禮據禮文者半推經例者半大約推例者皆當入五經表何以言之
今學王制明文與古學不同者少凡非明文則半多推例而得者若以入古
今表反是以無爲有此當入五經表見此異同非三代之不同非今古之異
制皆先師緣飾經義意造之說又禮記中所言異同有二家異說者有文義
小變者此二派又足爲今古表之陳涉吳廣亦必求所以安頓之二家說異
者立一表坿古今表後至于曲禮本古文家說也然所言六大五官六工之
事又全與周禮相反是見古禮學中原有數派但不用三公九卿俱爲古學
也大約今古表中今學只一派古學流派多以其書多人雜不似今學少而
專一也

異義採錄今古說多非則文後師附會蓋居其半夫今古異同當以王制周禮爲綱領公穀左氏爲輔佐但據經傳不錄晚說唯議明文不徵影響今許所錄可據者半不可據者半大約今古分別兩漢皆不能心知其源至於晚末其派愈亂如以今學說聖人皆無父而生古學說聖人皆有父豈不可笑又公羊說引易時乘六龍以馭天知天子駕六未踰年君有子則廟無子則不皆誤說也而亦徵錄又引公羊以鄭伯伐許爲譏左說鄭伯伐許以王事稱爵皆非經意爲余所駁者也大抵許君身當晚近有意復古而囿於俗說其作此書亦如其說文解字眞贋雜採純駁各半屈於時勢莫可如何然其採雖雜今猶與古爲一黨不自相攻擊蓋其始則同有鄉人之義繼則同爲博士黨同伐異視古學如讎仇惟恐其進與爲難故雖自立異仍不敢援之以自樹敵故說猶同也。



異義所錄左氏亦有異同大約左氏亦有數家故致歧出如既言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作春秋者禮修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又採陳欽說麟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陳欽左氏先師也）是左氏固非止一家故說不同也又言左氏說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戰籍不傳此義此蓋用曲禮說左傳也而文事與曲禮小異此則未必異說之不同蓋左氏舊用曲禮說後久失傳晚師無知者而其初傳授之義猶相鑒守久而訛脫故與曲禮殊異亦如公羊言桓公盟詞及孔子說較之孟子多有訛脫是也此曲禮爲左氏說之起文亦如孟子爲魯學春秋先師之起文也

初不得古學原始疑皆衰平之際學人所開不然何以漢初惟傳今學不習古文繼乃知古學漢初與今學並傳授所以微絕則以文審所采伏生武帝所用公孫宏皆今文先師當同伐異古學世無顯達固此不敵毛詩假河間獻王之力猶存授受至于左傳周禮遂以絕焉西漢今文甚盛皆以古學爲怪惡聞其說習之何益故不再傳而絕觀劉子駿爭立諸儒仇之可知古學之微非舊無傳蓋以非當時所貴爾

古學微絕以非時尚然其書猶陰行于民間異義言叔孫通制禮有曰祭是爲古說又云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陸賈著書議禮實多用其說特未立學官耳此爲孤芳彼有利祿人孰肯舍此就彼數傳之後今學至大師數千古學之絕也不亦宜乎

孔子作春秋無即自作傳之理故以口授子夏左氏傳則承史文而傳之亦非魯史自作傳也今古二家孔子與魯史比子夏與左氏比以爲口說則皆口說以爲傳記則皆傳記分別言之皆未窺其原也（申申胥甫申公也博士答劉子駿書尚未悔此理等當改作也）



傳不傳有幸不幸諸說後來或分口說載籍或以爲有師無師皆謬也（樊體氏以爲孔子時已不全其說是也）

今古諸經漢初皆有傳本傳授其中顯晦升沈存亡行絕亦如人生命運漢初古文行于民間其授受不傳然徵書史記所引多古文說則武帝時有古尚書師也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則古詩有師古周禮說多見於戴記口口師說當時尚多引用是周禮口口亦有傳也暇時當輯爲漢初古文纂經先師遺說攷以明古文之授受非漢人僞作也

予讀儒林傳未嘗不歎學人之重利祿也今古本同授受因古文未立學官不惟當時先師名字遺說不可攷其有無是學亦幾不能決豈不可痛惜乎藝文志有周禮傳四篇不知撰著何人若在武宣以後必傳名氏豈秦漢先師遺說之存者歟五行志引左傳說亦不詳爲何人之作或疑爲劉子駿說

按劉語當著名氏此亦秦漢先師說之例存著藏記中有二經師說又當如今文春秋之王制爲先秦以前之書爲二經祖本矣

王制天子大夫爲監於方伯國春秋之單伯等是也左傳不用其說而周禮云作之牧立之監其所云立監者蓋即與王制同是古周禮亦有此說左傳冀之者蓋爲監實非當時故事周禮新撰偶同王制耳

古說有與今說相反今說大明遂足以奪古學之說縱有明據解者皆依違不敢主張顯與今學爲敵如左傳之元年歸元妃哭行祭是也今學譏喪娶喪中祭此變古禮也左傳禮元年娶元妃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禮也凡君即位好匹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傳無譏文此左傳即位娶元妃之證也傳云娶元妃以奉粢盛明婚爲祭祀喪祭之明證也外如杜氏所引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年晉烝於曲沃鄭公孫僑云淚粢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于嘗酎與執膰焉皆足爲證又僖三十三年傳云葬僖公文公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時祀于主烝嘗亦禘於廟按古禮重祔今學不言祔今學言祀主於寢古學言祀主於廟二者各異不相通古學作主以後即祔於廟中凡小祀日祭則但祀新主祔者唯烝嘗禘大祀乃于廟行事非不祭也其譏吉禘非公者謂於祔主行禘祭故譏之非謂餘廟皆不祭也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全從禘於非公出來後世學者以今混古各相蒙亂左右支吾皆不能通矣

古學亦用三年不祭之說特謂新主耳今學亦有喪不廢祭之事謂郊天耳二家各有所據其分析處甚微周禮亦主喪祭其說特爲注家所掩耳如喪中用樂周禮有之後人皆不敢主其說亦是也

魯共王壞宅所得書各家數目不同史記不詳其事劉子駿以爲有左傳漢書河間獻王傳言求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魯恭王傳言得古文經傳無書名藝文志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按以漢書證之恐有左傳是劉子駿依附之說傳古學者燕趙人多不行於魯當由今學與之爲難故託言其書出於魯以見魯舊傳其學之意非實事也

今古學人好言今古學得失爭辨甲難無所折中竊以爲雖漢已如此然皆非也今學如陸道古學如水路各有利害實皆因地制宜自然之致自有陸水便不能偏廢舟車今駕車者詆舟船之弊行舟者詆車馬之勞於人則掩善而著惡於已則蓋短而襲長自旁觀言之則莫非門戶之見徒爲紛更而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已

學禮煩難今古不足以統之故表中多立門目然其中有文字異同一例本爲一家傳習既久文字小異此當求同不可求異者也如王制與孟子祭法與國語宜無不合矣其中乃有小異處後人遂張皇山不爲山當爲二字疑誤孟子與王制祭法與國語有合此則大非也何以言之孟子言葬邱盟詞當即穀梁所言乃孟子詳而穀梁畧公羊不死邱孟子引孔子其事則齊桓晉文一節當即公羊納北燕伯于陽傳所引乃公羊與孟子互異又公羊定元年引沈子即穀梁定元年所引之沈子也同引一師同說一事而文句不同又如左國禮記諸子之記申生事本一事也而所記各異孔子集語集孔子之言同一說也而文義詳畧乃至大相反此皆當求其同而不當求其異然此以知其源爲難苟不知其源而惟求不異則未有不爲害者矣鄭君是也

漢初叔孫通制禮多用古說原廟之制此古禮也周禮記文王於明堂而方
岳之下亦立明堂如齊之明堂是也左傳有先君之廟曰都無先君之廟曰
邑此亦原廟明堂之制惟今學乃不言明堂立太廟不立原廟也（古學天子宗廟中無太廟惟別立明堂諸侯不立明堂曰太廟今學家則天子諸侯同曰太廟也）今學家所有說古禮者舊頗難於統屬
今立一法以明之以爲講今學者時說古學如孟子荀子皆言明堂是也此
如春秋曲存時制之例

古學禘爲祀天地郊爲祈穀禘重於郊郊者示帝也故謂魯禘非禮穀梁不
言禘非禮古學無祫祭公羊說禘用古學說祫用今學今學不以禘爲大祭
古學每年一禘亦無三年一祭五年再祭之說
講禘祫須先知廟制今先作今古學廟制圖便知古無祫祭今無配天禘祫
制改爲百里魯舊本大詩有七百里之說是也至孟子時多所使削所謂魯
之削也滋甚非魯多滅小國乃僅此方百里者五也周禮本非百里孟子以
周禮封建之制與王制相較一公所封多至二十四倍此必不能合者孟子
以齊魯皆百里初以爲今學門面語也然下云今魯方百里者五以爲大似
確是當時實事繼乃悟周初封國實不如王制之小諸侯封大易爲亂故王
制改爲百里魯舊本大詩有七百里之說是也至孟子時多所使削所謂魯
之削也滋甚非魯多滅小國乃僅此方百里者五也周禮本非百里孟子以
則有之左傳雩爲祈穀與周禮同又有求雨之雩今禮則雩專爲求雨無祈
穀說左傳移動今學時祭以郊雩烝嘗當之四者皆爲農事所謂春祈秋賽
不專在宗廟行事者也此周禮左傳所以不同欲分今古禮須先將其名目
改清某禮於古爲某事於今爲某事某禮爲今古學所有某禮爲今古學所
無某禮無其事而有名某禮有其實而異其號須先改正名實然後求細目
不先知此則禮制不能分也
古禮門目多今禮儀節少今禮如建國爵祿立官選舉外其改動古學者可
以計數至於一切儀節名物多從古說故凡所不改者皆今古同者也今爲
古學禘不在大廟（鄭曰行於圜丘）春秋有禘於大廟當緣經爲說故左傳曰季夏六
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言天子禘於圜丘諸侯則禘於大廟以順春秋禘
於大廟之文也此左氏緣經立說之事也
予言今古用異義說也然既有許義而更別有異同者則予以禮制爲主許
以書人爲據許以後出古文爲古先出博士爲今不知戴記今古並存以其
火脾土肺金腎水今醫家皆祖博士而古文無知之者以高下相生爲序脾
居中主生爲木次肺火次心土次肝金次腎腎生脾又始焉甚有理然予說
藏府不以配五行脾胃爲中肺心在上肝腎在下脾與胃對肺與肝對心與
腎對脾胃主消納肺受而爲氣肝受而爲血心爲氣精腎爲血精肺肝主形
質心脾主精華氣血已盛然後腎生氣血將衰則腎先死腎如樹本花實之
性乃五藏之精華以爲生發之機者古書當有此說
周禮封建之制與王制相較一公所封多至二十四倍此必不能合者孟子
以齊魯皆百里初以爲今學門面語也然下云今魯方百里者五以爲大似
確是當時實事繼乃悟周初封國實不如王制之小諸侯封大易爲亂故王
制改爲百里魯舊本大詩有七百里之說是也至孟子時多所使削所謂魯
之削也滋甚非魯多滅小國乃僅此方百里者五也周禮本非百里孟子以
王制爲周禮皆因主其說久周禮不可聞故即以是爲周禮封建之制變爲郡縣郡之大者方廣得四五百里漢初封國大者亦
四五百里此所本也王制則衆建諸侯而小其力之說也總之周禮之書與
王制同意均非周本制特周禮據拾時事處多王制則于時制多所改變爾
今學有大廟古學無大廟明堂位記因春秋有大廟緣經爲說故曰大廟天
子明堂以明堂大廟分爲天子諸侯制順春秋大廟之文也今學禘在大廟
古學禘不在大廟（鄭曰行於圜丘）春秋有禘於大廟當緣經爲說故左傳曰季夏六
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言天子禘於圜丘諸侯則禘於大廟以順春秋禘
於大廟之文也此左氏緣經立說之事也
予言今古用異義說也然既有許義而更別有異同者則予以禮制爲主許
以書人爲據許以後出古文爲古先出博士爲今不知戴記今古並存以其

先出有博士遂目爲今學此大誤也其中篇帙古說數倍於今不究其心但相其面宜其有此也異義明堂制今戴禮說明堂篇曰云云又引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云云按今學不言明堂言明堂皆古學劉子駿所說是也戴記四說皆古學之流派非今學也且其四說有一說以明堂爲文王之廟即許君所引古周禮孝經說也安見其說在周禮便爲古在戴記便爲今大小戴記凡合於周禮左傳毛詩者盡爲古學合於王制者盡爲今學一書兼存二家此不以實義爲主乃以所傳之先後爲主使當時周禮早出得立博士或戴記晚出不得立不又將以周禮爲今戴記爲古乎蓋漢人今古紛爭積成仇隙博士先立古學之士嫉之如讎凡未立者引爲一黨已立者別爲一黨但問已立未立不問所說云何東漢之末此風猶存故許右古左今著爲異義以戴記先立尚挾忿排斥以爲異端今則無所疑嫌平心而觀源流悉見康成和解兩家意亦如此然康成合混乎王分別合混難而拙分別易而巧然既合混之後又歷數千年之久則其分之也乃轉難於康成昔日之合之之矣



異義引左氏說曰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高曾時享及二祧歲祫於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按此說左傳者之言也其言本於國語祭法而不盡合祭法言親廟有五其廟制以攷爲總遷當是日祭攷月祀四親廟故下有下祭五殤之文以上祭五代故下亦得同今說日祭祖攷月祀高曾此則攷五代以爲四代也至於以歲祫終禘爲說則更非左意矣國語雖有歲終之文歲猶可言終當不能定爲常典其謂王終耶抑謂外蒞之終耶此恐當從外蒞說事無定不能言時日也至於歲一行祫亦與烝嘗禘不合大約此言亦誤解緯說妄附祫禘而不知左傳本義不如此也

禮記冠義婚義鄉飲酒射義與儀禮記異篇舊以爲異師重篇今乃知此王制今學六禮記也以婚義言之內官百二十人與外官同此今說又儀禮爲士禮此獨詳王后事可知此王制說又射義天子射以選諸侯卿大夫士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試之于射宮射中多者得與于祭云云及慶讓餘地削地之說全與穀梁大傳繁露等書同此亦今學也古學則不貢士皆世官亦不以射爲選舉此可知也又婚義云夫禮始于冠本于婚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鄉射王制則云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按王制之相見即婚義之朝聘也于士爲相見于天子爲朝聘王制之鄉即婚義之鄉射也



予學禮初欲從戴記始然後反歸于周禮儀禮縱觀博考乃知其書浩博無涯涘不能由支流以溯原故以王制主今學周禮儀禮主古學先立二幟然後招集流亡各歸部屬其有不歸二派者別量隙地處之爲立雜派再有歧途則爲各經專說易詩論語言多寄托大約可以今古統之至尚書左傳公羊孝經則每經各爲一書專屬一人理之尚書爲史派有沿革不同以統國語及三代異制等說應幾有所統馭不勞而理也

王制似有佚文在別篇疑文王世子其一也今觀于乘篇其說四輔全與王制文同此孔子晚年告哀公用春秋說也予初以王制後篇分爲三公今此篇乃以四官分主四時今用其說主四官特司寇不入三公數耳又王制言大司徒以教士車甲千乘作司馬是也上下文同司馬主兵知司馬義長不然王制說司馬主兵者不見突今取爲注則官職之事詳突得此輔證又一字千金也

孔子三朝記皆晚年之說故多同王制千乘四代威戴德等篇是也故威戴亦誤解緯說妄附祫禘而不知左傳本義不如此也

德多與穀梁合如天子朝日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士行使仁守及射禮慶讓諸節此其文義皆同穀梁傳文與今學合者舊多失引一俟王制義證成再爲補改也

千乘篇者王制說也王制言三公而千乘多司寇分主四時王制言司寇事甚詳既不得謂千乘與王制不合又不得謂司寇非秋官疑當依千乘作四官司寇既掌四時其不與三公敵體者乃任德不任刑之意故其所掌與三公同而退班在三公後王制司寇獻獄之成于三公而三公聽之然後獻于王此司寇受制三公之證也蓋樂正司徒之副司寇司馬之附市司空之副三者爲九卿之首然樂正猶爲上公佐司寇乃爲中公佐一王教一王刑刑不先教雖司寇不敢樂正之尊此孔子任德不任刑之意也董子之說蓋原本于是矣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人見廬山圖皆知其只一面而全山不見也然習見此圖目中雖以爲一面而心中遂以爲足以盡廬山故見其左右及後面之圖則駭然以爲別山而非廬此人情也人日讀王制以爲此正面也及觀孟荀大傳繁露外傳緯候制度則以爲別山而非廬此又人情也故凡孟荀詩春秋師說緯候之文多各異端不能得其綱領不以爲異說則以爲僞撰不以爲傳聞則以爲訛攷而孰知其即廬山之別面也哉予故類集而推考之諸書各說一面合之乃全或左或右或前或後于是向之匾面不圓者今乃有楞象其中曲折亦俱全備譬之人身王制其面目四體而已諸書乃其藏府腸胃經絡脈理今但言面目四體則是木偶必須得其藏府清和經絡通暨乃知行步飲食出言發聲苟不及諸書則是木偶王制而已

王制一篇以後來書志推之其言爵祿則職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則地理志也其言命官興學則選舉志也其言巡狩吉凶軍賓則禮樂志也其言國用則食貨志也其言司馬所掌則兵志也其言四夷則外夷諸傳也大約宏綱巨領皆已具此宜其爲一王大法歟

古學六卿今六部之所仿也今學則只三公司徒主教禮部是也司空主養戶部是也其餘吏兵刑工四部今學皆以司馬一官統之可見其專力于養教之事古學分一司馬爲四官今反重吏兵刑爲繁缺毋怪教養之政膜不相關也

王制義證中當有圖表如九州圖建國九十三圖二百一十國圖爵祿表務使此書隱微曲折無不備見又皆可推行雖耗歲月所不辭也

或疑古學出于燕趙爲無據曰荀子趙人韓詩燕人皆爲今學豈能必燕趙爲古叔孫通賈子亦非燕趙人此可疑者也然古學秦前無考漢初不成家先師姓名俱不傳又何能定其地西漢古學惟毛詩早出成家今據以立說者特以毛詩爲主毛公趙人又爲河間博士且魯無古說齊則有兼採以此推之必在齊北此可以義起者也今古之分亦非拘墟所能盡以鄉土立義取人易明耳至于實考其源則書缺有閒除毛詩以外未能實指也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今古學攷卷下終

受業廬山王崇照漢章校字

# 羣書治要子鈔

十六册 程二版

唐魏徵撰

湘鄉蔣德鈞節編

## 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逸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恐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牧之故知與之爲取者政之寶也措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信慶賞也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措國於不傾之地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宜使民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不偷取壹世也不行不可復不欺其民也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維君之節御人之轡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好之則臣服之無蔽汝惡無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勇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唯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人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



時而察於思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 形勢

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 權修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守官不可以無長操民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闢賞罰不信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民無取野不闢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地

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民勞則力竭賦斂厚則下怨上民力竭則令不行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壹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



量不生於其閒則上下相疾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正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無正國雖大必危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闢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下賤侵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鬬欺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立君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與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甯過於君子而無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禍深矣君之所愼者四一曰大位不至仁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



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則民懷其產矣

七法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理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治安矣

五輔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

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也暴主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也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忠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而食飲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不能爲



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兒而官府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忠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斂而不聽從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愼也法法

聞賢而不舉殆也聞善而不索殆也見能而不使殆也親仁而不固殆也同謀而離殆也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上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無內則人臣黨而



成羣使人主孤而無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措又移之如是則賞慶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使賢者食於能鬬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奔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痤疽之砭石也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



厚而養足

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勢在下則君制於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故君臣之情通矣堂上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也故請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政者正也聖人明正以治國故正者

不及也過與不及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正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至謂之塞令之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人輕財故上之



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義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是以有道之君行法脩制公國肅民以聽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徑也

中匡

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爲身也遠舉賢人慈愛百姓此爲國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枝此爲天下也

小匡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辭曰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柄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以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也君若宥而反之彼爲君亦猶是也公使人請之魯囚管仲以與齊



桓公親迎之郊遂與歸禮之於廟而問爲政焉管仲對曰諸侯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閒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闢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以爲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爲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在此一不如然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若欲霸王夷吾在此

霸形

桓公曰善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閒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焉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壹言教寡人乎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民甚憂饑而稅斂重民甚懼死而刑政險民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輕其稅斂則民不憂饑緩其刑政則民不懼死舉事以時則民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命矣

霸言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然輕與人政而重與人馬輕與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闕之勞而輕四境之守其所以削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而不咈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戒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爲能及矣

國之所以亂者四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疆矣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忠信以敬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無患人莫己知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有過則立毀我當人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懼有善則歸之於民也今夫紛紛則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反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紛紛則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可無愼乎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公曰唯桑嬰兒之未嘗也於是烝其子首而獻之公曰唯桑嬰兒之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姤之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於親之不愛焉能愛公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以詔時事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召四子者廢之逐堂巫而苛堅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姤之有於公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召四子者廢之逐堂巫而苛堅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姤之有於公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召四子者廢之逐堂巫而苛堅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姤之有於公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召四子者廢之逐堂巫而苛堅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姤之有於公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人作難圍

公一室十日不通公曰嗟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於戶葬以揚門之扇以不終用賢也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叔牙曰盍不起爲寡人壽乎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出而在於莒使管仲無忘束縛在於魯也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治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必難治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曰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壹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富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國富則安鄉家安鄉家則雖變俗易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不怨也民貧則輕家易去輕家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



吳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治國之道也

桓公問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無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於朝湯有總街之庭以觀民誹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形勢解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也故上令所好則民盡其力而親上所惡則民虛其上而輕下故曰賞罰者民之所以死也賞罰不用則士不死矣夫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藏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旁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可來也莅民如

父母則民親愛之導民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疏之導之不厚遇之無實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饗之先食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而敗此彊不能之罪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皆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暴賊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暴賊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行之不可復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板法解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治不肖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威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

明法解



明主者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此之謂治國故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弗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當罰行其正理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弗敢逃也夫賞功誅罪者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

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僥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弗爲也故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弗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弗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貨財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也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弗自舉也



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眾彊不爲益長雖卑辱貧賤弗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弗能誤也故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寤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之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之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主不自與焉故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功而富貴故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
蔽不肖者固廢而莫之能舉故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輕重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
士桓公卽諾期於泰舟之野朝軍士桓公卽壇而立管子執枹
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陣破眾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
劒而前問曰幾何人之眾也管子曰千人之眾曰千人之眾臣
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
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子人之長臣能得
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



之千金言能得者累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
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大息曰吾
曷以識此管子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
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
而攻破其軍幷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公曰諾乃戒
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子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
其有親戚者必遣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遣其妻子
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
禮若此不死列陣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鼓
旗未相望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



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幷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道經

聖人處無爲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師道之也萬物作焉各自動作而不辭不辭謝而遂止之也生而不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有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使民不爭不爭功名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上化清靜下無貪人不見可欲放鄭聲遠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也是以聖人之治謂聖人治國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樸守淳德化厚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不治百姓安也則無不治不造作因循自然也以萬物爲芻狗天地生萬物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聖人不仁仁恩任自然也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恩慮深不輕言也天地行自然法天地生萬物不以恩德望報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任自然法天地行自然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貨財多累身富貴而驕還自遺咎夫富當振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言人所爲功成事立名遂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也

五色令人目盲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五音令人耳聾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也五味令人口爽爽差也人嗜於五味則口差言失於道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人情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則行傷身也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賢機治也其次親之譽之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以治之設刑法其次侮之禁多令煩而不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之故欺侮之也

悠兮其貴言也成功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然也

絕巧棄利塞貪絕巧詐也棄利塞路也盜賊無有上化公正無邪私也以爲文不足以教民也見素抱樸見素守眞抱其質樸少私寡欲

曲則全曲已從眾不自專則全也枉則直窪則盈地窪下水流之歸人謙下德歸之弊則新自弊薄後已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少則得自受少則得多多則惑財多者惑於所聞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爲天下法式也不自見知萬事故能爲天下法式也不自是故彰聖人不自是人故能彰顯於世不自伐故有功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也不自矜故長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也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言天下賢與不爭者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孰爲此者天地也孰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爲飄風驟雨也不能使終朝



至暮況人欲爲暴卒者乎故從事於道人爲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也

道大不容大者無不容也天大地大王亦大天大者無不載王大者無不蓋也地大者無不制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也人法地人當法地安靜柔也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宣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天法道清靜不言萬物自成道法自然道性自然無所法也

重爲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靜爲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重則失神靜爲躁君治身不靜則身危奈何奈何疾時王奢淫也輕則失臣

王者輕淫則失其臣躁淫則失其精躁則失君王者行治身輕淫則失其精躁疾則失其精神也

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也故無棄人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常救民順四時者以救萬物之殘傷也故無棄物不賤石而貴玉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人之行善者聖人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教道使爲善智以爲給用

貴其師不愛其資無所使也雖智大迷雖自以爲智言能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夫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卑是則天下歸之如水之流人深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則德常在不復離自己之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白以喻昭昭明朗達當復守之以污濁如昭昭黑冥喻默默人雖自知自明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爲天下法式也





常德不忒人能爲天下法式則常德在於己不復差忒也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知己之有榮貴當守之以污濁如谷水流深谷也爲天下歸之

將欲取天下欲爲天下主也而爲之欲以有爲治民也吾見其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之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神器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爲治也

爲者敗之以有爲治之則敗其質性也執者失也強執致之則失其情實生於詐僞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甚謂貪淫奢色也泰謂宮室臺榭也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爲則天下自化也

以道佐人主者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不以兵強於天下天下自服也

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農事廢田不修也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應天之害五穀也

善者果而已行善者當果而已不休也果敢取強不敢以取強焉不敢以果

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

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勿自伐也

果而勿驕驕泆也

果而不得已不以果敢以侵陵人也

果而勿強果敢勿以爲強

物壯則老物謂萬物也人乃天下之萬物壯盛之時好安靜物也神物好安靜則老衰也

是謂不道以無爲爲常也

不道早已不合於道也

早已

## 德經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名故言不德也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是以有德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以有名號及其身故也

是以無德無德言法道安靜無所改爲也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上德無名故言上德無爲言以爲已取名號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爲之施政事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仁謂太古無名號之君仁大無名故言上仁也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上仁無爲言以爲已取名號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義謂太古無名號之君義大無名故言上義也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上義有爲言以爲已取名號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上禮謂太古無名號之君禮大無名故言上禮也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上禮無爲言以爲已取名號也

攘臂而扔之攘臂而扔之言以威力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不知爲前識者道之華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

而用之謂遭衰亂乃

闇之間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大丈夫謂道德之君也）處其厚者處身於敦樸 不處其薄（不處身違道爲世煩亂也）處其實（處忠信也）不處其華（不上言也）

昔之得一者（昔往也一無爲天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神得一以靈（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谷得一以盈（言谷得一故能盈滿而不絕）萬物得一以生（言萬物皆須道生成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言侯王得一故能爲天下平正也）天無以清將恐裂（言天當有陰陽晝夜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裂不爲天也）地無以寧將恐發（言地當有高下剛柔不可但欲寧靜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爲地也）神無以靈將恐歇（言神當有王相休廢不可但欲變化無已時將恐歇不爲神也）谷無以盈將恐竭（言谷當有盈縮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爲谷也）萬物無以生將恐滅（言萬物當隨時死生不可但欲常生無已時將恐滅不爲萬物也）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言侯王當以下爲基本乃得高貴不可但欲貴高無已時將恐蹶仆不爲侯王也）

故貴以賤爲本（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爲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高必以下爲基（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爲基本也）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孤寡不穀喻下能如車轂爲衆輻所湊也）此其以賤爲本（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爲本乎）非乎（孤寡不穀不祥之名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者處謙法也）故致數輿無輿（致猶推也言車之不得輿必遷）不欲琭琭如玉（琭琭貴富貌）珞珞如石（珞珞貧賤貌）

故物或損之而益（夫增高者崩人之所教（謂衆人所以教去弱爲強去柔爲剛也）我亦教人（言我教衆人使去強弱去剛爲柔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強梁者尚勢任力爲天所絕）兵刃所伐不得以命死也）吾將以爲教父（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爲教式之始）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金剛無所不通也）無有入於無間（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羣生）不言之教（法道不言而化物自化也）

損之又損之所以漸去之（損情欲又損之情欲斷絕）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無事不當勞煩民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及其好有事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也）以百姓心爲心（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善者吾善之（百姓爲善聖人因而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百姓爲不善聖人化之使善）信者吾信之（百姓爲信聖人因而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百姓爲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生而不有（道生萬物不有取以爲利）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特望其報也）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利用也）是謂玄德（道之所行冥不可得見恩德玄也）

大道甚夷（夷平易也）而民好徑（徑邪不平也）朝甚除（高臺大室也）田甚蕪（農事廢不耕治）倉甚虛（五穀傷害國無儲也）服文采（好飾僞貴外華）帶利劍（尚剛）厭飲食財貨有餘（多嗜欲無足時）是謂盜夸（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猶劫盜以爲服）非道也哉（人君所行如此非道也）

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道於身立也善以道立身眞實不可得引而拔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政平家破親戚并隨之也）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人主修道於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爲豐厚普博）

故以身觀身（觀人之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化成民自正我好靜而民自正我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以家觀家（觀家廢興並至故蠹賊多有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去華文民則隨我爲質樸）以鄉觀鄉（觀鄉之治亂則知其政教寬大故民醇醇政教寬大民悶悶其政悶悶昧昧似若不明也）以國觀國（觀國之興衰則知其政教急疾言決耳聽決於耳）以天下觀天下（觀天下之治則知其極福禍更相生無窮極時也）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以此觀之）



善建者不拔（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也）善抱者不脫（抱猶守也）子孫以祭祀不輟（子孫以道守之祭祀不絕）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道於身愛氣養神其德如是乃爲眞人）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政平家破親戚并隨之也）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人主修道於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爲豐厚普博）

故以身觀身（觀人之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化成民自正我好靜而民自正我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以家觀家（觀家廢興並至故蠹賊多有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去華文民則隨我爲質樸）以鄉觀鄉（觀鄉之治亂則知其政教寬大故民醇醇政教寬大民悶悶其政悶悶昧昧似若不明也）以國觀國（觀國之興衰則知其政教急疾言決耳聽決於耳）以天下觀天下（觀天下之治則知其極福禍更相生無窮極時也）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以此觀之）



含德之厚（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爲）比於赤子（赤子無情欲又損之）蜂蠆虺蛇不螫（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朘作）精之至也（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益生曰祥（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物壯則老）謂之不道（謂之不道）不道早已（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故爲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以此觀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天下謂人主多忌諱者防禁也令煩禁多則下詐捐殆故貧也）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也）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人謂人君也多伎巧刻畫宮觀彫琢章服下則化上日以滋起也）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無所改作）我好靜而民自正（我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事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無事不當勞煩民也）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去華文民則隨我爲質樸）

其政悶悶（其政教寬大故民醇醇）其民淳淳（其政教寬大民悶悶昧昧似若不明也）其政察察（其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其民缺缺（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禍兮福之所倚（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因禍而生人遭禍而能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福兮禍之所伏（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不知自戒則福去禍來）孰知其極（孰知其極）其無正（其無正）正復爲奇（正不能正奇復爲奇）善復爲妖（善不能善妖復爲善）人之迷（人之迷）其日固久（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廉而不劌）直而不肆（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光而不耀）

治大國若烹小鮮（烹鮮魚也烹小魚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去也）以道莅天下者（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神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鬼無精神耶不入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以道爲身寶不敢違不傷人之所保倚也）非鬼不傷人（非鬼不傷人自然之民也）夫兩不相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故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所欲（夫兩者各得所欲）大者宜爲下（大者宜爲下）

道者萬物之奧（奧藏也道爲萬物之藏無所不容）善人之寶也（善人以道爲身寶不敢違不善人之所保倚也）不善人之所保（不善人以道爲身寶不敢違不善人之所保倚也）美言可以市尊（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故立天子）置三公（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故爲天下貴）

爲無爲（無爲無造作）事無事（除煩省事）味無味（深思遠慮味道意也）報怨以德（修道行善絕禍）圖難於其易（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爲大於其細（欲爲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大處謙虛也）故能成其大（天下共歸之也）夫輕諾必寡信（不重言也）多易必多難（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不慎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重難之欲塞其源也）故終無難（聖人終身

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其未兆易謀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易謀止其脆易破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也其微易散其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為之於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治之於未亂時當豫閉其門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大也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至高卑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也為者敗之有為於事於自然執者失之執利遇患堅持不得推讓反還聖人無為故無敗聖人不為利故無敗壞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從為也民人為事常於其功德幾成而敗之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終當如始不懈怠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樸人欲於色聖人欲於德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賤石而貴玉也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問反過本為末過人學華復之者使反本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質者欲以輔萬物自然之性也而不敢為焉聖人無為有為於事恐造為恐遠本古之善為道者謂古之善治身及治國者非以道教民使民質樸不詐偽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而為巧偽也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惠之人治國必遠道德安作威福為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不使智惠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上下相親故為國之福也



知此兩者亦稽式常能知稽同也式法也常道也能知順天之道與之同也是謂玄德玄德深遠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故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絕聖棄智而民利百倍絕巧棄利而盜賊無有絕仁棄義而民復孝慈絕巧棄利而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哉誠全而歸之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其未兆易謀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易謀止其脆易破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也其微易散其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為之於未有萌芽之時欲有所為當以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治之於未亂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豫閉其門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大也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至高卑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也為者敗之有為於事於自然執者失之執利遇患堅持不得推讓反還聖人無為故無敗聖人不為利故無敗壞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從為也民人為事常於其功德幾成而敗之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終當如始不懈怠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樸人欲於色聖人欲於德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賤石而貴玉也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問反過本為末過人學華復之者使反本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質者欲以輔萬物自然之性也而不敢為焉聖人無為有為於事恐造為恐遠本古之善為道者謂古之善治身及治國者非以道教民使民質樸不詐偽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而為巧偽也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惠之人治國必遠道德安作威福為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不使智惠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上下相親故為國之福也



知此兩者亦稽式常能知稽同也式法也常道也能知順天之道與之同也是謂玄德玄德深遠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故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絕聖棄智而民利百倍絕巧棄利而盜賊無有絕仁棄義而民復孝慈絕巧棄利而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哉誠全而歸之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為慈仁者百姓親附故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堅固也用兵之道老子疾時人也我能得道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也今舍慈且勇舍其慈仁但為勇武舍儉且廣舍其儉約但為奢泰舍後且先舍其後己但為人先死矣動入死道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哀者慈仁士卒不違於死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易知約而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人惡柔弱好剛強也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世人也是我德之閣不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稀少也唯達道乃能知我故為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也匱寶藏德為貴也



天道不爭而善勝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畏之也不言而善應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不召而自來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也繟然而善謀繟寬也天道雖寬博其報不失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所羅網恢恢甚大雖疏善惡無有所失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矣奇巧乃應王法教而殺之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司殺者天也人君不寬其刑罰教人去情欲索何誅刑罰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當除己之所利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稅食下太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人君上多欲好有爲是以難治其民化上有也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人民所以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也是以輕死以求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夫唯獨無以生爲務者貴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者也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而不責於人但執刻契信事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無德司徹無德之君背其契不責人以他也有德司契唯與有德同人所失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道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

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若烹小鮮不煩則民安其業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不遠徙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不遠遷離其常處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不須行也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無怨惡於天下使民重死君能爲人賓利甘其食甘其美安其居安其茅茨不飾之屋樂其俗樂其質樸之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欲也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財賄布施與人既以與人己愈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天之道利而不害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害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法天所施爲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

國家圖書館藏

羣書治要子鈔卷下

唐魏徵撰

湘鄉蔣德鈞節編

荀子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於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聖心備焉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河海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草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積也安有不聞者乎

見善必以自存也見不善必以自省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識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心如狼虎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己諂諛者親諫爭者疏循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胡爲乎其不可相及也蹞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邱山崇成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耳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脇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直易以開導人不能則恭敬撙絀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騎溢人不能則妒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無他唯仁之守唯義之行誠心守仁則能化誠心行義則能變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默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智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守而政事之本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

所聞見者遠是何耶則操術然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道則異小人疾爲詐而欲人之信已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已禽獸行而欲人之善已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已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已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污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已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心也向方略審勞逸畜積脩闔而能顯倒其敵者也詐心已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強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鬬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故聖王之誅甚省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陋屋人莫不貴道誠存也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

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
重至嚴哉
請問爲政曰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
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
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公平
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其無法者以
類舉聽之盡也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
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而亂
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



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故孤寡
如是則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矣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
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
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
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雖曲當由將無益也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
當則其餘雖曲當由將無益也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
及取民也鄭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
脩禮也故脩禮者王爲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
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
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
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强
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也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
民則民富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邱山
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也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
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出實不半上
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之
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
重皆有稱者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
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輕田野之稅平關市



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謂
以政裕民也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
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古者先王分
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逸樂或劬勞非特
以爲淫奢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雕琢刻鏤黼
黻文章使之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鐘鼓管磬琴瑟竽笙
使之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宮室臺榭使以避
燥溼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
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爲淫泰也以爲王天下理
萬變裁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

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智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逸之以養其智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意也故爲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權謀傾覆以靡獘之百姓曉然皆知其將大危亡也是以臣背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也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勵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險而百姓不壹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何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壹其防表明也故曰上壹則下壹矣上貳則下貳矣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矣大累矣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湯以亳武王以鎬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他故焉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不務張其義濟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得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



交爭利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亡齊閔薛公是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爲人制之

國君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措之措險則危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塗穢則塞危塞則亡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矣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矣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矣故國者世以新者也改王改行也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有千歲之國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

之信士爲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悖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忘治國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閒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





死亡焉豈不哀哉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竭道向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逸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今以一人兼聽天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萃莫甚焉如是縣天下壹四海役夫之道則雖臧獲不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縣天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矣

傳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已止矣故人主欲得善馭及遠致遠則莫若使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甚可樂矣夫責爲天子富有天下名爲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妒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朔不廣焉無愽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矣如是則功盛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其



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則雖幽閒靜僻百姓莫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治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矣

國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湯武興天下同利除

天下同寄政令制度所以接百姓者有非理如豪末必不加焉故百姓親之如父母爲之死亡而不偷也亂世不然使愚詔智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險使民則甚勞苦又望百姓爲之死不可得也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人之所以來我也大國之主好見小利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好詐羣臣亦從而成俗羣臣若是則眾庶亦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眾兵必弱刑雖繁令不下通是之謂傷國



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偏矣無君子則法雖具足以亂矣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逸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而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故賞不治政令不繁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故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壹民則莫若反之政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也明分職序事業拔材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悅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四支之從心也



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奸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循道之人奸邪之賊也今使奸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以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智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臨尊輕不得懸重愚不得謀智是以萬舉不過也

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阿子弟外不可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近

豈不必得之之道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唯便辟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強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故明主有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僻也乃舉太公而用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莫不爲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



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諛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簒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隕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智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強君矯君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謂之弼故諫爭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

行也曰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不亦難乎夫曜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武君與荀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戰攻之本在乎一民也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之者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

天下豈必待附民乎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攻奪變詐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故以變詐摧之若以巨卵投石若以指撓沸若趍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臨武君曰善陳囧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脩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脩理脩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悅喜故近者親其



善遠者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脩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妖不能使之凶背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以全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使之凶背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以全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怪未生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天不爲人之惡遼遠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輟行天有常道地有常數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



小人計其功是陸本鳴國人皆恐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食風雨之不時怪異之儻見是無世而不嘗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若夫天地之變日月之食風雨之非也人妖則可畏也政險失民田蕪穀惡糴貴民饑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妖也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妖也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妖也禮義不脩外內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日至夫是之謂人妖也三者錯無安國矣其說甚遠其



災甚慘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患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



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故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也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

子不從命乃義也從命則禽獸不
乃敬也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
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愼行之則可謂大
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干將莫邪
古之良劒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騏
驥騄耳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
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
智必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
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
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
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
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
左右靡而已矣
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
計計勝怒則強怒勝計者亡
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則爲
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
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
生事至而後慮者後之後之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



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
者在門禍福相轉莫知其門務哉務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
上卿進曰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
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
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
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
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
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
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後民不困
貧窶者有所竄其中矣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
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
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
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
左右靡而已矣
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
計計勝怒則強怒勝計者亡
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則爲
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
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
生事至而後慮者後之後之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

化易如神亂世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雖德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欲無亂得乎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嫚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留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於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



韓子

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慢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

說難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則亡五萬人之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跀彌子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歸君曰孝哉爲母故犯跀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駕吾車又嘗啖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移於初也而前所以見賢後獲罪者人主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而加疏

解老

人之功然則數變業其民彌眾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說林上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以歸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以不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其御曰麑將罪之今使傅子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閼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舉三曰力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強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眾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



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冀商之強而無術法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婁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婁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

用人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則萬不失也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而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三曰人心三曰伎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伎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成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閼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大體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舉三曰力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強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眾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閼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大體

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照四時行雲布風輕重於權衡不逆大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守成理因自然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上不天

則下不偏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大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措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志下無伏怨之患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外儲說左上

文公反國至河令籧篨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文公曰咎氏不欲寡人之反國耶對曰籧篨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也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眾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乎再拜而辭文公止之乃解左驂而盟於河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可以疾風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妻之市其子隨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反爲汝殺彘妻道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其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也曾子曰嬰兒者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之者也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殺彘

外儲說左下

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巕繫解左右顧無可令結繫文王自結之太公曰君何爲自結繫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者也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其伯柳可簡主曰善遂以爲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所以爲守邢伯柳者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也

難勢

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銜以刑罰爲鞭策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遠致速不知任王良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之治桀紂之亂天下不絕於中世而堯舜桀紂不數於一人則治亂之勢異也

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民之王桀紂亦民之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姦劫弑臣

凡姦臣者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則相是也取舍異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與者人主之所是也此

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同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取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也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非有參驗以審之必將以毀羣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令以致其力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聰也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蔽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已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已聽故身在深宮之中明燭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也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 篷窗附錄

余舟中書籍無多經史而外子集輒檢夙好者擱之隨意摘鈔或書作者姓氏雜論詞章書畫兼載藥方夢卜暨大人先生諸遺事無一語涉及戲謔閨閫而以格言因果終焉回憶十二年來一載强半在塗旋署後則漕事緊急文書雜沓督催一百餘州縣徵收銀米十衞修造二千七百餘隻漕船十八幫裝運五十餘萬石糧艘兌開盤驗考核一百餘武弁賢否事繁期迫幾於寢饋俱廢迨庶務粗畢督運啟行而時日



頓覺寬閒行抵通州交糧事蔵如釋重負尤爲之澘然怡然此蓬窗所以靜坐無事長日攤卷惟親楮墨伏案恬吟儼似當年作秀才時也或者謂沿途勞勩每停船坐赤日中指揮呼叫與舟子縴夫參錯旁午於河岸風發塵起衣緇面垢脣焦吻燥不少息抑慮乘大舸遲延則易瓜皮小艇跼天蹐地鬱悶無聊星夜泝流涉險不稍顧其困苦不可勝述余則無是曷敢自欺以欺人

咸豐二年七月沈兆澐自敘於河南按察使署之嘉石庭

天津沈兆澐雲巢輯

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廢科目疏其略云科舉憑文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已深僥幸日眾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爲之職事也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適於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輾轉鈔襲膚辭詭說蔓衍支離以爲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經每經擬題多者不過百餘少者僅只數十占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爲之而有餘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預擬而得答策就題敷衍無所發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才之盛衰必於心術之邪正今之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應將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思所以遴拔眞才實學之道云云奉　旨飭議時文端公鄂爾泰爲首相力持議駁云謹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於學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科舉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適於實用而未可一概訾毀也蓋時文所論皆孔孟之緒餘精微之奧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爲佳文者今徒見世之腐爛鈔襲以爲無用不



務循名則雖高言復古而法立弊生於造士終無所益今舒赫德所謂時文經義以及表判策論皆爲空言勦襲而無所用者此正不責實之過耳夫凡宣之於口筆之於書者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文爲然夫時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適於實用而未可一概訾毀也蓋時文所論皆孔孟之緒餘精微之奧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爲佳文者今徒見世之腐爛鈔襲以爲無用不

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應旂等以及
國初諸名人皆寢食經書冥搜幽探殫智畢精殆於聖
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治貫通然後參之經史子集以
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而後乃稱爲文
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於其
中至於奸邪之人狂懦之士本於性成雖不工文亦不
能免未可以爲時藝咎若今之鈔襲腐爛乃是積久生
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涼不亦過乎即
經義表判策論等苟求其實亦豈易副經文雖與四書



並重而積習相沿慢忽已久士子不肯專心肄習誠有
如舒赫德所云數月爲之而有餘者今若著爲令甲非
工不錄則服習講求爲益匪淺表判策論皆加覈實則
必淹洽乎詞章而後可以爲表通曉乎律令而後可以
爲判必有論古之識斷古之才而後可以爲論必通達
古今明習時務而後可以爲策凡此諸科內可以見其
本原之學外可以驗其經濟之才何一不切於士人之
身詩禮之中涵心體用之學文風日盛眞才日出矣然
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至於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
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盛衰初不

旅謀於是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毋乃
徒爲紛擾而不可行又況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
應興孝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興廉則必有惡
衣菲食蜂車羸馬以飾節者矣相率爲僞其弊尤繁甚
至借此虛名以干進取及乎莅官之後盡反所爲至庸
人之不若此尤近日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又何益乎
若乃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閒則論策
今所現行表者賦頌之流是詩賦亦未嘗盡廢至於曰
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爲帖括者則又僅可以資誦



習而於文義多致面牆其餘若三傳科史科名法書學
算學崇文宏文生等或駁雜蕪紛或偏長曲技尤不足
以崇聖學而勵眞才矣則莫若懲循名之失求責實之
效由今之道振作而補救之爲得也我
士源流所降　諭旨織悉畢照司文衡職課士者果能
實心仰體力除積習杜絕僥幸將見數年之後士皆束
身詩禮之中潛心體用之學文風日盛眞才日出矣然
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至於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
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盛衰初不

將治宮室養遊士百里之內置宮立師獄訟聽於是軍

由此無俟更張定制爲也舒赫德所奏毋庸議奏上奉
旨依議

乾隆甲戌科首題唐棣之華至未之思也場中文有用
腸一日而九迴句者制義言孔孟言不應襲用漢書語
先是方苞選錄四書文頒行至是再頒發禮部順天府
俾試官知衡文正鵠並嚴重磨勘以下科爲始磨勘試
卷俱於卷面填寫官銜名以向來磨勘視爲具文　特
派大臣詳加校閱己卯秦司寇蕙田進呈磨勘試卷順
天第四名邊魁禧文有飲君心於江海語奉　上諭揆



其命意不過如飲和食德常言而蕪鄙雜湊遂至不成
文義此豈字句小疵雖不宜以一語擯棄亦何至濫厠
前茅著將該士子及主考官交部議處尋議邊魁禧罰
停會試五科主考官罰俸

嘗讀四書中重出之條惟哀公問政第四節下在下位
一句是錯簡預重後文於前餘皆無可刪置即如吾未
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據史記爲衛靈公發也至後篇止
多已矣乎三字蓋所慨益深矣今既並誦之其他皆此
例也是以古注未嘗言重出邢氏始閒言之亦有不然
者自宋人概以重出置之而後人遂從刪不復讀過矣
故爲次而解之論語六孟子一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案事父母幾諫疏
曰此并下三章皆明孝也此本以類從面上下兩章言
事父母存時此專言歿後與前篇不同未得謂之逸其
半不當刪置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案此非重出
亦因上章而及之也人之所以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
由其素不忠信樂比匪而畏改過也聖人無忍棄人之



心故雖至於無如之何而猶有餘望焉記者體此示勉
抑或即聖人之承上言而復言此未可知也不當刪置

入太廟每事問案前子入太廟每事問記言也此記事
也邢疏不言重出是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案此此前
少君子二字蓋以教人皆當如是也猶之多已矣乎三
字者皆另是一時之言不當以重出刪置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前
泰伯篇專爲夫子之言此爲曾子述夫子之言而解之
亦有不然

或記者之並記以相發明故爲一章足明上非重出上其位是人之位下其位是己之位謀非其位則必思出其位而人己兩失矣此卽中庸之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孟子之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一章中兼具之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案此眞重出也然亦與下章惡利口以類從蓋記者有意義存焉還當並讀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句前章



無之前兼敍三聖此專論孔子前統論聖之時此專論去國之道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古注闕釋文焉如字衞瓘于虔反爲下句首疏亦先如字屬上讀而復連衞瓘讀解曰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言亦如我之好學者義得並通故並存焉

與其進也一節依原文讀蓋先明所以見童子之意而繼因廣言與人之道以教門人也分兩層解自得上下語勢似可不必換轉不問焉不字亦可作一句讀否也

前人有論之者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本是德字與泰伯章民無得而稱焉句法意義迥殊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注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正義曰此章貴德也斯字卽指德言

誠不以富二句疏云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

男子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句送之門句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母命之往往字屬上讀

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句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士則之與士笑之相應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趙注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作孟子語子乃予字之誤夫音扶作孟子言適見聖賢之大作或人說仍是意含譏刺矣

紀文達公昀中乾隆丁卯順天第一名舉人二場表題擬乾隆十二年上特召宗室廷臣分日賜宴瀛臺

賦詩聯句賞花釣魚　錫賚有差羣臣謝表紀作高華典貴進呈　御覽其詞曰伏以　皇茲霧洽雅叶大酒醴笙簧　聖渥天浮道契夫賡歌颺拜秋深桂苑蓼蕭沾濃露之華日麗緗峯葵藿依太陽之照集公姓公族以式燕玉牒生光合大臣小臣以分榮冰銜動色靈槎八月眞同海客之遊廣樂九成似返鈞天之夢屏藩有慶簪組同歡　臣等誠惶誠恐頓首上言竊惟世道昇平著太和於有象朝廷清晏敷愷樂以無疆鼓吹休明必有詠歌之作潤色鴻業爰申燕樂之文故象協鳳梧誌



卷阿之雅會興傳魚藻留鎬邑之遺風鹿鳴以下共六詩君歌臣答白華而後爲一什誼美恩明天子燕則諸侯毛司儀夙傳其職掌正歌備而太師告禮經亦著爲典章在先王皆具有明徵及後世乃別名曲宴相樂臺上藩封以迨於郎官葡萄宮中宰執兼隨以學士五王共宴花萼樓頭三等分評曲江亭畔咸亭之會二王同太子俱從麗正之筵兩相暨禮官咸在情契荊枝之句興慶移鑾詩吟花柳之天樂遊置酒莫不燕衍於暇豫或慶衍於螽斯或派分於麟趾文昭武穆盡周家子姓之班東平河閒皆漢室宗盟之望昔年故事會裁桐葉



用以祝頌夫太平然而大陵享神歸藏既誕洞庭張樂以分圭此際遭逢更叶棣華以侍宴未央二十萬之賜

方此未多唐皇十六字之榮覺其尙陋迨乎翼日遂及
羣臣落望後之仙蓁祇餘兩葉問重陽之瑞菊僅隔十
朝則有輔弼依垣列三台以拱極卿士惟月分九道以
從星鵷鷺集黎閣之英鼇峯日曉獬鷹映柏臺之繡鳥
署霜寒官司鹽梅俱陪嘉會班聯槐棘咸預清行職盡
清華鄭鮮之未容啟事人兼風憲李栖筠亦得從遊儀
肅冠裳列分左右時乃仙車九九降來五色雲中玉佩
雙雙隨過百花橋上參差貝殿疑浮弱水之三千隱見
珠樓似見昆侖之十二滄洲曉氣化爲宮闕之形閶闔
厭膠東玉井波寒濯瓜桃於縣圃鐵船渡遠分蓮藕於



秋風吹入金銀之樹舟浮太液驚黃鵠以翻飛帳啟昆
明淩石鯨而問渡指天河之牛女路接銀潢搴秋水之
芙蓉域開香國尋芳曲徑惹花氣於露中垂釣清波起
潛鱗於荷下檀林瑤草似開金石之郁芬桂佾翠綸喜
看銀盤之撥刺大官賜膳雲雷圖刻之尊光祿傳餐漬
桂釀花之酒青龍布席白虎執壺四溟作杯五嶽爲豆
琳琅法曲舜韶奏而鳳凰儀渾穆元音軒樂張而鳥獸
駭紅牙碧管飛逸韻以干雲羽衣霓裳驚仙遊之人月
莫不神飛色舞共酌太和咸覺心曠神怡同餐元氣遂

乃集枚馬呼應劉歌詠清平揄揚盛美天章首煥落一
串之驪珠　御筆高標扛百斛之龍鼎葛天浩唱不推
義繩以前踪雲奧詞漫道嫣簧而後固之句成七字仿
漢事以聯吟人賦五言分唐詩而探韻宮鳴商應俱協
和聲壁合璋分細裁麗製歌叶八伯盈廷依糺縵之華
頌出九如聯袂上岡陵之祝當此颺言以拜手彌增嘉
慰於　宸衷鴛綺七襄抽仙絲於香草鸞牋十色分妙
製於桃花織天女之金梭名高蜀郡砑吳都之銀粉價
壓膠東玉井波寒濯瓜桃於縣圃鐵船渡遠分蓮藕於



華山帶去歸鞍香拂青絲之籠傳來中使光搖赤玉之
盤皆得攜出人閒爭識來從　天上西苑賜遊之佳話
會何足云北門侍宴之恩榮無能過此笑貞觀豐年之
慶筵啟丙辰陬開元麥秋之登樽移端午千秋曠禮萬
古奇逢洵哉遊豫之風允矣泰交之象　臣等才同樗櫟
器謝棟梁藻有愧於淡天賦未堪以擲地濫列金章之
寵叨同玉局之班鶖白筆而莫效涓埃侍黃門而多慙
獻替六龍雙鳳知點窳之難工九九五旌扈遭逢之有
幸得與鹿苹之會彌增鳧藻之思伏願化洽郅隆治超

皇古無逸而乃可以逸當軫夫康功田功已安而益求
其安每惕夫一日二日撫池臺之勝概則思靈囿之子
來對魚鳥之親人則思姒王之咸若觀九族之燕笑則
思自親睦以至平章顧千官之肅雍則思正朝廷以及
邦國賞花而念貢花之非禮勿信其小忠垂餌而知食
餌之不情務察其大僞供來方饌莫忘東作之耕夫捧
出霜紈當廛西江之濯女樂諧韶濩致戒夫琴瑟之專
詩被管絃務親夫風雅之正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
徵爲事羽爲物音有五而協氣長調肅時雨又時暘哲
卜筮入子部藝術史部故事樂部別宮調絲竹譜小學類別八法俱入子部小說雜



時燠謀時寒聖時風疇次八而休徵咸應銀繩玉檢不
數夫七十二君玉燭金甌永固於百千萬世矣臣等無
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
按文達公其時年甫弱冠風簷寸晷中乃有此贍麗之
文洵不愧一代作手
康熙中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凡三十二典每
典復分門類其六千一百九部計書五百二十函又目
錄二函
乾隆三十八年奉　旨開四庫全書館翰林院爲辦理



處　武英殿爲繕寫處自　殿版館書外　詔徵天下
遺書共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五種舊存明代永樂大典
殘缺幾半　命詞臣分類纂出整書八十五種散片二
百八十四種分存書存目二項纂輯提要以該一書大
旨按期輪進書之佳者皆蒙　御製題詞以冠簡端其
四部條目與前代稍異經部十類曰易曰書曰詩曰禮
曰春秋曰樂曰孝經曰四書曰總經解曰小學易類別
卜筮入子部術數禮類別歷代儀注入史部故事樂部
別宮調絲竹譜小學類別八法俱入子部藝術史部十
五類曰正史曰編年曰詔令奏議曰別史曰雜史曰傳
記曰史鈔曰載記曰故事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
書曰目錄曰史評雜史類別瑣雜記錄入子部小說雜
家子部十四類曰儒家曰兵家曰法家曰農家曰醫家
曰天文曰算法曰術數曰藝術曰譜錄曰雜家曰類書
曰小說曰釋家曰道家集部五類曰楚詞曰別集曰總
集曰詩文評曰詞曲其編錄敘次遵奉　諭旨經首易
注史首史記子首老子集依時代而　聖祖　世宗
皇帝御製集冠於　本朝集首書成繕寫七分仿浙江

范氏天一閣式建閣藏庋　大內曰文淵　圓明園曰
文源熱河曰文津　盛京曰文溯並於揚州大觀堂之
文匯閣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之文瀾閣
亦各庋一分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鈔錄傳觀又擇其
精者爲薈要計全書三之一繕寫二分一藏　大內一
藏　圓明園凡編錄十三年竣事四庫共存書三千四
百六十種計七萬五千八百五十四卷輯簡明目錄以
便觀覽底本仍存翰林院此誠爲古今來未有之大觀
也



四庫全書既成仿劉向會鞏之例作提要載卷首紀文
達公陸耳山副憲任其事考字畫之譌錯卷中之脫落
篇第之倒置與他本之互異是否不謬於聖人及歸公
武陳振孫諸人議論之不同總讎其人之生平撮全書
之大概凡十年而書成

古字甚多不勝錄如烟針栖笋个等字世多以爲省筆
卻是古字乃反以煙鍼棲筍箇爲古字亦好古而不精
之過

洪亮吉曰錢獻之注爾雅而必書雅爲正遂致西安書
手驟爲亦匹之呼李生甫字許齋而必書許爲譽乃令
近時齒錄分鐫無邑之字好古似微過也

沈隱侯曰古儒上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
二也易誦讀三也邢子才曰沈隱侯文章用事不使人
覺若胸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
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彼引僻書用古字奧澀不可
讀舉不足與論文

錢塘曰士君子讀書宜務知大者遠者而其餘俱可略
也是故於經宜考聖王之製作而不必溺於訓詁之說
於史宜觀豪傑之謀略而不當織悉於事蹟同異之間
仁和趙鹿泉先生佑乾隆壬申進士仕至左都御史會
視學直隸江西山東以工制藝名而經學淵深著述頗
富其已刊行者尚書質疑二卷尚書異讀考六卷詩細
十二卷陸氏草木疏校正二卷讀春秋存葉四卷春秋
三傳雜案十二卷四書温故錄十一卷未刊者逸書考
一卷讀書雜識三卷詩經朱傳異同考三卷案後漢書
趙翼著詩細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
衡今無傳本鹿泉先生蓋竊取其義云

嘉興錢新梧先生儀吉主講大梁書院時以所藏唐宋
元明經解諸書爲徐氏通志堂所不載計四十一種自
道光乙巳秋開局授梓躬事校讐至庚戌夏刊成二十
五種名曰經苑其資刊者爲張曉瞻中丞王素園方伯
俞雲史庚子仙陶松君三觀察劉鶚仁蕭仲薌兩太史
方望溪先生古文爲　國朝一大家根柢經術因事著
道先生所謂學行在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閒實兼
而有之先生文集爲門人王兆符程崟編輯桐城戴存
莊孝廉鈞衡重刊先生全集釐爲十八卷又編爲集外



文十卷并附年譜二卷
烏程孫松友太守梅乾隆己丑進士內閣中書仕至鹽
國知府撰四六叢話三十三卷各體窮原竟委冠以序
文其賦序云先正有言俠孔門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
入室矣明小言之破道匪六藝之遺文也是以子雲悔
其少作比之雕蟲士衡鄙夫研都譏以覆瓿漢宣僅賢
於博奕昌黎深恥其俳優然而登高掞藻才堪大夫不
歌而頌音中羣雅班固云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
可闕也兩漢以來斯道爲盛承學之士專精於此賦一
物則究此物之情狀論一都則包一朝之沿革輶軒傳
誦勒成一子藩溷安筆硯夢寐劍腸胃一日而高紙價
居然而驗土風不徇可貴歟左陸以下漸趨整鍊齊梁
而降益事研華古賦一變而爲駢賦江鮑虎步於前金
聲玉潤徐庾揚鑣於後繡錯綺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
末如律體之靡靡也自唐迄宋以賦造士創爲律賦用
便程式新巧以製題險難以立韻課以四聲之切幅以



八韻之凡格以重棘之圖刻以三條之燭然後銖量寸
度與帖括同科夏課秋卷將揣摩共術矣徒觀其繩墨
所設步驟所同起謂之破題承謂之領接送迎互換其
聲進退遞新其格李程以八字致掄魁爭先一著獨孤
以一聯感人主力透數重圖邱隻字之轉移功候什伯
採珠數言之精當氣骨非常並轆轤往迴衆足叶采齊
之奏方圖布置運機眠璇圖之文至於促韻繁聲遒文
勁節風迴聚雪柳陰飛絲或爲流水之聯或號打花之
格隨手之變亦可單行壓尾之章恆多隔對行閒得雋
恍置腹而嘗其觴字裏點睛自中心而遊於穀有如振
采失鮮隸事未確是反衣之狐白等不熟之熊蹯無補

清新祇乖典則又或前盈後竭譬瀼涌而涔枯左妍右媸類騺驂而駑服神離形合則魚目之無光外強中乾則珉玉之未瑩必也搆局渾成首尾成率然之勢體物瀏亮分明隔雲母之閒又何必矜敏於八叉鍊思於一紀也若柳河東披沙鍊金記里鼓車等作質有其文巧而兼力誠鴻博之新裁場屋之定式矣又有騷賦源出靈均幽情藻思一往而深則騷之眞也班孟堅爲之又有文賦出荀子禮智二篇古文之有韻者是已歐蘇多有之皆非淺學所能學步也披尋之暇條件斯多於時



鄭獬皇祐進士廷試圜丘象天賦時獬與滕甫俱有場屋聲甫賦首曰大禮必簡圜丘自然甫問人莫能及獬但倒一字曰禮大必簡丘圜自然甫聞之大服果居其次

宋眞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鍊之傾蔽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儻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公負將相器業文武全才亦見

裴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其首云皇帝嗣位

於此

子瞻賦濁醪有妙理首句云酒勿嫌濁人當取醅其末乃曰濁者以飲吾僕醅者以酌吾友復立分別則是濁醪無妙理矣豈非萬斛洶湧不暇點檢故與

前赤壁賦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閒之明月至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卻只用李白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二句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愈覺奇妙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仄次序原無定格有三韻也有六平二仄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清肅爲韻是也自太和以後始以八韻爲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仄質所出韻乃五平三仄大爲識者所誚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宋太平興國二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仄依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今則無論平仄皆以限韻之次爲準

康熙己未　廷試博學鴻詞題璿璣玉衡賦省耕詩五言二十韻

乾隆丙辰　廷試博學鴻詞題五六天地之中合賦賦得山雞舞鏡七言排律黃鐘爲萬事根本論次年補試

題指佞草賦良玉比君子七言排律復見天心論劉繪山雞舞鏡詩有句云似擬投林幾戢戢可能對語便關關乾隆閒考試翰詹以四極四和賦命題眾官皆不知所出監試大臣以　聞　上問齊召南知否齊亦對以不知　上曰齊召南尚不知無怪他人不知矣因改命竹泉春雨賦以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爲韻蓋趙承旨會有此畫也齊知之其賦特工遂哀然舉首案四極四和語出周髀

施愚山先生蠖齋詩話二卷先生孫企曾所刊摘錄數則洵詩家矩矱也

山谷言近世少年不肯深治經史徒取助詩故致遠泥此最爲詩人鍼砭詩如其人不可不慎浮華者浪子叫囂者粗人窘瘠者淺癡肥者俗風雲月露鋪張滿眼識者見之直是一葉空紙耳故君子以言有物今人輕用其詩贈送不情僅同於充饑遺筐筐之具而已豈不鄙哉謝安石聞怨歌誦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出席流涕羊曇過西州慟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此二事千載爲之感動今人作述懷述感未必動人如是無他不得其意而專求之體製風調音響故也

詩不可無道氣稍著迹輒敗人興右丞體具禪悅供奉身有仙骨靖節則近乎道矣鳶飛魚躍於道何與一落言處含蘊略盡漢魏六朝以來詩人多用景語是其遺意純用賦而無比興則索然矣

杜不擬古樂府用新題紀時事自是創識就中潼關吏新安石濠新婚垂老無家等篇妙在痛快亦傷太盡

孟襄陽五言律絕句清空自在淡然有餘衍作五言排律轉覺易盡大遜石丞蓋長篇中須警策語耐看不得專以氣體取勝也故必推老杜擅場

唐人絕句太白龍標而外人各擅能有一口直述絕無含蓄轉折自然入妙如昔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清江一曲柳千條三十年前舊板橋會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畫松一似眞松樹待我尋思記得無會在天台山上見石橋南畔第三株此等著不得氣力學問所謂詩

家三昧直讓唐人獨步宋賢要人議論著見解力可拔
山去之彌遠
蔡毋潛詩塔影挂清漢鐘聲扣白雲論者謂遜張祜樹
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誠然至白尚書以祜觀獵詩謂
張三較王右丞未敢優劣似尚非篤論祜詩曰曉出禁
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
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細讀之與右
丞氣象全別
韓昌黎雪詩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而歐陽公與江
鄰幾更取坳中初蓋底凸處已成堆爲勝殆不可解



趣不容更著一語陸暢山齋玩月云野性平生惟好月
浩然沿月棹歌還招月伴人還沿月下湘流江清月近
人並妙於言月常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老杜捲
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說出性情江月去人止數尺尤
新晴夜半覩嬋娟起來自擘書窗破恰露清光到枕前
別有風致可想
唐人用桃花燕子作對往往入妙近見吾友邢孟貞平
蕪燕子風初下野寺桃花日共尋葛非馬桃花欲放湖
邊寺燕子初歸江上村梅杓司楊柳風低棲海燕桃花
水漲上河豚
周益公牡丹有白花青緣者楊誠齋作二詩有白玉杯
將青玉緣碧羅領襯素羅裳冰霜洗出東風面翡翠輕
棱疊雪裝詠色雖工而著相甚矣
奇句如空梁落燕泥自是偶然楓落吳江冷不聞對語
庭草無人隨意綠亦然此物何關天巧亦若爲造物所
靳至無可柰何花落去晏元獻以似曾相識燕歸來偶
句當時稱爲神合然舍此亦別無可著語



韻迴別
薩天錫詩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膾炙於
周紫芝字少隱有竹坡詩話行世秦檜嘗愛其詩云秋
聲歸草木寒色上衣裳今郡志作到衣裳止更一字風
時山東一叟鄙之薩往問故曰此聯固善開聽二字一
合耳薩問當易以何字叟徐曰看天竺雨薩疑看字所
出叟曰唐人有林下老僧來看雨薩俯首拜爲一字師
詩用經語有增一字而複者潘妃仁畏此簡書忌增一
字而妙者杜工部馬鳴風蕭蕭

古人詩入三昧更無從推埽學問正如眼中著不得金屑坡公謂浩然詩韻高才短嫌其少料評孟襄是然坡詩正患多料耳坡胸中萬卷書下筆無半點塵爲詩何獨不然

余遊西山翠巖寺一宿得詩二首僧碧浪又索題四絶句或以爲少予笑曰正恐西山僧揶揄當盡焚耳宋時西山詩版甚多一僧徧覽不當意因自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寥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使遇此僧詩豈易作客爲咋舌



楊世忠字蘊台苦吟罕知者嘗記一絶云君下榆林關妾上望夫山化鳥不化石飛去復飛還又絶句來人盡道風波險去客如何又放船又但使洞庭渾是酒與君吸盡楚天秋二語有太白龍標之遺惜不見全首

幾番欲放長歌歌喉咽歌不出又幾番載酒覓知音尋不著空歸去可憐汝許大江山沒箇題詩處不知誰作

書在燕子磯石壁余叔父嘗見之比年江行上下欲一攜舟尋覓恨風利不得泊也

靈巖僧淨域來自五臺不持鉢乞食順治戊戌夏余過靈巖見般舟殿地謂僧盍募修之僧力任是役既落成以卷乞余書聊記其事我遊靈巖山暮宿靈巖寺鐘磬聲在耳松篁影在地乘月坐石上清光不能寐雖非禪和子側見西來意曉起陟峯頂艱險了不避學道肯如是自然得智慧古殿名般舟莊嚴舊稱最浩劫到空山梵宇乃傾墜佛無一切相成毀非有二我作有象觀歡喜作佛事長老聽我言努力無退志經營任土木丹臒窮妙麗菩薩開歡顏諸天皆擁衛金碧與瓦礫畢竟誰眞諦開山法定師彈指逾千歲廢興同夢覺孰受如來



記僧有出世心須明無上義眼前皆淨域東西復何異

試語朗公石石也點頭未

彭蠡湖邊女兒港秋水未乾湖水長女兒一去幾經秋時有行人來繫舟岸柳汀花溼紅翠柳似鬢眉花灑淚茅屋參差石徑斜港口人煙凡幾家當初知是誰家女後來嫁作誰家婦嫁時湖上墮弓鞵至今尚想淩波步我欲回頭問小姑小姑迢迢隔重湖我欲前從大姑問大姑脈脈凝新恨紅顏薄命眞堪憫兒女名姓無人識年去年來湖水春空使行人弔陳跡君不見古來多少

大丈夫老死湖山名亦無此詩爲永豐學士曾公聚作而其巢睫集不載偉長泊舟港口得之長年口語長年故自可人

觀法帖有石刻云渭水橋邊不見人摩挲高冢石麒麟千秋萬歲功名骨盡作咸陽原上塵漢苑秦宮半夕陽幾家墟落野花香壩橋斫盡青青柳不是行人亦斷腸二詩草書奇縱而無題識下書閒閒二小字風調悽惋非唐人不能辦

龍濟寺在吉水城東南踞東山勝處蘇長公謫嶺外過此題曰天上樓臺山上寺雲邊鐘鼓月邊僧手書刻柱明末尙存或曰此坡公詩中一聯也惜不見全篇

弔虞姬詩甚多余獨喜韓聖秋一絕曰詞人下馬惜佳人不愛君王愛妾身叱咤那曾輸嫚罵遭逢各自有君臣想項王麤豪一世拔山一歌重念虞兮煞甚悽惋有放心不下處姬毅然先死以報恩寵豈徒一美婦人耶又如明妃詩甚多吾友朱荔裳有窮廬滿地皆霜雪不敵西宮一夜寒佳甚然以視前詩則又別有下淚處

西昌蕭伯玉太常舊藏杜陵戴笠圖高可盈尺純用白描而神采高寒趙文敏筆也劉公子高題句云杜陵短褐鬢如絲飯顆淒涼日午時爲報西流夜郎客錦袍還憶長沙池冷更相思末自署洪武庚申秋仲珠林生劉崧書解縉又書長歌其上云碧雞坊裏春風顯浣花溪邊晴日暄浩歌一曲花弄影慷慨不及開元前飯顆山頭憶相見歷下新亭舊時面吟詩未遣髭鬚愁愁絕胡塵暗河縣平生落筆五嶽搖調笑不作兒女嬌錦袍仙人伯仲耳孰謂有作徒相嘲詩卷長留兩不滅玉顏癯骨俱清絕萬古詩人照膽寒松柏蒼然傲冰雪吳興公子眞天人



落影自與韓眾親新圖古色照秋水如此子美方逼眞槎翁老仙我所欽十年寤寐遊珠林新詩羣妙聚片紙令我觀之諧夙心嗟余豈是諸公徒青天空行一字無紛紛餘子風斯下獨立惟見明星孤吁嗟杜陵焉可呼此詩既佳而解集失載字體作指大行書道潤有法絕非世所傳解書體也時以趙畫劉解兩公題爲三絕

仁和杭堇浦先生著榕城詩話三卷乃雍正壬子先生以舉人調取入閣分校鄉試時所輯茲錄七絕爲多從吾所好聊以適興

周樑圖過仙霞嶺有四律刊榜嶺上僧舍小亭踔厲駿邁俯視來者屬和紛綸鮮克攀躋予閒行亦有四篇姑記壯遊同行者山陰王霖暨弟王霖嘉興淩大田霖句有怪石攔人立罔兩巨厓奔狠舞天吳懸崖側足二分外穿徑窺天一線中霖句有山似蠶叢闢巴蜀水如魚腹下荊吳大田句有灘分石齒水清淺雲斷山腰徑有無西蜀楊宏緒繼作有句雲收鳥語層霄外磴轉人浮曠野中

建寧亦有淨慈寺寺壁有雲散鐘聲出遠村句予愛其



理致同人相約屬和王霖云靜夜蒲牢喧法界遥林松火閃漁村王霖云潛鱗依穴初知夜倦羽衝煙亦識村陸秩云近灘花石盤雙徑繞屋濃陰綠一村美辭秀致均能冰寒於水

張參議廷枚詩骨婉麗在韓致堯吳子華閒其瓶花絕句云垂簾莫放西風入留取秋光在草堂風致可想

崔從字殿生閩縣人十三能詩著有畊秋詩一卷舟行云春到江聲掃碧天漁船不繫入孤煙開窗依舊山無雪水鴨呼寒宿柳邊殊有畫理

周棠圃過仙霞嶺有四律刊榜嶺上僧舍小亭踔厲駿邁俯視來者屬和紛綸鮮克攀躋予閒行亦有四篇姑記壯遊同行者山陰王霖暨弟王霖嘉興淩大田霖句有怪石攔人立罔兩巨厓奔狠舞天吳懸崖側足二分外穿徑窺天一線中霖句有山似蠶叢闢巴蜀水如魚腹下荊吳大田句有灘分石齒水清淺雲斷山腰徑有無西蜀楊宏緒繼作有句雲收鳥語層霄外磴轉人浮曠野中

建寧亦有淨慈寺寺壁有雲散鐘聲出遠村句予愛其



理致同人相約屬和王霖云靜夜蒲牢喧法界遥林松火閃漁村王霖云潛鱗依穴初知夜倦羽衝煙亦識村陸秩云近灘花石盤雙徑繞屋濃陰綠一村美辭秀致均能冰寒於水

張參議廷枚詩骨婉麗在韓致堯吳子華閒其瓶花絕句云垂簾莫放西風入留取秋光在草堂風致可想

崔從字殿生閩縣人十三能詩著有畊秋詩一卷舟行云春到江聲掃碧天漁船不繫入孤煙開窗依舊山無雪水鴨呼寒宿柳邊殊有畫理

黃任字莘田永福人壬午鄉貢官四會歸家居食貧僦屋委巷七絕秀韻獨出兼饒逸氣較諸體尤爲擅場泰安道中云巖巖典則魯千峯玉檢金泥拜秩宗七十二君銷歇盡夕陽驢背話東封倡條冶葉拂瓏璁帽影鞭絲田午風十里棗花香不斷行人五月出東蒙夢遊仙云霧縠冰絲幅幅存故香猶染舊帷痕綵鸞歸去文簫別徹夜西風寫韻軒七里瀧云終日嵐光溼畫幢有時松露滴篷窗一聲艣板千巖響知在諸峯未出瀧孟家堰云草店危扶老樹腰江頭沽酒布旗招一帆細雨西興渡正趁錢唐未落潮

莘田二女皆擅詩名長曰淑窕字姒洲次曰淑畹字紈佩佩有題杏花雙燕圖詩云豔陽天氣試輕衫媚紅正鬬酣記得春明池館靜落花風裏話呢喃夕陽亭院曲欄東語燕時飛扇底風不管春來與春去雙雙長在杏花中

錢唐吳中林延華通守興化有清流船十首云五篙何處賦招招一片雲帆近大橋生怕橫山溪水急開船趁得午時潮篷如半月壓船舷只許侏儒自在眠梳腳開

窗方尺五居然小有洞中天荒村破曉一雞鳴朝日山
頭漸次明不似惜花春起早擁衾徐聽戛鍋聲不爲和
羹佐傅巖何曾忘味有蘇髯上遊玉粒成筋換水口關
頭爭食鹽如戟如刀千萬峯羊腸小道水溶溶鐵梢公
自誇能事不怕崚嶒石有鋒花豬肥肉玉如肪還買河
魚一尺强菌菹灘高明日過晚來先獻九龍王鐵腳層
冰未覺寒百錢水莽費艱難赤身不怕陽侯怪笑踏波
濤過淺灘村醪無過壓茅柴秫米朝蒸晚甕開一飯便
浮三大白餔糟不待漉巾來樵蘇水畔一舟橫留得青
山一笑過



山客不爭柯斧滿林誰是主白雲深處聽丁丁上水艱
難千里多柴枝米粒易銷磨今朝到岸多歡喜小武當
絕爲多

沈徵君壽民入金華山十餘年溧陽相國陳名夏欲薦
之專使奉書徵君不啟封而還之先維生公有過沈氏
山莊詩云冥鴻不受慕宛在水雲閒孤性嘗憐鶴清光
獨占山道由澗曲盡門爲燕泥關唔夢此中足青松未
改顏謂此事也

水西山桃花自三寺邐迤至泉清坑四五里之閒一望
如赤城霞起山之下有洲曰中洲環洲皆水居人又競
以桃花植之閒以桑柳紅綠掩映致爲可觀施愚山白
黃山歸遂過水西作桃花洲詩云褰裳淩亂流理策遵
修渚巖梅尚餘花溪桃紅半吐飛霞散不疇錦浪生別

浦雜卉既嫣媛危亭亦森畢林壑見山寺鳥喧作人語
昔來紛彥會事往餘椽榛莽流目覽眾妍登高當孤嶼撫
物歎在茲仙源復何許既乃訪家谿叔公於文燕齋出
黃遊草見示復偕遊水西時桃花已落復賦詩云渡口
漁人路不迷重來綠樹一鶯啼風光好處傷心甚目送
斜陽下水西

鄭漢林嘗於涇邑古蹟編爲樂府諸同人亦皆並有篇
章登西崖之堂而嘆廉夫之哉信巨觀也又廣其題爲
懷古七絕互相倡和秋霜閣云冬月繁花夏月涼芝蘭



味臭鮑魚香高人不作時宜熊落紙雲煙筆有霜義門
云重重詔下事非誇不數田門一樹花五世傳來幾昆
弟婦言勿聽報官家馬頭磯云泉飛石立落琤潺洗
苔痕竹淚斑此地不投文弔屈孝陵遙望紫金山神仙
石云一拳怪石碧雞坊曾說神仙到睡鄉日暮行人誰
駐足勞勞車馬往來忙黃沙嶺云一片黃沙萬仞巔蒼
崖古木舊山川隋唐往蹟今何在落落荒村起暮煙高
空瑟瑟斷雲低鏁盡清巒碧水溪此日臨風懷往事樵
夫指點夕陽西當年川武古猷州破賊黃沙骨滿邱壬
載遊人尋舊壘青山無語水東流釣隱亭云曾傳仙客
垂綸處卜築何年占一灣卻怪嚴陵緣底事猶留名姓
在人間落星潭云踏歌聲裏復舟停欲向巔崖小築亭
豈是謫仙擔月去夜來留得一潭星開邊圖云九邊誰
倚是長城萬國呼來拜上卿節鉞如林看不見依稀壇
上是書生紫桃洞云曾記當年射虎來於今古洞耆然
開仙源不遠難重到惆悵雲封洞口隈萬村渡云萬村
渡口趁輕風千尺桃潭水自東但有汪倫皆可住何須
更問主人翁



竹枝小詩最難得音節入古風味移人使人詠其詩如
歷其地余有燕市竹枝南昌竹枝而於本邑闕如亦未
了事也然名流雅詠往往不乏姑撮其作者於此鄭漢
林云琴溪橋畔季春初茅店人臨綠水居日暮兒童忙
擘筍呼嬢和煮藥渣魚西門溪水碧如油湧石驅沙帶
箭流落日平灘鷗鷺宿高桅鱗集買糧舟年來灣泊買
糧多剗子關稍舟名載幾何只怕家鄉連日霽灘乾難上
幕山河燕湖鎖巷泊羅匡舟名客上長街貨未裝閒道家
山溪漲發急尋水手打新幫船大者曰羅匡趁水大可

行遇灘不能獨上必衆船協力名曰打幫
胡淩九放舟赤灘詩云青篁彌望蔽山邱千尺深潭瀉
綠油小艇一篙無處著自隨洄洑下中流曲如鉤轉直
如弦急箭危流送客船卻下灘門望山色遙遙眉黛倚
長天周蒼泉桃潭送客云桃花潭水碧於油蕩槳清風
似箭流千樹垂楊縈兩岸也難絆住木蘭舟皆深得竹
枝之遺
閩鄭荔鄉方坤著　國朝名家詩鈔小傳四卷申鳧盟
查蓮坡皆直隸人其聽山詩鈔小傳云申涵光字和孟



一字鳧盟永年人端愍公長子也少穎異下筆爲文章
高潔宕逸絕去時俗蹊徑顧獨喜爲詩十五歲補邑諸
生有名庠序閒會帝京失守端愍公殉國難扶柩襄事
畢卽閉關走江南求先人知交作志傳捧以歸遂絕意
仕進以母命浮沈博士弟子中鄉居力耕二弟皆成名
足跡絕城市以恤事至京師公卿大人皆折輩行與交
有欲以山林隱逸及孝行薦者辭不赴拂衣歸邑人張
蓋贈詩云草澤英豪盡上書奎章閣外卽公車我甘漁
父因衰老獨有涵光是隱居論者以爲實錄既棄舉子
業不事則益肆力於詩沈鬱頓挫一以少陵爲宗與其
友雞澤殷岳伯巖永年張蓋覆輿曲周劉源津逮郡鄴
趙湛秋水更唱迭和觴詠爲樂王阮亭爲河朔詩派實
自鳧盟開之晚歲究心性命之學并詩亦不多作謁孫
徵君奇逢於蘇門執弟子禮歸來大書於堂曰眞理學
從五倫作起大文章自六經得來又自題書室云學古
之志未衰每日必擁書早起干世之心久絕無夕不把
酒高歌柏鄉魏相國贈札云年少文壇老來理路天道
之春夏而秋冬聖學之博文而約禮其見許於大賢如



此卒年五十九或謂其數與少陵適相符云蓮坡詩鈔
小傳云查爲仁字心穀號蓮坡宛平人年十九舉鄉試
第一是爲康熙之辛卯科主試者武進司農恭毅趙公
也公故以革銅商事與執金吾陶和氣者相水火欲甘
心焉謂榜首固富人子且少年名不出里閈是奇貨可
居遂鉤致以興大獄既鍛鍊成而心穀當死罪繫請室
越八年始邀矜釋嗚呼悕矣心穀固才士既顛躓無生
理乃就白雲司葺板屋數閒日讀書習靜其中高雲上
人爲榜曰花影巷七略四庫态意佃漁結撰爲工篇章

日富其自敘云綴毫肺石之上染煙牢戶之中比諸侯
鳥寒蟬自擄胸臆舍酸茹艱詞意歉然然鏗訇陶冶實
能與古人相頡頏一時名士贈答頻煩張得天尚書至
稱爲唐子畏後身而歎惜其有才無命因憶當心敷下
獄之秋余方髫齔遣近喧傳僉謂其不識一丁字如虞
山所嘲一元氏然者孰知其爲慧業文人而才藻橫飛
若此哉心穀既出獄則結園沽水之西臨流植棬閉門
壘石賦夕煙於琴幌吟曉日於書牀而津門爲水陸之
衝去京師十舍而近冠蓋相錯賓至如歸投轄贈鞭徵



歌對酒許渭符司馬所云庇人孫北海置驛鄭南陽而
高崇山孝廉亦有東山麗句諧絲竹北海名賢共酒尊
及甲部攤經丁部史紅兒記拍雪兒歌之贈三復徵哦
猶令人想見名士之風流太平之盛事也已

## 篷窗附錄上

查浦老人平生遊跡徧天下所至覽眺留題膾炙人口
而燕京雜詠四十首尤爲騰譽都下康熙庚辰辛巳閒
來遊天津居吾家千斯堂前後幾及兩載時與趙秋谷
姜西溟暨元彥朱字綠劉大山擘牋飛斝殆無虛日至
今猶想見前輩風致也一日飲遂閒堂留題別主人云樂
事隨時換朝昏景不窮徑移新宿窅人占好房櫳泥酒
更更醉分牋院院紅豈知簾幙外昨夜有霜風石勢侵
廊斷池光拂檻流路迴亭似鴿簾捲屋如舟徑竹蕭蕭
暮盆花豔豔秋客愁渾減盡遮莫少年遊才子今張率

名園比謝亭門無辭客例家有盆齋銘顧我頭將白逢
君眼共青茫茫人海內此跡豈浮萍

尤展成艮齋雜說所載毛大可檢討姬人曼殊遇老尼
一事令人有天涯淪落之感曼殊養病墳園當晚春時
比鄰刺梅圖老尼過之讀壁間所懸詩軸二絕云河外
人家郭外村金鞭玉勒走王孫野橋東畔迢迢路芳草
斜陽晝閉門畫樓高處故侯家誰種青門五色瓜春滿
園林人不見東風吹落海棠花相與吟歎良久尼曰讀
此詩倍覺此地淒涼此何人詩耶姬曰舊縣此庭不知
已其耿介如此作循吏行送人之官云古人愛身今愛
官此身一失官何補可稱名句



濟南王斗南觀察過宛平相國怡園有句云如何喬木
裏只是冷雲多十字中感愴深矣

相鄉魏相國五絕最佳有慧香廊詩云春在蕨薤中眾
芳噴不歇心幽得妙聞皎皎花開月又夜雪詩云夜雪
打空廊不知花落處只在風雪中風亦吹不去文安陳
蘭雪僉都儀極愛其詩誦之甚詳

蔚州魏環極尚書性至孝詩甚清挺告養時不復通書
朝士偶以著述寄汪鈍翁惟用方幅楮題姓名其上而
已其耿介如此作循吏行送人之官云古人愛身今愛



源沱河之南柏棠村在焉有梁蒼巖相國別墅相國秋
憶詩云城東別業輞川圖手種垂陽一萬株大麓經秋
霜榦冷綠煙猶似昔時無

余有別業在曲周庭前海棠忽於十月開雪中盛開大
尹張若巖桐城耆宿也賦七律一首甚佳和者雖多津
門閨秀許雪棠爲最許過時不嫁工詩文閱不示人傳
播人閒者惟此詩而已詩曰移從香國種無雙幾見淩
寒意不降日映輕紅嬌帶淚風扶弱質笑迎窗朱門舊
巧勝唐宮翦綵人

許宜春睡冷院新看伴玉缸卻恨杜公無好句空教十
月渡寒江汪西顥津門雜事詩有云不櫛書生不畫眉
傳來豔絕海棠詩若教玉秤稱才子壓倒樓頭舊婉兒
正指雪棠也
周月東焯天津人賦詩務極研鍊不肯苟爲雷同著有
卜硯山房詩一卷嘗作詠物詩推敲一字未就語人曰
吾爲此損眠雨夜矣其苦吟如此又嘗待渡河干時日
已昏暮孤艇獨橫傍厓絕無人影因得句云喚船人不
應水鷹兩三聲且行且誦後有同渡者見之匿笑月東



傲兀自喜夷然不顧里中人爭傳述之
李旦初無爲州人作詩務盡刻苦不留餘力補薊州判
盤山爲薊州所屬遂日夜縱遊以致降官旦初恬如也
曾有句云路從石罅盤旋去人自松梢向背來二語於
遊盤詩可謂得驪龍頷下珠矣
無錫朱贊皇從紅蘭主人遊主人有集曰玉池生稿因
附鍥朱詩曰織字軒集行世贊皇有邯鄲呂仙祠詩云
遺像居然見呂翁衣冠疑帶海天風我今結願相隨去
只恐神仙亦枕中
天津梅樹君廣文成棟輯津門詩鈔余階升明府堂爲
刊於廣東滄州王侶樵文學國均乃一樵孝廉國維弟
輯滄州詩鈔葉芸士刺史圭書爲刊於山東梓里創舉
亦藝苑佳話也
先伯孝廉公諱嶧字東巖號簡菴少年隨宦江西嘗與
越中陳月川先生法乾遊工詩著嚶鳴集久佚僅傳一
聯云桂樹小山招隱士桃花流水憶秦人
滄州張桂巖官江南州判善畫晚年罷官僑居揚州子



百祿亦工繪事曾煜贈桂巖詩云張侯作官二十年不
進一階無一錢所得江南好山水宦囊傾倒皆雲煙煙
開揚州五湖白雲接荊門萬峯碧朝暉閃爍明當空暮
雨蒼茫人無極張侯對此融心神大笑有緣官此土今
人作畫但橅古閉塞天機習規矩天然粉本在目前何
必荆關復董巨日從簿書苦不閒簿書正患規矩煩一
如論畫取形似有法無意徒昏昏亟召家人將酒至要
爲胸中洗腸胃三杯徑醉神忽來落紙丹青益生氣昨
來爲我圖谿漁舊遊宛在西子湖波光裔裔蕩嵐靄風
勢獵獵翻菰蒲沙鳥刷翎意將發舟子招手如可呼餘

暉圖外更縹緲元氣殆與青冥俱張侯時亦寫花竹著墨無多姿致足名家畫品何由高襟抱過人差免俗張侯不滅曹霸貧終日坎壈纏其身或有諷之求富貴看山還復行江濱

南皮張硯溪先生端城五言詩一聯云微雨不成點桃花紅過牆妙句天成非以力構

鄉會科場向例第一場試四書文三篇經文四篇第二場試表判第三場試策問嗣第一場改爲四書文三篇性理論一篇第二場裁表判試經文五篇第二場添五言八韻詩一首會試自乾隆丁丑科始鄉試自己卯科起後又移五言入韻詩於第一場裁性理論自是文詩並重乾隆初年長於試律者推杭州金海住先生暨河間紀文達公庚辰辛巳以來乃無不肆力於試律體矣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不知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此尤可笑老杜詩識君臣上下如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周宣漢武今皇是孝子忠臣後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强之態此豈撚斷吟鬚悲鳴口吻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

韋絢集劉禹錫之言爲嘉話錄劉希夷詩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希夷之舅宋之問愛此句欲奪之希夷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希夷世謂之問末節貶死乃劉生之報吾觀之問集中儘有好處而希夷之句殊無可采不知何至壓殺而奪之眞枉死也

人豈不自知耶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謬何也劉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憩之美吾不知此兩句爲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淚下也楊衡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此尤可笑老杜詩識君臣上下如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周宣漢武今皇是孝子忠臣後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强之態此豈撚斷吟鬚悲鳴口吻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太白作上皇西巡歌永王東巡歌略無上下之分二公雖齊名見趣不同如此

韋絢集劉禹錫之言爲嘉話錄劉希夷詩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希夷之舅宋之問愛此句欲奪之希夷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希夷世謂之問末節貶死乃劉生之報吾觀之問集中儘有好處而希夷之句殊無可采不知何至壓殺而奪之眞枉死也

人豈不自知耶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謬何也劉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憩之美吾不知此兩句爲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淚下也楊衡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此尤可笑老杜詩識君臣上下如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周宣漢武今皇是孝子忠臣後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强之態此豈撚斷吟鬚悲鳴口吻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

荊公有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雖用排闥字讀之不覺其詭異山谷青州從事斬闊來又云殘暑已促裝此與排闥等耳便令人駭愕

五律斷無勝於唐人者如王孟五言兩句便成一幅畫今試作五字其寫難言之景難狀之情高妙自然起結超遠能如唐人否蘇詩五律不多見陸詩五律大率非其所長參唐宋人氣味當於五律見之

杜詩胥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只任字卽人不到處自眾人必曰歎曰愧獨無心任之所謂視如浮雲不易其介者也



王夷甫樂景節非號曰不言錢二字皆因弊矯之過者

衛以其妻貪悋驟貨至錢李陽以懼之擲在臨海其婢納女巫之賂爲百姓擿登聞鼓其絕口盡有由然如子美張籍皆云呼兒散寫乞錢書太白願公三十萬皆赴酒家錢舉參開時耐相訪正有牀頭錢小杜清貧長欠一杯錢東坡滿江風月不論錢白谷青山好去坐無錢曾不害諸公之高

唐末有宦奔人王轂以歌詩擅名嘗作玉樹曲略云壁月夜瓊樓春蓮舌泠泠詞調新當時狎客盡豐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闋晉王劍上黏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此調大播人口轂未第時嘗於市塵中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轂前抶之揚聲曰莫無禮便是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無賴聞之慚謝而退

韋蘇州詩云遙知尋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鐙獨自宿嘗謂暑月讀之亦有霜氣

唐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聞李遠云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使治郡耶對曰詩人之言不足爲實也乃薦遠廉察可任此正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也退之和劉使君云更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夢得送王司馬之陝州云案牘來時惟署字風煙入興便成章白俗吏觀之皆可坐不行事之目也

韓寄孟刑部聯句云美君知道腴邀步謝天械或問道腴果有味乎余曰如介甫午雞聲不到禪林柏子煙中靜擁衾竹雞呼我出華胥起滅籌鐙擁檠鑪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非造此境不能形容

劉昭禹云五言如四十賢人著一個屠沽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匣子有底有蓋但精心必獲其寶然昔人圓柳邊鳴禽竟不及池塘生春草餘霞散成綺不及澄江淨如練春水船如天上坐不若老年花似霧中看閒几硯中窺水淺不如落花徑裏得泥香停杯嗟久別不及對月喜家貧神林社日鼓不若茅屋午時雞此數公未精心似此知全其寶者未易多得

紹興中有於吳江長橋上題水調歌頭云平生太湖上夏又無帳或遺之則舉以易米施愚山先生謂曰暑無寒氣偏歸我一家無被夜眠牽破絮渾如孤鶴入蘆花



來往幾經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擬把匣中長劒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蓑銀艾非吾事邱壑謾蹉跎

跎鮸新鱸斟碧酒起悲歌太平生長不謂今日識干戈

欲捲三江雪浪靜洗胡塵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漢雙淚墮清波不題姓氏後其詞傳入禁中命詢訪其人甚力秦檜乃請降黃榜招之其人竟不至或曰隱者也自謂銀艾非吾事可見其泥塗軒冕之意秦丞相請招以黃榜非求之乃拒之也

海虞錢宗伯操海內文章之柄一時名流奔走翕集然其大節多可議罷官南歸有無名氏題詩虎邱以誚之

云人洛紛紜興太濃蓴鱸此日又相逢黑頭已是羞江總青史何曾惜蔡邕昔去幸寬沈白馬今歸應悔賣盧龍最憐攀折章臺柳撩亂秋風問阿儂又嘗作詩贈歌童入燕纏綿豚哀豔態侍郎文舉和韻以諷曰金臺玉峽總滄桑細雨梨花枉斷腸惆悵虞山老宗伯浪垂清淚送王郎

閭林茂之處士窮老金陵冬夜詩云老來貧困實堪嗟寒氣偏歸我一家無被夜眠牽破絮渾如孤鶴入蘆花夏又無帳或遺之則舉以易米施愚山先生謂曰暑無



幬病於寒無擅君能守之當爲作計處士笑曰願守之以虎客皆絕倒後先生在豫章爲寄紵帳書絕句其上屬同志者各題一幅不問知爲林先生物即謂之墨守可也先生詩云北窗高卧豈知貧料理偏愁白髮人紵帳親題林處士草堂長件百年身

吳山縣故城今爲縣頭鎮本漢陵縣也元知縣丁帶有十詩似姚合武功縣作而人無知者王漁洋語州守刻之石今錄其半云瀟灑吳山縣岡巒遶四圍官卑新令尹邑古舊陵廢趣有陶彭澤才非陸浚儀折腰身體

重歎適兩相宜瀟灑吳山縣居民近百家孤城連阜起
小市枕溪斜土潤宜栽竹泉甘好試榛公餘無一事何
處息紛華瀟灑吳山縣巖居共幾層風清聞遠笛月黑
見孤鐙酒裏南溪水琴邀北閣僧城隅修檻穩衙退晚
來凭瀟灑吳山縣庭廬夏亦涼奇雲藏峻岳木葉暗稠
桑種稻連荊箔分泉過石堂不知關塞近風物滿西鄉
瀟灑吳山縣雲峯信有餘地偏長畏虎水急不生魚夢
去遊鄉國愁來壓簿書拂衣空有願何日賦歸與



臨清州刺史賀王昌清心齋記云予以一官偃蹇風塵
委任視篆清源義不可辭攜二三童僕來此衙齋寬敞
三五人落落如晨星乃就樓旁掃除一小室居之予長
齋有年日食蔬筍不過費東坡畫叉錢百五十文而止
童僕亦蕭然無事退食之暇枯坐繡佛前茶聲喧座樹
影窺窗閑繙案頭書王陽明高景逸二先生集外楞嚴
圓覺及中峯紫柏語錄五夜篝鐙讀之心骨俱冷不知
視北窗羲皇上人為何如也此地素好繁華有司稍事
遊宴陳歌舞服御之物苟求其備亦未遽勞民傷財也



何爺刻自苦乃爾蓋子素性澹泊衣食之外視為長物
昔李文靖公為相嘗云內典稱為缺陷世界故應事止
容旋馬而經年不葺藥欄予以小吏代庖此地五日京
兆耳肯賦民閒一二雞子以乖吾素願乎巢林一枝飲
河滿腹於吾足矣況妻孥遠去耳根頗靜亦清心之一
助也又署中即事詩曰偶因撥悶此閒行苔綠還欣一
杖輕每借簿書為日課忽驚砧杵動秋聲家園水木榮
歸夢客邸煙霞宦情便可投簪吾計得練湖晴月一
舟橫忘機衙署即林泉小鳥當階去復還樹起秋聲催
凝禪每愧俸錢思自效焚香午夜告青天誰遣迂疏守
印章酒杯詩卷坐相妨飛書答客慙劉穆置驛留賓笑
鄭莊筋骨便加新檢束心情暫賤舊飛揚何時襆被歸
休去一壑栖遲興味長
江陰沈補蘿名鳳字凡民工詩書畫時稱三絕有登魁
閣遠眺寫景自敍云甲子長夏署篆涇溪登文明樓見
四圍山色嵯峨蔥翠欲滴皆入畫圖時起故園之想拈
得此山景趣頗近黃子久筆意題二絕句於後云四望

雲山萬疊高山中那復有塵囂雲山如此不歸去辜負
滄江水一篙山中何處是神仙消受風光不記年活火
烹茶栗子飯興來把卷倦時眠歷江寧南捕通判徽州
案侍階下先生猶伸紙潑墨含毫邈然
前輩以郊外呵喝月下燭籠皆謂之殺風景介甫戲示
頼叔云但怪傳喝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蓋用此樂
天云報道前驅少呵喝恐驚黃鳥不成啼東坡云鬢絲
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旌旗蔡君謨云因傍低松卻
坐笑背春風掃落花詩格在宋元閒



飛蓋爲間山鳥轂鳴驂若俗士正務以此誇張俗眼又
豈識數公意
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
買到黃牛教子孫世傳云一武人詩也不惟勇退雅志
爲可喜而易道家所忌之業以示子孫尤可喜也
王叔能題一錢太守廟詩云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
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學得先生要大錢

上鉤殘夢覺來滄海闊新詩吟罷紫蘭秋樂天才思如
春雨斷送芳華一夜休薩天錫過彭城一絕云雪白楊
花撲馬頭行人春盡過徐州夜深一片城頭月曾照張
家燕子樓亦脫灑可誦
闔葉芬絕句三首云谷口橋邊日未斜先尋宿處近梅
花分明聽得吹長笛祇隔紅闌第一家四簷春雨夜浪
浪記得吹笙近竹房三十五年江海夢又隨飛雁落瀟
湘曳杖來尋處士家迢迢空翠隔煙霞山童揖客松閒
坐笑背春風掃落花詩格在宋元閒



虞縣虞姬墓有草紅色見人輒舞俗名虞美人草于
清端成龍過墓次前人韻云陰陵古道照殘陽策蹇荒
塋弔楚亡血灑西風猿嘯月氣吞白帝劍生霜貞魂傍
逐烏騅逝烈骨長凝碧草香行客莫知悲舞意春來疑
作妬新妝破秦當日劒咸陽及敗誰知困北邙玉玦無
謀定天下青鋒有意謝君王八千歌散陽應斷九里煙
銷骨尚香悔比樊姬差一諫空令怨血舞紅妝案楚莊
王納樊姬之諫用孫叔敖而霸羽以不聽范增而亡以
楚證楚議論卓然清端雖不藉詩傳然此詩自來詠虞

姬者所未及也

梅花詩雅值心知原欲笑澹無人賞亦終開視雪滿山中月明林下奚翅雅俗之分

梅窗小史云有御史某登釣臺弔古欲留題聞輿夫沈吟間之曰小人有詩好箇嚴子陵可惜漢光武子陵有釣臺光武無寸土御史驚奇擲筆去臺上題名甚多中有一絕云嚴陵臺下大江橫千古英雄幾戰爭今日漢家無寸土釣臺依舊屬先生詩非不佳不若輿夫是英雄本色



詠史詩以組織工穩比擬貼爲上秀水王仲瞿孝廉詠秦始皇云三百童男汴海去八千子弟渡江來山陰侯封乃僅錄周勃安劉氏厥功良不磨爲呂與爲劉惜此一問多但當大義曉焉用繁言詭萬一皆有祖太尉書又詠曹娥碑云傷心少女隨嚴父題背中郎誦外孫竟如何光武所徵士嚴光與周黨伊何釣臺高獨立千古仰止有幸不幸榮名豈難強傳記亦偶存幾輩湮宿欽縣相國曹文正公詠司馬相如云才子同時誇武帝美人知己有文君揚州閱運峯詠孔北海祠云要爲魯國奇男子不比楊家最小兒舒鐵雲孝廉詠郝經使館葬孟堅修漢史齋志惜未成千古大文章乃屬女諸生古時奇女子往往羞稱纓濟南與河內傳經啟休明厥功在聖賢豈以詞章名董卓方用事中郎徵不起卓本云北海已聞蘇屬國西河猶館魯行人昭文屈宛仙女士詠汪水雲云祭文已哭王炎午降表空發謝道清以

引身名山續古史舉世重黃金華歆何足責得毋管窺過少見遂割席此志鬱終身如石完介節立身在始基莫輕徇小得陶侃忠勤士心跡頗相睽如何姑孰陷前御意笑爲小隙時快快幾時迴義旗和衷賴溫嶠急難傷桓彝惟有惜分陰斯言千古師

今韻始於齊梁案經籍志齊中書郎周容始作四聲切韻梁沈約繼之有四聲一卷久失傳隋仁壽初陸法言撰切韻五卷唐天寶中陳州司馬孫愐以切韻爲謬略增字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更名曰唐韻宋祥符初重複自上平一東至入部十七洽凡爲部一百有七而毛晃韻部分猶仍其舊平水劉氏始併通用之韻以省



紹興末衢州免解進士毛晃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名毛氏增修禮部韻略理宗末江北平水劉淵又增四百三十六字名王子新刊禮部韻略元初熊忠又增六百七十六字凡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名古今韻會頗行於世案唐韻部分凡二百有六上平自一冬至二十八山下平自一先至二十九凡上聲自一董至五十五范去聲自一送至六十梵入聲自一屋至三十四乏毛晃韻部分猶仍其舊平水劉氏始併通用之韻以省重複自上平一東至入部十七洽凡爲部一百有七而



熊忠因之元時又有陰氏兄弟著韻府羣玉其部分依劉氏刪併上聲之拯部存一百六部字數較劉氏刪減三千餘字存八千八百餘字此卽今時通行韻本也無論沈陸蓋非唐宋之舊矣

明初太祖詔宋濂等刊修洪武正韻刪併部分省爲七十六韻濂等又奉勅校刻廣韻遵洪武正韻分合合例注則仍舊然書竟不行惟平水劉淵韻自元至今詞人相承用之而經陰氏刪併已失其舊

今韻平聲三十部入聲止十七部無入聲者凡十三部略收九千五百九十字又申明續降一百八十三字

明章氏瀚著韻學集成較定四聲調叶精當凡古韻通
轉之故亦可於此類推
本朝武進邵長蘅著古今韻略今韻仍陰氏之舊第刪
正其訛複六十餘字增收七百八十餘字以存毛劉諸
家之大凡古韻依吳才老韻補省其複字而僅益以楊
氏古音及今增三百四十餘字是書援據精確增刊不
苟註釋簡而核典而不蕪蔚乎韻學之集成矣
欽定叶韻彙輯五十八卷每部前列今韻悉以佩文詩
韻爲主而註釋加詳次以今韻雖各爲部而古韻相通
者以類相從其古韻相通之字爲今韻所不收者併彙
附於後而各註其所據之書或古今韻皆獨用者則
部自爲一部而相通之字亦附焉
蕭山毛奇齡韻學指要曰韻者均也鶡冠子曰五均不
同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本不同且即一均之中亦必取
聲之不同者而彙爲一宮蓋以不均爲均而韻名焉故
古人爲詩即二句三句無同聲者而其宮則同至魏時
李登始取其聲之同者而分聚之名曰聲類然而猶無
四聲也及齊中書郎周容著四聲切韻而梁沈約倣之
因之有四聲類譜之作夫然後就一類之中而又分四
等即平上去入是也然當時雖存其書而其說不著梁武猶疑
之梁武曰何謂四聲周捨曰天子聖哲是也至隋開皇閒有陸詞者即陸法言僞
與同時劉臻輩私相擬議謂改名切韻則必細加剖析
而音始親切於是又將聲類之中支脂魚虞先仙尤侯
諸類前此從未分列者而又加分之總其名曰四聲切
韻類譜析爲五卷此則合周容四聲切韻與李登聲韻
而統爲一書今其書不傳顧當時詩文自魏晉以後迄於六
季其拘聲類者十之七拘四聲者十之八而至於拘切
韻則十不得一蓋其說自以爲音韻微眇宜有分劃實
未嘗强世之押者限以是也至唐創貢舉以律賦律詩
取士欲創爲拘限之說以難之應制律詩律賦外則仍
用古韻然且謂律韻雖嚴亦不宜太瑣即又取冬鍾之
分支脂之判者而合之亦何嘗謂一東二冬本金科玉
律六脂七之皆精微幼眇而上以之繩六經下且以之
檢百代哉乃自是以後逶迤唐代數百年閒或稱切韻
稱唐韻或稱官韻即宋初試士仍猶舊本至眞宗大中
時改切韻爲廣韻刪唐韻習用之字而增以他字仁宗
四聲也及齊中書郎周容著四聲切韻而梁沈約倣之

景祐中則又更造爲集韻當時試士則又置廣韻集韻二書不用而別爲禮部韻以頒行天下其後歷朝沿革遂有禮韻續降補遺諸書以其時刪韻太過而陸續申明補之顧其書不傳暨南渡後又有毛晃增修禮部韻略擬紹興三十二年表進而究未嘗進至理宗朝乃有平水劉淵者實始併冬鍾支脂二百六部爲一百七部且盡刪去三鍾六脂數目而易以今目其書頒於淳祐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自元明迄今皆遵用之則是今所行韻實創於楊隋一人之作俑而迄於趙宋南渡後一人之更定而舉世夢夢稱爲沈韻且疑爲古韻是何千古長夜一至此也夫既名劉韻又名平水韻元熊忠韻會舉要稱平水韻增是也然又名試韻以專爲試士而設而他無所用今人誤稱詩韻詩者試聲之訛耳蓋隋唐以前著韻頗多自李登聲韻外又有周容呂靜輩皆以己意成一家言雖其書皆不傳然皆爲古文賦頌銘誄謠諺歌詠以及詞曲偶念所取準則並無拘限東冬苛刻平上如是書者要之是書單爲試律設猶之中原音韻單爲北曲設皆韻之獨見者第言韻本不傳而祗



傳是書則告朔之羊不得不從此以溯其本原耳

海鹽吳修喜藏　國朝名人尺牘道光丙戌泐石七百餘通大率以書家爲主若理學忠孝名臣逸士與考據詞章畫家無不采錄次爲二十四卷前列小傳以資考核其籍直隸者十八人

王崇簡字敬齋宛平人明崇禎癸未進士入　國朝充館選歷官禮部尙書謚文貞著青箱堂集

杜立德字純一寶坻人明崇禎癸未進士　國朝官至大學士謚文端



梁清標字玉立號蕉林又號蒼巖正定人明崇禎癸未進士　國朝官至大學士謚文毅

田從典字天下刻秋碧堂帖著蕉林詩集

魏裔介字石生又字崑林號貞菴柏鄉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毅　國朝諸大典半屬文毅奏定

風節侃侃與魏敏果時稱二魏學宗朱子著有約言錄

致知格物解周程張朱正脈鑑語經世編多識集雅說

希賢錄資塵新聞崑林小品兼濟堂奏疏文集諸書

魏象樞字環極號環溪又號庸齋蔚州人順治丙戌進

士官至刑部尚書謚敏果爲吏科給事中疏論時事直聲震朝野爲左都御史劾明珠有知人鑒湯孔伯于北溟陸稼書郝冰滌皆其先後疏薦著寒松堂集

李霨字景霖號坦園高陽人明大學士國楷子順治丙戌進士拜大學士年才三十四謚文勤有心遠堂集

郝浴字冰滌定州人順治己丑進士以御史巡按四川請開屯田足兵食爲全蜀計民賴其利賊圖保窟陳吳三桂兵驕橫劫殺其欺罔譴戍遼陽居二十年潛心經義好孟子二程子書三桂叛魏環極再疏薦之



劉芳躅字鍾宛又字增美宛平人明尚書餘裕子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山東巡撫

米漢雯字紫來號秀嵒宛平人明太僕萬鍾孫順治辛丑進士長葛知縣康熙乙未舉鴻博授編修官至侍講書法米南宮有始存集

袁佑字杜少號霽軒東明人拔貢生由中書舍人舉鴻博授編修升中允

龐塏字霽公號雪崖任邱人康熙乙未舉人舉鴻博授檢討改工部主事出爲建寧知府有叢碧山房集

黃叔琳字宏獻號崑圃宛平人康熙辛未聯捷第三人及第年十九官至浙江巡撫罷復官詹事加侍郎銜乾隆辛未重宴瓊林庚午辛未諸舉人進士兩詣其第稱後同年謙會爲　熙朝盛事著硯北詩鈔詩統說周禮節訓宋元春秋解提要硯北雜錄崑圃文集

勵廷儀字式令號南湖靜海人杜訥子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謚文恭著雙清閣集

勵宗萬字滋大號衣園廷儀子康熙辛丑進士入翰林年十七官至刑部侍郎罷復官光祿寺卿善畫山水



朱珪字石君號南崖晚號盤陀老人大興人與兄筠有二朱之目乾隆戊辰進士入翰林年十八官至大學士乾隆時入　上書房凡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卓然有古大臣風謚文正著知足齋集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乾隆壬申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左遷鴻臚寺卿重宴瓊林加二品銜書學虞永興長於考證金石著復初堂集

朱筠字竹君號笥河乾隆甲戌進士由翰林院侍讀學

七降編修博聞宏覽好獎掖後進承學之士望爲依歸
督學所至以經學六書倡陸錫熊程晉芳皆所取士藏
震邵晉涵汪中黃景仁洪亮吉先後皆在幕中好金石
文字著十三經文字同異未成書法參六書有隋以前
體著筍河集
紀昀字曉嵐獻縣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
在詞垣奏請將永樂大典內人閒罕見之書鈔錄流布
既而　詔求天下遺書開四庫館昀與陸錫熊爲總纂
撮其大凡撰爲提要未著錄者則爲存目以識之其應



制之作爲詞苑所宗論文達有紀文達公遺集
石琢堂太史韞玉曰劉文清公書初法大蘇五十後乃
一意晉人至八十時全作屋漏痕不知者謂其老年頹
唐豈識公之無上甚深微妙法乎又曰公書無論波磔
縱橫但落筆到紙必作一點起又行草圓轉若圖而又
折筆處自有折旋中矩之意又結體離奇百出而終歸
平正無左修右短及左輕右軒之病其所以高出一世
者如此以此鑒別眞贋立判矣

僕兆崙濟名一時有南北二陳之目惜詩文不傳書亦
罕覩
秀水張庚著　國朝畫徵錄三卷創始於康熙後壬寅
脫稾於雍正乙卯付梓於乾隆乙未其論宗法淵源造
詣深淺皆確然有據而評騭不肯輕下一字或因人以
及畫或因畫以及人又別具奧旨微意錄內籍直隸者
六人
王崇簡字敬哉宛平人官大宗伯善米氏雲山
米漢雯字紫來宛平人善山水
馮源濟字胎仙涿州人山水學董黃布置宏闊筆墨深
厚
郭崑字艮璧天津人王樸字玉樵保定人皆以人物士
女名於北方崑尤長臨摹寫意亦好
陳善大興人唐岱弟子山水多焦墨邱壑亦好
長樂梁菴林中丞著楹聯叢話十二卷搜采甚廣有數
聯爲卷中所不載如高陽孫文正公祠眞宰相不愧科
名千古蒸嘗馨香俎豆大將軍有勞社稷一門忠孝潤
色河山定興鹿太公祠理學紹東林培士氣而急難友
昌平陳紫瀾宮詹浩工詩文尤善書與錢塘陳勾山太

朋熟籌知命清風高北海縣世德則作型忠孝卒見成
仁鹿忠節公祠發覆起蒙挺肩直入文成室完名全節
攜手同登忠愍堂張文端公自題草堂富貴貧賤總難
稱意知足即爲稱意山水花竹無恆主人得閒便是主
人趙恭毅公任巡撫時堂上揭一聯云君不可負只是
心難負負心者不容於堯舜天不可欺誰言人易欺欺
人者如見其肺肝官廳虛心何慮同心少敬事方知處
事難衙署戲臺自有聲音通政事要從歌舞見昇平燕
子磯永濟寺棲碧題禪堂彈指去來今六朝往矣看青
山如故小住閒身好消受春風秋月論心松竹菊三徑
蕭然喜流水多情時逢舊雨添幾許酒味詩懷



劉金門侍郎寓京都西華門拜斗殿楹聯春殿拜恩瞻
北斗天門錫福拱東華
徐仲山 召試歸益都馮文毅贈聯云北闕上書爭識
西京才子東軒賜宴歸貽南國夫人殷彥來譽慶頌王
文簡聯云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賢士皆從其遊錢
亮功名世以聯送王文簡云尚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
由是知名後送權貴句云分陝旌旗周太保從天鐘鼓
漢將軍因之謫官
高郵露筋廟陳鴻壽題聯語秦淮君子水山木女郎祠
分水龍王廟白老人祠白鍾山題聯語天下無二老全
河第一功
先大人書室聯語有用書不妨多讀無益事切莫妄爲
責己切莫過寬存心寧可過厚作人必須喫苦處世不
妨喫虧
倉頡殿額曰始制文字文昌殿曰如我存心蔣廟曰鍾
山之英諸葛祠曰丞相祠堂分水龍王廟坊曰左右逢
源湯文正坊曰民不能忘戲臺額曰視聽之娛皆佳在
成語切合

閉閱各書載治病良方頗有簡易可采者亟錄之

鼻血　以細紅頭繩繫於中指下節緊靠掌心處左血繫左右血繫右即止重者以冷醋將中指浸入立效

喉痛　橄欖核開水磨汁沖服兼治魚骨梗哽

雞骨魚刺哽　鳳仙花炒爲末吹入即出或下

呃症　年老最多此患用燈心沁鼻取噴嚏

腰痛　橘核杜仲各二兩炒末每服二錢鹽酒下



便閉　老年人最多此患以松子仁皮每日常常服之勿閉斷

小便不通　地膚皮草一把水煎

霍亂　白礬一錢沖陰陽水飲之

肺癰　香油浸生白果須浸兩三年者重則七箇輕者五箇去殼用肉打爛開水沖服即消

治火盪　每日煎茶用過茶葉以煮罈積之聽其自爛愈久愈妙無論火盪何處連汁敷之立止痛如傷重即乾多敷數次毒盡而愈　又秋葵花淡黃色紫芯單瓣者是也摘入瓷罐生麻油浸滿封好安放泥地遇火盪敷患處起死回生功同爛茶葉且能敷一切熱瘡立愈

再服一次愈後戒食發物及扁豆南瓜雞子芋芳孕婦忌服

痢疾　冬日以生萊菔甲拋置屋上風日吹曬俟春收蓄用紅糖少許煎服六錢或加橘餅一箇生薑一片同煎

痢疾　冷痢久瀉百方無驗用雅膽子即苦參子也治之此物出閩滇雖本草未收而藥肆常有以小鐵鎚輕敲其殼取全仁用桂圓肉包之空腹吞下再以飯食壓之忌葷酒鴨肉



誤吞金器　蚯蚓泥攪温水頻頻飲之其泥即裹金器

從大便出
小兒誤吞鐵器　剉新炭皮研末調粥三碗食之
疔瘡初起　菊花根搗汁服之自消
解砒霜毒　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之神效
刀瘡藥　桂圓核去黑衣研極細末瓷瓶收貯勿著潮
發霉無論刀槍制傷皮破血流不止將末敷之立時血
止用綢紮好一二日即愈儻喉閉制開未傷氣管者亦
立愈
預避不染疫癘方　萊菔子一兩桔梗二錢薄荷四分



青黛五分土貝母三錢去心戎鹽三分每一劑照方預
服作三人分飲服二三次可以不染時行疫癘
又宋人仙傳治疫方　黑豆一升甘草一兩共爲丸重
三錢
病暑　藿香爲君製半夏茯苓爲佐滑石甘草爲使共
爲末生薑汁和丸
出行念僕方二字可卻蛇蟲念僕康二字可避狼虎念
林兵二字可避百邪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可免風
濤此皆古人身試之而效者

蘇沈良方八卷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蘇沈良方宋
蘇軾沈括二人所集方書也宋世士大夫類通醫理而
軾與括尤博洽多聞其所徵引於病證治驗皆詳著其
狀確鑿可據其中如蘇合香丸至寶丹礞石丸椒林丸
等類已爲世所常用至今神效即有奇祕之方世不恆
見者亦無不精妙絶倫足資利濟洵爲有用之書固不
僅以其人傳也茲特摘錄數條并沈氏原序一篇序云
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
今之視疾者惟候氣口六脈而已古之人視疾必參其



聲音顏色舉動肩理情性嗜好問其所爲攷其所行已
得其大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脈疾發於五藏
則五色爲之應五聲爲之變五味爲之偏十二脈爲之
動求之如此其詳然而猶懼失之此辨疾之難一也今
之治疾者以一二藥書其服餌之節授之而已古以治
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毓發而又視
其人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
宜違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湯或液矯易其
故常捭摩其性理擣而索之投幾順變閉不容髮而又

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暘雨霣雹鬼靈厥蠱甘苦寒溫之節後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強弱五藏異稟循其所同營其所偏不以此形彼亦不以一人例衆人此人事也言不能傳之於書亦不能喻之於口其精過於承蜩其察甚於刻棘目不捨色耳不捨聲手不釋脈猶懼其差也授藥遂去而希其十全不其難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煮煉有節飲啜有宜藥有可以久煮有不可以久煮者有宜熾火有宜温火者此煮



煉之節也宜温宜寒或緩或速或乘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用者有違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敵者此飲啜之宜也而水泉有美惡操藥之人有勤情如此而責藥之不效者非藥之罪也此服藥之難三也藥之單用爲易知藥之複用爲難知世之處方者以一藥爲不足又以衆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相使者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方書雖有使佐畏惡之性而古人所未言人情所不測者庸可盡哉如酒於人有飲之踰石而不亂者有濡吻則顛眩者漆之於人有終日搏漉而無害者

有觸之則瘡爛者焉知藥之於人無似此之異者此稟賦之異也南人食豬魚以生北人食豬魚以病此風氣之異也水銀得硫黃而赤如丹得礬石而白如雪人之欲酸者無過於醋矣以醋爲未足又益之以橙二酸相濟宜其甚酸而反甘巴豆善利也以巴豆之利爲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黃則其利反折蠣與柿嘗食之而無害也兩物相遇不旋踵而嘔此色爲易知而嘔利爲大變故人人知之至於相合而知他藏知他疾者庸可易知耶如乳石之忌參朮觸者多死之於五石散



則皆用參朮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或未喻也此處方之難四也醫誠藝也方誠善也用之中節也而藥或非良柰何哉橘過江而爲枳麥得溼而爲蛾雞踰嶺而黑鸜鵒踰嶺而白月虧而蚌蛤消露下而蚊喙坼此形器之易知者也性其獨不然乎予觀越人藝茶畦稻一溝一隴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頓殊況藥之所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膏瘠燥溼之異亶能物物盡其所宜又素問說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採掇者固未嘗晰也抑又取之

有早晚藏之有焙眼風雨燥溼動有槁暴今之處藥或有惡火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採藏之家不常烘煜哉又不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概而已其微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書不能載豈庸庸之人而可以易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爲疏之世之爲方者稱其治效常喜過實千金肘後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者必目覩其驗始著於篇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謂五難者方豈能必良哉一覩其驗卽謂之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遺劒者予所次序隨得隨註隨以與人拯道貴速故不暇待完也



蒼耳說　藥至賤而爲世要用未有如蒼耳者他藥雖賤或地有不產惟此藥不爲閒南北夷夏山澤斥鹵泥土沙石但有地則產其花葉根實皆可食食之如萊亦治病無毒生熟丸散無適不可多食愈善久乃使人骨髓滿肌理如玉長生藥也雜療風痺癱瘓瘓瘧瘡瘙痒不可勝言尤治癭金瘡一名鼠黏子一名羊負來詩謂之卷耳疏謂之枲耳俗謂之道人頭海南無藥惟此藥生舍下多於茨棘遷客之幸也

記流水止水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言須用流水煮用止水卽不驗人多疑流水止水無別予嘗見丞相荆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洋然惟鮪魚入江水輒死乃知鮪魚但可居止水則流水與止水果不可不知又鯽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而味美生止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一驗也



治眼齒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无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齒便漱琢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此頗有理

治脾瀉　烏頭炮三分厚朴薑汁炙甘草炙乾薑炮各一分右服一錢水三合生薑二片煎至二合熱服併二服止

治脾寒瘧疾七棗散　川烏頭大者一箇炮良久移一處再炮凡七處炮滿去皮臍爲細末都作一服用大棗七箇生薑十片蔥白七寸水一碗煎至一盞疾發前先

暴下方　歐陽文忠公嘗得暴下國醫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藥三文一貼甚效公曰吾輩臟腑與市人不同不可服夫人使以國醫藥雜進之一服而愈公召賣者厚遺之求其方久之乃肯傳但用車前子一味爲末米飲下二錢匕云此藥利水道而不動氣水道利則清濁分穀臟自止矣　生薑和皮切碎如粟米大用一大錢井草茶相對煎服元祐二年歐陽文忠公得瀉痢腹痛疾百藥不效服此方而愈



雜記傳小說中有數方既著於書必有良驗今錄於此

北夢瑣言記火燒瘡方法孫光憲家人作煎餅一婢抱孩子擁爐不覺落火爐之上遽以階泥敷之至曉不痛亦無瘢痕是知俗說亦不厭多聞

朝野僉載記毒蛇傷用艾灶當嚙處炙之去其毒氣即有能治此疾者重賞之寶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乳煎藥療其餘惡蟲所螫馬汗入瘡用之亦效

又記筋斷須續者取旋覆花絞取汁以筋相對取汁塗而封之即相續如故蜀兒如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失一

廣五行記治噎疾永徽中絳州有僧病噎數年臨死遺命令破喉視之得一物如魚而有兩頭偏體悉有肉鱗致鉢中跳躍不止以諸味置鉢中悉化爲水時寺中方刈藍作靛試取少靛置鉢中此蟲遶鉢畏避須臾蟲化爲水故世人以靛治噎疾

北齊書楊遵彥患發背馬嗣明以煉石塗之便瘥其方取粗黃石如鷄卵大猛火令赤納醯醋中因有屑落醋中類燒石盡取屑暴擣和醋塗於腫上



獨異志唐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衛士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旁有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難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師時太宗苦於氣痢眾醫不效即下詔問殿廷左右有能治此疾者重賞之寶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乳煎藥擾方上服之立瘥宣下宰官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服乳煎藥擾有功復命進一啜又平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後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

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寺卿時正六十日矣其方每服用牛乳半斤蜜搥三錢七同煎減半空心頓服

養生說曰已飢先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每腹空時卽便入定不拘晝夜坐卧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我今有身若少動搖如毛髮許便墮地獄如商君法如孫吳令事在必行有死無犯又用佛語及老君語視鼻端白數出入息緜緜若存用之不倦數至數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自然不動數至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隨之不已一息自住不出不入或覺此息從毛竅中入萬四千雲蒸霧散無始已來諸病自除諸瘴自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盡如此

續養生論曰鄭子產曰火烈者人望而畏之水弱者人狎而玩之翼奉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爲君子貪狼故爲小人子參二人之學而爲之說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爲心水爲腎故五藏之性心正而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爲政也知此則知鉛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鉛凡氣之謂鉛或趨或蹶或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物者皆鉛肺實出納之肺爲金爲白虎故曰鉛又曰虎何爲汞凡水皆爲汞唾涕膿血精汗便利凡溼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爲木爲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眞人論內丹曰五行顚倒術龍從火內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爲政聲色外誘淫邪內發壬癸之英下流爲人或爲腐壞是汞龍之出於水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搜拏隨之怒則毆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抃舞隨之心動於中而氣應於外是鉛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水鉛虎之出於火有能出於火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眞人教之以逆行龍從火出虎從水出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

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兎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謂之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在易爲離離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汞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於腦而溢於元英若鼻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爲水凡人之始造形



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從睟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骨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生肉焉土爲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於火流於腦溢於元英必歸於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於四肢流於肌膚而日壯究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鉛虎之自水出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道則未也亦可爲長生不死之術矣

新製五汁神應膏　韭白大蒜老薑蔥白鳳仙花各二十斤搗自然汁鳳仙花梗葉同搗冬日用子右五汁和成一處用武火熬成膏膏宜老另用鍋盛小麻油二十斤鍊成入漂過冬丹收好以滴水成珠爲度俟油少涼每油一斤入五汁膏半碗許徐徐放下用桃木柳木棍不住手攪片時然後入後藥末再放火上熬片時即用井水浸三日去水候用

附子當歸木香官桂山查獨活各五兩爲末治遠近風



溼左癱右瘓筋骨疼痛及新舊痞膈一切閃挫并跌打損傷均貼患處瘡疾貼腦後正中骨從上數下第三節處空穴痢疾貼臍中無不立驗貼時加麝香少許或肉桂末尤妙孕婦忌貼此同年吾務山比部所製治疾極效

集驗方增補　洗冤錄中所載治溺死方撈起時急急將口撬開橫銜筋一隻使可出水以竹管吹其兩耳磉生半夏末吹其鼻孔阜角末置竹管中吹其穀道急將溼衣解去爲之更換一面炒鹽用布包熨臍一面厚鋪

被褥取罐內熱草灰一二石或炒熱砂亦可多多鋪於被褥之上令溺人覆卧於上臍下墊以棉枕一箇仍以草灰將渾身厚蓋之再加被褥不可使灰觸於眼內此春秋冬三季救法也如係夏月灰不可太熱亦不必蓋棉被其餘治法同俟其腹中之水自口中並大小便流出再用生薑湯化蘇合丸即灌生薑汁亦可冬天甦醒後宜少飲温酒夏天宜少飲粥湯少飲者少與此二須飲之也照此救治極爲妥善可期復生按灰性煖而拔水凡蝘溺水死者以灰埋之少頃即活此明驗也按原文中有横生背覆鍋上活人馱鐮口背口眼流血而不得生還者多矣蓋人經溺死則腹中到處無不被水脹滿經衆人重手高舉横覆則腸胃逆裂血水流出安望復生至於倒懸一條尤爲不可試思無疾之人倒懸亦能致死豈有倒懸以求生之理耶



覆等法雖無不善但行法萬不能善每見人救溺横牛石琢堂先生著柳下咫聞一卷多載軼事摘録數則以廣見聞

相國阿文成公自知夙命爲塞外喇嘛安禪山洞中清修梵行一日有小沙彌犯律公怒責之公之本師曰汝既犯意業雖悔無



益將入輪迴此性不除且恐死生流浪回向無期耳公父文勤公時方扈蹕木蘭是日行至阿桂圍而得公誕彌之信因名之曰阿桂阿桂者華言山洞也公自號雲巖又嘗畫眞作僧伽相趺坐山洞中皆以志其前因劉石菴相國題公畫像云坐斷空華不計年心光常照意珠圓卻思枯木龍吟句八陣風雲玉帳前萬里歸來雪鬢新桓圭袞繡畫麒麟白雲天際閒舒卷依舊青山似故人謂此也



孫文靖公士毅號補山杭州人既冠尚困童試乾隆己卯歲旦公與同里人姚秀才詣城隍廟拈香有術者測字姚拈一死字術者曰恭喜今科解元也此字乃己卯第一人公拈一損字術者曰今歲必入學秀才之才生員之員皆備矣將來公功名甚遠大要作宰相損字左似木加於右之上乃公字也所惜者究竟公不成公相不成於右上之八乃公字也又要封公以右下之八加相耳姚果於是科發解而公果以破安南功封公安南復叛被覩又以大學士總督四川苗疆蠢動公治戎效

於軍皆如術者言

蘇州王慧音先生孝詠以諸生爲大府賓客一日應粵西中丞之聘乘舟溯湘江而上偶泊湘山寺前因入寺墮喜方丈有楹帖曰白髮無私人自老青山有待我還來署名慧音詢之則已故老僧也其遷化之期即公誕彌之歲異哉越數千里而投胎又前後名相同冥冥中孰司其契耶

劉少司農秉恬洪洞人性喜談兵　王師征緬甸平金川劉皆躬在行閒嘉慶四年白蓮教之亂將軍明亮爲



蜚語所中逮問劉時已病不能起聞之即封章陳明亮平生戰功知兵可備干城之用乞勿誅遣其子呈奏而奏事官拘於例以劉不親至卻其章不受劉與王御史蘇霽所以達此章者王曰故事大臣惟引病乞骸章可以遣子弟代陳劉沈吟良久曰我以一官爲國家留一有用之人亦何不可即上疏乞骸而以救明亮之疏附進疏留中明亮至京遂赦勿誅後明亮官至大學士劉一疏之力也此事無人知者王侍御向余言之兩疏皆王代草也劉可謂得古人以人事君之義矣

畢秋帆先生幼應童子試太倉州牧首送之不售遂以直隸通州籍入學榜名張沅既貴復姓官至兩湖總督嘗曰吾名畢沅將終於此乎乾隆六十年左遷山東巡撫公心竊喜謂可不應其讖未幾苗人作亂公仍督兩湖治戎後路竟物故於沅陵云

恪敏方公觀承未達時客遊過永定河時方修築河隄有夫頭李姓貌異常人公與語甚款洽因入其團焦中几案光潔心疑爲山林隱逸之士詢以曾讀書否曰幼時讀過今久忘之矣問其年曰亦不復能記但記生在



元時公曰然則仙乎曰安得仙吾將學仙而功行未滿尚未成也問以有何神通可示我其人脫帽露頂頂上發現香氣氤氳滿室非檀非麝常人鼻觀所未有也後公在漢陽旅次苦雨窮愁默念此時安得李君其人者傾談一消積悶忽報李至相見甚歡詢以何事至此曰知心相念故來一晤耳懷中出銀少許市酒肉與公共飲啖畢欲別去公欲從之游曰子非吾道中人也方大有爲於世適遇不遑矣未幾公授中書舍人在樞廷行走一日李忽來自言我等貧賤人積功行甚難今在京行

醫以冀少濟於人其醫不藥不鍼但按摩病者自愈一時喧動有步軍統領某知而召之李曰此公心術不端他日將凶終吾不欲見之竟不往某怒使緹卒伺之李詐方公曰此人惡心動矣雖無柰我何然輦轂之下本非野人所當至也今將別子出京後會不可期留一扇曰此可辟火又藥一丸曰他日有疾危篤服之當效遂去不復見後公為陝西按察使時官廨被火惟寢室獨存殆因扇在室中也扇無他白紙面上有三黑畫耳災後亦亡之公後辦西路軍務感疾幾殆因取前藥丸用水研服之頃刻霍然藥甚香與其頂上所發香同噫世豈少異人無緣者不能遇耳此事公之子勤襄公維甸親向余縷述之

彭文勤公元瑞以文學受知嘗於歲初　重華宮茶宴恭和　御製詩有予字韻彭詩云祿位壽名　天子聖後先奔走小臣予初建辟雍時　御製樞帖上句用易語毘乎水而上水未有以對彭即云臣勉強一句謂其　臺曰靈臺其敏悟如此

湯文正公巡撫江蘇最得民心其去也百姓為立民不



能忘四字石坊於胥門繼公者以事繁人詐地稱難治請益於公公曰無難也事繁御之以簡人詐待之以誠旨哉言乎

考試翰詹各官命題稍僻皆不知所出傅文忠公恆問閱卷諸公曰豈無一二知之者乎曰止有一卷知之公曰此人宜置之劣等彼既知出處則當布告同人柰何祕而不宣此非端人也公此言眞能從風俗人心起見不以一知半解取人

相國威勤公勒保嘗告所屬有官箴數語曰我輩辦事要近情不可徇情要了事不可生事要愛名不可沽名要任怨不可斂怨

張文敏公百齡總制兩江丙子年從淮上歸余問公途次有詩否公曰昨在龍潭道中得二句尚未成篇因誦其句云斜陽兩岸秋蕭瑟人與蘆花共白頭余心甚訝之謂公勳名鼎盛之時何蕭瑟乃爾未幾公病遂不起此語竟成絕筆

彭少司寇希濂少時於元夕鏡卜里巷人靜忽聞一婦人云小按察使來矣同學者戲呼為小按察使後公以

進士起家由秋曹洊升刑部侍郎嘉慶己卯春以耕耤失儀左遷福建按察使莅官之月而卒信乎人生有命皆前定爾營營者非知命者也

乾隆中浙江築海塘石工阿文成公阿桂董其事海邊竹筒如椿長短刻去節釘入土仍行拔去沙隨竹出地成一穴因以木椿釘入遂堅固不動人但知公之武功豈知格物之妙如此是亦可助考工之一得也

為漕費每石五十二文隨糧並納以給倉場日用之費此外不准顆粒多取維時張文敬公大有為總漕尹公咨商會奏張公意大不然幕賓王楚音詢之曰此亦善政公何不肯其事張曰尹望山常作總督我常作總漕君以清介著不可干以私後為御史大夫卒於位

平湖陸閣學桼九歲時值鼎革其父為馬將軍所獲桼伏草中躍出求代父死將軍愛其文秀以扇示之曰兒能讀扇上詩即赦汝父桼朗誦曰收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此宋人贈曹武惠王詩也將軍不殺人即今之武惠王矣將軍大喜釋其父乞為己子桼別其父而去已而將軍物故得脫歸康熙己未舉鴻博入翰林官至內閣學士

安溪李文貞公先代聚族鄉居有劇盜亦李姓據其祠堂公方九歲隨其封翁雜立稠人中為盜魁所見愛之謂封翁曰此子與我即挈眾他往誓不相犯封翁不知引騎歸而額侯之師亦至公忽下馬踞胡牀坐城窺伺良久漸漸引去會日暮公



多出錢五十二文矣維此老成贍言百里安得再有此人哉

將軍慶成知書有謀略白蓮教之亂公與威勇侯額勒登保合營一日額侯統銳師赴前敵公守後營忽報賊至維時守營卒不滿二千而賊且數萬營中文武失色無主公乃選二十騎出營二三里據一小橋駐馬立賊多在橋外往來游奕公令騎卒罵之賊疑有伏不敢迫

所答時族眾已共聞哀懇於封翁曰此事固非人情所堪然爲保族起見功德莫大況此子岐疑他日未必不復歸願熟思之封翁無可如何以問公公毅然曰惟父所命盜喜甚擇吉張鐙設宴與其妻坐堂中令封翁領公行父子禮盜本有一子少公一歲行兄弟禮畢乃送封翁獨歸而令公以父子相稱公不從盜曰適已從何忽改也公曰適尊父命不敢不從今父不在何從之有於是盜欲困之閉置一室少與之食翼日入視殊無所苦如是者數日備極荼酷公陽陽如平時盜妻曰我欲溺之父不許後遂不復言至七歲有戲指之曰此啞兒留之何益公忽笑語眾驚異隨入小學穎慧異凡兒十六舉於鄉次年聯捷致位宰輔公嘗親述其事



相此子實非凡品困乏其身有所不忍且福命甚大死之亦所不能不如竟舍去而以我子轉託從古緣林無不敗之局我既與彼同姓將來或藉以延一綫血食亦未可知盜遂召封翁領還以幼子付託撫養刻日統眾他去後盜伏誅幼子以附封翁故得世其家

益都馮文毅公二十一歲崇禎己卯鄉舉報至方熟睡聰明正直謂之神公卽神也我不幸兩日無見特乞公一字批斷來生作何人地下冥王必不違公言先生笑而允之不二載被劾去嘉定士民數千泣留不得因刻公歸集爲贈山西魏總憲疏稱以天下第一清官復



繡於門眾樂齊作酒肴咸備碧霞元君親臨眾仙隨之成禮將退適聞雞鳴海中紅日如車輪遂驚寤寤時猶帶酒氣

高陽李文勤公前生係老儒博通經史屢試不售偶過鄰李氏所居巍煥壯麗私心羨之一時微笑倏覺軀體輕快縱步入室見羣婢方擁一婦似欲產者因登屋梁窺之忽被推墜懷中昏憒逾時及醒身小僅尺許束縛臥牀上時天寒下雪產母問窗外何聲公應曰是雪怪欲溺之父不許後遂不復言至七歲有戲指之曰此啞



兒留之何益公忽笑語眾驚異隨入小學穎慧異凡兒十六舉於鄉次年聯捷致位宰輔公嘗親述其事

平湖陸清獻公本名龍其改名隴其初爲嘉定令以小舟載紡具抵任內子躬自辟纑易日用蔬菜而慈惠字民強毅任事一時有神君之頌忽有聲者詣案白陳曰聰明正直謂之神公卽神也我不幸兩日無見特乞公一字批斷來生作何人地下冥王必不違公言先生笑而允之不二載被劾去嘉定士民數千泣留不得因刻公歸集爲贈山西魏總憲疏稱以天下第一清官復



夫松十八盤三天門歷歷如常時至則結一席殿懸錦

其職仍補靈壽縣內擢監察御史罷官歸涖淫著書自
娛康熙乙亥年歿時無疾午倦卧牀口喃喃若與人談
者有頃呼家人曰忠愍公在此交代我其去矣遂閉目
而逝空中簫鼓喧闐合村無不共聞歿後寂然
歸安嚴少宰我斯將歿前夢至一山僧舍見其座師房
師及諸同年俱僧服訶之諸公曰寧忘卻此地耶因問
山名僧曰崧山嚴忽悟曾曬鞋於階視之尚未燥遂寤
不數日卽歿歿時曰占偈云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
返舊林泉崧山道侶時來訪笑指黃花白鶴前



濟南吳太守南岱父嘗官山東衰年未有子禱於東嶽
逾歲而太守生因以岱名太守再官此地一日坐署中
若有所瞻向空肅拜且唯唯曰鴛望先發臣隨至矣如
是者再家人驚叩之曰我本嶽帝從臣偶降塵世今嚴
旨見召殆不可留遂囑其子曰必奉我主山中吾將棲
神於此家人如命及卒導主入山乃歸櫬焉嘗見成相
子荅陳希夷曰凡人形貌清古氣清性善言根至理有
山林之趣此自修行中來形貌古怪舉止陰毒言涉邪
淫有殺伐之心此自精靈中來形貌瀟灑舉動風雅性
惠氣和有修煉之心此自神仙中來形貌秀麗舉動嚴
肅心性靈明有虹霓之志此自星辰中來形貌奇異舉
動急速性慧氣剛言涉威福有祭祀之心此自神祇中
來於太守益信
狀元史大成號立菴前生爲寧波寺僧號大成爲寺收
盞接眾飯桶若淺必至史家取滿回寺以此爲常不記
年載史封翁素積德蓋一巨盤盛飯供佛後用作盞飯
已五世矣一日忽見大成僧入戶索之無跡遂誕立菴
卽名大成持胎素雖中大魁戒行如故前生一僧道友



尙相揚作伴
趙秋谷執信以國喪赴洪昉思昇觀長生殿劇被黃給
事六鴻劾罷徐勝力編修嘉炎亦與譙對簿時賂聚和
班優人詭稱未與得免都人行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
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
蒼秋谷才名迥絕儕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
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
遊抖擻香金求解脫聚和班裏製行頭徐豐頗修髯有
周道士之稱後官學士

高江村士奇入直禁中尋擢中書再遷翰林侍講葉文敏方藹贈詩云麻衣獻賦立彤墀喜見龍頭一笑時內府錦襦邀　帝賜天街官馬任君騎侍臣盡識銀鉤體宮女爭吟璧月詩自是九重稱特達從來不藉魏無知張匡門先生以文學主吳中壇坫與何義門汪武曹同時一日先生方與及門吳江李玉洲燕坐忽闇人啟云有江西客李姓短衣楚製襆被而來求見先生訝其來之突如屬玉洲先見詢其意云何其人自云江西李紱將執贄於先生之門且云今世人人知汪何爲吳中之





龍門然吾不之汪何而至此者吾曾推張先生祿命外盤有武曲星入度門下士必有以鼎甲顯者玉洲述其語於張張卽進其人而薰沐之後果以甲科爲世名臣云

長洲韓侍郎世能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喜放生乏錢每早起持帚掃兩岸螺螄盡放水中有時忍飢掃逾數里如此者四十年不倦隆慶丁卯侍郎赴鄉試夢金甲神告曰汝祖放生功大從此累代貴顯當令汝入翰林官一品後仕至少宗伯奉使朝鮮賜一品服生曾孫治

蔡公敔僔號崑陽德清人康熙庚戌科狀元也順治甲午鄉薦時尚無子夫人賢甚私蓄三十金爲置一妾妾來垂泣不止公怪問故乃云吾夫以負營債故至此公乘夜亟往其夫家語之曰我爲爾消釋此事然我今晚不可歸歸則心跡不白卽襆被卧其夫家營卒至公曰汝輩違法今不汝較緻券卽付金卒亦惶遽感動交券辭金公乃命轎舁婦還其夫卽以三十金爲贈然後歸





後夫人卽舉子公亦及第

陸孝廉在新字蔚文蘇州人順治乙酉夏至虎邱見一幼兒啼哭問之曰九歲揚州人姓韓過江偏覓韓氏舟還陸卽裹糧送往時僵尸滿道步至鎮江偏覓韓氏舟還之其父母感泣是年陸父病篤夢朱衣神曰爾子有還見之善增爾壽三十九年父病尋愈陸後館於他邑一日歸忽有館鄰女婢泣奔舟欲隨陸拒之婢將赴水急訪其母家還之並告其主速擇良配康熙丙午赴句容途中拾銀一包特留旅店候失物者至還之是科主司

閱至陸卷彷彿見陰兵無數又忽現金書三還二大字異之卽中式

周秀才某素方正家極貧賃婁門韓家潭屋一間拆舊竈竈底方甎下得二元寶妻大喜周曰此不義財也豈可得乎取筆書銀面云若是我的財須是明白來竟袖至胥門外登渡船擲之中流而返舟子親見立呼漁翁投水摸之漁翁藏銀別處詐言不見二人大鬨訟之太守太守欲加刑二人吐實乃押漁翁立取銀至見面有字命貯庫是秋鄉試周中式舊例本府小鹿鳴宴每舉共驚異後成進士



天津張魯康熙癸巳舉人善書有篆隸遺意仕江蘇知縣雍正丙午鄉試充同考官每晚輒焚香拜祝如有積德之士求神指示眾簾官笑其癡咸揶揄之伺其鐙下閱卷時以一細竿穿牖入挑其冠張驚以爲神拜祝如前眾伺其坐定又挑之張遂捧卷上堂主考已寢張叩門告以神明指示之故主考閱卷笑曰此文甚佳取中有餘君何必神道設教乎眾噤不敢言比揭曉此卷已

中式眾譁然告張曰我輩弄君耳張正色曰此非我爲君輩所弄乃諸君爲鬼神所弄耳張居官清正祀名宦毘陵周蓉和先生未遇時祈夢于忠肅廟夢神予一帙錄唐詩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衡先生曰結句是玉壺何云玉衡神曰玉衡妙玉壺便不妙矣醒而不解所謂後試博學鴻詞制題爲璿璣玉衡賦恍憶前夢文思沛然遂中選授檢討歷官詹事　予告謝　恩賜印章一方視之其文云一片冰心在玉壺尋思舊夢忽驚悸返第卒



陳勾山先生中雍正庚戌進士分發福建試用知縣癸丑薦舉鴻博乙卯入都十二月閣臣以中書需人請試士於東閣凡薦舉鴻博者亦得與試先生祈籤於關祠云一生心事向誰論十八灘頭說與君世事盡隨流水去功名富貴等浮雲解者以爲內藏一等頭名四字榜發果一等一名授中書迨丙辰應鴻博試取二等二名授檢討

黃孝廉有山乾隆庚寅尚困諸生歲朝詣關廟祈籤請示作文之法籤語有云英雄豪傑是天生還須非非尋

規矩秋試以六十而耳順兩節命題黃文起筆云天命者人心之矩也主司賞之遂入彀當歲朝之時尙不知主司何人又安知所命何題神乃先示以作文之法異哉

乾隆壬申士有赴京兆試者祈籤於關廟云陰裏詳看怪爾曹舟中敵國笑中刀藩籬剖破渾無事一種天生惜羽毛是科鄉試首題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次題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三題爲曾交問曰交問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凡



笑字刀字天生字曹字無不倚載所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耶

沈起鳳吳縣舉人幼赴玉峯之試祈籤於卜將軍廟云木口姓名人汲引一生平步上雲梯其後入學則學使爲李因培戊子舉於鄉主司爲國柱丁未大挑二等以教職用時大學士阿桂爲挑選大臣姓名皆有木口定數如此何造化之巧也

梁山舟先生中乾隆丁卯浙江鄉試舉人壬申成進士仕至翰林院侍講年四十乞歸嘉慶丁卯年八十五重



宴鹿鳴加侍講學士銜先生紀恩詩四章云姓名何意達　天聞白髮重新拜　寵光使者並修前輩禮阿婆又入少年行三杯婆尾陪燒尾一番登場等戲場可惜弟兄雙折桂北枝今日不齊芳（郭沖泉是科登北榜）自分西湖作釣徒帽箱綬笥久模糊公裳檢點煩朋舊藍舉蕭疏笑僕奴流水再經人面改夕陽雖好日輪徂怪他市上人如蟻不看郎君看老夫　詔許歸來五十年此身早荷主恩偏不圖舊籍蓬山上又領新班閶苑先天上謫仙宮錦貴山中宰相白衣傳臣今耄矣難言報一炷心



香祝　聖虔前賢十度賦萃笙我占人閒分外榮老婦喜叨加命服衰翁且博上銘旌比還九轉纔初轉若話三生又一生養就百年無用物要將歌嘯答昇平

吳進士人傑鄉科在乾隆丁酉時年三十一初赴公車途次夢有客來拜視其名刺曰通家生潘鷹意謂是會試本房師喜而寤及試三薦而三不售私心自忖潘者三番也鷹者不成鷹也三薦不成吾其已乎遂不復應會試其後舉班截取至京候選年已六十五適逢嘉慶辛未會試入闈之入場遂成進士房師潘恭辰官御史

乃悟鳳爲御史服之象當入夢之時潘尚未生而數已先定如此人可不安命乎

乾隆己亥江南鄉試題魏魏乎唯天爲大三句涇縣胡元音望捷情殷汪某戲之曰吾爲君拆一字胡口報一巍字汪沈思良久指畫再四曰得之矣上爲出字之半中出學也偏旁有禾無乃秀字去半也有女無子是半好也加以魁字有鬼無斗其必中副車無疑揭曉果以副榜第五名報閒

乾隆庚戌科進士一百二名安徽十名會元朱文翰歙縣人涇縣胡先聲中三十九名先是未揭曉時同人集翟公樹編修寓齋公樹出一道字問安徽進士可中幾名先聲大言曰定中十名且得會元而自身亦與焉同人詢以故則曰道字已有進字筐子首字非會元乎首字上兩點爲八字中一字下自字是爲自身合之非十名乎越日榜發竟悉如其言

嘉慶壬戌李芝齡先生宗昉中進士報至淮安時尚未殿試也封翁詣術者拈一麥字問可鼎甲否術者曰十人字第二人也然名字少口此時尚未定耳後果以一甲二名及第

天津金甌家貧讀書生平專以敬惜字紙爲事晚年始博一矜子琢章先生相中雍正丙午解元丁未進士官編修洊升侍讀學士孫竹坡先生世熊中乾隆庚午舉人官知縣改教諭皆以善書名竹坡先生學董尤神似云

天津邵朗巖先生玉清善書中乾隆壬午舉人官司務越二十三年中甲辰進士殿試一甲三名官編修洊升司業邵屬鼎甲自順治丙戌乙未滄州呂纘祖戴王綸後至先生始繼之云

先伯東巖公中乾隆庚子副榜第二十八名是科副考官爲內閣學士撫棠先生嵩貴先是甲午科先大夫中副榜第二十八名副主考爲撫棠先生先後適同東巖公嗣於丙午科中舉人第十四名俗以副榜爲牛榜合之正榜數恰相符又房師皆爲雲夢許秋巖先生兆椿

鍼芥之投亦科場一佳話也

先大夫集古人格言爲籠罨解二卷蓋取白香山吟詩之義易索解人實具訓俗婆心

董文恪公曰刻於己謂之儉儉於人謂之刻

曹文正公曰有不可隨人之事無不可共事之人

張文端曰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飢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

又曰人心不可無所寄無所寄則憧擾而不靜人心不可無所適無所適則拘迫而不靈

陸文恪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錄　國朝前輩事命子弟熟讀曰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古今何得言經濟今世學者亦有務爲博洽問及朝廷典故一代



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遍眾終爲無用之學

楊文襄公一清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營習陣者楊曰余誠書生不諳軍旅然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爲法其敢忽諸又每論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念武侯衛公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爲能耶

官長坑一曰之安開百姓受無窮之苦累故披星戴月當學彈琴而理難學

學以敬爲主敬則寡欲可以成仁敬則心虛可以益智敬則氣聚可以成勇三達德皆從敬出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爲人子言非爲人父言舜惟知此所以爲孝瞽惟知此所以不慈

大事小視之則可以見大變事常視之則可以處變若小而爲大常而爲變不惟來叢脞之失而且有多事之害

文貴步虛行宜切實文不虛不靈行不實不篤

幼不勤學老時悔富不惜福貧時悔酒不節飲醒時悔賭不戒貪輸時悔健不養生病時悔忿不顧身傾家悔



善事因循臨時悔惡念纏綿墮落悔

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

世學者漫以治生小事略過此處不理非經濟實學也

貨殖傳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不自料理而望人用恤非計也富貴人如老蠶作繭貧賤人如乳燕待哺均爲豪傑所恥

益者三友一曰貧二曰病三曰患難貧故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學者未有不由此而能有成者

人定亦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余嘗疑之試以嚴冬在大厦中獨立凄淡不能久停然忽有外人共笑語則殊煖燠蓋人氣勝也因是以思謂人勝天亦有此理豈特是哉深冬執爨或厚衣重衾亦不寒夏暑居高樓以冰環坐而加之以扇亦不甚熱大抵有勢力者能不爲造物所欺然所以有勢力者亦造物所使也

保養乎身勿以壽夭委之天勤儉乎家勿以有無付之命强勉乎政勿以否泰歸之時忠愛乎君勿以昏明託諸上此所謂先盡人事後言天道定心之法莫善於此

自苦也

李長源雖才高然不通世事傲岸多怒交遊多畏之李欽叔嘗云源上頗通天文下粗知地理中閒全不曉人事

尤西堂晚年嘗言不講學而味道不梵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吾所以異於人也

賢士大夫亦有天理抹殺處錢惟演之下石寇萊公是也凶忍大姦亦有天理不泯處秦檜之不盡殺岳忠武子孫是也韓魏公晚與富鄭公不協韓死富竟不弔亦是大賢之過

書曰罪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即漢書

士大夫爲吏當以至公無我處之事自理民自服不可委曲要譽以枉斷也爲守令者往往妄用心如富家與貧家訟必直貧家勢家與百姓訟必直百姓不問理何如也又或故舊同道之家有科徵必先督促不少貸至加之刑罰其意以爲如此示我無私且買細民稱譽嗟乎貧富相爭自有曲直彼貧民中亦有桀黠不逞者富家中亦有循良懦弱者烏可執一哉故舊同道之家義當假借不然止以無心處之可也至首加訊責不亦傷乎大抵此皆志於升進故爾甚者榜於門云無親戚故

所謂法外意也

實政以具文行之即具文也具文以實心行之即實政也王荆公行保甲而害王文成行保甲而利

妻雖才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常將十年後眼睛預評今日自己文字便不敢草草作文常將百年後公論預勘今日自己操修便不敢草草幹事

榮華可燿而弗燿者其神全也目前可快而弗快者其規遠也故喬木無豔花蘊火得久熱

之言夫用世有二難曰眞心曰實濟時之略者必不爲憤時之志者必不務絶俗之行負濟時之略者必不爲憤時瑪得而不平詞瑪得而不謹



學以寡欲平情而尊生在其中矣學以敏事節用而治生在其中矣

多經疾苦可與言攝生多歷憂患可與圖涉世

無生之民不可得而治也無恥之俗不可得而教也故治先休養貴樂其生教首風表用振其恥

處難處之事可以長識調難調之人可以鍊性懷匡俗之志者必不務絶俗之行負濟時之略者必不爲憤時之言夫用世有二難曰眞心曰實濟時之略者必不爲憤時瑪得而不平詞瑪得而不謹



一言而盡聖學曰不欺一言而盡王道曰不忍一言而盡治法曰不煩

凡事有倉卒而至者愼不可倉卒應之語云無事莫教心空有事莫教心亂

人各有習氣各有性情各有規模各有身分俗有善惡之殊心有邪正之異涉世切不可以己例人

凡人語言有三戒好言鬼神者其人必事多暗昧遭遇輒阻好言夢幻者其人必作事僞窶一生空虛好發一切惡言者其人必不仁自然一生不善事事坎坷故人若好言鬼神夢幻惡言不置者此必非善人

犯而不校其德宏也委蛇而全其用遠也故仁者能容智者能忍

詩文切不可作落魄無聊悲楚不堪語恐蹈其讖所宜
深戒卽古人窮愁詩句及一切不得意愼勿粘屏貼壁
蓋朝夕耳目所親無一善語亦爲不祥故凡有淫亂怪
異死喪變故刑傷窮苦夢幻惡相不惟口不可言卽耳
亦不應聞恐有以移我之性也道家以爲深忌醫法云
若近穢氣有傷眞氣可爲此法注



天體至圓故生其中者無一不肖其體懸象之大者莫
如日月以至人之耳目手足物之毛羽樹之花實土得
雨而成丸水得雨而成泡凡天地自然而生皆同其方



者皆人力所爲蓋稟天之性者無一不具天之體萬事
做到極精妙處無有不圓者聖人之德古今之至文法
帖以至一藝一術必極圓而後登峯造極卽科場文亦
必到圓處始佳

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貴曰富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
處之則爲福不善處之則足爲累至爲累而求所謂福
者不可見矣何則高位者責備之地忌嫉之門怨尤之
府利害之關憂患之窟勞苦之藪謗訕之的攻擊之場
古之智人往往望而卻步況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
有失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有疏若但計邱山之得
而不容銖兩之失天下安有此理但己身無大譴過而
外來者平淡視之此處貴之道也人厚積則必經營布
置生息防守其勞不可勝言則必有親戚之請求貧窮
之怨望僮僕之奸騙大而盜賊之劫取小而宵豸之鼠
竊經商之虧折行路之失脫田禾之災傷攘奪之爭訟
子孫之浪費種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
人能知富之爲累則取之當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
之當淡而不必深忮以累心思我既有此財貨彼窮乏

必憂念成疾但視己無甚刻薄後人當無悖出之患己無大偏私後人自無攘奪之患己無甚貪婪後人自無蕩盡之患至於天行之數稟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致疾延良醫愼調治延良師謹教訓父母之責盡矣父母之心盡矣此處多子孫之道也

時人喜佩表尤以來自西洋者爲貴某獨無或詰之曰我無表而有表晝則視日行於天以知時夜則遇應起早將此心提起自不至貪睡而誤期曰惟天可表此心可表



正五九月仕宦者不上任俗例牢不可破初不知爲唐藩鎭開府犒勞將佐宰殺物命設恐傷物命固然何獨此三月豈以淨屠氏謂此九十日爲齋素月耶不經之甚御筆擺除無非日下供職何嘗問日辰利不利或曰歷日上所書黃道假也君命到門眞黃道也

近世士大夫多喜譚命往往自能推步日者閻人命蓋未始見年月日時同者縱有一二必唱言於人以爲異嘗略計之若生時無同者則一時生二人二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四千三百二十人以甲子計之正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祇以大郡計其戶口之數尙不減數十萬況舉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兆雖明於數者有不能歷算則生時同者必不爲少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此說似有理姑記之以俟深於五行者折衷焉

田家雜占紀歷撮要諸書載古今諺詳矣以近事考之往往無驗如云雨春夾一冬無被煖烘烘是歲雨春而冬閏奇寒爲邇時所僅見又云重陽無雨一冬晴又曰晴又雲遮中秋月雨打上元燈乃癸亥中秋月色如晝甲子上元陰雨竟日夕又臘晴春多雪是臘雷電大作至春雪殊少又冬無雪麥不結是冬無雪夏麥大熟占諺之不足據如此



近市廛多以三字爲號因記宋人南窗紀談載葉石林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嘗有是否答曰非獅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蓋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獅子吼

本錢氏賜名宋因之

史書載禍福報應事當示勸懲之意班固書田蚡殺魏其灌夫事其末云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譫服謝舉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其意蓋謂蚡雖幸逃人戮鬼得而誅之矣故書之所以示戒也唐書載崔器議達奚珣罪抵死後器病叩頭云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夫珣之叛君附賊死有餘罪器守正據法尙何所訴又安能爲正人之厲哉徒使逆徒用以藉口此等事削而不書可也

## 鏡花附錄下

鹽城孫一致順治戊戌探花未遇時甚窘乏有同鄉先達某公周旋甚厚後孫在翰苑某公宦部曹時給其費未幾某公升雲南監司值吳逆變亂遂陷賊爲其所污逮吳逆殄滅某公自度必罹刑憲遂逃歸聞孫丁憂在籍潛投之求其指示生路且爲航海之計孫佯好言留之命其子出首某公正法而孫之子某以捕逆黨受賞注官居無何孫忽見某公登旗竿頂大罵曰汝生平受我恩惠不少我急而投汝縱我罪當死汝忍令子首我獲賞耶如是晝夜不去孫畏惡之遂鋸其竿鬼即入室詬罵愈厲且曰汝陽壽未盡取汝不遠今且令汝受苦乃以兩手擠其腰膂孫即大痛不能坐起臥痾牀席若風癱然

吳縣郁進士士裝字肇石少爲諸生家貧授徒讀書作文不問戶外事順治丁酉舉於鄉時南闈黃綠事發詔覆試明年集京師試以詩賦頗解郁少不習詩是日詩賦成有古意試春官不第歸仍授徒未幾江南撫臣以誤課紳士悉視革郁以詿誤名隸籍中憤甚走京師控於部然不攜一錢部勿與直也歸益貧仍授徒讀書作文無少閒康熙十六年軍興廣例復會試成進士年已六十五矣性質直無城府遇人無貴賤輒率意與語無飾詞有所拂亦無慍容然澀於口欲言則曰赤赤或戲之曰赤赤先生也郁怡然嘻呼之輒應館選名稍殿憤而歸仍館於門生家忽病未幾卒卒之前三日詔子若壻曰夜爲獄神賜宴命我掌書記若等宜往廟謝又曰昨日上帝有使至勑下矣又日頭見攜冠帶至者曰某縣尹趣行輿從已備我當去遂索筆書一紙付家人投筆而逝先是胥門有范翁者曾病疫死三日復

甦曰憊矣爲郁進士起身累我足三日不得停家人叩之曰郁爲泰安州城隍迎官者皆山東人本縣城隍餞行我攝是差三日今早始發舟去而郁適於是日卒

吳門陸采侯者忼爽有氣節順治年閒某商其家爲置綢緞諸貨畢束裝行采侯止之曰詰朝重陽佳節客不囊黃山上而反載月船頭耶商領之乃移貨存他寓爲便行計明日攜斗酒登治平寺盡醉歸他寓忽被火數百金物盡爲灰燼采侯驚歎語商云若貨未登舟猶我貨也且我不強若留火安能及竟竭蹶償其値商且喜紳士耆碩設廠施粥其規條視他處加詳經冬歷春全活尤衆其夏疫厲大作鼎病劇氣絕恍在萬頃波濤中沈溺下墜忽聞風雨雷電見甲士萬騎擁一神人人首龍形哀懇救援神曰子生平無大罪無恐大凡君子小人人品不同爲君子者不可以無福之善而不爲不可以無禍之惡而爲之尤不可以有禍之善而不爲有福之惡而爲之余當救汝乃振鱗甲水勢分開鼎氣始蘇因請問施粥一事神曰俱有案卷已達帝所隨有侍從開箱呈閱神曰子名在內命將士送至新蛩大石橋曰從此去即歸家矣洎歸聞眷屬悲號言已氣絕一晝夜而出儀從甚盛羅視冥官貌清癯弱不勝衣而丰度端整心知爲正神不辨爲誰有執卷而隨者乃羅亡友錢

塘洪貞孫也因詣揖問無恙外即叩車中人洪微哂曰此吾鄉柴公虎臣爾豈未之聞耶羅故聞柴名趨向長跪以功名請不應至再乃曰此非吾職汝但體天地好生一念自能致之言訖而甦時嚴司農沆施侍講閻章聞其事同詣羅羅述其年貌舉止皆與柴合遂重刊所著放生戒殺二文行世柴諱紹炳仁和諸生而徵不起時論高之

康熙庚戌吳郡大水禾稼廡遺崑山諸生鄭鼎同甫里紳士耆碩設廠施粥其規條視他處加詳經冬歷春全

矣病尋愈時妻與次子亦垂危而並瘳

猗氏人原良相者性愿謹爲倉老人受郭某交代皆平斛也其人狡黠故尖其斛折數多良相夜寢倉中拜禱于神夜分忽有紅光見東南隅繼聞空中擲米聲覺米大充溢漸逼卧處質明則倉廩悉滿縣令聞之往驗溢米六十餘石人以爲忠厚之報

杭州貢生沈自玉名鼎新因病後答拜一友登吳山過勞踉蹌歸卧即時若氣絶者自玉覺身輕舉如在半空魂隨上下歷境冥漠四顧茫茫行百里而遥至一大野之微權如君勤學一生區區鄉榜屢得屢失止以明經貧賤者乎正以名位不高則殺身不烈又有一生作善反得富貴者乎正以功名不率則身名自泰此正賞罰轉移



更轉道左見紅墻粉界碧瓦朱門有一童子前導再進百步則殿宇巍崇重門洞開兩廊廡俱署十三省各省各有府有縣其往來奔走者皆青衣絳袍手執簿雜遝排擁幾不能前每至一門則有數十力士執戈揚盾攔阻猙獰歷詰之童子曰此武林善士沈鼎新也遂從交戟下俯躬而入第一門榜曰乾坤一照金碧輝煌異香從空中來又進一門其聯曰輪迴生死地人鬼去來關入內陰森閃赫不敢仰視少閒君升殿自玉趨見閻君爲生人痛加鞭策勿謂鬼神之可欺也自玉曰敢不承命遂辭出頃刻蘇醒自玉隨拈一偈曰去時如彼淨

來時如此明何生亦何滅撒手可開行漸霍然而起七十餘猶行步如飛精神若少壯云

語曰孝爲百行先一念之誠眾鬼遠之神靈衛之自能轉禍爲福也順治己亥三月江陵閒時疫勢甚盛轉相傳染有一家數口俱斃者有巷不留人者令人神悸病者親戚不敢過問有熊禮者取錢氏女爲媳歸寧母家聞翁姑得是疾欲趨視父母力阻之婦曰夫之娶婦原爲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疾篤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隻身就道翁姑見鬼物相侵即能轉禍爲福凡爲人子者柰何而不孝哉

語曰諸神皆衛孝婦歸矣吾等不速避被譴不小翁姑疾瘳而闔門俱不傳染夫孝人之分也婦人一念之孝而入重罪者三其妻述父言告之華曰我爲刑官律如是吾依律斷而已若廢公法而市己私非所以明職守也後屢入人罪屢勒輒以依律斷答之華後無子婢生二子皆不肖語其妻曰我生平未嘗欺公壞法何生子如是妻曰此君之依律斷也于姓子孫貴顯屢世而華發背死徐君遊秣陵泊舟散步俄頃踉蹌回謂偕行友吳山人懋謹曰頃見皂衣人手持勾帖云爲婦所訟視

桐城張翁明末人年三十餘時偶於後圃耡地見一罈

生竟絕嗣

白鑞滿中四面共得二十餘罅即祝曰某寒儒也當此亂世驟得多金恐轉速禍願留此爲闔境賑饑之用立掩之入　國朝以訓蒙終臨卒呼二子至榻前曰我有遺志未償後圖埋金若干欲留以賑濟幸桐城數十年風雨和甘竟無歉歲汝二人當繼我志如妄動毫釐非吾子也囑畢而逝後二子堅守二十餘年桐城奇荒兄弟赴縣白前人意令親至後圖發之得四十萬金令即委校官趙某經理其事趙故常熟巨族性剛方自查災以至發銀皆親手自兌無絲毫苟且桐人感頌焉張翁武進趙恭毅公任浙江布政時家距杭甚近家人來輒令載米十餘斛或以平津布被爲規公曰君言良是但吾寥寥數口孰之偕來薄田所收正供外無所用之輸之於杭省數十金購米不亦可乎藩庫舊有貼解費歲支不過什五公在任積二千有奇將授代悉封識以待新司曰吾奏銷不名一錢繼我者勢必不能得此足辦今歲事矣無更擾民爲也其清而和如此又曰今人多好以清官自負夫清非僅不名一錢之謂須兼得廉明兩義廉則一塵不染如冰雪之清明則一亭鏡之清若一介不取而處事糊塗世安用此清官爲





孫曾孫皆大拜科第簪纓爲一時之冠

武進趙恭毅公任浙江布政時家距杭甚近家人來輒令載米十餘斛或以平津布被爲規公曰君言良是但吾寥寥數口孰之偕來薄田所收正供外無所用之輸之於杭省數十金購米不亦可乎藩庫舊有貼解費歲支不過什五公在任積二千有奇將授代悉封識以待新司曰吾奏銷不名一錢繼我者勢必不能得此足辦今歲事矣無更擾民爲也其清而和如此又曰今人多好以清官自負夫清非僅不名一錢之謂須兼得廉明





官定讞果係冤枉亦應伸理何草菅人命乃爾曹對曰已三稟臬司代爲伸理奈駁以審結之案不准開釋耳堂上者隨喚吏查驗果有稟稿三紙乃呼提頭鬼而叱之曰前官冤爾曹老爺爲爾用心至此何得妄控鬼嗥甚哀許以拘官某對訊鬼始斂形追命前吏送曹回旋驚覺似夢非夢所見歷歷命健足者曰廣東某縣前任某家居相距二百里馳訊近狀越三日回則開於夢覺日倉卒殞命矣曹以事關勸懲曰述於人以爲草菅人命者戒焉

南昌某屠丁操刀省城尋悔之會有結伴朝南海者屠附行眾以其素業不善擯斥之屠強從晨尖夜宿僉不與俱屠一人無聊既就寢自忖曰朝南海善行也我因業不善故眾棄我記來時屠刀放池內設有人履之而傷不重余罪乎不如回城取刀再行未晚且何必強增眾嫌質明不辭而回眾競喜焉既回出刀而行擔資斧不滿三日糧伶仃獨走數百里亂山沓合莽野蕭條無人問徑飢火如焚忽傍山小溝流菜葉數片喜曰此中當有人家可謀晚餐矣泝溝而進放乎山腰則見修竹





成圍蒼翠滿目中有老姥兀坐方績屠卑辭問南海行程並告調飢姥曰南海吾不知可上問山巔老人於廡筐中取餈七寸餌之覺腹便果然屠亟上山巔果見老人告以故老人喜曰若然則爾已親見菩薩矣不須再到南海我適有事省城可從我歸耳老人攜杖命屠手捉杖尾囑閉目任行驚恐毋開視俄聞風濤四起如置身雲霧中飄忽莫定踰時忽聞管籥之音雜以唱贊禮拜聲睜子內痒不可耐悄起微眸窺之身卅丹墮丹墀上正值撫軍率僚屬行香許眞君祠爭前訊之見自半空墜而不傷共疑妖人眾役有識者命攜時收繫之撫軍回夢眞君告以前因並請旌示乃下令傳眾官諭以新聞遂以一鄉善士扁額賜之諺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觀於此而益信

五星二十八宿多有異名木星故曰歲星張衡復名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紀星蓋以木乃東方之精蒼帝之子故用東方之星宿名之火星止曰熒惑土星本曰鎮星張衡復名曰地候亦以土義名之耳金星既曰太白詩又曰啟明曰長庚蓋以先日而見謂之啟明後日而沒謂之長庚又昏見於西方西方庚位故名爾雅又謂明星亦此意也張衡云金乃白帝之子總有十三名曰太皞曰梁星以其位西也又曰將軍以其形最大也水星曰辰星北方屬水之故張衡又有數名角亢二星爾雅謂之壽星以其長於列宿數起於此也氐曰天根爾雅解曰角亢下繫於氐猶木之有根也故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房曰天駟天閑以主馬也國語曰農祥晨正以立春之日房晨見之農有事也然房心尾三星總而名之曰大辰案左傳昭公十七年宋曰大辰之墟蓋以

正屬房心二星故耳郭璞又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心星一名三星具體而言也故詩曰三星在天注心宿一名大火以三星之中者最明之故詩七月流火注云大火西流是也箕星詩亦稱爲南箕又箕斗總名曰漢津蓋箕乃龍尾斗爲南斗乃天漢之津梁故云牛星一名牽牛爾雅又名星紀郭璞曰牽牛中者曰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又名河鼓荆楚人呼爲檐鼓檐前也女星一名婺女婺女之卑者也以織婦女工之卑故名石氏又名婺女虛曰元枵蓋元乃黑色虛位



正北故云枵之猶言耗也耗亦虛意又曰顓頊顓頊顓旭也亦以水德位北之意又曰北陸國語曰天廋故左氏疏曰天廋元枵別名也室星詩稱營室爾雅謂之定郭璞曰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爲正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是也壁曰東壁又營室東壁總名娵訾之口蓋以室壁四星相對四方如口之故娵訾亦名豕韋左傳襄公十八年歲在豕韋是也奎婁爾雅曰降婁以奎主溝瀆之事故名降婁一名大梁一名西陸昔以屬西方之故別名旄頭以其主胡也又名留史記索隱曰留

昴也畢星詩稱天畢爾雅謂之濁郭璞曰或呼爲濁以星形名也參星中央參伐甘氏名鈇鉞主殺伐義井名東井以其義也鬼爲輿鬼以義名之也柳謂之咮郭璞注曰咮朱鳥之口也按左傳襄公九年咮爲鶉火疏曰柳謂之咮咮鳥口也又名鶉火蓋鶉火鳥名朱乃火色皆屬南方故也此外無別名者

江河開大小官民舟或於檣上或於屋後舵檣上立一小竿竿上揭小旗以占風謂之招風旗按唐韓翃送客詩有云相風竿影曉來斜則古已有之而相風竿之名尤佳



鎮江以北有獨輪小車凡一日乘載皆用之一人挽之於前一人推之於後雖千里可至謂之羊頭車宋張文潛樂府輸麥行云羊頭車子毛布囊淺泥易涉登前岡始見詩人用之

今之風箏古之紙鳶也創始於韓淮陰方是時陳豨反於代高祖自將征之淮陰與豨約從中應作紙鳶以爲期謀敗身戮而紙鳶之制今爲兒戲使木製渡軍沙囊壅水皆如紙鳶之無成則何以助漢王成業也

禹貢島夷卉服厥篚織貝蔡注云卉草也葛越木棉之屬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吉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史稱梁武帝造木棉毛帳爲儉樸而唐詩所詠光明白氎巾又甚珍之方勺泊宅編曰吉貝布即古白氎布也

磁石引鍼蟹黃解漆相生相制有不期然而然者又鷄鵝之膏塗刀永不銹肥皂淹鐵索過時可斷荸薺淹銅過夜即爛銅器舊黑用香餅末和醋塗過夜次日水草一洗即新蘆席蓋碑經露必有痕缸裂縫箍定置烈日中仍用炭燒縫處極熱以好漉青末糝於縫處令融液入縫待滿更用火烘塗開永不漏珠子不宜近鐵器相衣及尸氣故婦人帶以弔喪多爆碎牛骨置池中水不涸杉木炭畫路則螻蟻不敢過艾葉投燕巢不復來猶過楊子江不捕鼠蛙鳴聒耳以芝麻稭磨碎順風撒去立止駝糞煙殺蚊蟲壁蝨槐樹生蟲擂鼓其下則盡落衣帛爲漆所污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用少水溶開水膠洗麻油頃刻可盡油污衣用滑石末糝於上隔紙用火熨斗血則用萊菔嚼細旋擦即去絹紙畫上墨





讀自李維成六人而纂定於楊億其書止採六經諸史國語國策管晏孟荀淮南呂覽韓詩外傳及修文御覽藝文類聚初學記等而西京雜記明皇雜錄等皆擯斥不錄其編修官供帳飲饌皆異常等王欽若以魏書宋書有索虜島夷之號欲改去王文正公謂舊文不可改又如杜預以長歷推甲子多誤皆以誤注其下而不改帝下詔凡悖逆之事不可爲訓者刪去之復親覽摘其舛誤手書詰問或召對指示商略凡八年而成然開卷皆常目所見無罕視異聞不爲藝文家所重

舊傳薦福碑爲雷擊碎故坡公有運去雷轟薦福碑之句寺僧聞故老傳述云碑爲歐陽率吏書吏督揚碑工役騷然極爲僧累一夕乘大雷雨僧衆碎之詭言雷擊耳宋謝無逸題驛壁詩有杏花村館酒旗風之句一時傳誦鈔錄接踵驛吏煩苦并其壁毀之事正相類登州蓬萊閣子瞻所書海市詩碑皆刓鑿非摹揚所損新淦劉次莊戲魚堂刻寸石不存蓋土人苦徵揚碎而沈之江也關中唐宋名碑居民以甃橋纍壁凡天下名蹟尤物皆其地之累也



東坡書醉翁亭記滁州石刻外有新鄭高文襄公家所藏草書後載趙孟頫宋廣吳寬沈周文彭諸跋文謂嘗見東坡雜帖中有雲缺月駛舟行岸移八字公題云此書眞似楊風子也蓋楊少師書宋初極重而傳世甚少豈公嘗愛而學之耶此記筆法大與八字相類亦足爲一驗也中元師相命彭樵勒上石以見東坡草書之妙

按中元子乃文襄公別號此卷實得之鈞陽徐頖南以致靈異若此夫非盡人之子歟讀是文者其尚有感於斯

金陵城外水通大江凡仕宦來往多舟行其負行篋之人謂之旱隸諸縣編姓名於冊設長分統之法至善也道光庚戌某官囊被竊渺不得其端緒適旱夫擔銀入市與同類口角咸疑之時上元丞督修城垣密詢諸匠作匠作曰此閒竊賊如某某頗悉其里居丞乃馳告令拘至一訊而服爲首者武生也其術非官不竊石城門內外各以一僧寺爲巢穴寺中諸匠作隱備值官之



歐陽文忠公爲其考崇公及太夫人撰瀧岡阡表成勒豆數斗易諸老傭云

遷擢及告歸去者輒謀諸旱夫揀行篋之重者潛舁入寺先以秤稱其斤兩然後開箱倒籠易金銀以甎石俾鉄兩適符其鎖鑰封識包裹諸匠作仿爲無不肖仍舁登舟泯然無跡行之有年黨與甚夥所竊纍纍胥役盡知而被竊者當時則從未識破憶壬寅某卒於官所其孥歸檢橐金半瓦礫疑臧獲之留金陵者私易之遣僕數千里來訴誣指紛拏幾成冤獄太守某以無據阻之初不疑及旱夫也孰知其竊之巧乃爾殆多藏者厚亡耶

太公望年逾八十始遇文王佐成周業爲古今大老一人而已嘗讀北史魏以河內鎮將羅結爲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時年一百七歲精神不衰魏主以其忠慤親任之年一百十歲乃聽歸老朝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結雖不敢比太公然其壽考亦古今大臣之所罕有也

宋文潞公年九十二薨更事四朝洊歷二府七換節鉞位將相五十餘年平章事四十二年歷任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再知秦州大名永興五判河南府兩以太師致仕爲宋朝名臣福祿之冠

明慶成王生一百子俱長成自長子襲封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

明侯官林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爲建昌知府子應諒嘉靖壬辰進士戶部侍郎孫如楚嘉靖乙丑進士廣東提學副使烏程董份嘉靖辛丑進士爲禮部尚書子道醇萬歷癸未進士給事中孫嗣成萬歷庚辰進士禮部郎中皆祖孫父子俱在一堂而林氏尤享上壽建昌一百四歲侍郎八十副使自廣東告歸侍養

長洲蔣氏於乾隆丙寅春中書應煜之祖文源年九十配張氏年八十九編修元益之祖文涵年八十九配顧氏年八十八俱五世同堂親見八代應煜元益同日給假回籍祝壽時徐雨峯士林巡撫江蘇製聯語稱祝云登甲登科五代兒孫繞膝難兄難弟九旬夫婦齊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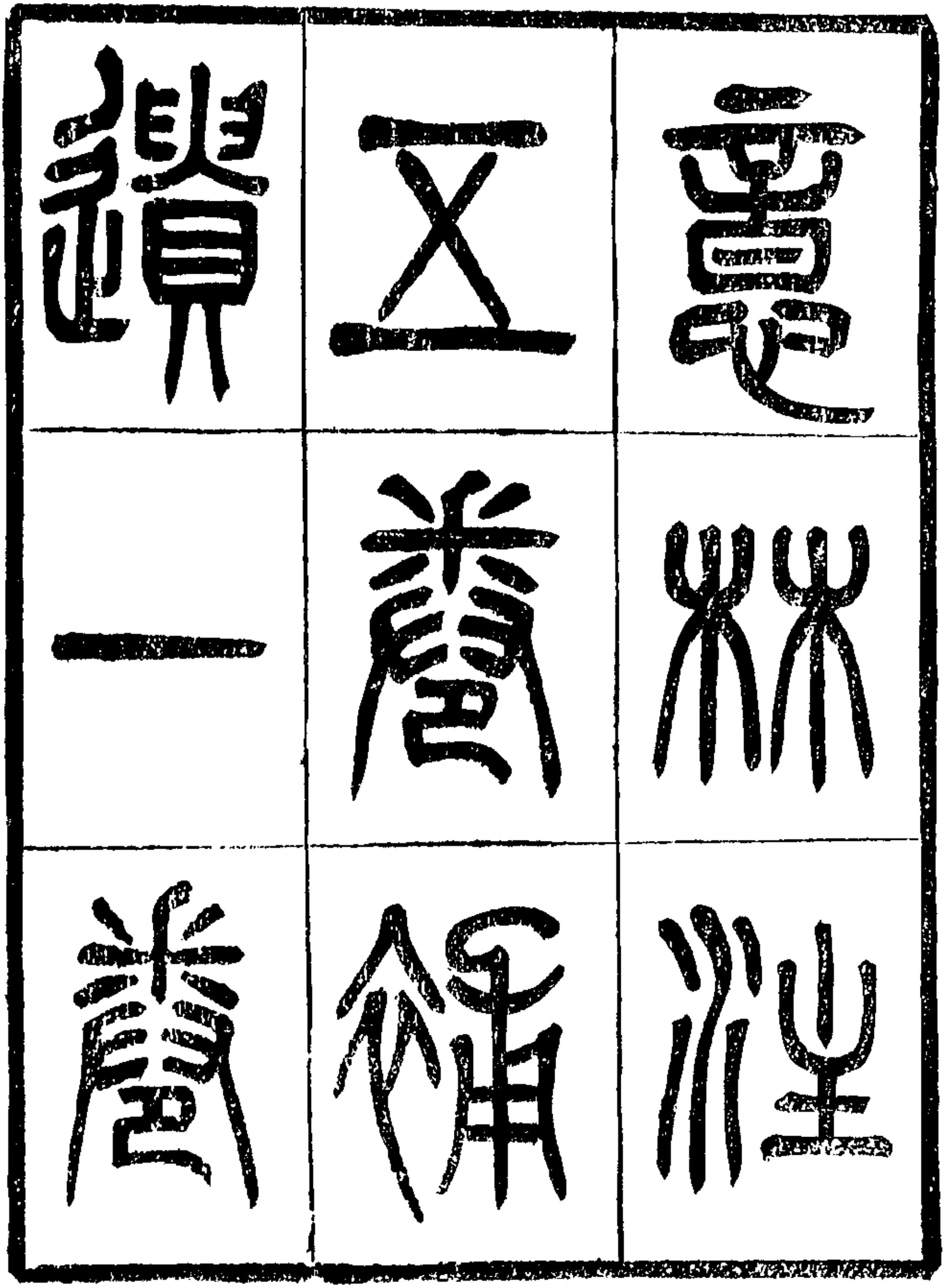
靜海勵文恪公杜訥六十歲外以貢生給事史局議敘四川州同將之官會殿門易額史官翰林書皆不合式有人薦勵書額稱　旨授編修七十二歲開坊歷刑部侍郎卒贈尚書子文恭廷儀强仕入詞館十年不調後

屏廬叢刻

洊升刑部尚書孫宗萬十七歲入翰林仕至刑部侍郎
曾孫守謙亦官翰林
周文恭公煌其祖戴眉山樵也年九十九歲尚未娶一
日於溪中得金銀無算因與所善吳翁謀遷居城中且
屬爲媒願以萬金聘但非處子不可吳笑諾之歸告嫗
謂九十九老翁誰肯與爲婚者時吳女年十九歲以願
嫁請吳以告周喜甚卽日委禽成婚年餘生一子時周
百歲矣及見其子遊庠抱孫後享壽一百四十歲世代
簪纓蔚爲涪州望族

蓬窗附錄跋

顏唐之態簡率之筆枯疏之墨卽此已可覘公之所涵
養矣癸亥七月朔後學金鉞跋



題意林四絕句

集錄裁成庾澗川意林三軸用裴傳漫嫌撮要失備載
嘗鼎一臠知味全

都護安南政不煩用儒術致政平和奇書五卷銅柱二
無忝祖爲馬伏波

六經萬古示綱常諸子何妨取所長節度豈徒務佔畢
要知制事有良方

五卷終於物理論太元經下已亡之說非天一閣珍弆
片羽安能欣見斯

乾隆甲午仲夏御筆

乙未五月十有九日草莽臣鮑廷博恭錄

臣謹案癸巳歲天一閣後人臣范懋柱進呈舊藏寫本意林寵膺睿情賞鑒題詩簡端既奉詔給還臣鮑廷博特精繕副本恭載宸章洵論古之指南談藝之圭臬也臣今摹寫全帙雖蹤跡茂陸機氏曰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唐韋展目月如合璧賦云獵英華於百氏漱芳潤於六籍是庶幾焉當篇至此從陳耀文天中記補君子曰以少爲貴者其是之謂乎余元會之執友故序而記之貞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也

又



撫州刺史戴叔倫撰

三聖相師大易光著天地之功立矣經傳之功生焉輔成一德謂之六學漢收秦業其道方興置講習訓授之官明君臣父子之體雖禮樂文缺亦足以弘忠孝仁義之大綱至如曾孔荀孟之述其口蓋數百千家皆發揮隱微羽翼風教祖儒尊道持法正名縱橫立樸變通其要崇儉而有別即農而有序旁行而不流小說去泥而篇簡繁夥罕備於士大夫之家有梁顥川庾仲容略其要令爲子書鈔三十卷將以廣搜采異而立言之本或不求全大理評事扶風馬總元會家有子史幼而集錄採其旨趣意必有歸遂增損庾書詳擇前體裁成三軸目曰意林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疏通廣博潔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譏蔽邪蕩之患當篇籍散缺人所未見之時而乃先識其名又得其語斯足以廣聞見助發揮何止嘗鼎臠啖雞

子書起於鬻熊六韜盛於春秋六國時莊老道宗起覆
載之功擴日月之照高視六經爲天下式故絕於稱言
矣墨翟大賢其旨精儉教□□名亞孔聖至矣□□
□管晏文□□□□□□□□□□□□□可謂庶矣
而部帙繁廣尋覽頗難梁朝庾仲容鈔成三帙汰其沙
石簡其糠粃而猶蘭蓀雜於蘼芝璠璵隱於璞石扶風
馬總精好前志務於簡要又因庾仲容之鈔略存爲六
卷題曰意林聖賢則糟粕靡遺流略則英華盡在可謂
妙矣隋代博陵李文博據掇諸子編成理道集十卷唐
永興公虞世南亦采前史著帝王略論五卷天后朝宰
臣朱敬則又述十代興亡論一帙洎扶風意林究子



史大略者蓋四人矣予扁舟塗水留滯廬陵扶風爲余
評其本尚且曰編錄所取先務於經濟次存作者之意
罔失篇目如面古人予誚馬氏之作文約趣深誠可謂
懷袖百家掌握千卷之子用心也遠乎哉旌其可美述
於篇首俾傳好事貞元丁卯歲夏之晦文廢睺河東柳
伯存重述



字伯存據先友記云柳登柳冕自其父芳善文史與冕
並居集賢書府則芳另一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亦云
并字伯存因話錄宰訥也伯存普廢故自
柳冕志作三卷
閻寫本

新唐書藝文志馬總意林一卷雜家
宋史藝文志馬總意林三卷雜家
晁公武讀書後志意林三卷右唐馬總元會撰初梁穎
川庾仲容取諸家書術數雜說凡一百七家天中記引
云五家此有小注
鈔其要語爲三十卷總以其繁略失中增損成三
軸前有戴叔倫柳伯存兩序案文獻通考有讀書志而
無後志晁氏未之見故意林亦不著錄也庾仲容字仲容頴川陽陵人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官諮議參軍黜爲縣令鈔諸子書三十
卷見梁書文學傳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蕭穎士爲門人冠大歷間撫州刺史容管經略使見姚合極
元集柳伯存名并爲文學至御史病聲遂廢弟中庸中
行皆名有文見柳宗元先友記再考叔倫貞元間第進
士所著述纂十卷馬總爲序又趙璘因話錄載其外伯
祖殿中侍御史柳君掌汾陽書記時專自注柳君諱涔

洪邁容齋續筆曰唐貞元中馬總所述意林一書鈔類
書諸子百餘家詳後文子以下俱從鮑本錄
又曰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
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其它
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

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言袁準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干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今閒十六種詳附編）胡應麟筆叢曰庾仲容子鈔今世不傳僅馬總意林行世按宋晁氏讀書志凡百七家三卷余所得本五卷而所引僅六十餘家（廣業案本目錄無鶡冠子新序二書爲六十九家蓋又亡其半矣洪景盧所稱世不傳書三十餘家今意林亦僅存半其書名則諸史藝文諸家目錄往往可徵因考列其下作者大都亦因槪見云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並亦戰國墨之徒也王孫子一篇見漢志儒家注名巧心劉勰雕龍序所稱王孫巧心卽此公孫尼七十子門人其書兩見漢志一儒家一十八篇一雜家一篇今意林所引但有公孫文子而無公孫尼不知其儒家雜家也阮子書名政論魏清河太守阮武撰姚信書名士緯梁人信又有新書二卷並見鄭氏通志藝文略阮法家姚名家也（案隋志注梁有士緯新書十卷又姚氏新書二卷非謂信爲梁代人也）通語十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正部論八卷後漢侍中王逸撰並見雜家然儒家又有武侯集誡二卷亦諸葛也（案武侯集誡係後人所輯）陳子要言十二卷吳豫章太守陳融撰鄭志同列儒家今載宏明集者非也（案宏明集梁釋僧祐撰論一篇周生烈子魏人三國志有傳（案魏志烈附見王朗傳朗既等傳烈或作列隋志作周生子要論亦見儒家）秦子三卷吳秦菁撰見隋志作梅子一卷中言阮步兵意林以爲晉人隋志作梅子新論（附桓譚下　案隋志注列晉華譚新論下非桓譚也）魏朗三卷後漢會稽人見隋志雜家唐子十卷吳唐滂撰見隋志儒家秦子三卷吳秦菁撰見隋志有三戰國衍爽漢鄒陽據意林所引百餘言不類戰國或當是陽書也孫氏成敗志吳孫毓撰（案毓晉人見隋志儒家正論下）蔣子者魏蔣濟萬機論入卷見雜家譙子者蜀譙周法訓入卷見儒家鍾會芻蕘論五卷（附蔣濟萬機論下）記三卷吳大鴻臚張儼撰新言五卷吳大鴻臚裴元撰析言論三十卷晉議郎張顯撰並隋志雜家注（傅子下顯又有古今訓十二卷亦見雜家正論十九卷正書二十五卷並袁準撰見儒家蘇子者七卷晉征北參軍蘇彥撰（案隋志作北中郎參軍）陸子者十卷晉清河守陸雲撰並附道家唐滂（下）然雜家又有蘇道立言六卷陸澄政論十三卷不知意林所引果道家雜家也（案陸澄齊人庾氏不錄晉以後書知意林所引必非澄也隋志雜家又有陸澄述政論十三卷當是重出）干子十八卷晉干寶撰顧子十卷晉揚州主簿顧夷撰並附見儒家（志林下然吳太常顧譚有新語十二卷亦稱顧子諸葛子吳太傅諸葛恪撰見雜家然儒家又有武侯集誡二卷亦諸葛也（案武侯集誡係後人所輯）陳子要言十二卷吳豫章太守陳融撰鄭志同見隋志儒家注中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鄭志同

符子二十卷東晉員外郎符朗撰見道家惟任奕子未得考而道家有魏河東大守任嘏撰道德論十二卷或字之訛也案諸佚書覩胡氏此考思過半矣而其間尚有小誤略附正之餘並詳後

又曰今意林六十餘家洪所列外尚有一二僻者化清經十卷蔡洪撰篤論四卷杜恕撰物理論十六卷楊泉引傳此外有湘東王鴻烈十卷楊偉桑邱先生書二卷子陸澄缺文十三卷張顯古今訓十二卷盧辯稱謂五卷桓子一卷何子五卷郭子三卷隋世或存或亡今率湮沒無考大抵唐以前子書僻者略盡此矣案湘東與庾同時盧辯後傅子百二十卷傅元撰並隋世尚存者裴松之三國志注楊泉物理論多引傅子



周人皆非子鈔所應有至子書僻者就隋志儒家附載者言之漢應奉後序魏王粲去伐論集王基新言吳周昭周子陸景典語蜀譙周五教志晉王長元通經華譙新論蔡謨閻論之類已難僕數恐未必盡此也

又曰太元經十四卷晉楊泉撰鄭氏通志略作太卒蓋泉以子雲同姓故此書亦擬之也今第意林所鈔百餘言馬氏注云墜案廖本作墜望園范本作墜是

時鄭藝文略及隋藝文志俱云晉人惟舊唐書作唐人然唐人諱淵泉字德淵其爲晉人無疑舊唐書字誤也

馬氏意林又有物理論十六卷所采頗眾而不題名氏按隋志亦泉所撰其云張蒼除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千六又以漢文除肉刑爲匹夫之仁蓋韓非鄧析流也此條辨俱詳後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證云公孫尼子二十八篇隋唐志一卷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歆曰繆衣公孫尼子所作也馬總意林引之今嘉靖間所刻意林無公孫尼子之目是今之意林亦非本書

容齋續筆云漢書貨殖傳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止迺用范蠡計然遂報彊吳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予案班固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嘗南遊越范蠡舉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予案唐貞元中馬總所述之意林一書鈔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駰注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圜云

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酈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爲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爲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爲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子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總只載其敘計然及它三事云餘並陰陽厤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如伊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其它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緯



殷興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薛子譙子鍾子張顯析言干子氏新言袁準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干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意林目錄

卷之一

鬻子一卷　太公金匱二卷
太公六韜六卷　曾子二卷
晏子八卷　子思子七卷
孟子十四卷　管子十八卷
道德經二卷　荀卿子十二卷
魯連子五卷　文子十二卷
鄧析子一卷　范子十二卷
胡非子一卷　墨子十六卷
纏子一卷　隨巢子一卷

卷之二

列子八卷　莊子十卷
鶡冠子三卷書闕　王孫子一卷書闕
申子三卷　愼子十二卷
燕丹子三卷　鬼谷子五卷
尹文子二卷　公孫文常作尼子一卷
陸賈新語舊作書二卷　晁錯新書一卷
賈誼新書八卷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淮南子二十二卷

卷之三

鹽鐵論十卷
新序三十卷
太元 字 鄭譔 本 經十卷
論衡二十七卷
潛夫論十卷
卷之四
風俗通三十一卷 南君書四卷
阮子四卷
士緯十卷
抱朴子四十卷
卷之五
周生烈子五卷
仲長統 統字 館校增 昌言十卷典論五卷
魏子十卷
任子十卷
體論四卷
物理論十六卷 以下舊列 梅子後
化清經十卷
成敗志三卷
中論六卷
秦子二卷

荀悅申鑒五卷
人物志三卷
篤論四卷
傅子一百二十卷
太元經十四卷
鄒子一卷
古今通論三卷
唐子十卷 以下舊列 傅子後
梅子一卷

逸文附編

說苑二十卷
法言十五卷
新論十七卷
正論五卷
商君書四卷
正部十卷
通語八卷

海甯周廣業注

貴池劉世珩校刊

鬻子一卷 本注藝文志云名熊著子二十二篇今作其自注云鬻子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俱一卷唐永徽中鄭縣尉逢行珪注本分十四篇今仍之文獻通考葉石林曰庾仲容子鈔六篇焉總意林亦然其所載酈與行珪書先後差不倫恐行珪或有附益李巽巖陳振孫亦言逢本甲乙篇次錯亂不可曉不敢以意刪定然則庾焉所錄蓋熊之遺言乎蓋漢志鬻子不盡原文其所見必古本矣明刻鬻子頗多椎且因取以校注焉 本注一條原本作是亦序中語也大抵子略所錄半出意林故與原書多不同



發政施令爲天下福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今作民不求而得所欲李妨謂之信除天下之害太平御覽亦作不求而得 妨謂之信除天下之害 甲第五

謂之仁信而能和無今作仁與和信和與道帝王之器道符五帝三王傳政

聖王在位百里有一士賢士百里而有一人猶無有也王道衰千里一士今作賢士千里而有一人猶無有也王道衰此與下節並見賈誼新書大政篇不言出鬻子書大政篇不言出鬻子 則猶比肩也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知善不行舊作信據李善文選注改今亦作行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年尚少御覽引鬻子有此未云文王善之遂以爲師則非鬻子本文甚明蓋與荀子後序同例 案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篇云鬻子鬻熊爲諸子之權輿也然曰鬻其遺文則固非出熊手矣晁昭德讀書志據序瑯琊其書不應有三監曲阜時事考史記楚世家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時封於楚夫熊既早卒而所封又其曾孫安得監殷時尚存而貢誦新書乃復有成王問鬻子之文豈得謂所錄盡熊之遺言乎蓋漢志鬻子二篇列道家別有鬻子說十九篇列小說家班氏自注云後人所加劉昫唐志亦在小說類則安知漢以來所傳不雜出於小說耶今本眞贋更不可知如選注引針虎族百萬起自黃鳥至於赤斧御覽引黃帝年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之類固無其文乃列子天瑞力命等篇所稱及新書修政篇所載鬻子七則今亦無之而大政篇不言鬻子者今反有其三篇且聖王在位與知善不行之語已早在仲容所見六篇之內此不可解也宋潛溪諸子辨盧稱其文質義宏古書無疑楊升庵王弇州讀鬻子以爲淺陋一無可取似均非持平之論至潛溪謂是能之徒名政者爲之問新書乃熊自陳上世之政故有政曰非人名也太公金匱二卷 案太公望呂尚本姓姜從其封氏曰呂名牙周文王師之號爲尚父



隋唐志二卷今佚

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其三人今可伐乎太公曰臣聞之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謂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歐陽詢藝文類聚引六韜時難得而易失有此二句釋作振 時難得而易失也

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以上御覽引六韜得殷之財與殷

之民共之則商得其貢農得其田也一日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乙句御覽引一足步則不行選賢自代上下各得其所

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御覽有復字得聞乎太公曰黃帝云余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羅苹注路史云世謂太公作金人黃帝之戒也誤稽之廟案太公金匱公對武王之言明黃帝所作皇覽記陰謀曰黃帝金人器銘曰武王問尚父五帝之戒對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搖搖恐朝夕不及夕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我古之慎言人也羅又引金匱云禹居民上慄慄如不滿日乃立諫鼓禹之戒也曾子淮南子稱堯舜之道敢誹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乃堯舜與湯之戒也特意林不備載耳堯居民上後漢書光武紀注引金匱堯作黃帝振振後書注作怡怡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後書注作矜類聚同如恐不滿後書注有曰湯字無上恐字湯居民上慄慄天下治記懼作恐廖本同



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句見類聚慎終與始完如金城子墨子俱有金城湯池之說酈道元水經注引漢書集注薛瓚云金者取其堅固也案薛瓚即漢書注所稱臣瓚劉孝標以爲于瓚司馬貞以爲傅瓚皆非也

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本注書履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木注履刀利噫噫無爲汝開木注書非刀源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本注書非案御覽武王曰吾隨師尚父之言因爲慎言語臨身引誡書履云又有門戶論等書猶不引鄒子井案漢志道家大公二百三十七篇自注呂望爲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戒近世又有偽大公術者所增



篇目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能貊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見後漢書注今七書所有六十篇分文武龍虎豹犬六目前後與意林差異文亦不完知非原書然意林亦有訛錯略據今本注之

文王曰君務舉賢不獲其功何也太公曰舉而不用是有求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舉而不用是舊作舉不容易接下文王曰有求賢二字何舊脫節案今本作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乃知易爲是考能名實俱得之也舊作則得之也藏作名實得之也太平御覽作名實俱得也與今本稍異文韜舉賢第十

文王曰國君失民者何也太公曰不愼所與也君有六守三寶六守者仁義忠信勇謀三寶者農工商六守

長則君安安今本作昌 二寶先今本作全 則國昌昌今本作安 六守第六
國柄借人則失其威淵乎無端孰知其源二句今無涓涓不
塞將成江河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熒熒不救炎炎奈
何六句舊錯在得之也下守土第七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
鹿而天下共分其肉今作天下皆有分肉之武韓發欵第十二
太公云伏羲神農教御覽有民字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
怒見御覽此下五節今並無
聖人恭天靜地和人敬鬼
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奈何太公曰天下有粟賢
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扈一人下伸萬人上唯



聖人能行之三句見選注作唯聖人能馬
冠雖弊加於首御覽作禮加之於首履雖新履於地御覽作法踐之於地賈誼
新書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本此
武王問太公曰士高下有差乎太公曰人有九差惡口
舌爲眾所憎夜卧早起御覽云雖起劇不悔此妻子之將知人
飢渴習御覽作念人劇易此萬人之將戰戰慄慄日愼一
日此十萬之將知天文惡地理理四海如妻子此天
下之將舊作主以上見御覽
軍中之事不聞君命龍韜文韜第二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親其將如父母今本無後漢書注引龍韜有
攻城則爭先登野戰則爭先赴鬥金聲而怒鬬
鼓音而喜可乎後書注作鬱之奈何今同太公曰作將冬日不服
裘夏日不操扇藝文類聚無日字今同天雨不張蓋幔御覽及今本無幔字唐無蓋字出隘塞過人作狹此從後書注泥塗將先下步軍
未舉火將不食黃石公三略引軍讖亦云士非好死而樂傷其將
知飢寒勞苦也廣軍第二十三
貪窮忿怒欲快其志者名曰必死之士辨言巧辭善毀
善譽者名曰間諜御覽無此二字飛言之士上三句見大韜練士下二句今
無見御覽
君子之遊茫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
小人之遊戲大戴作貨乎如入鮑魚之室大戴作次久亦不聞

而亦化矣故君子慎其去就也

與君子遊如日之長加益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氷幾何而不行陷乎疾篇

天圓地方則是四角不掩也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天圓篇

案柳子厚辨論語爲曾子門人樂正子春子思等所記以其言曾子死且不稱字而稱于也今觀曾子書其大孝篇有樂正子春與門弟子問答則曾子子春子思皆曾氏高弟故論語所載師說雖少而皆醇曾子書所述雖多而或駁非曾子之言以家語戴記較論語必有辨矣深也猶孔子之言以宏毅然其言明白晓潔敷暢則誠有如宋潛溪所云者而宋儒頗疑之乎國涉筆直以爲戰國學者所論寫謂戰國處士橫議刑名法術縱橫兵謀之書滿天下與孟子並世者猶以爲迂遠闊於事情觀其說如方枘內圜鑿誰復能追述曾子者耶身通六藝諸賢皆十倍孔商韓何以諸賢著作絕無一存而商韓之書至今猶在豈其橫議澤中於人心即有宗孔氏者終且倍師而學之此班孟堅所爲嘵然於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也夫七十子中僅得一曾子幸爲劉錄班志所定善因宜表異之使不久湮大戴顧可識議之乎至大學亦出小戴宋以前未有知爲曾子書者自漢公始爲賢義專行於世後經諸儒論定遂崇信之駕於經一章云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蓋者疑辭傳十章則明言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實未嘗確指爲曾子書也經義考備載諸論說皆若有不滿焉者殆未深玩章句耳或謂當時既尊大學即不當更有疑曾子者此說爲允

晏子八卷案晏子名嬰字仲謚平萊人爲齊大夫公其書漢志八篇劉向云內篇七外篇一其六篇皆可觀洪二篇解多複重一篇似非晏子言梁阮孝緒七錄七篇隋唐志並七卷晁已亡此後人采嬰故事爲之卷崇文總目云原書已少一卷而司馬貞謂今有七篇宋有十四卷敬卷帙頗多於前志是也明錢唐李從先本御止六卷於宋本不知若何但外篇止七條必有闕佚



文第亦與意林異不敢據以爲定姑附誌之以備考證

景公作臺臺成復欲作鐘晏子曰斂民作鐘民必哀斂哀以謀樂不祥今在內篇諫下在雨雪條後

景公嬖妾死名曰嬰子公守之三日不食庸著於席而不去晏子曰外有良醫將作鬼神之事原云君請屏而休浴晏子令棺入閒痢者之宮彼醫者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信之屏而休浴晏子令棺入殮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如日今無日字月之皪皪今作蹙蹙在修敬條後景公時雨雪三日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晏子曰夫賢君飽則知人飢溫則知人寒公乃去裘今在諫上此下皆與今文差異有則節過當處

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不務其美士事不文木事不鏤足以示民也接作臺條

景公曰吾欲霸諸侯若何晏子曰宮未具也吾聞仲尼處陋巷今作居處惰傲廉隅不正則原憲侍志意不通則仲由侍德不厚延博謙案館校云今本晏子作德不盛行不厚廖本同上此下次

君擇臣使之臣雖賤亦擇君事之

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今本作三心不可以事一君問下原作梁

邱據問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云云風俗通過譽篇曰俗及俞安期唐類函引晏子亦作百心

晏子治阿三年毀閒於國景公召而問之對曰原有嬰梁孫經

君門閽之政
淫民惡之　嬰舉儉罰倫倚民惡之決獄不畏強貴
強貴惡之　原有左右所求非
惡之　事貴人不能過禮貴人
惡之二句舊錯在　是三邪毀於外二讒毀於內臣請
事一君下　改轍更治三年必有譽也　雜上　此條見蓺非子言
囚請更治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將賞之乃對云云召還
末言今悉更其政故致譽此蓋因威王烹阿貿仲墨
事而附會之晏子必不出此也馬氏改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將賞晏子必不出此也馬氏改之
甚有意惜訛闕太甚爲易五字而附注之
景公病水數十日夢與二日鬬而不勝使占夢者占之
占者至門晏子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鬬日陽也
不勝疾將退也三日而愈公賞占夢者占夢者辭曰
晏子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
雜下風俗
通引之

## 意林卷一

景公病疽在背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熱如火色如
日大如未熟李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色如蒼玉大如
璧公曰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者過王問何處人
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
江南江北則作枳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
入楚則盜臣不知也楚王自取弊耳　原作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事
見韓詩外傳說苑
晏子使楚楚王以晏子短小作小門於大門之側晏子
曰往詣狗國從狗門入今來使入楚不可從狗門入
也遂大門入　此次下條今在縛盜前　按次正與此同
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也　御覽
則作身下云君其食諂人
言乎類聚則下有身字　公曰善吾不食諂人之言
也以魚五十車賜弦章固不受是弦章有晏子之遺
行也　御覽云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
善者皆欲此魚也昔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
不掩之今諸臣詔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
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康
晏子之遺行也詳見說苑君
道篇此當出外篇今本闕
案晏子著書名曰春秋見孔叢子執節篇及史記
其例大率如韓非所稱姚左春秋之類故班氏本
七略以志藝文但稱晏子列儒家而不列六藝附
唐志雖名晏子春秋亦入子類其書言兼愛節用
薄葬等語出晏子故柳子厚斷爲墨氏之徒有齊
人者爲之即意林所錄緻嬰占夢爲諂諛狗門化
枳爲滑稽皆與經義相背而朱氏經義考人之撰
統向嘗以爲疑今觀是書止題晏子則知梁陳之
世尚未許其假名春秋也

子思子七卷 案子思孔子孫爲魯繆公師漢志二十三篇隋志七卷宋濂曰避孔子不敢稱姓故曰子思子亦後人所輯中載孟子問牧民之言

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悅人不能使人必悅

國有道以義率身無道以身率義苟息是也

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後漢書宣秉等傳論引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注此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案四句見文子淮南子並作同令而民化徐幹中論貴驗篇引之誠亦作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御覽作化如化

終年爲車無一尺之軫則不可以馳尺舊作人軫作輪木止一尺後備木名軫與輹共七寸言尺者舉成數依御覽改之

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二句亦見淮南子百心作兩心御覽引作



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小人溺於水

君子溺於口也

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義者薄於行御覽此下云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也

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說苑有此文君子作聖人

孟子十四卷 案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漢志十一篇內篇七外篇四趙岐取內篇爲之章句分十四卷今存又有鄭玄劉熙等注亦無若弟子句由是章指之名晦矣注文亦非原本大略而已故取之於人大矣章正義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文及不錄然於事未嘗輕棄之而不明今有隱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動顏淵慕虞帝仲尼歎庶幾云云道不知妄改常又隱朋四句即其所不錄者故自解之如此就其所存章指皆典碩可誦謹言荅之以孟注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好辨章句由是章指之名晦矣注文亦非原本大略而已故文選注所引趙岐孟子章指干載聞之猶有感激又治身行禮君子所能又循性守故天道不知妄改常又隱朋四句即其所不錄者故自解之如此就其所存章指之名晦矣注文亦非原本大略而已故文選注所引趙岐孟子章指干載聞之猶有感激又案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朱竹垞已言史記越無其文不知何所依據乃其詮弈秋又案傳記有云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有過者止而聽之則弈敗笙汨之也又云棄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鴻鵠之善作聖人

過轉弧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之言歟此引證新論之文過者上脫吹笙二字而以爲是亦孟子之言尤可異矣大抵古人注書必有所本書相輔而行如趙注爲長裘貧後人考訂故能與本書相輔而行如趙注爲長者折枝句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是役故不爲劉峻廣絕交論折枝孺首曰厥角叩頭以頷觸地也陸倕石闕銘厥角角皆本之注若崩厥角角膝厥角角皆本之注觀水有術者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士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猶惡醉而強酒

民之歸仁猶水就下

存乎人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淳于髡曰男女不親授受若嫂溺援之以手乎孟子曰若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必援以手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淳孟子譏之曰不知政也不如以時修橋梁

齊人有一妻一妾其良人出饜酒肉而反夫也案舊本注良人郎本注良人作其夫出則饜飽而反齊人上有良人出饜酒肉六字此傳寫之訛廖本去此六字并刪其注今正之補妻後倘之見乞人祭餘食之妻乃告妾相與泣於中庭其夫自外來未知猶驕其妻妾由猶同君子枉道







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夏

枉已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自作廖本當以直矯枉三句本趙注

景春曰劉熙注景春爲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士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猶惡醉而強酒

民之歸仁猶水就下

存乎人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淳于髡曰男女不親授受若嫂溺援之以手乎孟子曰若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必援以手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淳孟子譏之曰不知政也不如以時修橋梁句本趙注

齊人有一妻一妾其良人出饜酒肉而反夫也案舊本注良人郎本注良人作其夫出則饜飽而反齊人上有良人出饜酒肉六字此傳寫之訛廖本去此六字并刪其注今正之補妻後倘之見乞人祭餘食之妻乃告妾相與泣於中庭其夫自外來未知猶驕其妻妾由猶同君子枉道得富貴而驕人也二句亦本趙注

非其道句舊在於人下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在野曰草莽之臣在國曰市井之臣

性猶湍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趙注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劉熙注亦然惟上三句作白羽之白性輕白雪之白性消白玉之白性堅馬氏蓋參用之

冬日飲湯夏日飲水本注欲問寒暑者中心也案趙注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得人爵棄天爵終亦亡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二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三樂

雞鳴而起孜孜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孜孜爲利者蹠之徒也

九仞無泉猶棄井也

古人之關禦暴今人之關爲暴本注今之關出入征稅

惡似而非者惡莠亂苗惡佞亂義惡利口亂信惡鄭聲亂雅樂惡紫亂朱惡鄉愿亂德

爲不義乃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爲相仲子遂夫妻相與逃爲人灌園張守節史記正義於孔子弟子公孫龍傳下引孟子曰趙人藝文類聚及御覽並載孟子曰滕文公卒諱有日滕文公卒諱傳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卿仲子以采邑於陵故謂於陵子仲也

記之紂昏以亡武王誥誥以昌曰輒少貧在墓開識葬埋事又徒在市則輒知市井之利又徒在墓引學所遂盡識禮儀此逸句也又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孟子云陳仲子廉士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水之尾樑水齧其墓見棺前矣天大雨雪甚至半日羣臣後葬先王欲小留而據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葬今文所無滕文公乃出爲帳三日更爲日此文王之美也三節似稷供作梁惠王此必出於外篇趙氏所謂文不宏深似非孟本直後人依事見戰國策呂氏春秋論衡非逸矣所謂傳本不可謂非孟子曰賀曰梁王欲謀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夫子自言讀孟子傳貿貿然亦不可勝食又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高誘呂覽注楊



堯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孔子至孟子各五百餘歲孔子至孟子纔百

案洪容齋謂意林列孟子有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之類今觀其書不同者如伊尹不同者頗多經義考載孟子逸文三十六條意林實取六焉當論諸逸句如荀子逸文三見齊王而不言事等語張子引入集注顧亭林謂出外篇其逸信矣若韓詩外傳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雞鳴是河閒古本與民閒傳本不同或傳文者以意節潤之耳觀馬氏以直矯枉及自羽白性輕諸句皆取足注文可知矣今考文選注尚有孟子四條曰桀紂逆天暴萬民故萬物皆天下欲之民故天乘之民去之湯武從天理萬物皆天下欲之民故湯武順天應人桀紂逆天暴萬民故萬物皆天下欲之民去之末御覽二條曰中有命世者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聖未出其間名世者也能覩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御覽二條曰明目者一賢也能覩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也耳聰者一賢也能聽百步之外聞雷霆之聲也

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辯氏固禮注天下之達尊也三辱也黃帝也堯也舜也三王夏殷周也袁宏後漢紀疆其君所見赤不能爲忠也量不君之所利也不救不也之又仁宅也義路也凡見孝標子能爲入井莫不趨而救不忍之心仁之端也鄉人居若在塗炭此聖人不記湯問曰何爲也所以導引頓無也說伯夷叔齊也李翊夏小正戴禮記注稱以勸道祠祭後漢書注與此同意

書注孔子德如金聲也其取足注文節內篇而出於好金也則皆出於湯往靖之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實然於法御覽引孟子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國人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實然於法御覽引孟子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

則惡矣非其急也人君惟不愛與不敏不可耳不愛原作優注謂遲隨不斷　不愛則亡眾不敏則不及事小臣篇

地大而不耕非其地卿貴而不仁原作臣非其卿民眾而不親非其民霸言篇　此及下條舊錯在末節

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公但謹聲耳戒篇

齊水躁而復故民貪而勇楚水弱而清其民輕果好賊越水濁而重其民疾妒原作愚疾而無信秦水沮而滯注秦水純甘舊作泪其民貪戾晉水滯而雜其民好詐宋水勁而清其民簡易水地篇與原文小異

先王治國威不兩措注臣行君威謂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為二門三句舊在輕重下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差以長短也明法篇



不可欺以輕重有尋尺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也

桓公問管仲曰何事最難吏未答管仲曰臣嘗作圍人惟傳馬棧最難注傳編次之校馬所立木也舊訛傳為賦先傳俗訛搏曲木則直無所施編校先傳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橈而棧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先傳小問篇

直木則曲無所施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小問篇

楚王好小腰美人省食荀子楚莊王好細腰朝有餓人淮南子作楚靈王　吳王闔廬好劍國士輕死故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七臣七生篇　舊則女工靡錯在利之所在上

冬日不盥原作溫注謂濫漿　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明王不治宮室非愛小也為傷於木事而妨於教也句舊作本矣今補為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泉之下無所不入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不遠利在前也漁人入海海水不辭水故能成蛟龍得水而神立人主得民而威成海不辭水故能成大山不辭土故能成高主不厭人故能成眾土不厭深故能成聖形勢篇

烏合之眾原作鳥集之交初雖相歡後必相咄雖善不親也

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舊脫也明五字補　戊篇

五穀民之司命黃金刀幣民之通施國蓄篇

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按度篇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楚楚強不可下如何曰公舊訛王但鑄錢於莊山往楚貴市生鹿楚王聞之喜必廢農而猶鹿公藏粟五倍楚足錢而無粟公閉關不與通使　四字楚降者十分有四輕重戊篇

案管子書在漢世未有謚其非者舊作言元始言生為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宋葉水心以有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為春秋末人作朱子斷為戰國人著竊謂牧民形勢幼官宙合等篇事殿言練非管氏不能作大旨以下賤者居多矣而輕重最為悠謬夫管仲前死而稱桓公名篇此其偽有白而當時諱傳為五皓而以白心名篇白心諸篇側聞正心誠意顯然者晁氏顧謂心術白心之道不亦惑乎但其書實古奧可誦馬氏所錄十不得一耳

道德經二卷 案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聃陳國苦縣人爲周柱下史敬王時西出關爲尹喜說道德二篇尚清淨無爲漢文帝時河上公作注漢志傳其學者有鄒傳徐劉四家其後注者甚多惟王弼爲善隋志河上王弼注各二卷今並存馬氏用河上注閒有損益然原文爲多嚴遵道德指歸一書最精釋文據輔嗣本又嚴遵無篇次因并析之元理今並附一二焉舊無篇次因并析之

則僞也以下無案者皆馬氏本注

挫其銳解其紛 挫止之法道不自見也當念道无上解釋也紛結也當如暗昧不曜

和其光 雖有獨見之明如暗昧不曜

同其塵 塵當與眾同垢

同其塵 塵不自別殊

如守中 不如守德於中育養也

先人後己天下先 以官長也

外其身而身存 薄己而厚人人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如

赤子故身得而長存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嗜慾傷神財多累身

不若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富當賑貧貴當憐賤反驕恣必被禍患也

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偽化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上化公正下無私邪

案王注仁義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屬於素僞寡欲

折己從眾不枉則直 枉屈己而伸人之自得直

自專則全也 曲則全

少則得 天道施謙自受

多則惑 惑於所守

多則多 財多者曲人之譽也

得多則惑 學多者惑於所聞

善行無轍迹 善道者行出之故無轍跡

善言無瑕謫 擇言而出之故無瑕疵

出門故無轍迹 案釋文瑕疵故也謫責也

知足者富 知足則常保

富祿位故富也

不妄視耳不妄聽目不妄言則無怨於天下

壽故能長壽也 案嗇王本作亡注身沒道存

將欲嗡之 案嗡王作歙釋文作僞簡文作給顯歙云閉塞也

必固張之 先張大之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先強大之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先興之者欲使遇害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先興之者欲極其貪心也

是謂微明 此四事其道微其效明也 案王注將欲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斃不假刑以除故曰微明

上道經凡三十七章馬氏錄者十章

失道而後德 道喪而後德生

失德而後仁 德衰而後見仁

失仁而後義 仁衰而後見義

失義而後禮 義衰而後施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 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消薄

而亂之首 禮賤質貴文故正直日以消薄

前識者 前識賢智自簡爲下而愚闇日以生

貴必以賤爲本 言欲尊貴當以賤薄爲本

高必以下爲基 下爲基如築牆下以堅固高必傾危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王注有志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 案宏明集載慧遠答桓南郡書不笑不足以爲道 案宏明集載皆作大而笑之

道德指歸云堂堂之業不遺於眾庶樓樓之事不悅於大夫又云中士下士非喜凶而惡吉貴爵而賤祿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王注有志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 案宏明集載慧遠答桓南郡書不笑不足以爲道 案宏明集載皆作大而笑之

道德指歸云堂堂之業不遺於眾庶樓樓之事不悅於大夫又云中士下士非喜凶而惡吉貴爵而賤祿也

建言有之明道若昧 明道之人闇九天遠絕滅不能見聞而已矣

進道若退 進取道者若退不及

夷道若類 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若多比類垢坋也大夷之上及眾庶垢坋不足也大方

上德若谷 若深谷然不自別殊若多比類垢坋也大夷之上及眾庶垢坋不足也大方

大白若辱 大方正之人無隅委曲廉隅也

廣德若不足 大器晚成

建德若偷 成器之人如瑚璉大音聲希言也

質眞若渝 渝變也

大方無隅 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

大音希聲 案王注聽之不聞曰希

大象無形 形象大法道之人質樸無形容也

道隱無名 物或損之而益推讓之人

夫唯道善貸且成 貸施也

攻劫之憂死有者崩貸也

掘冢探柩之患 名與身孰親身退遂則身與貨孰多則害也

大成若缺 缺者滅名藏譽如不備致患也

其用不弊 案王注隨物而成不身得與亡孰病則病於行甚愛好得貨利也

大盈若沖 患害所愛者少所費者多故言必大費也

其用不窮 多藏於府庫死生多藏於邱墓生有

爲一衆大巧若拙不見其能故若缺以成器不造爲異故若拙大辯若訥若訥道德指歸云无爲者有爲之君而成功之主政教之元而變化之母也不出戶以知天下已家知人家以身以河上王本皆無以字選注有下同不窺牖以見天道天道與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雖遠而所見至少也爲學日益謂政教禮樂之學情欲日以消損之又損之案原無之字選注有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情欲既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爲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不善則教道使就善不善則棄信者吾亦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教道亦以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自然令人軍不避甲兵不好戰殺案指歸云非如之而不能克

投之而不能測也神氣相通傷害之心素自爲廢王注云無以生爲生故無死地也塞其兌閉其門門兌目也不妄視案釋文徒外反簡云言也河上本作銳自言也今河上注兌口也閉其門門也不妄言案王注兌事欲所由生門事欲所由從終身不勤終身不勤苦也案指歸云不能終身役情濟其事欲之事終身不救禍亂也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徑邪不正也善建者不拔善以道建身建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之善抱者不脫句疑脫善字此下疑脫句多言者不知多患也知者不言貴其行也案王注因自然也言者不聽聽之聞與天同聰不聞聽之見與天同明開其兌欲視情濟其事欲之事終身不救禍亂也大道甚夷而民好徑邪不聊生孰孰直而不察政教急疾言決於身其民孰孰日以疏薄也其政悶悶音門政教寬大悶悶昧昧若不明其民淳淳親厚其政察察於口聽決於身其民缺缺民不聊生缺缺直而不肆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自申光而不耀雖有獨見之明如暗不炫耀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人以氣作根以精作蒂如樹根不深則拔蒂不堅則落言



安靜者易持守也其未兆易謀爲之於未有案王注其治之安未兆也治之於未亂以智治國案智下舊衍國字下同治國之賊使智慧之人治國必背道德妄作威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民守正直不作邪飾上下相親案王注武力也君臣同力善爲士者不武貴道德不好武力也善戰者不怒善以道戰者禁邪於未萌無所怨怒尚先陵人也善勝敵者不與善以道勝敵者使人君行刑猶狎人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人君行刑猶狎則不得其理還自傷代天殺者是謂代大匠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代天殺者失紀綱不得其紀綱還受其殃也天道益謙常以中和是尚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之世俗損貧以益強也孰能損有餘而補不足之人天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情欲也知者不博博者不知道守一則不必博多見聞失要眞故不知也案以上德經凡四十四章馬氏錄者二十六章釋文云一本四十三章

案老子書史但云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已未嘗以爲經也漢志則有鄰氏經傳傅氏經說之名釋道宜廣宏明集謂漢景帝以黃帝老子爲經始立道學勅朝野翫習之於是有然燃脂尊名元爲聖祖益重其書令士人皆先帖經須通老子兼注而崇元學復專習老莊文列四子學亦甚盛原文注亦甚詳此書悉依原文注不敢擅爲穿鑿易也但前後間有錯文篇章漫無區別疑傳寫者失其本來考釋文云河上公始作老子章句四篇以授文帝又明望之章句二卷唐志河上丈人注二卷舊唐志河上丈人注各二卷今所記互異不能定章句爲誰作及觀道德指歸本止說下經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八陽道九以指歸合神子所傳指歸闕本與說目相背又今河上本有體道德章句題篇目而指是每章但以首句題篇目殆

本亦有章無目則今之河上本恐亦非原書或參胡毋本未可知也至道經德經之名則河上本亦然宋司馬溫公作道德論始去之離古製更遠茲參校各本及釋文折其篇章以所錄多單詞故止以空格別之足便省覽若其書崇尚元虛後世附老死信矣世人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則大不然是莊子猶老聃假說元牝因以爲名奉伕弔焉遂有神仙之說則老子生於亳鄉葬於槐里詩序秦伕之弔辨正論曰老子生於苦縣厲鄉曲仁里今在涡天之利孰謂老子仙去哉

## 荀卿子十二卷

案荀卿名況趙人仕齊三爲祭酒時人尊號爲卿卿子漢志三十三篇本注三十二篇

終楚蘭陵令漢避宣帝諱孫卿孫卿書元和間大理評三篇隋志十二卷貽劉向校定十卷三十二篇事楊倞注改名荀卿子析爲二十卷三十二篇自序言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從云今存

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君子居必擇鄉游必擇士就防邪僻也勸學篇

肉腐出蟲木原作枯生蠹驕慢在原作忘身災禍作矣

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肢形乎動靜舊脫形字乎二字原有端而言蝡而動二句皆可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才四寸耳才原作則注韓侍郎云當爲財與纔同何足以美七尺之軀

夫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窮無窮極也跬原作蹞注同跬十步曰蹞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邱山崇城修身篇

天不言人推其高地不言人推其厚四時不言百姓期焉不苟篇

與人善言暖若錦帛原作暖於布帛與人惡言深於矛戟榮辱篇

三不詳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不肯事賢是也非相篇舊錯在天不言前

柱木而求直影猶不能察明而務見幽也王霸篇

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君道篇

川泉原作淵避唐諱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致仕篇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天論篇

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智蛙原作坎井之蛙司馬彪本作蛙莊子釋文引郭音陷云坎井壞井鼈水蟲形似蝦蟆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正論篇

聖人無兩心天下無二道解蔽篇楊本第二十一

鳥獸失亡其匹越月踰時必反過禮記作巡故鄉徘徊鳴號

躑躅以足擊地踟躕然後去何況人乎原無此句禮論篇今升在十九馬氏楊云舊第二十二蓋依舊錄特仍之

妻子具而愛教原作衰於親爵祿盈而忠衰於君唯賢者不然性惡篇舊錯在知君子下此舜對堯之語舊於賢者上誤衍舜及二字

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大略篇舊錯在妻子具上據楊云舊第二十七則不當在性惡前

荀卿子名況齊宣王時人春申君黃歇再請作蘭陵令因家焉李斯師後卒於蘭陵二句舊為小注廷博謹案館校云九字正文直下廣業案此條乃劉向所作後序中語見後漢書謝該傳注楊本無案韓侍郎稱荀氏猶在軻雄之間欲削其不合者非十二子等篇乃顯與孟子思孟子相背則豈直辭若不粹而已其書可戴薦言而馬氏所錄十不及一亦可謂嚴矣

## 意林注卷一

魯連子五卷案魯仲連齊人徐幹弟子年十二號千里駒好奇偉倜儻善畫策為趙平原君客義不帝秦後隱海上時稱仲連先生漢志十四篇隋唐志五卷今佚

史記本傳正義引云仲連靖田巴曰臣聞欲則緩也仲連小注誤御堂上不糞郊草不芸曰刃云末句舊作一作急者不收則緩者非務荀子彊國篇白刃撑於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

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以所輕與士欲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藝文類聚引云陳無宇謂門客曰昔荊來伐無一人死何有餘食士不得菽稗堂上有酒池士不得一嘗財者國之寡士也對曰君車衣文繡士不得以為縗鵝鴨百足之蟲斷而不蹶此同一文子曰蚘之足眾而不相害注作三斷不蹶持之者眾也蚘百足蟲高誘注淮南子曰蚘作三斷不蹶御覽兩見一與一引誤作三斷不蹶脾雅亦作至斷不蹶選注作



舊在達之原下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篇此見淮南子者六七

立原作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以求德原作求得也句原文無

河不滿溢海不渮波原在醴泉出下景雲原作星見黃龍下祥風原作至醴泉出此聖人順天道也句原文無鳳凰翔人間天下多欲下多詐崩川涸冬雷夏霜此國之將亡也精誠篇

水濁則魚噞高誘曰魚短氣出口於水政苛則民亂上多欲下多詐冬日之陽夏日之陰陽夏二字今補萬物歸之而莫使原作不高原作不知時與不時猶冬耕也類聚作譬猶不知行與不行猶以方作



舊在達之原下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篇此見淮南子者六七

立原作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以求德原作求得也句原文無

河不滿溢海不渮波原在醴泉出下景雲原作星見黃龍下祥風原作至醴泉出此聖人順天道也句原文無鳳凰翔人間天下多欲下多詐崩川涸冬雷夏霜此國之將亡也精誠篇

水濁則魚噞高誘曰魚短氣出口於水政苛則民亂上多欲下多詐冬日之陽夏日之陰陽夏二字今補萬物歸之而莫使原作不高原作不知時與不時猶冬耕也類聚作譬猶不知行與不行猶以方作



瑪瑙也張華博物志注馬勃一云百足中風其頭尾各異行而去

人心難知於天天有春夏秋冬以作時人有深情厚貌

不知宜與不宜猶以錦純鷹純上聲緣也類聚作緣不知時與不時猶冬耕也類聚作譬猶不知行與不行猶以方作輪也類聚作君所察者三不可不知云不知宜二句在末

文子十二卷本注周平王時人師老君九篇自注云老子弟子卑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隋志十二卷李遷注各十二卷李本今不存明刻有靈府注李遷訓注各十二卷李本今不存明刻有默希子正儀子南谷子三家合注頗詳默希子即徐靈府正儀為朱弁南宋人但讀書志載有唐徐靈府注豈字訛歟南谷為杜道堅元人居吳朱元注道堅元人居吳史記本傳正義引云時後則原不屈也道原

齒堅於舌而齒先弊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幹三句舊在達之原下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篇此見淮南子者六七

者藝文類聚作何貴乎信者也

君子猶射差原作於淮南同此毫末於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凡守篇

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者貪心不生舊在精神節後

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清之經舊作終日乃能見眉睫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

山生金反自刻原作劍木生蠹還自蝕人生事反自賊符言篇

善游者必溺善騎者必墜在使節後

使信士守舊作分財不如定分二字補採籌使廉士守財不如無心之不平原無此二字

上學以神聽之學在骨髓矣原無之矣字下文句亦小異中學以心聽之學在肌肉矣下學以耳聽之學在皮膚矣朱云上學體道以達智中學好道以成行下學游道以致名體道篇

鐸以聲自毀原作鳴鐸高誘曰鐸大鈴出於夷一淵無兩蛟丁必爭原云一作一卽定兩雄不兩雄卽爭

得烏者羅之一目一目之羅不可得烏徐云任二人之才難以禦眾一目二句亦見鶡冠子

欲致魚者先通於谷淮南作水欲求鳥者先樹於木木積魚聚木茂鳥集

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眥類聚引胡非子文高誘曰喻人能有爲而不能自害耳

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江原作河

饑馬在廐寂原在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

農夫勞而君子食之原作君子養　愚者言而智士擇之原作智者

日月欲明浮雲翳之翳原作藏類聚初學記並作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茂原作秀初學記作發秋風敗之人性欲平者欲害之

濟溺者以金石不如尺索原作與溺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索徐云愚弱者或可保與之金石則爲害矣小人不可處大位也義與此異淮南作與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高誘曰金石蛭寶非拯溺之具故不如纏索與此正同

花南原作葉淮太早者不須霜而自落

入水憎滿懷泉求芳不可得也

乳犬噬虎伏雞搏狸徐云顧恩育不覺忘生

冶不能銷木匠不能斲廖作鏤冰

金石有聲不扣不鳴簡管有音不吹不聲

事者難成而易敗名者難立而易廢微明篇

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自然篇釋文引四方宇往古來今曰宙又揚子太元曰陽沃謂之宇關字謂之宙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非其貪祿慕位欲爲天下除害耳

獸窮則觸烏窮則啄人窮則詐下德篇又見荀子

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淮南作上甯蒼安爲王諱故改之文選注作上安舊作王諱上義篇

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今人君不計其大功而求其小善失賢也

貧則下同原作卽觀其所舉富則視其所欲原作施貧原作窮則觀其所愛原作受淮南作不受原又有賤卽觀其所與淮南作不爲高氏子略載此及上

憍與意林同知其未見原書也

霸王之道扶挾原作義而動尊其秀士顯其賢百姓開戶而待原作內之漬米而儲之言義兵所臨如此不義之兵至於伏屍流血而不服也原無服字據廖本補



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生塵垢篇

容齋續筆云漢書貨殖傳越王句踐用范蠡計然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非人也書籍不見其名顏師古曰蔡謨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無四字蓋未何意林卷帙卽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嘗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子案馬總意林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駰注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圜云留侯師事黃石公而用其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爲范子所稱計然之說談無窮之辯數難子產之法記或云范蠡之家奮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而用其刑傳說謂子產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乃殺鄧析而用其術也非子產誅之案子產討鄧析見於列子荀子呂覽尹文子並然劉向序錄略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欲設無窮之辯數難子產之法記或云子產卒子產誅之非也劉向云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欲設無窮之辯數難子產之法記或云子產卒子產誅之非也劉向序錄略云鄧

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無厚篇

君有三累原有惟字親所信以名取士近故疏新原作親疏臣有

四責受重賞而無功居大位而不治為理官而不平

在軍陣而奔北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

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馴原作良民和則輪

利治國者失此必有覆輿奔馬折策敗輪之患二字補原

云安得不危無下三句輪敗策折馬奔輿覆則載者亦傾矣非韓子引此文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整原作閑習不可以當敵廟

算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此與下凶飢九句一節凶

凶飢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

同船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

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舊作病者口不能不唾

原作呼心悅者顏不得不笑

自見則明借人見則暗自聞則聰借人聞則聾

一聲而非類聚聲作言廖本同馳馬不能追原作勿追一言而急驅馬

不能及原無能字轉辭篇

明君之治民若御奔而無轡聚治作御御作策負重而履泰原作

履泰而負重

喜而使賞使舊作便不必當功怒而使誅不必值罪



句皆用韻古書往往有之

## 意林注卷一

如木匠形一似規見范子者不知是書在家已亡高氏特號意林鋪弘之耳有

## 忠怠於宦成孝衰於妻子

### 范子十二卷本注並是陰陽歷數也案漢志范蠡二篇列兵權謀家其書早佚隋唐

志有范子計然十五篇范子計然十二卷並陰陽歷數者又似不同原書已亡

此言十二卷子略十二卷子略云此篇卷十有二往往窮陋及引范子計然並是陰陽當即馬氏所

無可核證就諸書所引考之如論衡太歲在子水虞度日者寸也月者尺也二

錄也又初學記繡衣出齊上價四萬類聚土穀及白素出三輔舊事者同之類此引范子計然並

段金穢木飢火旱初學記日者水青火精火者內景虞度而成數選注注

世南北堂書鈔月夜為明王紀冬御覽日者寸也月者尺也二萬類聚土穀及白素出三輔舊事者同之類此引范子計然並

取象於春夏刑取象於秋冬御覽日者寸也月者尺也二萬類聚土穀及白素出三輔舊事者同之類此引范子計然並

尺也之類此引范子計然並是陰陽當即馬氏所

錄也又初學記繡衣出齊上價四萬類聚土穀及白素出三輔舊事者同之類此引范子計然並是陰陽當即馬氏所

難不可與共安樂又趙世家
中衍人面鳥喙或作鳥喙非
掩目別白黑雖時或一中猶不知天道論陰陽有時誤
中耳御覽引之脫
論陰陽字
范子問何用九宮計然曰陰陽之道非獨於一物也易乾
鑿度曰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鄭元注太乙北辰神
名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所
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
陰起於午是以太乙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
坤宮而震宮而巽宮所行過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
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而兌宮而艮宮而離宮行則
周矣上游息於太乙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
終於離宮兒後漢書張衡傳注今乾鑿度無此文三
國時吳趙達治九宮術
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御覽引
胡非子一卷案漢志三篇墨翟弟子戰
國時人隋志一卷今佚

意林注卷一 三十三

負長劍赴榛薄析兕豹搏熊熊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
赴深泉斷蛟龍斷舊作斬依文選注搏龍龍此漁人之勇也登
高陟危天中記作登鵠立四望廖廖顏色不變此陶
匠舊作缶天中記作岳從御覽之勇也說苑林既對齊景公語與
此略同云此工匠之勇也
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以魯為南
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曹昧請擊頸以血濺桓公公
懼不知所措管仲乃勸與之盟夫曹沫匹夫御覽有徒步字
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一怒御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
此君子之勇也脩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問墨非鬬
帶劍冤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鬬先生非鬬
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曰吾聞勇有五
等夫負長劍云云昔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
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以



君子曰難而易彼彼字補下同眾人自易而難彼親士
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陣勇為本焉喪雖有禮
哀為本焉脩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
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染伯陽染千辛千舊作子說苑作于
有推哆韓非子所染篇
曰桀有侯哆紂染崇侯也篇
聖人為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
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原文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

室以利其室亦非舊訛能廷博謹案館校改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衣三領足以朽肉節葬篇三寸之棺原作棺三寸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原作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泉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己爲政有三公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三公不得恣己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恣己爲政有天舊下政字天志下篇案此文兩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脛原作膞下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以免小也害之中取害也取利也以免於身者利原作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言雖受傷而身得免即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娶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吾當仕汝弟子學暮年就墨子責仕二字補墨子曰汝聞魯人原作語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送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

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耳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下二條亦原書所無古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古之學者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爲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案史記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子後史鄒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漢書子罕作子冉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孟子者竊竊據漢書近理故據楊同一韓非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非寒路同經孟子辭闢而墨氏之書兼其實則一韓甚也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兼非孔子顯學篇孔墨並尊史傳以墨附孔范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心用墨子心哉荀卿書雖于墨子不醇其禮論篇議兵篇不苟非孟墨子薄葬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親終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爲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生所見窄也出孔鮒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具以此獻

繘子一卷案繘子蓋墨翟弟子所稱董無心見漢志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隋唐志一卷是也繘子從不著錄而文選陸機文賦李善注引繘子董無心曰余得書事君子不識世情又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則唐但傳其書矣路史注亦引繘子天下酒濁而敎厨人又風俗通載董無心曰仕伯兩繘子修墨氏之業以救於世儒有責無心者其言修疑悠而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繘子繘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有舊者字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繘子不能應

隨巢子一卷案漢志六篇墨翟弟子隋唐志一卷文心雕龍以爲墨翟隨巢意顯而語

貫
也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曰聖也（當作賢於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耶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為四時八節以紀育人（疑作之）乘雲澗雨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墨子鬼神明於聖人猶聰明耳目之與聾瞽也（隨巢子蓋本其說）

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御覽作物疏）而不絕賢者則（從御覽補）欣之不肖者從（藏本補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

尸子二十卷（尸子名佼晉人秦相衛鞅上客鞅謀事書記皆佼為之鞅被刑佼懼禍亡入蜀）

煎林注卷一

（尸子二十篇見劉向別錄及漢志中興書目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化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唐志二十卷其九篇魏黃初中續唐志同隋那昜爾雅疏引其文有仁意厲澤續子等篇是北宋其書尚存而文獻通考不錄今佚）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御覽作顧不及謂也）

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焉文選注引土積成嶽則榱桷豫章生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出焉（文選注引尸子無此字）夫學之積也亦有所出也

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見御覽）卑牆來盜榮辱由中出敬侮由外生

樹蔥韭者擇之則蕃仁義亦不可不擇也唯善無基義乃不重

雞司夜狸執鼠日燭人此皆不全藏（作今）形（作能）自全類聚（引作珍）日星司夜日司時酒使雞同晨也文與此異

日在井中不能燭十步（御覽作燭遠）目在足下不可以視遠類聚無遠字（御覽引云耳之有聽猶天之有雷雖明何益御覽作近）而不明

跛鱉千里（路史注皆為民也）支子曰神農形悴（一作瘁）堯瘦臞（一作瘠）墨黔（一作黧）而駢脅（一作合）而有四海之心類鼠（一作鼠）之生亦然（賢者）

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措準則地之險（一作陂）者有罪審名分則聖臣不審者有罪

民之巨大害苗者賢者之治去害義者

虎豹之駁來戲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鴈（一作鵠）垂羽翼（一作翮）而有凌雲之志

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覽（見御覽）弓人爲筋則知牛長少雕人裁骨則知牛長少各有辨焉

草木無大小必待春而後生人待義而後成

案史記云甚有尸子長盧今考長盧之不士見於鄧析書而穀梁傳春秋已述尸子之言則知尸後於尸也後於尸也

韓子二十卷案韓子名非韓諸公子也喜申商法術之學慘礉寡恩作孤憤五蠹等十萬餘言極博瞻之富使秦相謂殺之漢志五十五篇隋唐志二十卷宋王伯厚云有五十六篇元何卉至元中所進韓子止五十三篇明萬歷間趙用賢據宋劉古本校定五十五篇宋本有注何卉稱是李璜云

劉向云秦始皇重韓非書曰寡人得與此人遊死不恨矣李斯姚賈害之與藥令自殺始皇悔遣救之已不及此別錄之文本史記虬門子見戰國策

無與禍鄰禍乃不存初見秦篇

臣所以難言者原有書爲都有作謂者華而不實敦厚祇茶見者以謂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原作二句從原書補見者以謂虛而無用肖而不飾見者以爲詩原作而不辨激意舊說忽狂博謹案館校改近親採知人情舊說意狂博謹案館校改見者以謂譸而不讓譸而不讓宏大廣博深而不測見者以謂夸而無用臣所以爲難言而重患也雜言篇此下皆與原文小異

二柄刑德舊說罰也虎所以能服大者爪牙也若虎釋其爪牙則反伏於犬也故田常請爵祿原云行之羣臣注請君爵祿而

與羣臣施之則君失德於下大臣斛施百姓則恩於衆庶此齊簡公

失德而田常得之二柄篇

韓昭侯醉甚而臥典冠見君寒加衣其上昭侯覺乃罪典衣殺原作與典冠以典衣失事典冠侵官甚於寒也故明王畜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無

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

香美物形注音肥甘口閒之味也之美中則疵齒損捐原作指捐精曉曼說情恥之過度則損

三甚去泰身乃無害使雞司夜令雞執鼠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陽權篇案到達蜀都賦劉逵注

上失膚寸原作拔寸以寸爲拔下失尋常失原作得君不可不慎此何



託宴處之娛乘醉飽之時求其所欲則必聽也人主好色感於

邠國有聖人敎國之憂也戎王使由余聘秦穆公示之侈云乃謀間之而余遂去戎之亦見史記又晏子春秋孔子相魯晏子告景公亦有此語

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令竊駕君車以出君聞之曰子瑕母病

而矯駕孝子也衛法竊駕君車者罰原作刖而不飾兒者以爲詩原作而不辨激意舊說忽狂博謹案館校改

園食桃原有而不盡以半啖君君曰愛我也原云其曰味忘其以啖

及其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矯駕我車者

啖我餘桃者以前所賢而後獲罪愛憎變也說難篇

愛人不得獨利待礱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

與羣臣施之則君失德於下大臣斛施百姓則恩於衆庶此齊簡公

失德而田常得之二柄篇

韓昭侯醉甚而臥典冠見君寒加衣其上昭侯覺乃罪典衣殺原作與典冠以典衣失事典冠侵官甚於寒也故明王畜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無

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

香美物形注音肥甘口閒之味也之美中則疵齒損捐原作指捐精曉曼說情恥之過度則損

三甚去泰身乃無害使雞司夜令雞執鼠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陽權篇案到達蜀都賦劉逵注

上失膚寸原作拔寸以寸爲拔下失尋常失原作得君不可不慎此何



託宴處之娛乘醉飽之時求其所欲則必聽也人主好色感於

邠國有聖人敎國之憂也戎王使由余聘秦穆公示之侈云乃謀間之而余遂去戎之亦見史記又晏子春秋孔子相魯晏子告景公亦有此語

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令竊駕君車以出君聞之曰子瑕母病

而矯駕孝子也衛法竊駕君車者罰原作刖而不飾兒者以爲詩原作而不辨激意舊說忽狂博謹案館校改

園食桃原有而不盡以半啖君君曰愛我也原云其曰味忘其以啖

及其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矯駕我車者

啖我餘桃者以前所賢而後獲罪愛憎變也說難篇

愛人不得獨利待礱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

與人欲人富貴棺人原作匠人成棺欲人死喪人不貴則與不用人不死則棺不買非有仁賊利在其中尚書篇

相愛者則比周而相譽相憎者則朋比舊作黨而相誹譽交爭則主惑矣南面篇

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業雖危不亡若舍常法從私意則臣下飾其智能飾其智能則法禁不立矣飾舊作飭而所備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虛實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害身而利國臣不爲也害國而利身原作臣君不爲也

譬之如水溺者飲之則死渴者飲之則生解老篇

桓公伐孤竹失道原作春往冬返遂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以刖之察之

僖侯時原作昭僖侯宰人上食羹中有生肝乃問之宰人曰

當是人置之欲去宰自處也後僖侯將浴湯中有僕

清侯曰有人欲代湯者原作尚浴者名尚浴官內儲說下篇

文公時宰人上食肉原作炙而有髮繞之文公召宰人曰

汝使我哽乎宰人頓首曰臣有三罪刀利如干將切肉而髮不斷臣罪一也援錐貫臠而不見髮臣罪二也爐炮肉盡赤而髮尚繞臣罪三也有人欲代臣者原有伯樂教相馬等十六條爲衆官亡置猿三句即出伯樂條也

斷手續之以玉故世有易身之患用人舞原作爲匹夫不能正三家有才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也故立木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其位高也功名篇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內儲說上傳

韓昭侯握爪而佯亡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舊作左右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虛實

衛嗣君使人過關市關吏呵之因以金與關吏關吏乃捨之嗣君謂關吏曰汝何得受金關吏以爲明察舊作以刖

吾與黃帝兄弟同年爭此不決以後罷者爲勝外儲說左上

客有爲齊王畫者王問何者最難對曰犬馬爲最難鬼魅最易狗馬人共知原作且暮於前可類之故難也原作無形者不可觀故易

冠雖穿決弊必載於上原作頭履雖五采必踐之地外儲說左下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瑟者小絃大聲大絃小聲大細易位貴賤易序故儒者不爲

以骨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句補

桓公問管仲曰官少而索者多如何管仲曰君勿聽左



右之舊作人石人請因能而授祿錄功而與官

宋人有酤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謹酤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致於酸問所知閭長者楊倩舊脫者字今依原文參後漢書注倩文選注作青應瑒書曰楊倩說於范武注倩曰汝狗惡也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輒有舊說取而今從藏本句豁之酒大臣豁有道之士卄故桓公問管仲治國何患患社鼠焚則木焚也鼠穴於社灌之恐燒木家語作晏子對景公外儲說右上

稅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輕則利歸於民也外儲說右下

晉文公與楚戰問舅犯曰楚眾我寡奈何對曰君其詐之又問雍季雍季曰以詐御民一時之利也原云川舅犯謀與楚戰大勝而歸行賞先雍季而後舅犯曰舅犯之言權也注雖受不多然無當不可補也則不可滿舒谷篇

言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難一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有國之恥公何不雪之以政因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何不更遺其冠也難二

古諺曰政若沐雖有棄髮之費而有長髮之利也六反篇

饑歲之春幼舊作弟不饋舊作讓歲之秋過客必餐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心異也五蠹篇

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也子張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作公孫氏孫氏莊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金骨鞮屨之屬俱誦墨經釋文姓相里名勤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釋文姓相里名勤鄧陵子之屬也

苦獲己齒二人姓氏阿濶明集以宋鉼尹文相里勤五侯子苦獲己南郭陵子爲三墨顯學篇

待自直之箭則百世無矢矣待自圓之木則千歲無輪

法度貫罰國之脂澤粉黛也

三寸之管無當不可滿也注雖受不多然無當則不可滿舒谷篇

海甯周廣業注

列子八卷案列子名禦寇鄭人先莊子莊子稱之漢志作圄寇本黃老篇晉張湛處度注隋唐志俱八卷今存

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天瑞篇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注大荒經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感也仲尼篇

潛藏不假交接而生子

鬼者歸也歸其眞宅本注眞宅太虛也黃帝篇

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

醉者墜車雖疾不死死生驚懼不入其胸中黃帝篇

禽獸之習亦與人同者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遊平依險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注有能和光之義兼四子之有以易仲尼仲尼不許也

目將眇者先覩秋毫鼻將窒者先覺焦朽注有顏之氣微而難別

故物不至則不反

荊南在上古上冥靈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注冥一名橘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菌芝生於朝死於晦釋文菌大芝也天陰生蠹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蠓蚋蠛蠓蚊蚋皆小飛蟲因雨而生見陽而死湯問篇

越東有輒沐國原作輒木墨子作乾沐之國生長子則食之原作鮮而食之人不以壽死曰鮮謂之宜弟其大父死則負其大母棄之謂之鬼妻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去人遠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輪原作蓋藝文類聚及日中纔如盤盂豈不爲近則大遠則小者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

涼涼蒼原作滄注周書曰天地之間有滄熱至日中
孔晁注云滄寒也桓譚新論作滄涼
有若探湯豈不爲近而執熱遠而涼者乎孔子不能決
小兒曰仁誰謂汝多智乎
楊朱曰牲朱字子居戰國人得百年之壽者千無一焉
時人後於墨子
痛疾哀樂居其半矣愼耳目之觀聽規死後之餘榮
失當年之樂不肆意於一時何異乎纍桔也楊朱
勤能使逸寒能使温
晏子曰吾一死之後豈關我耶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
之亦可露之亦可棄諸溝壑亦可納諸石槨亦可唯
所遇耳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句一爲壽二爲名
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
謂遁人也注違其自然者也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此古語
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說符篇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鍼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臣鄰人
也有人送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
已有招之者公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孔子之勁能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子孔子
誘注招舉也又曰孔子勁力招城關高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今文選注引列子作招與翹同扛舉也今列子作拓誤
狐邱丈人注狐邱邑名丈人長老者亦見淮南子高誘云老而杖于人者舊作大夫似誤謂孫



案是書爲漆園寓言之祖其事絕少徵實呂覽所謂列子貴虛也然穆王湯問之誕力命楊子之乖背劉子政既以爲譏而柳州亦言書多增竄不足盡信如所稱亢倉子者其人有無且不可知安得有書而天寶初褒贈王士元偶撰二卷遂乃尊爲洞靈眞經則安有先于士元者乎王弇州謂後人聊取莊子之文而加劇琢以補其闕理或然也天寶時稱經者列子爲沖虛文子爲通元莊子爲南華并洞靈爲四云
莊子十卷 案莊子名周字子休梁國蒙人或曰宋人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學本老子著書大抵寓言歸之于理以無爲齊物爲主漢志五十二篇晉司馬彪及孟氏注之其崔譔向秀所注止內外篇郭象所注有雜篇隋志向郭注二十卷闕郭注二十卷崔注七卷唐志崔注郭注各十卷盡郭注也釋文云一音三卷子元所注特會莊生之旨爲世所宗今原注不存諸家注亦散佚惟釋文尚有十一因略采附焉

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 道遙遊以下內篇此後無案字者除篇名外皆馬氏本注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 案郭象注文爝亦作燋司馬云然也向云人所然火也一云小火也字林云炬火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案李云小鳥名郭璞云梟雀也偃於鼠不過簞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智亦有之 不知至言

可以為心齋乎仲尼曰是祭祀之齋 曰字上始見

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曰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案古聞反俗作聞非聞別也其寐也魂交 案司馬云精神交錯之時也其覺也 司馬云開意悟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此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非於己也 即謂之不可

大智閑閑 案簡文云閑閑小智閒閒 閑閒之貌

小智閒閒大言炎炎 炎炎猶詹詹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形開猶言意悟

其發若機 機謂弩牙

其司是非之謂也 司猶主也

其殺也 魂交之時不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占其夢焉則無以異於寤寐也覺而後知其夢 當所過無不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 案喜貌蝴蝶也自喻適志與 案自喻愉快也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莊周與 與猶音餘下同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已有限之生尋無極之智安得不困哉 養生主

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也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理當生也適去夫子順也死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 哀樂生於得失也若任其所受哀樂無所措其間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心齋乎仲尼曰是祭祀之齋 曰字上始見 齋字舊無下句

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曰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案李賢注文選引司馬云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此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非於己也 即謂之不可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顏闔 案晉賢人隱者將傅衛靈公太子 案蒯聵也而問蘧伯玉曰與之無方則危吾國與之有方則危吾身國與身如何 小人之性引之則制則憎己縱其無度則亂邦伯玉曰善哉問乎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逆和而不同就不欲入 若者形順入者遂與同也和不欲出和者義適出者自顯伐也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有用則與彼爲功無用則自全其生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生則棄之死則忘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利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乃誠忘也德充符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無意想也其覺無憂當所遇而安不知悅生不知惡死與化爲體其心忘所居而安曰忘其容寂雖行而無傷於靜淒然似秋暖然似春殺物非爲義也生物非爲仁也故人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捨己效人殉利傷義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忘善惡遺死生與化一者安知堯桀所在耶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得者時也失者順也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啻父母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至於殘生損性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案釋文云崔本無小人於三字則知馬所據爲郭本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也適人之適也雖盜跖伯夷是同爲淫僻駢拇以下外篇

純朴不殘孰爲犧罇白玉不毀孰取珪璋道德不廢安爲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夫殘朴以成器工匠之罪也毀道以成仁義聖人之道一作過也馬蹄篇

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

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不爲盜資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者少而害天下者多胠篋篇

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案擿義與擲同崔云猶投棄也

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在宥篇

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愼汝內全眞也閉汝外守其分也多智爲敗智無所逃也故敗也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

子貢教漠陰爲圃者作桔槔案原無桔字文亦闕所以挈水圃者念然作色而笑曰夫有機械者案李云器械也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則道不載原作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天地篇

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多也

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也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天道篇

夫播糠眯目案字林云眯物入目爲病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夕原作昔不寢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案寢原作寐鵲冠子曰一蚋噆膚不寐至旦斗糠入目四方易位皆本老子天運篇

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自然已

平易恬澹案原作憺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

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無所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而一者不可變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物自來耳無交之情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

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繕性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之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

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案崔云拘於井中之空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秋水篇

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騏驥驊騮一日而
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鵷鶵原作鵷夜撮蚤
察毫末案察音早說文跳蟲搔人者淮南子鵷夜聚
蚤蚤分毫末計愼云鵷夜聚食蚤蝨不失也
司馬本作蚊云鵷鵷夜取蚊食今郭本亦有作
蚊者崔本作爪云鵷鵷夜撮人爪於巢中
瞚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案宣其
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
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甯其死
爲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塗中乎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耶原無耶字下同莊子曰子非我
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耶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
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無擇而任其所遇
乃全也至樂篇
笑爲笑據笑避笑處笑就笑去笑樂笑惡擇此八者莫
足以活身唯
觸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
天地爲春秋案從七容反從容也
李徐子則反縱遙也雖南面王樂不能
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汝骨肉肌膚反汝
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曰吾安能棄南
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案曹植髑髏說張
衡髑髏賦皆本此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人大畏之至於色然之
而不知戒者遁也十殺一人人大畏之斯愚民也達生
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
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
天年出山案出上原有夫字釋文夫者夫子謂夫
莊子也本或即作夫子廖本有夫子舍
故人之家故人命豎子殺鴈豎子曰其一能鳴其一
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
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案廖本有其
天年字主人之鴈以
不材死先生將何處焉莊子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
之間似之而非也故不免乎累案原作累
山木篇
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
化而無肯專爲一龍一蛇與物委蛇而不肯
藏也
一上下而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
則胡可勝道哉
物物而不物則胡可勝道哉
直木先伐甘泉先竭

鳥莫知於鵜鶘案燕也其畏人也襲諸人間未有自疏外
之者畏人而入於人
間此鳥所以稱智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余適有幽憂之病
案王云謂
病深固也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讓王以下雜篇
王孫子考外篇山木後尚有田子方知北遊二篇
雜篇趙岐孟子序述楚至寓言五篇此並不錄當有亡闕
春耕種足以勞動秋收斂足以休息
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案王
云富貴不養而不以味養傷身
貧賤無利而不以求利累形也
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
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有人於此以
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其所以用

者重所受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珠之重哉
列禦寇不受鄭子陽遺粟案子陽鄭繆公相見史記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恐以人之言
吾所以不受也
子貢問原憲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吾聞無財之謂
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退有
愧色
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
者無位而不作
窮於道之謂窮抱仁義之道而遭亂世之患何窮之有
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

廣仁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搖脣鼓舌擅生是非盜跖
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也
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
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
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案唐世子書最重老莊觀經典釋文以二書列論語後爾雅前可知矣猶謂讀學者稀解釋再爲詳悉其勸學意至深也馬氏獨於二書加詳蓋亦以此

鶡冠子三卷書闕舊不標目今依錄補之案鶡冠一篇列道家隋唐志三卷韓昌黎冠因名漢志言爲之是正宋陸佃農師注今存

王孫子一卷書闕諸本誤以莊子雜篇繫其下今正之案漢志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隋志王孫子一卷亡附注荀子下唐志不載藝文類聚引作王孫巧心戴記美矣故曰巧心心哉又有曰楚莊王攻宋將軍子重諫曰今君王孫子新書御覽作王子重諫曰今君不可攻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又曰嵩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拔人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士地日削百姓乘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歟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宿文之不遷者數百人百姓大悅子貢問之曰可謂能受諫也又曰昔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之者問曰何故也對曰壽下衣薄是以哭之衛君懼見於顏色曰知爲君而不知民孰以我寡之衛君於是開府金粟而振貧窮又曰越簡子獵於晉陽之山撫而敷董安于曰今遊獵樂也而主君歎何也簡也曰吾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而主歎獵也曰以獵吾也孔子聞之曰簡子知所歎矣董安于曰君之言是也簡子曰然有合附錄



四事與馬氏所言編錄先後

劉向云申子名不害河東當作南人鄭時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秦兵不敢至學本黃老急刻無恩非霸王之事

於此亦以別於莊子也又北堂書鈔引數條案隋志所錄亡書皆從梁氏五部目錄阮氏七錄依次附注以意林所錄考之儒家則王孫子正部論通語成敗志古今通論化清經物理論太元經梅子正論名家則士緯新書阮子正論雜家則鶡冠子凡十五部皆前有而隋亡者然新舊唐志於此數部皆仍大書著錄所少獨一王孫子豈亡於隋而復見於唐耶周生烈子隋止要論一卷亦屬亡書唐有五卷任子鄒子二志俱無馬氏錄自子鈔原不必盡見原書若藝文類聚初學記所引王孫子及周生烈子鄒子之類當取諸修文御覽等書亦未必原書也

申子三卷案申子京人相韓昭侯史記本傳云著書二篇漢志六篇皆合二篇所引上下二篇中書六篇劉向別錄云今民間所記是也隋志三卷亡

三寸之簨虡而天下定六寸之基正而天下治御覽三
明君治國句簨作筍機六作方基作謀下有可上有
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解二句
妒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眾妻皆亂一
臣專君羣臣皆蔽
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御覽引
鼓不預五音而爲五音主
百世有聖人猶隨踵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藝文類聚引
止
也
作是比肩而



慎子十二卷本注名到學本黃老滕輔注案慎子趙人與田駢接子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史記本傳云著書十二篇漢志四十二篇先申韓申韓稱之隋唐志十卷陳振孫書錄云一卷今麻沙刻本纔五篇非全書也宋潛溪日威德因循民雖德立君人五篇今存無此十二則箋思審

諸子鴻藻有威德因情隆治觀化四篇惟小人食其力君子食其道二句在焉且且菴本於五篇後附意林諸餘又附小鳥通考十九則亦止見小人食於力句及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四句耳滕輔晉太學博士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見御覽又諸子鴻藻載此止隆治篇

詩往志也書往話也春秋往事也

愛赤子不慢其保保母也絕險者不慢其御

指鉗石使禹察之御覽作使禹察鑑錄之重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髼髮辨矣御覽作於權衡則不待禹之智莫不足以識之矣

兩貴不相事兩賢不相使

家富則疏族聚家貧則兄弟離二句選注御覽皆引作鶡冠子然今鶡冠子無此文非不相愛利不足相容也日且菴家富二句連上條無末二句蓋據

廖本也

不聰不明不能王不瞽不聾不能公御覽引不聰上有爲字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諺云兩能字下有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重輕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僞見御覽案筍子亦有此文

一兔走御覽有百人追之舊無之字從廖本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見御覽案後漢書注引作兔走於街百人追之積兔滿市商君書並載其詞畧同廣業案呂氏春秋審分覽亦載之

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六親不和有貞人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爲末分定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鄰不爭子思子

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句此老子且菴本所無且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御覽引匠人成棺柳宗元

無憎於人利在人死也

廟廊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選注駁作皮下

云治亂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學蒼曰隳在肘後

戰甲之國必有兵遁本注有意者必先作其案二句御覽引慎子注曰甘廢安廢也蓋脫輔注也市人可驅而戰矣國之兵不由忿起

燕丹子三卷案燕太子名丹謀報讎於秦客田光因進荊軻使刺始皇是書記其事脩已亡其二卷矣宋唐志並一卷蓋視庾氏子鈔時已亡其二卷袁褧楓窗小牘載有序文甚奇宋潛溪謂辭氣類越絕書吳越春秋

丹者燕王喜之子身質於秦始皇之世此下當有闕文燕丹子曰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

歎烏卽白頭馬角生荊軻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丈曰丹去秦到關爲機發之檻故以招丹丹迫之無虞關門未開丹爲雞鳴衆雞皆鳴遂得逃歸其言太過故史記畧而不書

丈夫恥於受辱貞女羞於節虧

田光云句舊訛在面白下 血勇怒而面赤脈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光知荊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衆禮記正義引作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軻衛人也

荊軻之燕謂太子曰光揣太子高行厲天羙聲盈耳八字舊訛於荊軻上重出今去之軻出衛都望蒸路歷險不以勤望遠不以遐數句疑有脫字亦太子禮之以舊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復讓者信知己故也寶文類聚初學記史記索



憑所引有太子與軻迎案而食及金瓜抵觸殺千金馬勵美人手等事皆極言恩遇之厚也

軻曰太子若以燕當秦猶以羊捕狼軻乃請樊於期將秦亡於燕者曰將軍得罪於秦父母妻子皆見焚戮作軻爲將軍痛之願得將軍之首與燕督亢地圖進之秦王必喜喜必見軻軻因左手把其袖右手揕本注下揕切其胸數以負燕之罪責以將軍之讐於期執刀自刎頭盧作鹿之劍可負而拔類聚作伏軻不解皆秦王之郎中持兵陛下志無皇甫注有樂注三卷文獻通考中興書目宋志並三卷宋潛溪云一卷則每降益少矣今存者二十三篇亡轉太胠篋二篇樂氏注史記索隱文選注引之

從琴聲負劍拔之案劍名拔諭秦王斷軻兩手史記作股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吾爲豎子所欺事不濟也正義

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然

鬼谷子五卷本注樂氏注名壹士隋志皇甫謐注樂壹注各三卷唐志並三卷宋潛溪云一卷則每降益少矣今存者二十三篇亡轉太胠篋二篇樂氏注史記索隱文選注引之

總按其序云序舊作書據選注改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選注作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先生選注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書鈔引鬼谷子云蘇秦張儀往見之無鄉里族姓名字先生曰吾將爲二子陳聖道云云也鬼之言遠猶司馬相如假本注此蘇秦作書記之無是公云爾案史記蘇秦傳秦東事師於齊而習

之於鬼谷子注論衡云鬼谷當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下則嗣分人君之地蘇下說鬼谷泣下霑襟袁淑眞隱傳云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爲稱儀秦師之徐廣注史記謂扶風池陽縣川陽城亦有鬼谷墟疎代傳所云自徽塞至鬼谷此在陽城即鬼谷先生隱處後漢書注云今洛州洛陽城北業陳輝文正楊曰拾遺記引鬼谷子曰吾生於歸谷亦曰鬼谷鬼者歸也又曰鬼谷名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三書或以爲山或以爲墟或以爲谷要皆實有其人與樂壹言假亡是公者迥異矣

自古及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以聖人守司其門戶智謀皆從之出（捭闔篇）

審察其先後口者心之門戶智謀皆從之出（捭闔篇）

或遥聞原有聲字而相思或原作進前而不御（內揵篇）

世無常貴舊作事無常師（忤合篇）

抱薪趍原作火燥者先燃王楙野客叢書謂賈誼積薪厝火語出於此似不若晏子抱薪救火燥者先濕四句北堂書鈔引此類

先著二句爲古平地注水溼者先濕（摩篇）案史蘇秦傳以出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相應也此鄧析子之文（摩篇）今云摩篇非古也劉逵注蜀都賦云鬼谷先生書有抵戲篇今作巇亦誤

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也不用其所拙而用其所巧原作工也（權篇）

用愚人之所巧原作工也（權篇御覽引）

墻壞於有隙木毀於有節（謀篇御覽引）

人動我靜人言我聽能固能去在我而問知性則寡（謀篇）

知命則不憂憂累去則心平心平而仁義著矣（此下二條今闕人動知性四句見高氏子略）

以德養民猶草木之得時以仁化人猶天生草木以雨



潤澤之

案是書始見隋志前此未錄故柳子厚以爲後出而隱鑒晌薄妄言亂世高似孫則云世無常貴人動我靜等語亦自卓然宋潛溪復深譏之近儲在壹陸放庵謂爲周秦人作今考索隱注並引樂壹注云今洛州洛陽城北業陳輝文正楊曰拾遺記引鬼谷子曰吾生於歸谷亦曰鬼谷鬼者歸也又曰鬼谷名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三書或以爲山或以爲墟或以爲谷要皆實有其人與樂壹言假亡是公者迥異矣

注云蘇秦之所記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子以出揣摩符引鬼谷子有揣摩篇爲證是揣摩之書陰符

序云文子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穆下余黃初末

始到京師繆熙伯名襲以此書見示聊定之此仲長序文案魏志

劉劭傳繆襲友人仲長統漢末尚書郎早卒注載襲

撰統昌言表稱統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延康爲

漢獻帝末所改年號是年冬文帝受禪改元黃初則

統安得於黃初末定此書恐是序出僞記晁氏疑史

有誤非也

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

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文釋

引無愛憎字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

荀子注引有法字

也二曰齊等原作俗之法能鄰同異是也三曰理原作治遊

唐諱

眾之法處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



是也大道篇上

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

子不爲

倕不貴獨工貴與眾共巧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

能辯欲出羣勇欲絕眾

田駢曰駢齊人遊稷下釋文引愼子云名縈天下之士莫有處其門庭臣

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名利引之也彭蒙曰同遊稷下

見莊子天下篇雉兔在野眾皆逐之分未定也雖豕滿市莫

有志者分定故也

兩智不能相使御覽作所以兩賢不能相臨兩辯不能相屈力

均勢敵故也見御覽此與下三節今原書闕



轉但言歐歐吏因而歐之幾至於死篇下案容齋隨筆謂尹文子僅五千言以今本計之實六千五百六十字合意林所載兩智以下四條又增百餘字再考藝文巧藝部引云以智力求者劣如弈弈進退取與攻劫放舍在我者也又云博盡其變亦變之大小在遇闘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圖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樂其意誠感者也書鈔引云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恐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音也之逢於金石而況於人乎荀子注引云舜兩瞳子是謂重明御覽中黃伯余左執太行之攝右執雕虎不窺其家手不爪膞不生毛又曰舜兩瞳子是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膞不生毛又曰舜兩瞳子是謂重明御覽中黃伯余左執太行之攝右執雕虎云云數條亦今本所無計其字又百餘則大千五百六十字尚非定本何云僅五千言耶

公孫文尼當作子一卷容齋續筆但言意林有公孫文子而無公孫尼子又公孫尼子今考御覽引此首末二節皆明標公孫尼子而初學記樂部引公孫尼子隋書音樂志載梁沈約云漢儒編次禮事樂記取公孫尼子而成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與此樂者所以飾喜同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與此樂者所以飾喜同在樂化章審一是第三段飾喜是第四段此亦足

證爲尼子之書其作文子憲當孔子之世尹文子商鞅
又釋文尼古夷字或先作夷傳鈔者以字相近而
譌耳漢志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云七十子弟子
隋志一卷注云尼似孔子弟子二志不同案論衡
本性篇曰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
情尼子與子賤漆雕開同列則爲孔子
弟子無疑新舊唐志亦一卷今佚
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於心心廣業謹案欽定淵鑑類
函人部載之亦
作公孫尼子
修身而不知命猶無室而歸
君子行善必有報小人行不善亦必有報
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史記樂書
戴氏震曰此樂化章第四段也又曰樂記者公孫尼子撰次也劉向別錄篇次與鄭目同而樂記篇
次不依鄭目今此次爲諸少孫顚倒故隨段記之
使復舊也記正義樂記二十三篇今存十一篇





舟從流於河而無維檝求安不可得也
人有三百六十簡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如地之厚御覽
如川谷也御覽有血氣者多食
下同有孔竅血脈如川谷也御覽有血氣者多食
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御覽引此說
四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御覽引公孫尼
子分見人事部骨肉等門天中記引全文陳禹謨說
儲引多食甘六句並三出意又御覽飲食部引公孫
尼子曰太古之人飲露食草木實聖人爲火食號
燧人飲食以通血氣此言飲食之始須附於此
案是書早佚賴意林得傳數條明以來又訛爲文
子胡氏斟嘗致疑亦未能辨然編稽羣籍從未聞
公孫文子況馬氏所錄其半尚有御覽可校烏忍
使聖門緒論久湮於不知誰何乎再考是篇除樂
記已入小戴列在正經外初學記引屈倒貂冠殷
紂爲肉圃二條文選注家人役物而忘情路史注



近河之地溼近山之木長原作土燥山出雲雨舊作而邱阜生
氣四瀆東流而百川無西原作無從無窮不
衆口毀譽浮石沈木變亂而羣邪相抑以直爲曲辨惑篇
犬不夜吠雞不夜鳴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舊作事亭落
若無人漢書秦制十里一亭廣雅亭落閭里也李賢曰今人謂院宅爲落閭里不訟耆老
不愁君子之治也至治篇作至德
玉斗酌酒金桮刻鏤所以夸小人非厚己也本行篇

案此漢人著書之始新語外又有楚漢春秋威春
賦文心雕龍所謂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也
承秦燔之後遏罵儒之士而能使每篇稱善左右
皆呼萬歲斯其啟沃之功大矣王仲任謂新語參
貳經傳言可采行口口口口而王矣
晁錯新書三卷案史記漢書本傳並作鼂錯潁川
人學申韓刑名之術文帝時太子家令號智囊景帝遷御史大夫其書漢志三十一
篇隋志作朝氏新書三卷亡唐志七卷較此爲多
選注御覽引之宋志無今佚 鼂晁朝字異義同
楊雄羽獵賦氏子乃以陽晁始出乎元宏李善注
晁同朝也史記隱鼂音
朝錯音厝一如字讀疑有
高皇帝不用同姓爲親疑故能以誅暴亂令之所加
脫字
莫不從兵之所誅莫不服
呂后專制社稷不傾若髮漢書云如帶公羊云如綫三
疑是小注但公
羊句經實解
善爲政者士實於朝野牛馬實於陸鳥獸實於林土尺
飛鳥下及蟲魚載之如池包之如海陛下之地東西
盡葢蓋之民南北極寒暑之和匈奴不得當一縣賈誼
治安策亦
有此語
號令不將命曰傷天焚林斬木不時命曰傷地斷獄立
刑不當命曰傷人
賈誼新書八卷案誼雒陽人文帝時大中大夫梁
傳漢志五十八篇隋志作賈子
唐宋志作賈誼新書俱十卷與此八卷
異今存者卷同隋篇同漢缺問孝一篇
寒者利裋褐方言曰自關而西謂裋褕短者爲裋音常
饑者甘糟糠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是
注淮南子曰楚人謂袍爲裋褐
故勞民易爲治也過秦
論



王之與臣若日與星服疑篇今
篇如身之字從廖補使臂臂之使指五美篇此下文見天
子如堂羣臣如陛舊作階眾庶如地階作階級篇
猶渡江無維楫也中流遇風波船必覆矣俗激篇此
使以
類從
若經制不定
採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鉤布
篇利孳貨棄地西
建武函谷臨晉三關以備山東諸侯也有記有隴關東
谷關東臨晉關南有嶢關武關謂
之關中武關即秦詐楚處建立也不如定地勢使無
可備天下一通也壹通
篇
與正人居不能無正人也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語也



志有四與朝廷之志清以嚴祭祀之志思以和軍旅之
志精以厲喪紀之志憂以愁言有四術敬以正原作
朝廷之言和以序原作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併聲氣原作屏氣折聲
軍旅之言悲不足原作言不足喪紀之言容經
篇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
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對曰翟王茅茨不翦
採椽不刻猶以爲作之者勞居之者佚楚王大怍讓退
篇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案呂氏名不韋陽翟大賈本濮陽人相秦始皇致天下智
畧士各著所聞爲書凡二十萬餘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呂氏春秋漢志二十六篇隋唐宋志三十六卷高誘注今存之書作於始皇八年季冬紀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良人問十二紀於

文信侯是也史記本傳所記時事正同方正學乃謂史稱徙蜀後作呂覽大禹論說不知不韋遷蜀世傳呂覽祇言身遷而書傳耳與本傳未嘗矛盾劉知幾譏於前方正學復類言於後可謂以辭害意矣

原作性

孟春紀本生篇

如無見伸春紀貴生篇

原作死

原作池

季春紀盡數篇

孟夏紀用眾篇

季冬紀誠廉篇

孟冬紀節喪篇

仲秋紀論威篇

補四字

仲秋紀簡選篇

季秋紀審分覽慎大篇

季秋紀精通篇

原作方

季秋紀用民篇

仲冬紀當務篇

季冬紀誠廉篇

孟春紀尊師篇

孝行覽遇合篇

孟夏紀用眾篇

季秋紀審分覽慎大篇



原作慤

原作死

原作居

原作方

爲汝倡汝和我也役人不倦取道甚速管仲可謂能因矣本注四役人用勦欲走乃爲歌倡勦令走也案見順說篇

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見餅水之冰知天之寒嘗一臠原作胖之肉知一鑊之味察今篇

有人方且過江引嬰兒欲投於水人問其故對曰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未必能耶原作遽善游哉楚國之政有似於此翰楚守成法而不知變

周旦云句舊誤在下節不如吾者吾不與處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也先識覽觀也篇

君子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此越石父之言

## 慎人 慎遊 完

## 慮林注卷二

穴深一尋則人臂不及智亦有不至者篇

書亦亡何須兩篋哉二語參用注文原作中山之舉非一寸之功君之力也一寸之篋宜二篋哉一寸而已矣取也案見離俗覽

然此乃呂氏追論之辭非樂羊自言也樂成篇

樂羊伐中山歸而有責原作功之色魏文侯以謗書兩篋示之樂羊北面再拜曰臣之力君之功也

人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原有而字則驥不勝人任驥字則驥俱走無異也審方覽

猶人主爭官事原作好治人官之事與驥俱走無異也任數篇

目之見也藉於照原作昭心之智也藉於理任數篇

無骨之蟲不可令知冰本注春生秋死冬氷

十里之鬥耳不能聞帷墻之外四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廚嬰命有所懸

懷儋耳何以得哉本注四極之國名

管夷吾百里奚原有伊尹呂尚霸王之船驥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知度篇

楚王問詹何治國之道對曰何聞治身不聞治國國之治身大原作甚大有富人溺者有人得富者尸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尸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買義必無不贖原無此紀疑是注離謂篇

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本注材難得也案見離俗覽

引其紀萬目起引其綱萬目張治民如此也原無此句用民篇

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誰能當者

戎夷去齊往魯天大寒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轉甚謂其弟子曰可以衣活我我國士也天下所惜子不肖不足惜也弟子曰不肖人安能與國士衣乎戎夷歎息乃解衣與弟子戎夷至夜半而死弟子乃活君覽長利篇

晏子遵崔杼之患援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安之疾不必徐不必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廚嬰命有所懸西服壽靡北鵕原作鵕

無敢易者十二紀之禮此不鈔 案此篇
文誘又曰時人非不能增損也蓋憚相因
又文選楊德祖牋曰呂氏淮南字直千金
新論云二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直千金延示眾士莫
能有變易者今人但
知呂氏爲懸金矣

淮南子二十二卷 案淮南王劉安高帝孫厲王長
之子好讀書鼎容有高材者八
人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元狩初謀逆自劉安述甚富漢志內篇二十
一外篇三十三此則內篇所論鴻烈者也其書裒
集經典諸子貫穿成一家言避父諱以長爲修隋
志許慎注高誘注各二十一卷覩此少一卷馬氏
蓋參用之今高注存卷同附志許注佚初學記等
書引
之

以湯沃沸亂乃愈甚猶鞭蹙犬捶蹶馬而欲教之雖伊
尹造父不能化故體道者遯而不窮 何書
勞而無功 原作道 訓

萬物生

而萬物皆得

厭陽之都一夕成湖 本注厭陽淮南縣也有二大古厭
陽母曰見城門有血則有去無還
此後門妻故汙血於門限母便上北山暖
陌母遂化作石也 案高注無母化石句

越猰 原作舡 注小船 蜀艇之一版不能無水而浮烏號弓弩
蠻夷以柘爲弩 不能無弦而射



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投之江浮之
海萬物皆得

冰迎春則釋爲水水向冬則凝爲冰 訓 原作眞 版

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 案傳 篇

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得
地千里不如得一賢 原作人 聖 不若論 篇

夏不衣裘非不愛裘也愛裘 篇 無先骨節蚤成身必不長
也 有餘 似順論 也 寒 有度 篇

火燭一隅則半室 原作室 注偏半也 俱
士容論 本注呂不韋始皇時相國乃集儒士爲十
二紀六覽六論纂於咸陽市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

人主誅暴則多飄風法苛則多蝗蟲殺不辜則多赤地旱也令不時原作收謂干時之令不收訓則多洼雨天文訓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寒溫異也隆形訓食水者善浮而耐寒魚屬也句是注文下同食土者無心而惠蚯蚓是也食木者多力而飄音閉煩腸熊羆是也食草者善走而愚舊脫飄至而十一字但廩黃理也食桑者多絲而蛾蠶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龜蛇之類句高注無王喬赤松是也食穀者智慧而夭人是也句高注無

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喜生者類父夜舊作生者似母

勇士原作武注江淮一人為三軍雄覽冥訓人猶士曰武

乞人不若取燧寄汲不如鑿井譬猶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而食之原作妻竊月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

天地雖大可以知表知之本經訓星月之形可以律歷知之

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抔之土安知喜憎利害耶精神訓

今執政者薄德增刑有似執彈而欲來鳥抑棁而欲狎之本注押棁拭杖也案此詩文字則詩僞生故鬼哭也注押高作捭音篦見主術訓

木擊折軸轉原作水戾彼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罪御者刺舟者



聖人之道若中衢置罇過者斟酌雖多少不同而各得其宜也本注衢六通罇酒罇案見繆稱訓

其要也

材有巨細所居要耳使孔墨為天下天下蘢儁聖得其用力願其功如失火舟中矣本注同救火也

車無三寸轄則不可馳戶無五寸樞則不可閉故君子所須要也

慈父愛子聖王養民若火自熱若冰自寒性使然也及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焉原作慈之愛諭焉情也舊錯在慈父前

治國者若設網引其綱萬目張

多欲虧義多憂害智多懼妨勇
虎豹以文來射猨狖以捷來刺原作錯注刺也故子路以勇死
周
莨宏以智困欲以衛輔周人殺之
治國者若張琴瑟大絃組音緩急也小絃絕舊錯在若設絇上
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齊俗訓
廣廈宏屋連闥通房人所安也鳥入之則憂深林蔣薄
人入而畏鳥入之則安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所
樂人則慄也
翻原作播某丸於地圓者走澤方者處高
戴哀者聞歌而泣戴樂者見異而笑戴原作載注云疑作感虛者心無所
載於哀樂也強哭者雖戚不哀強歡者雖笑不樂





芻狗土龍始成則衣以文繡及其用畢則棄之土壤原作已用之後則土壤草芻而已本注芻狗事以謝過土龍事以請雨案芻狗束芻爲狗也
橐道通物所爲各異得道一也猶屠牛而烹其肉或劑
味萬方本一牛也伐豫章或爲棺槨或爲梁柱亦一木也
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寂寞者音之主
客有見子賤必子子賤曰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慢也
慢原作驀下同慢也交淺而言深是亂舊作患也語不稱名原作師
是反也客一體耳原作實答曰望君而笑公也語不通也交淺而言深忠也故賓之客一體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此視之異也
待駿褭飛兎而駕之則世莫有乘者待毛嬙西施而配



之則終身無家矣待古英俊而用之則無人矣驥千里一日而通駕馬十駕原作舍旬日亦至猶人才不足專恃
烏窮則啄獸窮則觸原作羣人窮則詐峻刑嚴法不可以禁姦道德之論譬如日月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驚千里不能改其處趨舍禮俗猶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西家謂之東
扣門求火原作水無不與者饒足也故林中不貨薪湖上不鬻魚者有餘也
叔向云舊說在墨者上不乘人之利之原作於舊作不今從藏不迫人之險
隨應訓
治國有常利民爲本政教有經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常法度制令各因其宜變
記論訓
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三年不得見一至楚楚王悅之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原作素見惠王而悅之歎曰吾留秦三年不識道之可從楚也下接此一句故大丈夫之行不可掩以
未得獸者唯恐創少已得獸者唯恐創多句是注文原作羣
古之賢禮不稱主人必稱父母兄弟諸父兄師友
不告醬叟而娶非禮立子以長句補文王舍伯邑考非
制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舊作六而生武王二字補非法

古未可非循俗不足多百川異源皆歸於海百家異
業皆務於治
昔者行於道人謂左則左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易
遇小人則陷于溝壑
東面而望不見西墻南面而視不覩北方惟無所向者
無所不通也
父溺則攬父髮而拯之非敢驕侮以救死也
至賞不費至刑不濫
楚人乘船遇風波至而恐死自投於水中非不貴生畏
死戚於畏死而反忘生也人之嗜欲亦復如此
靁水足以溢壺榼江河不能滿漏卮



酵者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倪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闔
酒濁其神也
馬兒人於難者死葬之以蓋蒙之以衾以蓋六字牛有原文無
德於人者死葬之以大車
用兵之道示之以柔乘之以剛示之以弱乘之以强若
欲西者示之以東使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若鬼
無跡若水無創若電之激不可備也高城深池矢石
如雨廣澤平原白刃交接士卒爭先者爲其賞信罰
明也古之善將者句舊誤在披裘下
以程寒暑也句衛軍井通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食所以
同飢渴也合戰必立四字補
危也
訓
業皆務於治
昔者行於道人謂左則左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易
遇小人則陷于溝壑
東面而望不見西墻南面而視不覩北方惟無所向者
無所不通也
父溺則攬父髮而拯之非敢驕侮以救死也
至賞不費至刑不濫
楚人乘船遇風波至而恐死自投於水中非不貴生畏
死戚於畏死而反忘生也人之嗜欲亦復如此
靁水足以溢壺榼江河不能滿漏卮



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
狐白之裘天子被之爲狐計者不如走澤
嫁女於消渴者夫死則言女妨句參注文
拘圄圄者患日長原作以日爲修避父諱也當死市者患日短
人有嫁其女而敎之曰愼無爲善女問其故曰原作不爲
爲不善耶應曰善尙不爲況不善乎
蘭生幽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河不爲莫乘而不
浮
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賊本注膠漆相抱天下莫
相愛於冰炭冰炭相息本注冰得炭則解故得歸其本也
遇小人則陷于溝壑　案見說山訓
東面而望不見西墻南面而視不覩北方惟無所向者
無所不通也
父溺則攬父髮而拯之非敢驕侮以救死也
至賞不費至刑不濫
楚人乘船遇風波至而恐死自投於水中非不貴生畏
死戚於畏死而反忘生也人之嗜欲亦復如此
靁水足以溢壺榼江河不能滿漏卮



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
君子不容非顏日月不應非氣舊在後
被羊裘而賃廄原無廄字其事過也原作圄其事也衣貂裘而負籠
士甚可怪也案賃廄者役人而籠者之服不當廄人故曰其事過也原文
則謂被羊裘而爲人賃宜
也華服而執賤役可異矣
非禮爲禮譬猱而追狂人盜而與乞者竊簡寫法律蹲
踞誦詩書
馬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
畫原作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
悅
同汚而異塗原作舉相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
遂注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舊作同汚無

異泥誤舉枉
四句出文子眾曲不容直眾枉不容正故人眾則食
狼狼眾則食人
郢人買屋棟與之車轂大雖可而長不足
孕婦見兔則子缺脣原有見麋而
子四日句
文公棄衽席咎犯解本注晉文公棄席之黑者捐故舊
也故咎犯解去案捐棄事詳韓
子
知天將赦而多殺人或知天赦而多活人其望赦同利
害舊作
刑罪異也
侏儒問天高於長人原作
修人長人曰吾不知也曰爾去天
近於我也問事當問近者
郢人舊
脫自賣其母而語買者曰此母老矣望善飴之此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駑之原作
畢開不如一戶之
明語出
文子
舟覆乃見善遊馬弈乃見良馭舊錯在
猴
林木茂而斧斤人質的張而弓矢集舊錯
在末
明珠原作月
明之珠蚌之病也我之利也
鶴壽千歲極其樂蜉蝣朝生暮死亦極其樂修短各
得其樂
山雲蒸柱礎潤伏苓掘菟絲死注所生者
亡故死
菟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
中夏用箑至冬不去襲衣過水至陸不下此不知變也
磨礪頰上
窒也在頰則好在額則醜繡爲裳舊
被則宜爲冠
則穢原作譏注
人非之也
舟覆乃見善遊馬弈乃見良馭舊錯在
猴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駑之原作
畢開不如一戶之
明語出
文子
披蓑救火鑿原作
毀瀆止水乃益多也
狂人傷人莫之怨嬰兒鳥老莫之疾舊作嬰病
句上文無此條
舊錯在佳人前
鴻鵠在卵也一指蔑之則破及其羽翅成也背負青天
膺摩赤霄蒲且子巧鬼不能得也人閒
者
載以攻城鏡以照形宮人得載則以刈葵盲人得鏡則
以蓋卮
堯八眉本注眉理八字也案原作堯眉人彩又云
舜二瞳子蒼頡亦四乳見修務訓
楚人有烹狙原作
猴召鄰鄰人以爲狗羹食甚美後聞其
狙據地吐之未始知味也郢鄣有吹者託名李奇人
爭學之後知其非皆棄其曲未始知音也本注李奇
趙之善音

者

原蠶一歲再熟非不利也王法禁之爲其殘葉（原作離）

先稻熟農夫藉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本注稻米落地而生曰離）

（案離與稻類見泰族訓）

貴池劉世珩校刊

海甯周廣業注

鹽鐵論十卷　本注並是文學與大夫相難　案桓寬汝南人漢宣帝時廬江太守丞鹽鐵論書昭帝元始二年詔舉文學賢良問民疾苦皆對罷鹽鐵酒榷征輸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詰難至是覽爲推衍其辭凡數萬言漢志六十篇隋唐志十卷今存者分十二卷則雲間張之象注

善剋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　原作陳注古陣字案善師者亦作陳師亦作陳本穀梁傳文漢書刑法志引孫卿語亦作陳師古注云戰陳之義本以陳列爲名而音變耳末代學者或改此相承作陣非也羅泌路史國名記據說文石經曰陣爲東緤遂爲東世不之知反以陳爲陣轉爲平聲古無從東後世諺庫正陣爲俗二說似羅爲長

工不出則物用乏商不出則貨絕　原作陳注本議篇



川源不能實漏卮　韓非子千金之玉卮通山海不能贍而無當漏不可盛水

溪壑舊作盜欲　案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溪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貽死

宅近市則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力耕　原作農商通有篇

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　非孰此論儒篇大夫語黎邱之鄙人有厄臺寺是孔子

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於黎邱　黎邱之鄙戎狄之呂氏春秋梁非有詳案韓非子紂爲書光武紀岑彭破秦豐於黎邱注引習鑿齒襄陽記曰豐黎邱鄉人黎邱萇地故城今在襄陽率道縣蘇竟傳曰倚爾即黎邱水經注黎邱故城下對穰州又名秦洲在觀城西二里據此則黎邱非陳蔡地與魯論所記不合豈其地春秋屬陳後屬楚歟若莊緯雖肋編載陳州城外有厄臺寺是孔子絕糧處恐出後人傅會未足據也

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閒無美苗　輕重篇

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成名者因於賓　原無此句



公卿者四海之儀表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下有逸群作聖化之治

諸生抱枯竹　謂若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議偏大夫語

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訞言國病篇

古者君子思德小人思利今人堅額健舌或以成業不散足篇

九牧之長伯公輸子不能正大朝一郢伊望不能復救匱篇

吏道塵雜作而不選莊古作通富者以財買官乖青紱擾音灌銀龜撓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除狹篇

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之勞驪鐵取下篇

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肌膚寒於外腹心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爲助也二句從廖本補

以仁義匡之道德塞之賢人守之原作賢人爲兵聖人爲佚則莫能人也險固篇

秦法繁於秋茶而網密於凝脂埤雅茶苦菜也生於寒冬經冬不凋春至夏乃秀秋采作飲名曰茶荈或謂之茶或謂之荼郭璞注爾雅云今呼早取者爲茶晚取者爲荈蜀人名之苦荼一名荼檟一名荈詩疏云荼木似梔子冬生葉可煮羹飲今呼爲茶也陸羽茶經云茶者南方嘉木自交趾至於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去條枝斫取其幹葉如瓜蘆寒月採之茶樹下叢生者葉小如梔子花白如茶蘼蒸之以竹篾編貫而乘之茶有數解惟誰謂荼苦之荼苦菜也一名荼蔎一名荼檟一名荼荈一名荼茗一名荼秀也采荼蔎檟之荼荼毒之荼荼苦菜也以藨荼蓼之荼孫炎曰檟苦荼也荼之爲茶毒之荼荼之爲茶苦菜也荼之爲荼荼之爲荼荼之爲荼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趙簡子曰自今以後不復樹人矣
堂下之人臣所樹者過半今反危臣矣簡子曰樹桃
李者夏得休息原云秋得實焉樹蒺藜者原云夏不得休息秋得其
刺今子所樹蒺藜也自今以後擇人而樹之事見韓非子

夫政者無卅同迎而距無望而許篇理

臨財莫如廉臨官莫如平廉平之守莫能攻

國不務大務得民心佐不務多務得賢俊尊賢篇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先生論寡人何好對曰古者所好
者四而王所好者三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
舊訛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
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若有寡人亦好之對曰驊騮



驌驦本無王求之豹象之胎本無王求之毛嬙西施
本無王求之而不求士何也
楊回原作回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
士故來左右曰居鄉三逐是不容於眾也事君五去
是不忠於主也簡子曰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君
子者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用之作
相
周公戒伯禽曰爾無以魯驕人衣成則缺裋宮成則缺
隅示不成也鬼神害滿也四句從藏本補敬慎篇宋避廟諱改爲法誡
國有五寒凍不預焉一曰政外二曰女謁三曰謀泄四
曰不敬士而國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也

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
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
而罪自至
魯有恭士名抗泛魯國先賢傳名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問曰
長年恭可以釋也對曰君子恭以成名小人恭以除
刑一言不安當作一坐雖安尚有蹉跌一飯雖美尚有哽咽
鴻飛於天矰者得之虎豹雖猛人食其肉譬人者少
惡人者多得不恭乎
成饑民疾疫不足患也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
卻序而不敢言此大患也善說篇
趙襄子謂王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豈無



明君耶孔子不對何謂賢耶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
撞之以莛豈能發其聲乎
善夜居原作臥者不能蚤起盛於彼者衰於此長於左者
短於右說叢篇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原有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浮一段文情乃出四句案上六句乃下卻廷尉翟公著門謝客語見史記汲鄭傳若當時本有此語故翟書之耳
日者兵也原作日者鬬也吾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
丹所藏者赤漆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也雜言篇
飛鳥原作乳雀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身也
積恩曰愛積愛曰仁積仁曰靈臺原無臺字靈臺者積仁也

神靈者天之本莊子庚桑楚篇郭璞注靈妄也　修文篇
晏子爲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何以　原作乘何以華國宅諫事改文
子曰子爲上卿云云事出國語此云晏子當因史記晏子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之文而誤錄也對曰德以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反質篇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羝羊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原作乘則疾狐裘則温君宜改也此句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小人服善則益倨
子貢謂子石曰公孫龍学子石孔子弟子見史記　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我孝兄弟求我悌朋友求我信何暇學哉子貢曰損吾詩學子詩原作請投吾師以學於子賜本子作請覽作請損吾詩以學子之
河平四年都水使者諫議夫夫劉向上言文闕案河平成帝年號漢書劉向傳宣帝朝爲諫大夫元帝擢給事中成帝初即中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乃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故馬氏錄以弁首而今失之此鑑奏上新序之文也舊志云新序陽朔元年卽河平四年之明年也御不稱光祿而稱下誤讀書志云新序陽朔元年上說苑鴻嘉四年上諫議亦誤凡前漢諫大夫武帝置未有議字
曲彌高者和彌寡雜事卷一宋玉對楚襄王語郭茂倩樂府沈約陽春曲解題引之
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雜事卷四孔子對哀公語原文出荀子
楚邱先生年七十披裘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何以教寡人原作教之韓詩外傳作教案孟嘗不應自稱寡人先生曰欲使追車



新序三十卷案隋唐志新序三十卷故崇文總目及宋志止十卷今存馬氏所錄太略當有闕佚舊本連上不復標目誤也
節士篇案韓非淮南作魯公孫儀事　疑公儀仆
子奇年十六藝文類聚後漢書順帝紀注引新序俱作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而君類聚作矣悔之遣使追追者反曰子奇必能治阿矣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子奇必能治阿共載皆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決之必能治阿矣舊作以老者智少者決必能治阿文義不明又錯在節首從類聚補正之子奇至阿鑄庫兵以作耕器出倉廩以賑貧窮阿縣大治二句從後書注補與下倉無粟相應魏聞童子治邑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此條今新序闕又選詩注引說苑有此文後書邊讓傳注亦引說苑曰子奇年十八爲阿宰有善績古文苑左思白髮賦注亦然蓋一事兩見也今說苑亦無之

法言十五卷本注楊雄撰李軌宏範注案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漢黃門郎撰法言以象論語本傳十三卷其篇目本通錄卷後景祐初宋咸始取冠篇首今存階志十五卷解一卷李軌注又有侯芭宋衷二注今侯鍾子注不復見宋仲子注僅見文選注中李軌江夏人東晉尚書祠部郎中注今見宋司馬光集注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瞻顏之人亦顏之徒瞻騏驥之馬亦騏驥之乘劉逵李康運命論注引李軌曰瞻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也集注云慕也學行篇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若孔氏之門而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吾子篇

四重原作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何謂四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四輕何謂四輕言輕



則招憂行輕則招辱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修身篇

刀不利筆不銛宜加砥削問道篇

天可度則覆物淺矣地可測則載物薄矣問神篇

說天者莫辨乎易說地原作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至乎說理者莫辨乎春秋七字補寡見篇

柳下舊訛孔子東國之逐臣逐原作絀袁宏後漢紀太尉袁湯曰不值仲尼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絀臣致聲名不滅者篇籍使然也正用此語李仲元名宏蜀人舊脫三字不屈其志不辱其身不夷不惠夷齊二字從藏本補西山之餓夫

可否之閒後漢李固與黃瓊書傳曰不夷云云注引鄭元論語注云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和淵騫篇

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篇

太元本字避廟後同經十卷本注楊雄字仲翔舍稽除姚人案騶都閼隨志注云梁有九卷楊雄自作章句又十四卷虞翻注此言十卷與志不合今經作注佚

黽嘷於林獮入於泉選注引此下三節原文無疑黽嘷舊作鴟嘷據文選李康運命論注引李軌曰嘷怒也賊鳥在林眾禽避之矣聚次入司馬光集注云曰鴟鴞惡鳥在林眾禽避之矣此避唐諱改泉原作淵

淮南王安多辱少實出章句或虞注也

齊桓晉文之霸如日繼月

孔子文足老君元足山川藪澤萬物歸焉山川二句見尚無老君之稱則非楊子本文可知

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衰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元文



新論十七卷本注桓譚案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後漢六安郡丞自見劉向新序嗟嘆其言乃作新論論析古今其目爲本造王霸求輔言體見徵選非敗寤祉蔽正經識通雜事道絀辨或述策閭友琴道各一篇餘俱有上下凡二十九篇世祖朝獻之隋志十七卷今伏

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眾約盟誓史記正義有以信義矯世句謂之伯正義引云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伯三皇以道治云云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此下當有脫句王道純粹其德如彼伯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

圖王不成亦可以霸御覽引伯蠡神武田圖王不成其
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兵可以霸此言未是也又傳曰孔
詐也案圖王二語後漢書五行志引童謠而尚權
爲前書徐樂語也論衡亦有之宋魏了翁
鶡山筆談謂是石徂徠蘇文忠之言誤矣

治國者輔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
股之三仁皆略於前而章於後何益於事何補於君
世有圖暮或言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路而
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趨作墨目
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
道中計壅彼泉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沙江以臨越
守邊隅趨作墨目者也更始將相不防徼竇中死暮
皆生也史記黥布傳注引云世有圖基之戲或言是
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遠慮疏張置以
倉卒圖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但遮絕要以爭
便求則故勝負孤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
下是以自生於小地塔布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
王以吳楚并韓魏害成泉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
取吳楚并韓魏害成泉據敖倉此趨
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
右也文志華昭博奕論注所引其意非略同惟趨作墨亦
非計未定史始皇時注引作陸賈新語載長沙作長江
文王舉枯骨無益眾庶眾庶悅之恩義動人也王翁觀
人五殺無損生人生人惡之殘酷也王翁謂王莽以
名又不可
爲故也

車方朔短辭薄語以爲信驗人皆謂朔大智後賢莫之
及譚曰人有以狐爲狸以瑟爲笙乃非但言朔亦不知後
狐與字從瓜補又不知狸與笙篌此徒不知瑟與
狐類淮南子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狸謂不
賢也淮南子今謂狐狸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
竹矣案御覽引子思子思曰謂狐爲狸者非直不
知狐也勿得狐失復失狸也淮南及新論俱本此
夫以人言善我亦必以人言惡我王翁使都尉孟孫往
泰山告祠道過徐州徐州牧宋仲翁道余才智陳平

留侯之比也孟孫還喜謂余曰仲翁盛稱子德子乃此耶余應曰與僕遊四五歲不吾見稱今聞仲翁一言而奇怪之若有人毀余子亦信之吾畏子也

余前作王翁掌教大夫（典有男子御覽）傳（作掌樂大夫曹植辨道論作典樂大夫御覽或作掌）殺母有詔燔燒其子屍（御覽暴其屍於天下）余謂此事不宜宜布余封事云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閭梟生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甯有然耶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慚自悔言之非也人皆少丞相多彼賢者人賢人之言有益於德化也（御覽是故君子魔惡揚善烏獸尚與之諱況於人乎不宜發揚也（御覽）

意林注卷三

龍無尺水無以升夫（意林注卷三 如龍得淵謂龍從水中升天也）騰者（先階尺木或作尺木誤）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

識出河圖洛書但有睽兆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文心雕龍云符讖人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又云恒譚疾其虛偽）

張子侯曰楊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

盡水鑑冰與時消釋

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之者並至（後漢書鄭康成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關東里語云（御覽作關東鄙諺）曰人間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從御覽補三字）此猶時人雖不必聖亦復欣慕如庸馬與良駿相追銜尾至暮（御覽列傳所）良馬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食何異顏孔優劣余少時見楊子雲麗文欲繼之嘗作小賦用思太劇立致病疾（類聚作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前賢子雲亦言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發瘖子雲亦言成帝詔作甘泉賦卒暴遂倦臥夢五藏出地以手收內之（五藏下九字從藏本補）及覺氣病一年（類聚作及覺大少亡者猶言病已也文選甘泉賦注作明日遂卒誤書鈔引揚雄家牒云子雲甘露元年生天鳳五年卒）

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

莊生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子貢問遽伯玉曰子何以治國答曰弗治治之（淮南子論衡並作弗治之治）

古孝經一卷二十章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御覽引）

左氏經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御覽云紀而無傳十年不能知也）

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諷誦（上見書鈔此亦被也）

堯能則天者貴其能臣舜禹二聖（御覽引作陶子注言）

舉綱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後書楊倫曰正則毛理魏志崔林曰萬目不張舉其綱眾毛不整振其領領不治大國者亦當如此

以賢代賢謂之煩以不肖伐不肖御覽補謂之亂

王平仲云平仲名珉琅琊人傳古文尚書及費氏易見周譜序

故道今所行處非禹所穿梁書王僧達奉敕撰譜訪劉杳以血脈所由杳稱恒譜所載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譜訪之而推當起周世僧達歎曰河洛可得妙未聞據此則譜亦及見周譜矣

揚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二子學子雲曰不假于持熟察

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書鈔引云君大曉習萬劍之名凡器遊習而知

五福壽富貴安樂子孫眾多百足之蟲其舉一身安得不及蟲鳥耶余應曰誰當久與龜鶴同居而知其年歲耶

不濟

曲陽侯御覽云王根案根戚帝之舅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御老之術君惠曰龜稱三千歲鶴言千歲以人之材何乃

聖人何不學仙而令死耶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者示民有終也御覽引

昔神農繼字據御覽補伏羲王天下梧桐作琴御覽云上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削桐為琴繩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春之數厚寸有八象三六數廣六分象六



律上圓而斂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廣下狹崇尊卑之禮琴者禁也古者聖賢玩琴以養心弱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謂之操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暢經遠不存舜操其聲清以淫箕子操其聲淫以激新論末成孤發首一章其聲清以微筱子操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此節是已

系論衡曰仲舒之書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恒君山莫上也仲舒之文可及君山千石之官志三十卷今存卷如唐推覈招致一篇此云二十九卷唐

董楊之書並存而新論獨亡惜哉

論衡二十七卷本注王充案充字仲任後漢章帝時揚州從事治中著論衡八十五篇釋人物同異辨時俗嫌疑隋志二十卷今存卷如唐推覈招致一篇此云二十九卷唐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賤或同操而異主伊尹箕子是也二人俱命世之臣原文異伊尹遇成湯作相箕子遇商紂作奴藏本有遇字與不遇故知字

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污常在練素屈平潔白而邑犬

遇也逢遇篇

羣吠吠所怪也累害篇

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斷原作推王良之手惡彼勝也王變作石石變作礫毀謗使然也原無此三句御覽引之採

玉者破石取玉選士者棄惡取善

命不可勉也智者歸之於天舊談
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亦有溝未成原作而通
遇湛薪未多而逢火原作遇虎
相命篇
樂貧勝禍原作力勝貧慎勝禍勉己原作勤事以致富砥才名明
操以致貴農夫力耕得穀多商賈遠行得利深原無此二
句答佞篇云力耕可以得穀勉貿可以得貨即此意命富之人筋力自強命貴
之人才智自高若干里馬氣力自勁原無此句頭目蹄足
自相副
魯城門枋頓欲頹原作久枋欲頓孔子疾行而過之左右曰如
此久矣孔子曰吾惡其久也脫遇壞則不幸矣佞
篇
鼷隧一器酒棄不飲鼠殘原作涉一簞飯捐不食



蚊虻不如牛馬之力牛馬困於蚊虻有勢也干閘之牛
爲牧豎所驅數原作長刓之象爲越童所劓無便也物勢
篇
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二字補虞舜
人自有種族堯與高祖安得是龍子也此都臧亦能面
生堯劉媼夢與蛟龍遇而
孕高祖之妄奇怪篇
宋景公有三善言獲二十一年時禁惑守心子卓靖
皆不可干韋賢曰君有君人之言三令夕星與公
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出呂氏春秋下事見呂氏春秋事見史記此亦有
於秦天雨粟馬生角秦王政留丹與言曰使日再中
天雨粟馬生角門未還
象生肉足乃得歸己而梁從軍不
果然以爲聖乃歸之梁妻哭城崩及民公
而哭城湯舉翦髮作牲致雨陽翦髮酹
爲之崩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
於上帝時雨大
雙鳧篇
南陽卓公作縣氏令蝗盛感
蟲不入境虛

篇孫叔敖埋兩頭蛇有陰德見兩頭蛇者死埋之恐後人復見也故後爲楚相（相篇）（以上並云虛也此約舉數篇而總結之）

龍若遁逃在樹中爲天所取則非神也（俗言龍藏樹木中天以雷擊則發屋取以升天）

豹胎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乎故知水火相薄作雷龍聞雷聲乃起而乘雲也（四字補下皆據舉大略不盡原文）（龍虛篇）

武王伐紂兵不血刃虛言也兵到牧野何補晨舉脂燭血流漂杵何謂不血刃耶漢誅王莽兵至漸臺血流沒趾用天下兵未有不血刃者也（語增）

紂糟邱酒池牛飲者三千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出太公六韜案紂或是夜皆作月）

覆酒滂沱於地因名作池釀酒積糟因名作邱以酒作池（句疑）以車載酒以肉懸林（下林中奔走因謂騎行炙男女裸而相逐林中奔走（此下當補或時十數夜則言百二十醉不知甲子四句）侍者惡之故言三千人寔非也（侍者原云非小臣必大官不能滿三千人傳書惡之故言云當從原書）

町町若荊軻之閭（此引傳語）言秦王誅荊軻里皆滅故曰町町案秦雖無道不應盡誅軻里也始皇遊梁山宮見李斯車騎盛出怪之左右私告李斯斯損車騎始皇不知左右誰告止殺在旁者荊軻之里必不盡誅之

魯班刻木鳶飛三日不下爲母作木車木人御之機關之發去而不還此恐不實（偽增篇）

孔子遊說七十餘國案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跡於衛（原有匕字）味於齊伐檀於宋不過十國

子羔流血三年未嘗見齒言其不笑語豈得不見齒耶

商息碎首（原作仆頭碎首而死）薦百里奚於秦穆公恐是叩頭流血謂之碎首（原云人力不能自碎其首言思舉推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則力不能自擊閣腦乃播出（句）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則與舉椎頭無異碎首矣

祖伊諫紂云天下之人無不欲王亡者此明益也恐紂不懼耳若天下皆願紂亡即當時瓦解不應與周戰

血流漂杵也（夔增篇）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案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聞則子貢何敢言勝孔子意者恐子貢凌顏淵故此問以抑之（問孔篇）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其時作大夫乘三馬何不截而貨之（原作截）買而馬作槨也作士之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僚不賙來亂制葬子無槨寔非法何重舊人之恩乃輕父子之禮不貨車以葬子豈不以貪官（原有好字）乎

伯夷叔齊爲庶兄奪國餓死首陽山非讓國與庶兄也豈得稱賢人乎（此似出列孟篇而文異義亦未安疑有誤）

其工與顓頊爭天下不勝怒而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絕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說見列子

案共工有力折山戰何不勝女媧能以石補天天審是玉石耶天本以山作柱鼇足何能柱之鼇必長大原云鼇古之大獸也高則女媧不能殺之必被其所誘注淮南子曰大龜也則女媧人也雖長無及天者高何能補天談天篇

殺原無此句有云天去地甚遠不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原作一里晉書天文志引作十里則不見非滅也日亦如此說日篇

雲霧雨雪皆由地發不自天降夏則作霧原作露冬則作霜温則作雨寒則作雪

才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迸竄驅馳日以巧迸竄日以拙非才智不及狎習異也齊郡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者襄邑能織錦恒原作鈍女無不巧者目見手狎也程材篇

朝廷之人幼稱幹吏者以朝庭作田敬以刀筆作耒耜以文書作農桑猶家人子弟生長狎習其知曲折愈於賓客暫至句補雖孔墨之才不能分別子弟喻文吏賓客喻儒生手中無錢而欲市貨貨主死不與之胸中無學而欲求仕猶無錢市貨不可得也程材篇

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謝短篇

見驥足不異眾馬之瞎馬平陸而駑駘千里方可知也効功篇



有人於此其智如源原作京其德如山力不能自舉須人舉之人莫之舉窴於閭巷撫由達矣

器虛無食飢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別通篇

蘭豪之史班固賈逵惕終舊訛傅毅之徒名芳文美無大用也固字孟堅逵字景伯毅字武仲肅宋時劾爲蘭臺令史終字子山孝明時上哀牢傳徵拙蘭臺

夫能說一經者儒生博覽古今者通人採掇書傳能奏記者文人能精思著文結連篇章者鴻儒若劉子政揚子雲桓君山之徒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紀事詳悉讀者以謂甲子舊術字子元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

原云乃周召桓衛之閒
嘗北之大國　超奇篇

龜三百歲大如錢原云遊於蓮葉之上三嘗七十歲生一蓂原云七百歲生百蓂　超奇篇

猶靈蓍神龜也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檀欒後榮強勁可作車軸　非語篇

瀧瀨迴沙轉石而大石不動蓍是石重而沙輕原有沙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二句當補　大儒俗吏同在世有如此也

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世無聖人安能知天　譴告篇

人在天地之閒如蚤蝨在衣裳之內若螻蟻在巢穴之中　從藏本補此條變動篇

## 意林注卷三

正朝占四方風從南來旱從北來湛從東來疫從西來

兵

秦將滅都門崩霍光將敗第牆亦壞杞梁之妻崩城何也原云梁從軍死不在城內其婦迎柩歸家齊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　御覽其大則鳴號而應其主人一名指侯引經曰知人則哲此下四節原書闕誤

用令舉陶陳知人之術原引經曰惟帝難之　堯典篇

堯湯水旱豈二聖政所致也天理厤數自然耳猶慈父治家亦不能使子孫皆孝也　治期篇

屈軼生於庭見佞人則指一名指佞草博物志必若如此舜何

瑯琊兒同倪虐兒　子明劉承後漢書名眉賊所得　兄曾爲淵人兄爲亦眉名　萌齊國臨淄人

飢人欲食弟自縛即頭代兄飢人善其義皆舍之後

兄卒養其孤遇歲凶飢殺己子活兄之子隱淮許君　孝義篇

人貴鵠腹雞者謂鵠遠而雞近也畫工好畫上古之人不盡秦漢之士者重古也　原作尊古單今改

權名荊權亦餓死己子全兄之孤　舊作升

揚雄作太元法

言張伯松召潁玉薄
并淑德侯不肯一覩與其人蓋肩故歟其
言也若揚子雲生周金匱矣原作俗松前以爲金
元日凡人幾近爾貴遠視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足動
人故輒其書若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害則必
度越諸子矣意與此同又劉書新論曰張伯松遠
談仲舒之博近道子雲之美豈非貴耳而賤目耶

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赤長教言殷亡
殷亡殷人見兒身赤謂是天神又言殷亡謂其必亡
周人諱其事原云食兒以丹是舉扁鵲之
顧謬尚父之事見於詩者攝揚變化而亡六韜陰謀
君臣其議日以取人天下爲事見戰國人僞作至
食兒以丹則丹徒布衣大原宮陷所不屑爲而謂太
公爲之武王聽之乎管子載筆所受女書謂逆湯治
事以干金而得成天子其不經與此同陳禹
古今喪拊言論亦有虛妄信然 按國策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德其能無云



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 須篇

文章載人之行傳人之美豈徒調弄筆墨空馳英麗哉
依文篇

人所以稱二字生者精氣也能作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
脈竭精氣亡骨肉化灰土何能作鬼耶 論死篇

若言死者無知聖人恐開不孝之門故不言死者無知
其實無知也 薄葬篇

諱舉原有正月五月子言不利父母案田嬰碻刀
井上恐墮井中又刀邊井刑字碻刀井上恐被刑人
井上恐墮非中又刀邊井刑字碻刀井上恐被刑人
意也無假寇爲象尸也無以著相受爲不固也 四諱篇

子日沐令人愛卯日沐令人白頭原引沐書愛憎白黑不由
文儒奇鹿所以譏世俗也 對作篇

王充會稽上虞人字仲任充書形露易觀文語不與俗
通原云賢聖之相遇故其文語與俗不通譏俗之書
徵怪俗人故形露其指論衡倘爲復然乃成人難

充之論此有脫誤　石多玉寡寡者爲珍龍少魚衆少者爲神人有難充書繁重如此者晁氏讀書志此句移在前作人有難充書繁重者曰石多玉寡云云文義更明順　充答云文衆勝寡財富愈貧世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肯引原作卷讀書志亦作引　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肯以往揆來亦何容易

可貴原作賢爲賢充章和二年徙家避難歷年寖廣年漸七十時可懸輿原云元和三年徙家避地揚州郡北陽寖廣章和三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此云章和徙避謀也當從原書髮白齒落倚倫弭索貧無供養志不娛快乃作養性書十六篇見六十篇書

早逝

百紀篇

案是書之成人固有嫌其太繁者抱朴子辨之詳矣漢末王景興虞仲翔輩俱盛稱之而恭中鄭玄亦謂爲談助或取數卷去亟戒勿廣其珍重如此宋儒乃以爲無奇且訾其義乏精覈詞少肅括斯又

## 意林注卷三

稚川所謂守燈燭之輝遊潢汙之淺者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故仲任自言論衡以一言蔽之曰疾虛妄雖開有過當然如九虛三增之類皆經傳宿疑當世繁結其文不可得略況門戶尷尬乎時會稽又有吳君高作越絕書作述都錄周長生作洞歷於論衡但任極爲推服趙長君作詩緯蔡中郎以爲長於論衡今越絕書諫者謂即述作而二書皆佚不傳可惜也

正論五篇　案崔寔字子真一名台本注崔元始字元始漢安平人漢桓帝時徵爲郎撰政論數十篇指切時要言辨而確後仕至尚書隋志六卷佚

見信之臣　後漢書括囊守祿袁宏作懷寵後漢紀袁宏作佐

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伊鬱於下　袁宏紀作紀綱弛而不報智士指而不用　此節見本傳

夫君子陵遲如乘蔽車若能求巧工使葺理之折則接之緩則楔之可復新矣

世主莫不願得尼輒以輔佐及得之未必珍也

夫貞一之士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邀名恥鄉愿之舉絕比周之黨必待題其面目魯仲尼鄒孟軻不可得也命世之士字從藏補常抑於當時無不見思於後日

以往揆來亦何容易

圖王不成弊猶足霸圖霸不成弊將如何

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鏤女

工投杼而刺繡

上行下效斯謂之教　斯舊作然從慶陳兵策於安平之世譬令

未病者服藥

昔人有發讀則之名推田業與弟俄而貧乏反以威就

弟強貸貸疑作此不當也

察爾天之網以羅海內之士同類翕氣而蜎附計士嗛

眠而脇從黨成於下君孤於上焉不可得略況門戶尷

士不素簡難以揔攝　此當爲槩槩

葉公之好龍詳顯可發故君子不貴也

國不信道士不信度亡可待也　御覽引

無賞罰之君而欲世治猶不著　慶作事御覽引作書作佐

治不可得也

術家曰冬榮者春必殺聖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拜壁初學記今與州郡者曰遵詔書縱意出入故里語云御覽每詔書所欲禁絕雖重懇惻明旨極爭猶復廢捨終無悛意故里語云案兩引正同皆不連冬榮春殺疑明一節也

洗濯民心澣浣浮俗

潛夫論十卷本注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後漢處士漢俗愼世著論三十六篇指訐時短討摘物情不敢顯其名故號潛夫論今存

仁義不能月昇財帛而欲日增余所惡也此節原書無疑正論之錯簡也

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已久矣賢難篇

君之所以明者兼聽所以闇者偏信此與下節從藏本補向錯在攻玉篇後今據原書敘錄正之此二句上脫所以字下脫以字據藏本補

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塗莫急於考功課

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引明證猶言左證言證此引此言功過必以考察而得也考績篇



欲知人將病不嗜食欲知國將亡不嗜賢也人非無嘉饌病不能食至於死國非無賢人君不能用故速亡理世原作治世避唐諱改理下仿此作治則顏監所謂駁文也不得眞賢猶治病不得眞藥治病當得眞人參反得蘪蕪服之增劇非藥無效也思賢篇

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傷飽貴臣傷寵父母失於嫂子人君過於驕臣原作閼後漢書同惠棟云閼遏也

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嫂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後漢書同忠貴篇

十步之內原作閭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後漢書作藏本同忠信此語亦見說苑文小異賢篇

攻玉以石治後漢書作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去物固有醜治好也原作物固有賤貝治醜治好者後漢書同惟改治爲理及化此章



固有醜治好也避唐諱也

先世欲赦先遣馬分行市里聽乎路間咸云當赦是謂天赦原作天遂之教也遂乃施行原云俗說不足信遞赦篇

孝明帝嘗問曰今旦何故無上書者右曰爲反支日也後漢書注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戊亥朔一日反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卯朔五日反子丑朔四日反辰巳朔五日反陰陽書帝曰民庶遠來詣闕不可奪其日使受章者無避反支此明王爲民慶日也與原文及後漢書小異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疏遠吉凶禍福與民同之排簾障風探沙擁河無益於事徒自弊耳猶愛日篇

不命大將掃除醜虜而州縣興兵不息也原作今羌害百姓憂禍深矣按不命大將二句文猶拂簾障風四句當從原書叛久矣傷拔邊篇

扁鵲治病審閉結而通鬱滯虛者補之實者瀉之猶邊境不可久荒以開敵心二句與原文異實邊篇

一宅同姓相代或吉或凶一宮同姓相代或遷或免一宮猶一字成康居之而興幽厲居之而衰吉凶興衰在人不在宅矣十列篇

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舊訛姓火者多滅相列篇

昆弟世疏朋友世親此人情也交際篇

富貴人爭附之貧賤人爭去之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

費小有假借之損夫官人有棄跡之惡結黨過士士以爲榮況實有益乎處子有顏閔之賢被褐造門人以爲辱況實有損乎故富貴易爲容原作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憎惡衣謂之困阨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倨彼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爲舊作謂無意奉贄以爲欲貨恭謙以爲不肖抗揚以爲不德此處子原有之闕下同貧賤之苦酷也滿三字

君上治世先其本後其末愼其心治其行則姦慝不生

德化篇

古訓著三皇五帝多以爲伏羲神農二皇其一或云燧人原有或字曰祝融或云女媧我又聞古不天皇地皇人皇未可知也五德志篇

姓或有因官因號因居因地者司馬司徒中行下軍因官也東門西都原作南門宮北郭因居也三烏五鹿青牛白馬因地也地原作易在昌黎之後有三字案史記趙世家惡志氏姓篇舊錯在此

季勝之後有造父事周成王生衡父衡父生造父是季勝其後乃趙季勝生孟增舊弟曰季勝舊來穆王遊西海忘歸徐偃作亂造父御王舊說日行千里以征之王封造父於趙因以得氏舊說日行千里御王舊錯在此

海寧周廣業注　　貴池劉世珩校刊

風俗通三十一卷本注應劭　案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泰山太守建安初拜袁紹軍謀校尉著風俗通義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當世服其洽聞或直稱爲風俗通隋志云三十一卷錄一卷梁三十卷唐志卷同隋至宋時亡二十一卷故宋志止十卷今存其篇次前後與此不同姑據所有注之

序云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險易御覽作陰陽　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之而生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周秦常以八月遣輶軒使者采異代方言藏之祕府及嬴氏之亡遺棄殆盡蜀人嚴君平名遵成都人有千餘言林閭翁孺華陽圖志林閭字公孺臨邛人揚雄師之續二十七年凡九千字張竦云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此應氏自序今存



現方言亦作林翁儒原書作翁孺才藏本者字上亦有才字

謂方言　余雖不才敢比隆於斯人

神農者神信也農濃也其德濃厚若神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黃光也顓專也頊信也嚳考也堯高也舜淮也　原作循下同　也言淮德行修堯之緒三王禮號謚記云夏禹殷湯周武王再輔也湯昌也王往也言天下所歸往五伯春秋云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霸者把也言其把持天下　原作子之政　此皇霸篇



王室天子西移中外倉卒所載書七十車於道遇雨分半投棄卓又燒燔觀閱經籍盡作灰燼所有餘者或作囊帳先王之道幾湮滅矣　隋經籍志獻帝西遷圖書纔帛車五乘魏武帝平荊州收得四部書合二千餘卷建安末年又喪亂大半李傕郭汜相攻長安城內大相殘殺天子播越流離典籍之厄莫甚於斯　此應氏自序今存

俗說有功得賜金者皆黃金也按孫子兵書曰賞千金於軍得賞千金者非一金也千金百萬錢也陳平間楚千金作金史記漢書並作金四萬斤贈二疏金五十斤並黃金也或云一金亦是一萬錢也　以下三條並見御覽

不養　御覽作舉　併生三子俗說似六畜妨父母按春秋國語越王時御覽作句踐合民民生二子與之飢生三子與之乳母遂滅強吳何害之有

不舉父同月子俗云妨父後書張奐傳武威郡俗多娠三月五月生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按左傳魯桓公子與父同月因名子同漢明帝亦與光武同月生不宜歸生出嫁女不宜歸母家生子俗云令人衰按婦人好以女易他男故不許歸

封泰山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得十八因倒讀之曰八十按岱宗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方之內莫不帥服刻石紀號著功績也其時武帝已年四舊訛三十七漢書武紀武帝十六歲即位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各六年至元封元年四月始登封泰山為四十七歲當從原文因何更得十八若言倒讀神無福矣余承之東嶽不問長老更上泰山者云無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此下三條今在正文扁

東方朔是太白精黃帝時作風后堯時作務成子後又生於周為老聃周舊訛越又脫為老聃三字今補在越作范蠡在齊作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按朔滑稽之雄俗人因以怪語附之安得神耶

彭城相袁元服父伯楚作光祿卿於服中生子自謂年長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作字按元服名賀汝南人祖名京後書袁安傳安子京字仲譽京子彭字伯楚彭子賀汝南汝陽人作侍中時安帝加袁閎傳注同元服元首也言始加冠於首百官來賀垂老而孫兒生喜其嘉會因名作賀字元服父伯楚應典三郡早喪妻不肯娶臨終勑子便留葬無取汝母柩來不難若無知只為煩耳清高者此豈有服中生子而名作賀

汝南王叔漢父子方出遊二十餘年不還叔漢作倘脊郎有人告子方死於汝南即遣兒伯玉從蔵本補往迎喪叔漢即發哀詔書賻錢二十萬既而子方徐蒼梧還叔漢詣闕乞納賻錢受虛妄罪靈帝詔尚書相大夫會議之博士任敞議云凡人甲壽七十覩父同儕亡可製服也子方在遠人指其處不可驗也罪不可加焉

詔書還錢復本官此下六條今闕

汝南張妙會杜士士家娶婦酒後相戲張妙縛杜士捶二十又懸足指士遂致死鮑昱決事云景字文泰水平年汝南太守後為司徒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後書有傳酒後相戲原其本心無賊害之意宜減死也案抱朴子云俗有戲婦法於稠人中倒懸婦人頭以履履其口婦人羞慙不能止也觀張妙之事則漢末已然蒲俗咸風可以怪語附之安得神耶

汝南周翁仲御覽周霸字翁仲為太尉掾婦產一男翁仲妻密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王簿周光御覽吏周光能見鬼注為主簿與兒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弊衣繈褸持刀割肉別

有人帶情經彷徨東廂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御覽時子已十凡有子者欲殺其子者宜知其情考而伏之此條藏本補兔　人呼與辦決　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乃迎其女女已嫁賣餅人取歸適安平御覽作西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御覽翁仲襲從弟神不敢非類明矣豈得子照為高邑令養他人子乎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田舍女書鈔娶田家女為婦一宿身死書鈔一交接陳氣絕後產一男至長女曰我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天中記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復人道一宿斯須何由有子汝小家淫決乃欲訪我種類乎遂爭財數年不決丞相鄰吉字少卿宣帝朝丞相決云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天中記留問眞人無影老翁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其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行果然無影遂以財與之



潁川有兄弟同居兩婦俱懷妊數月長婦胎傷不言知產期至俱臥產房候弟婦產得一男夜盜之因爭三年不決御覽郡不能決丞相黃霸出坐字殿前令以兒去兩母各十步叱兩婦令爭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弟婦恐傷放之長婦色喜弟婦愴然霸曰此弟婦子也即勑長婦果然伏罪

臨淮有一人持一匹練到市賣之遇雨披之後有一人求庇蔭一頭之地雨霽共爭之御覽雨霽當別因互爭各曰我練詣府自言丞相薛宣決曰練直數百何用紛紛遂中斷各與半續察之練主稱冤不已後人有喜負受因前撮之練主稱冤宣知其情考而伏之此條藏本補兔

周公樂曰勺勺者斟酌先祖之道武王樂曰大章章者彰天下也舜樂曰韶韶者紹堯也堯樂曰大咸咸者皆也帝嚳樂曰五英英者華也劉向云原引劉歆鍾律志書漢書律歷志亦作此作同疑誤商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戴芒角而生也宮者中也被者祖也物盛大而繁祖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閎宮雄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使人善養而好施聞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羽聲使人齊整而好禮



琵琶今本作批把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琵琶因以此與下條今作聲音篇得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易云利見大人大人與聖人其義一也此下十一條今闕

論語云君子上達臧孫紇曰後有達者將在孔某乎此傳孟僖子述臧孫之言以明今之達者將在孔子非全是臧孫言也儒區也別古今賢愚章帝時以賈逵為通儒時人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後書賈逵傳曰身長八尺二寸注及杜林傳注俱引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玩聖賢之訓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網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　木補下三節從藏

禮云葬居五人長者必異席今呼權貴作長者非也

管子云先生施教弟子則之非知古之道是師者之稱

韓詩外傳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問道術之人冥於得失眠乎其猶醉也應氏語蓋本此而文有諸生句先生者當如醒句學者譬如醉句言生皆醉獨有醒者脫誤不可强解

祭酒句禮云飲酒必祭尊其先也孫卿在齊最是老師舊作師老據史記及類聚改御覽作孫卿在齊襄王時最是老師三爲祭酒故三稱祭酒稍當作爲史記索隱云擇席中之尊者當祭也後因以爲官名吳王濞爲劉氏祭酒是也

士句詩云殷士膚敏罷士俊秀雅士博達烈士有不易之分處士隱居放言

易曰師貞丈人吉非徒尊老須德行先人也傳云杖德莫如信者今左傳無德字其恩德可信杖也禮云十尺曰丈成人之長也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宏教也故曰丈夫人當龍變起

芮尹江湖雲起龍驤不繫鄉里若止繫風俗見善不從故謂之俗人

禮言簡不肖按生子鄙陋不似父母曰不肖今人謙辭亦曰不肖



夫

論語云匹夫匹婦傳云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按古人男女作衣用二匹今人單衣故言匹匹夫匹婦猶匹夫匹婦也匹偶也論語曰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趙岐孟子注匹夫一夫也文心雕龍云古名車以兩馬以匹者車貳佐乘馬匹驂服服乘不雙故名匹矣匹夫匹婦猶此義也案古者士以上皆有妾媵惟庶人無之夫婦合而成家故舉匹爲名因之呼單丁隻裸亦云匹夫人當龍變起上疑脫雲字芮尹江湖雲起龍驤不繫鄉里若止繫風俗見善不從故謂之俗人

禮言簡不肖按生子鄙陋不似父母曰不肖今人謙辭亦曰不肖

方言曰人不事事而放蕩謂之無賴不可恃頭也猶高祖謂太上皇云大人以臣無賴也

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在道得温疾過友人謝著鄴令著拒不受至汲郡止客舍舍六七日請生見恬轉劇欲告汲令恬曰友人尚不相容令不相識今告之何益死生命也不須醫藥諸生潛告汲令令卽汝南應融問之大驚至疾所泣曰伯休不世英才當作國家幹輔何乃默止客舍不遣人知融遂躬御而歸親自侍疾疾漸復融謂伯休曰吉凶不諱憂怖交心已備凶具對之悲喜伯休停傳舍數十日遂去拜仕中尚書令又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所著不爲公府所取窮通倘



彭城孝廉張子嬌議云若君臣不得相襲作名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厲王諱胡成王之子名胡三國志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弱冠察孝廉與上郡共論舊君諱事裴松之注云時汝南士鄧德明著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舊君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爲大夫是臣協君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爲大夫是臣協君也厲王諱胡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此下二條今闕

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遷今年有茂才除蕭令五月到官破日日入舍視事五月四府所表遷武陵令余爲營陵令正觸太歲主簿令余東北上余不從在事五月還太山守

楚辭云風伯飛廉也按周禮祀風師箕星也主簸揚能

致風氣戊之神作風伯故丙戊日祀於西北左傳云雨師元冥也此八字舊脫據周禮雨師畢星也土中之眾

莫若水故雨稱師丑之神作雨師故己丑日祀於東北三字從原文改補此條今在祀典篇

桓帝元嘉中京師婦女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躄齒笑若齒痛此事

齒笑愁眉者細而曲啼妝者薄拭眼下似啼痕墮馬髻側在一邊折腰步足不任體躄齒笑若齒痛此事

並出梁冀傳注引行家所爲京師翁然效之十字冀傳注引之有脫文御覽天戒若日將收捕冀冀字又御覽作伯卓妻孫壽婦女憂愁之眉也案冀字伯卓妻孫壽色美善爲妖態竇始爲此以爲媚惑

趙王好大眉人間皆

作御覽頭

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者後書馬廖傳肅宗時上書

沒項御覽作頭

京師有胡服胡帳胡牀胡箜篌胡笛胡舞按董卓時胡兵填塞是也此下十五條今闕此與下三條

但見續漢書五行志

靈帝宮中遊西園駕四白驢舊作馳據續漢志及御覽改躬自操轡御覽此下云馳驅公卿傚效價與馬齊續志天意若曰賢愚倒置周旋以爲笑樂執政者皆如驢同

恒帝世童謠注及御覽引作順帝之末引謠言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作順帝之末

封侯梁冀欲樹幼主李固字子堅欲立清河王梁冀遂

秦李固死於獄中曝屍路邊如鉤梁冀如弦李固績漢



長樂宮稱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瘢楚王好細腰後宮多餓死長安諺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淮南子曰靈王好細腰注曰楚靈王也此言齊王

靈帝時三字據續漢志補



孫子云金城湯池而無粟者太公墨翟不能守之漢書貨貨志湯池百步師古注沸湯爲

志湯池不可輒近喻堅固之基

郡者羣也史正義引作周制天子方千里左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始皇方以郡正義引作置監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左傳三十六郡

苑句苑舊訛菀從初學記改蘊也薪蒸之所蘊積

按天子有外屏令臣下屏氣息御覽作躬自整屏氣處也見白

縣縣平也水經注引作百里曰同首也從系側首與縣易役也別引釋名曰郡羣也人所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者君在左邑在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

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初學記作爲

傳舍按使者有傳信舊作言文脫有字據文選注改乃得舍於傳也

按易傳子夏所作上古之時草居露宿冬則山南夏則山北上古四句舊錯在彭城孝廉前此易傳下止上古二字有恙蟲由舊說善與人作

患故人平居曰無恙史記張耳陳餘傳索隱引作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曰無恙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病恙憂也善食人心俗患之故相勞曰無恙恙心疾也類聚所引略同今據以改

定僧冬則山南二句無他書可證又按史記公孫宏傳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索隱謂恙猶憂蓋上既言病則下自不當復言疾疾矣

城門失火禍及池魚俗說池與魚人姓李字舊訛居近城門也按城門失火取池水故魚皆死類聚引作城門失火殃及池中魚舊說池仲魚人姓李居近城仲魚燒死干謹百家書曰宋城門失火因汲池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并中傷良謹也御覽注云俗說城門尉姓池名魚城門火救之燒死故云然

獄自三王制肉刑始有案史游急就篇云皐陶造獄法律存路史注云內刑墨尤之法諸起禹及有苗者誤倒獄與肉刑皆不始三王獄夏曰下臺初學記引作夏曰夏臺殷曰羑里案史越世家文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淮南子紂悔不殺湯於夏臺則下與羑皆誤也御覽亦作夏

周曰圄圄令人思譽改惡獄字二犬守言無情狀犬亦得之囚字罪人置諸圜土故囚字從口中人罪字本從自辛苦憂之御覽令其辛苦憂也秦皇謂皐字似皇故改作罪

會稽多淫祀家貧不得牛祀者死作牛鳴太守第五倫嚴科絕之事詳漢書第五倫傳此與下條今在怪神篇桂陽太守李叔堅祝穆事文類聚引作汝南韋叔堅少時作州從事家有狗作人立叔堅曰此狗喻人君子人行何害叔堅以強去強舊訛弱者弱以弱去強者強見弱民篇上世之士衣不暖膚食不滿腹原作腸苦其心意勞其四肢算地篇古者民叢生而羣處亂乃立君原作故求有上也將以治也又曰治莫康於立君開塞篇衆則木折隙大則牆壞修權篇引諺則作而不勝而王舊作生不敗而亡自古及今未嘗有也畫策篇

使見戰者如飢狼舊作猳虎從藏本之見肉書鈔作見肉則可用作兕則可
矣
聖人之治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
阮子四卷案阮氏字文業陳留尉氏人魏清河太守與杜恕並時聞達撰著書十八篇今佚
新舊唐志作政論通典引之作五卷亡
通人張網於淵羅於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於天下以制强梁之人書鈔作立法以防民百姓不能干立法以防而可犯則江河成決以隄水江河不能犯以上見御覽
災法而可干則百姓成害
不樹者死無棺不蠶者身無帛不績者凶無線君子暇豫則思義小人暇豫則思邪
高鳥相木而集智士擇主御覽作主而翔
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譽不誅害在詞主
正部十卷案隋志正部論八卷後漢王逸撰逸字仲任王逸子即正部也今佚
凡人矇矇冥冥學以啟志行以處身進於道則成君子非於禮則曰小人君子之舉履德而榮光小人之動陷惡而傷刑
皎皎練絲染之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蘗則黃得涅則黑御覽及吳淑絲竹艷曲作泥
玉不琢則與山之凡石
穿窬之徒不避腰領弃北御覽作遺之士不憚斧鉞



滇家窮天涯究地所左湯谷右虞淵前炎楚後塞門祁連以北黃山以南碣石以東介黎以西莫不極貢來貢
仲尼敘書上謂天談下謂民語兼該男女究其表裏
淮南淳偶而多恢太无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
玉符云遵注或問玉符答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淳漆類聚脂作純此玉之符也言成雅訓辭作典謨此人之符也
山精曰蝄物精曰魅土精曰猿羊水精曰罔象木精曰畢方火精曰遊光金精曰清明天下有道則眾精潛藏
天以仙人曰予眾人曰芻狗愛其子私其壽賤其芻狗若不學譬如無目而視無脛而走無翅而飛無口而語不可得也
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猶朽株枯樹逢風則仆御覽引作謀周法訓
明刑審法憐民惠下生者不怨死者不恨諺曰政如冰霜姦宄消亡威如雷霆寇賊不生
士緯十卷本注姚信案信本姓姒字德祐又字元直吳興武康人吳太常卿丞相陸遜外生也隋志作士緯新書又云姚氏新書二卷案士緯相類新舊唐志直作士緯今佚

孔文舉名融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孤立
絲俱生於蠶銅等出於石作繒則賤作錦則貴鑄鈴則
小鑄鐘則大見御覽又吳淑絲賦分貴賤於繒錦注引之
經漸車之水歷繞輪之沙趾跡高下不可論
凡水溫則成湯寒則成冰冰湯異氣而水性猶同蠶能
投棘匪湯不綿人性推移蓋此比也
琴瑟張而鄭衛作五色成而綺縠生
孟軻驅世士舊作事今於仁義之域行者步中正之塗
經義考行從御覽
上有使字
若使南海無採珠之民崑山無破玉之工則明珠不御
於椒室美玉不佩於桂宮

通語八卷案三國志注屢引殷基通語吳顧邵傳云雲陽殷禮起微賤至零陵太守注云禮字德嗣又引文士傳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則通語基所著也隋志載通語十卷皆倚書左丞殷興撰舊唐志云文禮撰殷興續文盡殷字之訛又訛基爲禮新唐志復訛爲文禮通語而注云殷興續卷與隋同此云八卷其爲殷興不可知也御覽引殷興通語載殷禮事甚詳今佚

清廖芳醴亂性者也紅華素質伐命者也自此至白石似玉條外篇

無當出內篇

班狄不能削瓦從御覽補石作芒鉞公輸班墨翟皆巧不能鑄鉛錫作干將御覽引之案吳人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狄古字通用歐冶子干將作劍三月不成其妻莫邪乃斷髮剪爪投爐中遂鑄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干將作鐵劍三枚曰龍淵泰阿王布據二書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三枚曰龍淵泰阿王布據二書歐冶子吳使歐冶子干將作劍此蓋設言之耳

漢當有禁字中起居注云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淄人見漢武內傳欲去武帝夢與同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來云太乙請少君帝曰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死久之發看唯衣冠在焉少君事詳史記封禪書及漢武內傳中正義引漢書起居注與此同惟帝曰作帝謂左右數日作數月但漢中漢書之字疑皆有誤案隋志漢武帝有禁

才貴精學貴講質勝文石建文勝質蔡邕文質彬彬徐幹庶幾也史記石奮傳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太后以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

抱朴子四十卷本注外篇二十卷內篇二十卷洪字稚川葛洪元帝時選爲散騎常侍領國史大著作不就求爲句漏令博聞考異著述富於班馬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自序謂內篇言黃白之事外篇皆駁雜通釋其一百十六篇隋志內篇二十一卷入道家外篇三十卷入雜家舊唐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新唐志內篇二十卷外篇十卷內篇二十卷晁氏讀書志外篇二十卷晁氏同晁氏又言今所傳者止四十篇陳振孫則云內篇二十卷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篇卷皆不合宋潛溪未見宋志與舊唐同明吳興慎懋官刊本外篇四十卷內篇二十卷葛洪字稚川客句漏令爲何淵令博聞多質少今萬石君

中起居注乃女史之職今不存王楙野客叢書云葛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加漢起居注在宮爲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起居注皆近侍之人所錄不復取女職矣又云觀葛洪所引即知馬氏脫漏此則馬氏脫漏宇而正義稱漢書者更誤矣或曰元帝時避后父王禁名故去禁字曰漢中起居注及漢書起居注亦通漢志有漢著記百九十卷師古謂若今之起居注

以蟻鼻之缺或瑑字之訛然楊慎謝華啟秀引之自作蟻又吳越春秋禽季孫聘于吳闔閭以莫邪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捐無價之淯鈞之劍成越絕書作純鈞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魏文侯投白圭以夜光之璧見史記宋公所以鬱鄒陽傳又貫玉度尺見韓詩外傳朱公謂梁王曰臣之家有二璧其徑與色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皆是以千金薛燭所以永歎越絕書越王句踐以寶劍純鉤示善相劍者薛燭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者有不可當造乎薛燭曰不可當造



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冶乃因天之精神惡其伎巧造爲此劍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也

猶人不學仙而學道術乃令變形易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蛇龜聚合魚鼈入淵不溺蹴刃不傷此條舊連上今正之

陳仲弓仲弓名寔潁川許昌人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遭亂有女四歲不能行棄冢中以數月糧與之後三年乃還欲收葬之女猶坐冢中問其故女曰糧盡以後見冢角有一物伸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飢尋看乃大龜也將女還食食飲初小腹痛久乃習之

太昊庸作湯據御覽改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扈以正時金天二字從御覽卽少昊也據九扈序從藏本補唐堯見糞莢而知月易脩庖犧氏造



蜕而爲衛器開元子曰聖人師蜘蛛立衛器舊云漢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加漢起居注在宮爲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起居注皆近侍之人所錄今之人師之語

道能登虛躡影飲玉醴食翠芝

彭祖云天上多尊官新仙者位卑奉事非一也是夫得仙而不貴也見書鈔

元君老君師也御覽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云云

世人維競飛蒼走黃依榮趍利

上士得道成天官中士得道棲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見御覽太清中丹經文

朱草蓂如珊瑚枝葉皆赤莖似珊瑚刻之汁流如血以玉投汁中丸之如泥久卽成水以金投之曰金漿以玉投之曰玉醴服之長生李綽尚書故實載堯時朱草生郊所言枝葉莖色正與此同考大戴禮明堂篇云朱草日生十五葉十六日落一葉終而復始是亦莫莢之類所謂合朔者也當與此異與要猶有餉玉長生草一名通天價值千金意卽抱朴子所謂朱草歟

石先生丹法取烏米生毛者以貞丹和牛肉餉之至長毛四　已煞之陰乾服之壽五百歲見御覽

素顏紅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聽此眞理之德也御覽無

龍淵以靡割常新斧斤以日用連敝

寸蛸泛濫跡御覽作蹟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芒蝱苑轉果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以上見御覽漏作廖

葦脯救飢鴟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蛸集韻音御覽引作鮹大蟲也
二魚皆長丈餘非洛水所宜有御覽誤也
謂牛蹄停水也又犯卅刺騎篇寸鮹遊牛蹄之洿不生鱓鮹貫橫海之巨鱗蝫音弼雅蝫螪注水中蟲也淵腳
卽妥
二語見嘉遯篇漏蓳未詳廖作葦雕者爾雅拔葦音斛注烏頭苗也出蜀漢本名葦今訛爲建國語簇葦音於肉注烏頭也又淮南子曰毒蛇螫人傅以和葦卽愈注和葦野葛毒藥鴆毒烏一名暉日淮南子暉日

貫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荊山不知淵潭是明珠所出荊山是和璧所生

方今士有待次之滯宵無曠職之職

景風起則裘鑪息世道夷則奇士退

肉芝是萬歲蠙蛸頭上有丹書八字類聚作頭上有肉頭下丹書八字再

行山中見小兒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服之得仙

見類聚

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藩作佳據御覽則倒懸腦重故也御覽此下云陰乾末服令人壽萬歲

手則辟兵御覽此下云若敵人射己者弓弩皆還自向也

千歲燕窩門向北御覽此下云色白而尾曲陰乾末服一頭得五百歲此肉芝也

實英御覽雲母五色多青色者雲英雲珠赤雲液多多但有白雲母多黑雲沙青黃二服之用玉水色

成帝獵於終南山見一人無衣身上黑毛合圍取之絕坑踰岸有如飛鳥及得是婦人自云秦時宮人關東

賊至秦王出降嬴走入山垂當儀死有老翁令食松實遂不復饑乃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二百許歲人將還以穀食之毛悉脫落轉老而死

欲長生服山精山精朮也此與下條並見御覽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讀書不忘

聖下尚有書聖是皇象胡昭畫聖是衛協張墨巧聖是張衡馬鈞可見此當連下條觀御覽引基是

善圍棊者謂之棊聖嚴于卿名武彭城人徙江乘吳尚與爲輩爲吳下人絕之一見吳志注馬綏明有棊聖人之名

彭祖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殷王遣宮女受房中之術有驗乃欲殺之以絕其法彭祖知之乃逃七十年有



人見於流沙列仙傳彭祖殷大夫姓錢名鏗事又詳神仙傳

詳神仙傳及史正義引朱翰玉相

欲得長生腹御覽作腸下同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

俚語云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羣牛羊詣屠所每進一步去死轉近見御覽

老君姓李名聃字伯陽長九尺黃色烏喙隆鼻眉五寸

雞舌香黃連乳汁治目中百病稽含南方草木狀交趾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爲鄉舌香漢尚書郎有蜜香椙開花白而繁官奏事則含之郎今之丁香舌也

諺曰無肥仙人富道士雖能作金銀皆自貧

諺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亦如神符今用少驗埤雅引意林有書三寫三句冷廖本無之

白石似玉姦佞似賢(御覽引)
鷓原作不掛原作網麟不羅阱(嘉遯篇)
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淮南子脩務訓不能止黃河之尚尺水不能卻火山也)
蘭邱之熱(淮南子俶眞訓蘭邱之上有自生之火春起秋滅見黃文類聚引抱朴子塞此即東方朔所稱)
若使素士畫躬耕以餬口夜薪火以脩業則游夏不足多矣(崇教篇)
大廈既燒取原作水於滄海洪潦浚空伐舟於長川則不及矣(君道篇)
臣猶手足履冰執熱不得辭焉(臣節篇)
高巖將阻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將決(晉鈔作非掬晉鈔作才壞初學記)
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採(初學記)



所遇良規(閱篇)
創戟不長於縫緝可以剸割牛馬雖鑽不可剸割牛馬(務正篇與原文異)
而長於縫緝材有大小不可乘也
六軍如林未必皆勇(用刑篇)
仁者政之脂粉刑者世之轡策當怒不怒姦臣爲虎(二句見初學記今本無)
當殺不殺大賊乃發(補)
鑽端之火勺水可滅鵜卵未乳指掌可縻及其乘衝厲(二句見初學記今本無)
腹心以委矣貌望豐偉者不必賢形氣原作器尪瘠者(貴名篇)
不必愚(清鑒篇)
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爨之餘(御覽引)
於未用之前(御覽引)
泛虛舟則雖褊心者不怒(淮南子人間訓)
見木傳者亦伯喈脩竹之類(御覽引)
既言取桐亭竹爲篴或言取高邁亭竹爲篴或言吳上傳青取
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跡(原作逸響之竹別剛)

以張事前
繫於葬也

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行品
篇

酒後體輕耳熱冠脫帶解遲重者蓬轉而波偃原作擾整
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酒肴從學又坿作酒箴其文

醉者鹿踊而魚躍曰詢者皆搖掌以譜原作譖聲不競
者皆稱騰以高發以九折同蠁封以呂梁同牛跡禁
之彌極不可向也君若畏酒如畏風慴醉如憎病則
無荒沈之咎矣酒誡篇

民有穴地而釀油囊懷酒者法輕利重安能令絕乎
管輅傳作卜頃仰三斗而清辯絢此亦明見單子揚雄
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酒肴從學又坿作酒箴其文

為酒客解法度士見漢書

## 意林注卷四　壽

慕惡者如背蟲之赴明燭學惡者如輕埃原作毛之應颺
風安謬篇

有弁無阿無如之何
以傾倚屈伸者為妍媚以風格端嚴者為田舍原有朴
豉字

豈不哉也

窮巷諸生吟誦而向枯簡帤帷而守黃卷

低眉屈膝趨事豪貴毛成翼長蟬脫原作蛻泉壤此卑謬
作碎之徒也刺驕篇

昔西施以心痛臥於道側蔽髒芬芳人皆美之鄰女慕
焉歸而捧心矉其里而美人效戴叔鸞名良母喪食肉飲酒
焉人皆憎之猶世人效戴叔鸞而有慼容見後漢書

阮嗣宗也

逢世所貴原作所貴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價
孤白不可以當暑見御覽龍艘不可以乘陸此似出省煩
下至孔鄭之門而文異此
又外篇所無

夫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不
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住御覽作留如邱山可瞻
而不可動此下六節當出軍術篇御覽並引之

春以長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
盾在前此行軍四時應天法也

太公云從孤擊虛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戊亥
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為孤
子丑為虛推之甲午甲辰甲寅旬中並然
是以方位言之萬人無餘一女子當百丈夫

## 意林注卷四　壽

風鳴葉者賊在十里鳴條者百里搖枝者四百里金器
白鳴及焦器鳴者軍疲也氣如驚鹿敗軍氣也

雨露沾衣裳者謂潤兵初學記引云其軍有喜不沾衣裳者
軍御覽引云必敗案漢書王莽傳地皇三年四月
遣王匡等征赤眉祖都門外天大雨霑衣長老歎
曰是為泣軍兵太一在字據御覽補玉帳之中不可攻
與此說小異

也

兵地生蠅者宜速移御覽引春以長矛至此云出六韜
又引廣五行志曰蠅魚之類水失

余嘗問舊作稔生曰稔含字君道左太沖名思張茂先名華可謂
其類則有此孽

通人乎君道答曰通人者聖人之次也其間無所復
容余問班固云呂氏望雲而知高祖所在天豈獨開

呂氏之目而掩眾人之也

候曰視四方常有大氣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案范增使人望沛公氣皆成龍虎亦用此法此下五條以出外篇而其中記引之

閻官無情不可謂貞倡優疑作不飲不可謂廉

文王之食子羹佯不知非甘也

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而不知也帝王世紀紂囚文王烹其子伯邑考爲羹賜之

董仲舒學見深而天才鈍以蜉蝣是神龍者非但不識

神龍亦不識蜉蝣御覽作蠐螬漢書東方朔占守宮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若非守宮即蜥蜴淮南子曰蜥蜴擬龍蜥蜴也或曰守宮則蠐螬也觀龍猶蝘蜓高誘注蜥蜴有由來矣未聞蜉蝣也當從御覽

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爲天下知名

謝承後漢書固年十三王充兒之指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見范書班固傳注

老君玉策記字云松脂入地千年作茯苓茯苓千年作琥珀琥珀千年作石髓石髓千年作威喜

葛公迎來送去事詳神仙傳

余見二陸之文機字士衡雲字士龍百卷許似未盡也方之他人陸子十篇陸雲撰新書十篇見隋志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御覽作

余從祖得道能分形座上有一葛公與一人談話又一人豈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天中記引之詳

稽生云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卷而歎恐其卷盡也

抱朴子曰秦時不覺無鼻之醜御覽載剔殺其鼻者醜百姓鳥驚獸駭不知所歸命陽翟惲伯寬政論曰秦陽翟人多瘦淮南子險阻氣多瘦之人

陸君深識文章放蕩不作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

蜉蝣窠作臘水沫作浮石初學記無蜉字上有燒泥爲

夫其柔脆變爲堅剛

落星墉爲吳時星落

汲冢書云黃帝仙去其臣有左徹者舊作夫徹從御覽改汲冢書張華博物志並作左路史左徹注謂晉周生招魂議作扶徹爲誤則此夫徹又扶徹

文猶元圃積玉無非夜光上見御覽卻後數百年若有幹
跡如二陸猶比肩也不謝疏矣
孔鄭之門耳聽口受者皆已滅絕唯託竹素者可謂世
寶上見御覽羈鞍仁義纓鍊禮樂
衡常云孔融荀彧强可與語餘人酒甕飯囊補衡篇舊在巫
丈
得
上世之人原云如冰霜結而不寒資糧絕而不飢詰鮑木石篇
猶多則魚擾麈眾則鳥亂
盈丈之尾必非咫尺之軀尋仞之牙必非膚原作徑寸之
口
余友人元伯先生以儒墨原作道作城池以機神作干戈
重言篇舊在上世條前
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其先葛天氏洪累遭火典籍盡
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
反覆有字人少能讀之性質容易冠纓垢弊或廐衣
大帶或促身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膝時人咸
稱抱朴之士因以著書名焉洪貧無童僕雜落不修
常披榛曲門排草入室洪性不干犯官長不煩援親
族自紀篇與原文少異
嵇君道作廣州刺史表洪參軍乃非所樂利得避身於
南地也
洪年十五大作詩賦自謂可行於代至弱冠尋覽殊不
稱意一時毀之
洪不圍棊楱蒲見人博弈了不觀之原云不知其局上有幾道楱蒲名
消憂是也說者謂即今雙陸古謂之六博案馬融所
云杯爲上將木爲君副萬爲號令馬爲龔罷爲鷙爲策
動失法卒斂又云拼五木散九揣馬取道里又
猶誠一呼十盧九雉磊落跳踉拼束猥至則其法又
與十二棊者自異李肇國史補言嵇可知晉世所有亦非古法故陶士
蔣可知晉世所有亦非古法故陶士行部將梅本好爲古楱
爲牧豬奴戲耐雅川亦不欲目視乎執耳誣

海甯周廣業注　貴池劉世珩校刊

周生烈子五卷案姓周生名烈系出堯後後漢書也路史注引風俗通云周生姓以爲姓魏初張既爲涼州刺史禮辟之既官博士侍中抱朴子稱其學精而仕不徇榮利其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是書作於初平間新舊唐志並五卷隋志有周生子要論一卷錄一卷當卽此書而卷帙不同今佚

序云六藏鄙夫燉煌周生烈角鉅鹿人靈帝中平元年七錄作逸張再敗後天下潰亂起事冀州其黨皆著黃巾駙黃巾賊詳袁宏漢紀魏志注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植之仲尼作師誡

御馬失節其車是碎御天下失節四海失墜桀紂是階四逆不興則四順不昇御覽

武之梯秦項是大漢之階四逆不興則四順不昇御覽作三順不勝也

賢哲不可以色貌誘之猶張羅恤鳳施穽誘麟伯樂相馬取之於瘦聖人相士取之於疏

聽訟不如使勿訟善斷不如使勿亂

理大藏本作天綱伏八柄運元象撮眾有者天子也撫人物參天意者三公也執分節事修理者士也

陰死修善於計已晚事迫乃歸於救已微有階者易成基無因者難成時

鳩傳隼翼羔披豹皮須舊作類似質違表是裏非

人者天之舌物者神之口天高地厚報應故晚辭者主之弓弩救者君之機閑

玲瓏若春重罰若秋御覽引云行賞不治於人是春半也行罰不威是秋半半死也半生之春不治於人半生之秋不專於義此仁語更醒行禮若火流教若水讓一得百爭十失九

案周生烈子五卷

秦之滅學也書朽於屋壁義絕於朝野（原作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治亂篇）

學聖不至聖可以盡性學壽不至壽可以盡命（裕嫌篇）

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雜言篇）

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有所聞矣

惡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乃知小道者足羞也思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乃知穢志者足恥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方乃知懷安者足鄙也

仲長統廖無此字昌言十卷（案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漢末尚書郎亟相參軍著昌言三十四篇繆襲稱其文義可觀西漢隋志十二卷新舊唐志十卷崇文總目三卷十五篇宋志二卷蓋亡其大半矣仲長複姓見郡三省通鑑注故隋志稱為仲長子而孔穎珪曲移文云仲長子字乃魏徵等所加耳今依



尚生不存仲氏既往韓昌黎三賢贊仲長統公理一本無仲字則亦可單言仲與長也廖本無統字者梁避昭明太子諱故文心雕龍敘諸子曰王符仲長昌言杜夷幽求獨於統舉姓淵大崔寔政論仲長統也馬氏因之北堂書鈔亦但稱仲長昌言隋志子字乃魏徵等所加耳今依

教化以禮義為宗禮義以典籍為本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高辛已往則聞其人不見其書唐虞夏殷則見其書不詳其事周氏已來載籍具矣（高辛以下天中記引）

後嗣愚王見天下莫與之違奔其私情（後漢書作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漢書刑法志桑樂名角抵又武紀元封三年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注文穎曰角抵兩相當角力相技藝射御故名蓋雜伎樂也漢武故事未央殿中設角觝之戲觝與抵同耳蒙後書作窮鄭衛之聲入則

侯之宮美女數百卿士之家侍妾數十晝則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則以房室輸其血氣

人之性有山峙淵渟者患在不通嚴剛貶絕者患在傷士廣大闊蕩者患在無檢和順恭慎者患在少斷端慤舊作清潔者患在拘狹辯通有詞者患在多言安舒沈重者患在後時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勇毅果敢者患在險害

疏濯胷臆澡雪腹心使之芬香皓潔而不可污也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舊作鍊之以致其精粹之以發其光幽閒舊作暗據御覽注御覽則攻己舊作攻人之所短會同則述人之所長負我者我又加厚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難必相恤利必相及



事君不爲君所知忠未至也與人交不爲人所信義未至也

父母不好學業惡子孫學之可變惡子孫友之可違而交也

英辭雨集選注作英才若雲來書鈔作英辭雨集選注妙句如雲惡相攻三字從藏本增命之自然也憺快以志人情之所欲也

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句出漢武內傳又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上黨王眞行此方得道者生六翮於臂長毛羽於脥飛無階之蒼天度無窮之世俗

北方寒而人壽南方暑而人夭如蠶寒而飢則引日多溫而飽則引日少見御覽下云此善引引者信也師古讀信曰伸言其長

湯契後秦益後益卽皐陶子也見類聚姓苑正義引世本注魏文帝典論五卷本注魏文帝集文帝名丕字子桓受漢禪撰典論明帝刊石廟門外及太學劉宋太學石猶存洛陽隋唐志五卷今佚

堯崩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禹崩益避丹之子於箕山之陰事見史記

如彼登山乃勤以求高如彼浮川乃勤以求遠惟心弗勤時亦靡克

應瑒字德璉汝南人云人生固有仁心答云在親曰孝施物曰仁仁者有事之實名非無事之虛稱善者道之母羣行之主



序云佞邪穢政愛惡敗俗國有此二事欲不危亡不可得也

桓靈之際閹寺專命於上布衣橫議於下干祿者殫貨以奉貴要沽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由是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與朋黨

夷吾侈而鮑叔廉此其志不同也張竦潔而陳遵污遵字孟公竦字伯松事見漢書遵傳此其行不齊也

主與民有三求求其爲己勞求其爲己死求其爲己生

法者主之柄吏者民之命法欲簡而明吏欲公而平
詩刺豔妻書誡晨婦司棘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
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甚寵之諸婦教之曰將軍
貴人重志節宜數涕泣示憂愁也若如此必加重 御覽
作縮言見時示憂 馮氏後每見術垂泣術果以爲有
色必長見敬重
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懸之於廁言其哀怨自殺
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亦見九州春秋袁紹妻劉氏
甚妒忌紹死未殯劉氏殺其妾五人恐死者有知復
能寵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容魏志注引作形
上洛都尉王珍 御覽云獲高幹案斬幹以功受封其妻
貞魏少英也史稱著書數篇號爲魏子醉唐志
俱云三卷此言十卷多寡迥異未詳何故今佚
泣於內恐珍富貴更取妻妾魏志袁紹傳注作將更
娶妾勝奪己愛故也



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 御覽云好酒器名三
爵上 御覽作升案勝中 御覽作仲
爵受七勝 御覽作升古字通用
雅受六勝季雅受五勝又設大鍼於杖端有醉者輒
以劉刺之驗其醉醒 御覽云是醒於越敬侯以筒酒
灌人也案雅亦作遮揚子方言
曰盂謂盪廬皆摠也秦晉之郊謂之盂所謂伯盂者
也東觀漢記王望爲太守日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是
雅與伯雅之名非創自景升也證案 淵鑑類函載
三雅洞在常德府西武陵記云昔有人鑿池得三銅
器其下有銘曰伯雅仲雅季雅蓋漢末劉氏所製器
又載益州記云三雅池在閬中有人得三銅器狀如
杯蓋上各有篆字一曰伯雅二曰仲雅三曰季雅
乃劉氏酒器觀此知 御覽居危殆之國治
當日三雅之製不一而足也 不善之民是猶云云雖欲遠
人形性同於庶類勞則早斃逸則晚死

余喜彈棊晷盡其妙少嘗作賦昔京師有東方安世張
公子常恨不得與破數子對之 魏志文紀注引典論
公子嘗恨不得與破數子對之 魏志文紀注引典論自序曰昔京師先工

諺曰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己非不當與是爭御覽引傳子有此下爭字作平

君子表不隱裏明暗同度

苦躬廖作窮富貴之梯階

仲尼無契券於天下而德御覽作得著古今善惡明也見御覽

鏡照醜好而人不怨法明善惡而人不恨

人物志三卷本注劉劭案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魏騎都尉隋志三卷今存十二篇

涼儒林祭酒劉昞注晉武帝時又有劉劭字彥祖

彭城人官侍中非作志者劭旁魏志從力釋文從

草之精秀者英獸之特舊作將作挺雄英雄篇陸佃注鶡冠子引作獸之特者為雄草之秀者為英御覽引末二句與此同蓋參用注文

任子十卷本注名奕案胡元瑞云任奕子未得考隋志道家有魏河東太守任嘏道論十二卷或字之訛也今考御覽載會稽典錄有云任奕字安和句章人也為人貌寢無威儀則字與籍顯著非樂安任昭先甚明書鈔初學記及御覽引任嘏道論或作任昭道德論別引任子則直稱任子其為兩書判然惜行事失傳書名并見佚於隋志耳又汲古本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山陰朱育對王府君曰近者文章之事立言案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名駿文檄雖若春華頗疑任奕為任之訛句章秦置屬會稽今甯波府慈溪縣也南監本作奕汲古誤作奕

學所以治己敎所以治人御覽此下云不勤學無以為智不勤敎無以為仁

喜能歌舞怒能戰鬬

一人之智不如眾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眾目之明

生於治長於治知世之所以治者君子也生於亂長於亂知世之所以亂者君子也亂知世之所以亂者不勤學無以為仁

道德之懷民猶春陽之柔物履深水而不寒結木御覽作本條而不折

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

山必有阜河必有曲江漢東流必有迴復

直木無陰直士無徒是以賢人直士常不容於世

登泰山見天下之大不察細者視遠故也處高位知人生之貴不卹卑賤者意滿故也

治己審則可以治人治人審則可以治天下累世一聖是繼踵天下一賢是比肩



水可乾而不可奪淫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采而不可奪堅石可破而不可奪

諺云富不學奢而奢貧不學儉而儉人情皆然舊作雖聖人能節之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木氣五句見御覽

神龍不處網罟之木鳳凰不翔屠羅之鄉今本作人物志然無之賢人不入危國智者不輔亂君二語御覽引

蕭何守文法曹參務無苛相繼作相天下獲安

武帝輕人命重武功飾宮室厚賦斂土地益廣德惠爾

狹

桓譚云王者易輔伯者難佐三句從藏本補

萬論四卷（魏本幽注州杜恕刺史國秉恕志本字務伯京兆杜預子也傳在杜氏新書作恕弟理少而機察名曰理二十一歲卒秉三子季名寵字務叔孝廉郎中觀伯仲一叔之字則恕爲長子名恕在河東十六東河恕子預字體論四卷（本注杜恕也萬物各得其體論四卷之志四體論隋唐今佚）

後有書傳

幾字伯侯魏書有傳長子理字務仲少而機察名曰理字務伯（魏志注引杜氏新書作恕弟理少而幾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卒秉三子季名寵字務叔孝廉郎中觀伯仲一叔之字則恕爲長子名恕在河東十六東河恕子預字體論四卷（本注杜恕也萬物各得其體論四卷之志四體論隋唐今佚）

恕在河東坐臥恆避父住處

兀凱晉書有傳（此傳見晉書王觀傳注王觀作藏此知非恕所自著）

不動如山難知如陰人有厚德無問小節人有大舉無類（淮南子明月之珠不能無纇注纇絲緒也）

斉小故隋侯之珠不能無類

夫人臣猶如土也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漬汚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植焉而不有其功見御覽

大行者榮辱之卑白

君子居必選鄉遊必擇士

至人之治也處國於不傾之地積政於萬全之鄉載德於不止之輿行令於無竭之倉使民於不爭之塗開法於必得之方庶民水也君子舟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恕性疎惰但飽食而已家有書傳頗嘗涉歷父憂行喪在禮多愆孝聲不聞後除中郎又作黃門郎本傳太散騎黃門傳郎同朝友人問余志余答曰見大臣論議或黨甲若乙所親或黨乙謗甲所親余處甲乙之間率無

心買鄰人價貴宅宅可買鄰不可得也御覽引物理論曰買鄰之直貴於買宅也又初學記引物理論曰處宅者先定鄰焉

冠冕之冠行桀之行亦桀也處市井之肆服君子之服在小人之中行賢哲之事猶夜行佩珠玉也亦灼然矣

蜘蛛作羅御覽有蜂之作窠其巧亦妙矣況復人乎御覽引物理論曰二字唐類函引作賢人為德精密孰能著勤形成器用乎

黃金巢千不如一賢二句見藝文類聚引物理論上有諺曰二字故工匠之方圓規矩出乎心御覽引作在金石日堅在草木日槁在人日賢千里一賢謂之比肩故語曰云云

人而無廉猶衣服之無殺殺縫也見論語注食味之無酸醎

郭林宗謂仇季智曰舊作智季今據後漢書改正作季子嘗有過否季智曰暮飯牛不食搏牛一下事類賦注作一搏牛耳案御覽及賦注引此文



御覽作者牛不食搏牛一下考隋唐志無卞子書其人亦不能詳然要非倘子之言也御覽引物理論李文成以帛書作卞子一家而後乃錯出於此也季智名曉亦名香後漢書有傳

語曰士非盤也談者謂價耳藝文類聚引物理論曰士非玉璧談者為價御覽同

談者之口猶愛憎之心

智慧多則引血氣如燈火之於脂膏灶大而明明則膏息息則能長久也御覽引此文作秦子蓋亦

消灶小而暗暗則膏息息則能長久也御覽引此文作秦子蓋亦

雄聲而雌視者虛偽人也氣急而聲重者敦實人也

蒙恬築長城人不堪苦自骨山積乃有歌曰生男慎勿

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白骨相撐拄藏本廖本作撑柱張柱水經注引物理論曰素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云云末句作尸骸相支拄下云其冤痛如此恬縮死日夫起臨洮屬遼東城壍萬餘里不能不絕地脈此固當死也御覽引作始皇起驪山之冢使蒙恬云

作黃金者是方士取草屑合金燒之故草屑燃金落下

博物志云積草三年燒之津液下流為錫古謂錫為赤金此云作黃金未詳

物理論十六卷本注梁開楊泉字德淵案隋志

十六卷楊子太元經十四卷並晉處士楊泉撰新舊唐志亦載之藝文類聚初學記載其贊善五湖等賦一稱吳楊泉一稱西晉楊泉今觀隋志總集列晉處士楊泉集二卷在張華裴頠之前又梁開有楊子物理論上有屬豫州三國為吳地晉永嘉之亂淪沒石氏故元帝僑立南豫州本注稱泉為梁國人則生當吳晉初開甚明且其賦五湖也既曰余觀五湖而察其雲如瀑布數十丈又嘗言昔在會稽見南山雲物矣又嘗言昔在



須臾洪水大至是亦南遊吳會之證也泉著有草書賦梁元帝上東宮古跡啟用其事云烏頡魚頡表楊泉之賦意其人栖情山澤寄興文翰為百初名勝同時呂子義為太子率更令嚴毅高潔頗許為當世清賢益其敦尚風節復如此惜所撰物理論早佚其見引他書者續漢志注一條水經注二條類聚十七條北堂書鈔三十條初學記十四條選注一條御覽七十六條路史事類賦注作一條類聚引物理論曰士共五十餘條梁元帝上東宮古跡啟用其事云烏頡魚頡表楊泉之賦意其人栖情山澤寄興文翰為百初名勝同時呂子義為太子率更令嚴毅高潔頗許整者百數十條四千餘字而諸賦在集中者不與焉一斑雖不足盡全豹乃其剖悉天地人物之際亦既彌綸羣言研精一理矣惟是核諸意林則僅於傅子中得其五條而本書自燕趙之間以下既什九出傅子餘亦止首二節與御覽合他無確據斯實考古之憾事也茲謹遵附旁書以為之注庶無失闕疑之意兼以俟博淹者考正焉

欲定天下而任小人者猶欲捕麋鹿而張兔罝不可得也御覽引物理論有此文末句作兔罝不能繫麋鹿猶小人不能任大事

忿颺焚衣其損多矣忿爨之熱推飯而棄之損益多御覽引物理論作忿爨之未熟覆甑而棄之所害亦多矣語曰上不正下參差古者所以不欺其民也制剉富強以養貧弱何異餓耕牛乘馬而飽吠犬棄千將而稱鉛刀也

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篇則有朝廷之儀聘享之禮莞曰篇則有禪代之事經義考載此作楊泉之言當有他據大地之成藏也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禮而後刑此下舊接傅子指南車條給事中云云明是錯簡亦可見天地成歲等條非復楊氏書矣

救嬰孩之疾而不忍鍼艾更加他物以至死也今除肉刑死字補者更眾何異服他藥也肉刑雖斬其足猶能生育也張蒼除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三千人也魏志鍾繇傳太祖令復肉刑未果文帝太和中繇上疏言能有姦者率年三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云云司徒王朗議極以為未便事遂寢時扶風太守傅幹亦作肉刑議幹字彥林即休奕父也此下數節皆傅子言肉刑不當除文見類聚幹意合疑此下言除肉刑死者更眾與幹意合疑此下數節皆傅子之言但元常上疏未見施行而竟云繇復肉刑知尚有說脫也

名肉刑者猶鳥獸登俎而作肉吾劉頌書曰肉刑於名制誠之慘其名甚厲其實則仁也疑有闕文



何句本題下俄刑禮論

持論剉然不同竊疑謂太宗除肉刑為匹夫者是傅而非楊也

曹義舊作曰繫馴駒以縻絆御悍馬以腐索今制民以輕刑亦如此也魏曹義有肉刑議御覽引漢刑法志以義御悍馬以腐索即突之意蔡文類聚載傅元釋法篇云釋法任情好侯譬若縻腐索以御奔馬云云又書鈔載傅元子云安鄉亭侯曹義為領軍將軍慕周公之下士賓客盈坐

但知笞子借耳於天下不知竟借人心而後用其耳目

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延尉延壽奏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還母尸三男還母四子二字御覽有子於市御覽人事部引傅子有此文案初學記載華嶠後漢書曰范延壽宣帝時廷尉以三男悖逆人倫比之禽獸生子屬母以子並付母尸三男於市奚奴郡太守令長尋無帥化之道帝可其言亦見

塞一蟻孔而河決息施一車轅而覆乘止立法令者亦宜舉要書鈔引傳子有此文施作捨末句作爲法者宜舉其要

禮云繼父服齊衰傳子曰母捨己父更嫁他人與己父絕絕字舊誤在兩字下甚於兩天也又制服恐非周孔所制亡秦焚書以後俗儒造之禮喪服小記繼父有同居異居之分正義謂母嫁而子不隨則子與母之繼夫爲路人無服也同居服期異居則齊衰三月墨子以他言非吾子有此文妄進者若卵投石者猶以卵投石也逃誅者若走趂淮南子文選注引作趂走深睫若春華之並發覆若秋蘭之俱茂

樹上懸瓠非木實也背上披裘非眷毛也此似而非

九日養親一日餓之豈得言孝飽多饑少固非孝子御覽引傳作當可言飽多饑少固非孝子御覽引作當可言飽多饑少同爲孝乎殺馬十日一日餓之馬肥不損於義



無傷不可同之一日餓母也御覽引傳子有此文

漢宋有管秋陽者與弟友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或字若難曰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陽愛先人遺體食伴無嫌也荀侍中文若難曰秋陽食生殺生豈不罪耶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貢焉字少食王陽王吉字子陽與禹相善時人語曰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見漢書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獸而能言耳今有犬豬一狸狸豬一鸚鵡何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食狐偃狄敖怒起師而欲食伍參賢哲之忿猶欲啖人而況遭窮者乎案文舉之言雖辨於理未允爲鳥獸則不當與伴伴而相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燃一杯之水尚可滅也及至火猛風起雖傾河竭海舊無竭字不能救也秦昭王是傅子作滅之此節見武英殿本傅子附錄杯作盂

秦人視山東之民猶猛虎之睨羶羊二句見傅子附錄何隔懌哉當作何縣隔之懌盛翻川史記田肯說高祖縣隔千里語

范蠡字少伯楚三戶人也使越滅吳已後乘輕舟遊五湖王令、寫其肰國語曰王命工以下人之狀吳越春秋曰置之坐側恆朝禮之列仙傳舊說傅字云徐人也史公素王妙論云蠡本南陽人

傅氏之先出自陶唐傅說之後元字休奕子咸字長虞晉書有傳案晉史凡十八家晉人所撰名晉書者有王隱虞預謝沈等皆在渡江以後書鈔選注以後書在渡江以前故稱晉書也

注載傳元傅咸事並引王隱書咸於惠帝世官司隸後以元康四年卒楊泉既西晉人與咸同時安得言晉書有傳其非物理論甚明卽倘元著書亦不應連敘其子而自云晉書有傳疑是後人所作傅子序當

在前而說
人於此也

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顏氏
曰世本左邱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此後人所
羼非本文也自注邱明所書下云此說出皇甫謐帝
王世紀案袁宏漢紀載班彪曰左氏記錄黃帝以來
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謚本十五篇則共說
不始止安也是書漢志載之又隋志有世本四卷今曰
大譜二卷劉向撰世本二卷今曰上古之否則即非左氏
上錄黃帝下逮漢末蓋合三書言之否則即非左氏
所錄亦不當選漢末也彪字叔皮曰司馬遷史記闕
太初以後固作後傳數十篇　班固漢書因父得成二句
其子固續成漢書詳范書　班
天申記引傅子述下論國體四何案此上當有序班
彪作後傳事而今逸其文後申論錯簡遂沒不言彪
班異馬遷也十字當在此下蓋史記每稱其父談曰
太史公漢書則絕不言彪并敘傳亦不之及是沒彪
之也異於遷也惜無別本可據不敢遽定為正文文
心固能自述親撰美之異公理辨之究矣則知自先
儒不可皆廢



吾觀班固漢書論國體則節主圖而抑忠臣敘世教則
貴耶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畧事實非良
史也論國體以下天申記引傅子
同此節錄在不以位顯下
大孝養志其次養形養志者盡其和養形者不失其敬
制地利以天下儲之盡心及物天下歸之以信接人天
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傅子疑之見疑妻子難以事君
君子修身居位非利名也在乎仁義
始皇家令臣人作機弩有人穿者即射之以人魚膏作
燭御覽引傅子曰二世修驪山陵採玉者傾山
採珠者敵海當在此下機弩等事詳於皇覽
逐冤之犬終朝尋冤不失其跡雖見麋鹿不暇顧也
漢高祖度闊而網疏故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教一而
網密故後世守常而禮義魏武帝糺廖本作紀亂以尚猛
傅子曰堯以道達榮不以位顯或云元衡以善詩至宰
人皆知源其器不知洗其心　節見傅
有心有管爲須言而發二　傅子附錄
句
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此節
天下修法而貴理天申記引傅
子有此條

形之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聲之平不求響之和而響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遠而名自遠北堂書鈔引傳元少傅箴

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

西國胡言蘇合香是獸便句見傅子附錄下中國獸便云中國皆以爲香中國獸便洪頤煊香譜神農本草云蘇合香生中臺川谷陶隱居云俗傳是師子糞外國說不爾合皆從西域來眞者難別紫赤色如紫檀堅實極芳重如石燒之灰白者佳

必得崑山之玉而後寶則荊璞無夜光之美必須南國之珠而後珍則隋侯無明月之稱

始皇遠遊並海而不免平臺之變及葬驪山尋見發掘今有鉛錫之筵雖歐冶百鍊猶不如瓦刀有駑駘之馬功勞而無決也

馬先生綾機先生名鈞字德衡天下之名巧也綾機本文異變因感而作以上見傅子附錄猶自然成形陰陽無窮也葛洪西京雜記五綵爲繒倍繒爲紈倍紈爲綺倍綺爲縠倍縠爲縐縐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縟縟爲繢繢倍繢爲罽北堂書鈔引慎氏獻白雉於文王王還忽迷路周公作指南車以送之今木鬼谷子曰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又宋書禮志云晉有司南車徐整毛詩譜周官亦見鬼谷子曰司南車徐整毛詩譜周官亦見鬼谷子曰司南車徐整毛詩譜周官亦見鬼谷子曰

謂上下者莫正乎位與國家者莫貴乎人統內外者莫齊乎分宣德教者莫明乎學秉綱而曰自張執本而末自從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一人而天下人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除矣

世質則官少時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官一百殷有二百周有三百此篇時作世官作氏無一字有字案路史注曰堯百官已備傅氏乃云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之五十蓋因記之妄

國典之墜猶位喪也位之不建名理廢也

以譽取人則權勢移於下而朋黨之交用以功進士則有德者未必授而凡下之人或見任也

## 彙林注卷五



君子內洗其心以虛受人外設法度立不易方今人稱清勤之則流而濁以上見傅子附錄

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三思坐語一世豈不惑耶今人以下五句見傅子舉賢篇文小異

故隨而教之謂其偏好者故立一定之法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渟而先王知中流之易擾亂人於此有犯者雖會赦令皆令毀壞

龍舟整檝王良不能執也騏驥駢齊行越人不敢御也越絕書越人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各有所能

賞不避疏賤罰不避親貴貴有常名而賤不得胥有定位而卑不敢逾經之以道德緯之以仁義織之以禮法既成而後用之謂有孝廉秀才之貢或千里望風承聲而舉故任實者漸消積虛者日長

構大廈者先擇匠而後簡舊說揀今材治國家者先擇聞一善言見一善事行之唯恐不及聞一惡言見一惡事遠之唯恐不速

懸千金於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於路童兒爭之者分未定也見傅子附錄

三皇貴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後義三王先義而後辭見傅子

鴻毛乙羽在水而沒者無勢也黃金萬鈞在舟而浮者人之學如渴而飲河海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北堂書鈔

弘傅子有之前何作人之學者猶飲河海御覽與此同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

金以利用錢以輕流此二物饑不可食

入粟補吏是賣官也罪人以贖是縱惡也

世富錢流則禁盜鑄錢世貧錢滯則禁盜壞錢

天下之害莫甚舊作於女飾一頭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服兼舊作亦重四海之珍見傅子校工篇價作賚

公卿大夫刻石作碑鐫石作虎碑虎崇僞陳於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以上亦見校工篇擅亡秦之鐘作鄭衛之樂欲以興治豈不難哉家祠碑獻之侈濫莫甚於漢桓靈時建安開曹操尚爲臟禁故終魏世無敢立碑者晉武咸寧四年亦詔禁斷其畧云石獸碑表旣私衷美興長虛僞陳壽作諸葛武侯傳時作世官作氏無一字有字

託舟之勢也韓子曰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

擬金人銘作曰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禍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言謹案欽定淵鑑類函載傅元曰誠曰勿謂不傳伏流成川下接蟻孔二蟻何有積怨致咎勿謂不然變出無閭文選注引傅子曰銘作勿謂不然變出無閭孔藏河溜穴傾山古文苑孔融臨終詩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病從口入患自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隨焉見傅子附錄患作禍

夫有公心必有公道見傅子通志篇愛己者不能不愛憎己者不能不憎

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而從教貧則危鄉輕家相聚而犯上飢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

誤欲戰而彼不欲戰者我鼓而進之若山崩河溢當其衝者摧值其鋒者破所謂疾雷不暇掩耳則又誰禦之

吳起吮瘡者之膿積恩以感下也史記云吳起吮癰書戰目相見夜戰耳相聞得利同勢失利相救

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脩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見傅子附錄

傅子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也

天地合而通焉見傅子附錄此下誤載中論今正之

太元經十四卷木注梁國楊泉字德淵 案舊唐志及崇文總目楊泉物理論一卷晉人考之舊志物理論太元瑞太元經二書並列儒家在夏侯湛新論後並未嘗誤爲唐人胡氏不知據何本而云然也

亭之元隋志舊唐志及金樓子並同惟新唐志作黃之元經義考因之竊謂馬氏錄自于鈔不應有誤昔桓譚論楊子雲爭書云爭者天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爲本統故宓犧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楊子謂之玄以名書也則必儀氏謂之爲二字均言天道德淵殆一取孔子之元之且二書隋志先後自有次第不可得紊謹爲補輯并移正之

今伏范本范於物理論藏本廖本俱有太元以下九家但以太元接上傅子而物理論仍置簡末此編次之誤意林所錄凡一人兩書如劉向揚雄等例皆鱗次今物理太元同爲德淵所著何獨離

怒如烈冬喜如溫春

鸞雛鳳子養性高峙隱耀深林不食滓穢

內清外濁敝衣裹玉

十里九坎牛馬低昂

天氣左轉星辰右行陰陽運度報返相迎



強梁舊作望從藏本者亡老子強梁者不得其死掘強者折也見漢書誰南王安傳大健者跋大剌者缺激氣成風湧氣成雨濁霧成雪清露成霜

案御覽引金樓子曰桓譚有新論華譚亦有新論揚雄有太玄經楊泉亦有太元經或曰楊子太玄經何處復有太元經由不學使然也據此則是書在梁世已屬罕有隋志以爲亡書唐志及鄭夾漈藝文畧雖列其目恐亦見名不見書者耳凡注書集類絕少稱引惟御覽最有數條曰神農冬耕被服純青又曰鸞鳳不遷於竹實鳳不遷於梧棲不移於生物醜婦以明鏡爲害無所逃其陋又曰雌雞鳴晨雄雞宛頸隨後隨井河泊徐州又一條曰素縷之鴨翰音之雞望視之兔白蹄之豕又一條曰素縷之鴨修頸之鳥君子之貌異也望之兔也望視以下初學記引作蔡氏化論天中記鴨類引之亦云出太元經意二子所見畧同故文亦相類歟至胡元瑞謂舊書以楊泉爲唐人考之舊志物理論太元瑞太元經二書並列儒家在夏侯湛新論後華譚新論前本而云然也

東雅堂本韓集進學解注引太元經曰山川福庫而瓠高此宇避宋翔諱非楊泉書也御覽揚雄書自作爻楊泉書作元

化清經十卷 案蔡洪字叔開吳郡人初仕吳入晉舉秀才仕至松滋令嘗作孤奮論隋志蔡氏化清經十卷新舊唐志作清化經書鈔御覽引作化清論今佚

濁者不信淵之清而甘濯其濁矣淵下舊有生字今從廖

動則虎發靜如鱗潛若彼赫赫若此洋洋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蹋將噬者爪踣將言者口默將

文者且朴 案鍾惺古詩歸此無將言者句

案右所錄可謂古語蒸永知所出也

伏龍非我馬白日水戰之器何必長鳴語意與此相類

雞何必長鳴語本於纏盈俎之

鄒子一卷 案鄒子不見隋志唐志無可考晉書文苑傳有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元康



時宜少府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為時所重隋志載其集二卷湛子捷字太應亦有文才與二陸並為賈謐所用此鄒子未知即其人否若漢志陰陽家之鄒子文心雕龍作騶子一為談天之衍鄒司農說論語讖緯此鄒子又論衡謂東番鄒伯奇之元思此則王充已與番鄒伯奇為二人非一人也

欲知其人視其朋友 案鍾惺古今通論三卷松滋令王嬰撰蔡氏化清經十卷蔡洪撰洪官松滋令見世說注中志何以不著其官疑二書連及傳寫者誤

嫉藜在田莧苗無所措其根佞邪在朝忠直無所容其身

寡門不入宿臨飯不取塵避嫌也寡過飲寡婦左阿君留宿司直陳崇奏曰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酒看亂男女之別乃免遵官是也臨飯取塵如家語顏淵見埃墨墮飯中取食之子貢以為竊食是也亦此意

陸機君子行援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亦此宇避宋翔諱非楊泉書也御覽揚雄書

## 成敗志三卷 本注孫毓字仲 案釋文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晉豫州刺史隋志云晉豫州刺史隋志云晉人有目詩

汝南太守又云長汝太守武帝咸寧二年詔左傳注等書又有七廟論議見通典此云字仲孫毓太蓋有脫誤隋唐志三卷今佚又魏志別有孫毓云字休朗山人青州刺史觀字仲臺之子亦為青州刺史見孫毓傳及注非此人也

## 猶殖也不學將落

密者天地之際會成敗之機要故陰陽不密則寒暑不能以成歲棟宇不密則九層不可以庇身

## 古今通論三卷 本注王嬰 案嬰字仲豪山陽人古今通論二卷松滋令王嬰撰蔡氏化清經十卷蔡洪撰洪官松滋令見世說注中志何以不著其官疑二書連及傳寫者誤

與同郡范巨卿式友善朝承後漢書臨其交友推誠據信不負言誓世但傳巨卿與汝南張劭長沙陳平子為石交死友備矣御覽又載其二條曰一曰水戰之器何必長鳴二曰纏盈俎之

## 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 許慎說文依類象形而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

倉頡之字字取其孳乳相生在於竹帛謂之書

## 中論六卷 本注徐偉長作 任氏注

北海劇人魏太子文學隋唐志十卷鄭樵通志畧中論六卷兩見蓋編次之訛然徐幹二則班超司馬未聞著書今存者六卷正石邦哲校本二卷二十篇仍只未詳疑即作序者今佚

## 倚原作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矯首而徇飛不如修翼原作循躡之必獲孤居而願智不如積學之必達學治

篇

君子不卹年之將暮而憂志之有倦修本篇

道之於人甚簡且易不若採金攻玉涉艱難也且易以守及後十四條舊皆錯在物理論天地合而通焉下今正之

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才原作德

君子相見非但興善將以攻惡惡不廢則善不興虛道篇

源暑莫如親水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修身此引古語魏志王通成子書引載寒二句作治修身作自修

善釣者不易淵而殉魚舊作釣無魚字君子不降鄭席而追篇

道貴驗篇

## 意林注卷五

小人恥其面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不如舜禹原作堯舜故

小人貴明鑒君子尚至言

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藝紀篇射上有禮以考敬樂以敦愛二句

利口者補二字如激風之至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不識曲直期於不窮務於必勝嚴辯篇

辯者別也言其善分別事類非謂言辭捷給而淩善人也

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補二字使萬物順焉人倫理論

人之涉世譬如弈棊苟作局不盡道誰無死地但此下脫

舟循川則游速人順路則不迷

大木百尋根積深也滄海萬仞眾流成也淵智達洞冥

學之功也

君子以道成冠以道成與出門不冠則不敢行行非與則不可步有父不能孝有兄不能敬而論人父子之義昆弟之節猶彎弓而自射也

人性苟有一孝則無所不包猶樹根一植百枝生焉

或問齊桓晉文優劣唐子答曰論功則桓兄而文弟論德則文兄而桓弟

大晉應期一舉席卷猶震霆摧枯干鈞壓卵無餘類矣

書鈔引吕將者專命千里總帥六師攻如電擊戰如風行又曰猶震霆云云

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知眉頰者復不能察百步也見御覽

## 意林注卷五

君子守眞仗信遭時不容雖有詬辱之恥幽垢之謗猶傷體毛耳

鷹隼翠鳳凰遠遊小人成列君子深藏諺曰脂粉雖多醜面不加膏澤雖光不可潤草

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形心短於自治故以禮自防

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夜寐舊作昧改行變節顏回不以衣浴改容

夫士有高世之名必有負俗之累有絕羣之節必與謗之流措名字早湮耳隋志總集有晉光祿大夫梅陶集九卷陶字叔眞汝南西平人仕至光祿大夫梅陶集其序云嘗爲御史中丞以法繩太子傅曰堂高由陛皇太子所以尊於上者

嗤之患白骨擬象戰國策白象賦玦類玉魚目似珠遥聽遠望無不亂也

禍福相轉利害相生如循環而運久耳其作不可覺

端不可覺

貞將如山如淵御覽作泉人不知其感亦不知其數

將勿離旃鼓師舊脫此字之耳目御覽作旃鼓者將之耳目也

暴至之榮智者不居守財不施謂之錢奴

佐國者傷預事者亡

秦子二卷案隋唐志三卷吳秦菁撰書鈔類聚御覽引之今佚

欲顯白於雪中馳光於日下御覽作今欲馳光日下顯白雪中也

顧舊說顧顏彦先名榮晉廷尉正難云有味如醪而不醉人其味如黍飲之則醉何也秦子曰醉在小人不在君子吾欲錦中而紕表不欲繡外而麻裏猶論者盛贋於辭不置於理

遠難知者天近難知者人

因斧以得柯因柯以成用種一粟則千萬之粟滋種一仁則衆行之美備矣

鍼雖小入水則沈毛雖大入水則浮性自然也

梅子一卷案隋唐志梅子新論一卷不著撰人馬氏謂是晉人蓋以稱阮先生知之御覽引梅子二則曰宏農宜陽縣金門上竹爲律管河內葭莩以爲灰可以候氣云又曰王莽長漢高有靈令虎賁拔劍四面斬高廟以桃湯赤鞭灑屋考上事亦見物理論下事載漢書意其言固雜家之流措名字早湮耳隋志總集有晉光祿大夫梅陶集九卷陶字叔眞汝南西平人仕至光祿大夫梅亦佚不傳惟初學記載自序云嘗爲御史中丞以法繩太子傅曰堂高由陛皇太子所以尊於上者

由我奉王者法其可枉道曲媚乎晉書陶侃傳稱
陶與侃有舊陶書與曹識云陶公機神明鑒似魏
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蓋亦伉直喜甄別者又書鈔
御覽並載梅陶書云古人就食於安里今三川米
流出門無如今年豐也若以古人用之則累之儲
也豈梅陶書即梅子熙陶兄曠字仲眞豫章太守
古文尚書是所奏上也二梅晉書無傳不
能知其是否姑附以俟考梅子書今佚

伊尹呂望傳說箕子夷齊柳惠顏淵莊周阮籍易地而
居能行所不能行也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
遺身知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以來命世大賢其
惟阮先生乎　按其書晉人也魏志稱嗣宗倜儻放
爲模梅子之言意正相合但
與伊呂諸人並衡似非倫也

海甯周廣業輯并注
貴池劉世珩校刊

鶡冠子云扁鵲兄弟三人並醫魏文侯問孰最善扁鵲曰長兄神眎故名不出家仲兄神毫毛故名不出門臣鍼人血脈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錦繡萬花谷後集醫類注云出意林案是條見鶡冠子世賢篇文與此稍異蓋馬氏節錄爲然也今其目尚在第二卷中而書盡亡闕幸尚見於他說急錄之

神農稽首再拜問於太一小子曰路史本文作泰乙鑿井出泉五味煎煮口別生熟後乃含咀男女異利子識甚父曾閭上古之時人壽過百無殀落之咎獨何氣之使邪太一小子曰書鈔引本草經無小字天有九門中道最良作長日月不轉則有孕千六百年形定初學記此下云體尚潔故色白聲聞天云云飲而不食胎化而產廣要此四字有同羣下與鸞鳳同羣爲仙人之食於水故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初學此下接其云盖羽族之清潔者也其相瘦頭朱頂則沖霄露眼黑脫耳則知時初學記體故解反龍得長頸竦身頭銳身短初學記體故脛又音譎選注作四翮張作倨則能鳴鴻肩鸞膺選注作鸞膺廣要作鸞膺初學作則體輕鳳翼雀尾初學作七則善飛龜背龍腹則伏產軒前垂火精於義爲長選注金數九火數七初學記此下接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十六年形定體尚潔故色白聲聞天下二十四字食於水故火精於義爲長選注無貝字貴二字金數九火數七初學記此下接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十六年形定體尚潔故色白聲聞天下二十四字食於水故火精於義爲長選注此下接云選注此下接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十六年形定體尚潔故色白聲聞天下二十四字故百年形定　故稟其純陽也生二年而毛露而黑毛易三年頂赤而羽翮具廣要而作子說其文與此稍異蓋馬氏節錄爲然也今其目尚在第二卷中而書盡亡闕幸尚見乃潔白如雪故泥水不能汙選注作二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三年頭舞應節純黑而腦盡泥水不能汙自六十年雌雄云云或節作編復百六十年變止而雌雄相視目睛不轉則有孕千六百年形定初學記此下云體尚潔故色白聲聞天云云飲而不食胎化而產廣要此四字有同羣下與鸞鳳同羣爲仙人之食於水故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初學此下接其云盖羽族之清潔者也其相瘦頭朱頂則沖霄露眼黑脫耳則知時初學記體故解反龍得長頸竦身頭銳身短初學記體故又音譎選注作四翮張作倨則能鳴鴻肩鸞膺選注作鸞膺廣要作鸞膺初學作則體輕鳳翼雀尾初學作七則善飛龜背龍腹則伏產軒前垂

---

後則會舞高腔纔節則足力選注纔作多洪髀纖指則好翹選注能作初學纖指下接云此相之備者也鳴則應伏復七年雙翮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雄相視目睛不轉而孕千百年復飲而不食變鳳同聖人在位則與鳳凰翔於郊甸廣要好翹下云

右馬驌繹史

案隋志梁有淮南八公相鶴經浮邱公相鶴書各二卷據文選注云相鶴經者出自浮邱公公之經即浮邱之書非各有二卷也焦山癭鶴銘稱公以經授王子晉崔文子子晉得其文藏於嵩山石室及淮南八公採著得之遂傳於世然則八公相鶴經其實一也黃長睿謂原書久軼今所有相鶴經乃出大署陳眞靖所書悉合要不甚相遠天中記所載意林率同虞本蓋其時已無完帙然亦有兩條絕異者必別有據依自惟固陋不能博考先就所見集之亦虬龍片甲鳳凰一毛也俟博洽者重爲增益焉



而書亦訪求未得獨馬繹史所載選注爲詳文義完美雖未知與眞靖所書何如宛斯精博所據必有相鶴經孰後漢書王景爲廬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水經肥水入芍陂注芍陂周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敖所造即期思陂也淮南子曰孫叔敖作期思之水灌雲婁之野期思楚下邑荀子曰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陳朱瑒與徐陵書曰孫叔元亡仍芍陂而植嘉橫

蘭以芳致燒膏以肥見焫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破腹女惡娥眉士惡勝己由來尚矣天中記類引意林

案此當是蘇子之文詳後附錄

右計六條皆今本所闕者路史注一則見神農本草

海甯周廣業輯并注　貴池劉世珩校刊

王孫子

楚莊王攻宋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鐏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善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行軍中之有餽乏者加五倍之賜（藝文類聚下同行軍中二句從太平御覽添）

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御覽作桀紂行此而亡滅紂用此以亡）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歟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言社稷幾傾



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于夏聞之曰可謂善受諫也（子夏二句亦從御覽添）

昔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者問曰何故也對曰雪下衣薄是以哭之於是衛君懼見於顏色曰爲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爲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吳淑事類賦注談作孫子）

桀紂爲君從愚妄之言違長者之諫衣溫而忘天下之寒食美而忘天下之飢或身放南巢或頭縣赤旆斯亦無他也但不自財而暴民也（御覽下同身放四句亦見北堂書鈔）

趙簡子獵於晉陽之山撫轡而歎董安于曰今遊獵樂也而主君歎敢問何也簡子曰汝不知也吾食穀之馬



數千多力之士數百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孔子聞之曰簡子知所歎也



牟子

梁東漢有兩牟子皆名融一章帝時人後漢書傳云牟融字子優北海安邱人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爲豐令司空范遜薦之明帝擢司隸校尉懇司空經明行高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以爲太尉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隋志備言說之名曰牟子理惑云二卷注云後漢太尉牟融撰其序略云牟子年二十六歸交阯太守爲中郎將笮融所迫脅出處志趣名異不同時人生不同處故作此書以自理惑或謂牟子不好之術牟子常以五經爲準繩老子五千文世俗多非之牟子以退念於秋冬之閒略引聖賢之言證之名曰牟子理惑云云據隋志所載明是太尉所作乃舊唐志登牟融隱訣同光子下新唐志則又爲理惑論無疑非錄注文如世說新語注宏明集顯宗夜夢神人有漢明帝求得之記及廣弘明集僧祐出三寶記太尉事實宏且太子太傅出自聖或牟子理惑或云太尉之書經不一見稱引牟子皆出自漢明帝時代史一條太平御覽天中記亦屢引

主通經因而存之資佐戎也

蔣子名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魏文帝踐阼出爲東中郎將上蔣機論八卷傳隋志蔣子萬機論十卷案文獻通考二卷舊唐志同新唐志宋志俱十卷日十卷五十五篇今惟十五篇恐非全書則宋世已無足本矣今佚

許文休者名靖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劭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蜀志注

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自賈豎魏志注引汝南先賢傳云劭年至七十始發明子昭於貧賤之市作耳順退能守靜進不苟競蜀志注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頷蜀志注音該御覽作搖牙吐唇吻自非戎休之敵世說新語注



夫土地者百姓之所蹈也殊無兩歧之形矣而談者強謂之異體也北堂書鈔下同

夫兵者變化之物而遷移倚伏之事也或守法而得用故知兵者性知者也用兵者性能用之也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軍醪唯一鍾霍叔曰一杯御覽別引一米作可以投河而醪也穆公乃以一醪投河三軍皆取飲之參御覽

士有一餐而倒戟義所驅也

魚麗鵝鵞之陣進退有節

莊周婦死而歌夫通性命者以卑及尊死生不悼周不可論也夫象見子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忍哉初學記

夫虎之爲獸水牛之爲畜殆其兵矣夫虎爪牙既鋒膽力無伍至於即豕也卑俯而下之必有扼喉之獲水牛必能全者也中有脫字御覽此類頗多

知兵之將國之行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後世無逮焉呂尚雖知孫武雖曉樂毅雖賢白起雖武與以齊之朽骨吳之麋骸燕之消骼秦之腐肉豈能餚其糟粕復得生而使之哉固當出我民之最擇其知勇之長者用其特強必鑒於虎居弱必誡於水牛可謂攻取居城而守循略字疑

雖有百萬之師臨時吞敵在將也

許文休東渡江乃在障氣之南障又同遷注作障與嫜

黃帝養民之初帝略初史立作黃盡性愛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略史尤注云以青赤白黑爲號若交共謀君危於上者民不安於下主失其國者其臣再嫁用原作嫁作呂歟略史脫作帝乃焦然脫之過矣夫

語曰兩目不相爲視昔吳有二人共評王者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之不決二人各曰爾可求入吳目中則好醜分矣王有定形二人察之有得失非苟相反眼睛異耳

諺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書鈔引抱朴子云學言猶甚詳劉氏虞殫縕論之說段柯古王伯厚輩皆勦用之）

人之所以貴者以其禮節也人而無禮者其猶猴乎雖人象而蟲質也（初學記下同）

羊有跪乳之禮雞有識時（一作朝）之候鴈有岸序之儀人取法焉

善耕者足以謹字疑地待時而動善射者調弓定準見可而發君子善養其人足用

好學以崇智故得廣業力行而卑體故能崇德是以君子居謙而宏道然後德能象天地



利物誘人猶飄風之加草也惟直愼者然後不回（御覽下同）

桀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猶朽木枯樹逢風則仆也

劉項方爭父戰於前子關於後

王者居中國何也順天地之和（參天地記）而同四方之統也

一產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爲兄言其先胎也（案公羊傳疏引此說新語注及辨有此說）

荅曰此野人之鑿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其胎之先後也

或曰有人母有疾使其妻爲母作粥妻不肯乃以刀擊之喪其面可以爲孝乎曰以刃擊妻其親必駭而憂及之何有於孝

今有挽歌者益高帝召齊田橫至於戶鄉亭（書鈔選注御覽引作戶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

或曰君子處陋巷之中奚樂也曰樂得其親樂得其友樂聖人之道也

貧者難爲惠苛煩者難爲恭君子以禮而已矣

齊交曰夫交之道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於朱則赤夫交之道句及此句（孟依聖文類聚添）染之於藍則青遊居交友（字據天中記改）亦人所染也韓起與田蘇處而成好仁之名甘茂事史舉用顯齊秦之功曹參師蓋公致清淨之治賈長君兄弟出於賤隸謹恭師友皆爲退讓君子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交而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藝文類聚此下接貢公之於王吉可謂推賢矣二句窮達不阻其分毀譽不疑其實（案節首錄交二字蓋篇名）



夫孝行之本替本而求末未有得之者也如或得之君子不貴矣烏猶有反哺之心況人而無孝心乎

唐虞之衣裳文法禹稷之溝洫耕稼人至今被之

以道爲天下者猶乘安舟而由廣路安舟難成可久處也廣路難至可常行也

乘船曲折不安其度是善乘舟者

朝發而夕異宿勤則菜盈傾筐且苟無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以弗自力哉（質思魏齊民要術亦見元司農農桑輯要按元史列傳暢師文字純甫平陽人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拜監察御史上所纂農桑輯要書即此書也明徐獻忠有書後一首見長谷集）

鍾子（名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魏太傅繇小子仕至司徒本傳言會死後於其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書似會時有鍾會薛莞論五卷殆即道論歟新唐志五卷焦氏經籍志作劉莞語誤焦志外誤非一大抵鈔襲稍甘未嘗見書也

凡人之結交宜誠德不忘哀達不棄窮不疑戚於讒搆不信受於流言經長歷遠久而逾固而人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疏斯何故也皆由交情不發於神氣道數乖而不同權以一時之術取倉卒之利有貪其財而交有慕其勢而交有愛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顧覽下同）



莠生似禾偷石像金

棐林成煙其狀如雲

秋風至而寒蟬吟埤雅

賢者之處世猶金玉生於沙礫豫章產於幽谷下不進之於上則無由而至也

張儼默記（儼字子節吳郡吳人少有才名在騎都尉朱據坐事徙交州儼亦隨焉出則有從入則有衛賓客滿堂門生數百據卒儼送喪還葬墓畢便留住交阯積十餘年與僕射薛綜尚書顧譚交阯太守士燮等書疏往還論議時事評騭人物大鴻臚張儼上表薦之稱其清貞守節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晉吳之早歷顯位孫皓賞異之早則有才名在吳著默記三卷新舊唐志同惟志諸葛亮傳注載亮上表稱儼之謂此表上後帝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又別引默記云裴松之後人百餘條其緣記述佐篇人張受先輯三國文已具錄之而上表文類聚亦未收茲據以補表尤脫漏後人曰俗所謂後出師表也出集中以下同）

志總集類又有吳侍中張
儼集一卷也今並不錄

漢光武體亞聖之才執文武之器聰明仁德應時而出破赤眉擒張步隗囂之徒羣凶夷滅華夏肅清初學記

論諸葛亮司馬宣王二相優劣曰漢朝傾覆天下分崩二公並遭值際會託身明主孔明起蜀漢之地跨一州之土方之大國蓋有九分之一也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悅然有飲馬河雒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并之眾據帝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務自保而已使彼此九字從初學記五月五日集五綵繒謂之辟兵斐子新語不解下出御覽增孔明若此而不亡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趙蹇長短經

裴氏新言名字彥黃下邳人有學行仕吳至大中大夫子欽亦有翰采事見吳志嚴峻傳



傳隋志雜家傅子下注云裴氏新言五卷吳大鴻臚裴平撰別有新言四卷注云裴立撰新舊唐志皆但列裴平新言五卷而無裴立疑平立字訛隋志誤以一書分爲二也提大鴻臚之衛亦與吳志不同諸書引裴氏有作新語者有作新言者或當時本有異名要非裴立之言若世說新語注引裴子有堅石孝胸枕琵琶文度挾左傳逐鄭康成等條乃河東裴榮所撰部林也裴松之謂裴啟作語林故劉孝標疑榮別名啟引以注引用祇作裴啟語林不曰裴子亦不復言裴榮閻若璩白焉

俗間有土公之神云土不可動乎有五歲女孫卒得病請市卜云犯土即依方治之病即愈然後知天下有土神矣藝文類聚下同案容齋隨筆云後漢書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遷幸乳母王舜舍新繕脩即土禁不可以爲舜聖舍新繕脩即土禁不可久御然則營宅犯土古有其說矣正朝縣官殺羊懸其首初學記引裴子新語作頭於門又殺雞以

雖然故積怒而後全剛生焉然則越之所以滅吳用此道也埤雅引裴氏新語

裴準正書準字孝尼陳郡人魏郎中令潛之幼子忠信公正以世事多險故常恬退不競言論治世之務晉泰始中爲給事中見魏志注引世紀等書魏志袁渙陳郡袁氏世紀注引世紀吉準陳郡陽夏人今從之隋志裴子正論十九卷裴準撰亡新舊唐志正論十卷裴準撰亡新舊唐志正書二十卷同於隋正論則二十卷三國志注引裴子正論凡文類不一一標著或就其可歲者分列之準或作淮避劉宋順帝諱而改正趙宋又遞寇萊公名也

禮者履仁義也北堂鈔

或云故少府楊卓豈非忠臣哉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吾不知也魏志注此下甚詳夫爲人臣

魏志注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不知君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藝文類聚下同

歲比不登唯得賣棗瓜梨凡不給之物若甘蔗之屬皆可懽禁凡不給下從御覽添

禮者何也緣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嚴父愛親之情也尊親敬長之義也初學記

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文選注下同

立德照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

清虛曰今當囚牢有欲與子隋侯之珠者又有欲與子一雒之粟者子將何擇虛曰吾取粟可以救窮御覽下同



語曰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夫盛衰交代豐荒相半天之常道也此條御覽引作正論今據蘇詩注改正

堯避舜於濟陰今定陶有堯冢信乎

桀紂有民路史注引無科字民字左億右億之眾四嶽三塗之險京北京南之固及在鳴條之野一朝而失天下

日以見小爲明耳以聽大爲聰

聖人之治也若平地焉聾盲跛蹇皆能履之法若邱陵也非有過足不能超也

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信乎楊子曰莊周何人哉袁子曰大而不檢重而罔禍智人也

孔子稱蘧伯玉國無道可卷而懷也今李膺在濁世之中皦然與世殊塗此西山餓夫之儔耳卒死於非罪焉

得爲雅人

李膺言出於口人莫得違也有雜李君之言者則鄉黨非之禮君子與人同與載則名聞天下

學莫大於博行莫過乎約聖人者天下之大智也博學以聚之兼聽而辨之

非所事而強學猶以百萬之師積之可濟之中其用舟楫固不如江漢之良

申屠剛諫光武以頭軔輪馬不得前予曰光武近出未有得失而頭軔輪此過也

方丈之食不過一飽綈袍之繡不過一煖

牛馬之爲人駕乘者非樂負子鈞之重行千里之險鞭策痛矣

袁子曰吾嘗與陳子舊誤作從息於鄴東門之外見一老父方坐而食其子受之蒜食必有餘欲棄則惜欲持去則嗇遂盡食於是火幸整其腸胃兩日盡赤陳子笑之父舊作哭今據天中記改吾謂曰子之家中牛羊數千而不敢食天暑有暍死者而後食之病子之軀亦猶是也

以雲母車臣下不得乘三句廣韻引作傅子時以賜王公又晉氏有三望車四望車事類賦注下同

漢世賤輅車而貴輜軿魏晉賤軿車而貴輅車

尚書佩刀囊執板加簪筆焉富大用事文類聚新集引袁子正書



鹿頭高峙貉頭尖銳鹿頭側長犀頭高廣埤雅引袁子

袁子正論

公羊高道論塗說之書孔穎達春秋正義曰公羊穀梁之書道論塗說之學妄生褒貶

蓋未通祇欲以鄉曲之辨論聖人之經非其任也北堂書鈔下同

天地者帝王所受設祀而敬之

河內青稻新城芳秫彫胡細弱游梁精美

蒸豚炮鼈烹鵝炙鴈遼東細粒寒鵠鵁鴈藝文類聚又云長安九釀中山清酤

魏家置吏部尚書專選天下百官夫用人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者也使治亂之柄參御覽制在一人之手權重而人才難得居此職稱有此才者未有一也



國之大祭有五禘祫郊祖宗報禴郊特牲祭有報焉此注謂若稷王報祖此五者禮之大節也初學記下同案此本國語展禽之言

良醫療病攻於腠理

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也且夫茅茨采椽玉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祖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讀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太學

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廱殷人養國老於右學宗廟之事不應與小學爲左右也辟廱之制圜之以水圜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老之處太學眾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



二九十八加之辟廱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眾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間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廱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總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祭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明大學非廟非所以爲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大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爲正也左氏云公既視朔遂



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政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孟子古之賢士而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



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詩靈臺篇孔穎達正義案明堂辟廱靈臺異同分合說者聚訟孔氏詳引之而以袁說爲正其前數行義亦引之觀袁此論則其於經學淹貫精深可見通檢十三經正義引正論止此一條故亟錄之宋景文集規蔡邕明堂議引之多所刪改非本文也



堯舜之民比屋可封非盡善也猶在陶之猶在甄之水非不停也桀紂之民比屋可誅非盡惡也猶在防之水非不流也兵有三勇主愛其民者勇有威刑者勇賞信於民者勇故仁愛加於下則有必死之民今有卿相之才居公之位脩其政治以甯國家未必封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

侯也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甯天下者乎安甯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賞之意也

春秋鄭莊公封母弟於京蔡仲曰都城過制國之害也其後卒相攻伐國內大亂故過度則有強臣之禍部小則有微弱之憂秦以列國之勢而幷天下自以由諸侯而起也於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爲匹夫一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鄓邑千里自關以東皆爲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禍

封禪之說唯周官有王大封之文齊桓公欲封禪聞管仲言而止焚燎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諸侯之所爲也是以孚者疑焉後秦一主漢二君脩封禪之事其制爲封上方丈餘柴於泰山之上皆不見於經秦漢之事未可專信管仲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異也會稽合之中也大合路史注作天地今處天地之中而告於嵩高可也

奚必於泰山

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內棁婚禮數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爲無嫌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謂之可婚不知禮者也或曰國語云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



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斯言何故也曰司空季子有爲而言也文公將求秦以反國不敢逆秦故也

太祖破呂布袁渙在軍中陳羣父子見上拜惟袁渙獨高揖不爲禮上嚴敬之敘此則準敘其父之高節如此也

伏羲畫八卦觸類而長六十四卦典稽疑文經

蘇子名彥案隋志道家亡書梁有蘇子中郎參軍蘇彥撰新舊唐志並七卷晉北以雜家別有蘇道爲疑但志書立言未嘗云蘇子是意林所引非蘇道明矣彥行事無考隋志總集有集十卷書鈔藝文類聚載其柟榴杖邛竹杖等銘出集中

車渠馬瑙出於荒外今冀州之土曾未得其奇也藝文類聚作曉露之託麗作寄於桐葉耳其與

蜀郡鄧公呼吸成霧初學記郡字從御覽添

人生一世若朝藝文類聚作都

幾何後漢書注

行務應規步慮投矩文選詩注慮一本作當

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史記索隱案莊子人不學謂之緝囊

天子坐九重之內樹塞其門旅以翳明衡以隱聽鷙以御覽作都

抑馳御覽下同

夫帶方寸之印拖丈八之組戴貂鶡之尾建千丈之旗遊五里之衢走卒警蹕叫呼而行者諸侯之所謂榮華時俗之所謂富貴也

不食八珍何以知味之奇不爲學文何以知世之賚

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王道傷時敗莫過乎詩導陰陽示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知廢興吐辭令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尚書知人情動風俗莫過乎樂治刑名審法術莫過乎商韓載百王紀治亂莫過乎史漢孟軻之徒孟或作式然何恐有誤涧淪其間世人見其才易登其意易過於是家著一書人著一法雅人君子投筆硯而高視參天記房麗者趙之賢人立東門外有行商車轄亡麗告之未悟復告之商人怒曰吾轄自亡何須汝告惠加於己而反怨之吾欲比此於草木有心矣

## 燕林附編

煎林附編之貴破作破體

象以牙喪身不能去其皮膏以明翠羽燃而殃身兮珠致破二句與天中記所載意林正同案漢能去其香膏能傳勝卒楚老父弔之曰薰以香自燒兮膏以明自煎翠羽燃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蘇彥盞用其語出學紀聞引御覽誤爲蘇秦因惜秦能爲此言向不知漢志縱橫楚老父之言本此不知漢志縱橫家蘇秦語直云蘇秦曰惟藝文類聚引蘇子一條有曰字而死案史記秦對燕王語與此大同小異當是秦之言然此事實出韓子又云是以公孫賀得丞相而啼拉如滿之有譽名雲字上疑脫之字龍吳郡吳人吳丞相遂之孫都護陸子抗之幼子也晉屬文時號隱豹與兄機齊名仕晉爲清河內史轉右司馬著書本傳稱其撰新書十篇行世隋志道家亡書卷陸雲撰新書唐志並同抱朴所說馬之傳也北堂鈔

萬雀不及一鳳鳳眾星不如一明月藝文類聚

古諺堯舜至聖心如脯腊桀紂無道肥膚三尺御覽引桑鄧析子曰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暴虐

高幸氏初生自言其君氏御覽作民終無迷謬也路史注

## 燕林附編

干子名寶字令升新蔡人晉元帝時著作郎著晉紀宦至散騎常侍晉書有傳隋志儒家亡書有干子十八卷干寶撰舊唐志載干寶正言十卷意即干子而書名無古據又卷帙分合多少不同未能審其是否干姓俗多訛爲于宋儒楊廷秀尚不免此誤云

諸葛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蜀志注下同

姜維爲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亂惜哉

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死也案裴注三國志引干寶晉紀干寶曰寶搜神記甚多皆衆書名雅蜀志載此二條而云干寶曰寶別無評論國志之書而干了竹世不及傳子袁子等之著故彼得稱子此蜀變文稱名猶謂周傳注引孫綽語今見御覽自稱孫子也陸終生子交坼剖而產此史記楚世家文以意補之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理數者也作古史考以爲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脩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感世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雉妻王氏生男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白若數月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爲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檢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蓄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裴駰史記集解案晉修亦首揭干寶曰路史節論孫生坼副之說實本諸此所以知出干子者集解述諸家之注而背稱名其旁引的標某書而不名如應劭風俗通曰不楓云應劭風俗通曰也云風俗通明也云應劭曰也干寶搜神記亦然皆既未嘗注史裴所引亦更無別條非干子之文而何稱干寶者乃用其祖注三國志所稱干寶曰係晉紀之文劉昭補續漢五行志注所載論語摘輔像一段亦出干子以事涉參讖所不錄

顧子 隋志陽家顧子十二卷吳太常顧譚撰其亡書有顧子新語十卷晉揚州主簿顧夷撰新論五卷顧譚撰顧子義訓十卷顧子默吳郡吳人孫章太守訓之

或問今之寺門有鼓何爲顧子曰夏禹懸鼓於門以納諫者此遺風也北堂書鈔

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是故賢人君子上不敢危君下不敢危身三諫不從則去矣初學記

登高使人意遐臨深使人志清選詩注

昔梁邱據之諫景公也於房髮子之諫景公也於朝然髮子之忠著於竹素梁邱之後於今不絕亦惟公平正直者聖之所先矣御覽下同

夫哀樂喜怒愛憎欲懼人之情也當其哀也則欲哭泣當其樂也則欲歡笑鼓擗踊遇其樂也則欲荒淫流湎遑其喜也則欲舞荒淫則傷義鼓舞則虧風非其道壺漿不可受是其道雖天下不可讓

昔宋人臨萬仞之淵釣數寸之鱗魚將含釣不知膝之日進有傾墮而死能誘也以上七條俱引顧子

假天下之目以視則四海毫末可見

或曰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蓋聖人之陳跡耳子何好焉顧子曰上紀五帝之盛下述百王之義粲粲如列宿落落如連珠二句書鈔引顧子雖復退居窮處簞食瓢飲未始失

其樂矣子何得無好乎
人有善於射而高於顧子顧子曰子之射雖百中不若
我之彈或曰何以爲然顧子曰子之所射射侯之皮我
之所彈彈狐之心（以上三條俱見天中記作與子華遊顧子義訓）
一馬沐浴羣生澤流萬世是仁也湯清激濁滌蕩澤藏
是義也柔而難犯弱而能勝是剪也導江疏河變盈流
謙是智也柔而難犯弱而能勝是剪也導江疏河變盈流（藝文類聚御覽引顧子天中記稱顧子義訓之文）
顧子問子華曰爾有四樂頗知之乎子華曰未之知也
子曰二親具存是爾一樂兄弟無故是爾二樂夫和妻
（非當爲義訓）



諸葛子（名恪字元遜琅琊陽都人吳大將軍瑾之子遜官太尉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爲孫峻所殺吳志有傳隋志雜家亡書有諸葛恪撰新舊唐志不載案王應麟小學紺珠載魏晉五僞非正命已詳三十二人曹眞曹休夏侯尚等是也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同傳此云五僞未詳據魏志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同傳當是此五人又晉書云薛兼丹楊人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閻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儁此吳人又在晉世非諸葛所云也）
若能力兼三人身與馬俱鼓洪爐以燎毛髮傾五岳以壓枯朽



王人之道也（原作不從初學記）如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
有澤火者冠冕簪裾兼莎裳褐衣之盭納麁之履涉蒼云
緩步而去
堯舜之智桀紂以爲不智堯舜以爲智桀紂桀紂之非堯舜乎（藝文類聚下同）
不安其味而樂其明是猶夕（埤雅作文）蛾去暗赴燈而死也
許由謂堯曰坐華殿之上而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
足矣（以上從御覽）堯曰坐於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立於欂扉之內霏焉而雲生於廡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
之冠蓬萊雖背墉崿（御覽作一邨路史注引先聖本紀作邨）之縈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御覽作所以不縈）

我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余之牧孤犢君牧天下余牧孤犢是各有其所牧矣君焉用惴惴然以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爲也於是牽犢而去

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路史作濟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以勞報子我生川通河漢路史注作佐舜勞矣鑿山而邁不能爲君之勞矣

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傅曰大王欲以一國之事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不若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

我乃去其國句從路史注補

晉公子重耳齊齊與五臣遊乎大澤之中見蜘蛛布網



曳繩執豕食之公子乃撫僕之手駐騶而觀之顧其臣曰此蟲也智之德薄矣而猶役其智布其網曳其繩執豕以食之況乎人之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可謂人乎

舅犯曰公子愼勿言若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

齊景公好馬使善畫者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莽年而不得像過實也今使好賢之君考古籍以求其人雖百年不可得也參御覽

東海有鼈焉冠蓬萊而游於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之峯邁事類賦注於羣岳沈沒而下則隱天之邱潛御覽有嶠字事類賦注作幡於重泉有蚍蟻蟻別本引作紅蟻誤聞而悅之與羣蟻

相要乎海畔欲觀鼈之行月餘未出羣蟻將返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海水沸地雷霆羣蟻曰此鼈之將作也數日風止雷默海中隱起如邑其高槩天或遊而西羣蟻曰彼之冠山何異乎我之戴粒也逍遙壤封之巔歸伏乎窟坎韻府羣玉作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適自然而然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參御覽天中記

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鬐而登乎龍門而爲龍又一術士凌波蹈流而不階搖鈴行歌飄浪於龍門而終日栖遲而不化彼同功而事異迹一而理二何哉無乃魚以實應而人以僞求乎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炙若使者曰豕也非大圄不居非人偶不珍今年百二十歲邦人謂之豕仙王乃命宰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炙不饗之王乃命宰夫膳之夕見夢於相曰逆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今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爲魯津之伯浮舟者食我以粳粉之珍欣君之惠將報子焉燕相遊於魯津有赤龜奉璧一云夜光珠而獻參初學記御覽

有驢仙者享五百歲負乘而不輟歷無定主大驛於天下初學記下同

楚之交子魯之周子齊之狂子三子相與居乎泰山之

陽處乎環堵之室蓽門不扉蓋茨不掃而弦歌不輟
盛魄重輪六合俱照非日月能乎御覽下同
水生於石未有居山而溺者久生於木未有抱樹而焦
者爲道者日損而月章爲名者日章而月損
黃帝將適昆崙之邱中路逢容成子乘翠華之蓋建日
月之旗驂紫虬御雙鳥黃帝方命避路容成子曰吾將
釣於一壑俯於一邱
黃帝謂其友無爲子曰我勞天下矣疲於形役請息駕
於元圃子且待之無爲子曰焉能棄我之遯而爲君之
勞乃攀龍而俱去
舜禪夏禹於洞庭之野

其食也常飢而不飽其飲也常渴而不充生未幾何夭其天年而死金玉之珍乃爲君之患也

鄰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疑脫無喜色三字三黜無憂色之憂喜二句從事類賦注補

何也爲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知吾心

鄭人有逃暑於孤林之下日流影移而徙衽以從陰至暮反席於樹下及月流影移復徙衽以從陰而患露之

潤於身其陰逾去其身逾遠是巧於用晝而拙於用夕

奚不處曜而辭陰反林避露此亦愚之至也

趙之相者林氏有九子皆賢國人美而稱之號曰九德之父士德之門趙王疾之使擇其果之煩者伐之其父

曰采之茂者猶伐之況其人乎吾將以爲累矣去之則免乃攜老持子逃於白雲之巖終身不返趙人思之

方外曰太公涓路史名涓字子牙是釣於隱溪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路史注作魯連子季連下同聞之往而觀焉太公涓跪路史注作跽石隱崖且不餌而釣仰詠俯吟及暮則釋竿其滕所處若背其附觸岸若路魯連曰釣所以取魚無魚何釣太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念蓬萊釣巨海摧岸投綸五百年矣未嘗得一魚吾方之猶一朝

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苻子曰六合不可忘故知良馬在其中矣請以六合之觀觀之也參事類賦注

務光自投廬川廬川之伯參事類賦注以赤鯉送之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碩文侯曰何貧陵子曰王見

木生蝎蝎盛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

荀子與元子登於太山參事類下臨千仞之淵上薦百丈之松蕭蕭然神王乎一邱矣海錄碎事引無乎字言不出乎耒耜心不過乎俗人猶木犬守戶瓦雞司晨心能善知人者如明鏡善自知者如淵蚌淵字從天中記鏡以曜明故鑒人蚌以含珠故內照

羿嘗從吳賀北游見崔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乎其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耻之由是每進妙中高出天下迫事夏王以上從路史王使羿射於方尺原誤豕路史作豕之皮徑尋路史作征南之的命曰射中則賞子以萬金之貲不中則削子十邑之地羿容無定氣戰於胷中援弓而射之不



中更射之又不中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與之賞罰則不中的者何也傅彌仁曰若羿者喜懼爲之災萬金爲之患矣能遺其喜懼去其萬金則天下之人皆不愧於羿矣夏王曰吾聞子之言始得無欲之道

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乃謂左邱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而授以魯政焉將欲謀諸三子左邱明曰孔某其聖人與夫聖人佐政過者離位焉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邱明曰周人有褻重裘而好珍羞說周人之有存焉嗜伯誠揚引孔子晏嬰爲證是豈真子早入道藏其書在明世宜尚有存之孤不知爲左邱明語而末更以孔子晏嬰爲證是豈真見荀子者耶又關龍逢危石舂冰筭語明出荀子升菴乃謂載在太平總類而羅泌收之是則博如升菴竟未得見荀子矣晦伯雖有此議亦不知言荀子存否觀其引荀子則知射雀之羿射雀誤中事注云出帝王世紀荀子何不徑引荀子原文爲更詳盡耶由此言之晦伯亦非眞見荀子矣

相貝經藝文類聚云相貝經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於海河水產必究仲學仙於高而得其法又獻珠於漢武去不知所之嚴助爲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



黑文黃蓋類聚作畫廣要同謂之霞貝紫飾之朱貝廣要作珠貝下朱明目同青地綠文謂之綬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之祕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

障廣要清作消霞伏蚓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又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蓋以遺燕麗可以明目察遠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礫或白駁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脣黑點

類聚無點字齒有赤駁是也雖貝使病瘧廣要使下黑鼻無有人字皮是也嚼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背是也慧貝廣要作惠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內殼赤絡是也嚼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人志强夜行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童子盜脊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圖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案楊升菴言相貝經係嚴助作見初學記今考之實朱仲作非嚴助也高似孫緯畧曰師曠有禽經浮邱公有鶴經雖畜及蟲魚亦俱有經惟朱仲所傳相貝經怪奇是也中所說貝十倍爾雅釋魚漢志五貝但既名爲經其文當不止此且首言黃帝唐堯之貝既無可考禹貢揚州之織貝不過方物說文曰古者貨貝而寶龜明貨之非之而此言貞瑞祕寶是必別一種貝特文有脫落故不詳耳蓋原書已軼此特意林所引升菴之言必自有據姑就繹史所載錄之當更考諸宋人說部也

右計十八家其十七家惟王孫子本書有錄皆洪容齋所稱不傳之書舊爲意林所引而今闕逸者也相貝經據楊升菴而錄亦非贅附夫子流照軫存者寥寥幸得見採意林而仍不免散亡良可歎惜矣今既難盡追求而又不忍聽其湮沒於是旁考他書零星摭拾張皇補苴多至數十條少或一二條文顯者省義疑者闕參互羣籍擇善而從兼爲詳其名字事蹟雖不能光復舊觀庶幾窺全豹於一斑耳

# 俠風文德通義我

自序

風俗通義舊祇三十卷至宋僅存十卷近汝上王氏新安汪氏竹汀錢氏召弓盧氏皆有輯本　殿本並有鈔綴姓氏一篇附後予向有補輯佚文一卷參攷羣籍時有改正增益各著其所出間與各本不同與各本同而刊本見存者不錄江甯顧樓三





金陵叢書　繆氏校印

漢應劭撰

江甯顧櫰三

萬物之中惟人爲貴春秋左氏傳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羊譏衛滅邢論語貶昭公娶於吳諱同姓也通志氏族略凡氏一興九事或氏於號或氏於官或氏於宗或氏於謚或氏於居一作地或氏於事或氏於職凡氏於號虞夏殷周是也凡氏於謚戴宣武穆是也凡氏於爵王孫公孫是也侯一作伯也王公凡氏於國齊魯宋衛是也凡氏於官則司徒司馬是也通志有司空四字凡氏於事巫卜陶匠是也凡氏於地城郭園池是也凡氏於職三烏五鹿是也廣韻注補通志補張王李趙黃帝賜姓也廣韻注補司鴻氏古有司鴻荀著書漢有中大夫司鴻儀通志蒙氏東蒙主以蒙山爲氏秦有將軍蒙驁驁生武武生恬皆仕秦通志窒中姓史記高祖功臣表索隱注漢有交阯刺史儁尹漢有少府卿中京農神農之後並廣韻注御龍氏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著學擾龍事夏孔甲擾龍氏劉累之後漢有侍御史擾龍諸氏漢有洛陽令諸於諸葛氏葛嬰爲陳涉將有功而誅翠閻學紀聞重氏顓頊帝重黎之後少昊時重爲南正司天之事黎爲北正司地之事通志移氏齊公子雍食采於移其後氏焉漢有南郡太守爲昆隨氏隨侯之後漢有博士隨何後漢有扶風隨蕃羲姓堯卿羲仲之後漢有中牟令池瑗又有池仲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奚仲爲夏車正自薛封邳其後爲氏漢有信都邳彤有則思國並廣韻注離氏離婁孟子門人士燮仲皮之後漢有皮倘梁氏梁祖之後漢有皮氏周卿留人旗氏齊卿公孫龍之孫樂施字子旗子孫以王父字爲氏鴟夷氏本范蠡也墨夷氏宋大夫有墨夷須祝其氏宋戴公之子公子祝其爲大司馬因氏焉漢有漢清河都尉祝其承先師氏師樂人瞽者之稱晉有師曠魯有師乙鄭有師悝師觸師蠲師成並通志有牧師氏春秋釋例楚有卑躬爲北地太守後漢書注有卑氏鄭大夫卑湛之後漢有師祁黎成廣韻注非氏非子伯益之後廣韻注嬴氏齊威王之後魚氏宋桓公子目夷字子魚賢而有謀子孫因以爲氏余氏秦由余後吳公子夫槩奔楚其子在國以夫餘爲氏後漢有蜀郡林閭翁孺博學善書並廣韻注汨姓也黃帝時史官汨誦之後壽於姚吳大夫並晉書後漢注諸氏漢有洛陽令諸於諸葛氏葛嬰爲陳涉將有功而誅孝文追錄封諸縣侯因並氏焉漢有樂安毋丘車伯奇爲下邳相有主簿步邵南時人稱毋丘車府君步主簿並廣韻注涪子小國也桓五年不復其國子孫因以爲氏通志巫氏商有巫咸巫賢漢有冀州刺史巫捷義渠氏爲秦所滅因氏焉信都氏張放尚漢魯元公主封于信都因氏焉勝屠卽申

屠也（據廣韻補）申徒氏隨音改爲申屠氏申徒狄夏人也湯以天下授之恥不自義聞自投于河莊子申徒嘉兀者鄭人也

漢有西平將軍申屠建（並上同）須太皞之後史記魏有須賈

穆子相投壺因氏焉（晉書）青烏氏漢有青烏子善術數（胡母姓本陳胡公之後公子完奔齊遂有齊國齊宣王母弟別封母鄉遠本胡公近取諸邑故曰胡母氏（並廣韻）塗氏塗山之後（據後漢注）黎氏九黎之後（並廣韻）鞮氏晉銅鞮伯華之後（稽氏稽黃秦賢人也（注晉主漢有大鴻臚注丹（並廣韻注）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後漢書注）終黎氏（史記集解）棠谿氏吳夫槩王奔楚封唐谿因曰爲氏漢有唐谿典爲五官中郎將唐與棠同（按廣韻唐字注引風俗通作與王奔楚爲棠谿氏王將子之後（並廣韻）褐冠氏賓人曰褐冠爲姓褐冠子注書（通志按揭）



（潛夫論姓氏篇棠谿者誤作啟棠名在汝南西平唐字當作唐）裴伯益之後（廣韻注）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謚以爲氏（通攷）

枝氏六國有賢人枝被（通攷注）來氏楚有來英（潛夫論姓氏篇來谿氏漢有來歙明宇子羽武城人漢有博士濟臺悲（並通志按濟臺即杜濟弟子濟臺敬伯也）公冶姓也魯大夫公冶庚之後（漢書注）太尉長史眞祐（並通志）神神農之後漢有太尉長史眞祐（並通志）神神農之後漢有酒泉太守頻暢（倫黃帝樂人有騎都尉神曜（頻氏漢有酒泉太守頻暢）倫黃帝樂人倫倫之後（並廣韻注）金天氏裔孫曰臺駘其後氏焉（並後漢書注）王人氏王人子突之後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氏焉（並後漢書注）王人氏王人子突之後後後因氏焉漢有安平太守王人宰公（春氏楚相春申君楚大夫元鈞之後漢有侍中鈞喜黃歇之後（並廣韻注）鈞氏楚大夫伯棼之後資皇弈（晉食采于苗因而氏焉（並廣韻注）朝



尊尊虛氏之後（並廣韻注）晉有大夫芸賢（元和姓纂）文氏周文王支庶曰謚爲氏越大夫文種（芬氏晉大夫芬賢之後（疑芸賢之僞）勤氏魯有大夫勤成（資氏魯有資浦（並通志）岔成括仕齊孟子知其必死其子逃難改氏成（恩氏陳大夫恩之後（混屯氏太皞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並後漢書注）垣秦邑也因曰爲姓秦始皇有將垣齮（同上）新垣氏魏將辛垣衍畢公高之後漢書文帝時有新垣平善望氣（軒轅氏軒轅即黃帝也姓公孫或言姓姬（並通志）漢有衛尉郴郾義因國爲姓也（晉有大夫丹木（安氏漢有安成爲太守（瞞氏荊蠻之後古姓蠻其枝裔隨音改變爲瞞氏（關關令尹喜之後（班氏楚令尹鬬班之後（冠古賢者鶡冠（書作鶡即楠知天文者冠也）山氏列山氏之後晉大夫山祈漢有武都太守山昱（同上）弦氏弦子後左傳鄭有商人弦高（鵝閔子騫之後（並廣韻）鮮于氏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其子食采于朝鮮因氏焉（後漢注）僑氏黃帝孫僑極之後（皇徒長史皇壽（並通志）毛伯文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椁之爲壽令（後漢書注）蕭氏宋樂叔曰討南宮萬立御說之功受封于蕭列附庸之國漢蕭何即其後氏也（刁齊大夫豎刁之後漢有聊倉爲侍中又有聊氏爲潁川太守著萬姓譜（龐衛大夫史龐之後漢有龐錯（漢有饒斌爲漁陽太守（苗

那東夷也其後單姓那氏（通志）阿衡伊尹號其後爲氏　過氏過國夏諸侯後因爲氏漢有兗州刺史過翔　厲齊大夫厲嬰之後漢有厲達注論語　家氏漢有家羨爲劇令　牙氏周大司徒君牙之後　管氏齊孟管之後　匡魯邑也句須爲之宰其後氏焉漢有匡衡　漢有中郎威王卿齊威王之後　芳氏漢有幽州刺史芳乘　堂楚邑大夫五尚爲之後因氏焉　橫氏韓王子成爲橫陽君其後氏焉（並韻注廣）　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後漢書注）　强氏晉有大夫彊劒（通志）漢有彊華（通鑑）　櫟陽氏漢景丹封櫟陽侯丹曾孫分避亂櫟陽因封爲氏（通志）　浩羊氏齊大夫浩羊嘉　方氏方雷氏之後　昌氏黃帝子昌意之後　倉氏八凱倉舒之後漢有江夏太守倉英英子孫遂爲江夏人　皇氏三皇之後因氏焉左傳鄭大夫皇頡皇辰宋有皇氏世爲上卿本皇父充石之後以字爲氏　公乘姓也　於陵氏陳仲子齊世家辭爵祿灌園于於陵因氏焉（通志）　漢有牛崇爲隴西屯簿馬文淵爲太守羊喜爲功曹涼部謂之三牲備具　犨氏晉大夫郤犨之後邑因以爲氏焉　易成氏晉隱士也漢有諫議大夫易城公衡　五王氏齊自威宣緒襄至建凡五王因氏焉　巨氏魯左巨明之後又云齊太公封子營邱巨氏代居扶風漢末巨俊持節江淮屬王莽簒位遂留江左居東方氏伏羲之後帝出乎震位東方子孫因氏焉　平原厭次鄉氏宋大夫西鄉錯之後　高吳興也　謀氏周卿士祭公謀父之後　牟子國祝融之後因氏焉漢有太尉牟融　投中行穆子相投壺因以爲氏（並廣韻注）　晳氏攀晳古之諸侯後有攀晳氏墊氏席氏席嚭氏龍丘氏漢有高士龍丘蓋　渠丘氏晉有渠丘公（路史國名紀）　屈侯氏魏賢人屈侯鮒漢有中令屈侯豫　州氏晉有州綽衡後乃氏焉（通志引作衡氏伊尹爲湯阿衡子孫以衡爲氏又魯公子衡之後昌王父字爲氏焉）　營

州資其先食采於州因以爲氏　緜姓咎繇之後　猷氏衛有猷康　區氏歐冶子之後轉爲氏王莽時有郎中區博

斐氏鄴斐之國子孫或以國斐爲氏以鄴斐爲氏（晉通志由余後漢）由余

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意至長沙太傅　東越王搖句踐之後其後以搖爲姓（晉書注後漢）林林放之後　箴氏有衛大夫箴莊子　陰氏陰康氏之後周有陰不佞（元和姓纂通志補通）管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其後氏焉　岑氏古岑子國之後漢有岑彭

堪氏八元仲堪之後　社南氏其先齊侶徙居社南因以爲氏（晉書注廣韻江慶）奄氏奄國號即商奄也魯地衛祝佗曰因商奄之民曰命伯禽今兗州有奄城秦大夫奄息其後也　兼氏衛公子兼之後（晉通志）雍文王子雍伯之後（晉書注廣韻）李氏李







伯陽之後　侯氏有侯子古賢人著書　委氏漢有太原太守安進（晉書注同）內史氏周內史叔興之後周又有內史過

王史氏周先王太史號王史氏　侯史氏芷狐爲晉史官因氏焉　百里氏秦大夫百里奚之後其先虞人家于百里因氏焉　中嶘氏劉向爲中嶘校尉支孫氏焉　幾氏宋大夫仲幾之後曰王父字爲氏（晉書志通）禹氏禹支庶曰爲氏（路史夏后氏）

史記趙有辨士處子故有處姓（史記索隱漢書注處子也徐廣曰處言汝潁之間）　甫氏（如淳云甫侯之甫也）甫侯之後　府氏漢有司徒掾府悝　武宋武公之後漢有武臣　武強氏漢武強侯王梁其後因封爲氏　趙有將軍五虎虛　虎氏其先八元伯虎之後漢有會稽太守虎旗　扈氏趙有扈輒（晉書注廣韻汴）旅氏周大夫子旅之後漢高功臣昌王侯旅卿傳封六代



史也因氏焉　綦毋氏漢有廷尉綦毋參（晉書志通）所氏宋大夫所華之後漢有所忠爲諫議大夫　古姓也周有古公亶父其後氏焉（晉書注後漢）邸氏漢有上郡太守邸杜　采氏漢有度遼將軍采皓　滿氏荊蠻有瞞氏音外蠻爲滿（晉書注廣韻）荒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荒路爲御史中丞（漢書注）管　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管號爲西河太守（注廣韻）寔氏漢有岑彭之後漢有岑彭有雄圖爲交阯刺史　典氏漢有校尉典章　衍氏宋微仲之後　吳氏吳英氏之後一云少昊之後　老氏顓頊帝子老童之後（晉書志通）矯氏晉大夫矯父之後　蔣周公之胄白馬氏微子乘白馬朝周因氏焉（晉書注廣韻）廣氏廣成子之後　庾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管號爲西河大守（注廣韻）寔氏漢有岑彭之後漢有岑彭有雄圖爲交阯刺史　典氏漢有校尉典章　衍氏宋微仲之後　吳氏吳英氏之後一云少昊之後　老氏顓頊帝子老童之後　蔣周公之胄







後　丙氏齊有大夫丙猒　靖氏單靖公之後曰謚爲氏（晉書注後漢）邵氏漢有上郡太守邵杜　采氏漢有度遼將軍采皓　滿氏荊蠻有瞞氏音外蠻爲滿（晉書注廣韻）荒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荒路爲御史中丞（漢書注）管　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管號爲西河大守（注廣韻）寔氏漢有岑彭之後漢有岑彭有雄圖爲交阯刺史　典氏漢有校尉典章　衍氏宋微仲之後　吳氏吳英氏之後一云少昊之後　老氏顓頊帝子老童之後（晉書志通）矯氏晉大夫矯父之後　蔣周公之胄

云齊田氏之族靖郭君之後　耦朱卿華耦之後漢有侍中耦嘉（晉書注廣韻）有氏有巢氏之後仲尼弟子有若漢有有祿（通志）

仲氏湯有左相仲虺（廣韻）子仲氏爲　幾氏宋大夫仲幾之後曰王父字爲氏　禹氏禹支庶曰爲氏（路史夏后氏）

周有摯疐或言帝摯之後（路史）利氏漢有利乾爲中山相　遂氏齊遂公之後（晉書注廣韻）

嗣衛嗣君之後　息氏周公息父之後　韓公子也見戰國策

之後　畢氏宋大夫畢臣之後　食我韓公子食我

漢有食子公爲博士食音嗣（河間人引漢書作食子公河間人）　貴氏陳終之後（姓纂通志補）漢有貴遷爲盧江太守　尉氏鄭大

夫尉氏之邑也亦云鄭之別邑（並廣韻注）既氏吳王夫槩之後因避仇改爲既氏漢有長安長既良（志通）路氏漢有孟黨都尉路平　過氏漢有過沖爲河內太守　庫姓古守庫大夫之後曰宮爲氏後漢有輔義侯庫鈞（注廣韻）　鍾氏鍾國滅後　布氏趙有布子善相馬（志通）　戰國時秦有大夫世鈞　鹿儉母艾氏　漢有交阯太守賴先　戚氏嫗姓之後（注廣韻）　大氏大庭氏之後　胤氏晉大夫胤得之後　信氏公子信陵君之後　肩氏夏侯國子孫氏焉　愼氏愼到爲韓大夫著愼子十三篇（志通）　獻氏秦獻公之後　戰國時有秦大夫獻則　段段干木之後姓段名干木（廣韻注史記）　段干木之後姓段名干木（廣韻注）　閻潘氏閻潘之後夏諸侯也子孫氏焉　建氏楚太子建之後　子獻齊大夫子獻遂爲大夫　敬氏陳敬仲之後　敬欽漢末爲揚州刺史（按元和姓纂敬出平陽人又揚州刺史敬仲二君碑名字皆不可見）　字向可誤（此得知非名系表作韶與姓纂名不同後周書敬光傳廣韻氏此證其宰相世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諫氏周禮有司諫氏因官爲氏漢有治聘御史諫忠　漢有尚書令平原鞠譚其子避難改鞠氏後遂爲西平著姓（廣韻）　北平太守賤致　孝齊孝公之後　豹八元叔豹之後（注廣韻）　晉風俗通彭城晉景目爲計稼古有此姓（晉書義）　暴氏暴辛公周諸侯也秦有將軍暴鳶漢有御史大夫暴勝之　望氏齊太公望之後　臞氏師臞之後（並志通）　伉齊大夫三伉之後漢有伉喜爲大中大夫（按漢書桓帝紀注引漢官伉喜爲中太守）　白象氏白象先生古隱士　播氏播靴鼓商末賢人　弇氏新鄭人揚弇村在縣二十五里（弇音晏）　將匠氏漢官有將作大匠因官爲氏　線氏漢有線宗爲嬴長（上並同）　漢有諫議大夫救仁　寇氏黃帝之後蘇忿生爲武王司寇後因官爲氏　寇氏漢有長安長既良（志通）　禮記司寇惠子爲魯大夫（禮記通論二何補）　夏后氏桓遭有窮之難其妃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其後氏焉　過氏漢有過沖爲河內太守　鄧熙（容齋筆）　公族氏晉成公立適子爲公族大夫韓無忌號公族穆子　蘇氏紂子武庚字祿父其後曰字爲氏　齊湣王有臣公玉丹其後因曰爲氏（讀書鬼谷先生六韜）　鬼谷氏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注通鑑）　勃氏宋左師勃之後也晉有寺人勃鞮　溜氏溜輯之後（廣韻注）　郅氏郅商時諸侯國也見毛詩（通志）　溜氏漢官有將作大

漢有濟南太守郅都（史路）閼姓承閼黨童子之後也縱橫家有閼子等書漢有荊州刺史閼史（弟八氏亦齊諸田之後）田廣弟田英爲弟八門因氏焉爲王莽時有講學大夫弟八嬌（通志按漢書弟五倫傳云其先齊諸田族徙園陵者多故曰大弟氏）顓衛古之賢人（上同）東郭氏齊大夫東郭牙之後咸陽其後也（漢注曰）鐸氏漢有廷尉鐸政（幕氏舜祖幕之後）落氏泉落氏翟國也與赤翟別（作氏周公之子胙侯子孫因避地改焉漢有沂郡太守作顯）薄氏衛賢人薄疑漢高帝薄夫人生文帝夫人弟昭封軹侯官至車騎將軍子戎奴嗣子若氏齊耳公子懿伯食采于若因氏焉（並通志）謁氏古有謁者官因曰爲氏（上同）漢有汝南太守謁煥（滑氏漢有啓事



滑典（原注韵）習國名漢有習郁爲陳國相（通志）析氏齊大夫析歸父之後（職氏漢有山陽令職洪）郎氏其先食采即墨因曰爲氏漢有單父令郎寶（集氏漢有外黃令集一（並集韵注）伯氏柏皇氏之裔（笮氏社北氏與社南氏皆齊侶）笮倫（猱氏宋大夫猛猱之後）昔氏周大夫封因氏焉漢有昔登爲烏傷令（路史）赤氏帝學師赤松子之後（汲氏衛宣公太子伋之後居汲因曰爲氏）棘氏楚沈尹戌生諸梁食采於葉因氏焉（捷氏鄭公子捷醬之後漢書藝文志有捷子二篇六國時人）輒氏衛出公輒之後漢有輒終古（奚氏奚成僖子見世本）田氏太甲之後一云鄭大夫存甲父之後（並通志）鄭氏漢有梁令鄭風（廣韵注）

悁亦喘之矣（上同）風或清明來久當不搖樹本枝葉去地二三丈者此君子之風也（類聚文）五月有落梅風江淮曰爲信風又其霖霪號爲梅雨沽衣服皆敗黴（初學記涼風曰按初學記風曰風部有猛風曰風雖曰風雖部小風曰）名曰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食齋齋息天祿永得封廣丈二尺高九尺方有玉牒書上（漢注書）



（按目之上並一姓氏也俟文獻通考所引多增補刪改今所列可補者居前複姓）易說天先孕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曰（濮人輔決人錄如王符姓氏譜並非氏族及園陵小學之支流）王者則之亦先教而後刑三皇結繩五帝畫象三皇肉刑五（居此可知今仍入得姓附受氏之分由六朝入最中不重無學穿鑿附會始於觀）伯黯巧此言步隙稍有優劣（御覽）傳曰后稷多墾田流汗而種田不生者人力非不足天時不與也（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務劇力不暇給乃引繩于泥中舉爲人致富貴者黃土人貧賤凡庸者絙人也）月與星並無光日照乃光耳如日鏡光照日則景見壁月初見西方月望後光見東者日照也（吳牛望月則喘彼之苦于日見月

故殺之（史記注）俗說摶大脯也按俗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每歲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解凍皆太守潔齊自侍祠作脯廣一尺長五寸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牲嬪柴上既祀訖取泰山君夫人座前福脯三十胸太守拜章縣次驛馬傳送京師（京師一作洛陽引作按北俗說摶大脯也謹按太山博縣每歲十月祠太山脯長五寸廣一尺長風俗通五嶽條所載亦有說殺今據後漢書注補）舊俗太守侍祠常日衣冠子弟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爲侍史　江者貢也爲其出珍物可貢獻也（獻海）一云朝夕池一云天池一云大壑百穀（初學記）鹽令死尸隨水上荊人求之不得也鹽令至岷山下已復生起見蜀望帝帝使鹽令發巫山然後蜀得陸處望帝自曰德不如曰鱉其類有五一曰月支二曰貙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疏證引記）氏言抵冒貪鄙至死好利樂在徼谷本西南夷又天剛北方曰狄者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僻也其類有九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西曰滿飾五曰鼠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一曰天竺二曰垓首三曰僬僥四曰跋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軨八曰狗國北方曰狄者惕代穀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僻也其類有五一曰月支二曰貙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疏證引記）氏言抵冒貪鄙至死好利樂在徼谷本西南夷又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之曰冰兒（史記正義）東方曰夷者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東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西曰滿飾五曰鼠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君子不死之國羽民卵生雕題交趾北方曰狄鴈門以北至敦煌鮮卑烏桓扶餘於東北夷西方曰戎者斬代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五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僻也其類有八一曰天竺二曰垓首三曰僬僥四曰跋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軨八曰狗國北方曰狄者惕代穀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九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西曰滿飾五曰鼠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君子不死之國羽民卵生雕題交趾北方曰狄鴈門以北至敦煌鮮卑烏桓扶餘於東北夷西方曰戎者斬代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五一曰月支二曰貙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疏證引記）氏言抵冒貪鄙至死好利樂在徼谷本西南夷又與鄧令爲蜀王號曰開明（御覽）吳王夫差大敗齊於艾陵還誅子胥取其身投之江抉其目縣東門曰使汝見越人入吳也（匡謬俗）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無復水旱之災歲大豐熟（二句據北堂書鈔引）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不然爲水災王者白出錢百萬曰行聘冰曰不須吾自有女與爲婚到時裝飾其女當以沈江水往至神祠上神坐勸神酒壻酒醉曰今得傳九族江君大神當見尊顏相進酒從羊人曰爲號無君臣下上健者爲豪不能相一種別部分强者陵弱轉相抄掠男子戰死爲吉病終者謂之凶（御覽）諸羌種落熾大爲邊害（文選注）晉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別種號曰白馬孝武帝遣中郎將郭昌征之降復反千里無烟火（史記索隱）羌本西戎卑賤者也主牧羊故羌字北夷作時曰獵粥改曰何奴（史記索隱）故樓煩胡地也（史記正義）北夷作又胡者五也言其披髮左衽言語貿賒事殊五也（疏證引禮記）殷往勞來無宗廟粢盛賦斂薄也（胡箸謹按書由戎之別種也不知送郡（御覽）貊者謹按春秋傳大貊小貊貊者略也薄也不知送頭贖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曰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北徙暴面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賜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曰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方有聞冰還謂官屬曰吾鬬疲極不出相助邪南向腰中正青絳神綬也主簿曰刀刺殺北曰者我綬也北向腰中正青絳神綬也主簿曰刀刺殺北

名曰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斷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繩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後母歸以狀白帝于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爛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地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被賜印綬冠用獨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姊徒後漢書南蠻傳注梁瓠之後轉布一正三丈足謂賚布廩君之巴氏出濛布八丈文選注哀牢夷者其先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水中若有所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爲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爲主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九隆兄弟皆娶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後漢書哀牢傳馮入傑國欣起而解裘俗說馮治水乃播入傑國君子入俗不改其俗子是欣然而解裘也原其所以當





作皆裘傑國今吳郡是也被髮文身傑以爲飾蓋正朔所不及也狼見大聖之君說馮文德欣然皆著衣裳矣禮記有賓人剽勇高祖爲漢王閒中范以說高祖募取賓人定三秦以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閒中鄉侯並復出所發賓人虛朴沓鄧度文製七姓不供租賦閒中有潨水賓人左右居之銳氣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令樂府習之謂之巴渝舞文選注五月五日以五采絲繫臂題曰游光辟厲鬼知其名者令人不病溫北堂書鈔引風俗通初學記五月五日賜繒命綵俗說以益人命五月五日以五采絲繫寸帛綴著令衿以已纖纖告成于諸姑也後世彌文易以五采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亶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亦因原讞校取新斷纖繫戶亦此類也桉纖纖取新斷二三寸帛綴著令衿以已纖纖告成于諸姑也後世彌文易以五采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亶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亦因原讞校取新斷纖繫戶亦此類也桉纖纖取新斷二三寸帛綴著令衿以已纖纖告成于諸姑也後世彌文易以五采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亶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亦因原讞校取新斷纖繫戶亦此類也桉纖纖取新斷二三寸帛綴著令衿以已纖纖告成于諸姑也後世彌文易以五采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亶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亦因原讞校取新斷纖繫戶亦此類也桉纖纖取新斷二三寸帛綴著令衿以已纖纖告成于諸姑也後世彌文易以五采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亶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亦因原讞校取新斷纖繫戶亦此類也桉纖纖取新斷二三寸帛綴著令衿以已纖纖告成于諸姑也後世彌文易以五采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亶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亦因原讞校取新斷纖繫戶亦此類也桉纖纖取新斷二三寸帛綴著令衿以已纖纖告成于諸姑也後世彌文易以五采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亶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之者其後歲歲有病人情焦愁復增題之襲曰脫衵今家人不還今年有范才除蕭令五月到官破日入令視事五月爲四府所表遷武陵令予爲營陵令正觸太歲主簿白冀爲中央襞方綴于胸前曰示婦人盛功也纖麥稍縣千門五日集五色綵辟兵予問於服君服君曰青赤白黑爲四方纖新纖皆取著後纖絹二寸許繫戶上此其驗也御覽五月上予不從在事五年遷太山守應劭風俗通五月俗曰菰葉裹粽來令爛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日啖之一名糉一名角黍北堂書鈔此月蓋屋令人頭禿御覽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狀曰俗說漢中巴蜀廣漢土地溫暑草木早生晚落氣異中國夷狄畜

之故令自擇伏日謹桉秦孝公始置高祖分四郡之衆因張良之策還定三秦席捲天下蓋君子所因者本也論功定封加曰金帛重復寵異令擇伏日不同凡俗也（後漢書注引續漢書曰伏日用狗羹以禦災祥）正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藏本橋作梁）漢曰八月算人后（後漢書注引風俗通曰民女以八月上辰爲西王母作祭后亦作民）采女桉采者擇也（後漢書注引風俗通曰后紀作子洛陽鄉中側藏良家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絜者有法相者載入後宮）文選謹桉自郊雊膢臘春秋嘗射天子躬覮揜雉獻諸宗廟扶陽發滯養老致敬化之至也（御覽一切經音義引此句經音義同）膢比歲中祭神之名也（一切經音義引此句經音義同）後漢書注引風俗通曰寒酒幸者令人互利（御覽）謹桉貧得免贖者名之曰幸賞曰寒酒幸者令人互利（御覽）謹桉也（北堂書鈔）時王所制曰令漢書著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章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藝文類聚）易噬嗑爲獄十月之卦从犬言聲二犬亦所以守也延者陽也陽倘生長獄者陰也陰主刑殺故獄皆在廷北順其位詩云宜犴宜獄犴訓空也周禮凡萬民之有罪過未離于法者桎梏曰上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令平均道路也光武帝從皇考至南頓故識官府寺舍之也秦皇謂皋字似皇故改爲罪（意林）周禮三王始作獄夏曰夏臺言不害若云閑里紂拘文王是臺也桀拘湯是也殷曰羑里言不害若云閑里紂拘文王是也周曰囹圄囹令圄圉也言令人幽閉思愆改惡爲善因原之也今縣官錄囚是也（上同）囚適也言辭窮情得曰罪誅適也禮罪人資諸圜土故囚口中人此其象也械戒也所曰警戒使爲善也桎實也言其下垂于地然後吐情首實（白帖）舊制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或原之奴者劣婢者俾臧者被賊罪沒爲官奴獲者逃亡復得復爲婢（一切經音義引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徙卒罪兇負土赭衣後遂繁息令皆兇頭衣赭亡徒之明效也（北堂書鈔）徒不上墓俗說新遷刑罪原解者不可上墓祠祀令人死亡謹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曾子病困啟手足曰歸全也遭刑者兇首剔髮身被刑笞新出獄狂臭穢不絜凡祭祀孝子致齋責曰囓香如親存時也見子被刑心有惻愴緣生事死恐神明不歆故當不上慕耳（意林）頃者廷尉多賜面面苟充其位侍御史不復不議讜當糾紛豈一事哉里語曰縣官漫漫怨死者半書在清平之始使明恕君子哀矜折獄尚有怨言況在今時邪（上同）光武中興曰來五曹詔題鄉亭壁歲補正多有闕謬永建中兗州刺史過翔箋撰卷別改著板上一勞而永逸（藝文類聚）廷者平也又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後漢書注補）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于其中也一說寺司也廷之有法度者也（司一作止一引）光武帝從皇考至南頓故識官府寺舍（據藝部補）諸侯官府所止故曰寺今御書侍御史謁者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稱焉（同上按道場初學記御覽一切經音義十引祠宇不知仲遠一語切經音義引恐有闕佚補）府聚也公卿牧守道德之所聚也（疑脫注一切經音義十引之所聚也）丞承

也相者助也（戴校文選）三公一歲共食萬戶（通典）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稱關內侯（後漢書注）漢武帝諱徹改曰通侯或曰列侯通侯言其功大通于王室列者言其功德列著迺爵（御覽）尚書御史毫皆曰宜（後漢書注）今吏郵書掾府督郵職掌此（輿服志注）牧長不數易案尚書有攸績孔子曰如有用我期月而已三年有成鄭子產從政三年民乃歌之賢聖相須漸進況中材乎數易豈不分錯道路也（意林）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爲二縣縣有四郡郡者羣也故左氏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曰監縣縣平也（周禮百里曰同所曰奠王室協風俗納名爲縣縣玄也首也從玄倒首舉首易偏矣言當靜平恐傷害之因放之而出甚悽愴長婦喜薪曰此弟婦子也責問大婦迺服（北堂鈔）漢時臨淮有一人持一匹練到市賣之傷因閉匿之產期同至至乳母舍弟婦生男夜因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出坐殿前令卒抱兒去兩婦各十餘步叱婦曰自往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嘵訊弟婦後車者繫獄當死釜主徑往竊之穿壁未達曰極哉車者怒不肯出釜主慚欲與俱死明日主者曰事白齊君齊君義而原之（意林）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婦數月皆懷娠長婦胎



鄙遇鼬鼠練貍被後（北堂鈔）漢時臨淮有一頭兩腳著云我練誰解與一頭兩腳別因共爭鬪者云我練誰解自詣丞相丞相醉宣勑實兩人真冑首服宣曰證數百錢耳卿起紛紛鼠致縣呼騎吏令斷各與一半使騎嘶賣之捩問具服也（白帖）巴郡宋遷母名靜往妙奴家飲酒遷母坐上失氣奴謂遷曰汝母在坐上何無宜適遷曰腸痛諜耳尤各有氣豈止我母遷罵奴奴迺持木棍擊遷遂死（意林）沛郡有富公趙某者家資二千餘萬（一作千萬）三小婦子年裁數歲頭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大婦女不賢性偏愛財翁病困思念無聖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爲遺令悉呂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呂遺付

之非後兒大姊又不聚劍兒出詣郡自求劍時太守大司空
竹武也得其詞因錄女及聲省其手書顯謂掾吏曰女性彊
決聲復貪鄙其父畏賊害其兒又計兒小得此財不能全護
故且伴與女寄之耳不當曰此劍與之乎夫劍者一作度此
所以決斷也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必不還
其劍當聞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曰見申屠也此翁何思慮
之遠如此迺悉奪取財曰與子曰強女惡聲溫飽十五歲亦
何曰足矣於是論者乃服謂武原情度事得其理（卷用北堂書鈔御覽）

（卷北堂書鈔御覽）

通典

二十一

（卷金陵叢書）

（府氏校印）

焉絕後生得男其女爭財誣女淫佚有兒曰我父老復無子
時年尊何一夕便有子數年不決丞相丙吉上殿決獄云
何曰與子曰強女惡聲溫飽十五歲亦
何曰足矣於是論者乃服謂武原情度事得其理（卷用北堂書鈔御覽）
焉絕後生得男其女爭財誣女淫佚有兒曰我父老復無子
時年尊何一夕便有子數年不決丞相丙吉上殿決獄云
（卷林業林士引業林士者演）汝南陳公思爲
后兵所殺賊心冗滅死（卷林業林士引業林士者演）汝南
狂狡共亦詐賊

君豈輕人而貴畜哉誠念陰陽不和必有所害掾吏爾迺說服漢書嘉其達大體今龍所犯昭然中外奔波丙吉防患太豫況于已然昭析者哉明公既處宰相大位掌兵戎之職凡在荒裔謂之大事何有近目下而致逆節之萌者孔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衝濵之端消纖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閉外收强齊侵地內虧三桓之威區區小國尚于趙舍大漢之朝焉可無乎明公恬然謂非己詩云儆刑文王萬國作孚當爲人制法何必取法于人於是公意大悟遣令使謝申曰鈴下規應掾自行之還具條奏靈帝詔報惡惡止其身龍以重論之陽不坐讜枝讜者陽類君之象也夜者不明之應此其象也 後漢書 秦政幷吞六國禍六合之宏敵列侯強公主國人倘翁主曰妻制夫陽屈于陰爾 易稱帝乙歸妹曰祉元吉婦人謂嫁娶之禮曰歸其妹于諸侯享終吉也言其開聲知情通于天地條暢萬物故曰聖也 魏文殺 聖人千聖人其義一也 林意 聖賢也言其聞聲知情通于天地條暢萬物故曰聖也 魏文殺 論語君子上達臧孫紇曰後有達者將在孔巳 林意 倩晉匪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玩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君臣之制立當時之事綱紀國體原本要道此通儒也若能內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 後漢注 章帝時曰賈逵爲通儒時人語曰問事不休 上同 士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林意 殷士俊秀雅士博達 上同 士隱居放言 烈士者有不易之分 言人清高如冰之潔 並文選注 穀梁子名赤亦子夏弟子 林意 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 史記注 禮云翠居五人長者必異席今呼樗蒲是師者之稱非也 管子云先生施教弟子則之知古之道是師者孔子攝魯諸生弟子非一故曰諸先生者當如醒學者譬如醉言生俱醉獨有醒者祭酒禮云飲酒必祭尊其先也孫卿在齊最是老師故三稱祭酒 易曰師貞丈人吉非徒尊老須德行先人也傳云杖德莫如信言其恩德可信杖也 禮云十尺曰丈成人之長也夫者庸也言其智庸敏宏教也故曰丈夫 禮云十尺曰丈夫 論語云匹夫匹婦傳云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 校古人男女作衣用二匹今人單衣故言匹夫夫人當龍變方言人不事事而放蕩語之無賴言不可特賴也猶高祖 上同 司徒河南吳雄少時 謂太上皇云大人曰臣無賴也 上同 司徒河南吳雄少時 言貧賤每往人之所不討土者擇棄其中衣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 忌每入官舍輒更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 諱忌每入官舍輒更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爵用黠城汝南陳伯敬行必舉足坐必儼然阿此狗馬終不言死日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改轍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墾亡吏太守郡 魏志所引多略後漢書補入 怒而殺之時人言忌禁者多謀爲證焉

袁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　司隸劉寬以黨諸當侍
致位公輔　汝南周勃碑太尉清節使荊州　光祿奉聘上
說爲主事（逸校說祿說行注也）　潁川壯欽孟孝吳楚反衆亞夫爲
將軍裴（並御覽）　汝南主簿應劭說宜爲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
同（三國志注華陽國志亦見袁紹事在風俗通彭城孝廉張子嬀謹云者弟臣不相
敢作名周移主諱漢主諱胡莊王之
名胡（通志林）　子不曰從令爲孝後主固宜有是革變旨爲俗
設不譏說（汪文述）　不舉論生子俗說兒墜地未可開目若初
生便能覩者謂之寫生同有妨父母故惡之（事紀開）　不舉併
生三子俗說生子至于三似六畜言其妨父母故不舉之也
謹按春秋國語越王句踐令民生二子者與之餘生三子者
與之乳母三子力不能獨養故與乳母所言人民繁息卒滅
強吳雪會稽之恥行伯于中國也古陸終氏娶於鬼方謂之
女隤是生六子卅爲諸侯今人多三子惡成長父母完安豈
有天生孕育而害其父母兄弟者哉　不舉生鬻子俗說人
十四五適當生須鬢今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謹按周書靈
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亦克修主職諸侯服享享世休和安
在其有害乎（並御覽）　不舉父母同日子俗云妨父也謹按左
氏傳桓公之子與父同日生凶名子同漢明帝亦與光武同
日生（意林）　不宜歸生俗云令人養按婦人好言女易它男故
不許歸汝南周弼字翁仲初爲太尉掾妹于乳舍生女自毒
殺男時屠婦比臥得男因與私貨易神錢數萬名男曰興福
後（一作及）　翁仲爲北海相吏周光能見鬼署爲主簿使還致敬
于郡縣因誡之曰事訖臘日可與小男俱侍祠上冢去家經
二三年不豹然營主簿微察相先君嘗息會同飲食歡娛否
往到舍上郎君酹沃主簿伏地在後先怪其故還至翁仲引
主簿一人問之乞屏左右起造于廁前對曰但見屠人弊衣
紙纏頭跽神坐持刀割肉有五時衣帶青墨綬數人彷徨陰
室東西廂不敢前進事如此不知何故翁仲曰主簿且勿言
吾持劍上堂問婁何以養此子嫗大怒曰君常言氣質聲體
皆舉家所生子俗說兒墜地未可開目若初生子俗說兒墜地未可開目若初
生便能覩者謂之寫生同有妨父母故惡之（事紀開）　不舉併
生三子俗說生子至于三似六畜言其妨父母故不舉之也
謹按春秋國語越王句踐令民生二子者與之餘生三子者
與之乳母三子力不能獨養故與乳母所言人民繁息卒滅
強吳雪會稽之恥行伯于中國也古陸終氏娶於鬼方謂之
女隤是生六子卅爲諸侯今人多三子惡成長父母完安豈
有天生孕育而害其父母兄弟者哉　不舉生鬻子俗說人
十四五適當生須鬢今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謹按周書靈
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亦克修主職諸侯服享享世休和安
在其有害乎（並御覽）　不舉父母同日子俗云妨父也謹按左
氏傳桓公之子與父同日生（意林）　不宜歸生俗云令人養按婦人好言女易它男故
不許歸汝南周弼字翁仲初爲太尉掾妹于乳舍生女自毒
殺男時屠婦比臥得男因與私貨易神錢數萬名男曰興福
後（一作及）　翁仲爲北海相吏周光能見鬼署爲主簿使還致敬
于郡縣因誡之曰事訖臘日可與小男俱侍祠上冢去家經
二三年不豹然營主簿微察相先君嘗息會同飲食歡娛否
往到舍上郎君酹沃主簿伏地在後先怪其故還至翁仲引
主簿一人問之乞屏左右起造于廁前對曰但見屠人弊衣
紙纏頭跽神坐持刀割肉有五時衣帶青墨綬數人彷徨陰
室東西廂不敢前進事如此不知何故翁仲曰主簿且勿言
吾持劍上堂問婁何以養此子嫗大怒曰君常言氣質聲體
皆舉家所生子俗說兒墜地未可開目若初生子俗說兒墜地未可開目若初
生便能覩者謂之寫生同有妨父母故惡之（事紀開）　不舉併
生三子俗說生子至于三似六畜言其妨父母故不舉之也
謹按春秋國語越王句踐令民生二子者與之餘生三子者
與之乳母三子力不能獨養故與乳母所言人民繁息卒滅
強吳雪會稽之恥行伯于中國也古陸終氏娶於鬼方謂之
女隤是生六子卅爲諸侯今人多三子惡成長父母完安豈
有天生孕育而害其父母兄弟者哉　不舉生鬻子俗說人
十四五適當生須鬢今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謹按周書靈
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亦克修主職諸侯服享享世休和安
在其有害乎（並御覽）　不舉父母同日子俗云妨父也謹按左
氏傳桓公之子與父同日生（意林）　不宜歸生俗云令人養按婦人好言女易它男故
不許歸汝南周弼字翁仲初爲太尉掾妹于乳舍生女自毒
殺男時屠婦比臥得男因與私貨易神錢數萬名男曰興福
後（一作及）　翁仲爲北海相吏周光能見鬼署爲主簿使還致敬
于郡縣因誡之曰事訖臘日可與小男俱侍祠上冢去家經
二三年不豹然營主簿微察相先君嘗息會同飲食歡娛否
往到舍上郎君酹沃主簿伏地在後先怪其故還至翁仲引
主簿一人問之乞屏左右起造于廁前對曰但見屠人弊衣
紙纏頭跽神坐持刀割肉有五時衣帶青墨綬數人彷徨陰
室東西廂不敢前進事如此不知何故翁仲曰主簿且勿言
吾持劍上堂問婁何以養此子嫗大怒曰君常言氣質聲體
服子母身立截嫗髀窮情歌涕泣言昔乖以女易屠者之男與錢十萬此子年已十八呼與辭訣曰凡有子者欲曰承先祀先祖不享血食無可柰何適曰衣裘僮僕遣歸其家自曰車馬迎其女女嫁爲賈餅者妻改適隴西李文思官至南陽太守翁仲使養從弟子熙爲高邑令神不欲非類明矣安得養佗人子乎（並御覽補）　汝南王叔漢父子方出游二十餘年不還叔漢作尚書郎有人告子方死于汝南即遣兄伯山往迎喪叔漢即發哀詔賻錢二十萬既而子方從蒼梧還叔漢詣闕先納賻錢受廬安罪還帝詔將相大夫會議之博士任敏云凡人中壽七十視父同儕亡可製服也子方在遠人指其處不可驗也雖不可加爲詔書還錢

本官（庶林）扶風蘇不韋父爲司農李嘉所殺不韋穿北垣徑上廳事衙罵臥具罄一夕數遷　河南平陰龐儉本魏郡鄴人遭倉卒之世失其父時儉三歲弟裁襁褓隨母流宕（御覽作輔）（徙此具白帖）客居廬里中黎非得銅千餘萬遂溫寓儉作府吏躬親家事行求得老蒼頭謹信可屬任者年六十餘直二萬餘使主牛馬耕稼有資客大會母在堂上酒酣陳樂歌奴在庭下助廚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客罷婢語次說老奴無狀爲妄語所說不可道窮詰其由母謂婢試問其形狀奴曰家居鄴時在富樂里宛西姊艾氏女小字阿橫（白帖作阿宏）大兒字阿凝小兒曰越子時爲縣吏爲人所署賣阿橫左足下有黑子右胳下赤痣如米櫛母曰是汝父也因下堂號泣兒婦前爲汝伯偕告曰今且大錯誤謂伯偕爲卿伯偕曰我故伯偕也蓋兄弟形貌絕相類仲偕妻新裝竟欣欣笑忽見伯偕乃戲問曰我今日妝飾嘗好不伯偕應之曰我伯偕也妻大慚愧乃趨避之其夕時伯偕到更衣（一作須臾見伯偕）猶曰卿爲仲偕婦復舉伯偕告曰今且大錯誤謂伯偕爲卿伯偕曰我故伯偕也蓋親密無過夫婦然尚如此況于初未相見面奚相識之乎（上回）濟北李登爲從事吏病得假歸家延期後被召登自嫌不甚瘦謂雙生弟嘗曰我兄弟相似人不得別汝差類病者代我至府嘗曰府君大嚴得毋不可登曰我新東耳經能識者我自行見主必死嘗遂詣府主不辨後爲人所害死登聞之奔往臨屍哭甚哀府君大慈曰濟北面欲相爲也遂殺登（北堂鈔）兩相容說齊人有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面富西家子好而貧父母疑不能決使問其所欲逸難指斥言者祖偏令我知之女便兩祖問其故云欲東家食而西家宿爲兩祖也（藝文類聚）黃昌字眞聖初爲州幹佐其妻歸嘗於家遇賊被掠遂流轉入吳爲人妻後昌爲郡太守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說至于府中昌見出抱持對之流涕嘉自投于榻猷嗽咽（御覽）楊範字文端

其不類蜀人因問其所由婁曰妾本會稽徐姥戴次公女州
書佐黃昌妻也遭亂入蜀昌鰥呼前謂曰何日識黃昌邪對
曰昌左足心有黑子胥自言當爲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
悲泣乃遂爲夫妻（北堂書鈔引白帖補）司農黃昌爲蜀郡太守得所失
婦便爲正室使後婦下之（通典案里語厚哉鮑管探腸案腹
不清然尙不脫何共財而生嘉怒也（並文選注文御覽）顏色厚所顧盼若
以親密積習而成不能獨否（並文選注文）古者役民如借故曰
藉田（後漢書注）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史記正義）牛乃農耕之本
爲主客河東曰東西爲阡南北爲陌（史記正義）里語越阡度陌更
百姓所仰爲用最大國家之所爲彊弱也建武之利寔役頗
動牛亦損耗農業休廢米石萬錢天愛斯民扶助聖主事有
水沃之池魚竭露人以手把之（喻）惡之遊並中傷良謹也（天中記）
近城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魚燒死一說宋城門失火臭及池魚舊說池仲魚人姓名居
曲曰沼（北堂書鈔）城門失火臭及池魚舊說池仲魚人姓名居
子有金城湯池之說後人因此開地爲池曰養魚隴圃曰池
人同心可共築起一城同心共欲洛陽酒可盡也（類聚文選）孫子云金
門也閭捍也言爲人藩屏曰扞難也（御覽）眾志成城俗說眾
城湯池而無粟者太公墨翟不能守之（意林）閭城外郭內里
鯀築城曰衛君遶郭曰守民此郭城之始也（御覽）城郭吳越春秋
也郭或謂之郛郛者亦大也案淮南子鼓作城郭
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欲也（北堂書鈔）孫子云金
曰昌左足心有黑子胥自言當爲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
悲泣乃遂爲夫妻（北堂書鈔引白帖補）司農黃昌爲蜀郡太守得所失
婦便爲正室使後婦下之（通典）案里語厚哉鮑管探腸案腹
不清然尙不脫何共財而生嘉怒也（御覽）顏色厚所顧盼若
以親密積習而成不能獨否（並文選注文）古者役民如借故曰
藉田（後漢書注）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史記正義）里語越阡度陌更
爲主客河東曰東西爲阡南北爲陌（史記正義）牛乃農耕之本
百姓所仰爲用最大國家之所爲彊弱也建武之利寔役頗
動牛亦損耗農業休廢米石萬錢天愛斯民扶助聖主事有
水沃之池魚竭露人以手把之（喻）惡之遊並中傷良謹也（天中記）
近城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魚燒死一說宋城門失火臭及池魚舊說池仲魚人姓名居
曲曰沼（北堂書鈔）城門失火臭及池魚舊說池曰養魚隴圃曰池

宅不西益俗說西北爲上上益宅妨家長也原其所曰西益者禮記曰南方北向西方爲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長者之所處也不西益者難動搖也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吉乎　俗說門多鋪首百家書公輸般見水蟲謂之曰開汝押見汝形蟲適出頭（四字據御覽補）潛以足畫之蟲因引閉其戶終不可開因仿之設于門戶云欲便閉藏當如此周密也（並載）

（文類聚）俗說臥枕戶砌者鬼蹈其頭令人病頗（日帖作鬼蹈誤從御覽）鈐施縣魚魚翳伏淵源欲令楗閉如此水（御覽）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旨官祿迄於元始百有餘年書積如丘山傳業浸眾枝葉繁滋說經百萬言蓋利祿之路然也（意林）

穀青者緒寫讎校劉向別錄曰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穀青者宜用（一穀作青）青竹爲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于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沐汗汗者去其汁也吳越曰穀青穀亦治也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皆先書定可繕寫者旨上素也由是言之穀青者竹斯爲明矣今東觀竹素也　校劉向別錄校讎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曰讎　董卓蕩覆王室天子西移中外倉卒所載書七十車迺雨道難分半投棄即於處燔燒褰爲灰蕩所有徐者或作囊囊先王之道幾湮滅矣　筮學士所負書箱也（並御）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奇頭地餘年十七情性聰明儀容端正攻書疏志節爲戶曹吏乃令地餘歸取資用因持車馬亡去至丹陽改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爲諸曹吏志節拜揚州刺史邵遵以上即府君地餘也斌後爲奇梧太守（類聚）諸郭皆諱禿（顏氏家訓）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曰衣冠子弟皆出斌下迺川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洟曰斌愁眉者細而曲折嘵妝者薄拭目下若嘵處墮馬髻者側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任腰斷齒笑者若齒痛不忻忻始自梁冀家所爲京師翕然皆仿效之（御覽）趙王好大眉人間半額楚王好廣頸國人沒頸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者（意林廣韻是）聲所曰五者繫五行也音所曰八者繫八風也

簣笙中簧也大笙謂之巢（並文選注梁今本作大誤）謂之應鐘何應者應也鐘者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不藏也十二月謂之大呂何大者大也旅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言拒也依抑拒難之也（意林）百里奚爲秦相堂上作樂所賃院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撫弦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扈廖今日富貴忘我爲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兮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雌今適富貴忘我爲其三曰百里奚奚母已死葬南谿墳曰瓦覆以柴春黃粱搤伏雌西入秦五穀皮今日富貴捐我爲問之乃其妻也故還爲夫婦（北堂書鈔史記正義樂府解題補）梧桐生于巖石之上嶧山之陽采東南孫枝爲琴極清麗（桐譜）清角黃帝之琴號鐘齊桓公琴繞梁楚莊王琴綠綺司馬相如琴焦尾蔡邕琴鳳皇趙飛燕琴（初學記）空侯一名坎侯　箜篌聲也（上同）笛元羌出（文選注）鈐柄施縣魚魚者欲君臣沈靜如魚之入

水不可復得聞見耳　張仲春武帝時人也善雅歌與李延年同時每奏新歌莫不稱善然不知休息終至于亡曰喻人之進退當有節（並御覽）涉始于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文選注）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一切經音義引作垓玉篇引作十千曰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垓）十垓謂之補十補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有物者有事者紀于此矣過此曰往者則其數可紀其名未之或聞也夫數一爲特侯奇隻二爲再兩偶雙三爲參四爲乘（數術記遺）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生地不能載也（廣韻）



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跨者奇也履鳥之兩謂兩兩相與體也原其所曰稱者箱裝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也（詩正義）馬稱匹者俗說相馬比君子與人相匹故（一切經音義）俗說有功一也觡者角也庾三觡四觡乘二十四觡（御覽）銖一則錘錘暉也二錘則鎰鎰爰也二鎰則兩也（一切經音義）俗說有功得賜金者皆黃金也謹按孫子兵書曰日費千金百萬錢也陳平間楚千金貿二疏金五十斤並黃金也或云一金亦是一萬也（林意）錢刀俗語害中有利利劣有刀言人治生率坐多得金錢者必有刀劍之既（原脫）衆口鑠金俗說有美金在此衆人咸共譖訛言其不純實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曰見眞此謂衆口鑠金（並御覽）俗說雖帳不可作衣令人病瘧（北堂書鈔）



三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靈帝好胡服帳京師競皆爲之後董卓擁胡兵掠宮掖　延燻（據藝文類聚補）俗說鹿車窄小才容小鹿（北堂書鈔）或云樂車乘牛馬稱匹或說馬夜行目照前四丈故云一匹或說度馬縱橫適而能行者一人所致剉斬飲飼達暮今乘此雖云勞極然入得一匹或說馬死賣得一匹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泰山望見一匹練前有藍視之果馬光景一匹長也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爲正與馬之價相逐匹耳（上同）

桑車檢轂聲聞數里俗說凡人採桑作車又曰檢爲轂牢彊朗徹聲響乃聞數里（北堂書鈔）賣牛勿握角令不售案恐觸人人不敢取也（林意）丁壯小犢跳梁弄角飲水數石生鬻十束當同露夜至死不曲　疲馬不能度繩俗云馬羸不能度

細索或云不能度種菜畦塍也謹案齊有細水裁廣三四步言馬之疲乃不能度此水耳又曰蝦蟇一跳八尺再跳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它無所得掉尾蕭蕭案蝦蟇見處水中其尾短止能掉尾豈能肅肅乎原其所以當言夏馬蝦蟇夏馬音相侶入夏馬患蜦蝑掉尾擊之故肅肅耳（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二引御覽同）二世時秦相趙高用事乃先獻蒲爲脯指鹿爲馬以驗羣臣二世不覺（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二引御覽同）殺君馬者路旁兒言長吏言重鹿劉棄豐美養馬肥而希出路旁小兒覩之卻寫致死謹案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馳驅不已至于死也（藝文類聚九十五引梁）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驢駕自操轡馳驅周旋曰爲大樂于是公卿貴戚轉相倣至乘駢曰爲駒從價與馬齊謹案易曰時乘六龍曰御天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禮車焞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天意若曰遲頓之畜而今貴之國且大亂賢愚倒置（後漢書注）凡人相罵曰死驢醜惡之稱也董卓凌虐王室執政皆如死驢（御覽昭帝時大官上食棗中有蠆切中有土令丞坐不敬謹皆論死（上同）醬成于鹽而飯於鹽尖物之變有時而重雷聲窓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之聞雷聲心惻俎耳（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六引白帖同）鹹如炭俗說鹹亦可執正等炭不可曰入口人食得大鹹則如吐之謹案東海朐人曉知鹽法者云攪鹽木多日每黑如燋炭非謂竈中火炭也



酢如裝謹案孝經說古太平裝蒸生其味酸王者取昌調味後曰醯醢代之（意林案詩正義尚有澀味如柱苦如薑皆漢時里語也如坐不移俗說凡宴飲者移轉尊令人鬬爭堪與書上剡會客必鬬爭案劉君揚爲南揚牧嘗上朔盛饌了無鬬者（御覽八百六十二引崔寔政論）前相六不守熟案蒸飯更泥謂之餾音與六相似也（御覽八百六十二引崔寔政論）俗說大餓不在車飯謂正得一車飯不復活也或曰輔車上飯小小不足濟也案吳郡名酒杯爲盪言大餓得盪飯無所益也（御覽八百六十二引崔寔政論）今燕飲大會皆先黍臛（御覽八百六十二引崔寔政論）俗說飲如牛言人飲酒無量如牛之多也俗說騶馬喙賓客宴食已闌主意未盡欲復飲酒餘無施便出脯鱐菽盪鹽豉言其速疾如騶馬之傳命案騶音顓今之戴星馬（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二引御覽同）伯魚之生適有饋孔子魚者嘉其爲瑞故名鯉字伯魚祝阿不食生魚俗說祝阿凡有賓昏吉凶大會有異饌止極蒸魚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小兒也嘗于市匄市中厭之曰糞漉之復旋見黑漉衣不汙如故長吏知試繫著桎梏而續在市匄試欲殺之適去漉者之家室屋自壞殺十餘人長安中謠言曰見乞兒與美脯酒以免壞屋之咎（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六引御覽）彭祖壽年八百猶恨唾遠（御覽八百九十九引）周公年九十九召公百九十餘歲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邪案上古之時穴居路宿恙蟲蟲蟲也食人心凡相問者曰無恙乎非爲疾也陳龜選京兆尹長有疾病則給醫藥常使戶曹巡行（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六引古今注）俗說易稱四海爲家雖都二京巡有方嶽文曰行在所由曰行爲辭天命有終往而不返故曰大行天

子新崩太子已卽位梓宮在殯存亡有別不可但稱皇帝未及定謚故且稱大行皇帝（通典）梓宮者天子欽旨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死（文選注引作亡）因以爲名也凡人重棺亦稱宮也（通典選注文）宮車晏駕謹按史記王稽謂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柰何者一旦公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于臣是不可柰何也謂秦昭王曰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詩人以爲深刺天子當夜寢作早身有萬機如今崩陨則爲晏駕矣　葬之北郭首求之諸陰之道也（漢文注）禮南郊告天而謚之（後漢書注）愼終悼亡（文選注）葬小兒必于道邊傷其人道未成故置于道側使視成人之道也（北堂書鈔）俗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說亡人魂氣飛揚（北堂書鈔作人死魂氣浮揚）故作魅頭以存之言頭體魅盛大也或謂魅頭爲觸壞殊方語也　謹案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　墓上樹柏路石虎周禮方相氏入壙毆魍象魍象好食死人肝腦人家不能當令方相氏立于墓側以戈擊之而毆魍象置虎與柏（一作而魍象虎與柏）魯閭里蔡伯公死求葬庭中有二人行頭還葬二人復出掘土得石槨有名以四體不勤孰爲作生不遑遐長附託輓得二人發我宅閭里祠之（北堂書鈔引作柳）靈帝數以車騎將軍過拜孳臣又贈亡人顯號加于凶頑印綬汙于腐尸昔啓辛有披髮之祥知其爲戎今假號雲集不亦宜乎（後漢書注）漢舊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案卓改安）獻帝時諺曰烏臘烏臘董卓滔天虐民關東欲共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發帝位教令言其曰爲常（後漢書注）順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惡大熾不可整理也嚇復嚇者京師欲酒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卹王政徒耽飲食歌呼而已今年尙可者言禁錮也後年饒者陳寔被誅天下大壞　桓帝初京師諺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辟豪强及大姓案窗武字游平爲大將軍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賢豪大姓皆絕望矣　車斑斑入河間者徵靈帝者輪斑擁節入河間也　靈帝時京師歌曰承樂世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師薰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車曰董逃之歌爲之發大禁絕之死者千數誅之顧相視望莫敢先進處處停兵數百萬若烏臘蟲相隨

橫取之矣後漢書注補正 生兒兩頭異肩四臂共胸前向曰爲不祥棄去朝廷瞽亂上下無別二頭之應也 閻若璩曰續漢志注引袁山松書作光和二年洛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四臂共胸前向曰爲不祥棄去朝廷瞽亂上下無別二頭之應也 閻若璩曰續漢志注引袁山松書作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家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荅頭乃奸此馬曰生子 光和四年四月南宮中黃門寺長壽家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 案開元占經解步作解角 呵問汝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爲天子梁欲前收取因忽不見謹按倘書春秋傳曰伯益佐禹治水封于梁嬴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龍多歸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同焉到光熹四年董卓自外入因乘間毀廢帝殺后百官總己號令自出殺戮決前威重於上梁本安定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奪矯如白衣無宜閑入宮也白衣見黃門寺及卓之末中黃門詠滅之際事戒如此可謂無乎 按劉昭五行志注有岐氏語氏諸氏代之號 案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謠言虎賁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髮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劭時爲郎故走往視之何在其有人也乃屋漏汙處赭流灑同類曰殞厥命陳留濟陰棗好即戒吏民殲殘草木之妖豈者土也曰見王虎賁寺虎賁國之秘兵扞難禦侮必示于東東者動也言當出師行天下將搖動也天之所告類告人甚于震擊也 靈帝之末禮樂崩壞刑賞失中競飾僞服曰溫典制違近翕然咸名後生放縱者爲時人有識者竊言舊曰世人次曰俗人今更曰時人此天促其期也其間無幾天下



大壞 五行志 俗云亂如蘊者糞除不潔草芥集众火就燒之謂之蘊言其煙氣絪縕取其布有滀亂 錄刀刈葵積芻蕘之效 柘材爲弓彈而放快 橙皮可曰爲醬蘸燒穀 昌蒲放花人得瓠俗說家人燒黍穢則使田中瓠苦 一作枯死 員食之長年 謹案詩手如柔荑膚如凝脂者茅始孰中穗也既白且滑 盧弼集解引何焯曰滑疑作猾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南陽酈縣有甘谷谷水甘美其山有鞠水從山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餘家不復穿井悉飲此水上壽者百二三十中者百餘歲七八十者名之曰天鞠華輕身益氣令人堅強故也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爲南陽太守聞有此事令酈縣月送水二十斛用之飲食諸公多患風眩皆得瘳 盧文弨曰初學記引袁山松郡國志一作無作用飲熹平



中有兩枎其株一宿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髮須宛然 盧弼集解引何焯曰御覽靈帝光和七年陳留濟陽濟陰長垣諸邊冤句離狐縣界及城皇陽武城郭草生作人狀操持矛戟萬狀備具非但仿佛類良熟然也後關東義兵誅董先起于宋衛之郊東郡太守橋瑁負眾怙亂迎助謂爲離德陵虔同盟忿嫉同類曰殞厥命陳留濟陰棗好即戒吏民殲殘草木之妖豈不或信 後漢書注補正 獅豕食棟 呼虎爲李耳俗說虎本南郡虞李氏所化爲呼李耳即喜呼斑便怒方言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自關東西謂之伯都虎食物過耳即止觸諜故也 縣虎鼻門上宜官子孫帶印綬縣虎鼻門中周歲取作屑與婦飲之生貴子勿令人知之即

不驗亦勿令嫗見（御覽）案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詈曰孤豚之子是（文選注）烹平中省內狗帶綬曰爲笑樂突有一狗走入司徒府近狗妖也司徒古之丞相一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五行志）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敗於京索間遁叢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者曰爲鳥在無人遂得脫及卽位異此鳥故作鳩杖曰賜老人（謹按少牢五鳩者聚衆民也周禮雞氏獻鳩養老漢無雞氏故作鳩杖曰扶老（水經注御覽同）案明帝起居注曰上東巡太山到榮陽有鳥飛鳴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中之上告曰鳥鳴嘔嘔引弓射洞左掖陛下壽萬歲臣爲二千石帝賜錢二百萬令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壁畫爲鳥也（初學記）中平中懷陵上有雀萬餘關縣著樹上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戒若曰懷爵祿而尊厚者自還相害至滅亡也（御覽）雞伏鴨卵雛成入水雞母隨岸呼之雛出而不隨母雞鴨異類能相感也俗說雞本朱氏翁化爲之故呼雞皆曰朱朱謹按說文解朋朋二口爲讙朱聲讀若祝祝者誘致禽鳥和順之意朋與朱相侶耳（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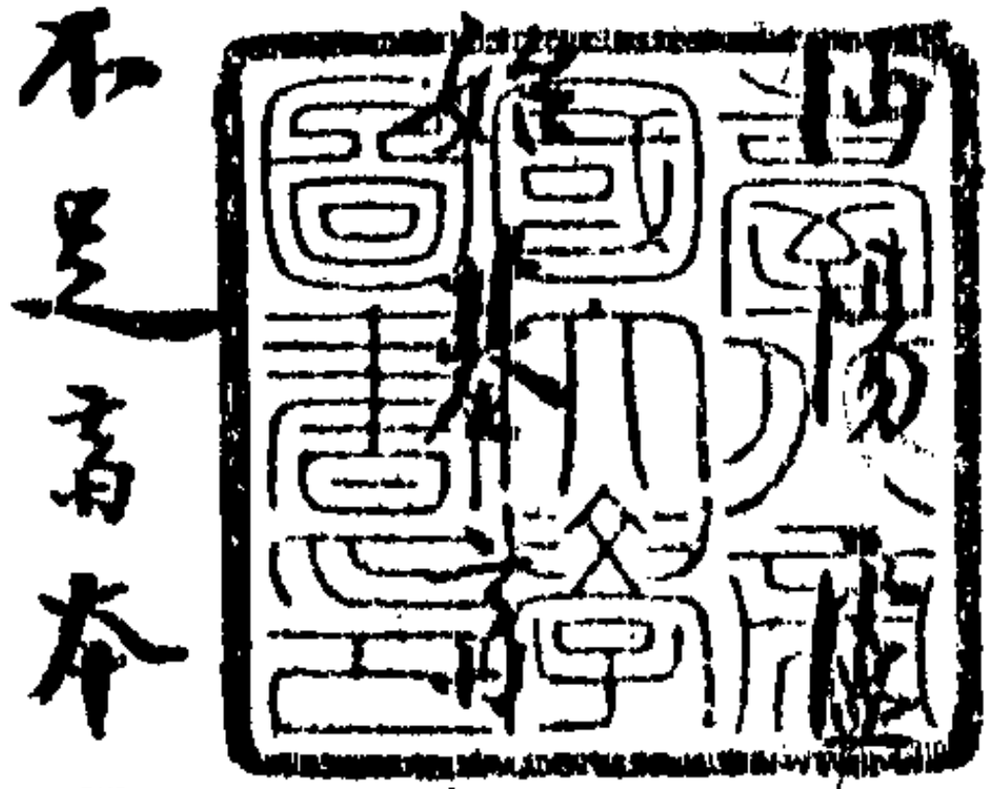
補輯風俗通義佚文終

補輯風俗通義佚文跋

右補輯風俗通義佚文一卷亦江甯顧秋碧先生纂應氏之書博綜先秦古籍爲藝林瓌寶其零章斷句散見於他書者甚夥張氏澍有補輯姓氏篇一卷錢氏大昕輯本刻入叢書拾補中先生慮牟隊文甄采瑣義其用力可謂勤矣唯其引史記高祖功臣表索隱注堇中姓案堇字字書所無說文有堇卽主字與此不合今以毛氏所刻單本索隱校之其正文爲清簡侯空中同注云空亦作窒窒中姓見風俗通應氏所引本此先生窒作堅殆所見索隱本與今本不同與既據索隱校改仍存先生之眞於此以俟大雅正之鄉後學蔣國榜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是高奉景印

氏惟



331602
昭和12.2.18

# 塵史序

子年甫成童親命從學於京師凡十閱寒暑始竊一第已而宦牒奔走轍環南北而遘歷三紀故自師友之餘論賓僚之燕談與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輒皆記之晚踰耳順自大農致爲臣而歸闔扉養痾日益無事發取所記積稿猥多於是重加刊定得二百八十四事共開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訓可法可鑒可誡者無不載又病其艱於討究遂類以相從別爲四十四門總成三卷名曰塵史蓋取出夫實錄以其無溢美無隱惡而已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覽之者幸無我誚時行年八十皇宋政和歲在乙未中元日追爲之序鳳臺子王得臣字彥

塵史序

補

# 塵史目錄

卷上


睿謨　國政　朝制　官制　國用
任人　禮儀　音樂　臺議　忠讜
惠政　利疚


卷中


賢德　志氣　度量　知人　不迴
治家　場屋　神授　體分　學術
經義　詩話　論文　碑碣　書畫


卷下


辨誤　明義　姓氏　古器　風俗　奇異　盛事
戒殺　鑒戒　眞僞　讖謠　占驗
語讖　博弈　諧謔　雜志　乖謬


塵史目錄

臺史卷上

鳳臺子　王得臣　彥輔撰

睿謨

鄭毅夫嘗說　藝祖朝嘗登閒求亡豬者上手詔忠獻趙公曰今日有人聲登閒來問朕覓亡豬朕又何嘗見他豬耶然與卿共喜者知天下無冤民

治平初有州護兵官以非日直禁卒錄編勑既刻具牘以上　英宗曰武臣寫勑是有意泚官矣遂命釋之問者莫不歎服



服蔡持正說

國政

慈聖園陵永裕手詔略曰功隆德盛被於四海宜改園陵仍云朕於禁中實行三年之制蓋古所未有也

中書許沖元嘗對客言熙寧末　神宗欲改元近臣擬美成豐亨二名以進上指謂美成曰羊大帶弋不可又指亨字曰爲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豐紀年

內侍陳處約嘗與客言昔在　宣仁聖烈殿執事言宣仁嘗儉服絁素蓋古之衣大練無以過或宴龍見浣濯食器戒其潔謹夫不出殿閾綜制天下於簾箔之中十年天下晏然非仁儉何以至此可謂盛德矣

神宗皇帝聖學淵源莫窺涯涘黃安中履任崇政說書講詩至噫嘻振鷺豐年上問曰有祈則有報聞之以振鷺何也黃曰得四海之歡心以奉先王維其如此乃獲豐年之應一日又講至祈父之篇其卒章祈父亶不聰上問曰獨言聰而不言明何也黃曰臣未之思也上曰甚非重事尚謀聰作謀故耶侍臣莫不歎服

蔡持正說

國政

得臣管幹京西漕司文字居洛與尚書郎寇諤往還因出其祖棐公景德初元閏九月奏稿乃被旨措置河朔邊事及訊寇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其狀蓋列三項首曰邊報大戎遊騎已至深祁以來緣大軍在定武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勇等處東路別無屯兵乞發天雄軍兵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分部或不足卽止發五千兵專委孫全照如鹵在近勿使傅城求便掩擊仍令開道移石普閻承翰相應對討殺及募壯士入鹵境燔毀聚落討

蕩生聚多遣探伺以彼動靜上聞兼報天雄軍一安
人心二張軍勢以貳敵三以振石普閻承翰軍威四
與邢洺相望足大犄角之勢又曰扈從衛士不當與
犬戎爭鋒原野以決勝負萬一犬戎之營見兵已南
即發定武兵馬三萬餘俾桑贊等結陳南趨鎮州及
令河東霈有終所部兵由土門會定武兵審量事勢
那至邢洺開方可鑾輿順動更仿王超等在武翼城
而陳以應魏能等作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兵
騎附近始幸大名又曰萬一犬戎柵於鎮定之郊定



武兵不可來須分定武三路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
令魏能等軍迤邐東下傍城牽制圖必懷後顧之憂
未敢輕議深入若車駕不行恐番賊戕害生靈或
是車駕親征亦須渡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爲制置
會合兵馬兼扼津濟得臣切以爲忠賢之臣抱道履
節孰不欲遭時奮取功業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而身
享令名哉然萊公非賴 章聖淵謀神斷先發於中
而獨以倚成又何以施其力哉聖賢相濟嗚呼盛矣

神文朝有議東南漕粟兵夫舟船與盜失之貲益十常
三四欲募商賈令入粟以實中都三司使程文簡以
爲不可萬一所入不足必邀增直是適商賈得操其柄
其議遂寢

神宗廣景靈宮爲原廟逐朝帝后前後各一殿咸有名
見於國史元祐初 神宗神御殿名曰宣光紹聖初
內相林子中言宣光乃元魏時殿號非所宜名詔易
之議者以爲祖宗時凡建一事施一令必下侍臣博
議盡審處之也或曰此執政寡聞之過也
韓魏公得宰相體時曾魯公爲亞相趙閱道歐陽永叔



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曰問東廳
文學則曰問西廳大事則自與決之矣

朝制

神宗留意軍器設監以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
精緻卒著爲式合一百一十卷盡所謂辨材一卷軍
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一卷雜物四卷添脩及制造
弓弩式一十卷是也
宋次道東京記說八作司之外又有廣備攻城作今東
西廣備禦軍器監矣其作凡一十目所謂火藥青窑

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爐皮作麻作窑子作是也
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各誦其文而禁其傳
文德殿門外爲朝堂常以殿前東廡設幕下置連榻冬
氈夏席謂之百官幕次凡朝會必集於此以待追班
然後入近年則不然多萃於文德殿後以至尚衣庫
紫宸垂拱殿門外南廡其坐於幕次不過十數人而
已
子在開封南司會侍御史初入臺兩赤令皆赴公參開
封縣仍呈汴州杖其杖長三尺二寸五分上圭其半



闊一寸二分厚七分下殺而圓長一尺徑七分於圓
處火印汴州杖印四字大約與今之所謂小杖者不
相遠凡決人未嘗用常貯於庫御史中丞侍御史初
入臺即呈之按梁開平元年以汴州爲開封府此杖
殆唐所制也

## 官制

永裕建尚書省自令僕左右丞洎六曹尚書侍郎郎官
廳於中壁皆置紫屏大書周官一篇自官制以來惟
侍中中書令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宗正卿少卿

殿中丞少監丞並未嘗命官制既行省曹郎官與寺
監長貳率互置不必備也如一部中均命郎中貳員
外寺監均命貳少之類始以寄祿之階高下序位復
有旨以先後至者爲次
祖宗以來選人磨勘者進士出身爲著作佐郎餘人爲
大理寺丞謂之京官若佐郎再遷祕書丞寺丞再遷
太子中舍謂之升朝官始奉朝請既行官制即無所
謂京官者惟自承務郎以上然承務至宣德若任七



以職事官論也
舊尚書郎中皆重戴官制之後大夫皆不許重戴如朝
請郎以下雖通直奉議之類職事爲諸司郎中者並
重戴
熙寧閒既置檢正官初以館閣及閒任諸司使副充之未
幾又以初入仕者爲五房習學檢正官今幕職官多
因唐藩鎮辟置之名所謂兩使職官者節度觀察使
判官是也然以選人充之若簽判則京朝以上故簽
書判官廳公事又選人作縣曰某縣令京官以上知

某縣事皆恐未正名者也

元豐釐正官制加武臣始議易將軍校尉之號竟獨依舊不復更

永裕釐正官制易其稱呼元祐閒議者謂無以甄別流品遂詞人加左字餘人加右字有犯貪墨者去之予始見法制詞人犯則去左稱右則餘人稱右者得無恥乎是時知黃州請有犯並去之不從

國用

紹聖初予備位金部初見戶部支禁中合同司洎在京諸倉給食糧亦稱是

任人

鄭內翰久游場屋辭藻振時唱名之日同試進士皆懽曰好狀元　神文爲之慰悅後將召富韓二公復相矣因問近侍所以召狀對曰願密遣內侍以采外議上曰然借如鄭獬作狀元滿庭稱善況命相哉

熙寧閒鄧綰文約由御史知雜爲中丞凡七年不遷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隄新築馬行遲之句裴武之



遭變而晉公獨以馬遲得免至五代則乘檐子矣莊宗聞呵聲問之乃宰相檐子入內是也本朝近年惟潞國文公落致仕以太師平章重事司馬溫公始爲門下侍郎薨臥疾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並許乘檐子皆異恩也

禮儀

幞頭後周武帝爲四腳謂之折上巾隋大業中作漢高帖子巾唐武德初置平頭小樣巾子武后賜百僚絲葛巾子中宗賜宰相內樣巾子蓋於裹頭帛下著巾子耳然折上巾以餘帛折之而上繫今謂之幞頭小腳其所垂兩腳稍屈而上曰朝天巾後又爲兩闊腳短而銳者名牛耳幞頭唐謂之軟裹至中末以後浸爲展腳者今所服是也然則制度靡一由於人之私好而已

其巾子先以結藤爲之名曰藤巾子加楮皮數層爲裹亦有草巾子者以其價廉士人鮮服後取其輕便遂徹其楮作粘紗巾近年如藤巾草巾俱廢止以漆紗爲之謂之紗巾而粘紗亦不復作矣其巾之樣始

作前屈揚作細謂之斂巾久之作微斂而已後爲稍直者又變而後抑謂之偃巾已而又爲直巾者又爲上下差狹而中大者謂之梭巾今乃製爲平直巾矣其兩腳始則全狹後而長稍變又闊而短今長短闊狹僅得中矣

古人以紗帛冒其首因謂之帽然未聞其何制也魏晉以來始有白紗烏紗等帽至唐汝陽王璡猶服碧絹帽後人遂有仙桃隱士之別今貴賤通爲一樣但徇所尚而屢變耳始時惟以幞頭光紗爲之名曰京紗其制無度象初短而厚俄易長闊皇祐間極大而差薄其勢向身微曲謂之抱身後復用直而中者其木





帽其制甚質其簷有尖而如杏葉者後爲短簷纔二寸許者慶歷以來方服南紗者又曰翠紗帽者蓋前其頂與簷皆圓故也久之又增其身與簷皆抹上竦俗戲呼爲皁帽然書生多戴之故爲人嘲曰文章若在尖簷帽夫子當年合裹鎗已而又爲方簷者其制自頂上闊簷高七八寸有書生步於通衢過門爲風折其簷者比年復作短簷者簷一二寸其身直高而不爲銳勢今則漸爲四直者

古以韋爲帶反插垂頭至秦乃名腰帶唐高祖令下插垂頭今謂之撻尾是也今帶止用九勝四方五圓乃九環之遺制勝且留一眼號曰古眼古環象也通以黑韋爲之常眼者金玉犀則用紅韋著令品制有差豪貴侈僭雖非經賜亦多自服至和皇祐閒爲方勝無古眼其稀者目曰稀方密者目曰排方始於常服之比年士大夫朝服亦服撻尾始甚短後稍長浸有垂至膝者今則參用出於人之所好而已

笏本緋紫者以象上詔下直服綠者以槐木上詔下方笏亦緋紫者以象上詔下直服綠者以槐木上詔下方笏始亦甚厚今則薄又非槐

國朝祖宗創金毬文方圓帶亦名笏頭帶以賜二府薄其勢向身微曲謂之抱身後復用直而中者其木乃佩魚又爲御仙花帶亦名荔枝以賜禁從元豐四年釐正官制自親文殿大學士以上至三師竝服球文觀文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竝給御仙花皆許佩魚岐嘉二王服玉佩金魚至賜玉魚以異之

舊制大宴百官通籍者八賜花兩枝正郎三枝故有詠

外郎遷前行詩云衣添三匹絹宴剩一枝花熙寧以來皆給四花郎官六枝自行官制若寄祿階雖未至大夫而職事爲郎中郎宴皆得六花

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嘗聞杜岐公欲令人吏技術等官少爲差別後韓康公又議改制如人吏公袍俾加襈俗所謂黃義襴者是也幞頭合裁牛耳者然今之優人多爲此服大爲群小所惡浮誇騰溢其議遂止

傳曰惡紫之奪朱然則紫之色可見矣嘉祐樂者旣入其色復漬以油故色重而近黑曰油紫未幾 英宗



入繼大統祕書丞甄履嘗爲繼聖圖著其說後又爲黑紫 神宗詔禁止於是乃加鮮赤矣世又目爲順聖紫云蓋色得正也

國朝舊制文臣京官方許乘馬出入皇城門其幕職官以下悉自門外步以入熙寧開選人旣習學檢正又有領編修令式之類者或稟議中堂於是亦聽乘馬出入皇城門

國家朝祭百官冠服多用周制每大朝會侍祠則服之祓有帶履用皁革袴衣中單勒帛褶蔽膝袍大帶革帶方心曲領佩則用石以代珠玉冠有三梁五梁之別言官刑法官則加獬豸所執各用其笏如導駕除御史大夫開封牧開封令出各乘車外他官具冠服而騎

永泰紹聖乙亥季秋大享明堂予時貳銓器從百官服朝服前一日 皇帝致齋御史臺吏具行禮次第入門給一木至是曰則曰綪其佩仍注云加而結之在廷之臣亦有莫能省其音者或讀曰青曰青余潛告曰當爲爭有相顧而笑者按儀禮作綪字音義與此



同

婦人冠服塗飾增損用舍蓋不可名紀今略記其首冠之制始用以貫塗白金或鹿胎玳瑁乃爲白綴綵羅爲攢雲五岳之類旣禁用鹿胎玳瑁者楊有字或角者又點角爲假玳瑁之形者然猶出四角而長矣後至長二三尺許而邊垂檐皆側首而入俄又編竹而爲圈者塗之以綠漫變而以角爲之謂之圈冠復以長者屈四角而下至於肩謂之鞾肩又以圈冠少裁其兩邊而高其前後謂之山口又以鞾肩直其角

而短謂之短冠楊作尾　今則一用太妃冠矣始者角冠
稜托以金或以金塗銀飾之今則皆以珠璣綴之其
方尚長冠也所傳兩腳旒亦長七八寸習尚之盛在
於皇祐至和之間聲鳴子黃睎曰此無他蓋大官龐
疎耳
丁晉公三十六事載某氏女子嫁時之服而後有穆衣
一襲問其故曰若歸大家遇似忌服此慮可姑耳今
亡此禮蓋晉公時已廢不用余謂姊變服而受慰者
其服可知矣切講之而未知所從在洛時聞富鄭公

私忌裹垂腳穆紗幞頭穆布衫楊作衫繫鐵帶此乃
今之釋服穆襌服也余欲行之余弟光輔曰不可聖
人緣情制禮蓋有隆殺今歲服穆襌是未嘗從吉也
又在聞同官李世美文定之猶子也問所服云何世
美曰冠以帽衣白紵衫繫黑角帶訪士大夫家鮮有
知此者余以謂傳稱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
是則其服以少變常服爲安耳
慈聖光獻上仙時禮院議曰所服冠用布四腳衣布袍
腰絰麻履宗室及曹氏皆斬衰杖元祐癸酉余使閩
秋遇　宣仁聖烈之變余令建州吏具如上服後問
他郡皆服斬衰時熊皐守郡陽乃出所錄庚申禮官
議服爲得體辛巳　欽聖憲肅遺告到安州余急趨
郡中見守相首問所服皆曰斬衰余以爲不可時坐
客亦有言癸酉中在金陵曾舍人鞏守郡亦服斬衰
余以爲大非也遺詔在京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是
非服也今服斬衰義有所施遂用余說後聞他處服
都城內非執政大臣宗室並不許張蓋然宗室之家乘

車比至乳保鞴乘馬皆張之
熙寧開因內瑞馬首以小扇障日後士大夫悉用夾青
繖爲大扇或加以青襲盛之用莊其景至從兵有不
能持之者紹聖初中詔禁止遂不用
音樂
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古人精
於音者其感物如此況以舜之樂乎然則百獸率舞
鳳皇來儀不足怪矣故施於人則庶尹允諧於神則
祖考來格嗚呼非舜禹以至此

周相王朴既定樂本朝因用之　神文嘗詔和峴等修焉又有和氏樂　神文復命李煦別製然所用者惟王樂耳永豐閒　永裕遣知音者講繹是正遂廢王樂而用李樂范蜀公以爲宮商之不相比乃自制上之元祐初太常審議卒用李樂協律郎陳沂聖與謂予曰王樂高二律是以太簇爲黃鍾也范樂下二律以無射濁倍爲黃鍾也其得中聲之合惟李照樂云蜀公素留心太樂既居許募工範銅爲周尺斛各一枚嘗示予曰此律度之祖也知此則可以知樂矣又

臺史卷上

御史久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辱臺錢　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有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庖造膳誤有遺髮於其閒者遂改制音律上之元祐初下太常議其樂以爲聲下而不用

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稿拜囊封衆佇聽以爲衆所議如此而無實蓋朝廷務廣言路耳

予嘗問聖與曰樂之高下不合中聲何以察之是以積黍定筦生律而知耶聖與曰不然凡議樂者惟在於耳聰明而已今高樂其歌者必至於焦咽而徹下樂其歌者必至於脽塞而不揚以此自可以察之又云今教坊樂聲太高　神宗因見絃者屢絕而易歌者

火

忠讜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

千餘士日講易子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以剛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普相　藝祖日上令擇一諫臣中令具名以聞上卻之弗用異日又問中令復上前劄子亦卻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擲於地中令輒懷歸它日復問中令仍補所碎劄子呈於上上乃大悟卒用其人

富鄭公嘗爲予言　永熙討河東劉氏既下并州欲領師乘勝收復薊門始咨於衆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幽州猶熟鍛瓜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亦有人矣



車駕每出至大慶殿前三館職事官就彼起居朝奉郎杜球言　永熙幸佛寺塔廟禱雨至大慶三館起居因駐蹕問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對天數或對至誠必有應一緑衣少年越次對曰刑政不脩故也上領之而行歸復駐蹕召緑衣者問狀對曰某土守臣犯贓法當死宰相以親則不死某土守臣犯贓不當死宰相以嫌卒死之翼日上爲罷宰相天卽大雨緑衣者事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以剛止君也已乃言及

寇萊公也

寇忠愍遭遇永熙始末至大任然王體國論至預謀斷一日咨及儲貳寇辭以天下之本非臣所得知願博采廷議已而　章聖既入春宮三日謁太廟上遣人伺之百姓觀者皆合手叩額云新天子又一日萊公因對上謂曰建儲本爲天下計前日還宮見有泣者及太子詣廟令人察之百姓乃云新天子便有去欣意衆公於是再拜曰臣賀陛下得人此亦救火云



李文定同丁晉公相　章聖以剛介嫉惡議多不合一日因奏對以笏擊晉公由是竝罷相以木官歸班既而中使押晉公復入中書文定出知鄆州蓋天禧五年冬也楊有又字明年改元乾興二月十九日　眞宗晏駕　神文卽位　章獻垂簾晉公挾前憤三月貶文定衙州團練副使宣獻當行制誥稟所以責者晉公所謂大不道耳曰此無它春秋之義君親無將漢法所謂大不道耳而行歸復駐蹕召緑衣者問狀對曰某土守臣犯贓法當死宰相以親則不死某土守臣犯贓不當死宰

擅移　永定皇堂貶崖州司戶復當宣獻行制於是
首云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
子與文定兄之孫朝奉大夫孝廣楊作光世美同試闈
漕世美爲子言之

范文正好論事　仁宗朝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
文正時尹京乃抗疏列其罪欲上凡數夕環步於庭
以俟其詣家有藏書預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純祐
曰我今上疏言斥君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



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爲業既葬　神文嘉
納爲龍圖內侍聖賢相遇千載一時矣毅夫云
神文時慶歷閒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
平日久守臣或有委城而去者事定朝廷議罪鄭公
在樞密儿棄城請論如法范文正參預大政爭之以
爲不可今江淮郡縣徒有名耳城壁非如邊塞難以
責城守　神文審德寬仁故薄城得滅死鄭公忿謂
文正曰六丈欲作佛耶范曰　主上富於春秋吾輩
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將以不
容矣鄭公歎服

鄭毅夫爲三司鹽鐵判官時文禁頗寬略余嘗入省見
之張伯玉公達與鄭同部余幸數聽二公持論張嘗
謂鄭曰李邕當則天時面折廷爭衆甚危之李出笑
謂人曰不顯不狂其名不彰公達曰古人處已如此
何有於富貴哉余常心記其說

## 惠政

鄂州諸邑皆有茶稅民苦之獨嶺陽一縣不產茶而民
閒蚕桑而稅以緡人甚樂輸蓋與國初九河張公
詠登進士第以大理評事知縣事禁民種茶而教以
詠在崇陽登喜豐亭見人市菜歸呼問之乃田家子也
曰若自有地豈地不足以蓺蔬耶顧從邑而市之貨
游情者於是皆而遣之以浸文夫論之則爲善政決
無罪人矣
范純仁於至和閒宰汝之襄城民困徭役蓋簿家貲滿
三百千則充衙前之役民閒至不敢藏蚕桑者公過吏
民有小過則課本戶罰蚕桑各有數人亦不欺而至
今稱之後值營奉永昭計司科買麻履數萬期會既

迫民閒雖有金而莫能得履公爲科營婦鬻履者稍增其直與之爲約如期而辦又科材木甚衆公敷於五等戶優估以市之計里之遠近令以次輸送公乃設棚於縣宇之前致楊於棚上公據棚下廝使民聽唱名而前擁木以立遂令過人莫之曉蓋於棚楊潛有尋尺之度以視其長短也由是吏得匠石無一高下其手而民無所用賂當時畿右諸邑民莫不勞弊閒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爲其貧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纔產卽溺之謂之洗兒建劒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劒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俟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勑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閒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爲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六路租茶通商以來蠲減外歲計三十三萬八千六十八貫有畸湖北獨當十萬二千三百三十一貫有畸而鄂一州所斂無慮三萬九千緡諸邑之中咸寧又獨太重嘗試訪之其茶凡三名一曰供軍稅茶蓋江南李氏所取以助軍也二曰酒茶乃景德以前因撲買縣酒其課利計茶以納後因收欠遂以其數數出於民三曰市茶景德三年歲荒官許額外貨茶以濟其艱食所入旣倍而監場官因亦被賞竟不復減議仲寬爲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子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雖古循吏蓋

者數乞均此無名之額以入諸邑蓋非通論也夫以一邑之患而欲困諸邑尤無名矣

湖北一路唯安復漢陽三州軍無茶租蓋民不種以資利耳嘗按茶之起謂之根稅茶蓋以茶株均數其多寡而已今水田湖澤之地無茶株而有茶稅矣又茶園芦塲皆息以自豐議者欲以所重均於所輕之邑以所有均於所無之州是大不知爲政者也

安州在唐隸淮南入　本朝屬荆湖北路景祐間忽入京西民閒既禁海鹽而食解鹽以鬻販之遠頗病淡



食方是時西鄙用師官科橐駝黃牛皆非山川所出而俗所未嘗用者於是人情厭苦不安康定初左丞范雍自延安謫守乃會常入之課以錢五萬緡歲輸京西漕司復還安州於湖北朝廷從之民既德公多立生祠然歲課僅足以支費而　京西之輸是增賦也已而有司不勝其困議者不燭本末或欲乞爲京西以紓目前之急此非體恤民情之論也予向爲京西漕屬見架閣得割安州爲京西元旨止以京西鈔財用爲言蓋出於一時苟簡之請而聽之者亦未嘗圖久計其歲輸錢率附漕舟轉江入沛然後至京西又發運司計兵稍等費凡受一萬五千緡而京西得纔三萬五千耳抑累歲未嘗得之切嘗籌之郡則王土也人則王民也何嘗有彼此之限初以五萬緡是買路分爾已爲繆舉爲今計莫若曠然蠲之則京西無受虛利而湖北當豪奪惠也

古之井田取圭潔之義今之職田其遺制耶視職高下以限頃畝著於令甲矣然郡縣始因其所有之田而占射之故多寡未必如令今有職田處多貽民患之租入於常平會見州縣所得職田之數以所有均於所無以所多均於所少之處佐其中直以常平之歲有旱乾水溢官病失其所入往往不受民訴縱或受之災傷之十不過蠲其四五而已予切以斂職田安陸郡城枕溳水惟州城基皆紫石不爲水所囓自大安門外至所謂上下津地悉無石每夏潦漲集水道益東民廬十淪五六矣近歲水纔溢岸即行西濠識者以謂久必自溳津門由景陵門以去爲正河道矣

若自大安門外白兆廨院以北石岸盡處爲水約以殺湍銳庶幾保上下津居人及免入城之患張全公朝議與予洎士人僧俗同列狀以訴於州乞置水約州委安陸令而守令皆暗遠圖而憚於有爲第申漕司乞差濠寨漕司果以舊未嘗有此役爲難遂寢其事



塵史卷上

賢德

寇忠愍范文正二公俱守鄧施設之迹雖或不同而同爲善政故去思在民至今不忘若忠愍則家家畫像事之止曰相公而不言姓其祠宇在州宅後民間祈禱無虛日大則刲牲獻樂小則焚紙幣酹酒而已百花洲中初未有土地文正在任冷堪廁貶者請神之像於公公曰卽我是也乃以公爲祠二公之祠不惟邦人神明之士大夫經過者亦多造焉官爲設醮



二公與漢之召杜在其列嗚呼生澤其民歿列於神

王侍郎古說元憲宋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橐中有不稅之物公問何緣而發之吏言因其僕告公曰舉人應舉人孰無貨其情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僮臆曰此犯人乃言官之子也爲其父嘗有章及元憲意欲激其報耳公曰牛李之黨唐之名卿才士大夫孰非其徒獨退之卓然無所附麗樂天以高退不近禍二公各行其所學可謂一代之偉人

令狐子先安陸鄉先生也簉仕齊安理掾藏滿遷里卜築於溳溪之南耕釣之外著書彈琴而已時入城至集賢張君房之第借書布衣林希逸謁事乃擬摩詰寫浩然故事以爲令狐秩掾雪中渡汎溪圖其序略曰張侯者謂高徐廉帶就閑或假幌以歸每山人跨羸馬頂氈笠陽紗巾著鞋襪布襪緊縛小童攜書麾負琴以隨冬中復來假書時值微雪飄灑景物蕭索掾渡溪以歸常服外加以皂綃煖帽委貂長吟曰借書離近郭冒雪渡寒溪問者毛骨寒皆是知至人操履貞越風韻體裁乃與天地四時之氣相參焉先生諱撰云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舅之爲鄉里所悅服歲飢出穀萬斛損價以糶惠及傍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急盜窮自歸處士愧謝厚

遺以墟之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具述其事二宋謂

元憲景文

洛人李寘景真熙寧初入臺爲御史久而未有所言時

鄧綰文約任南牀謂李曰當亦有所言否李曰蓋將

言耳然未知何等事鄧曰如某人皆可言也李乃曰

頃欲言人不善耶其長厚如此黃好謙幾道時同在

臺後領京西憲嘗會於洛爲子言

熙寧初荊公王安石秉政范蜀公議事不合自翰林學

士致仕元祐初司馬溫公既相太師文潞公落致仕



平章軍國重事者哲竝進時蜀公居許亦預召竟辭

不來其表有云六十三而引去蓋不待年七十九而

復來豈云合禮

志氣

令狐先生子先安陸名儒也與二宋同時嘗詘郡守值

守出方歸三人遂立於戟門後騶騎傳呼而來二宋

相顧歎慕且曰我屬至此亦足矣令狐曰何其隘耶

吾輩不出入將相皆不足道後元憲爲丞相景文至

八座令狐止於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監本州稅而終

命不副志可惜

度量

知藥州盛大夫武仲安靜公度之孫也謂子曰某聞王

公大臣須有襟量乃可以享其位昔外戚李侯璋徒

以后族建節獨襟量容物亦人所難某嘗同張詩丞

謁過南郡時李爲郡守以其姻家曲相留者數月俄

以從兵之食告別欲去李曰但令扶狀來當給半

月食糧盡還從兵投狀詩判支半月有一通判李郎

中東人也抹之曰不得支盛與張翼曰又往告別李



曰何苦遽行復告以從兵之食李曰昨日已支過半

月盛乃白其狀李大笑曰是不得耶殊無怪怒色盛

張相謂曰此公月得俸錢四十萬正以此耳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張始出衆遂譁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

攘臂行衆亦不敢譁濟民之龍圖乖崖孫塲也嘗

以此事告於韓魏公公曰當是時某亦不敢措置民

之嘗爲子說

宋元憲繼母乃吾里朱氏也與仲氏景文以來第因依

外門就學安陸居貧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謂客曰至節無以爲具獨有先人劒鞘上裹銀得一兩粗以辦節乃笑曰冬至喫劒耳時予先君年未冠處座下嘗語予曰觀二公居貧悲笑自若後享名位如此

范諤夫治平中爲御史坐言事謫通判安州嘗言康定明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兵延安總攻有人擒七首至臥內遂襲幃劘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夏國相張元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攜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樓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相兄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耶得體矣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耳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某所及

知人

齊桓公行其汚辱而爲五霸之盛者蓋能用管仲耳仲死豎貂任事而卒於亂然則賢不肖之損益可知已

夏英公謫守安陸有書表吏鄭生者鄰二宋情迹甚熟凡郡守所欲牋狀多謁二公爲之英公怪而問之曰若嘗學而自爲此耶對曰非也乃二宋秀才之文也英公他日見二宋得其所著大嗟賞英公守三月而罷謂元憲曰三人下不可就謂景文曰非等甲不可居後卒如言

蔡文忠齊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第爲狀元由東人貫同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仰公飲酒不得見貫乃留詩一紀云聖君寵厚龍頭選老母恩深白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爲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

不遇

魏公少年魏祁與宋景文同召試祕閣琬圭賦景文賦獨行於世魏公歎服景文語客曰既賦琬圭又與離氏少年同場意甚少之魏公聞之不平景文後修唐書久之魏公登庸遂請改命歐陽脩分撰唐紀與志景文出知成都聽以書局自隨既成上之旌賞都畢已而景文召還故有罷郡將還先寄永興梁丞相詩

云流滯魚符素領垂十年方喜覲形圖平臺賦罷鄉
陽至宣室釐幾賈誼歸疲馬有情依櫪歎倦禽知困
倚林飛相君門下餘塵在擁篲應容一叩扉至誰道
中被命鄭州不得朝卒於外

治家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子謂
身之本在言行易家人之卦彖曰風自火出家人君
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是也張全昌朝讓爲子言曰
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訪并門過其舍召其



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其長對曰臣無他惟忍耳
太宗以爲然
子昔官洛陽有外醫媼張氏公卿士人家無不到說富
鄭公治家嚴整有二子舍凡使令僕輩戒不得互相
往來閽門肅如也

場屋

宋景文應舉安陸試仲尼五十而學易賦次日試周成
漢昭孰優論景文質其是非於令狐子先荅以兩可
之說既出各舉程文令狐乃以孝昭覺上官桀謀爲

優於成王不察四國之流言也景文由是不懌是年
景文首薦令狐被黜故景文謝啟有云言雖執於盈
庭文不同而如面蓋謂是也
神文重於選士皇祐五年廷試既考定前一日取首卷
焚香祝曰願得忠孝狀元洎唱名乃鄭獬也故鄭謝
啟曰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

神授

潞公嘗爲余言廖淳推官從其兄入京師應舉暇日於
相國寺前得一物取而發其紙視之乃淳化錢其數
十明日淳于王整下第十人及第是爲天禧三年淳



鄉人傳元憲母夢朱衣人畀一大珠受而懷之既寤猶
覺煖已而生元憲後又夢前朱衣人攜文選一部與
之遂生景文故小字選哥二公文學詞藝冠世天下
謂二宋

故相劉沆文忠公吉州人鄉薦數上不第年逾四十不
欲復試鄉人共爲投納文字迫期強之使就試已而
又預首選明年禮部中選殿試訖一夕夢遊天宇閒

聞殿上唱云劉沆南斗下立又言北斗下立覺自占曰歷彖南斗司生北斗注死我其死乎唱名狀元太師王拱壽賜名拱辰沆第二乃悟所夢天聖八年也

余少時同伯氏從學於里人鄭毅夫假館京師景德寺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歲秋賦鄭與予兄弟皆舉國學進士時已差考試官矣一日院僧德珍者言昨夢院內南忽有池水中一龍躍而起與谷中龍鬬池龍勝而歸其時殆院書生有曰某當作狀元毅夫微笑曰狀元當出此院於是伯氏書僧夢與日月在於寢



室門時八月也明年癸巳春殿鄭公果狀元予自東華門迓鄭歸白土院坐定僧乃取所記夢帖子曰果驗矣

元豐末中書檢正官王陟臣希叔一夕輒夢東華門外有天部儀衛一金朱車訊云宋朝第四宰相耳訊之云丁丑人希叔蓋生丁丑喜而前瞻見車上一金字牌乃清源蔡確持正也同生丁丑熙寧己未入參大政辛酉登右揆乙丑爲首台元祐戊辰以謫官守安陸嘗吟詩言者以爲詒訕既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竟不還識者以本朝宰相南行者自盧寇丁至蔡乃第四矣

子嘉祐四年蒙賜第初行開歲取士第一榜也南省放合格二百人殿試內考落三十五人比前後累榜最爲人少後蒙朝廷顯擢亦累榜所罕故蔡持正劉莘老章子厚竝拜相安厚卿兩至樞府一爲門下侍郎胡完夫作右轄出守成都還爲吏部尚書以卒如持正莘老竝謫死新州子厚近自衡州司戶得散官徙居桐廬亦卒厚卿以散官居汚又遷建昌後得還洛



復大中大夫其次至侍從者亦數人若俞公達吳子中李奉山皆先亡張正甫姚暉中盛中叔亦以責死豐相之王明叟今俱貶竄豐居台王居南安蓋寵利保功名自古所難哉

王樂道幼子鉅少而博學善持論嘗爲予說李邦直作門下侍郎日忽夢一石室有石牀李披髮坐於上旁有人曰此王陵舍也夢中因爲一詞既覺書之因示韓治循之其詞曰楊花落燕子橫穿高閣長恨春醪如水薄閒愁無處著去年今日王陵舍鼓角秋風千

歲遼東同首人聞萬事空後李出北都逾年而卒王
陵舍乃近北都地名也

體分

蔡邕獨斷曰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
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
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秦
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將言麾下使
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膝下通
類相與言足下比蔡所言蓋已詳而有等矣然予觀



秦漢閒卑對尊者亦稱足下如史謂大王足下者是
也則非特通類相與者之言也
朕古者上下通稱如皐陶對禹曰朕言惠可底行禹平
曰汝朕辭而不聽是也蔡中郎以爲至秦天子獨稱
之予嘗以爲漢以後臣之稱亦止施於君前而相與
言猶或卿之若蔡邕謂顧雍曰卿必成遠至孫楚參
石苞驃騎軍事初至長揖曰天子遣我參卿軍事陶
淵明曰我醉欲眠卿且去矣如此之類甚衆隋以來
不復卿稱惟人主呼其臣則卿之分上下定矣



秦漢時人自稱猶曰臣天子呼公卿亦曰君後則不然
惟對君則稱臣然今之人呼他人猶曰某君云者以
君之稱加於人非不恭也今世人見稱公則以爲重
古人有曰僕曰走者稱謙遜也夫自況曰僕非不卑也
稱人曰君又斥云足下非不恭也當觀其賢如雍退
之凡與人書遇尊者則曰閣下與侍下某官
足下而又稱曰僕以退之之才識所言宜不苟者豈
習俗之變不能易耶

## 學術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禹聞善言則拜子路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夫充季路喜過之心則可以爲禹充禹拜
言之心則可以爲舜聖人何遠哉善充其所爲而已

矣

荀卿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故常以謂禮義由於聖人之僞能僞然後能爲聖人能爲君子嗚呼卿所論以治人者獨曰禮義是以僞教人也又使知性之本惡若恬於性而恥乎學僞則奈何是禍天下之言也至於非十二子則子思孟軻在焉此尤醇疵之辨與然可謂大疵小醇也

莊周號爲達觀故能齊萬物一死生至於妻亡則鼓盆而歌夫哀樂均出於七情周未能亡情彊歌以遣之



其累一也矣爲是紛紛與揚子雲云蕩而不法信知言哉

歐陽文忠公荅李翊性書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或因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文忠雖有是說然大約謹所習與所惑及率之者以孟荀揚之說皆爲不悖此其大略也臨邛計都官用章謂予曰性學者之所當先聖人之所致言吾知永叔卒貽後世之譏者其在此書矣

予幼時先君日課令誦文選甚苦其詞與字難通也先君因曰我見小宋說手鈔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汝等安得不誦由是知前輩名公爲學大率如此

集賢張君房字尹才方壯始從學遨遊場屋甚有時名登第時年已四十餘以校道書得館職後知隨郢信陽三郡年六十三分司歸安陸年六十九致仕嘗撰乘異記三編科名定分錄七卷傚戒會說五十卷麗情集十二卷又嘲說野語各三篇迫退居又撰脞說二十卷年七十六仍著詞賦雜文共千百餘篇樂嘗錄爲慶歷集三十卷予惟嘗最麗情外書嘗見之高哉所



閒也

令狐先生嘗讀書萬卷自有萬卷錄余嘗見之乃知先生於世間書無所不見先生所著易疏稍議晉年統緯世總樂要注默書議雜琴譜兵逸要轄余爲兒童時先君令暴書見世總統緯等書後又從同堂兄聲伯芑假所傳易說琴譜議髓以觀焉餘訪諸里人益鮮有知者

經義

書之爲書也本諸君臣而已然治內之政存焉馮詩之爲

書也本諸夫婦而已然治外之事備焉周之興也始於太任太姒而已詩曰太姒嗣徽音又曰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及其亡也滅於褒姒而已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方后妃之賢也莫不知臣下之勤勞求賢審官如此而已方豔妻之煽也上自卿士司徒下至于宰膳趣馬皆其黨也嗚呼治亂之來可不察哉



厲王之詩無小雅何也曰以監謗而民不敢作也何以知之今大雅所載四篇而已皆凡伯召穆衛武芮伯之作也當是時詩未亡也民畏監謗不敢作故也

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諸身交詞說卦悉不該矣而獨不言榴與葡傳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是則二雅見王政之序也幽王之時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當是時也女謁內盛讒邪外興政教不行先王之澤幾息故予觀賓之初筵匏葉作則鹿鳴廢矣類弁角弓作則棠棣廢矣谷風作則伐木廢矣桑扈作則天保廢矣漸漸之石何草不黃作則采薇出車杕杜廢矣無將大車作則南有嘉魚廢矣隰桑作則南山有臺廢矣鴛鴦作則由庚廢矣魚藻作則采菽作則泓露廢矣瓠葉苗作則蓼蕭廢矣瞻彼洛矣作則裳裳者華作則鴻雁廢矣蓼莪北山作則南陔廢矣楚茨作則信南山廢矣大田作則甫田廢矣桑柔作則瞻卬作則縣文王有聲廢矣召旻作則械樸卷阿廢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予於幽厲見之文武先王之遺烈蓋掃地矣



世之說詩者以序予夏所爲蓋始於毛公耳班固漢書曰晚有毛公者自以爲子夏所傳河閒王好之未得立是也則子夏序詩獨出於毛公而已後漢衛宏亦以爲子夏序蓋襲毛說耳毛承秦火之餘去古道爲近必有所本但今無以考焉或曰孔子言商賜可與言詩於子夏獨曰起予者商也是說者之所本歟予以爲序非出於子夏且聖人刪次風雅頌其所題曰

美曰刺曰閔曰惡曰規曰誨曰懼之類蓋出於
孔子非門弟子之所能與也然若關雎后妃之德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
明之言耳詳於逐篇自可以見何以知之六篇之下
云有其義而亡其詞康成以爲出於毛公之言此可
以知矣故詩序止存一句者若召南則草蟲邶風燕
燕及武威王之采葛檜之素冠小雅出車杕杜等二
十七篇大雅文王大明等一十篇周頌維清等二十
五篇魯頌有駜泮水閟宮三篇商頌烈祖元鳥長發



商武四篇皆止於元題一句蓋非孔子不能作也其
餘篇序終其文勢反復相明自是二公之作明矣抑
予見於史傳舜魯解詩以關雎刺之若韓詩則以汝墳爲思親之詩三家
不嗚關雎刺之若韓詩則以汝墳爲思親之詩三家
者蓋皆不得孔子眞獨毛公得之其自以爲子夏所
傳必有傳受之自惜乎世遠莫得而見也
野有死麕之詩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
吠婦人服飾獨言帨何也曰按內則注云帨蓋婦人
拭物之巾也故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
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帨而戒之皇甫謐
女怨詩曰婚禮臨成施衽結帨三命丁寧是也
易卦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孔穎達以謂九爲老陽七爲
少陽進陽之道也六爲老陰八爲少陰逆陰之謂也
此乃不然夫大衍不虛一則四十九數不可用惟用
四十九揲之則七八九六之數故以純者爲老九六
得純數以雜者爲少七八得雜數此自然之理也
唐李翺作易詮論八卦之性古今說易者未嘗及自古
小人在上最爲難去蓋得位得權而勢不能搖奪以



四凶尚歷堯至舜而後能去嘗玩易之夬夬一陰在
上五陽竝進以剛決柔宜若易然爻辭俱險而不
肆蓋一小人在上故繫曰剛長乃終是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自道而下數至於
三則天地人之道備矣聖人畫卦始止於三謂三才
之道因而重之乃可以觀變子觀重卦之內至於三
位則有小成變革之理如乾之九四則曰乾道乃革
革之九三曰革言三就是也推此而知其變則可以
思過半矣

泰山孫明復先生治春秋著尊王發微大得聖人之微旨學者多宗之以爲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之故曰春秋無褒貶與穀梁氏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臨邛都官外郎計用章博學著書有汪遺希通二編尤專於左氏春秋以爲凡傳所稱禮也者非禮之經乃禮之變也方春秋時當舍經而用變以權宜從事蓋左氏親受於聖人者如此密學陳瑩中有詩辨其非是云

詩話

塵史卷中

梁鍾嶸作詩評捃摭本根總核華實收昭明之所遺可謂至矣其序云夏歌曰鬱陶乎余心楚詞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予以爲不然虞書載賡歌之詞曰元首叢脞哉至周詩三百篇其五字甚多不可悉舉如行露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獄小旻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聽惟邇言是爭至於北山之篇其下三章率皆五字又十畝之閒則全篇五字耳然則始於虞衍於周遂漢專爲全體矣

劉氏傳記載煬帝既誅薛道衡乃云尚能道空梁落燕泥否蓋道衡詩嘗有是句楊文公談苑載詩僧希晝北宮書亭詩云花露盈蟲穴梁塵墮燕泥予以爲鍊句雖工而致思不遠薛也

杜審言子美祖父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偕和有露綃霜條弱風弄紫蓑長又寄語洛城風與月明年春色倍還人子美林花著雨臙脂落關作水得蓼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脈蓋有家風矣

杜子美善於用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句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也白樂天工於對屬寄元微之曰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然不若杜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佳

古善詩者善用人語渾然若已出唯李杜顏延年諸白馬賦曰且刷幽燕夕秣荊越子美驄馬行曰畫洗須騰渥洼深夕趨可刷幽井夜太白天馬歌曰雞鳴刷燕雪秣越皆出於顏賦也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信哉

莊子曰鵬之徙南溟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爾雅釋風上下曰扶搖老杜下峽詩曰五雲高太甲六月贖搏扶恐別有出

逸史載唐李適之罷相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適之飲中八仙之一也子美詩曰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蓋用其詩也

白傅自九江赴忠州過江夏有與盧侍御於黃鶴樓宴罷同望詩曰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句



則美矣然頭陀寺在郡城之東絕頂處西去大江最遠風濤雖惡何由及之或曰甚之之辭如峻極於天之謂也予以謂世稱子美爲詩史蓋實錄也

說文以瓊爲赤玉比見人咏白物多用之韓愈雪詩曰若非燁鵷鷺定是屑瓊瑰又馬蹄踏作瓊瑤迹爲有詩仙鳳沼來將別有所稽那豈用之不審也

僧贊寧爲筍譜甚詳持據古人詩詠自梁元帝至唐楊師道皆詩中言及筍者惟孟蜀時學士徐光溥等二人絕句亦可謂勤篤然未盡也如退之和侯協律咏



筍二十六韻不收何耶豈寧忽其排釋氏而私懷去取與抑文公集當時未出乎不可知也

鄭工部文寶將漕陝西經畫靈武後謫監郢州京山縣稅過信陽軍白雪驛作絕句久而湮沒莫有知者先君嘗酌閻尉是邑重書於碑後亦亡郢刊工部詩集亦無之曰得非前朝田粉閣五原功業有誰知年餘放逐無人識白雪閻頭一聲時

工部在京山又有寒食日經秀上人房詩云花時嫩看花來訪野僧家勞師擊新火勒我雨前茶其詩篆書刻石在縣多寶寺中甘棠魏野亦有詩云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爲我親烹獄麓茶蓋詩人寫楊作寓興多同

仁宗嘉祐末寶鞏臣賦賞花釣魚詩鞏臣參和丞相韓魏公詩云輕雲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送壽盃唐羅鄴詩云春排北極迎仙馭日捧南山入壽盃

鄭武仲侍郎嘗從劉賓客有父尤善於詩嘗云人從別浦經年去天向平蕪備眼低鄭詩有江橫塞外悠悠去天落秋邊處處低語句驚人出於藍矣

八絕句亦可謂勤篤然未盡也如退之和侯協律咏

慶歷間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之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其餘不盡記也然長吉才力奔放不驚衆絕俗不下筆有雁門太守詩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射日金鱗開王安石守詩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詞意清拔高出古人議者謂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又長城之役在始皇時似未盡善或曰槩言秦亂而已不以辭害意也

王安石集四家詩不取韓公符讀書城南何也予曰是詩教子以取富貴宜荆公之不取也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淵明猶不免子美之譏況示以取富貴哉

樂道以爲然

閩中鮮食最珍者所謂子魚者也長七八寸闊二三寸許剖之子滿腹冬月正其佳時莆田迎仙鎮乃其出處子按部過之驛左有祠謂之通應祠下有水曰通應溪潮汐上下土人以鹹淡水不相入處魚最美比見士人詩多曰通印安石送元厚之知福州詩曰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中試一旗閩人謂茶芽未展爲槍展則爲旗至二旗則老矣

王鋐性之嘗爲予言曰王荆公嘗集四家詩蔡天啟嘗問何爲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甚什八九



丹州武陵縣北二十里有甘泉詩行人多題焉予庚申秋九月平仲南行至往雷州凡題三十字曰庚申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詩板示予征途不暇吟咏代記年月後

丁晉公謫朱崖過寺題云翠影疎疎度波光瑟瑟凝帝家金掌露仙府玉壺冰曉鉢侵星汲宵廚向月澄豈惟蠲肺渴灌頂助三乘因而至寺者多所賦詠如殿中丞范諷詩云平仲酌泉曾頓鄉謂之禮佛向南行山堂下瞰炎蒸路轉使高僧薄寵榮又刑部郎中崔繹詩云二相南行至道初記名留咏在精廬甘泉不洗天涯恨留與行人鑒覆車可謂言婉而意達矣

穆伯長爲巨盜詩斥故相丁謂也予因舉於史驤思遠曰此於伯長之道有累矣

思遠曰此於伯長之道有累矣

令狐先生曰唐白傅以丞相李德裕貶崖州爲三絕句
便不免世人訾毀予以爲詩三百皆出聖賢發憤而
爲又何傷哉後嘗語於客會安陸令李楚老翹叟在
坐上曰非白公之詩也白公卒於李貶之前予因按
唐史會昌六年白公卒是歲宣宗卽位明年改元大
中又明年李貶蓋當時疾李者註名爲之附於集詩
曰樂天嘗任蘇州日嘗勒衙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
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昨夜新生黃雀兒飛來直上
紫藤枝擺頭撼腦花閒裏將爲春光總屬伊田園不
怕長欲冤誰予觀其詞意鄙淺白爲雜律詩譏世人
故人得以輕效之

慈聖光獻皇后以元豐庚申十月二十日上仙是夕永
裕召執政近臣入侍聖容共年春上幸西池慈聖以
珠盤盛馬鞍遺上上自池乘以歸慈聖好植花多乘
小輦遊苑中上常扶侍之所居殿曰慶壽在福寧之
東是夜毀香閣垣爲百官入聽遺告庭中有二小亭
金書牌曰賞蟠桃賞大椿明年三月將奉山陵詔百



解裁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
怊悵欲冤誰予觀其詞意鄙淺白爲雜律詩譏世人

慈聖光獻皇后以元豐庚申十月二十日上仙是夕永
裕召執政近臣入侍聖容共年春上幸西池慈聖以
珠盤盛馬鞍遺上上自池乘以歸慈聖好植花多乘
小輦遊苑中上常扶侍之所居殿曰慶壽在福寧之
東是夜毀香閣垣爲百官入聽遺告庭中有二小亭
金書牌曰賞蟠桃賞大椿明年三月將奉山陵詔百



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壯梁間見小詩曰李太白也夜
宿烏牙寺堪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布
衣李白但不知其是太白所書耶取其牌歸於丞相
吳正憲公李集中無之如安陸石牀權文公多用州縣日辰之類爲詩近見人亦有爲藥名
詩者如訶子縮砂等語不惟直致兼是假借大不工
耳里人史思遠善詩用藥名則析而用之如夜坐句
曰坐來夜半天河轉挑盡寒燈心自知此乃魯望離
合格也思遠幼孤從令狐先生學詩有唐人風格贈

惠秀云坐禪猿鳥看談易鬼神聽又題朱氏園云花分先後留春久地帶東南見月多故壽陽朱炎節判官贈詩曰古人不到處吾子獨留心吾友頓隆師嘗言顏延年五君詠至阮始平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麾去也咸爲山濤麾出杜牧之欲把一麾江上去卽旌此也蓋誤矣余以爲麾卽毛也子羙亦有持旌麾之句杜牧不合用一麾耳

朱元瑜長官好爲詩予少時聞人誦嚼梅香襲齒攀柳綠藏巾予欲纂鄉人詩悵無朱詩廖獻卿大夫謂子



曰某少嘗同筆研得其詩二百餘篇當錄以奉寄獻卿別未幾不幸且卒自子還里屢訪諸廖所謂朱令詩者卒莫得之

世言七言詩肇於柏梁而盛於建安考之豈獨柏梁哉鄘風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風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之類分齊風曰遭我乎猱之閒分鄭風曰還予授子之粲分又曰尚之以瓊華乎而魏風曰胡取禾三百廛分囷風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小雅曰以燕樂嘉賓之心又曰如彼築室于道謀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昔也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頌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儀式刑文王之典又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楚狂接輿歌曰今之從政者殆而項籍歌曰力拔山分氣蓋世時不利分騅不逝漢高歌曰大風起分雲飛揚吉七字之濫觴也然則柏梁之作亦有所祖襲矣唐劉存乃以交交黃鳥止于棘子熙寧初調官泊報慈寺同院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



田忘名所爲詩見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風致不能傳鈔其過杜工部墳一詩云水與汨羅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唐元微之何處春深好二十篇用家花車斜韻夢得亦和焉予亦和之寄黃雲叟以書古人用韻未盡知白樂天春深貧賤家荒涼三徑草冷落四鄰花又如婁圖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昔也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頌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儀式刑文王之典又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楚狂接輿歌曰今之從政者殆而項籍歌曰力拔山分氣蓋世時不利分騅不逝漢高歌曰大風起分雲飛揚吉七字之濫觴也然則柏梁之作亦有所祖襲矣唐劉存乃以交交黃鳥止于棘子熙寧初調官泊報慈寺同院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爲詩見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風致不能傳鈔其過杜工部墳一詩云水與汨羅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唐元微之何處春深好二十篇用家花車斜韻夢得亦和焉予亦和之寄黃雲叟以書古人用韻未盡知白樂天春深貧賤家荒涼三徑草冷落四鄰花又如婁圖張頌公美穎昌人舉進士不第嘗館於吾家義方齋畏燕樂嘉賓之心又曰如彼築室于道謀大雅曰維昔

謹自律讀書外口不及他事然好吟詩曰人散秋韆閒牲月露零蝴蝶冷眠風全不類其爲人嘗詠唐君臣得失之迹與其治亂之辨可爲世鑒者凡百篇元豐末至京師欲上之會　永裕不豫襄其書歸有志而不逮惜哉

子弟光輔鄰臣郡以經行應詔元祐丁卯賜第歸未幾因出隆馬傷甚十一日而卒年四十八王公亮明道挽詞曰足穀醫還驗占桑夢亦靈衆咸推服

論文



楚詞招魂大招其末盛稱洞房翠帷之飾美顏秀領之列壝奬蔽壑之烹新歌鄭衛之娛日夜沈湎與象基六博之樂夫所以蕃楚者深矣其卒云魂兮歸來正始昆只言往者既不可以正尚或以解其後耳又曰賞罰當只尚賢士只國家爲只尚三王只皆思其來而反其政者也

王羲之謂孝三日序世言昭明不以入選者以其天朗氣清或曰楚詞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似非清明之時然嘗絃絲竹之病語衍而複爲逸少之累矣

梁任昉集秦漢以來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緣起自詩賦離騷至於藝約八十五題可謂博矣既載相如喻蜀不錄揚雄劇秦錄解嘲而不收韓非說難取劉向列女傳而遺陳壽三國志評至韓柳元結孫樵又作原如原道原性之類又作讀如讀儀禮讀鵩冠之類又作書如書段太尉逸事訟如訟風伯訂如訂樂等篇嗚呼文之體可謂極矣今略疏之續彥昇之志也

任昉以三言詩起晉夏侯湛唐劉存以爲始於魯于菟醉言歸任以頌起漢之王褒劉以始於周公時邁任以檄起漢陳琳檄曹操劉以始於張儀檄楚任以碑起於漢惠帝作四皓碑劉以管子謂無懷氏封太山刻石紀功爲碑任以銘起於始皇登會稽山劉以蔡邕銘論貴帝有金人之銘其始也若此者尚十餘條或討其事名之因或具成篇而論雖有不同然不害其多聞之益

顏氏家訓亦足以爲艮至論文章以游夏孟荀枚乘張衡左思爲狂而又詆訐子雲（揚本云而又崇尚釋氏　吾不取焉）李善注文選最爲該洽然潘岳閒居賦曰周文弱枝之

棗房陵朱仲之李善以周文房陵未詳予嘗讀王子
年拾遺曰北極有岐峯之陰多棗木百尋其枝莖皆
空其實長尺核細而柔百歲一實夫岐乃周文所居
又棗枝莖皆空核細而柔任昉述異志曰房陵定山
有朱仲李園三十八所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
是也由是知岳賦所用蓋出此
吳興姚鉉集唐人所爲古賦樂章歌詩讚頌碑銘文論
箴表傳錄書序凡百卷名文粹予在開封時長子渝
遊相國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一冊六卷權文



公爲之序其略曰所著詩賦之外書啟誌記序述銘
誄合爲一百二十篇又曰如求居寄別懷八三賦與
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儻有繼梁昭明之爲
者斯不可遺者也然所得書肆鏤板纔六十六篇蓋
已亡其半抑觀文粹並不編載由是知姚亦有未見
者予續文粹之外益之文以至金石所傳裒而錄之
以廣前集今病矣不酬其志
唐柳冕嘗言文章當以氣爲主而世以爲賦者古詩之
流亦足以觀其志如王沂公作狀元殿試有物混成



賦其閒曰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
而爲山川此有陶鎔品物之度後果爲相范文正賦
金在鎔曰若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儻使削平禍亂
請就干將人以爲有出將入相之器果爲名臣
里人傳宋景文未第時爲學於永陽僧舍連處士因問
曰君好讀何書荅曰予最好大誥故景文率多謹嚴
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耿
宋景文公始獨撰史歲月雖久而書蓋將成後文忠公
分撰紀志今與景文所撰列傳共行於世是也然景



文亦自撰唐紀與志家藏其稿世莫得見
范蜀公既謝事家居亦著東齋紀事大意已見序說
王勃滕王閣序世以爲精絕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
共長天一色予以爲唐初綴文尚襲南朝徐庾體故
駱賓王亦有如此等句庚子山三月三日華林園馬
射賦序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則知
勃文蓋出於此
李過泰伯臨川人以文學名於時晚年著李氏常語大
斥孟子以爲教諸侯叛若孔子猶不免莊周之論況

孟子哉

嘉祐中海南貢一角獸高大如牛身皆肉鱗傍置一羊每擊其羊聞其聲則方飲蘄彼益以麒麟進也神文目爲異獸然世謂山犀土有賦麒麟者以示鄭獬內相其詞曰挺一角於額上毅夫謂予曰此正如班固詩張騫晚年口中無齒也

碑碣

安陸之東三十里乃唐許氏之塋域俗謂之相公林舊有孝昌公碑高六七尺闊三尺餘白石也吾聞石白者不泐村民輒異之或遇水旱則就禱焉治平中縣令張墅言於太守周君燮且以爲玉碑輦而示之非玉也委鄉校之南廡已而有欲用者方磨去十餘字會鄭獬以內相還里卜葬遽止之得不盡滅其文字後余遊宦歸見其碑悉爲人磨治惟其額有書大唐孝昌公許君墓碑九字甚恨無墨本以藏親友朱又叔見子屢歎乃出一本以遺予所存者序四百字銘二百六十八字耳文多缺落於序爲甚其可讀者有曰先王宅土秩懿親而建侯我后得人均關河而作



太岳飛煙緝詣帝若業冠象賢績濫涵珍箕山韜寶儀刑邦翰經綸天造華陽啟國襄城訪道漢劒舒蓮周珪映藻運移赤野威懷楚望八翼飛止三刀集呪英聲早舉仁風晚暢丹水擢嗣晉侯昭亮恩狎聖顧績參龍躍鎗施雲道實享天爵青浦奏續赤野馳英陸剸神兕水斬奔鯨闔閭恩暴夏口先鳴晉俗康阜軒轡澄清金根按禁訐謨鶴省蘭錡畫嚴鉤陳夜警軍容甚泰土功載靖地軸東距天津南渡狼望云云得臣按唐書許紹唐初爲峽州刺史封安陸郡公以

破蕭銑功擢其子智仁爲溫州刺史智仁初以勳封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夷陵終涼州都督用是致之此碑乃智仁之墓碑也

郝處俊安陸人也相唐高宗嘗爲中書侍郎既終於州西南三十里慶歷中太守校理孫公甫之翰嘗命令狐子先爲文將鐫石立於滻津之側以表之會溫成張氏方以脩媛寵貴之翰畏譏終不立議者或譏其太愚元豐中滕甫元發守是邦將陽有罷任又爲文刊石以遺安陸令俾建諸道左未幾故相清源公



蔡確謫知州事暇日有十絕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是時宣仁聖烈皇后垂簾坐是詘上竄嶺表以卒其滕公所刊之石今尚委於令廨之門

治平中子令岳州巴陵州有岳陽樓樓上有石倒刻謝仙火三字其序述慶歷中謝希容縣一日晦冥震雷巳而殿柱有此太守滕公宗諒子京問永州何仙姑蒼以雷部中神昆弟二人竝長三尺鐵筆書之然予在江湖聞人多以仙爲名又其字類世所開者孫載積



中宰吳興德清新市鎮覺海寺殿宇宏壯其碑云皆唐時所建巨材縣湊積久剝落見倒書迹曰謝均李約收利火十餘字去地三二尺以紙墨搨之與岳陽字大小一同積中因曰夫伐木於山者其火隊既衆則各刻其名以爲別耳凡記木必刻於木本營建法本在下故倒書由是知仙姑之妄也

岳陽西瀕大江夏秋洞庭水平望與天際而州步無艤舟之所人甚病之慶歷間滕子京謫守是邦將陽有罷任又爲巨隄以捍怒濤使爲弭楫之便先名曰偃虹隄求文於歐陽永叔故述隄之利詳且博矣碑刻傳於世甚多治平末予宰巴陵首訪是隄鄉人曰滕未及作而去

予元祐丁卯假守唐州唐時治今比陽縣後陽有又字徙泌陽今治是也按開元間李適之嘗爲唐州刺史既有德政碑乃張九皐之文九皐蓋九齡弟其碑先自北陽釐置今之都廳予嘗閱之因求諸新舊史皆不載適之爲是州刺史不知何也適之其字也名適之宗室之賢者也

令狐先生既卒門人史驤思遠謁太子中允句讀信道銘其壙又求屯曹外郎阮逸天隱爲文以表之天隱與令狐同年福唐林逸書襄陽孟逸篆額史號爲三逸碑

書畫

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趁姿媚者也

武功蘇泌進之子奕子也仕湖北通判拔行至鄂予時守郡蘇出其曾王父國老所收杜牧之村舍門扉之



墨迹隱然突起良可怪也其所書曰暮春因遊明月峽故留題前聞說眞仙景今日追遊始有因滿眼山川流水在古來靈跡必通神國老云杜罷牧吳興遊長興之明月峽題字於村居門扉至今二百年矣子子歲宰烏程聞此說託陳驤往彼得之字體遒媚隱出木間眞希世之墨寶也予按唐史牧之未嘗爲湖州督郵藩鎭板授之官予奉使閩部建安北郊一吉祥寺前有軒東楹之柱慶歷閒蔡君謨題之其字隱然而起因思段成式說文身事在

得髑髏浸文墨入骨者豈松煤所漬能然乎

郭忠恕僑寓安陸都守求其畫莫能得因以縑屬所館之詩僧時俟其飲酣請之乃令濃爲墨汁悉以潑漬其上亟攜就澗水滌之徐以筆隨其濃淡爲山水之形勢北與封氏聞見所說江南吳生畫同但彼尤怪

耳

辨誤



論語子路從夫子而後遇荷蓧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此一句當在至則行矣之下簡編差誤而然也孟子路既不見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無義云云也不然豈無人而與言哉

孟子最爲全書然滕文公問爲國此篇疑有簡策之誤蓋與畢戰問井地參雜而然也若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當與國中什一使自賦爲相比若詩云雨我公田至雖周亦助也當與方里而井至所以別野人也爲相比若鄉田同井至百姓親睦當與設爲庠序至小民親於下爲相比若世祿滕固行之矣當與卿以下必有圭田爲相比而其

閒察其文義頗有脫略使三代之法不得全見於後
世良可惜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云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
二從字上蓋脫一曰字讀者可攷而知也匡章謂陳
仲子為廉士孟子曰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又曰夫
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繼之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
之所築與抑與盜跖之所築與抑與未可知也下當有脫句子弟讀焉當
詳考之
荀子仲尼篇曰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傀也楊氏注云炊



與吹同傀當作儡可以氣吹之則儡子以為非也傀
與竟同炊乃爨也以為危辱之事可立而待也炊爨
而盡猶之所謂一鉤開耳
予守官洛中伊闕陽熊耳山在洛河南去歙十里不知
禹貢何以謂導洛自熊耳君實曰昔有兄子主簿號
州盧氏縣邑中自有熊耳山正洛水所出也予因考
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驪舉山東北過盧氏縣
南鄙善長注云路出冢嶺山東北經獲輿川又東經
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博物志曰洛出熊
耳蓋開導其滯者是也按此即洛亦非正出於熊耳
蓋禹始導於此爾子按伊陽之熊耳乃山同名者更
始敗赤眉積甲與熊耳齊者即此山也在洛矣
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川江漢其浸潁湛鄭氏云潁出
陽城宏屬豫州在此非也杜子春云湛或為淮得臣
按鄙善長汝水注云湛水出雉縣北歷魚齒山下為
湛浦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敗績遂侵方城之外
今湛水之北有長陂即湛水以名也周禮揚州其浸
潁湛鄭元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乖其土



言水則有符經文矣
汝水又東南經定陵縣水右則渝水左則溝水出矣自
定陵縣北通潁水於襄城縣鎮潁盛則南播汝決則
北注得臣以為九州之荊乃今襄陽也方城蓋其北
境矣二水之泛溢其浸則在荊猶之江出於岷山漢
源於嶓冢其川盛於楚也
吳松江有洞庭山韋蘇州詩皮陸唱和所言洞庭及近
時子美詩曰笠澤魚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外金皆
在吳江矣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即鄙善長注水

經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蓋斥此湖耳比見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於岳陽樓如滁州皮陸子美之屬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也

竟陵荊渚閒繚漢江築隄以障泛水彼人謂隄曰提說者以為自高氏據其地俗避其姓所諱故不曰隄禰予嘗疑其不然比見李肇國史補乃云今襄陽人呼隄為提關中人呼稻為討皆譌謬所習也由是知諱姓之說為妄矣

今郢州地名石城乃晉石城戍也子按宋武帝孝建元年分荊州之江夏竟陵武陵天門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陽七郡立郢州治江夏南史孝建以來稱郢州者即江夏也今秦鳳憲校理張舜民芸叟先謫監郴州鹽稅過鄂書與通判吳子勉廳壁詩云但見石城多草木豈知郢人博學有文蓋郢去鄂秦楚之異遂以鄂為今郢矣其詩併錄於此曰汀洲露白葉番黃獨上南樓寫興長但見石城多草木足知江夏有興亡朱絃只解悲流水黃鶴猶能返故鄉莫道楚魂招不得試將蘋累過三湘



京師謂人神識不穎者呼曰乾子因詢一書生厥義云何曰乾陽數九九者不滿足耳後予見揚子方言稱齊人謂賊曰虔因知乾乃虔傳曰虔劉我邊鄙蓋賊殺之義也然則世俗俚語多有所本但不能究繹耳

呂氏春秋曰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疆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娶婦者能子操燔火而炬新婦曰蕉火太烜令惠子過我前新婦乎拔今之鉗者卑之鉗者之鉗者卑之婦曰新婦卑對尊稱其妻及婦人凡自稱者則亦然

又曰室婦不知何也

凡言木之巨細者始曰拱把大曰圍引而增之曰合抱蓋拱把之間纔數寸耳圍則尺也合抱則五尺也莊子曰樗社木其大蔽牛犖之百圍疏云以繩束之圍纔百尺是也今人以兩手指合而環之適周一尺杜子美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是大四丈沈存中內翰云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也然沈精於算數者不知何法以準之

若徑七尺則圍當二丈一尺傳曰孔子身大十圍夫以其大也故記之如沈之言纔今之三尺七寸有畸耳何足以爲異耶周之尺當今之七寸五分

陝州靈寶縣之西有澗曰洪澗自東南直注西北入於河平時可涉遇漲湍暴下不可以舟子預脩本州役書洪澗澗水手四然不知其名之因也比見水經云按上名有鴻臚園池是水津渠沿注故謂斯川爲鴻臚澗於是知洪澗語之譌也

白兆山最安陸之勝處郡西三十里頗多靈跡中有楷



師嵓世傳楷師疏維摩經有白氣之異山因得名故賦詠之士未嘗不爲言若令狐子先請善先長老住白兆寺書曰高宗朝神楷師作維摩疏於嵓下感白氣之兆上屬於天因而得名亦習傳聞失之討論也

周書于翼傳建德二年出爲安州總管屬大旱溳水絕流舊俗亢陽禱白兆山祈雨翼遣主簿祭之卽日注雨用是知白兆之名舊矣

安州應城縣有五茄山寰宇記與圖經竝作茄字俗作加字竊疑之訪居人其山根起於平地袤可二里高可數仞無峯巒特起之勢皇甫子固謂予曰五當作伍伍葅楚之著姓此山葅伍氏所居當作伍家山今亦有五落五家聚落也孝昌東北有大伍山小伍山寰宇記以爲兩山壘嶂遠望若行伍然恐亦俗傳也

予使閩自江西之建昌遂抵昭武乃隸閩部其所謂飛猿嶺者昭武之西北境也過是嶺卽至於嶺石鋪當按謝靈運詩云朝發悲猿嶺暮宿落滑石謂其山高石落而滑也今爲飛猿嶺石葅蔵久俗傳之譌耳

世多言唐以張萬歲久任牧馬之政故圉人韋辨馬之者有誅穀梁曰晉獻公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戰國策曰夫驥之齒至矣由是知自古言馬歲必以齒非自唐有所諱也

禹貢曰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孔安國云淮出桐柏經陪尾班固地里志亦具此而顏師古乃曰陪尾在安陸東北今按安陸郡石村之西俗號爲橫山者陪尾也自在郡西北一舍之外班固之言東北誤也

杜子美李潮八分歌曰苦縣光和尚骨立筆法瘦硬方通神按神仙傳老子苦縣瀨鄉人又讀漢書稱威帝夢見老子命中常侍左悺於瀨鄉致祭詔陳相邊韶立祠兼刻石即蔡邕書也今考威帝紀年乃建和光和桓靈帝時年號豈杜詩乃後人傳寫之誤耶或者以爲今毫有太清殘缺碑猶有光和二字又不知太清之名始於何代兼譙去苦縣尚兩舍即非邊韶所刻石也

子美同谷七歌曰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



或以黃精當作黃獨遂援本草芋魁注釋以爲證此皆惑於多聞好奇之過也藥錄云黃精止饑杜以窮冬採此無所獲必遷就黃獨耶又以山雪爲春雪此尤爲乖謬杜自十月發秦州十一月至同谷十二月一日離同谷入蜀詩中歷歷可考蓋未嘗涉春也

世言子美卒於衡之耒陽故寰宇記亦載其墳在縣北二里不知何緣得此唐新書稱耒陽令遣白酒牛肉一夕而死予觀子美僑寄巴峽三歲大歷三年二月始下峽流寓荊南徙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陽即四年冬末也既過洞庭入長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臧玠之亂倉皇往衡陽至耒陽舟中伏枕又畏癉復沿湘而下故有回櫂之作末云舟師頗爾送朱夏汲寒泉又發舟將適漢陽云暮色棄汝去秋帆催客歸蓋回櫂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繼之以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潘府親友云北歸衡雨雪誰憫弊貂裘則子美北還之迹見此三篇安得卒於耒陽耶要其卒當在潭岳之間秋冬之際按元微之子美墓志稱子美孫嗣業收子美柩祔葬於偃師遂次於荊拜余爲志



辭不能絕其係略曰嚴武狀爲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去稿舟下荊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近時故丞相呂公爲杜詩年譜云大歷五年辛亥是年還襄漢卒於岳陽以前詩及微之之志考之爲不妥但一日離同谷入蜀詩中歷歷可考蓋未嘗涉春也

退之有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此篇常病難讀蓋多脫漏予親家季勉之收永叔王原叔宋子京三公所傳韓文最爲全本悉多是正於是知此篇乃脫八字自湜也因公安不自閑蓋閑字下脫其閑二字

又拘攄糞壤下脫一閒字閒字下又脫糞壤多三字
其後豈有臧字下脫不臧二字讀之者可以考焉至
於他詩亦多是正此不悉也

明義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可不可
哉蓋古之人視義以爲去就耳予嘗曰死生之際惟
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閒而謂子曰義
無對



墨史卷中

## 姓氏

譜牒不脩也久矣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冠流離而致然也夫京房之先姓李也牛洪之先蔡姓也疎之後乃爲束是之後乃爲氏間中人避王審知而沈氏去水面姓沈南中多危氏有惡其稱者或改爲元如此類甚多況元魏據洛諸國落中原之姓擇而賜之者孟堅則譜不可以不知也

古人凡著文集其末多載系世次一篇此亦子長孟堅敘傳之比也在唐時尚多姓譜之學今或舉言之歐陽文忠公蘇洵明允各爲世譜文忠依漢年表明允放禮以大宗小宗爲次雖例不同皆足以考究其世次也竊怪文忠以謂不知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序則禽獸不若也其譏訶亦至矣然歐陽氏得姓凡幾年其間文學之士蓋亦多矣文忠始爲之譜斯言恐未爲得也

## 古器

應山平靖關之南澗水盤紆隨山而行忽一日暴雨村民得小鼎於澗側銅爲之色如塗金兩耳三趾趾皆空中可受五升甚輕民言山肋有鼎痕十數皆爲水所漂止得此耳連庶君錫得之甚愛以爲葬而不侈質而不陋後歸永叔

予友郭惟濟君澤居孝昌之青林暑雨後斜日射溪磧焰有光牧童掊取之得一陶器體圓色白中虛徑六七寸一端隆起下生輪郭一端繞邊列以齒齒仍缺十六以爲枕也不可用忽得所安齒距地酌水於輪郭間隆起處可磨墨甚良方知古研容有陶者君澤嘗謂予曰柳公權云某州硯研爲最佳子時年少不能盡記今追憶書之

安陸石鼻村耕夫得宿藏一鏡光明瑩然不爲土所蝕視之可見十餘里外草木人物三人者互欲得之遂破三段猶照數里不知何世物

雲夢縣楚王城左右人時得編鐘佩印刀斗鼎鏡之屬不可勝紀

## 風俗

仕非爲貧有時爲貧今不然爲貧者多也予初仕聞仕

宦者相與告語曰某所有職田某所供給厚可仕也
後黍通籍朝堂之論亦然用是知爲貧多也
洛人凡花不曰花獨牡丹曰花晉人凡果不言果獨林
檎曰果荆人橘亦曰果
朱亥墓在都城南過所謂四里橋之道左旁有祠垣宇
甚全木亦茂呼爲屠兒墓園清明則衆屠具酒肴祠
之由於人情也
四方不同風甚者京師尤可笑古者婚禮合巹今也以
得一名矣號曰貊啍關推其巧能名者爲關使次有
雙盃綵絲連足夫婦傳飲謂之交杯媒氏祝之鄭盃
於地驗其俯仰以爲男女多寡之卜媒郎懷之而去
喪事貧不能具服則賃以衣之家人之寡者當其送
終郎假倩媪婦使服其服同哭諸途聲甚淒惋仍賻
自言曰非預我事



## 奇異

閩中呼梯爲陔陔階之譌也鞍爲腳腳膺之譌也
世言閩蜀同風孫光憲作北夢瑣言以爲不同大略引
蜀有不仕之類以爲異孫蓋蜀人也故主其鄉風今
讀書應舉爲浮屠氏竝多於他所一路雖不同相逢
則曰鄉人情好倍密至於親在堂兄弟異爨民間好
蠱毒者此其所同者則知古語之傳蓋不虛耳
閩中生子既多不舉其無後者則養他人子以爲息異
日族人或出嫁女爭訟其財無虛日子漕本路決其
獄曰不下數人夫殺己子至於後世獄訟不已豈非
天戒歟
汶上多士族有雌黃人物會於州吏茶肆過者必有惡
名以加之初但相顧舉吻而已在仕者到任三日已
得一名矣號曰貊啍關推其巧能名者爲關使次有
判官幹當公事
奇異
寇萊公貶死雷州櫬還洛陽過荆之公安民迎祭哭插
竹標紙錢竹盡活成林邦人神之號相公竹劉敞原
父王陶樂道各爲文刻石志其事
安陸有僧佛鳥小於鴝鵒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張齊
賢相謫守郡日作古詩二篇元憲宋郊詩曰鳥解佛
經言予少時聞之近時罕聞矣豈夫造物亦有時耶
盛事
國史補載苗夫人近代婦人無比今晏夫人丞相元獻

公之子富鄭公之室馮太尉之外姑馬夫人父尚書
也夫丞相司空申公呂端也四子長侍讀次樞密次
丞相司空次戶部尚書魯夫人父太師簡肅公也其
舅呂申公也夫丞相司空也子希純中書舍人壻翰
林學士范祖禹也
蘇子容言士大夫三世登科者蓋有之未有一朝者獨
劉沆天聖八年其子待制瑾皇祐五年其孫侍治平
元年並及第皆在　仁宗朝安厚卿言張文孝之孫
保常鎖廳不第然應舉時家狀內三代皆具慶亦世



所無也
世言國初史館王丞相溥作相日在具慶下安厚卿爲
樞密日亦然蓋繼母也
予里集賢張君房年六十三分司六十九致仕光祿卿
張君靖年六十六致仕其子朝請大夫瓘任京東提
刑年六十九致仕三人皆康寧無疾
趙孝廉令時景祐元年同廖獻卿赴試春闈一
日獻卿謂孝廉曰某必不利於南宮昨夢榜出上有
先人名氏景祐賀曰獻卿必登甲科繼先君矣未幾

省榜出獻卿乃第十八獻卿名子孟淳之長子也淳
天禧三年第十八及第今校理君正一乃獻卿第三
子元豐戊午國學第十八薦三世之間及第過省取
解並同名次亦世罕有也

戒殺

予少時季秋末於草際得一小蛺蝶怪其非時取視之
則蹙於掌中久則翩翩然飛去蓋其詐死以逃生也
孝昌戍若沖天益江行岸際見小蝦蟆無數天益呼僕
抱雞令食既而追無所見天益去蝦蟆復躍入水蓋



聞雞聲悉伏地不動人莫見也

鑒戒

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爲殺已降余謂非特此其殺灞陵
尉亦甚哉廣自抵陰譴豈止不侯而已哉至陵身臣
鹵而李氏夷滅亦顯報矣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黃鏞鉅萬
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問有屋
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爲之屋亦爲繕補又隆冬苦寒
鏞舍緡仍月屯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紓也登進

士第官至祠曹前行職爲理寺少列侍郎有五孫長曰繼中皇祐元年官至朝奉大夫次卽侍讀公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由選王文正沂公任　章獻朝發脅公竄海上天下稱之然卒以嗣子不蔭暮年謂所知曰予行已無慊而獲此報何邪但一事有恨初出守鄆爲監司相驅後乘政遷除本官略無寧歲竟死於道路此必爲報也



名令缺攝縣事有巡卒宋貴嫚罵本官衆不忍聞元弼械之笞二百死後十五年元弼爲沅州軍事判官治牒至寧州暴卒入冥與宋貴辨其事元弼具陳嫚罵之語冥官亦憤之已而追閱案牘語元弼曰罪卽當死終是死不以法元弼復生西州士人往往作傳亦多牴牾予屢詰其本末語及死不以法斯言有理可畏

安陸醫生宋氏視疾不問貧賤仍載粟棗芝者遺之宋二子曰應善論說好馳騁上下能冷熱人人多畏之

後爲醫博士謁之者貧則絕葢弗冒繼矣未六十中風而卒三子長犯盜流他所得還卒於鄉次初學舉進士自放不返日游市井聞因刺一婦人不著墜井死幼者終於琅儌應之弟曰効畏謹有常年踰七十而亡一孫習醫自足

眞僞

予聞洛中衣冠子弟不肖者鬻祖誥與石宗大賈冒以劉夢得讀張曲江集詩其序略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



放臣不宜與善地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荊門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識胡雛有反相羞凡帶與同列敢延諍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嗣終爲餒鬼豈忮心失怨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耶故其詩云寂莫韶陽廟魂歸不見人按唐書曲江有子拯而不見其他子孫者近有朝請張君唐輔來守安州葢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皇祐閒儂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凡名

舉人者悉官之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遷至
牧守當途諸公往往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夫以夢得
去曲江纔五六十年乃言燕翼無嗣豈知數百年後
有十世孫耶豈夢得困於遷謫有所激而言也是皆
不可知也

山中人說獵者嘗取麝麝糞日乾之每得麝裁四肘皮剖
臍香雜乾糞以賞之最大所謂當門子者即預採飛
蝨去首足翅日乾以用之是一麝獲五臍之利蝨之
性不良可知也醫者司徒生嘗言市麝臍宜置諸懷
中以氣溫之久而視之手指按之柔軟者眞也堅實
者僞也

譏謗



蜀人龍昌期爲禮論以爲周公金縢之請以代武王蓋
其詐也予謂方周公之時近則王不知遠則四國流
言至於後世猶有仁智未盡之說蓋聖人誠爲難知
鳴呼不如是不足以爲周公

元憲宋公始名郊字伯庠文僖振天下旣入翰林有愬
於上者以姓名於朝廷非便　神文乃開諭元憲令
易之遂名庠字一日因具奏劄先書臣庠時李獻臣
爲翰長見奏指宋公名曰此何人耶吏具以對已而
白宋宋乃書一絕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玷
華纓欲知七略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元憲旣參
大政朝廷無事廟堂之上日閱文史令觀紀年通譜
楊文公談苑等序及繹山碑跋尾亦知其略矣元憲
雍雍然有德之君子後旣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務
清淨無所作爲有爲者病之後爲人言排詆出知河
南改許及河陽歸京判都省久之卒於私第公嘗自
謂時賢多以不才詬我因爲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
濟世才虛舟人莫怒疑虎石會開蚊負愁山重葵傾
喜日來欲將嘲強解眞意轉悠哉

張師正倦游錄說穎上常夷甫處士自經而卒王莘樂
道奉議穎人也從學於常具道處士得病而卒師正
進士及第後換西班官至諸司使守郡亦有才此倦
游乃襄漢間士人所爲託名以行

占驗

舜治天下彈五絃琴而歌南風之詩蓋長養之音也詩

亦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今解粱盛夏以池水入畦謂之種鹽不得南風則鹽不成洛謂之鹽風荆湖閒夏有大風朝起夕止連日如此土人曰颪風音諒有則大旱陂澤立涸稻田多裂又名枸風如枸勺水也安陸地宜稻春雨不足則謂之打乾種蓋人牛種子倍賈元符己卯大旱歲暮農夫告曰來年又打乾矣蓋臘月牛踏泥中則然明年果然京師槐放花盛則多河魚疾北人喬麥熟則早晚候霜降圖有差焉



江湖閒人常於歲除汲江水秤與元日又秤重則大水顏氏家訓曰何名五更曰正月建寅斗柄昏在寅中曉則午中矣歷五辰也更歷也子夜不寐問直宿兵夜如何曰幾更明日問何以知曰每轉更則棲鳥多動嘗出戍率多用是爲驗因遣人聽戍鼓皆然

熙寧初予爲岳之巴陵令春月忽天雨白毛長二三尺許取而焚之臭如馬鬃是歲戊申也然京房亦有占上巳日蛙鳴則蠶善也

戊子五月五日夏至安陸老農相謂曰夏至逢端午家貲男女秋稼不登至冬艱食果貲子以自給至有委於路隅者明年己丑大旱人相食棄子不可勝數傳曰元鳥來分至秋分去故世諺燕往來不見社大概己丑仲春社前數日燕已來



語識

前廣西漕李朝正湜江寧人言昔日內相葉清臣道卿守金陵爲江南好十閱有云承丞相有才禪遊化聖皇寬詔養疎頑贏取十年閒意以爲雖補郡不越十年必復任矣去金陵十年而卒

治平閒李尉廣德錢公輔君倚守郡一日召李登城亭問及郡事簡得暇山川行樂昔葉道卿云贏得十年閒某止得五年亦足矣自謂不越五年復入至五年錢卒

子仲氏光輔元祐丁卯應詔季道輔餞於郊舉光輔舊詩曰仲舒窺圃三年廢東野看花一日多光輔笑曰我尚能爲此語邪明年失意會有詔經行士未得黜落具名以聞於是有旨令與特奏名唱名第一賜同五經出身予時自唐易守邠待次光輔榮歸爲學尚不輟八月末爲往州北視亡妻孫氏塋地還次近郊馬逸而墜內傷殊甚十日而卒看花一日多遂成其識邪

博弈

楊蒲經曰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過退六踏馬則一馬可踏五馬故世指不循理者謂之踏坑塹

世之紈帥蒲博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襲家楊蒲經一有賭若兩人以上須置襲合依樣檢文書乃投錢入襲家亦謂之錄事

鄭都官詩有能銷永日是楊蒲坑塹出來似宦途之句蓋所難者在過關以前後爲坑塹也



神文時京師旱上閔雨形於寤歎宰相請下畿內遍禱祠廟陳留有張子房廟縣尉亦才雅但好謔分命詣廟爲二十字詩題文成侯璧曰今人不如古肉身不如土我來漢相廟爲民祈靈雨石齊老說

元憲宋公應舉再上及第初任通判襄州景文一上及第初任復州推官元憲謂曰某幸繼入仕不識州縣況味景文甚曰某亦多幸繼應舉便不知下第況味甚十日而卒看花一日多遂成其味兄弟相與笑謔而罷



長林尉石夷吾齊老嘗遊廬山爲予言簡寂觀天尊銅像制範精緻然本乃佛像唐會昌中廢毀浮屠有惜其像者遂加冠於首衣以羽衣以爲天尊夷吾作詩曰赤土坡頭一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閒人說是非

熙寧閒王拱辰卽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光亦居洛於私居穿地丈餘作壙室邵堯夫見富鄭公問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大笑

熙寧中遣使諸路察訪呂升卿明甫奉使京東身爲職
官許薦部吏改官者十員戲語人曰可輟其半爲身
改官
龍圖閣學士世謂之大龍直龍圖爲假龍直學士爲小
龍或有得直閣久之不遷而卒因曰死龍
七寺閑劇不同大府爲忙卿司農爲走卿光祿爲飽卿
鴻臚爲唾卿監忙卿所隸場務走卿倉庾飽卿祠祭
數須胙醴唾卿掌四夷賓貢之事
都城相國寺最據衝會每月朔望三八日則開伎巧百
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異之物悉萃其間因號相



某官既相見讚曰聚廳請不拜就座則揖座又揖免
笏茶湯乃退餘官則堂上引聲曰屈一啜湯耳若同
從官則侍湯京官自下聲喏而升立白事訖退或有
久次無差遣者聞堂吏聲屈乃曰不於此叫屈更俟
何所耶
官制行將作監簿易爲承務郎或曰遷官則爲迎霜免
矣又判大理寺崔諫議台符換大中大夫前呼曰大
中來人不知皆笑曰大蟲來
丞相呂大防性凝重寡言逮秉政客多干祈但危坐相



對終不發一談時人謂之鐵蛤蜊
禮有引年傳稱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則不然至於病
耄猶不能去多爲貪而然或有一乞致仕者親戚相
怪且痛其死矣予同年仇伯玉粹夫爲戶部侍郎一
日報乞致仕未幾逢於朝路因訊之曰未嘗有疾亦
未嘗告老不知何爲也粹夫善詼諧乃告曰前日兒
子亦自馮翊弃而來以爲死矣且來草閱蹔踊一巡
都城相國寺最據衝會每月朔望三八日則開伎巧百
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異之物悉萃其間因號相



國寺爲破賊所
余長子渝嘗爲壽春令邑有淮南王安廟春秋朝廷祀
之邑人思劉仁贍之功德欲立廟不可得也遂共爲
劉令公像於淮南廟中歲時享焉傳舍有人爲詩曰
淮南據險逆西京仁贍輸忠保一城今日鄉人聊合
祭未應同食便同情
淮南廟有八仙公泊梅福等像守臣或被旨祈焉邑人
說往時有姓梅爲守見廟像泣而祭之云其祖也罔
郡至郊家嶺伶人郊生登嶺大痛守怪問之對曰此

嶺乃祖先之冢也守怒杖之
異時執政在私第皆儗居熙寧初撤南北作坊起東西
二府八位又廢捧日一營建武學隙地創小宅數十
收賃以充學費號鬼八位
雜志
神宗既大原廟取祖宗以來將相功臣像各繪於兩廡
因推恩官其後子在開封南司閱牘見党進家狀云
私家無祖像今城南什物庫土地像乃是遂取圖之
哲宗陵曰永陵京師永泰門福州永泰縣皆以他名避
之龍圖閣待制豐稷亦曰四明有永泰神乞改廟額
奏改之
狄梁公墓在洛陽東白馬寺後予游寺見其像在廡舍
下僧云其裔孫侍禁自陝右葬遷欲建祠堂於此不
果
盛武仲知蘷州過江夏予宴之其祖天聖閒爲翰林學
士宰相丁謂去不附己者十人盛其一也落學士工
部郎中知光州到任未幾又責和州團練副使宦者
押去才行一日使者不少止食盛苦之夜問左右曰
使者何不食耶曰五更食訖盛市胡餅十餘枚貫以
緡貯水一葫蘆挂於鞍行則啖之餘十里使者顧見
驚問曰何從得此物荅以早令市之使者撫掌大笑
蓋盛善飯常兼數人欲以困之也
應山縣連處士舜賓命二子從二宋學二子庶及庠也
請二公居於邑之法典寺今尚有二公手植松柏有
縣令經生者忿二公不出謁厲形顏色連勸二公強
謁之已而令恚尤甚連特詢其情令怒不以襯鞚也
二公復如言而往明年元憲狀元景文第十八南歸
令馳謁道左
唐僧能詩者如晝字皎然之類甚多古人生子三日父
名之二十而冠友字之所以表德也今僧頭童而不
櫛不可冠何字之有薦紳亦從而呼之何也
熙寧初予官陝郊時初復十銖錢監兵閭錫煮久而病
瘠以至不起惟以蒸豚啖之可以銷釋所支率分錢
內充買均給後予所至多令如此給肉惟建州豐國
監役兵仍多病手弱之疾
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乞致仕予在大農忽得目疾乞

官觀已而挂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歎乃自
削奏牘敘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漢傅之高
風鼓腹而嬉願遂堯民之至樂
老醫少卜老取其閒少取其決
鄭毅夫內相再黜於有司已而病傷寒忽一口夢化爲
龍而無角浴於池中鱗甲皆水出蓋汗也展轉鬧張
大夫問曰君已安否曰我不是龍張以爲譫言既覺
猶若曳尾不收夢中但聞池上人皆曰白龍公來也
士大夫於內相挽詞多用白龍公者蓋本此耳



古人一飯之恩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後世不然報恩略
而報讎必詳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孔子曰以德
報德以直報怨退之贈劉師命詩云往取將相酬恩
讎得時得位無不皆然
暑月痱子雖蛤粉陳粟塗之不差豫章黃元明曰止用
經夕熱水瀝灌之卽愈果然
京師賃驢塗之人相逢無非驢也熙寧以來皆乘馬也
按古今之驛亦給驢物之用舍亦有時
乖謬
元憲宋公留守西都同年爲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
蘩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以一畝試之自旦
至暮不能遍又值蝗災科民畜一雞云不惟去蝗之
害亦可字養令民悉是所畜雞旣集紛然而鬬莫能
開止邑前百姓喧鬬塞路共觀鬬雞而罷
安陸雖號節鎭當南北一統實僻左無事之地往者守
臣或以遷謫而來逕多時之閒人歲久皆吏部擬授
往往厚重而無作爲者熙寧閒一太守點檢清酒務
校量缸酒數少怒甚監官對曰陶器滲漏又校一缸
元祐中民家晝日火作先是數日前太守令晝閤子城
南門不得啟民莫曉也已而火作居者不得出救者
不得入民屋盡焚余詰守對曰某以久旱用晝仲舒
閉縱之術耳
人有言曰良田畏七月蓋百穀秀實之時正需雨也安
陸郡一歲禾稼甚茂而七月不雨一日見當職者告
以祈雨但言他而不荅八月又見之乃召日者占雨
期日者告以將雨其人乃曰是不用宰鷰也余觀朝

廷頒祈雨雪文三卷藏於郡縣如宰鷰皆有次第豈
至八月尚可爲之
有一卿列任京西憲按行一邑其尉蔡人張伯豪也始
迓於郊憲令步從又數其所爲至邑入傳舍更衣廣
候白提刑適罵者是中丞壻憲矍然曰何不早道於
是召尉坐謂曰聞君有才聊相沮爾若辭色不變豈
易量耶爲發鷹章而去
諫議大夫賈昌衡尹洛日予管幹文字賈會使者子亦
與坐末賈因言有一相知任憲至一郡有護戎年高





因料兵曰護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太守默然戎乃
抗聲曰我本不欲來爲小兒子所強今果受辱憲問
小兒子爲誰曰外甥復問爲誰曰章得象也蓋郇公
是時方爲丞相憲曰雖年高精神不減不知何佃戎
曰無恙僩憲曰好箇健老兒惠酒而去

# 石魚偶記

明張氏約園開雕

余既刻楊慈湖先生詩傳二十卷先聖大訓六卷遺書二十卷補編一卷煌煌鉅製已略備矣今更取石魚偶記一卷刻之何也石魚見水經注湘鄉縣石魚山下多石色黑而理若雲母開發一層輒有魚言其藴藏者深也蓋遺書中自卷七至卷十六爲家記十卷凡先生論易論書論詩論春秋論禮樂論論語論孝經論大學中庸論孟子諸子論治務論治道論封建論兵義理所在編者彙而著之而偶記則先生本所考據閒發議論手錄於冊者也有與家記同者有與家記詳略異者而要以家記未見者爲多人但知先生精於義理而不知先生勤於考據今讀斯記審訂所及孔壁之尚書古禮七略所錄誌於藝文者雖以康成之學說有不肯苟同至於物名之異同五行之變遷大而九式之匪頒細而三陀之定義一一辨證無遺其立言尤精者如謂士大夫宜以得失利害歷陳於明主之前而引范仲淹居母喪移執政書曰固邦在乎舉縣令擇郡長又引趙師民言曰奇邪者其黨常眾方正者其徒常寡衆者則進易徙算者見用難嗚呼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誼之矣先生年事最高故其成就有大過人者斯書爲晚年作明白坦夷由博反約經師人師典型具在識大識小錯綜其間然則人之壽又豈可少哉原書爲二老閣刻本戊寅夏胡適之贈余於燕京並誌之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後學張壽鏞序

# 石渠偶記

宋慈谿楊　簡敬仲撰

孔安國謂孔壁中尚書科斗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定其可知者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而劉歆謂孔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班固作藝文志亦曰孔安國得孔子壞宅中古文尚書以考伏生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何也意者安國初定十六篇先獻之續定共二十五篇安國雖再獻共五十九篇而承詔作傳則五十九篇書又當在安國之家安國謂歟文與淹中古經七十篇相似而孔氏又多三十九篇者即劉歆所謂孔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者謂於世所已見淹中古禮經七十篇之外又有此所未見者三十九篇故曰逸又曰有有又也猶書曰瘝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有也春秋十有一年十有二年之有也殊無可疑康成徒以志文未至明白疑三十九篇班固既已知之而志無其目孔氏學七十篇又不載諸目求其說不獲而高堂生之十七篇與此三十九篇合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予初以漢藝文志之未白也亦竊疑之亦以康遂意古經爲五十六篇遂改卷爲篇又改古經七十篇孔氏學七十篇皆爲十七意高堂生十七篇之訛全不成之言爲然及再三攷之又思之思之久則知其大謬會巫蠱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劉歆雖校祕書惟見安國所獻十六篇餘不得而見班固亦未見故因歆言而志之歟十六篇世所未見故曰逸書首言逸禮連言書則逸可知已甚矣鄭康成之好作異敢於意斷而不疑也其爲六藝論有曰高堂生習禮十七篇後於孔壁中得古禮經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康成徒以志文未至明白疑三十九篇班固既已知之而志無其目孔氏學七十篇又不載諸目求其說不獲而高堂生之十七篇與此三十九篇合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予初以漢藝文志之未白也亦竊疑之亦以康遂意古經爲五十六篇遂改卷爲篇又改古經七十篇孔氏學七十篇皆爲十七意高堂生十七篇之訛全不成之言爲然及再三攷之又思之思之久則知其大謬

藝文志既言孔子壞宅中得古文禮記又言淹中禮古
經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是言禮也非言記也又曰
多三十九篇亦謂經耳餘不言孔壁記篇之數者豈以
孔壁之記即百三十一篇之記學者所記故略之而不
復道歟
漢景帝時河閒獻王已得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
此禮及記其即藝文志所謂出於魯淹中者歟武帝初
年已有詩禮先師時未得孔壁中之禮也及末年魯共
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於壁中得古文禮及記文
漢世所行禮古經七十篇而大小戴所傳之儀禮止於
十七篇者止集其儀者然也餘篇雜禮義而言之或雖
有儀禮之類以儀禮十七篇簡卷之多故附別卷今二
戴禮記諸篇之不曰記者不可謂皆非古經也藝文志
謂孔子壞宅中得古文禮記謂有禮及有記也大戴禮
七篇甚多安知其非古經或者謂至宣成世大小戴劉
向所錄止十七篇餘不復見禮古經經記則誤矣
讀書不詳審自古學者通患陸德明賈公彥皆謂儀禮
索至此故備記云

即高堂生所傳十七篇皆謂漢藝文志不詳審之故也
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士禮爾今儀禮多天子諸侯卿大
夫之禮徒以十七篇數偶同而妄意之
漢藝文志謂孔壁中之禮曰禮記者謂有禮有記可也
總稱禮記亦可也何以明之儀禮十七篇皆備記禮儀
篇末又有記是又記中之記也天下無定言以意通之
可也後以世尊尚之則又曰經矣孔安國則又謂之傳
皆可也
漢藝文志不言左氏春秋所自出唯首敘左氏傳三十



卷言左邱明作傳本末甚詳謂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
羊穀梁鄒夾之傳河閒獻王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
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所得皆先秦舊書是時已立
左氏春秋博士劉歆校祕書言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
古文舊書藏於祕府伏而未發然則左氏傳誠古矣但
其義甚差者亦多
儀禮亦非純於治古之書冠而醴正也而已有若不醴
而醮用酒之文昏而親迎禮也而又有若不親迎則云
之文

天地之氣亦有時乎變古志有五百年大變之說而況



於數千萬年之久惡得而無變哉執耳目之所及以爲
定論不知聞見所不及亦有不然者道無所不通五行
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厥
驗亦昭昭矣嘗官富陽始至錢塘潮至庵山而止他日
與同官俱出西郊至看潮村固已皆訝村何以得此名
越二年潮忽過邑而西噴浪如岸雪聲如震雷宛然與
錢塘相似於是悟看潮村所以得名之由古亦有此故
名村以記異至今潮過富陽又聞四明城有掘地至深

得古巨纜蓋遠古時江海也今爲陸地黃帝以前不知其幾千萬年安知人五藏五行之氣不至黃帝以來而變爲古尙書者猶難其遺說故與後人之說不同歟後人求古尙書說與月令五藏五行之義而不獲乃曰腎最下故主冬脾稍前故主春肺最居上陽氣升焉故主夏肺下心故主中央土心下肝故主秋未敢遽以是說爲然也

司服曰凡弔事弁絰服故書弁作絣鄭司農絣讀爲弁弁而加環絰弁師曰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論語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則王之弔服宜亦皮弁皮弁白弁也而鄭康成必曰弁絰者如爵弁而素蓋以諸侯皮弁王禮宜異故推而上之有是說然斯乃意說無明據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禮固有貴賤一者王者之弔服亦皮弁何不可之有古聖人不得已而有作可因則因王服自有皮弁可用以弔何必別制如爵弁而素之弁以爲弁絰服乎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考此則弁絰即皮弁益明矣



弔服傳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加灰錫也司服王爲三公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然則錫重而緦輕如喪服傳則合矣若雜記則錫反輕於緦與周官司服不合雜記非聖人之書固不可盡信事其縷則稍精矣惟事其布必有不及之處則粗矣

司服曰王爲大夫士疑衰鄭司農謂疑衰十四升衰康成無異說是從司農說也殊未安夫錫衰緦衰猶十五升而疑衰當又輕反十四升乎二鄭之意謂不抽去其半乎而重者十五升輕者十四升名不正二鄭安知非十五升不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之爲疑衰乎疑者疑於衰又疑非衰康成乃曰疑之言擬也擬於吉則意在於吉殊失弔喪哀戚之意



嘗觀周官掌固司險候人而後知周之爲國一出於道德而其防姦備寇也甚至後世之爲國一倚於甲兵而防姦備寇之具則略周有五溝五涂又樹之林又因山川以爲險固又任其萬民以守焉又頒其士庶子以帥之平居修其固審其守致其候嚴其禁後世反不如是

之詳大抵不明者所見略同急其所當緩緩其所當急詳其所當略略其所當詳

周官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近世王安石用此致亂學士大夫於是爭言其非反其說曰服事也任服役之事以爲之息爾而不放下文國之財用取具焉然則安石所釋未爲非旬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歲取二分之息不爲無據依特以安石引用諛已之小人而斥遠君子周官有大要大務赤之行而用衆小人首行取息之法故適足召亂因其召亂而學士大夫又率然爲說不放經文良可笑也



三代之時固無養兵之費至於師行亦給之糧而或者疑大宰之九式不言軍旅遂謂師行亦不給糧而不放九式之匪須則師行之糧食在其中何以明之縣師之職曰若軍旅作衆庶及牛馬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獨不言備糧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須賜賜稍食凡邦有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倉人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夫將以用其死命而使之自備其糗糧非人情也況師行在外久近之期不可必也費誓峙乃糗糧無敢不逮者所以戒司糧之人也峙聚如山也非一人之糧明矣方誓之時大夫士民靡不咸聽孟子曰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者正以譏衰世之亂政非古也九式匪須之式次芻秣之下者芻牧祭牲及王之車馬故先之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此有三說其一焉字絕句其二者字絕句曰十室必有忠信如丘者其忠信者何爲不如丘之好學也痛言之也欲其如已之好學也夫自門弟子若是其衆猶不如不如孔子好學蓋亦常勢不足深訝而痛言也又說曰焉有不如丘之好學也言必如丘之好學也此說尤無理自羣弟子不如顏子之好學則天下安有每十室而必有如孔子之好學者然則當從焉字絕句或者疑曰不如丘之好學似矜伐然亦安知此非孔子與弟子燕語歎設言諸廣衆亦未爲矜伐也以有不足焉故學也辭氣亦平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爲即學也孔子每自言我學不厭夫性一而已矣本無聖

愚之聞孔子於此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惟不如丘之好學爾言人與聖人同者多明其性之無二忠信不欺僞而已聖人之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此惟勉人之好學深明聖道之不難致也顏子之未知也故歎其道之彌高彌堅二三子率以孔子爲有隱焉而不以告皆疑之過不悟忠信卽聖人之道也孔子又曰主忠信明無詐無僞之心卽吾之主本不必求之遠也人心本不欺僞不欺僞本與聖人同孔子知人心因放逸而爲僞者多故姑曰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其實人心皆



忠信因物有遷斯失之然雖至小人亦豈有自旦達暮皆欺僞者其不欺僞之時卽聖人之心顏子未知此故歎其堅高他日知之其心三月不違仁豈以思爲爲之哉卽吾所自有誠實無僞之心而無作好無作惡焉好惡不作自然常清常明是謂仁

顏子願無伐善無施勞蓋未能三月不違仁之時所願也至於三月不違仁之時其心常一無思無爲昔者之願蓋泯然無有而作矣顏子之願生於有伐善施勞之觀孔子盛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謂人誰有如管仲之仁者他日又曰管仲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



有所謂伐善施勞者哉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者不解夫子之旨遂疑豈以儉而曰小乎子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夫子竟不復辨明小器之詳而遂已嗚呼夫子如天矣道心如太虛或者不能問故不復告觀其愚雖強告之奚益

禮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趨而退無揖禮今則進退皆揖大無謂也然俗行已久不可改曲禮曰禮從宜今從俗亦禮也使其大悖於義亦不可從今之揖亦所以爲敬也



安得廢道旁之崖石刻曰學者當觀大聖之言言非大聖終有差失似是而非惑誤後學流毒甚深壞人心亂人國戒之哉戒之哉　所忠傳錄聖人之言又不能無差然大體可觀與賢者之言不同賢者之言善者固多

惟大知能擇

子路問曰管仲未仁乎子貢又問曰管仲非仁者與觀二子發問情狀知當時輿論稱管仲仁故二子如此問觀孔子盛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謂人誰有如管仲之仁者他日又曰管仲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

沒齒無怨言蓋稱其仁矣惟嘗曰小器因或疑其儉曰不儉或疑其知禮曰不知禮者有矣其曰小器小者有矣不儉不知禮蓋仁而器小者有矣不儉不知禮之狀亦不至大悖夫能苟就功業爲小矣不儉不知禮之狀亦不至大悖夫能奪伯氏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非仲誠心大公無私何以得此或者謂孔子惟許其有仁之功不思伯氏無怨何以致之也若孔子惟許其功不許其心則辭旨亦當著見孔子言仁能守之又有不莊不以禮之事



曲禮毋嚃毋流毋揚饭毋大口毋放飯流歠毋咤食毋囓骨毋反鼎毋投與狗骨毋固與毋齧決毋嘬炙毋刺齒毋歌毋搖膝毋舐手毋盥手以巾毋淸其羹毋絮羹毋嘬炙毋嚙骨毋投狗骨毋反魚肉毋迸飯毋流毋放飯毋咤食毋囓骨

之穄高誘曰關西謂之麋冀州謂之糜廣雅云糜穄也
糜口鼎反　曲禮稷曰明粢本草有粳米又有稻米爾雅云
稌稻詩云豐年多黍多稌禮牛宜稌說文云沛國謂稻
爲糯字林云糯粘稻也顏師古刊謬正俗曰本草所謂
稻米者今之粳米耳內則曰菽麥蕡稻黍粱秫急就篇
云稻黍秫稷則皆以粳爲稻左太沖蜀都賦云稷稻茫
茫則知稷者粟穄之通稱稻者粳糯之通稱粳亦作秔
糯亦名秫又名稌本草有青粱黃粱白粱陶隱居云粱
米皆是粟惟頭色異耳青粱出江北今江東少有唐本



注云青粱殼有毛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食之味
短色惡不如黃白粱故人少種之黃粱出蜀漢浙閒亦
種之毛長穀粒俱麤於白粱而收子少食之香美過於
諸粱人號爲竹根黃陶注云襄陽竹根者是乃黃粱非
白粱穗多毛長穀麤扁不似粟圓也食之香美爲黃粱
之亞矣曲禮粱曰薌其說者謂其卽其卽居語助也今
有夏粟黃而粒小有秋粟白而粒大且長正應白粱爾
雅芑白苗郭注云今之白粱粟唐本注謂黃粱麤於白
粱則非今之夏粟矣夏粟殆本草於諸粱之後又曰粟
米者是歟夏粟粒最小矮穄人亦多種色黃粒又大於
秋粟內則菽麥蕡稻黍粱秫不言粟不言稷然則粱者
稷之通稱歟穄亦包其中矣析而言之則稷爲稌粱
爲粟氾勝之種植書云粱是秫粟曲禮歲凶年穀不登
大夫不食粱志云膏粱之味者謂秫粟歟冉子爲公西
華之母請粟左傳粢食不鑿然則粟者亦諸穀米之通
稱中原多粟故曰粟曰粢



今日清晨忽覺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敎不倦仁也孟子
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
之心知也二子之言仁異乎孔子之言仁矣二子之言
仁蓋世俗學徒之常談實不識仁也孔子因樊遲之問
答曰愛人蓋以樊遲好攻人之惡恐疾太甚罕惠愛之
心故孔子曰愛人非定言仁爲愛人而已也愛人固卽
仁而不足以盡仁主言雖曰仁者莫大於愛人蓋言治
道言其大者爾亦不以言仁之全學者因孔子愛人之
一言遂定指仁爲愛人以博施濟是爲仁亦子貢之言
非孔子之言孔子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明博施濟衆
之難爾亦未嘗定仁爲濟衆濟衆雖難而子貢之意乃

求諸外實不識仁孟子雖學於曾子思子思學於曾子得孔子一貫之道頗有源流孟子亦知仁人心也而猶未免習於流俗之論列仁與義禮知爲四亦由未知仁道之大全故云孔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此言仁之大體矣知道謂之智守道而常清明是謂常覺是謂孔子又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此亦言仁之大體仁者之妙如山之靜止而亦發生不窮世儒不達是故率以愛人利物爲仁孔子答顏子曰克己復禮答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答司馬牛曰其言也訒又答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答子張曰恭覺信敏惠答子夏曰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皆不曰愛人惻隱孔子之言仁皆不可以心思皆不可以力索惟可以默識豈可以言盡孟子之言智亦淺羞惡恭敬是非皆仁心之變化而非四也顏子三月不違仁猶未足以盡仁然則仁道大矣子貢裂夫子之文章與天性爲三嗚呼一貫之旨其難明至於是乎未之思爾夫何難易之有嘉泰元年歲在辛酉十一月九日



曲禮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曰孔疏曰郊天國外之事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用辛祉稷是郊內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祀地日用甲孔疏於此亦無善說曲禮曰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然則明禮以宗廟爲內事餘爲外事然則祀地爲外事矣其用甲則宜郊特牲之郊用辛其周禮歟曲禮多殷禮世婦在嬪之上天子之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與周官大異其天道無所不包統不可以內外言歟地者天中之物渾天家之說云三才一貫於天特明著其義歟

也聖人之知與臧武仲之知亦同惟聖人不欲爾聖人之勇與卞莊子之勇亦同惟聖人無欲爾道心人人之所自有特以動乎意故昏故亂道心本清明無庸加知用而實未嘗動是爲動爾此人人之所同有合知與不欲與勇而言之則道心自然全成本無虧少嘉泰元年

十一月十一日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簡初不解　其旨槩溺云云則夫子憮然而爲之辨荷蕢者云云則曰果哉末之難今丈人者譏誚聖人夫子宜正言其過而顧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何也一日昧爽忽醒其故蓋夫子前知也志曰遠在八荒之外來千我者則皆知之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而孔子不明言已之前知者慮人疑怪也論語曰子不語怪神閭近世程正叔往見孫五經程入山中途值孫程問孫出山何爲答曰知伊川先生相訪欲市少食物以延之程問何從知之孫曰夜來氣息甚大時蓋未識伊川也是亦前知之一也李敬之少壯未娶時亦聞有前知驗其事果有之問其所以能知之狀則曰初不知所以然自知之爾其知錢塘火災也行至大廟牆角忽有火災之氣過之自知其卽有回祿之災夫孫李尙能爾而況於聖人乎人性本清明動乎意故昏常不動乎意則常清明久則前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旣告之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矣亦可以爲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夫思義授命是誠體大忽繼之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無乃非其大者乎而夫子及是者何也孔子之言雖因問而答而每有以徵中人之病子路質勇直少思索他日孔子曰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是子路以孔子之言如是而已矣不復加思不知孔子之言實不如是也子路師事孔子契要深久孔子之言子路所敬所患未能思譯

而概已此亦再質者常態孔子知其未能入乎道者職此之由故因成人之問而終及之雖泛言之實深中之孔子與門弟子言率類此

或疑周禮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與覲禮王負扆於堂上諸侯拜於堂下王不答拜事情不同簡觀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周禮總言賓主之間步數不別宗覲之殊則覲禮亦稱賓主矧稱伯父其敬亦至矣矧賓主之間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姑以步三尺計之其相去亦遠矣其堂上堂下之勢不覺懸殊於人情爲可記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此言覲禮爾若朝禮則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則王下堂矣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博學於文謂多識前言往行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夫前言往行誠有可觀未必一一皆合禮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而非禮也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雖



足以驚眾動人似是而實非惟約之以禮禮者中正和平無私意無過不及庶乎弗偏弗畔矣彼偏倚邪僻怪殄皆畔而已矣如拔一毛利天下不爲又如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皆非禮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云藉藻也按聘禮賈人取圭垂繅宰介執圭屈繅使者受圭垂繅上介受圭屈繅皆不襲惟賓執圭則襲公受玉則襲皆不言有繅大禮至敬故變其常服之裼而用上古不文飾之襲玉藻曰裼見美襲充美乃禮家穿鑿爲說鄭依之今不從鄭注覲禮曰繅以韋衣木廣袤各如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爲六色然則所謂屈之垂之者其外餘之韋歟古者有肉袒後世袒裼以見其中衣之美故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自上世以來寖趨於文故後世以裼裘爲常有變焉乃襲襲不見美不爲飾也弔則襲不忍飾也尸襲貴其質也質道也以所貴者事尸也所以明道也執玉龜襲敬之至也禮之大也故亦用其所尚質古之道也玉藻曰無事則裼於以知裼爲後世之常服今釋氏西夷之常服右袒以見其中衣亦猶中國之常服左袒而見其中衣之美也而玉

藻又曰襲充美也無事則襲弗敢充也又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其爲說鑿矣又曰君在則裼盡飾也其爲說差矣非君在而後裼裼者服之常也襲裘不入公門惡其無飾人情之常也故夫裼者常也飾者常也後世之常也襲質無文古之常也古中衣無美之可見也且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褒玄綃衣以裼之麑裘青豻褒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於以知裼者其常也聘禮自其初至立接西壁賓未嘗襲至執圭乃襲公亦始





襲以受玉及授宰玉裼降立是復常也賓出裼奉束帛加璧享以下服無變是裼常服也犬羊之裘不裼無文美之可見也庶人之服也玉藻多禮家之說不可盡信說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蓋用皇氏說鄭康成亦謂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詩云衣錦絅衣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鄭所據止於此夫詩衣錦絅衣婦人之服也以類推男子錦爲中衣狐裘爲上服猶婦人之絅衣也秦詩曰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然則狐裘爲上服故人得而見之檜詩狐裘以朝亦以裘爲上服也鄭詩羔裘如濡亦以裘爲上服故其如濡之狀可覩也皆不見裘之上復有衣周禮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是益足以驗裘爲上服鄭康成不善屬文不深知詩人文辭情狀諸儒不詳攷又從而和之學者不可徇傳而忘經且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此又以見裘爲上服裘外無衣不袒謂之襲袒謂之裼裼則見其中衣裘有裼襲之不同而裘見於外爲上服則同玉藻又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則又知裘爲上服益昭昭





仁宗既用范富鋭意於治每進見必以太平事責成之猶未言既而開天章閣召二公賜坐授以筆紙使條所欲爲者范富等惶恐請退而條列上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而二公所條十事乃有司細故其間貢舉不封卷首參考履行擇官長稍近於理而終不先行而後文又無以防其私嗚呼二公本朝第一流人物而其學業乃如此可謂士大夫孤負人主夫士大夫幼而學壯而行其胸中固自有經緯一日得

行其道則次第而施何至淺陋若是其甚又竊怪慶曆八年親從官作亂至入寢殿雖即捕戮上幸龍圖天章閣手詔賜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問以天下利病得失給筆札命即坐以對而宰臣陳執中固辭上復諭至三四宋庠請至中書合謀條奏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疏濶惟御史中丞魚周詢謂責任不專用人猜疑以攻人過失爲公論若言及忠良才能則疑爲朋黨所謂責任不專者今執政大臣心知其事可行其法可罷但拱默自安上頗嘉周詢對嗚呼是時大臣爲拱默自安計即



當罷去何以責任爲可嘉者若是其疏濶者可知已親從爲亂斯豈小故大臣終不思所以致此者何由因循混默苟度日月嗚呼自范富所條十事猶不出細故於陳宋乎何尤士大夫率不知治道至於此豈不孤神文所以虛中受言之願哉親從之亂由不行周官士庶子入次入舍之制故也古者宮衛皆士庶子後世則皆武夫悍卒孰安孰危從後世之制而偶安者幸也非常也從後世之制而至於慶曆八年有親從之亂者乃其勢之常也非不幸而偶然也士大夫讀周官輒以爲古制無用於今不復詳思復虛周制誠難遽行於今熟講漸圖亦可漸復又今廟朝之上能保任沿邊諸州縣之必能固疆場以待北寇之至乎猶未也守任二年令任三年視官居如寄上下之情不固何暇治守禦之具設有具文計圖寵賞執守孰固一旦虜騎臨之有棄城而走耳朝家不及今閒暇早爲之計擇賢守令付之久其任使治其境內治其守備如治其家必待赤白囊至始蒼黃左右顧噬臍矣又今大軍所在率十數萬其帥



日必忠必固無貳乎夫軍帥大抵多武夫閭有知書不過僅僅今士大夫自幼而讀古列聖之書所講學者道德仁義而猶有不可保而欲望諸武夫顧不殆哉今士大夫之賢而有才能爲縣者亦可漸教之使爲軍帥更其職名使爲詩書禮樂之帥諸葛武侯李衛公未可謂舉世無其似博詢熟議教而用之釋此長策而使國家據不測之危豈大臣之本心哉慮不及此爾又今風俗不美人心不善上下交征利官吏毒害良民去而爲盜賊者所在而有忽有大凶年姦雄知有饑且死之勢奮臂一呼通衢遮應雖有智者何以爲計自

慶曆中歐陽修猶言州縣不治者十常六九范文正言
良吏百無一二而況於今乎今廟堂之上胡不用周官
內外擇賢久任罷科舉鄉舉里選賢者能者有不以公
而以私則罷黜終其身君相一德誠意下孚則此令朝
下人心夕變矣會諸賢取周官之書及古書熟議其可
行者使比閭族黨之教行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何獨
見於文王之時人性本善感之斯應行文王周公之政
亦可以寖致文王周公之治亦可以羣國詐於數百年
之永不知士大夫亦有以此得失利害歷歷陳敘於明
主之前者乎不餘詳說見治務篇末能使人主左右皆
趨善遠惡則庶務皆未可議人主未能自行賞善之政
於中官則中官必不趨善而遠惡
慶歷元年翰林學士承旨丁度言臣嘗知湖州民有抵
荼禁者受千錢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强盜殺人取其
弊衣直不過數百昔漢變錢幣盜鑄死者數十萬唐鑄
乾元及重輪乾元嚴刑不能禁
天聖五年范仲淹居母喪移書執政曰固邦本在平舉
縣令擇郡長朝廷亦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云云士委
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明經之士
全暗指歸責其能政百有一焉今春詔下禮闈凡修詞
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翕然稱是云
云姦雄無代無之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幸生靈之怨
弔而稱義范居母喪此書得已而不已
天聖八年開封府判官謝絳言願先取大州邑數十百
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不限資
考許便宜從事
寶元二年趙師民上書曰奇邪者其黨常眾方正者其
徒常寡黨眾則進易徒寡者見用難
曲禮既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臨祭祀內事曰孝
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是生名也而後又曰諸
侯不生名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蓋曲禮學者雜記後
人編聚成篇固有異同有是非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
同姓名蓋釋春秋今曲禮不曰釋春秋而泛言大概則
不可昔者大王去邠是亦失地也名而貶之可乎若夫
春秋失地之諸侯則可貶矣
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如也古者如

而通用大戴禮記每見之今方言如今而今一也
古者士一廟適士二廟大夫三廟今異矣士庶咸祀三
世其來也久遽反俗而從古難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
也又曰禮從宜程子曰今高祖有服則義不可以不祀
世聚率不逮三十高祖或有逮事是宜祀矧令無禁然
程無漸殺祭法去廟而壇去壇而鬼其殺也有漸程去
廟而鬼截然而止薄矣今隨時三時祫祀三世冬祫乃
及高祖禮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子祫及其高祖禮
大夫畫帷不振容今令八品以上輒車兩廂畫雲氣垂



三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旒蘇今之八品古之中士七品古之上士乃畫帷旒蘇
猶振容也古君振容今士振容令率優與比附而議則
祀三世及四世未爲踰令矧令無不可之文與人心爲
安今雖祀三世惟於寢罕有廟者慶曆元年赦書文武
官許立家廟今一廟而三區自開國男以上一廟五區
略應諸侯五廟之禮父爲昭則子爲穆父爲穆則子爲
昭祔者從焉殤亦祔禮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亡則中
一以上而祔中閒也無主父母則不祔於曾祖考妣而
祔於高祖考妣侯王父母入廟則改祔焉昭穆不可亂
也古尊者主奧而東面故侍其左者南面爲昭其右者
北面爲穆今尊者位於中侍其左右者東西焉而猶不
忘古昭穆之名也古饋食於祖一牲一尸其配無異位
其祔無文當祔者附食厥義坦明無俟乎復言也今世
其配比位祔位咸設若外內不異其所則於昭穆男女
之別有嫌焉矧禮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是王母常位
在內王父常位在外故可不配也士婚禮婦奠菜於皇
舅皇姑舅席於廟奧東面姑席於北方南面祝異辭辭
不言配今時祫外內異所則祝辭無配少牢饋食禮之



三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配者不異位也非祫也古大夫士無主後世則有主
主尸道也皆有諸形者也禮正祭虛位而已矣未迎尸
也古聖王所以明鬼神之實人執形體以爲人不知人
之神不可以形執也既迎尸拜妥因前所酌之奠而祝
曰孝孫某圭爲而明薦之饗主人再拜明今之尸卽前
之虛也有形卽無形者也非二也古本黍稷尸三飯又
三飯又三飯乃有酳角主人之事尸也於酒醴略矣今
時則異然也酒奠止於三行五行七行又加焉卒乃飯
古今之不同也今茲主人親酌再獻主婦亞獻賓長三

獻亡則次長獻長兄弟加爵盡其敬愛之誠也祝乃登
匙猶古遷敦又侑之也主人再拜祝乃爲祖考致酢且
嘏於主人乃酢亞獻乃酢三獻禮之有酢也報施之誠
也獻酢嘏旅餕燕皆道心之變化未有知其所以然也
每食必祭敬其神也不敢私也旅之廢也久矣今而復
者愛敬之不下逮闕典之大者俗習之薄亦由乎若是
類者之廢故寖而習於薄也禮家雖曰有其廢之莫敢
舉也變而通之在其人也莫舉而無大害於義則莫舉
也莫舉而大害於義復其舊可也今漸復之未能盡復
矣可以已矣於是尸謖今則神主興古祭一又納一尊
今所祭不止於一又納三尊於廟中所以致其厭飫之
禮也祝又告曰利成子孫之所以事其祖考者益加祖
考之告止者至再嗚呼孝慈之至也簡於其再告利成
也忽感而悲幾於不自勝也乃闔戶而燕惠及婢僕辭
不徧此爲家之政也爲國猶是也政者正也天下無二
正也無二道也其筮日也主人北面於廟門外子姓兄
弟立於主人之左後北面東上筮人南面受命於主人
執事者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曾某來日某用薦歲
事尚饗筮人北面筮卒寫卦告主人曰吉若不吉則筮
遠日禮筮日主人子姓兄弟皆西面以所祭筮於奧東
西面故也筮辭曰皇祖某子或曰伯某尚饗神無所不在
亦猶祊於門神位在西故皆西面今則異矣廟主南面
則主人子姓兄弟當北面筮人宜於贊命者之北受命
當廟門外之右神位古尊右今則尊左矣筮人居門外
之右無害



讀古書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陳莊十死赴於
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
束修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
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簡編有疑焉唐虞夏
后氏之世萬國其國竟狹矣承師問道當不遠千里而
縣子曰束修之間不出竟於義未安焉甚矣言辭之
不可執一也縣子本旨謂夫交政者也而爲一概之論
則不可雖非承師問道而天下之事變無窮不可執一
以爲必無
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

也子服伯子曰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簡疑焉周禮立孫固正若孫不肖而子賢亦立孫乎當是仲子之子不爲賢其孫不肖仲子以私愛而違周禮故孔子云若仲子之子賢其孫不肖則孔子未必此云禮有常有變不得已而變通聖人不以爲非湯武之征周公之誅孔子不以爲非而況於餘乎夫道惟其正而已矣惟其是而已矣

喪服小記爲父母妻長子禫據此是惟爲父母妻長子則禫餘期服則無禫也而雜記又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凡期皆有禫也詳觀承上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於是繼言期喪之禫以明如剡之痛故久而未平又有禫乎非謂凡期平抑異世之禮有不同乎鄭康成於雜記謂父在爲母不及其餘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自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自不爲白也母不爲伋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觀此是孔子之學非思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是孔子之學一無所知也知則思思則知人心之靈本如此因物而遷一動乎意故喪其靈孔子又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自能先覺乎彼之詐不億不信者是人心自明不假逆億而自能照鑒也與日月合明何獨大人有之夫人皆有之惟衆人皆之大人不失其本明爾

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其事雖聖人莫能遽革古字一後爲戈非有道者所制也許愼乃以弋爲古文殊爲害道且其言曰惟初太始道立於一嗚呼謬哉道無始終何必言太始道非可以物言何以爲立說卦立天之道立地之道非聖人之言也先儒不知道故意其爲孔子之言是誣汙聖人古字上後爲旦又後爲上古字下後爲下又後爲下皆支離增益殊爲害道然世楷字上下行用久牢雖聖人復生亦難遽革自古得道者寡昏昏者比比而是故天下事多離道乖謬知其故者絕少孔子欲乘殷輅服周冕以木輅麻冕質也惟知道者知質直之爲道

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祖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此其大略爾然而顏淵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則變俗矣

曲禮曰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此章惟釋春秋爾非通言也禮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是生名也大王去豳是失地也亦可名乎周公誅管叔滅同姓也亦可名乎曲禮此類非聖人之言春秋諸侯失地而名者無道也旨不在於失地滅同姓而名者亦以無道故也

孔子曰一貫三爲王謂一道貫三才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李陽冰忠王玉之無辨也爲說曰中畫近上者則天之義三畫正均如貫玉陽冰不知道取天而舍地誤惑後學孔子言堯則天非釋王字至於釋王字利通三才而貫之奚可有所依違許愼於王石之美象三玉之連其貫也由是觀之王玉三畫皆正均玉字三

畫宜短而重如玉貫者宜輕如絲縷本文惟曰象三玉之連其貫也不聞有點古亦作𢎘故後世加點爲玉以別於王貤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蓋有道者一以貫之而許愼曰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雖後引孔子之言寘不明孔子之旨孔子謂士大夫之士非謂事也詩書閒有以士爲事者記聲之訛也秦火之餘古書若此類多矣大率不以士爲事推一合十爲士卽一貫三爲王之道也道無二在上者爲王在下者爲士大明大通者爲王次焉爲諸侯又次爲大夫又次爲士不容有二道也離道則爲無道矣無道大悖之稱

古者四十而始仕六十始不親學今也不然二十遂仕仕則不親學矣其求仕者所習惟虛文尙未識古者實學之事而況於旣仕而廢書者多歟則亦無歎夫後世之乏材也後世士大夫旣不知治已故不知治人所謂漢唐名臣其學業荒蕪僻陋其閒無憾者有幾則亦無訝夫後世之治不如古也漢唐治日少亂日多自僕唐之君臣自取之也古亦天下後亦天下共是天下而治亂安危異者所由非其道也古純於道後雜於術古純於義後雜於利古列聖朝夕相與圖謀治天下之道皆有其具後世所遵承而施行之者有幾則亦無訝夫後世之治不如古也古制誠難驟復獨不可倣其意而徐圖之乎而遽曰古今異時古制斷不可行於後而雜霸是講是無惑乎後世之治日少亂日多也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者不確之辭非有所據於古志也此孔子以心揆之而言故其聲音爲然嗚呼至矣孔子之心卽道卽禮故言無非禮哉之爲音蓋謙虛之狀而非疑也其下望墓爲壇以時祭云云之制皆孔子心制嗚呼至矣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文可據無獻可證則孔子何自而能言孔子之心如太虛如日月自無所不照也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與機而往塗遠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夫豈不可之言周

公以心揆之也孔子亦猶是也孔子言禮多此類
井田之制不惟家給人足易於爲善亦使民安分知足
无好利貪外之心終年從事於百畝之中此外不復作
念自秦開阡陌破壞井田之制使民得兼并而作其趣
利之心日夜耕織不休秦以富强而亦以此亡敎民以
利故也
春秋之正月謂周正建子之月昭昭矣僖五年左氏傳
謂正月日南至登臺以望襄二十八年春無冰益驗益
證而或者難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正而猶書冬十月不

改夏正秦必有所因況秦最爲好自大自尊者宜遂以
亥月爲正月何爲終不改夏正殆周亦循夏正惟每歲
於子月之朔行盛禮以應改正爾應之曰以意度疑似
之說而欲改春秋經傳之正文大難大難周禮既書正
月之吉謂子月周正又書正歲謂夏正蓋夏正自古行
用之久民閒安之便之殷周徙以易代不得不改正朔
以一天下之心弭征伐之禍而夏正終不廢絶參而用
之蓋惟見天下習用夏正久固不可改故雖改正而不
改月一時改制諸儒不敢駁正矧亦合孔子行夏之時
之說故遂載諸史歟而千載之下遂執此以疑春秋不
可若夫商書之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
不以明年爲元祀歟設明年方稱元祀雖建丑而不改
夏月則殷之質周之文固不可比而同之季康子問於
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所生者蚕桑以建子之月爲正月益足以證春秋而猶有蠶觀此則周以

孔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者說其
學以爲已子路子張冉有子夏子貢之徒皆不及也然
期之所以疑而未信者以其未明也王充論衡言其與
宓子賤公孫尼子之徒皆論情性皆言性有善有惡簡
謂言性有善有惡宜其疑而不明也孟子專言性善是
以信而不疑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何惡之有人性
至神至明至廣大顧人自不信耳
聞朱晦翁謂昭穆當如字讀不可作韶音南面曰昭北
馮淩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是正歲爲夏正明矣自
朝廷猶參用夏正而況於民閒乎秦焚詩書掃迹先于

作說文云侶廟侶穆父爲侶南面子爲穆北面侶市昭切則漢世已音韶矣字音多此類行行謂行行前進无退意戶浪切先生者長後生者短長字遂作張仰切侶或改作从人旁昭从日旁昭省

亦本取南面昭明之意欲別昭穆之義故改音韶而字

許愼說文云日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古三切嗚呼道之不明也久矣諸儒竇亂之夫从口含一一者食物也易曰頤中有物曰噬嗑以其甘美也故食之厭旨厭象至明至著而許愼乃謂一爲道遠廣大無外夫孰得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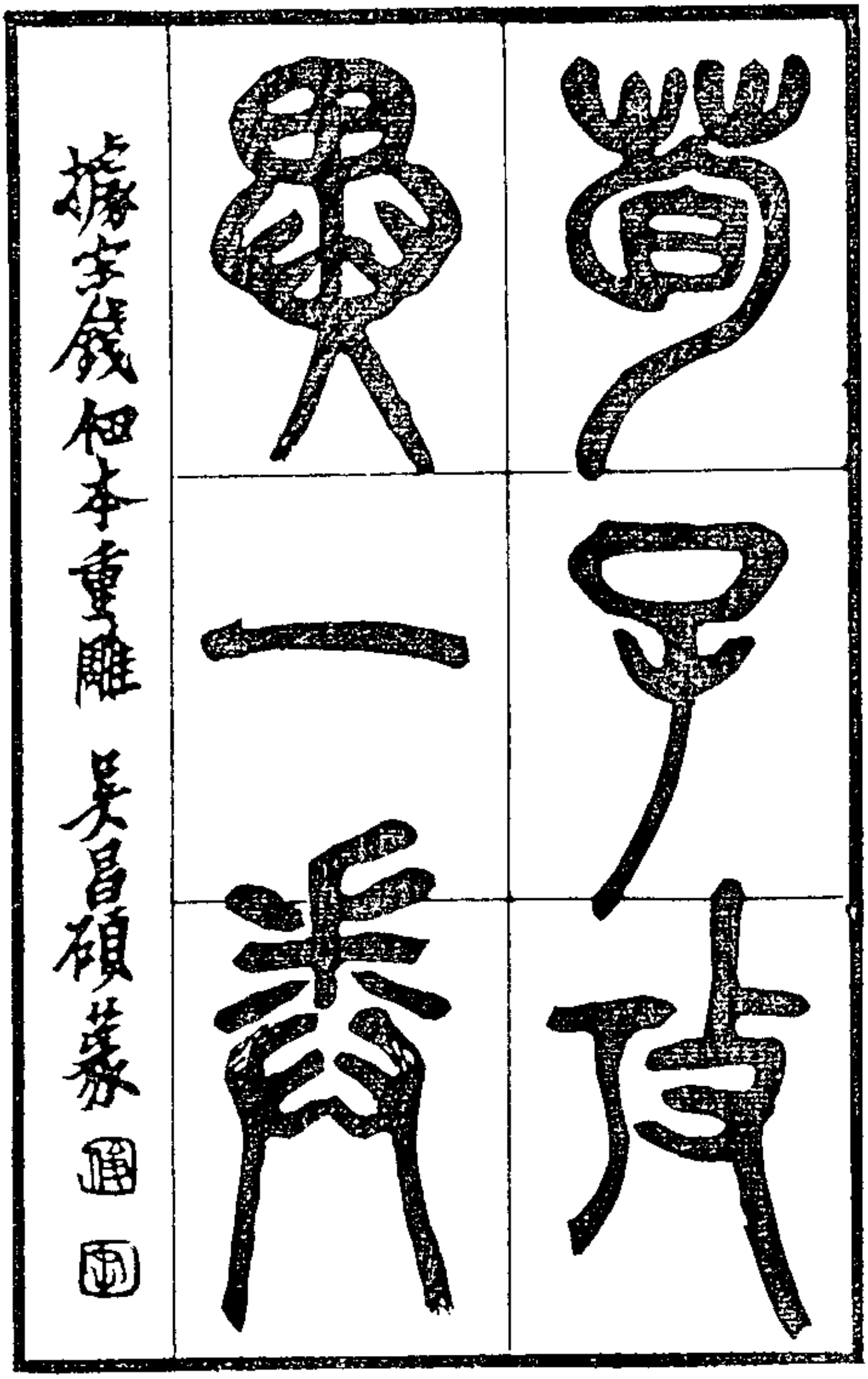
望三四明澉書
約園刊本

含之皆道也口道也食物道也含亦道也甘美亦道也酸苦甘辛亦道也夫道不可以內外言而可以言含乎含食飲而言道舍近而求遠舍明白坦夷而爲穿鑿妄意害道甚矣後世雖不以明道歸許愼而其書行於世與昏昏逐逐者之所見略同簡懼昏者得許言爲證而益固守其妄見不得已略與之辨

夏后氏之郊鯀禹之爲與仁人之事親如事天與事親如事天不以德也心也義也亦猶衛出公待孔子爲政有畢而不父之也好義如子路猶曰子之迂也矣其正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明當正父子之名不可以蒯聵之

石魚偶記

望三四明澉書
約園刊本


嬴宇義和本重雕
吳昌碩篆

卷第一

青取之於藍　蜀一本無於字一本作青出於藍

此卷勸學篇內聖心備焉　諸本皆作循焉

傲嚽非也　諸本皆作傲非也嚽非也

卷第二

此卷不苟篇內故懷貪石而赴河　諸本皆無故懷二字

舉人之過惡　諸本無惡字

故君子不下室堂　諸本無室字

榮辱篇內博之而窮者　諸本無之字



乳虎觸虎　監本作不觸虎

人也憂患其身　諸本人也作小人

豈不迂乎哉　諸本作豈不亦迂哉

而耳辨音聲清濁　諸本無而字

卷第三

此卷非相篇內注李兌　諸本作李斯

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　諸本無人士二字

節族久而絕　諸本作節奏

注宗族久則廢　諸本作節奏久而廢

矜莊以涖之　諸本作齋莊

口舌之於嗜唯　諸本作之均

非十二子篇內長養人民　諸本作生民

弟佗其冠　諸本作弟作

仲尼篇內信而不慤謙　監本作忘慤謙

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　諸本無從之二字

卷第四

卷內抑亦變化矣　諸本作抑易變化注又有仰是反易也三字

在人下則社稷之臣　諸本作在一人下



注飾之以儲價　監本作諸賈

以從俗為善　諸本作容俗

未嘗有也　諸本作聞也

不敢有他志　諸本作下能

內不自以誣外外不自以欺內　諸本作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

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隆性矣　諸本作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注云隆厚也積習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欲厚於積習謂化為善也

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　諸本而為皆作謂之其以治亂者　諸本作以其

卷第五

卷內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　監本作大節是也小節非也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

卷第六

卷內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庭　諸本無不廢在王庭一句

爲獸之羽毛齒革　諸本無齒革二字

徙壞隨落　諸本作徙落

上好攻取則國貧　諸本作上好功則國貧

卷第七



此卷內則能持國也　諸本作恃國

彊固榮辱　諸本作彊國

周國者　諸本作　國者

經其任　諸本作輕其任

卷第八

此卷內敬詘而不苟　諸本作不悖

緣義而有類　諸本作緣類而有義

是狂生者也　諸本是閒難狂生者也

謹脩飾而不危　諸本作謹脩勑

不胥時而樂　諸本作而落

能無流悖也　諸本作能無陷也

兩齒墮矣　諸本作而齒墮矣

非于是　諸本作非是子下文舉于是亦非是子

隱其所憐所愛　諸本無所憐二字

不知道此道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

治詳一內而曲辨之慮　諸本無此三十二字

卷第九

此卷臣道篇內注橋與矯同屈也　諸本作反也

過而通情　諸本作同情

致士篇內禮義備而君子歸之　諸本作禮義脩



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諸本此四句在篇末不若利淫之後非

卷第十

卷內注與王處京臺之下　諸本作與王劇廩下

燕之繆蟻　諸本作謬蟻

所以得天下也　諸本作一天下

注制重罪人以兵甲靡脇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　諸本作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楯一戟

刑罰省而威流　諸本無罰省而威四字

注襲取其處　諸本作襲取其處

又不能凝其有　諸本作處其有

卷第十一

此卷彊國篇内然而不教誨不調不一　監本作不教誨不調一

權謀傾覆出險而盡亡　監本無盡字

贏則救絕上執拘則最　監本上字作句絕

處勝人之勢　監本於此上有荀卿子說齊相曰七字

注謂連擊　監本作遠繫

熟比於小事者矣　監本作而亡矣

天論篇内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　監本作而亡矣





卷第十二

卷内皆民載其事　監本作皆使民載其事

皆以己之情欲為多　監本作情為欲多

卷第十三

卷内苟怠惰愉懦之為安居若者必危　謂予無居字

無性則偽之無所加　監本作無信

卷第十四

卷内聲音動靜性術之變　監本作生術

莫善於樂　監本作美善相樂

金石絲竹所以道樂也　監本作道德

卷第十五

卷内注文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　監本作不教誨不調一

正文不以所已臧　監本作已所臧

卷第十六

卷内所緣有同異　諸本作以同異

喜怒哀樂　監本作喜怨

注心能召萬物能召知萬物雖能召所知能召而知之

監本召皆作占

注散為萬名　諸本作萬物

然後止　諸本皆作正



實無別而為異　諸本作實別為異

注實不可別為異所　諸本無不字

今聖人沒　諸本作聖王

注辭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　諸本作辨論一意以明兩端者也

拾以為己實　諸本作己實

困於多欲者也　監本作欲多

情之數也　諸本作所也注兩數字皆作所

注以有欲之意及至求之時　諸本作以有欲之意求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　諸本無此九字

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　諸本作求必不得
注奚以損亂而過此也　諸本作至此也
注奚以益治而過此　諸本作至此

卷第十七

此卷性惡篇內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　諸本作不
察乎僞之情者也
僞起於性而生禮義　諸本作僞起而生禮義
所以異而過衆　諸本作制衆注過衆亦同
兄弟相拂奪　監本正文拂作佛
性惡則與聖王　諸本皆作與聖王



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　諸本作
塗之人可以爲禹未必然也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
人能爲禹未必然也
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諸本作一句
君子篇內治世曉然　諸本無治字
注則所得者小也　諸本作無所得也

卷第十八

此卷成相篇內武王善之　諸本作喜之
堯不德　諸本作不能
注孀公　諸本作纕公

脩領　監本作循領注脩領亦同
賦篇內五聽循領　并注諸本作脩領
盈大乎寓宙　諸本作充盈乎大寓非
待之而後存　諸本作待之爲而後存
請占之五帝　諸本作五泰
注占驗也　諸本於此下有五泰五帝也五字
帝占之曰　諸本作五泰占之曰
喜湮　并注諸本皆作溫非
注眇末之意　諸本作杪末
注昭或爲照　諸本作或爲朝



不知佩也不知異也　諸本皆作弗字
注爲之謀也　諸本皆作媒也
刁父　諸本作力父注亦同

卷第十九

卷內注革急則木廉隅見　諸本作革急則裏木廉隅見

卷第二十

此卷宥坐篇內文王誅潘止　諸本作潘正
注居士狂裔　諸本作任裔
吾亦未輟　諸本作未既輟
子道篇內言以類使　諸本作言以類接

宗廟不毀　諸本作宗廟不毀
堯問篇內五穀蕃焉　監本作五穀播焉
劉內後序處子之言　諸本無此四字
右荀卿子書楊倞注凡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并劉向篇
目舊嘗患此書無善本求之國子監亦未嘗版行比集
諸家所藏得二浙西蜀本凡四增冗同異莫適取正末
乃於廬陵學官藏書中得元豐國子監刻者遂取以爲
據然猶有謬誤用諸本參校凡是正一百五十有四字
其有疑而未決者并世俗所習熟而未定如青出於藍
而青於藍者監本所出而文義或非如美善相樂者皆



不敢沒其實著之卷末又一百二十有六條雖未敢以
爲盡善然耳目所及已特爲精好謹刻之江西計臺俾
學者得以攷訂而誦習焉淳熙八年六月丙午吳郡錢
佃謹識



烏程張鈞衡石銘据舊寫本開雕



荀子世傳有宋本二一北宋呂夏卿熙甯本一南宋
錢佃淳熙本而世間現行本則以盧抱經所刊爲最
善盧本所據校宋出于呂夏卿日本黎星使所刻唐
仲友台州公庫本亦有王子韶呂夏卿銜名則皆出
於一源矣錢佃本久無人見想已亡佚按佃字仲耕
政和進士觀復之子登紹興十五年進士官至中奉
大夫祕閣脩撰著有易解十卷詞科類要二十卷見
常熟縣志今存考異一卷後跋自稱集諸家所藏二
浙西蜀本元豐國子監本是正一百五十有四字其



有疑而未決者又著之卷末共一百二十有六條則
此卷是也是書雖屬鈔本爲惠定宇盧抱經王懷祖
顧澗蘋所未見其例卷二卷三卷九卷十一卷十七
卷十八卷十九則云此卷某某篇內卷四卷五卷六
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
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九則單云卷內無篇名同卷另
篇又出篇名則二十卷同亦有誤者如卷第一青取
之於藍爲第一條與他卷異如成相篇上條脩領監本作循
於第一條與他卷異如成相篇上條脩領監本作循
領注脩領亦同下條脩領賦篇內五聽循領并注諸

本作脩領兩條複出而五聽循領亦不在賦篇內則大誤蓋轅轉傳鈔不無譌脫而別無他本可校祇仍其誤而坿識於此其他與盧本不合之處讀者當自得之光緒乙巳七月立秋日江陰繆荃孫識

荀子考異一卷宋錢佃仲耕撰仲耕刻荀子既用各本參校復有所疑因著考異附卷末自爲之跋今淳熙本不獲見惟傳此卷案經典釋文音義詳載各本而無專書有以考異爲名者以此書及尤文簡公文選考異爲最古尤書成於二月此書成於六月同是淳熙八年至樓攻媿樂書正誤則嘉定二年後此兩



書二十八年矣三書爲本朝考證校讎兩家所自出因與樂書正誤同付梓人文選考異則劉君葱石同年刻之學者宜知所法矣歲在閼逢攝提格烏程張鈞衡跋

# 習學記言序目

民國十有七年

永嘉黃氏校印

習學記言序目者龍泉葉先生所述也初先生輯錄經史百氏條目名習學記言未有論述自金陵歸閒研玩羣書更十六寒暑迺成序目五十卷子案既以先志編次諗今越帥新安汪公鋟木郡齋又囑之宏揭其大指於書首竊聞學必待習而成因所習而記焉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夫去聖綿邈百家競起或語及經濟文章必爲言水心水心文集別集先生既先後刊孰不曰道術有在於此獨先生之書能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之其習學記言五十卷亦頗已散失而先生及體芳處各有繕何也蓋學失其統久矣漢唐諸儒推宗孟軻氏謂其能闢孔子本則以此事屬之於體芳比體芳視學江蘇欲刊是書謀得他至本朝關洛驟興始稱子思得之曾子孟軻本之子思是爲孔本校之舛謬尤甚乃求觀先生藏本具皆先生所自校毛髮差門之要傳近世張呂朱氏二鉅公益加探討名人秀士鮮不從風而靡先生後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涕泗所講前世帝王失無不辨者於是體芳更循讀一過以光緒十年五月付刊十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象仲尼親筆也二月刊成竊附己意以告世之讀是書者曰水心之書其說經



十翼則詭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軻能闢孔子未爲過也捨孔子而宗孟軻則於本統離矣故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於五季以呂氏文鑑終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飲饑食之切於日用也指治摘亂之幾如刺膚中肯之速於起疾也推迹世道之升降品目人材之短長皆若繩準而銖稱之前聖之緒業可續後儒之浮論盡廢其切理會心永銷日朗無異親造孔室之閎深繼有宗廟百官之富美故曰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至於憂時慮國不捨食息思爲康濟常追恨唐初務廣地而兆夷狄內侵之禍中世廢府兵而縣官受養兵之患本朝承平未遑悛定止彼韓侂胄爲可諫者耶且其以適爲何人也適之初見帝所謂大事者無過於復儆而其一生之材力即未嘗不營營於斯矣太息流涕而請爲者一旦爲之又太息流涕而請止此乃何姓之憂烏重詷欲殺節鎮之權我宋實用以弭五代之禍舉天下之勢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而已先生之書所望於後人者豈易量哉之宏之序是書固不容無所表見於斯也嘉定十六年十月日門人山陰孫之宏

## 序二

吾師孫太僕先生最服膺於鄉先正水心葉公體芳肯在左右或語及經濟文章必爲言水心水心文集別集先生既先後刊之其習學記言五十卷亦頗已散失而先生及體芳處各有繕本則以此事屬之於體芳比體芳視學江蘇欲刊是書謀得他本校之舛謬尤甚乃求觀先生藏本具皆先生所自校毛髮差失無不辨者於是體芳更循讀一過以光緒十年五月付刊十二月刊成竊附己意以告世之讀是書者曰水心之書其說經



不同於漢人而其於宋亦蘇子瞻之流要其微言大義往往而在也其爲一時憤激之言而不可以慱相師述者如謂太極生兩儀等語淺陋之屬四庫提要舉之而近世鄉先輩黃薇香明經爲葉氏經學辨於其駁曾子子思孟子皆頗議其誣而推見其所以言之故具在儆居集中體芳以爲水心之才之識最長於論史事以其論史之才之識而論諸子而又論經豈能無偏然較之空言無實者相去蓋不啻萬萬焉若夫後人之議水心者曰水心誠爲賢而有幹濟而奚宜附姦臣用兵也夫宋史固言每疏求審力辭章詔適不附姦臣而又惜其不能極力諫止彼韓侂胄爲可諫者耶且其以適爲何人也適之初見帝所謂大事者無過於復儆而其一生之材力即未嘗不營營於斯矣太息流涕而請爲者一旦爲之又太息流涕而請止此乃何

人者乎且何以見開禧之必不可爲而侂胄必不可與之用兵也哉孔子之爲東周也不忍於佛肹方斯而論則孔子何心而古之天下乃有一成一旅中興者君子於此則惜乎宋於此時不以全力付適耳苟以全力付適則行其所謂實政實惠反其所謂四難五不可而庶幾乎改弱而就疆既不能彊而策其至險至危以求朝廷一日之緩斯亦可悲矣然而衆敗之餘假區區之權猶足以藏滁和之賊綏江淮之民而盛行其堡塢之法焉適亦可謂不負所言哉天下之論莫慘乎其恭然以願終吾不知開禧之兵胡爲萬口一聲以爲亂謀而不復念天下之有才如適者也是書史學二十五卷往往得水心經濟所在而其論唐史諸條陳古刺今尤有殷鑒夏后之意蓋朱子曰永嘉之學偏重事功獨疑水心止齋數人者偏於斯耳若務以事功爲



不足重則國家安賴此臣子且所謂民胞物與者果何爲者乎體芳顧與讀是書者論之矣光緒十一年九月瑞安黃體芳

習學記言序目目錄

第一卷 易 乾至蠱
第二卷 易 臨至升
第三卷 易 旅至繫辭
第四卷 易 上繫至下繫
第五卷 書
第六卷 詩
第七卷 二禮 周禮儀禮
第八卷 禮記
第九卷 春秋
第十卷 左傳 杜預序至襄
第十一卷 左傳 襄至哀
第十二卷

國語
第十三卷
論語
第十四卷
孟子
第十五卷
老子
第十六卷
子華子
第十七卷
家語
孔叢子
第十八卷
戰國策
第十九卷
史記 紀表書世家
第二十卷
史記 列傳自序
第二十一卷
前漢書 紀表志
第二十二卷
前漢書 志
第二十三卷
前漢書 傳
第二十四卷
後漢書 紀志倒
第二十五卷
後漢書 傳
第二十六卷
後漢書 傳
第二十七卷
三國志 魏志
第二十八卷
三國志 吳志 蜀志
第二十九卷
晉書 紀志傳
第三十卷
晉書 傳載記



第三十一卷
南史 宋書
第三十二卷
南史 齊書 梁書
第三十三卷
南史 梁書 陳書
第三十四卷
北史 魏書
第三十五卷
北史 北齊書 後周書

第三十六卷
隋書
第三十七卷
隋書
第三十八卷
唐書 紀
第三十九卷
唐書 表志
第四十卷
唐書 列傳
第四十一卷
唐書 列傳
第四十二卷
唐書 列傳
第四十三卷
唐書 列傳
五代史
第四十四卷
荀子
揚子
第四十五卷
管子
第四十六卷
孫子
吳子
司馬法
六韜
三略
尉繚子
太宗李靖問對
第四十七卷
呂氏文鑑
第四十八卷
呂氏文鑑
第四十九卷
呂氏文鑑
第五十卷
呂氏文鑑





十大附刊之一版
24A

易

乾 乾下乾上　坤 坤下坤上

其爲三陽也天也此易之始畫本一而三者非三則無以爲八也其有陰則地也理未有不對立者也陽之一雷二水三山陰之一風二火三澤此卦也其爲六也陽則乾震坎艮陰則坤兌離巽此義也以卦則三足矣以義必六而交錯往來所以行於事物也學者觀其一不觀其二此易道所以難明也

乾文言詳矣學者玩文言而忘象且文言與上下繫說卦序卦之說嘐嘐焉皆非易之正也能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而天地之道在我矣知用九天德不可爲首而知始矣知用六利永貞而知終矣道之示人未有切乎此者也違而他求則遠矣

坤六爻陰之正也自履霜而至堅冰所以爲陰也直方大不習而无不利所以明坤也龍戰於野所以變陰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駭矣反矣非所以戒坤也且六十四卦皆無弒父與君之象而獨以戒坤何哉

屯 震下坎上　蒙 坎下艮上

卦之次序無繫乎易之損益然以序卦考之則易之先後如此久矣乾坤剛柔之未交者也及其始交也則陽在下而非其應在五而無其應是以難生而爲屯屯者不能進而不能不進之時也其反是也則剛雖得中而無其柔雖得位而不足以任其臣是以捨位而論卦則險而止者爲蒙蒙者不能進而不能退之時也而序卦乃以屯者爲物之始生物生必蒙者爲物之穉且觀諸天地物何時生亦何時而蒙乎君子觀屯之象以經綸夫爲屯者五也濟屯者初也有初之才經其離散綸其艱厄卒以建侯而定業焉大人之事也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夫以其義險而止則果行可也以其卦山下出泉則育德可也山之爲水也必達於海卽蒙而治蒙則養正者聖人之功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草昧之世民無定居直磐立桓底止於是而衆陰從之矣故曰利居貞利建侯然民猶未以爲可止也則又爲之彌綸委曲以盡其周旋闔闢之道然後昔之未可止者終於止而不能居者安其居矣故象以爲雖磐桓而以志行爲正而以貴下賤則無所不用其極而後大得民也嗚呼觀始交之難生而知君子之濟屯矣

剛柔未交健者爲乾順者爲坤循於常德而已剛柔既交明者爲屯昏者爲蒙德雖有常而不可常矣聖人之於易也不以一德御衆變書詩異指者自此以往諸卦皆然也此德之應於物者也若其有諸已也則一而已矣傳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嗚呼使其卦必有稽也吾何間焉以其汎於言也則變動周流微者爲象粗者爲數而君子之實德隱矣

需 乾下坎上　訟 坎下乾上

序卦物穉不可以不養也物之穉者養而壯者不養乎飲食必有訟飲食則曷爲必有訟

乾物之主也其進無不遂者故於坤爲泰於離爲大有大以畜德小以懿文而夬以決陰皆道之亨者也而獨於坎也則不然

待之以險而已故爲需夫乾之遇坎也雖不足以成功然剛而不陷義不困窮則可需以待而無所失之謂也而其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孔子稱禹菲飲食書稱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夫飲食宴樂非聖人之所許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夫進不過於富貴耳苟不足以行其道成其功則剛消而爲柔陽靡而爲陰失其所以乾矣不然則進而未遂懦而未至雖飯蔬飲水簞瓢陋巷皆足樂也故曰飲食宴樂使爲泰爲大有爲夬爲姤莫急於救時莫勤於成民則禹文王之食有不暇矣



乾宜上者也然物爲之下則乾受其功未有得志者也故於坤爲否於艮爲遯同人于野履虎尾姤女壯无妄不利有攸往而於坎則爲訟矣其象曰上剛下險險而健訟鳴呼以乾居下無往而不利遇險猶爲需以乾居上無往而不難遇險則爲訟夫君子以乾爲德而用乾之難如此學易者之所宜盡心也其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乾道之行也首出庶物物成賴之受事聽謀惟乾所命而已及其在外而無櫺違行而爲訟　窒惕終凶自咎於始深致其戒焉故其爻曰不永所事不克訟歸而逋復即命渝安貞擊帶三褫之惟聽訟者爲得吉焉夫豈以我直而物曲哉然則所謂明於憂患與故者將非若此類也歟

師　坎下坤上　比　坤下坎上

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訟而有衆起乎衆起而後訟乎師必有所比師者不比之謂也比則安能師

一陽而爲衆陰所宗莫盛於二五故五爲比而二爲師師者自古稱之矣事在前而卦在後故其辭曰貞丈人吉无咎所以戒之明非二不可以師也五六爲用師之主雖應於二而其實非剛故又戒之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而於其成也又深致其戒曰小人勿用然則師雖不始於易而非易不足以言師也衆羣而必爭當是時也伏尸流血苟赴其欲豈知有所謂丈人者哉誠知之則一舉而可以靖民舞于而可以郤敵矣象變其義不曰用師而曰君子以容民畜衆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而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嗚呼必若是者而後可以爲師



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雖盜奪暴強其出未有不以律者然則何爲而律也孟子蓋知之其稱湯曰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稱武王曰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又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夫貞丈人而出以律惟堯舜湯武之師爲然而後世不復見矣未可以易言也

總羣陰而宗五之一陽於君子固无此義而雖君道亦難之故其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言先王則有是矣書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又曰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此庶幾當之雖湯武不得預焉若夫狎近昵所從各私其私而以比爲芸芸者世之邪德而君子之所禁也

小畜　乾下巽上　履　兌下乾上

原筮元永貞无咎當比輔順從之時非五之剛中則散而爲朋植而爲黨私情勝而大公滅矣是以不貴其位而貴其德也

乾進而遇巽之柔其位在四雖順以納陽不爲己害而不足以
行其道也雖然優緩而不迫於乾之自養有餘矣故其卦爲畜
非巽之畜乾而乾之自畜此其所以懿於文德而不施制斷之
剛布爲密雲而無解物之雨也

夫功之在我也以一陽而攝衆陰勢之在人也以一陰而畜衆
陽觀象不明則居受畜之地而猶自許以有行者君子之深戒
也故初爲復自道而二以牽復爲不自失至於三逼畜之主則
以說輻反目爲大厲以明乾之不可畜而未嘗忘夫復也嗟夫
主猶若此況於爲客以兌之三上行不忌聽其蹈藉無所避之
則安得不爲虎尾而咥人哉雖無聖人不許也秉乾之德明上
之分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者故其象曰上天下澤履以
辨上下以定民志則虎尾咥人之患不足憂而初之素履二之



幽人上之視履安行徐步上下有序物我判然彼眇而能視固
不足爲之行也孟子所謂不得志獨行其道者也且夫不安於
受而以乾自畜不與其行而以乾自居者過巽兌之時故也其
視坎有閒矣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按師卦爲容民畜衆之義不以比
爲畜也物畜然後有禮按雷在天下大壯其物散而不畜則非
畜而後有禮也

泰 乾下坤上

否 坤下乾上

以天而交地下地而上天剛柔之際陰陽之數內外均等未有
如泰否之明者也觀象指事雷動風行壑反凍結敷榮潤條搖
落糞本亦未如有泰否之著者也然而君子玩否之象至於儉
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其六爻逆順興廢之間憂世扶國之義蓋
專指君子小人消長以辨之矣而於泰也則曰后以財成天地
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是春生而夏長南訛而東作隄
防溝洫播種稼穡三事六府皆歸於氣化消長之運而君子小
人進退治亂之機特不以參焉何也學者之言治道至否泰而
止而謂其說於易爲最詳按泰之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使有
志於進者不以已而以人二包荒用馮河使居中得位者善惡
幷容而不吾害至於三也則又慮夫平者陂矣往者復矣若是
乎君子盼盼焉求容於小人之不暇而何暇以治哉元凱之用
舜自舉之亂臣十人武王有焉故舜謂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
師禹以讎兜有苗爲堯未哲之病也然則以六五之君當交泰
之日小人革而以避君子君子降心以納小人懷失身之懼而
猶無善治之益也若夫乾之二爲見龍三爲夕惕四爲躍淵五



爲飛龍其君以是道其臣亦以是道所別者位而已矣此唐虞
三代之所爲盛也以泰否爲治亂以君子小人消長爲盛衰者
後世之言易者也此否所以致君子之戒而泰獨以民爲治也
履而泰然後安成履之道在於虎尾而咥人不得言泰泰者通
也物不可以終通物之不能終通勢也若易之持泰則固欲其
終通

同人 離下乾上

大有 乾下離上

乾居上而離下進二爲主而應於五不能自固其剛而離之明
足以配乎乾此其所以能合衆異而同之雖未至於成功而大
同無私實有爲之基本非若遯姤之消蝕否訟之結伏欲施而
不可者也比者親而比也同人者疎而同也（陰親而陽疎也）當大同之
時非有號召不待紹介翕合攀應不約而自同者也不然則何

以利在郊野之遠而宗黨爲各哉
類族者異而同也辨物者同而異也君子不以苟同於我者爲
悅也故族之異者類而同之物之同者辨而異之深察於同異
之故而後得其所謂誠同者由是而有行焉乃所以貴於同也
天下之求同於君子者多矣君子之有所同於天下者亦多矣
及其用之則以異而敗者衆以同而成者寡何也不類其族不
辨其物平居樂乎人之苟同而不知其遇事之終以異也甚矣
同人之難也何以知之由其爻而知之初無咎二吝三凶四弗
克攻五號咷大師克六未得彼汎焉同乎一世而茫然莫知
其所謂誠同皆以乾之居外故也若其在內也則異是矣委心
歸計而應於五五知其爲至剛之德俯以下之安其爲用而不
疑也凡乾之爲世（閩本作剛）用未有益於大有者乾不以離之有己



爲忘離不以乾之進已爲逼故二爲大車以載三爲公用享於
天子四匪其彭五以交如之孚獲威如之吉至於自天祐之而
無不利者凡以乾之在內也嗚呼過惡揚善順天休命乾之材
也亦君子之志也夫豈易而得哉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物不可以終否是也受之以同
人非也與人同者物必歸焉不歸其善而歸其同亦非也

謙（艮下坤上）　豫（坤下震上）

舜命於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
汝爭功益贊於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謙之爲義古矣
而卦以坤艮之九三當之世之所謂謙者以位而言也夫謙雖
無所不用用雖無所不利而惟位不足以言謙三者位之不當
而內卦之終也於是而明謙焉無其位而任其勞以此終其身



無事也是故隨盡者屯蒙之反何也以其有順說之道焉君子
於其險也則經紀而彌綸之不困於屯也於其說也嚮晦以全
其明入宴息以養其力不詭於隨也於其險也則果行而育德
成已也於其順也則振民而育德成物也夫是以隨者不隨而
盡者不盡此其義之所以爲大而不可小用之也若夫淪溺敗
壞安其自然何取於易哉山下有風振撼紛剝爲蠱之象君子
之治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申重諄勉如子治其父母之事
惕勵勤苦不得富居亦以其順而可爲爾如使動輒乖忤苟安
早隨不我能畜復爲敵讎則振民育德之功無與共之矣宜不
事王侯而高尚其事也哉
豫必有隨豫隨不相待也信如序卦之言則隨爲豫之餘何以
立卦義且隨者豫之贅故卦謂隨時時可隨也豫其可隨乎隨

於豫則陷矣

易

臨 兌下 坤上　觀 坤下 巽上

按一陽在內爲復復者我有之也有其剛則陰柔雖衆而不能勝及二陽之在內也豈惟陰不能勝而足以制陰故其象爲臨臨者自內而制外者也八月有凶或以爲預戒陰長非也夫剛浸而長衆陰有聽命之勢然其類猶盛足以拒陽及其進而成乾又進而益壯剛德大而後消陰之道成焉今夫臨以未全之陽而操制物之柄進而不量曾不知陰之爲吾害也則將自消於陰而其功卒以不立是故聖人惜夫臨之遽用其剛而凶且及之矣故曰消不久也嗚呼剛之欲臨柔也內之欲制外也豈徒私其柄於我而示其威於物哉其教思也無窮其容保民也無疆然後知剛之志不在於勝陰也故臨爲容保民而師爲容民畜衆



乾之在外也其一爲姤其二爲遯其三爲否皆陽之不利者也及其化而爲風與地同德陽爲陰長順以巽升居中得正衆陰所仰故臨雖自內而制外而觀則自下而觀上矣臨顧以已與民而觀則以民求已矣聖人之於觀也非設於耳目以耀之盛於物采以考之也若是則爲觀之道淺矣是宜淳壹內守極誠肅敬禮樂文爲皆所未及聲氣色容無得而參其上顒然以孚而其下肅然以化者也嗟夫聖人之言觀也若此傳所謂神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使其信然則豈可以他求哉觀不爲君子觀德之象而爲先王省方觀民之象乾不爲聖人出治之象而爲君子自強不息之象然則知德者之於乾宜勉而至而於觀則不強而求可也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按卦義疑是臨字無大義大觀豈大畜大過乃大義也

噬嗑 震下 離上　賁 離下 艮上

按畫以剛下柔而柔不容故爲噬嗑噬嗑者鬬於內也以柔網剛而剛聽命故爲賁賁者和於內也其爲噬嗑也剛柔分柔上行其爲賁也柔文剛剛文柔嗚呼事至於噬其不文甚矣聖人惡之故取其不噬者以反之明文之不可廢也夫天與水違行爲訟剛柔分爲噬嗑然則各徇一物之偏而交錯往來之文何由施焉宜乎明罰勅法而無敢折獄者爲之繼也且皆以爲明而明之於獄孰與自有其明而明之於政乎故刑法雖先王之



所用而君子則必去彼而取此矣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觀噬嗑之奪攘如此聖人奚取也市者天下之利也賈遷有無化居所以相之也不得以噬嗑言

天文謂卦也人文謂義也剛柔相文上下往來所以察時之變也尊卑哀序粲然文明各有所止天下所由以成化

剝 坤下 艮上　復 震下 坤上

五陰之卦爲復爲師爲謙爲豫爲比爲剝世言陽不可無陰德陰必配陽者卜史之論也陰何功於物殺其己生壞其已成者性情使之爾然其得一陽而宗之交臂斬首愛戴順承雖未至於二五之正位而保惠收卹之力苟有見焉皆足以扶羣陰而就其功也惟夫陽自棄而旅於外羣陰並升無所統一其爭爲

剝落以害成功者非能變陽乃所以自變也按地中有山爲謙其反之也山附於地而爲剝謙者其道而剝者其勢也嗟夫君子之於易也不以其道而以勢則何取於剛哉

剝者漸剝復者頓復也卦之反此爲彼無不然者而莫盛於復方其衆陰類進幾於無陽窮秋大冬摧折皆盡而孰知其復哉世謂復特陽之萌芽此尤爲不知復者使其果於萌芽而漸長則何名於復故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又曰剛反動而以順行又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皆以明乎陽之頓復非萌芽而漸長所能當也本諸人心其已復禮亦猶陽之頓復也然則漸而迷者人之過也頓而復者人之心也故剝者天地之過也復者天地之心也嗚呼獨陽無陰豈獨聖人以義禮尊之哉乃天地之正性也



无妄 震下乾上 大畜 乾下艮上

乾居外而其內爲坤爲離爲艮爲兌爲巽無有吉者獨爲震也以剛居內而消陰妄者陰也無妄者剛居內而消去之也聖人欲教天下之不爲妄則必自其剛之居內者始近世之學謂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則有妄夫卦之畫孰非天者偶震與乾合而遂謂動以天爲無妄則他卦之妄者多矣豈足以教人哉且人之動則固人而已矣又孰從而天之不見其天而強名焉是將自掩而爲妄不可止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然則以剛居內而消陰卦之正義孔氏之本學也

震之一剛居內而消陰則信矣艮之二柔居外則曷爲其畜陽也巽二陽而柔故爲小畜艮一陽而剛故爲大畜先王於無妄之義茂對時育萬物而君子不用者君子無其位能自教而不敢教人也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而其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德未有無據而能新者故必多識前言往行以大畜之然後其德日新而不可禦矣



頤 震下艮上 大過 巽下兌上

按畫四陰在內初上爲陽按諸陽惟坎居中既能拒陽復能陷陰陽之不善者也若他陽則無不善已雖無位未能援陰以成功然以其德則養之有餘矣古人以頤爲養義而說者因以取象於口爲頤按諸卦以形言者如艮其背咸其股剝牀以足皆始終象之若頤中有物曰噬嗑觀頤自求口實宜若取象於口者而諸爻則不然觀我朵頤謂將偏養於四爾然則古人固以頤爲養而非謂口之爲頤也初者我不求養於物上者物待我而養苟兼知於二義則所謂君子之頤也或顛頤或拂經諸陰之勢則然而我之爲養畢矣

愼言語所以養心也節飲食所以養形也明乎此然後初爲靈龜在上爲由頤矣

陽非難也而難於過陰今夫五陽在下爲夫有決裂孚號之厲以其志在於勝陰也在上爲姤有女壯勿取之戒以其志在於畏陰也若夫四陽居內上不能乘下不能消自以爲盛矣然處偏重之勢本末皆弱徒自固於中而不知其橈折乎外也

故陽爲陰郛者養而陰不足以郛陽也則失其所以養而滅矣此澤所以滅本而二與五所以皆爲枯楊也君子知陰之乘也陽之無用也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不以剛爲過而非過於剛者

不能然後知大過之象矣

坎（坎下坎上）　離（離下離上）

水必坎而後行無適而非坎也人之行於世亦然然而四肢百骸人不知其坎也而況於身之外乎是以動則必蹎行則必陷而莫之救也故坎之行也以水而人之行也以心心剛也柔非心也木剛也坎非水也故曰常德行習教事所以行於世也火麗而焚日月星辰麗而明其不麗者殞墜薄蝕突人見其明而不知其麗也百穀草木種之則生掇之則死人見其生而不知其麗也大人象之重明麗乎正以化成天下人之目能視耳能聽手能持足能履趨利避害了然於中所謂明也其爲君也紀綱號令生殺予奪曉然於外亦所謂明也雖然明有形也正無形也人君未有不用其明者其卒至於蔽蒙昏塞而不足以明何也知其明而不知其明之所麗也聖人以天地爲日月百穀草木之麗而以正爲明之麗此微言篤論也知其正而後重明麗焉於是照乎四方堯舜禹湯之道也

易舉一以見二指二以明一諸卦無不然也而莫著乎坎離坎實而離虛非獨其理也其物也

咸（艮下兌上）　恒（巽下震上）

按易言取女吉勿用取女家人歸妹二女同居不同行不喪匕嘗若此者皆以爲男女之象也易之於物無所不取其以位之剛柔氣之通塞而取於男女可也而以乾坤爲父母坎離震艮巽兌爲男女眞若生育然則吾不知其說也易之有上下經其簡帙繁重分之然也序既錯舉以附合之又爲之說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學者因是又以爲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者父母夫婦之象也夫關雎鵲巢明指義類自家形國以是爲后妃夫人者蓋以其事言也若天地陰陽則以不可見爲之而已其父母夫婦男女安在也今也神明之則以不可見爲見焉鄙之則以必可見爲見學易未有不出乎二者相高於不測相深於無窮而其實則與卜筮同歸於淺末而已

山上有澤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者本無而忽爲有也雷風相與剛上而柔下剛柔皆應者本有而不可無也非本無而忽有不足以言變非本有而不可無不足以言恒凡變化萬物調和異心俄頃而應咸也至於日月照明四序迭行終古而在恒也君子之象是也於人之有雜然而來則虛已以受之於已之有凝然而止則自立而不可易也今夫學者之言易也虛受於人則失已自立於已則失人偏勝而不足以成德者咸恒不並觀之過也

遯（艮下乾上）　大壯（乾下震上）

一陰在內古人已畏之故其象爲柔遇剛況二陰乎故其象爲剛遯柔當是之時非遯不亨五不以位二不以應皆必於退者也使其遲疑係吝猶冀萬一則否之匪人君臣義定坐受消殞雖欲全退尚可得哉故九四好遯九五嘉遯皆不顧其媾而否之六二亦曰大人否亨也君子以遠小人謂平居待遇小人常當體遯之義也且夫君子之於小人也豈欲近而與之鬬哉惟欲遠而與之遯爾詞令之交卑而不親笑貌之接順而不同權勢之爭遜而不厲言論之辨和而不黨所謂不惡而嚴也皆遯也遯若此而其壯也則不然陽雖有進陰之勢而君子無自進之法反觀於己至剛至大內消陰柔非禮弗行盡去私欲惟此

可以當大壯剛動之象爲四陽朋長之祥而區區進退之際勝負通塞之間不足言也嗟乎天地之情豈遠乎哉

序卦謂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故受之以恒又謂物不可以久居其所者日月久照四時久成東西定方上下常位無非物也奚朝菌蟪蛄之云乎

晉 坤下離上　明夷 離下坤上

明出地上明爲君順爲臣明入地中其君暗其臣揜故晉以康侯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君臣之遇莫加焉而明夷必至於文王箕子之難而後止也然而君子之於晉也不希其合不賴其容乃取而爲自昭明德之象其於明夷也則以之莅衆用晦而明而後知明之不可息也卦之所從象之所去象之所得因卦而反之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教天下後世也豈徒象於易而已乎



睽 兌下離上　蹇 艮下坎上

家人 離下巽上　睽 兌下離上

言易者指男女爲卦宜莫如家人之審按巽與離皆女也而象爲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何也至若蒙以坎遇艮而其爻曰見金夫睽之九四亦曰睽孤遇元夫然則卦爻適因其剛柔故爲男女夫婦之象而說卦乃以爲天父地母至有一索再索男女長少之殊學者不詳因敝精神於無用自是以往又將有不可勝窮者皆易之蠹也和則有家睽則無家家人一卦無非和也睽六爻無非睽也原其始在外內不失序而已人不知分限故不能立家以睽孤之私志滅和順之公心雖有家猶無家也必合而觀之捨彼取此則風自火出而家道窮矣

損 兌下艮上　益 震下巽上

損益古之成詞也而未有成理二卦象之所以明損益之成理也按蓋剛柔皆等敵應皆均何以爲辨蓋以內之剛分於外之剛則爲自下而益上上之勢雖可以受益而益下上不惟其義當曰損以外之剛分於內之剛則爲自上而益下之勢亦當益下也故曰益於此可以定損益之理而世之紛紛乎損人以益已剝下以豐上而謂之損益者可以知安危

存亡之所由出矣二篇謂二陽也以損之道言之惟在我者可自損以益人故雖損其一而二篇猶可用享以益之道言之必在上者自損而後可以益下故民說無疆而雖天施地生亦無不然也

君子之當自損者莫如懲忿而窒欲當自益者莫如改過而遷善故亦以二卦象之蓋皆非剛陽不能而柔無預乎其間也若使內爲純剛而忿不待懲慾不待窒剛道自足而無善可遷無過可改則堯舜禹湯之所以修已者廢矣然後知近世之論學謂動以天爲無妄而以天理人欲爲聖狂之分者其擇義未精也



世謂能斷爲決果敢爲決又謂多疑少決遲疑猶豫不決又謂決者成不決者敗決者智愚之分利害禍福之塗也觀易以五陽並進一陰乘之乃有決去之義猶曰爭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然則非如是者不決而猶有懼焉蓋德以啬言不以決言也武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其辭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夬之象也故居德則忌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然則剛貴長而不貴決決者長之極而勢之不得已也善養剛者不使之至於極也



姤雖有勿用取女之戒然自夬言之決柔在我而懼其無陰者畏剛之不可與立也若夫姤則雖已在物矣當居位之權及未衰之勢撫一陰而使之猶足以有爲也故其象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而其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言於君子雖無所用之而以人主之尊體柔行巽以頒命令於天下則姤之象也由是而推則盤庚大誥之作已漸失古人之意而況於後世乎



衆陰宗五爲比明一尊也今有四分之故聚而已民志未專上德未一故王假有廟用大牲吉所以示民敬定民極也

九四大吉无咎而九五爲萃有位无咎有位者挈民從己之辭言其與四較也比之九五曰顯比特示所應猶失前禽而況以位取必於民乎是以除戎器戒不虞畏其爭也嗚呼始之以廟終之以兵亦有以驗其德之不足矣然其若此者蓋天地萬物之情而我應之猶於屯之無膏也夫剛之在外不若在內嗇陰而聚之不若順陰而升之此升之多吉所以過於萃之多憂立廟以繫民用牲以求民不若順事於岐山使民不吾捨而後亨之爲得也是故湯武之事易難言之何也四五之事君臣易位非天地萬物之常理故也君子體升之象達民所欲而助其往順德積小不爲物的而高大著焉然後知使其聚於已不若聽其升於彼也其義微矣而序卦者乃以爲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如遇則物適自聚而不爲我聚聚不宜下而宜上也亂執甚焉且彼聚於我而有貳也至於假有廟用大牲猶惡其薄於德也如使不爲我聚而又欲上將固執之而後可則不足以爲易而鄙詐奪攘之習熾矣

易

困（坎下兌上）　井（巽下坎上）

按諸卦未有有其物而言無者澤矣爲而無水也澤亦水也澤之水以浸灌潤澤爲用坎之水以流行通達爲用當澤上之時坎爲所包而流行通達之用失矣故象言無水困也坎之正卦惟心亨其旁於物而不自達愼不能平則有時而言矣故戒之曰尙口乃窮然則必反於心而後可也剛者我也命者天之所以命我也志者我之所以爲我也見旁於物坐而受困致命遂志所以全我也困之於人大矣必若是而後亨不然則濟困者



皆所以重困也反而爲井所以明水之必通也水行於地而上於井雖十仞之深未有不上者也人實求水水非求人故邑可改以就井井不可改以就人也汲有喪得井無喪得汔至未繘井人之無功而非水之無功也羸其甁者物之凶而非水之凶也易極言井之義至於勿幕有孚吉不在水而在物者皆心亨之餘功也蓋水不求人人求水而用之其勤勞至此夫豈惟水天下之物未有人不極其勤而可以致其用者也目之色耳之聲口之味四肢之安佚皆非一日之勤所能爲也智者知之積一粒之萌芽一縷之滋長以教天下天下由之而不自知也皆勞民勸相之道也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按井上也非下也

漸（艮下巽上）　歸妹（兌下震上）

晉爲進漸亦爲進漸者進之序也晉漸升皆君子體而進其德之象也至於歸妹余有疑焉其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其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夫以歸妹爲人之終始則人之道訖於此也審矣永終知敝則其當戒愼也明矣按屯在序卦爲乾坤之次而其象爲剛柔始交至歸妹則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以蓋考之乾始變而爲兌居內坤始變而爲震居外在天則爲天地交也在人則爲所歸妹也然則艮巽合陰陽俱長者人之序震兌合少陰交長陽者人之敝也（通亦震兌合乾變不居內故也）是其爲卦義亦次乾坤蓋古之諸卦次第如革鼎漸歸妹往往與今序卦不同不然則象安得獨以歸妹爲人之終始而諸卦以取女爲義者顧無此哉夫乾坤交而爲震兌眞有男女之象而過以相與者亦敝之所由生此其所以永終之爲難也然則家人曷爲亦以天地之大義言之曰家人無陽所謂大義者以位之外內爲別耳非人之終始也

豐（離下震上）　旅（艮下離上）

勿憂者有憂也時之在豐人情之所喜而何憂爲變而不流虧而不益常人之所玩而君子之所畏也王假之宜日中言非常人所能當也故又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言雖王亦不能當也聖人之戒豐如此而於旅則曰旅之時義大矣哉然則屯蹇困者君子之所吊而豐豫大有者君子之所去也豐則噬嗑也旅則賁也皆施之於刑而不施之於德也

巽（巽下巽上）　兌（兌下兌上）

巽於人無所用獨用之於命令以其順也命已順矣而又申之順之至也九五無初有終先庚三日申命之主也命自我順而後下順之然惟聖人爲能非聖人則皆以命令軋天下失巽道而用武人者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而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蓋居尊用柔而以巽出之申命之道也又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此所謂不以巽道而用武人者末世之事皆然也故管仲之傳猶謂下令如流水之源而況聖人乎學者方以暴虐之意助指麾之威逆人以順已甚者至謂勑命一出違則有刑爲得古人重命之意豈知其巽出之哉

兌以說先民而尤貴於朋友講習之用故謂學時習而說乃古道也理本無形因潤澤浹洽而後見其始若可越其久乃不可越其大乃至於無能名皆自說來也



渙（坎下巽上）　節（兌下坎上）

序卦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又雜卦渙離也王弼因之遂以爲乖散之象學者於渙無不以散爲稱按剝稱落明夷稱傷其本故在也民散則國亡氣散形離本則不存何以卦爲詩稱繼猶判渙又曰泮渙爾游矣又曰溱與洧方渙渙兮蓋渙者融釋通達之義如以爲散則萃以聚有廟渙可以散立廟乎渙汗其大號謂通達之盛者安得散汗其大號而又曰散王居無咎哉當是時剛來而柔得位乎外陰陽合和鬱滯者解凝止者通渙然發越王道之所會也故可以享帝立廟猶豫以作樂崇德也

渙之反自當爲節水流之行無息澤上有水所行者止於澤而

已

數度制而德行可議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又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夫議德而後能進德學者不考以小德加於大德終無自進之地矣

中孚 兌下巽上　小過 艮下震上

二剛之初爲巽末爲兌剛在中而說巽合不以令而行不待令而從者也捨中剛而言中孚者此剛之用而信之所由出也夫剛外旅而柔據其中其卦爲噬嗑而至於用獄柔在外而剛在中其卦爲中孚而至於及豚魚剛柔內外之間治物之功相去遠矣然則何以知其能及豚魚而言之卦之利牝馬畜牝牛飛鳥遺之音皆以其材立象尙有難知者若其中信於物如天地四時無可差忒則雖昆蟲之微草木之無情皆取節焉非難知也所以知其及於豚魚而後爲信之至而人倫交際之道猶其粗爾



小者過謂柔過乎剛君子體其象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凡在吾身若此類者可以過也所以變柔成爲剛也苟以爲不可過而棄之則是恣陰而剝陽也

既濟 離下坎上　未濟 坎下離上

水欲下而火欲上人之情有所欲而不獲冒患出險求必遂而後已此人欲也天地有此處疑缺咸之感比之輔萃之聚以人而得其天者也凡卦惟大亨而既濟舉小以明之言其志在於欲而不必於理也欲之未遂也無不用其極既遂則舉而棄之猶芻狗然是以止而亂也故君子之戒既濟以爲無甯未濟之患而所欲既得則患之始而亂之所由生所當思而豫防也然則火已上水已下已濟矣猶曰未濟未濟者欲濟而未能人情於其未然者不自安而猶以爲未也故君子之戒也愼辨其物而居其方宜上者毋下也宜下者毋上也不然則物交錯而方亂矣

總論

日與人接最著而察者八物因八物之交錯而象之者卦也此君子之所用非小人之所知也故乾以自強不息坤以厚德載物屯以經綸蒙以果行育德需以飲食燕樂訟以作事謀始師以容民畜衆小畜以懿文德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否以儉德避難同人以類族辨物大有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謙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隨以嚮晦入宴息蠱以振民育德臨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賁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大畜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頤以愼言語節飲食大過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坎以常德行習教事咸以虛受人恒以立不易方遯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夬壯以非禮弗履晉以自昭明德明夷以莅衆用晦而明家人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暌以同而異蹇以反身修德解以赦過宥罪損以懲忿窒慾益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夬以施祿及下萃以除戎器戒不虞升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困以致命遂志井以勞民勸相革以治歷明時鼎以正位凝命震以恐懼修省艮以思不出位漸以居賢德善俗歸妹以永終知敝豐以折獄致刑旅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巽以申命行事兌以朋友講習節以制數度議德行中孚以議獄緩死小過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既濟以思患豫防未濟以愼辨物居方皆因是

象用是德修身應事致治消患之正條目也觀孔子與羣弟子分別君子小人甚詳而正條目於易乃明著之又當於其間擇其尤簡直切近者孟子所謂左右逢其原而近世亦有求端用力之說夫力則當用而端無事於他求也求諸此足矣此學者參前倚衡之要道也與夫意測聲隨而宛轉於枝葉之外者殊絕矣

按易之初一畫卦分而爲十二二卦畫立而爲六十四畫之始終具焉聖人非罔民以自神者而學者多異說不知過也按班固用劉歆七略記易所起伏羲文王作卦重爻與周官不合蓋出於相傳浮說不可信言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亦無明據論語但言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而已易學之成與其講論問答乃無所見所謂彖象繫辭作於孔氏者亦未敢從



也然論語既爲羣弟子分別君子小人無所不盡而易之象爲君子設者五十有四焉其辭意勁厲截然著明正與論語相出入然後信彖象繫辭爲孔氏作無疑至所謂上下繫文言序卦文義複重淺深失中與彖象繫辭異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自顏曾而下訖於子思孟子所名義理萬端千緒然皆不若易象之示人簡而切確而易行學者誠有志於道以是爲經而他書特緯之焉可也

書文訓故莫知所起之時蓋義理由此而出以易考之有即其所稱不待解釋而明者如屯泰否謙臨觀賁復遯家人睽損益震歸妹旅巽渙節既濟未濟如此類者必當時人所通知故不復解釋止於核卦象而已有雖其所稱義不隨見必待訓釋而通者如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同人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頤中有物曰噬嗑無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明入地中明夷解險而動動而免乎險解巽乎水而上水井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乎需之爲須師之爲衆比之爲輔履爲柔履剛剝之爲剝頤之爲養大過爲大者過小過爲小者過坎之爲險離之爲麗恒之爲久大壯爲大者壯晉之爲進蹇之爲難夬之爲決姤之爲遇萃之爲聚困爲剛揜鼎之爲象艮之爲止漸之爲進豐之爲大兌之爲說必非其當時所通知或雖通知而字與義不偶故必以後字明前字轉相足而後著也又有義不止於卦名者如天爲乾而象乃爲健



隨不止於隨而爲天下隨時有雖卦所取名彖所訓義而後世猶不能從者如坤小畜大畜噬嗑坎離夬姤艮兌有雖卦所取名彖所訓義而義理終微小不與卦並行者如屯需漸是也夫人之一身自仁義禮智信之外無餘理形於世故自六十四卦之外無餘義學者遡源而後循流則庶幾得之若沿流以求源則不勝其失故余諄諄焉以卦象定入德之條目而略於爻又以卦名通世故之義訓而略於卦者懼沿流不足以求源也

# 易

## 上繫　下繫

自有易以來說者不勝其多而淫誣怪幻亦不勝其衆孔子之學無所作也而於易獨有成書蓋其憂患之者至矣不幸而與大傳以下並行學者於孔氏無所得惟大傳以下之爲信雖非昔之所謂淫誣怪幻者然而依於神以夸其表耀於文以逞其流於易之道猶曰出入焉而已余既條其大指稍釐析之誠渙然如此則孔氏之成書翳而復明易之道其庶幾乎

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歸藏雖不可得而見矣以其義推之非變則無以爲易非經非別則無以盡變古人之所同者不知其安所從始也而後世之言易者乃曰伏羲始畫八卦又曰以代結繩之政神於野而誕於樸非學者所宜述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又曰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謂六爻之動則信有三極之道矣謂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則非也六畫成卦畫之所自有六位成章亦畫之所自成謂陰陽剛柔天地所由立於此亦非也易之作也自畫而始不三之則無以爲八也不六之則無以爲天也六之以爲乾二以爲地也六之以爲坤有一者無二也有二者無一也安得預計其爲三哉且易之既成則固備於天地與人矣而其始之所以生



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非坤不足以配乾非乾坤不足以成易而獨乾非坤有乾無坤之義隱矣故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充滿覆載無非乾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陰爲無預乎陽陽必有待於陰而乾之功用褊矣震雖有不喪匕鬯咸雖有取女吉姤雖有勿用取女然而以乾坤爲父母六卦爲男女皆卜筮牽合之虛文非孔氏之書所道也故其象曰出可以守宗廟此稷以爲祭主又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又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豈有淫乎其間哉乾德終始主乎健其象曰強曰不息坤德終始主乎順其象曰厚德曰載物今變而曰易曰簡然則健順固所以爲易簡乎抑健順不足以該乾坤乎易不必強簡不必厚乎此皆與象象之義異不可不足以該乾坤乎易不必強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不知指何序謂易有成序君子之

所當居則汎濫而無擇謂君子有所當居之序則移徙而難常若朝困而暮升則俄約而忽泰非所以爲安也夫卦無常君子之德有常孔氏之教也以有常之德居無常之卦彼逆而我順不取必於易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傳之爲是言也將以大夫易也其意若曰天地至大也而易能準之又彌綸之爾按乾稱統天泰稱財成天地之道豫稱順以動故天地如之大壯稱正大天地之情可見矣詩書之稱道未嘗不先天惟易不然蓋其因變以明理而後知天地之不能違也然則天地固準易而易非準天地也且既已準而從之矣又安能彌綸之乎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後世以是爲微言之極也一陰一陽氤氳渺微至難明也善爲之繼而綜統之機難執性所以成而歸全之本易離仁智皆道之偏也雖然聖人之於道蓋難乎言其言之者有矣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天道虧盈而益謙曰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道也又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又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夫天與人不相接而其好惡消長如影響符契之相答然此其所以有貴於聖人之言道也道者陽而不陰之謂也一陰一陽非所以謂道也仁者不惑智者不憂於見道莫察焉如使謂仁而非仁謂智而非智則毫芒之眡何止於尋丈之迷而君子不貴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易於乾坤不並言蓋因乾而後有坤也天地則並言之矣蓋有天則必有地也象稱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先後得喪之間作易者戒之則坤之廣宜若配地者至乾以元統天以御天正性命合太和皆有待於乾而後能則乾之爲大非配天者也考德者不明乎此則陰陽錯行剛柔雜施何以出首萬物而用九乎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按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至於豚魚吉而象以議獄緩死則其信乎已而恕乎人也至矣故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象曰中心願也夫苟中心之所願則其化服而感應者豈必以子言哉今特於言行而表之皇皇乎所以動物者而致愼焉此上九之翰音登於天而不可長者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按同人以門爲無咎以郊爲無悔而以宗爲吝則二人同心者乃同人之狹者也雖其利斷金非大師克之天下之志不能通矣

初六藉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按大過所以爲棟橈者以初上皆陰也及捨卦而論爻則以柔在下適當其位何咎之有而棟橈之責九三反任之以其繫應於六也至九四棟隆獲吉而以應初爲吝夫應猶吝之

而用何重焉且敬其物者必貴其藉藉之用茅死齧之包庶人之禮也苟免於地而已其薄如此非所以爲愼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按九三爲衆陰所宗如地有山以高而謙卦地體卑居上而艮以止蘊於卑其終爲地而已非成功之位而有成功之勞此萬民之所以服也若存位而爲謙之道寡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乾爲易之主非他卦交錯相成之比故其爲初也潛而隱而非不可用也其爲四也躍而進而非必求用也至於上則道成且革矣故爻以爲亢而有悔而象以爲盈不可久明其將變而之陰爾非若傳之所謂也且始終皆道矣位之擇獨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乾御世奚民之求功則由已矣輔之待後世不知乾所以成易而指成易以論乾是以其言若此也

按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非可密之事初九居節之始不出戶庭惟始可節故象以爲知道塞固宜明示節限安有密絕閉也歷考書詩正文自堯舜至文武君臣相與造治成德雖不爲疎以致敗亦無依密以成功此論雜霸戰國之時事可也去帝王遠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按易之始有三而已自然而成八有六而已自然而成六十四一成一反象類曉然而名義出焉非四十九所能用非掛非歸非再扐所能通也然則自乾而至未濟皆已具矣已具則必有起數故筮人爲是以起之云得某爻爻成當某卦某爻當變變當之某卦而已此易之淺事也易成在先卦起在後今傳之言若是是不知易之所以成而即以筮人之所起者爲易無惑乎易道之不章也又謂象三材四時一閏再閏愈淺末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按易以象釋卦皆即因其畫之剛柔逆順往來之情以明其吉凶得失之故無所謂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余嘗患浮屠氏之學至於中國之人皆以其意言

亂之也今傳之言易如此則何以責夫異端者乎至於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眞卜筮之所爲而聖人之所黽爾反以爲有聖人之道可乎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言陰陽奇耦可也以爲五行生成非也按洪範以凡舉五行緜之所以汨陳者謂其以土捍水爾五行無所不在其曰天生而地成之是又傳之所無有而學者喜以異說佐之也且使其果信則於易之道曷損益乎

以蓍求卦蓍非圓也吉凶在卦蓍非神也六十四卦皆因其象以成理非洗心也聖賢皆不殺獨謂爲易者不殺亦非也易有太極近世學者以爲宗旨祕義按卦所象惟八物推八物



之義爲乾坤艮巽坎離震兌孔子以爲未足也又因象以明之其微兆往往卦義所未及故謂乾各正性命謂復見天地之心言神於觀言情於大壯言感於咸言久於恆言大義於歸妹無所不備矣獨無所謂太極者不知傳何以稱之也自老聃爲虛無之祖然猶不敢放言曰無名天名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已至莊列始妄爲名字不勝其多故有太始太素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之說傳易者將以本原聖人扶立世教而亦爲太極茫昧廣遠之說傳易者將以本原聖人扶立世教而亦爲太極以駭異後學 學案複後學字二字 鼓而從之失其會歸而道日以離矣又言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則文淺而義陋矣

崇高莫大乎富貴是以富貴爲主至權與道德並稱書詩何嘗有此義學者可不從也從之則富貴不足以成道德而終至於滅道德矣按卦比以五陰宗一陽大有以五陽宗一陰其象比



日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象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則崇高富貴必如是而後可故顯比則失前禽交如則信以發不然則以富貴高天下而其敝致於秦漢矣

形而上者謂之道按一陰一陽之謂道兼陰雖差猶可也若夫言形上則無下而道愈隱矣

十三卦亦近世學者所標指而其說尤爲不通包犧氏始爲罔罟神農氏始爲耒耨交易黃帝堯舜始爲衣裳其後乃有舟楫馬牛臼杵弧矢宮室棟宇甚矣其不考於易也易十三卦義詳矣乃無毫釐形似之相近者學者誠能準義於易則凡本象所稱義類炳然誠得一二如此足以經世紀民律身而成德矣不是之求而震於異說欲大而反小之其卒無所底止而已矣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以爲不足思不足慮也然言曰



月相推而明生者是不知明之所由生寒暑相推而歲成者是不知歲之所由成也因其往來之已然而遂欲利用安身於其間者是不知德之所由崇也然則曾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之未及而尙何以窮神而知化乎故傳之義多似於深而其實淺者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象以爲未光大而不以爲不當思使其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則雖憧憧而不爲已私然烏有安其固然而不知所由來者哉

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按卦以剛見揜於柔爲困其爻也則以柔乘剛爲凶困於石謂四也據於蒺藜謂二也皆剛也當困之時非大人不亨三爲致困之主將施其不利於我而進退皆剛卒與禍會非大人實爲之而理有不得不然者矣君

子而變於小人危之辱之可也小人而乘君子其不勝天也其辱與危非不幸也不祥之招揜剛之報也又何戒焉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當解之時擾者欲起瞑者欲視有小人焉諂上陵下身爲戎首以捍通塗物情之所同惡也故以公射隼既獲而解解則無事矣如使過而用射反以致寇何利之有夫用之則行非待時也舍之則藏非藏器也安得有藏器待時之說而學者方沾沾焉抱其所有如賈之售物適以爲悖而不足以解悖矣

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按否以九五爲大人吉有其亡其亡之戒必深固根本以爲衆陽之主言朋來之陰未易當之所恃者在正而已此豈常道居尊之時而傳謂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故身安而國家可保嗚呼吾未見處危亂之世而自謂治



安者也

傳既謂包犧始作八卦神農黃帝堯舜續而成之又謂易興於中古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是易之或遠或近不能自必其時也皆以意言之而已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然則當時國各爲繇而周易之不見者多矣無怪乎學士諸生之紛紛也

按上下繫說卦浮稱汎指去道雖遠猶時有所明惟序卦最淺鄙於易有害按諸卦之名以象取之與文字錯行於世者少聖人重復殷勤其詞以訓釋之多至數十百言而未已蓋其難明如此今序卦不然以是爲天地萬物之所常有也鱗次櫛比而言之以是爲鉅製纂緝之常文也嗟乎使其果若是則束而讀之一讀而盡矣奚以易爲學者尺寸不辨而謂有見於無窮者

書

書序孔安國序堯典舜典

按以書爲孔氏之書序亦孔子作其說本出班固固因司馬遷遷因孔安國安國無先世的傳止據前後浮稱兼左氏楚靈王言倚相事爾固引雒出書而謂字文爲書既已甚陋安國初言典墳至夏商周誥（黃本閩本皆作語從單本作誥）義奧雅歷代以（黃本閩本皆無以字據單本補）爲大訓旋復言討論墳典斐煥翦浮則是孔子併大訓亦去取也豈有是哉文字章義理著自典謨始此古聖賢所擇以爲法言非史家繫日月之汎文也自是以後代有詮敘尊於朝廷藏於史官孔氏得之知其爲統紀之宗致道德之成者也（單本作致道成德之要者也）要（單本何上無要字）何所不足而加損於其間以爲孔氏之書歟書序亦由舊史所述明記當時之事以見其書之意非孔子作也不然則升自陑放太甲殺受皆其書所無有孔子胡斷然錄之說春秋以後游士浸盛雖然不因孔氏而獲見書之全者寡矣又況後世屋壁中乎其盡歸之孔氏不足怪也至於迹上古已定不刊之訓推孔氏有述無作之心則蓋有不（黃本閩本皆無不字據單本補）然者後有君子當更考詳（咸疑非安國文無證）堯舜之前非無聖人神靈而不常者非人道之始故也安安者言人倫之常也允恭克讓所以下之也此所以爲人道之始也

大禹謨皐陶謨益稷

禹益言爲（單本作爲言）治道之首其言至后臣克艱而止不可以有進矣曰勤儉曰不滿假曰不矜伐皆艱類也世稍降而德衰難逸之論始參至孔子乃復正之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規矩繩墨必先立而以身奉之故法度不可失也人心衆人之同心也所以就利遠害能成養生送死之事也是心也可以成而不可以安能使之安者道心也利害生死不膠於中者也

舜禹之德不稱其兵也必反兵而有苗服也

知人無法而知德有法豈惟知德有法而教德有方也天德雖偏必以人德補之天德非異能補之以人則皆異能也合而聽之天下之材不可勝盡也故教德而多材禹湯文王皆用之若後世治偏盡性必至於聖而後用者非皐陶法也枉其材棄其德者也

丹朱傲虐之戒元首股肱之歌君臣克艱之驗也



禹貢五子之歌甘誓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吳人之習於水事者謂吳松江青龍江楊子江也水自震澤入吳松江而入於海最近自諸湖泖而入青龍江入於海次之自諸浬浦港而入江陰揚子江入於海又次之江得其入則澤得其瀦故言底定也所謂導漾爲北江導江爲中江者亦揚州境然是二而非三不可意足之也

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禹以民爲可畏若是申不害李斯所謂命又（單本作之）曰枉桔若堯禹然者也

舜皐陶之歌歌也五子之歌亦歌也風雅騷人之義具焉其正與變未之敢論

甘誓以自治爲命而已脩征則言克愛是勸殺也師之繇曰師出以律

湯誓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

強其國人以伐共主功成而有慚德湯何爲而然也舜禹貴民之甚以君爲輕湯不敢違故也雖然世道一變矣

古者君人無威柄始作威威作而德滅矣湯用玄牡請命爲滅德也伊尹弗狎於弗順爲不德也德之爲言伊尹曰一也得其所以一事雖無常必協必主而堯舜不難至也失其所以一事雖有常必二必三而桀紂不難至也

孟子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問者徒以君不可放孟子曷爲而遽簒之伊尹知復其君於德而已矣願其他惜乎孟子之答粗也是絕天下以無伊尹也

盤庚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盤庚五遷民咨胥怨話而告之前後諄諄單本作諄諄其辭切近皆酬對臣庶之語單本作皆酬臣庶之常語衆人所可識非有文采義理以震耀之也周誥亦同而韓愈乃以爲詰屈聱牙若難知難解何也當更熟考



湯以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故聿求元聖高宗恐德弗類不足正四方故夢賚良弼古者君求臣非臣求君也

木從繩則正繩所不可單本作合者削之而已然則后之從諫不曰委曲諷之先從而後弼也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傅說亦知位不在逸禹益之論於時未息也高宗使說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舜之遺意蓋猶存焉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各止其義所以自獻於先王也

不曰我必能存商我必不事周者紂得罪於民先王所不赦也

泰誓牧誓武成

泰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戊午師渡孟津書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惟戊午王次於河朔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牧誓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武成厥四月哉明王來自商五篇最爲始末明備單本作始末最爲明備序所謂十一年伐殷者書所謂以庶邦冢君觀政於商受罔有悛心犧牲粢盛既於凶盜與微子相應三仁之自靖在觀政於商之後大會孟津之前此書之可信者也或言文王受命稱元年九年而崩武王不稱元年之可信者也或言文王受命稱元年九年而崩武王不稱元年九年以下十字黃本圖本皆脫落據單本補通數爲十一年雖云九年大統未集而稱元不稱元書所不載不可信也

武成序稱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不專謂命諸侯細觀編簡無錯亂不可移易

洪範旅獒金縢大誥

箕子言天不以洪範九疇畀鯀而以錫禹其詞甚敬而嚴後世之傳固妄矣然古人之所崇畏者必有故也文武起小單本作下國爲天下所歸夏商之世傳先聖之治法宜未能盡知此武王之所爲訪箕子之所爲告也

余於皇極而歎古人之道至是散矣五子述禹所傳之訓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而皇極言淫朋比德則民有罪焉下無好德而上之福則不錫焉王義王路以我爲正而民之情不敢自任焉豈待於民者已狹而出於君者已不可忤歟猶曰未至於虐而已然則夏商之季俗壞民薄而舜堯禹湯之道已不可復反乎皋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

威箕子之言無乃異是歟蓋亦有不得已者歟然則成康之後遂爲霸雜雖（單本無雖字）不復古人之萬一者其兆見矣

九疇於古無見也禹稱九功或庶幾近之

虞夏商書之言德必自修而民服箕子敍三德乃視世厚薄而稱吾德以治之非古人意也

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已以惠下敬身以敦俗況於人臣倘安有作福威玉食者箕子謂惟辟作戒臣無作得非商之貴家舊族終頑不率周公方爲之營洛遷以自近而化誨之召公因是又戒成王疾敬德蓋與禹益同意矣不隨世變而遷惟聖賢能之

洛誥多士無逸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特記其攝也自歸保相成王後又別紀

習學記言序目　卷五　六　敬鄉樓叢書

禹言克艱爲聖君也周公言無逸爲中君也艱非逸之對也以艱先之以逸戒之以壽誘之以夭懼之多門（作閫之多門）禁之多塗（單本作禁之多塗）吃吃乎治道之難進也

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

召公不說無異故不欲爲相而已周公留之無私說使後世知成王之時爲有臣如古人之時也無是臣則無是治周公之所畏也

武庚弗順可也四國多方胡爲而迪屢不靜乎以是知紂之存亡爲世道之大變矣周公雖盡心力以行王道而自是以後聖人之治終不復作乃世變之當然不可不知也

有夏既迪知九德之行而周公戒立政則必用吉士又曰常人又專以庶獄爲重中罰爲宜豈皋陶之法至是而有所改歟雖

封而同姓多焉後世謂犬牙相制爲磐石宗若自守其天下者盡其故地（單本作盡與其故地）武庚弗從而滅周之公也然後以次分威

然皐陶之法不可改也吉士常人失其用則鄉原出矣

周官君陳顧命康王之誥

周官官制與堯典略同而命官之意與立政異恐是時治道已成易於訓飭若淺者然當考

君薨世子諒陰不言委政冢宰免喪而後卽阼古人之達禮也成王當彌留之際被冤憑几以其子託諸臣召公及羣公渝恤致文而奉之康王又使康王報誥之何忽以位爲重而爲是哀末之舉歟嗚呼紂武庚之時變故煩矣管蔡流言成王疑慮道將喪矣周召恐懼師保協心卒能復成王於德於是疾病矣洮頹自力大延羣臣還以周召訓已者而訓之是可謂難矣是故召畢變禮傳命於康儀物粲然四方風動爲斯道之在也位何足言哉天下大器也聖賢厚積也所以富是道而出之也刑政



權勢威力皆道德之棄餘也如其不然而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則仲尼之徒何述焉

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成王知所以命君陳矣然而人材日陋也世變日下也皆依勢倚法之類也

畢命君牙冏命呂刑

成康再世皆以商民爲畏非畏其頑畏吾不能化也越三紀而後能化者俟之以道而不以刑故也觀畢命而成康之道備矣後世責道化於旦暮孟子謂惟此時爲然恐更當考

祁寒暑雨小民之所痛也文武周公所以盡其心而保之也穆王雖以爲艱然厭薄形矣信是道衰也（單本衰上有之字）

按呂刑言苗民始爲劓則椓黥之刑皇帝顓頊以威疑肉刑非治世所爲五帝皆聖人安得因亂國之淫刑而不改也舜以流宥五刑皐陶言（舊本閣本無言字據單本補）天討有罪五刑五用然則五刑之名古矣非始於苗也

呂刑爲贖而作雖大辟皆赦後世但有宮腐而已

議

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東周命誥間見於左氏自幽厲治道缺王命達於諸侯大抵禮錫之常文也若詹桓伯之辭一二而已王子朝則又甚矣

魯初封有難伯禽本以武競謂後世浸微殆非周公語

陳悔過之意誓於其臣而以受責如流爲羣言之首雖在亂世是心足以王矣

天有常道地有常事人有常心於書見之孔氏索焉不可不考

書稱若稽古四人孔子言大哉堯之爲君也舜有天下而不與焉



焉禹吾無間然矣子夏曰舜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故考德者必先四人其次湯伊尹又次文武周公世有差降德有出入時有難易道有屈伸孔氏以是爲學之統緒孟子所謂聞而知見而知者也近世之學雖曰一出於經然而汎雜無統迴狀失次以今疑古以後準前尊舜文王而不知堯禹以曾子子思斷制衆理而皐陶伊尹所造忽而不思意悟難守力踐非實凡此類當於書求之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五

詩

詩序周南召南至豳

作詩者必有所指故集詩者必有所繫無所繫無以詩爲也其餘隨文發明或記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雖淺深不能盡當讀詩者以其時考之以其義斷之惟是以（繡本作之）從可也專溺舊文因而推衍固不能得詩意欲盡去本序自爲之說失詩意愈多矣

大序所發明既爲決定之詞學者據依然以詩考之精粗表裏失條流矣

論風雅者必明正變尙矣夫自上正下爲正固也上失其道則自下而正上矣自下正上雖變亦（亦字據繡本補）正也小序謂政教失



而變風發乎情審如其言則是不足以自正豈能正人哉今之所存者取其感激陳義而能正人非謂怨憤妄發而不能自正也舜皐陶賡歌風之正也五子述禹戒而作歌得爲變乎

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國亦言刪詩爲三百篇按詩周及諸侯用爲樂章今載於左氏者皆史官先所採定就有逸詩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又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也余於尙書既辨百篇非出於孔氏復疑詩不因孔氏而後刪非故異於諸儒也蓋將推孔氏之學於古聖賢者求之視後世之學自孔氏而始者則爲有間亦次第之義當然爾

詩序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

雅爲朝廷禮樂政事而作今考南陔白華何人斯蓼莪無將大車都人士采綠緜蠻往往其人自言一身及一家之事不必關朝廷蓋雅者周人所爲詩亦下兼風土如豳人之風固上兼朝廷也

自有生民則有詩矣而周詩獨傳者周人以爲教也詩一也周之所傳者可得而言也上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

詩周南關雎以下召南鵲巢以下

逑匹性也必求其匹（繡本作有）是德者以逑之未得則輾轉反側而不已既得則鐘鼓琴瑟以友樂之非欲也以爲人道之始非得是人則不可也

地物之所產取之則知時己力之所成服之則不厭也非其地物也非其己力也後之有貴於后妃者也

后妃有德有本有志有樛木之樂有芣苢之美故其效爲螽斯爲桃夭爲兔罝兔罝（據繡本兔罝二字）之武夫則胡爲亦歸之后妃也治世必始於家道正而終於人材多也

漢之游女潔而不可求是詩也刈蓁秣馬以待之而不敢迫也猶關雎之意也

汝墳之婦人知以夫婦父母爲樂上雖虐使而猶無棄本之心意者道化之力也

趾所以踐也定所以抵也角所以觸也麟有是三者而非所以爲害也蓋上以道化調和（繡本作美）風俗王公之子皆以禮義自安雖貴而不爲暴若麟然也此關雎之應也

鵲巢而鳩居之非鳩所欲也諸侯則不然方且百兩以御之非得是有德者不可以正家故也亦猶關雎之意也

大夫之家狹能以禮自防則可矣

行露獄訟詞也

二南以家道爲風自后妃王女夫人大夫妻士庶妾媵皆備著之以明其若是者風之正也其妻能若是則其夫子可知也已

蔽蓬方茁無所蔽隱弓矢命中猴貙五獲而騶虞獨不能害焉何爲而不能也獸無害物之心則身無受害之地故也蓋調美之俗既成民民物物並游於至和之中我不害物而物亦莫吾害者若騶虞之不見獲於田也此鵲巢之應也夫麟趾之不害物騶虞之物不能害合二者而觀之王道可得而言矣

邶鄘

言詩者自邶鄘而下皆爲變風其正者二南而已二南王者所以正天下教則當然未必其風之然也行露之不從野有死麕之



之惡雖正於此而變於彼矣若是則詩無非變將何以存季札聽詩論其得失未嘗及變孔子教小子以可羣可怨亦未嘗及變夫爲言之旨其發也殊要以歸於正爾美而非諂刺而非訐怨而非憤哀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後之學詩者不順其義之所出而於性情輕別之不極其志之所至而於正變強分之守虛會而迷實得以薄意而疑雅言則有蔽而無獲矣

仁者不憂孔子之言也爲善最樂東平王蒼之對也以詩書考之古人固少樂而多憂蓋聲色游畋小人之樂也仁義道德君子之憂也自堯禹而降皆然柏舟之仁人修已既至道不得行內無兄弟之據外有羣小之愠以國棄身宜其永憂而不樂也世益以衰道益以墜孔子以是爲仁人之禍而道將亡也故常自求其所以爲樂者而教學者以可樂之地於是而有孔顏之樂焉既以義而憂其君復以道而樂其身庶幾是道之常存矣

此憂樂之異考德者所當知也

序雄雉衛宣公淫亂不恤國事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鮑有苦葉公與夫人並爲淫亂按衛宣公及夫人淫亂史家具之矣然歷考諸詩凡刺怨曠刺淫亂必直指事實未有汎爲微詞以示其意者也今繫之以刺而已而繼之者必曰淫亂是徒以宣公之事實之爾非是詩之本然也二篇風寄深遠指意正平惜乎以淫亂沒之也故別爲解

初章言雉飛揚自適而我懷抱不舒曾是雉之不若也言自詒者詩人自歎其不遇而不以怨其君也次不特自歎又爲衆君子之不遇者惜之也又次思見是君子而不可得也卒章勵之以自安於靖退而無所忮自甘於窮約而無所求則



何爲而不可也可謂能知義且知命矣孔子渓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而以是詩爲男女怨曠歟

鮑有苦葉不可食也濟有深涉不可渡也深則當厲淺則當揭各惟其宜也濟雖盈不可使濡軌雉之鳴自求其牡也雁之鳴日始旦也士歸妻及冰未泮也舟之招招豈以人涉而我亦涉乎我之不涉蓋有故也物情之不齊事會之有由不可以一律求不可以一端盡汎而觀之反而推之是詩也可謂明理而達變矣立乎亂世而事昏主應物不倫接事失當上爲國患下爲民病徒可刺而不可諫也

谷風所陳異乎黃允之妻也

追記嫁時如昨日事衛之風物宛然在目女其善於詩者也

北風之怨至矣然而所怨者天也孔子曰不怨天

國之將興必有象定之方中緜公劉雖大小不同皆可見也
桑中鶉之奔奔雄狐敝笱湊洧東門之枌諸篇正言不隱播於
當時傳於無窮其恥大矣非勸也
螮蝀異氣莫敢指也懷春之爲正以其禮言也懷昏姻之爲刺
以其情言也

衛王鄭

五子之歌以弟而怨黍離以臣而閔也然周自成康之後雖王
者不興而諸侯亦無代德奉其舊典號召糾合猶有可爲也觀
周人之詞衰弱如此德既不足材又不能要必資諸侯夾輔而
後存日陵月遲坐聽風俗之壞而不反宜其遂爲戰國秦漢也
隱於賤官簡兮君子陽陽也隱於農圃丘中有麻也隱於山巖
考槃也苟給衣食可以樂也至顏子養生之具缺然矣猶樂而
不改故孔子重賢之也
叔段二詩美其子田于狩勒其轡弭忘弓智者知其入於死亡
之地矣非爲莊公憂也
鄭昭公再辭齊婚惡高渠彌不可謂非賢也罪在於無君國之
材而又無逐國之節爲鄭之臣子所扳援而不能去與突鬯等
卒以見殺致（總本作成）鄭之亂故詩人賤而刺之不然鄭非無靖難
之臣與黍離諸詩異特昭公不知用耳
野有蔓草思遇賢者也

齊魏唐秦

著堵初揖婦婦之應也宜緩故曰乎而非謂齊俗舒緩之體當
然也
殺食取具於國人之常情以是爲足矣於是而憂之常人之所
不能喻也狃其所易足忽其所難知所以爲刺也
伐彼難伐之木寘於可載之地其勞且艱甚矣君子以爲必如
是而後可食也
貪淫重斂肆爲威虐四者天下之巨惡也敗國喪家亡人者也
故詩人無諱焉
君子言憂不言樂然而樂在其中也小人知樂不知憂故憂常
及之若夫蟋蟀之詩知憂而不知樂則其患亦大矣故戒之曰
好樂無荒猶古人之意也
衣裳車馬廷內鐘鼓所以樂也知憂所以節樂也且積其（總本作且）
憂而不知所以樂禮文政事皆廢矣將焉用之孟子所謂爲貉
之道者奚不然其徹死奚故詩人以爲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且以永日甚之也
武公之衣雖安而周之權日去矣
奮其武力而取其所不當得既而以禮樂藩飾之此車鄰之所
以爲樂也
秦卽宗周故地周自古公至成康世有仁義之德潤澤其民化
成俗定垂千年矣雖其後德衰而宣王既已中興然幽王十餘
年遂爲戎與申侯所滅宗周遂亡按序詩音謂之唐本其風俗
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賈誼亦言秦轉而爲漢至
於借父（總本作妭）耰鋤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
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禽獸之俗猶尚如故信如
序詩之言治國之道仁義者美成暴強者惡熟積習漸靡民之

好尙久而猶存後人雖欲轉移未易爲力然則秦人之詩乃無周之流風遺俗何也以詩傳考之周東諸侯之國尙爲王化所流德聲仁澤見於歌詠藹然不絕安有宗周本根之地千三百年教化之久其去而爲秦未數十年而勇鷙勁強輕鬬喜殺乃不復文武成康之髣髴歟蓋民心無常惟上所命從古而然聖賢所以兢兢業業日愼一日未嘗以既成之治有餘之澤爲可恃也經師相傳之論出於想象失其實矣

陳檜曹風

澤陂之美人謂賢者也詩言淫亂必指其人與事非人與事則所謂美人靜女者皆以賢有德言之也

逍遙翱翔大夫自謂也以道而去雖其身安其服不改然不敢忘其君也



東山無功名可歌與采薇出車稍異

冠其重也衣次之韠又次之若曰庶見其冠乎又（繡本此句或無又字）庶見其衣乎又或庶見其韠乎

周大夫能刺朝廷且自遼豆衣裳之外無他事豈當時所謂危壹純一也不二也有一德者自古難之伊尹以爲天之所眷求也而況於人乎必有是一也而後可以正四國也祝之萬年言其甚難而願其久也雖然儀與服其外也詩人以爲可以占其內也霍光至無識也猶曰郎僕射竊識視不失尺寸所以能任漢事也

亂世非曰無政然猶冽泉之浸叢草也其能熟而食乎故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若是者治世之政也

繫七月者但曰陳王業而下文云周公詳啄（繡本作咮）其詩實周公也君者衆民之總國者衆家之總是詩也以家計通國服以民力爲君奉自後世言之不過日用之麤事非人紀之大倫也而



疑者非後世危疑之比乎然至於以狼跋而喻周公則禍福難易之際古今亦不相遠但盛德履之不同耳

小雅鹿鳴至無羊

自鹿鳴至菁菁者莪文武成康之盛備見矣古人因詩度樂後世因樂爲詩蓋以事合政者德以致之也以政求事者具之爾按常棣采薇出車杕杜魚麗湛露彤弓皆詳載事本餘則缺焉得無因樂爲詩而以政求事乎今考其義已明而師傳未講者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之潔白指言孝子當有其人與其事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當有豐年嘉禾之事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三篇各以得字言之是其實順生長之理實無天閼之患實遂土地之性皆知其所以致之之由非汎然以意言之也雖其詞亡而

繫詩者既以明著之不可得而沒也其義雖未明而以諸詩參比則鹿鳴當是得此賢人與之燕樂四牡皇皇者華當是王事方急特命使臣往來王所伐木當是感鳥聲之求友故於粲洒埽八鴘肥牯以速親戚天保當是人臣實有爲此詩以祝其君者蓼蕭當是天子巡狩遠方諸侯羣臣喜於得見皆其時實有此事詩實有此詞故因被之樂歌也若未必有是事而逆有是詩出於上則爲具文出於下則爲虛美既非其實豈能責治雖後世固然而成周盛時則不然矣此尤師傳之所未講也惟南有嘉魚言樂與賢南山有臺言樂得賢菁菁者莪言樂育材賢材國命之終始雖未有是事亦可以逆爲是詩上可以逆爲是詩上可以待之而非豫下可虛美以祈之而非諂也今詩傳以是義故併歸一比隨文解釋是成周實美掩鬱不章非所以開後人也然則二南不逆爲詩乎曰正家之道始自后妃終及士庶妾媵以本先之以效致之以瑞應之立義以教非逆爲詩之比也若葛覃卷耳則周之后妃固當有是人賦是詩亦非逆爲者嫌不明載耳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據紹本復吹笙二字）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或者師尚父之時乎何其相與之懿也

自周爰諮諏以下變文然皆諮訪之義也而叔孫穆子乃以爲以規也

文武之宅家周公賦以鴟鴞宣王之考室與牧美矣未幾而爲黍離豈其無周公之臣歟不然何其不思也

小雅節南山至信南山

雨無正四月二篇西周既滅東周未遷以前詩也師傳不考其時使與他刺同義誤矣

小雅甫田至何草不黃

楚茨信南山言祭祀甫田大田言稼穡瞻彼洛矣裳裳者華言

爵命桑扈鶯鷰采菽言朝會燕饗皆盛世美詞也不曰美治世而曰刺幽王者作於亂亡之時（黃本閻本皆作詩紹本改正）義主怨刺不在追美也

瓠葉與泂酌同意

大雅文王至文王有聲

儀刑文王所以敬天也中庸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斷章取之歸天道於沖漠何也當考

肆不珍厥愠亦不隕厥問以好惡爲外物知自修而已

虞芮不自克而質其成於文王文王蹶然動其生自警也不以人之歸我者爲已德而以人之不自克者爲已懼也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一氣之動不知其然而然詩人以爲皆生意與他比興不同



思齊之言文王人道盡也皇矣之言文王天德合也

書若稽古四人詩則一文王也其道非惟君之又師之也雅頌之微言間見一二通於天理達於性命惟於文王發之春秋之名卿大夫士未知擇也顏曾始傳之子思孟子述焉後世作聖之學蓋本於文王也盡人道以事天者聖人也與天爲一則學之者過也

大雅生民至板

美刺規戒皆實言之無立義者行葦太平既醉立義以美也兄弟具爾肆筵授几獻酢賓射乃燕好之事也而必以忠厚名者感盛治而防薄俗也角弓翫弁可謂薄矣周以之亡常棣伐木挈而歸之厚周所以興也然猶未也至於行葦則王道備恩意洽矣安得不以忠厚名乎書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孟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無所感而然者雖不以忠厚名可也

以酒而醉謂之富可也以德而飽則時（紹本作詩）之太平也太平守成可以燕樂矣而必以尸燕則非縱飲也聖人之於飲酒當閉之未嘗閉之也以德飲以祀燕所謂治世也

成王於是能不愆不忘無怨無惡矣宜假樂之嘉之也

好賢樂士莫過於卷阿之詩矣雖然濟濟辟王左右奉璋者文王之盛也

二雅之刺斥言不避讀之者既皆以爲當爾而於國風乃有異說是不知以類求詩也

大雅雲漢至召旻

以雲漢之詩考之厲王所以亡宣王所以興憂與不憂而已憂在事先致治之大本古聖人皆出此一塗憂在事後雖曰晚矣



倘有及也

仲山甫之德曰柔嘉曰令儀曰令色曰小心曰是若蓋德盛者不以剛示物也然而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則我固爲剛柔之節也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遠不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禍福不入其心自班固以明哲保身少司馬遷而後世相傳轉爲自安之術殆於誣德矣

德輶如毛雖曰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而曰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伊尹周公之所難而仲山甫能之吉甫蓋易於言德矣中庸曰毛猶有倫猶以是德爲粗將復有妙於此者焉則其言之愈易恐非聖賢家法也當考

自文王至生民篤公劉諸篇義則雅而美兼頌矣

因詩度樂頌則不然有樂必有詩也

朱絃疏越一唱三嘆以商頌觀之無復餘味信乎其有遺音也

其詞簡其旨緩不矜功不伐德寅畏保民以對天命諸頌體皆同秦漢以來告類歸美之詞未有不誣且慢者豈惟其君德薄亦其臣之不知義也

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以伊訓比之是詩婉而深矣

臣工載芟良耜周人之於耕稼何其遠也自七月生民陳之至甫田大田猶不忘焉

振鷺有客觀乎周公（緒本編公字）之待商民也可以告神明矣

按左氏載逸詩有事本者惟祈招以詩考之獨文武成王幽厲宣王有詩康王則已無詩而美詩多作於成王之時蓋集詩之



凡例專以治亂興亡兩節及中興爲斷而義歸於一君之美刺及美刺兼焉者故康穆以下至夷王雖有詩皆不錄疑此西周之後東周之時所裒次也周以詩爲教置學立師比輯義類必本朝廷況頌者乃其宗廟之樂乎諸侯之風上及京師列於學官其所去取亦皆當時朝廷之意故陳風之思周道下泉之思治簡兮思西方之人皆自周言之也孔子生遠數百年後無位於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詩刪落高下十不存一爲皆出其手豈非學者隨聲承誤失於考訂而然乎且又有甚不可者孔子之先非無達人六經大義源深流遠取舍予奪要有所承使皆蕪廢訛雜則仲尼將安取斯今盡掩前聞一歸孔氏後世之所敢信以其詩考之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使宋人而能爲此詞則其文獻有傳矣孔子不以爲不足徵也

周頌商頌

以師傳考之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使其可信則以天子之命列於頌也雖不敢盡信此語必有所自來不然則



不得爲頌矣益知若此類者亦非孔子所能裁也魯頌雖比之雅爲已薄然頌而無諂義歸於正周之文章尚未失也思無邪孔子蓋有取焉後世惟一韓愈號能追三代之文其詞或髣髴似之至於道之所在豈能庶幾也

師傳以爲微子至戴公禮樂廢壞正考父得之於周太師言微子至戴公似宋人所爲也言得於周太師似商之樂章也疑不敢信以其詩考之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使宋人而能爲此詞則其文獻有傳矣孔子不以爲不足徵也

二禮

周禮　儀禮

周官獨藏於成周孔子未之言晚始出秦漢之際故學者疑信不一好之其者以爲周公所自爲此固妄耳其極盡小大天與人等道與事等教與法等蠢與細等文與質等無疎無密無始無卒其簡不失其繁不溢則雖不必周公所自爲而非如周公者亦不能爲也此書既成參以成康盛時董正治官及命君陳册畢公之詞猶若未足以盡行其道又商之儆民亦介於其中未知何以處之畢命謂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弗率訓典殊厥井疆豈其初固使之觀治而已不遽強以必之豈其亦未見此書也



從也及昭穆道衰而君牙伯冏之流愈不足以行其道又可見矣又上考詩七月周所以興止家人作苦之事又繇追稱太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意是時官未必備官雖備而道未必備也又書康誥稱文王明德慎罰肇造區夏直以小心克已爲天命所歸亦無如是之弘大蓋周召之徒因天下已定集成其書章明一代之典法殆堯舜禹湯所無有而古今事理之粹精特聚見於此如詩書則尚有缺壞是非之蠹迹存焉故也然余所疑者周都豐鎬而其書專治洛邑然則鄉遂郊野興賢勸貳凡國之政將一斷於是書而舊都莫之用耶或舊都固自有法而一畿之內可以兩治邪書之所不言不可得考而周之所以致盛治則猶有不盡具者此其爲深可惜也其後宗周亡滅而東周之君臣世守此書然諸侯夷狄方迭爲強雄家諸本均作家據緒本改正官巨列所職不過行於一城而微文縟典乃或準於天下遂以是爲共主四百餘年然則孔子豈以有其書而不能起其治故不言耶不然則所謂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者豈即此書也閩本作耶嗚呼劉歆蘇綽王安石固此書之腥穢而鄭玄已下又其糠粃爾

按六卿分職各以數字之微使歸統敘一職之內各有條目使就績用充其所行而三才之道無遺憾矣雖舜禹皐陶未能如此詳盡也其所以爲異者舜典以人任官而周官以官任人爾余故謂自成康盛時其人已不足以盡行其道然學者於此觀之當知官有職業知官有職業故知人有職業知官有職業則道可行知人有職業則材可成愈於子思孟子猶未免以意言之豈其亦未見此書也



舜命司徒止數語而周官諄悉至此然亦無在數語之外者堯舜三代教治皆出于一但記敘廣略不同耳學者昧昧舜典便獻周官之煩及其於周官考驗則非出任士約然百緒窮年白首而不足以有明視舜語始緒本作始成胡越矣

周官言道則兼藝貴自國子弟賤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備以道得民至德以爲道本最爲要切而未嘗言其所以爲道者雖書自堯舜時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著明然終不的言道是何物豈古人所謂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思所行不至耶老聃本周史官而其書盡遺萬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朕兆眇忽微妙無不悉具余嘗疑其非聃所著或隱者之詞也而易傳及子思孟子亦爭言道皆定爲某物故後世之於道始有異說而益作而又晉以莊列西方之學愈乖離矣今且當以儒以道得民至德

以爲道本二言爲證庶學者無叶渙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統也

市所以交易百貨民生通塞之所由司市爲之治教禁令甚詳其言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帷蓋衆諸本皆作財據單本改之所帝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蓋衆諸本皆作財據單本改之所及也

聚非馳突之所加利之所在非觀視之所及也

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是則民僞者天之屬民情者地之屬也僞者動作文爲辭讓度數之辨也情者耳目口鼻四肢之節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陽曰魂而儒者因謂體魄則降知氣在上又舉季子之言謂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易傳又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後世皆以魂知爲陽體魄爲陰然以宗伯之言考之則魂知者固陰德也體魄者固陽德也僞不可見而能匿情故爲陰情可見而能滅僞故爲陽禮樂兼防而中和兼得則性正而身安此古人之微言篤論也若後世之師者教人抑情以徇僞禮不能中樂不能和則性枉而身病矣

舜典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大司樂言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古人皆指其實不想象而云也人鬼不言出鬼固依於人也古人不以致神示爲難而以天地神明得其所安爲難後世反之

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占人以八卦占筮之八故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詳此則周易之爲三易別卦之爲六十四自舜禹以來用之矣而後世有伏羲始畫八卦文王重爲六十四又謂紂



囚文王於羑里始演周易又謂河出圖有自然之文學者因之有伏羲先天文王後天之論不知何所本始按簫章之官掌土鼓雅簫歙雅詩擊土鼓以逆寒暑以樂田畯蓋周之舊樂也七月敍以陳王業而說者乃以爲周公所作周公方制禮樂陳雅頌以昭先公先王之功德而自作土風之詩使簫章掌之可乎然則周易果文王所改作而後世臣子不以嚴宗廟參典謨顧乃藏之於太祝等之於卜筮何媟嫚其先君若是哉凡卦之辭爻之繇筮史所測推數極象比物連類不差毫髮獨孔子以爲不然故孔氏之繫易以爲必如是而測之由其中正而不以禍福利害亂其心者此君子之所爲單本作所以爲易也學者既不能知反援孔子之易同歸於卜筮以爲人更三聖世歷三古而後成書嗟夫學者之自賤蔑無足怪者而吾悲其轉相聾瞽於人而未有已也

掌固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禹湯以前不知何如而周司馬之任如此故雖小侯陋國各有阻固不得輕侵而存者數百十單本作千年孔子亦言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不如是則無以國爲也而孟子乃言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此說既行儒者世祖之今長淮連漢荊襄犬牙處綵數千里無復阻隔敵之至我常蕩然而我之於敵尺寸不能至也此今世大議論有國者不知講以存亡爲戲奈何

職方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余嘗疑召公在燕太公

在齊唐叔在晉皆爲邊遠與戎狄鄰接而江漢之間封建所不至則周之所自治者固甚狹而職方所辨乃若是之甚詳雖漢唐盛時不能何也豈姑具之圖籍而實未能統屬耶周召之政其必不然夫辨之詳而責之略治之狹而服之廣非德有餘於天下何以致之

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以嘉石平罷民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鄉遂縣士之有刑殺者欲免則王與公卿會其期司刺以三法求民情斷民中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夫周召之用刑罪有餘而法不足孔子之論刑殺有窮而生無窮子思孟子未足以及此也而欲以建三典糾萬民難矣

大小行人司儀所以親待諸侯邦國之禮學者徒謂其揖讓周旋之美都不知周召經紀天下精神會聚於此參之以詩書所記則唐虞三代之爲國家豈有毫髮不盡於人心者哉蓋其得之未嘗以智力其守之未嘗不以禮義此意至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後世之學專以春秋達王道詩書周官取具而已實自孟子始又孔子謂管仲身不由禮則禮不能行於天下故謂之小器而孟子考之不詳因亦併廢管仲然則周禮與詩書並立管仲識周禮尚存此恐孟子未知也學者承誤不思其中所蔽塞多矣

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大宰總其法載師專其任非二事也而鄭玄以爲賦口率出泉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堯舜三代之治法任民以地而不責其身故用民之力豐年無過三日其愛惜之如此且賦口率出泉後世之暴斂玄乃舉以爲比玄雖博洽羣書訓釋經義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彼此恍形錢傅以誤後世其害甚矣又載師言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視其所任勞逸獲利厚薄而爲之多少亦無定法此司徒之正文也而儒者爭言古稅法必出於十一又有貢助徹之異而其實皆不過十一夫以司徒教養其民起居飲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無不與偕則取之雖或不止於十一固非爲過也後世豺狗百姓不教不養貧富憂樂茫然不知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則就能止於十一而已不勝其過矣亦豈得爲中正哉況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稅廣上無前代封建之煩下無近世養兵之衆則雖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豈得以孟子貉道之言





斷耶

司徒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又職方氏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七子

閣本葛本宇據學津本無此三字補爲

以下黃本閻本均脫據續本補

里此成周分土之定制也諸侯之國三五相因周之特封者可數齊晉魯衛陳蔡宋鄭往往皆自五百里以下而諸家之論謂諸侯必百里者妄說也孟子言周公封魯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封齊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孟子何得不知齊魯之始封而以百里限之乎封疆多而食者少地勢則然而鄭衆謂包以附庸鄭玄又謂一易再易必足其國之用而後貢其餘者尤妄說也且雖王畿千里亦不過舉封疆言安得盡可食之地哉

儀禮所記有司之事以其所存逆其所不存當時舉一禮必有儀儀不勝記則何止於此（顯命可見叔孫通朝十月儀後世有同亦皆如此只爲不及古人然亦不可知也）文多而義少事淺而防深雖周召立制與後世共由之而儒者爲學固宜有煩要博約之異故孔子謂子夏無爲小人儒

子貢不幸言而中曾子亦言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而已學者之患在於不明統紀瓠此忘彼守粗遺實或荒陋不知忽略不講既已失之其細碎太甚者又以爲先王一微一小皆有精義錯陳午割必中法程然則官司所傳歷世所行聖人亦何由盡以爲一已所紛更乎韓愈又言惜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以余觀儀禮所記與周官禮記左氏相出入詩書亦互見鄭玄最通博矣蓋春秋時周及魯行之尤詳而他諸侯國亦無不遵用不知者以相病不能者以相恥下至戰國尚存秦雖掃滅漢有諸博士所記鄉射鄉飲燕禮歌騶虞駒猶時見一二董卓敗曹操興始盡亡之矣劉表亦頗欲收拾而智計之士以爲笑相率去之諸葛亮尤懲艾雖號名續漢統而不復考尋矣是愈之所欲進退揖讓者特衰周春秋諸侯專非文王周公盛時也楸舉曰



自謂不知禮欲救一時之失則當建議言濮安懿王宜稱皇帝本生親（本生則降於爲後矣）爵命之隆子不加父宜於濮國建園立廟王其子孫世世嗣王奉祀之禮務極恭肅無有慢遠以稱朕念親報本之意然則士大夫豈有異論乎司馬氏亦不肯上無違背禮經之過下無蹈襲衰漢之失然則朝廷豈有不從乎今各以末世之行相猜互以鄙野之事相詆激成大誖貽譏百世猶爲有君子乎且王珪戒吏以光范議爲抵是名從同列而實畏宰相也曾鞏語修且無以其所議示人是內懼衆譁而外姑以諂修爾嗟夫苟且之弊如此欲禮教之明可得哉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七

禮記

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篇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爲上下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初入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蓋一言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鑑覩像不得相離也古人治儀因儀以知義曾子所謂籩豆之事今儀禮所遺與周官戴氏雜記者是也然孔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必欲此身常行于度數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爲所貴者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三事而已是則度數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禮因以廢矣故余以爲一貫之語雖唯而不悟也今世度數折旋既已無復可考則曾



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於中有格於外使人情物（學案作事）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幾可存若他無所用力而惟三者之求則厚者以薄守爲固而薄者以捷出爲僞矣

按臧孫紇爲季氏廢公鉏坐以出亡仲尼謂作不順施不恕叔孫婼言有家禍殺適立庶誅豎牛與季氏訟仲尼稱其勞不可能皆有本末後世可以考信檀弓記公儀仲子舍孫立子乃不敍所由又記子游問孔子孔子亦直云立孫而已辭簡而事略經傳體雜義類不道恐不足以詔後學也

季武子夷人之墓以成寢而許其葬又許其哭由前則不應有後由後則不應有前殆若狂者使其妄聞自不當記就其果然亦不足記合葬非古也以人墓爲宮可（繡本作古）乎

徒欲記古不墳而謂孔子自稱爲東西南北之人將教人以捨其國而游豈聖人之言乎（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謂不可則可謂東西南北之人則不可無有司而用門人可也徒欲記古不修墓甫窆而崩門人之慢且不材至此乎先反而虞禮也知墓崩而不言其往視可乎疑此亦非也（喪服四制直衰不補墳墓不培若雨霑至漂流桓梩不問豈通義哉）

左氏載子路之死甚詳孔子聞衛亂曰噫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如是足矣言醢之無義言遂命覆醢尤無義

申生之死或以爲檀弓敍載簡嚴非左氏可及此余所不曉只如檀弓之言何足以周事情立世教也

朝祥而暮歌野人之事也子路何必笑孔子何必辨又謂踰月則其善亦非也

易簀一義極當商量據本曾子之學堅定明篤雖神已離形而不變異死生若一致然且改過甚勇以正爲終是後學鑒照準爲譌過之地亦不止一生爲改過之用季氏之行於魯國垂二百年自孔子事之敢亡而不敢絕也彼之有罰未知應受與否若童子以爲大夫之管而曾子不能知若童子以爲不宜居而曾子居之至死曾子之智曾童子之不如則奚取於學若曾子疾不暇察而曾元以非所當養者養其親使殁不得其正則奚取於子然則師友分義之論未定緝熙積實之功不加而以隅坐過人之識爲足以斷曾子將亡之是非必有傳聞之誤後學未可從也

能執干戈衛社稷而死可以勿殤畏厭溺而死不可以勿弔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自言之乎

曾子方以朋友之義弔子夏之喪明俄奪而名之數其三罪皆

人理之所不容者其暴至此乎

夢奠之言是時孔子七十三歲猶歎天下之莫己宗耶公羊又以爲反袂拭面涕沾袍蓋陋儒多若是矣

問喪亦大節目曾子遽言喪欲速貧有子又言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鄙俚若此蓋未嘗接聞魯人師友辨論也孟子謂三月無君則弔而以不待父母媒妁爲賤者之所爲以此處喪其庶幾

嬌固不知何如人乃能以齊衰問疾於季氏記者要當有警於後世雖然國有命役非君賜則無以喪服得免而士居喪則亦無以問疾於人往歲與楊氏遇於執政私第服大功服坐客皆怪訝楊問余此義且言執政私第又非公門比衰功雖於今法不廢從政然若以公事召服而往可也非公事而爲謁而曰不然夷吾重耳入國先後各有死黨卒相殘戮而後快則天下固皆知之而此篇所記則似文公君臣眞無意於得晉者於事殊爲闊遠或者以禹益伊尹皆篡弒與今言重耳能遜國略同蓋致譽過實常出於儒生之浮文持是以入德難矣

惟祭祀之禮主人自盡其敬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今世亦多有此論虞練之主其親猶在而未神也其爲神矣祭必尸以安之尸之所饗神之所饗也詩曰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焉有非饗而不知者乎使其果然則主人有時而不敬矣

按書稱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皆先自身始而施之于民然後其民以和報之周豐乃言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夫墟墓則固已施哀而社稷宗廟則固已施敬不啻諄諄然矣豈爲未哉書又稱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而諸誥言文王之德爲尤詳然則豐謂無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可乎

聖人之道一也謂虞夏有餘而殷周不足俗儒之淺說也余記陸氏兄弟從朱呂氏於鵝湖寺爭此甚切其詩云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最明心大抵有基方作室未聞無址可成岑噫徇末以病本而自謂知本不明乎德而欲議德誤後生深矣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刓其人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以席孔子雖貧何至於無蓋而師友所講亦何必在狗馬之問學者因是謂聖人之道微賤不遺而傳襲訛謬至使人主近臣而以狗馬自比乞憐帷蓋之餘希恩簪履之敝孟子所謂妾婦之道又其下者蓋自昔鄙夫皆若是也

君在諸臣之家非其所從而欲以客弔不辟非禮也閑人爲君在弗內禮也入廟修容欲以外飾求勝非禮也使卿大夫皆辟位禮歟使君降等揖已非禮也且容當何修飾當何盡進趨不當爲衣冠不當改也子貢方人曾子三省非如戰國之士卑屈其君以爲名者其非二子所爲決也



此語甚害理既稱卽位而已爲椑安得既崩而方斬木所斬不已多乎不然所廢幾祀所刓幾人其觸若是烈耶

按論語原壤夷俟孔子縮之甚嚴使其喪母而歌乃爲弗聞而過之可乎且壤何至逆人理若此亦傳者過也

曾子既以七日不入水漿自言而樂正子春又以五日不食爲悔師弟子之學矯情而求名若此使其果然則禮之壞必自是始其不然也必矣

世之學者於檀弓有三好　古明變推三代有虞一也本其義理與中庸大學相出入二也習於文詞謂他書筆墨皆不足進三也以余考之則多妄意於古初屑率於義理而謇縮於文詞後有君子必能辨之

王制一篇當時蓋欲施用而博士諸生考論之所成異於各以見聞記錄者故比諸篇頗爲牴牾然孔子時周衰而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後世之病未亡聖人之力尚能合一以接唐虞夏殷之統故其所述皆三



## 習學記言序目

儒者皆如此要是禮一日不行卽一日壞惟義數之在書册者尚可傳義理之在人心者猶不泯故顏曾欲求之於心子貢游夏之徒欲求之于書孔子皆指其偏失處至明至切然終以分散而不可復合者禮已壞而不行行之又無所因故也

鄭玄解經禮三百謂周官三百六十曲禮三千謂今時禮玄所謂今禮者指言禮之時非漢時也然則周官安得皆以經禮言而著禮器者安得別稱今禮經禮者五禮之條目也曲禮者條目中之曲折也孔子嘗言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而此篇乃稱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孔子告伯魚學詩與禮各有時其學各有業責專對於詩則可責一獻於詩非所責也後人失孔子意又以傳聞言之在禮記中如此類極多

學者不能察誦說既深自放障礙於道難矣

行微而性命粗而事物無所不在若四時各得其一機緘不運塊然窮獨何名造化其謬無足言者而識緯陰陽轉相資佐異說滋章道降政厖因以不反矣

以曾子問禮及雜記諸禮與儀禮考之益知其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蓋曾子之所厭而不講也雖然籩豆數也數所以出義也古稱孔子與其徒未嘗不習禮雖逆旅芻舍猶不忘是時禮文猶班班然行于上下智者將棄之矣貫而爲一孔氏之所守也執精略粗得末失本皆其所懼也

又據禮運稱仲尼言假所論與孔子在時言禮全不合孔子之言甚簡直下不立冒子治亂只在目前何嘗有道行道隱之別大同小康之辨蓋後學不能以身行禮浮辭泛說而已犂彌謂孔丘知禮而無勇請以兵劫之末俗之病禮者皆如此又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後世之病



## 習學記言序目

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初不及政刑然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則前於孔子固已純任政刑矣今以禮樂刑政融會並稱而謂其不二則論治之淺莫甚於此其終禮樂不用而以刑政爲極功儒者之過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但不生耳生卽動何有於靜以性爲靜以物爲欲尊性而賤欲相去幾何

大學言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而此言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則是知與物均爲不善此躬何自而反天理烏得而存甚矣儒者怵於言道而不知道之所從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按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學者之記疑當作記之以爲孔子絕神怪而不言然周官宗伯掌建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大司樂以樂六變八變致神祇而禮之蓋自有天地卽有人與鬼神人與鬼神異道各不相知而爲國家者必尊事之以自建保子路欲以一已之智慮求鬼神生死之說窮其所從以爲辨而已宜孔子之不告也而此篇乃載宰我孔子之問答尤爲誕淺而不經且生生而死死人道相續冥冥而昭昭神道常





存烏有待人死之氣而後爲神待人死之魄而後爲鬼者乎骨肉爲土氣爲昭明使神道之狹果如此豈足以流通於無窮乎古之爲國家者凡天地山川之神靈崇祀嚴祭罔敢怠忽若祖禰宗廟特以子孫相爲依憑然其享之有數立之有紀近則禮有特隆遠則恩所不及固與世之神明有間矣烏得雜而並稱哉儒者見理不明而好言其不可知者季札稱骨肉歸復于土魂氣無不之謂不以反葬勞人也子產稱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故有精爽以至於神明不謂神明待魂魄而後爲也禮運稱體魄則降知氣在上謂復在上葬在下也猶不直以魂魄爲鬼神而易傳稱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直以魂魄爲鬼神而此篇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天下以人神感通之理而答子路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則人道立而鬼神可安人職盡而生死爲一非故絕而不言也

觀經解所言當時讀書之人其陋已如此固難以責後人也然自周召既往大道燦析六藝之文惟孔子能祛得其意使上世聖賢之統可合自子思孟子猶有所憾則如經解所言亦其常情但後學緣此墮處不少爾

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語全沒交涉但令子產受抑爾又言敢問將何以爲此中愈疏闊矣

按詩稱禮樂未嘗不兼玉帛鐘鼓孔子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

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未有後語其意則歎當時之禮樂具
其文而實不至爾然禮非玉帛所云而終不可以離玉帛樂非
鐘鼓所云而終不可以捨鐘鼓也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
獻酬酢不必謂之禮而以言而履之爲禮是則離玉帛而言禮
矣以綴兆羽籥鐘鼓不必謂之樂而以行而樂之爲樂是則捨
鐘鼓而言樂矣按孔子稱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則言而履之未
知其果能行也言與行如形影不可相違也離言以爲禮離行
以爲樂言與行不相待而寄之以禮樂之虛名不惟禮樂無所
據而言行先失其統然後世之言禮樂者未嘗不出於此則天
下遂無復禮樂矣

孔子閒居又有五至三無五起之論按子張問何如斯可以從
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論治立標目莫切於



此矣若五至三無五起則浮立而無用又以樂爲無聲禮爲無
體喪爲無服既不能自明其所言而所稱於詩亦非也古人之
於道一二言而止至禮運禮器樂記祭法祭義仲尼燕居孔子
閒居坊記諸篇鋪叙始末多踰數百千言然使言而無間則讀
者易知知者易行行者不倍矣如其有間而強牽合之黑白易
位以無爲有則所誤大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可離非道也此章爲近世言性命之總會按書稱惟皇上帝降
衷於下民即天命之謂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
蓋萬物與人生於天地之間同謂之命若降衷則人固獨得之
矣降命而人獨受則遺物與物同受命則物何以不能率而人
能率之哉蓋人之所受者衷而非止於命也書又稱若有恒性
即率性之謂道也然可以言若有恒性而不可以言率性蓋己
受其衷矣故能得其當然者若其有恒則可以爲性若止受於
命不可知其當然也而以意之所謂當然者率之又加道焉則
道離於性而非率也書又稱克綏厥猷惟后即修道之謂教也
然可以言綏而不可以言修蓋民若（疑是字有字）其恒而君能綏之無
加損焉修則有所損益而道非其眞道非其眞則教者強民
以從已矣且古人言道順而下之率性之謂道是逆而上之也
夫性與道合可也率性而謂之道則以道合性將各徇乎人之
所安而大公至正之路不得而共由矣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
何莫由斯道也夫由戶而出雖無目者亦知之況有目乎以此
喻道可謂明而切矣而此章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非道
也夫自戶而出則非其戶有不出者矣今曰不可須臾離則是



無往而非戶也無往而非戶則不可須臾離者有時而離之矣
將以明道而反蔽之必自此言始

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故君子愼其獨也按子張問行孔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夫以爲我之所必見則參前
倚衡微孰甚焉以爲人之所不見則不睹不聞著孰甚焉其義
互相發明記禮中與聖人不牴牾如此類者甚少雖中庸大學
亦不過三四爾但繫於天命一章之後功用率綏不能宏通學
者若專一致力于此以愼獨爲入德之方則雖未至于道而忠
信篤敬所立堅定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按

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統紀體用卓然百聖所同而此章顯示開明尤爲精的蓋于未發之際能見其未發則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於將發之際能使其發而皆中節則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則中和之道致於我而天地萬物之理遂於彼矣自舜禹孔顏相授最切其後惟此言能繼之中庸之書過是不外求矣然患學者涵玩未熟操持未審自私其說以近爲遠而天下之人不得共由之非其言之過而不知言者之過也此道常在無階級之異無聖狂賢不肖之殊皆具于此章但不加察爾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按孔子稱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愈曰過猶不及夫子之反固皆以君子小人對稱之而中庸獨無對者其德至矣聖人盡心爲爾嗚呼儒者失孔子之意不擇而易言之後世學者又過信之輕重失倫虛實無統而中庸之道卒於無所用



漢人雖稱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書考之疑不專出子思也 單本作明

矣詳孔子稱中庸至德民鮮能之意凡當時所謂君子蓋不以中庸許之矣而此章乃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則是凡當時所謂君子者舉皆以中庸許之而非鮮能也夫許君子以中庸而時中濫於善猶可也小人爲惡何所不至而必以反中庸言之亦將濫于惡乎且其言至於天下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若是其嚴則凡所謂君子者固亦不以中庸許之矣天下將輕棄難能之中庸而樂從易能之無忌憚者此言爲之也雖然孔子不許當時君子之中庸何也孔子於善惡是非之反固皆以君子小人對稱之而中庸獨無對者其德至矣聖人盡心爲爾嗚呼儒者失孔子之意不擇而易言之後世學者又過信之輕重失倫虛實無統而中庸之道卒於無所用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按書稱舜告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此章因其言而失之且使兩端執而後可用中則洪範所謂建皇極者豈其錄舉而討量之哉孔子於堯舜獨贊君道至禮記及孟子始與學者同辭疑亦非孔氏本指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貧賤行乎貧賤可也素富貴行乎富貴不可也在下位不援上可也在上位比於不陵下未盡其義也

論語稱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孟子稱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庸乃言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

身雖若不異然以人爲主則有得於物以物爲主則無得於人故君子可以似射而射不可以似君子若果子思之言恐其義亦未精也

九經雖與八統略同然周召知其所以一而用之於八故爲平治中庸未知其所以一而用之于九則爲弱政矣

孔子自言學不厭教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中庸自祖述堯舜至故曰配天其言宏大崇高大抵贊頌之極辭也後學贊頌聖人自無所害然近世乃以聖人之學爲當如此卻無下手處孔子言能近取譬最當商量

孔子雖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及其與顏閔之徒問答講習乃無所考又庸字古稱勿詢之謀勿庸自我五禮有庸哉生生自庸庸庸祗祗威威民功曰庸左氏無辭有庸孟子利



之而弗庸喪服四制此喪之中庸大抵爲用爲利爲實爲常之義周官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然則中庸之爲德豈其此類也歟

古人教德必先立義教成則德成矣故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教立於此而德成於彼非以義理爲空言也子思之疏釋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曰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又曰罔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又曰中庸不可能也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夫以爲時中則不待庸也以爲庸德於內物至而人化物知與物皆天理之害也若是則物宜何從據執而以意言之雖服膺拳拳不敢失墜而以義理爲空言之庸行則不待中也然則中庸之爲德果一乎果二乎後世無所論者堯典克明俊德而此篇以爲自明其德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條目略皆依倣而云也然此篇以致知格物爲大學之要在誠意正心之先最合審辨樂記言知誘於外好惡無節於內物至而人化物知與物皆天理之害也余固以爲非此篇言誠意必先致知則知者心意之師非害也若是則物宜何從以爲物欲而害道宜格而絕之耶以爲物備而助道宜格而通之耶然則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雖爲大學之書者亦不能明

治天下國家唐虞三代皆一體也修身以致治堯舜禹湯文武皆一道也周豐表記所言乃有高下後世相因遂爲忠質文之論漢以後循環相救之說盛行於世譬如五穀絮帛饑寒者不能衣食方且坐而評量美惡當其身之死亡而不悟亦足悲也

按堯典已稱協和萬邦舜典萬邦黎獻傅說已稱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然則堯舜禹湯之前道固常行而學固常明也鴻荒太古上德不德老莊之徒始爲放言而後世亦有風氣始開先天後天十三卦開物成務之論夫所貴乎儒者得古人之意續其統紀以貽後人奈何效諸子隱士轉相增飾重爲斯道之蔽乎雖孔子盡力補綴由周以前尚多缺遺然則堯舜以前無孔子其爲鴻荒太古何足怪也

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對看雖甚好然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戰國以來言之害道者固多而行之害義者亦不少枝葉之行恐亦後學以意



言之更須細考

按經傳諸書往往因事該理多前後斷絕或彼此不相顧而大學自心意及身發明功用至于國家天下貫穿通徹本末全具故程氏指爲學者趨詣簡捷之地近世講習尤詳其間極有當論者堯典克明俊德而此篇以爲自明其德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條目略皆依倣而云也然此篇以致知格物爲大學之要在誠意正心之先最合審辨樂記言知誘於外好惡無節於內物至而人化物知與物皆天理之害也余固以爲非此篇言誠意必先致知則知者心意之師非害也若是則物宜何從以爲物欲而害道宜格而絕之耶以爲物備而助道宜格而通之耶然則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雖爲大學之書者亦不能明

也程氏言格物者窮理也按此篇心未正當正意未誠當誠知未至當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門爾未至于能窮理也若窮盡物理矩矱不踰天下國家之道已自無復遺蘊安得意未誠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詩曰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疑程氏之言亦非也若以爲未能窮理而求窮理則未正之心未誠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然所以若是者正謂爲大學之書者自不能明故疑誤後學爾以此知趨詣簡捷之地未能求而徒易惑也按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不論有物無物子思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無物發而皆中節非有物三章眞學者趨詣簡捷之地也其他未有繼者今欲以大學之語繼之當由致知爲始更不論知以上有物無物物爲是物爲非格爲



絕格爲通也若是則所知靈悟心意端壹雖未至於趨詣簡捷之地而身與天下國家之理貫穿通徹比於諸書之言前後斷絕彼此不相顧者功用之相去遠矣坐一物字或絕或通自知不審意迷心誤而身與國家天下之理滯窒而不圜方爲學者之害非余所敢從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自謙字孟子言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不然身有所忿懥身當作心字大學之端莫先於致知所知既審則意之所形與其所發直至於善不待好惡爲佐使矣正心亦更開截分段蓋根心生色則本原枝葉自然無不備矣若致知之道既已卓然而猶懼意之有欺心之有忘顧步畏影憧惕不暇而天下國家之理孰從而明之是必其知未致而然也故知致而意誠者不期誠而誠也不曰某道能誠之也意誠而心正者不期正而正也不曰某道能正之也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此言至切施於當事者對病之神藥照形之明鏡也自不以首尾次第論如必待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後用之則有所繫縛效反不得專矣

所謂大學者以其學而大成異於小學處可以修身齊家出可以治國平天下也然其書開截箋解彼此不相顧而貫穿通徹之義終以不明學者又逐逐焉章分句析隨文爲說名爲習大學而實未離於小學此其可惜者也

春秋

隱至莊

孟子言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所作以代天子誅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去孔子纔百餘歲見聞未遠固學者所取信而不疑也今以春秋未作以前諸書考詳乃有不然者古者載事之史皆名春秋載事必有書法有書法必有是非以功罪爲賞罰者人主也以善惡爲是非者史官也二者未嘗不並行其來久矣史有書法而未至乎道書法有是非而不盡乎義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統紀存舊章錄世變也然則春秋非獨魯史記之名孔子之於春秋蓋修



而不作且善惡所在無間尊卑凡操義理之柄者皆得以是非之又況於聖人乎乃其職業當然非侵人主之權而代之也然則春秋者實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不知孟子何爲（閩本爲字下有而字）有此言也意者以是書接禹周公有大功于世其道卓越又欲揭而異之乎雖然考索必歸于至實然後能使學者有守而不夸後世之所以紛紛乎春秋而莫知底麗者小則以公穀浮妄之說而大則以孟子卓越之論故也

左氏未出之前學者惟公穀之聽春秋蓋蕪塞矣孟子雖曰天子之事司馬遷聞之董生雖曰禮義之大宗然本末未究而設義以行吾懼褒貶之濫及也既有左氏始有本末而簡書具存實事不沒雖學者或未之從而大義有歸矣故讀春秋者不可以無左氏二百五十五年明若晝一無訛缺者捨而他求焦心苦思多見其好異也若然則春秋非左氏不成書歟曰非也孔子謂夏殷禮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徵夫春秋非詩書比也某日某月某事某人皆從其實不可亂也今將以實事詔後世而學者無徵焉顧使公穀浮妄之說宛轉於其間乎故徵於左氏所以言春秋也始卒無舛先後有據而義在其中如影響之不違



也嗟乎不降其心難矣哉

周自昭穆之後君德雖衰紀綱法度故在厲王大壞矣猶曰釋繽詩書之統緒使東周有所係而未失蓋世之治道之行而事之合乎道世之亂道之廢而事之悖乎道皆其理之固然書其悖繆以示後世皆森然具之豈待察其所以而後知也（太史公自序察其所以書其失其本已）此其大旨也以孔子之言考之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者此春秋之幹也又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春秋書法備此數者因其出也見其失也反其在下遏其橫議此春秋之繩墨也至於凡例條章或常或變區區乎衆人之所爭者乃史家之常春秋之細爾學者不可不知也

古者一正朔國自爲年其月則天子之月也三代各有正左氏所謂周正月釋非夏正也

左氏之稱書不書不言不稱之類必其所疑也公穀所謂不言不書之類非其所疑也

按左氏所言書法皆舊史文其經孔子特修者皆別異之孔子自言吾猶及史之闕文蓋是時學者已浮於古矣所貴於孔子者貴其存古非貴其作古也於其義有所不盡者發之理有所害者更之則亦不得已爾然不以此爲功也既已修定則舊史之書法即孔子之書法故凡左氏所釋悉本舊文而時見新義後有君子當以是考之庶幾不以實事爲空文也以空文爲實事其害淺易正也質之以實則信矣以實事爲空文則其害深而難正以爲雖實猶弗信也

凡左氏公穀敘事本皆同者皆當時之所謂大事天下之所通知者也以隱公一書言之隱公攝位鄭伯克段是也隱公不終其爲君當時共信之後世獨疑其不然故以爲害深難正者此類也

左氏釋稱鄭伯譏失教最得書法之意段失弟之道已無可言如鄭莊公者亦能知殺弟之不可然志於勝之故不稱其所命將而以親克爲文蓋即其所不爲者責之以爲猶可責也若曰知不可殺豈不可教云爾公穀皆言殺段蓋當時相傳以爲死矣

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左氏釋先後之義精矣公穀亦自以爲精義然皆不切事情之詞也故余以爲浮安多此類此桓公書法事本皆同者

蔡侯鄭伯會子鄧左氏以爲始懼楚公穀弗知也

文姜齊襄公未弒以前爲齊而往者六既弒如齊者一如莒者再蓋自桓公固與之如齊以此見殺莊公之文立生十四年矣春秋於其所悖繆而書未有如文姜之詳者也於莊之初立以孫絕之若父讎也因其出或經或會別而著之者母恩也異義所以兼明子道也猗嗟之詩曰刺魯莊公魯莊公可刺也以爲

失子之道則非也

紀侯見滅公羊以爲百世可以復讎此固妄也就如其言哀公讎紀侯所譖而周所誅是併讎周也天子在上而讎之曰無明天子且併讎周春秋又從而賢之賢其藉古怨讎今主而滅人國乎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指魯春秋耶雖隨何至是

楚始以荊見左氏無辭疑若始狄而後國之公穀或可以立義也商頌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鄭語荊子熊繹辟在荊山殷武楚蚡冒）蓋荊楚兼稱在春秋之前矣

宋萬弒君三傳載事本皆同據左氏則弒君實在前也復會于鄄左氏謂齊始續一語而已至敘晉文則事辭諄複又

管夷吾治於高傒亦不過一二言若狐偃趙衰晉庸多矣蓋齊桓管仲之行事暴著于天下當時無不知者故左氏不殫載也

閔僖文

季子來歸齊仲孫來齊高子來盟當時魯難倚重此三人故特字而貴之此一時史法而孔子因之不待二百年後方復追字其人也凡悉本舊文明證皆如此但讀者不考耳

鄭人所爲賦清人故曰鄭棄其師亦當時書法也

平王既亡岐豐至是山戎狄楚競起無齊桓幾失中原矣書伐山戎書救邢書次書城皆美事也城楚邱左氏以爲魯諱於春秋之法宜若著齊及諸侯者然亦不改以爲外美未重於國諱也

侵蔡蔡潰遂伐楚古者善惡是非皆出於實其行一塗未有爲之名以借於外使實惡而名善者也爲是者則始於召陵自是道德大壞百世不復以桀紂之實假湯武之名雖聖人復生不能救也悲夫孟子曰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害德莫甚於假愈久則愈喪耳焉能有乎



周封曲沃其柄已盡失及王世子爲會綴君位於齊逆父子理而周不復有命令矣或曰襄王嫡也子帶亂也樹嫡黜亂非春秋法歟昔王季愛文王而太伯去之周是以興不能考古人之德而欲用春秋之法宜王道之遂廢也

救邢當毋管仲語可紀者三焉然召畢之風盡矣自是以後凡仗信乘禮以成其利心者皆假也處士諸生又別爲陰謀之書於是申商韓非之術並興

孟子屢言五霸若併數夏商則其名存其事軼

當考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公羊以爲雖文王之戰不過此語未可非也以宋襄公言考之當知古人行兵用師與後世絕異易所謂否臧凶於此驗之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桓文之事以二字蔽之蓋齊桓猶未至于用譎也晉文無不譎者矣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左氏特舉此見孔子改史之義明其他即用舊文也後世不知以爲盡孔子作且不信左氏一一箋釋虛實皆失事義俱亂不惟不足以知聖人又不知古有史法矣

殺之戰秦穆公作誓錄其一時受責之義可也若其事則不過奪攘報復而已何足以與王者之治乎

湛露彤弓之對甯俞婉而正矣是故禮不可以徒具也

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姜嬴荊芈何以代姬暴強而已史伯之言過也



公子遂魯之賊載事者所叱也衡雍之盟免於晉討三日之間又盟雒戎弭難消患見貴一時故再書以顯之此亦當時史法也

求車求金但曰非禮不盡其義也天王之法無求愈疎闊矣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當時書法之重如此

敗狄于鹹三傳載略同言特敗一人公穀誤也

楚聘椒叔彭生譏其傲也吳季子則賢矣春秋爲無陋於是而秦始能聘歟然則當時禮文之事至魯而後定

也禮之定可也禮之具如之何

郯降於齊師秋師還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還者能自還也弗克者能自克也捨惡反善春秋之道一而已矣蓋善之而非貶也梁亡自亡也亦不待貶矣

宣成

趙盾趙穿之事當時天下共知三傳所載無異蓋董狐特立此義與他史法不同舉世從之雖孔子不能易也然而聖人亦自以爲太重而傷趙盾之慮不詳被以此名不得辭也故曰惜也越竟乃免蓋昔人之所嚴者孔子之所寬也後世乃以盾爲實弒君其曰穿者三傳之妄說也嗚呼左氏之書不知有公穀者在前故也公穀在後不知有左氏者僻陋故也兼不相知其事同者天下之通見聞也今反以爲妄而疑之非以實事爲空文自由誠偽之罪也若雞澤之會諸侯既盟陳始否服不盟則非成湯之慚仲虺雖賢不能識也故孔子以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至是而諸侯不可以無大夫大夫蓋由幽王以下何止雞澤洨梁之積也學者於一日求之失孔氏旨矣



乎學者所患因書而爲道書異而道異故書雖精於道猶離也以道爲書書異而道同折衷其然與不然而後道可合也然則世之言春秋者因書而爲道者也

公及齊侯平莒及鄫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操平人之心俄變而爲伐取天下皆是也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顧不敢當也今也平人不肯又伐取之文王其不可見乎

公子友自閔之初魯人喜其來歸始執國柄行父繼之至宣之末歸父與君謀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未成而逐七十年爾父子皆忠力而君威已卑私權已勝爲上下所患苦於是賓子三德之言驗矣至襄季年宿取卞幾不敢歸國則魯亂已成距歸父之逐垂五十年又二十七年而昭公出亡蓋百四五十年間日引月長化忠力而爲僭篡則賓子所謂害于而家凶子而國者



也雖然諸侯之無天子至是已久則倒持之禍勢亦當然若夫家臣不足道也

五體尋經傳以左氏言考之舊史法章大炳直志在懲惡而不足以勸善聖人之所修微晦婉美懲惡而能勸善者也後世說春秋正用舊史法耳以其不求諸左氏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聖人之志於此可見烏有以苛刻繳繞成書者乎

襄公

雞澤之會大夫始盟溴梁之會大夫尋盟自此諸侯失權綱紀不可復合左氏但紀事實不論世變固失之矣然以其事考之高厚歌詩不類輯睦威懷景無道丑面苟偃遑使大夫盟喜怒自由誠偽之罪也若雞澤之會諸侯既盟陳始否服不盟則非成再盟則潰於是使大夫盟之一時之事不得不然雖知道者欲不爲之變而其勢有自來矣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執而戮之中國然楚之抗衡也久更齊桓宋襄晉悼累世迭成敗抑主盟終於春秋欲絕之不得而絕也吳暴興一隅至夫差始爭霸其事尚淺故春秋終外之特書會書及書以國而不人不使與楚商蓋進其不可絕非曰予之至其猶可外則無爲內之也此春秋之志也嗚呼孔子暮年欷心疾首於吳矣哉

宋之盟以弭兵爲事用極面鈍亂極而息也舜禹班師舞干羽

君臣相戒兵猶不可用況可弭乎人紀壞道統滅皆始於宋之盟自是以來號爲治世不過弭兵而已此又世變之大者賈誼所謂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者也至唐太宗窮追遠討乃云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斯又悖矣

昭定哀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自周衰上無道德以一天下士各爲私義矜其所善以害至公如琴張宗魯其初皆一種見識孔子所爲明道教人正以開闡此義但患學者承接不去耳此又非止性分上工夫惟顏閔仲弓冉伯牛爲孔子所同外此雖曾子知道亦未能盡其義補本作意子路之流固不論也故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



獨此爲改正舊史發明大義其他凡後世所言春秋之法千條萬端皆浮辭贅說也

書王室亂居皇入王城立王子朝以王子朝奔楚其文核而不隱豈孔子意哉蓋因史耳

以濫來奔求名而爲不義不求名而爲貪後世之敝無不然害教之大者此道之所以喪也故曰微而顯婉而辨若亂臣賊子則其法素具矣不待聖人也

古者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踰年而即位者後世之變禮也雖舒疾異然必行即位之禮以左氏考之不行即位之禮者皆有故行其禮則史書之不行則不書此簡策之常文非立義也昭公之喪以六月癸亥至自乾侯而戊辰書即位即位不日者必其朔也稱戊辰者失朔而實其日也皆常文也

左傳

杜預序隱至僖

杜預言春秋魯史記之名凡例爲周公垂法釐析經文以從五體及感麟而作止於所起大抵用舊語略相附合就其新意非實義也然於左氏用力深久故能使後世淺俗野誕之說十去七八始學者由此而進所造益深則於春秋大意差不遠矣不然非余所知也

攝必有當立者桓非當立蓋隱之意云爾故魯人不以隱爲不終君而纂弒之禍作古之讓者皆逃之隱猶據位其德削其慮僞（續本作揣）矣然則非讓之能殺身也



壬戌天王崩赴以庚戌故書庚戌陳侯再赴併書甲戌己丑古人策書乃立此法蓋察獄者以疑疑作史者以信信皆慎也信其所信愼也信其所疑愼之至也言必有所從受也其後書法稍失或因所聞遂記之矣

交質色然大物甚可畏昔人以澗毛行潦明之其理微矣平王之德如此宜周不復振也

周任去惡之論蓋謂自心與行事罪過處當力鋤治斷絕使善道增長後世反施之於人豈惟不能去惡又助惡矣

義士非武王書惟三監淮夷雜說乃有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之事然周內史以爲能諫君以德則遠矣

季梁宮之奇士會晏嬰語略同所謂馨香無讒慝眞古人之格言成周典刑未遠也

周衰秦以力楚以詐始變三代之治爲暴強之國自桓二年蔡鄧懼楚之後楚人經營次第可考

潁考叔曹劌燭之武皆自草莽起以人材見於春秋左氏載劌皆忠信禮義之詞後世雜說始有盟柯劫齊桓事司馬遷遂列於刺客之首是時東遷未百年人材雖陋未至便爲刺客遷考之不詳也然所以爲游士爭詡流傳則必有故

宋儒說一辭令之善臧文仲遽許以宜爲君疑若過然古人言必應行春秋時蓋猶然耶然子產有辭則所謂賴者亦辭而已矣

左氏於隱閔不即位曰不書莊僖曰不稱一字亦較計其釋經要處纔三數字非苟作也學者何惜不細讀



齊桓管仲但爲情欲不制無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功喜怒用師無不殄厥愠不隕厥問之德爾至于貪土地自封殖行詐謀逞威虐如晉文者蓋皆無之故天下載其行事後世想其風烈司馬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晉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筮史曰齊桓爲會而封異姓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楚靈王曰吾用齊桓至孟子時三百年矣所記者葵邱之盟而已孔孟方挈王道而卑桓文若夫自周衰至於後世之君臣蓋未有如齊桓管仲者宜孔子以爲正而不譎如其仁也

輕宮之奇曰懦而不能強諫又曰達心則其言略憚汲黯曰好直諫然則伊傅周召不足以爲亂國昏君之臣矣人材之等差亦視世道之升降歟

封建之時貢而不稅享其禮不食其利奉上薄矣及德衰則貢

已不入是使唐虞三代之仁義不如後世之詐力也南征事更宣王不治而管仲問之固已迂闊處士諸生乃以仲爲權謀之祖何歟

荀息貞有餘而道不足併敗四君幾亡去張良遠矣

韓簡謂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數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敗先成於人而象數應之非龜筮自能爲吉凶其理甚正不使術家之妄並行也

鄧之會至是鄭始朝楚齊桓之力也

伊川王城近地平王初遷周之禮教不行而辛有歸過於野人蓋不切矣至是百餘年秦晉乃遷戎焉是周人終不能教不惟不能教且併棄其地而不能治也載事者反記辛有之言以爲驗然則所謂見微知著著固若是歟



有大功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按上世官人任賢皆無此論此令尹子文之新說也自後浸淫皆然而尚德之風衰盡雖有以一二見意者終不能反矣嗚呼楚人用詐之敝爲百世無窮之禍歟

杞以夷爲子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其說與書法合范蠡曰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然則吳楚越雖土地大而周未嘗加爵命史但以夷狄之例子之故曰不成子也若匹夫單人以材自立者亦得爲子則所謂子者蓋進之也

狐偃求諸侯莫如勤王晉侯辭秦伯納襄王霸業實始於此與荀彧勸曹操拒袁紹事意略同蓋詐謀日開假託日盛王道遂亡正孔子所惡而孟子猶與堯舜湯武同稱蓋擇義未盡也

展禽事僅一見無子產鋒鋩之氣純於義理與事相麗意順辭正宜齊侯不戰而自卻也孔子稱柳下惠三黜不去降志辱身而孟子併伯夷明不屑去就之論又以制行清和各有所主而爲百世之師然則孟子固推言之非若孔子指其事(繕本作旨)也教人以名而不使之安其實則德浮而材不成不可不察也國語又有爰居逆祀二事

左氏敍晉文君臣求霸以信義禮行之如醫用急藥療急病一病必應一藥孟子又分別雖虞嗥嗥不知王霸之道果然否

說禮樂敦詩書不知竟如何抑以禮樂詩書爲藩飾詐力之具耶抑詩書禮樂之道果可以滅詐力而立仁義耶

城濮之戰宛然戰國楚漢間事與齊桓迥殊不謂時變如此之亟至策命侯伯又不止楚漢莽操之風見矣譬之詐力如魚肉既成羹胾小小錯綜以禮義猶鹽梅醯醬調和之吁可畏哉



晉侯驕肆不已又召王使狩孔子亦爲諱之悲夫悲夫酖衛侯圍鄄皆在既盟之後與曹操司馬懿何異

甯武子子家羈一等人

秦穆公不知求霸委柄晉侯反爲役使又不自克過計襲鄭晚矣卒以致敗雖能悔過未可語道也

## 文至宣

閏三月非禮歸餘於終當考漢志言閏當在十一月後

晉責衛不朝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是時猶能以責人者自責其後不然矣

孤實貪以禍夫子秦穆公以爲人之所以罪孟明者罪實在已其悔信矣然亦未能終不貪也

使狼瞫知義果如此則安用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

亂庶遄已詩人本謂不當私喜怒爾非謂怒而不亂也

垂隴之役士穀與盟晉方獎厲人材使當諸侯一時史法以爲

堪其事而多之豈知其後大夫專盟乎當與雞澤溴梁並觀

躋僖公臧文仲曷爲聽之其餘蓋不足責也以是知末世雖君

子立人之朝心知其非而事有不能盡正者矣魯頌曰皇皇后

帝皇祖后稷是時史克作頌未久當是後人所稱爾此事通國

舉世皆以爲非故陽虎以從祀祈福然則奚取於魯人之知禮

也



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謂之崇德殆孔子所修之法耶然素服

悔誓終用孟明當時要自推重此事或者史家特表異之也

哀三良事何用縷縷言之豈古人不以殉爲非而獨以良爲不

可以殉耶然宋文公始用殉謂華元樂舉不臣則固未嘗許殉

也

日衛不睦故取其地遂及九功之德皆可歌當春秋時詩書之

教行而明其義者日益衆然略用其淺者傳一時事而已管仲

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

也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

從簡書前一行人舉似言語終別

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

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天子崩雖不赴諸侯無不書之理史

立此法最爲不義蓋無周矣孔子因之不能改也杜預以此類

元爲經國常制周公垂法史書舊章可乎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孔氏之法大

夫不備官故曰官事不攝爲得儉然則此特魯史所貴也



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不如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季文子所謂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十六相即二十二人耶四凶

即驩兜共工鯀之儔耶驩兜等雖姦慝害政然其不肖何至如

此乃汙堯朝居大位而不能去哉蓋傳習之誤聞聽之浮春秋

時已然出秦火後者何怪也

華元敗師見獲逃歸其材與節皆喪矣雖役人歌之而其君子

無貶辭將以所長蓋其所短耶然則人材之所至要亦未易論

也

趙盾弒君事余既於經發之按盾在晉本末可考左氏具載董

狐以故立法責之使受弒君之惡不特其事無疑而其理亦易

見也後世乃以盾爲眞弒君者非惟不信傳又併盾本末皆不

信矣如此則是古書無復可信學者將何所執守蓋由不知春

秋法本舊史之所嚴爲春秋之所寬故也故再舉此庶



秋法本舊史法舊史之所嚴爲春秋之所寬故也不待至赧矣徒

學者深思之爾

楚子伐陸渾觀兵周疆遂有問鼎之事周之亡不待至赧矣徒

以諸侯角立相持故僅存耳方周初遷自其王城數十百里外

不復能有而秦晉共遷陸渾蓋以拒塞楚道爲已扞蔽棄周於

外使坐受攻逼不亡何待然以楚人欲爲不敢之心觀之使周

之君臣有一二人能舉威柄明舊典收四疆而正治之指麾諸

侯以屏遂戎狄則秦晉安得迭霸而中原何至於日鬬哀哉

泄冶之殺自後世而論以爲忠諫被禍蓋盛節也而非孔子所

貴故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然則聖人之所謂仁智宏矣

荊尸事已見莊公蓋通國大舉凡在役屬之民皆用之矣故鄧

曼以爲豈不知楚師之盡行其君雖卒而鬬邵屈重除道梁濟

盛軍威以臨之隨人懼而行成而士會所言亦謂商農工賈不
敗其業而卒乘輯睦大衆遠征最爲難事而內外有紀如此故
以爲不可敵也
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及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詩
小戎俊收五梁輈之類凡兵車宜備者皆備軍行應有者皆
有而士會以爲能用典蓋非倉猝求索臨事砌合也
楚去國遠而整皆在內地而散以傳考之楚固以成餌晉甘
其說而弗自定比其議論反覆之間馳突忽至遂不能支求爲
河曲之交綏豈可得也後世墮夷狄之詐未嘗不如此眞可歎
爾
投袂而起履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遂
圍宋古今未有此比是其國無一日不在兵無一日不可



出也深味其時則民之弱於戰鬬可知矣然不亡而卒以霸蓋
自是以後世道當別論前志不復可接續也
士會之所以能使晉盜奔秦者謂善人在上也沈猶氏不敢飲
羊愼潰氏踰竟雖儒生夸說然或有是爾後世乃以敢擊斷誅
殺爲嚴能是暴人在上而欲求皋陶伊尹之功可得乎
是書者初未詳可惜大義蒙蔽也
山有朽壞而崩固有息壤矣然天誠覆故不賈地誠載故不傾
謂有朽壞隱士窺測之論也致禮於崩所以敬天明畏地察也
謂其朽而禮之不誠於禮者也至穀梁謂伯宗攘善又陋矣
言惟大國圖之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周不許晉隧而與之田豈非此義然地
盡則禮亦不能守故卒爲至弱之國其要在於無失君道而已
失而後行名實交病矣
分謗後世所稱以爲美然以僞爲德而世道愈失矣
臣治煩去惑要到得蘇醒清明處伊傅周召事也非所以責華
元樂舉然孟子以爲欲爲臣則當盡臣道故責難爲恭陳善閉
邪爲敬
申公巫臣取夏姬事何足詳載然通吳於上國實始於此人當
爲是本原之爾傾覆之士眞可畏
濟濟多士謂多賢也故文王以當非衆也紂有億兆夷人離心
離德豈在衆乎春秋論三代事其淺陋多此類楚莊尸而舉



已用大衆至是又悉師王卒盡行而當時之人遂以爲衆不可
已是何等見識其極遂爲曰起王翦矣
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二國從夷自相盟會已車
人車春秋奚別焉此未必魯史書法往往會他國書法矣讀
是書者初未詳可惜大義蒙蔽也
山有朽壞而崩固有息壤矣然天誠覆故不賈地誠載故不傾
謂有朽壞隱士窺測之論也致禮於崩所以敬天明畏地察也
謂其朽而禮之不誠於禮者也至穀梁謂伯宗攘善又陋矣
樂書言善鈞從衆以善爲衆之主斯知衆者也苟林父能如是
不覆師於邲矣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
聞齊侯卒乃還杜預所謂須數句以成言者邪史法經法孔子

所加損焉者愼矣經師之傳學者亦愼焉可也

武從姬氏畜于公宮雜說乃有程嬰杵臼事韓厥謂宣孟之忠可明當時不以盾爲弒君也

華元始合晉楚之成其後遂至于弭兵方齊桓爲兵車之會猶是欲討不庭合不一晉文以來全是用諸侯之力自封殖其國自此晉楚迭爭無復甯歲及兵亂既極則又從而弭之遂變天地之常經然則或用或弭皆以人而勝天也後世之論不知反以惡殺好生若是者爲天道非也

劉子論受賑此中字古人皆共之蓋性命禍福之說未分也至子思孟子言性命禍福雖亦本于古人然稍分矣

麻隧之役乞師諸侯王之卿士皆會可謂大舉騷動矣然但論秦晉恩怨曲直爾了無豪髮及公家也

士會士燮家風不同流傳此一項意思到後人承接得去者爲第一等人品矣

立而不從將安用君器二不匱君二多難周子與陽生語何異然晉以之興齊以之亡然則簒盜之臣其勢已成固非空言所能令也況如高貴鄉公以空手鬬之

敍晉悼公復霸及叔向與晏子語國之興衰全在人主及一二賢智合德之臣其餘只是隨大勢起倒

謂之鄭志兄弟大倫固欲警百世謂之宋志且不登叛人但懲勸當時未能及後也此條與下行其惟哲人條之中間本黃本元有三以一御九至其成德不及凡四條按係卷第十二國語周至晉語中文字錯入於此今刪正之

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此語有味德之順逆易見而人之智愚難齊故人之所順爲德之所逆其求之甚難

晉悼復霸雖君臣心競之功然亦以能通吳而分楚勢蓋楚強不可禦矣通吳事稍玩習卒於弭兵而權歸楚當是時也苟非明大義而重積德何以回天下之勢一時糾合但爲陵奪暴橫之資耳

祁奚能舉善善千世之通義也善之所在安有偏黨偏黨末世之論也末世以偏黨錮善

和戎鑒后羿和戎利近鑒后羿義遠

衡而委蛇必折後世之所謂委蛇者多衡也赤烏几几聖人之道也臨深履薄學者之事也

穆姜所稱四德古人說易有此論其義狹不足以當乾也孔子但存之耳孔子於彖推明其義乃乾德也後世學者徒隨文立說未知所宗也

知罃稱猶愈于戰委曲辛苦欲以避暴骨之慘亂世之仁也後人亦有一勞永逸暫費永甯之論所謂暴骨以逞也

讓善善也然而能有善爭善亦善也然而無善不書爲惰書爲攝或惰或攝皆時當事也何預孔子書法乎

襄十四至二十一

孟子舉尹公之佗端人取友必端左氏載庾公差爲孫林父追衛侯知有友而不知有君處士記之戰國所謂仁義多如此孟子不暇辨也

師曠言立君之義乃古人遺說孟子蓋知之後世之論殊不同雖不可改然古義不可不知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則後世之論亦不出於孔孟也

子罕以不貪爲寶古人之德未嘗不兼物而言捨物舉德春秋之論也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亦欲德兼物不能兼則甯捨物而自樂也

夙沙衛唁臧堅堅以爲刑臣禮士有死而已齊君之所厚節士之所棄也而以之託孤焉得不亡

子罕挾築者不受德與卻克分謗意同而義異蓋自君言之則當先民而後君自民言之則當先公而後私理各有所正不苟自悔也

晏子居喪如禮其老以爲非大夫之禮叔向亦言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王雖弗遂晏樂以早葬蓋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庶人本非禮所及明以貴而教賤也以貴賤異其禮者始於人主不能行禮而以法制齊其下使之如禮是貴者滅法以廢禮賤者倚法而後行禮也俗何由成而教何由明乎

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若以後世言春秋者求之安得書曰蔡殺其大夫言不與民同欲乎

漆閭邱事觀臧武仲之對其辭甚嚴是則孔子未修春秋以前已有懲肆去貪之義但當時議論不經孔子者不能垂於後世爾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叔向謂夫子覺者味極長惟自覺故能強爲善強爲善故能知人之爲善不然總總而生林林而死善惡何所不同而況更以善爲厲已也所可痛者以善人之命而寄於暴庸人之手故祁奚以爲多殺何爲此語尤悲爾



習學記言序目 卷十 十一 敬鄉樓叢書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

左傳

襄二十二至三十一

臧武仲魯人以爲聖其知孔子所稱立悼子事粗有識人已知其不可安得攘臂爲之豈亂世忌材不如是無以自容耶雖是非無二理要當不免然亦可以見季孫猜暴不信賢者自難立其朝也故孔子以爲順事恕施必於已而不必於人可矣

叔孫豹以士匄所言唐虞傳（學案作世）祿不在不朽之數其於尊道尚賢固明甚然自古亦未有無功德而可以世其祿者學者要當知德義爲無挾而存爾

子產攻幣重直言無德與名而已若後世之論則當有委曲而恐雅道自此而壞若後世則不然



好利之患己成亦無肯直受攻者蓋以義易利在春秋時猶未爲難事也

晏子不死不亡不歸不從崔慶猷從容去就之際有足觀者然自後世學春秋者論之要爲有走作處而亦不足以沮折亂臣賊子之姦心古人品樣如此者不少亦未可輕議當更詳考

齊史書崔杼弒君死者三人以當時史法若竟無書者則諸侯不復登載於策矣學者於春秋亦安得易言

子展子產入陳春秋伐人有禮者惟此一事可以想見先王之用兵然則血流漂杵宜孟子之不信也

趙武爲政語叔孫豹便作弭兵規模與管仲救邢侵楚意象絕異論者固歸之時變然管仲之事亦非趙武之所能知也

古人只言若保赤子足矣然明更增至誅不仁又以鷹鸇爲比愛人嫉惡於政體本未有害然其流爲抑強扶弱之病又其甚也但有逐鳥雀而已反爲民害矣蓋孔子屢教人以爲政其語未嘗偏者正已而不責人也

子產言政如農功不過自爲鄭國而止然此語卻可小可大小則乘田委吏或一縣一邑大雖禹作十三載皆以是心求之而已

論事見微爲難叔向非以私意進退人者爲國事耳然師曠謂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語意深長蓋橫流薄俗日益其鬬耳



蘧伯玉衛所謂賢者孔子季札稱之惟有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二語古人于事變之際少相（學案作于）涉不惟功名之心薄誠恐雅道自此而壞若後世則不然

晉士起語當時固無復舊章管仲受下卿之禮百餘年前已爲能讓矣

失禮背義至于稱兵逞兵極鬬至于弭兵不幸而王者不作數百年成此禍變然則稱兵固無禮義弭兵之後禮義亦豈復可有而子罕乃以爲晉楚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所謂與薪之中安察秋豪也

據叔孫豹言郯滕人之私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乃受盟是豹初無辱命特魯史用季孫宿之意去其族爾若以爲但稱公命便當從順則二者安用史法孔子亦因其舊不復改也然則後之言春秋去事實遠矣

賦詩言志春秋時事也斷章取義經師之教則然孔孟亦不免而其義精矣其他諸儒雖子思不合者亦多當細考

復歸無所是謂迷復以亡國亂君禍敗考之誠然所謂復者欲其不遠而可歸至於復歸而無所則安用復矣

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是何義如此類左氏稱之抑姑存魯書法耶抑眞以其書法爲是耶

巫以桃茢先祓殯椁弓亦載此蓋儒者所傳以爲能用禮鋤荆人之桀也然亡禮之大在於始朝楚其次在於楚子卒而猶往

國威已失患及君身然後用禮於祓則晚矣

季孫宿取卞襄公幾不敢入公治致邑終身不出君臣紛紛至此而不思以謀取正以禮已亂至昭公乃欲用一朝之喜怒勝之安得無失國乎

城杞固晉人欲爲私惠不足以服諸侯然使公義苟明王霸有統諸侯小大相維親疎如一安有宗周夏肆之分子大叔大叔



文子皆鄭衛賢大夫悲夫天下紀綱法度盡壞矣故各出此語也女叔齊至謂以杞封魯猶可語尤異矣杞侯來盟書子以賤之亦魯人私意也

伯夷叔齊與季札同爲讓國之賢季子又稱願附于子臧則子臧者亦夷齊之倫也夷齊之言語予奪不傳於世若季子者宜其外事物而不存矣然而憂患險阻皆究達世故無異於有利名愛惡之交者蓋其不以讓自高而常以德自考故也然則孟子之所以推論伯夷亦有未必然者矣

季子之觀樂以音聲論義理

子產相鄭若止是施政於民亦非難事大要國體不立如既壞之室扶東補西欲加修治使之完美自立以聽政令固非舊之易象及策書大事則非韓起倉卒所能究其義若併見講解凡例則其說不傳杜預遂謂卽周之舊典禮經何可懸斷故余以爲略用舊說傅之新意非其實也

司馬侯諫晉侯修德以待其歸勿強爭諸侯固好議論然晉所以霸本用謀與力稍緣飾以仁義考舅犯先軫舊語具在也自范燮有逃楚紓憂思深慮遠之說知罃不肯力戰終能勝楚風流相承趙武遂（閩本作令）再合晉楚以弭兵至是而爲申之會然其時楚有吳患國無名佐而楚子以弒立驕侈自用危亡在目若晉君臣能自強勿許楚必不至爲中國患今逆自退屈以柄授之自是霸統一散不可復回矣然則司馬侯所謂修德須眞能力行仁義爲王者之事方可若伏慾內肆昏惰求安借修德以爲說而甘立於至弱之地殷隕周興何嘗如此乃後世俗儒常談不可與古人言德者並稱也

鄭作邱賦不知如何改舊法當由人多於地爾若無故暴加重斂亦子產所不爲也然君子以變古爲難恐須更有商量子產幸有所溺其禍敗可畏若是哉

楚靈王乃欲取昆吾舊地管仲雖問昭王南征可也所能及也止有任豎牛一事遂所知甚遠當事可法非季孫行父叔孫婼始朝家衆便聲豎牛之罪不用寸刃而除大惡眞後人所謂第一義者惜乎纂臣賊輔所立之單君不足以知此也說易者謂小貞吉大貞凶以此事觀之殊不然爾建大義立大事未免矜材一向做下爾

叔孫豹淸言亮節意度高邁所知甚遠當事可法非季孫行父叔孫婼始朝家衆便聲豎牛之罪不用寸刃而除大惡眞後人所謂第一義者惜乎纂臣賊輔所立之單君不足以知此也說易者謂小貞吉大貞凶以此事觀之殊不然爾建大義立大事存乎其人有人然後有象豈限常緜耶

子家羈天下鉅知其賢

昭六至昭二十二

鄧鑄刑書叔向譏之子產於扶補傾壞之中必欲翦裁比次自令新美宜其做到變古處先王之政遂不可復也治道固不能不與時遷移然亦有淸靜甯民可以坐鎭四國之患使古意自存者而徒爲是紛紛此老聃所以有感於周之末造且欲併廢其初也

師曠對石言微及厲祁而叔向以爲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蓋取諛爾然屠蒯直入酌飲而晉侯爲之徹酒然則諛固不如諫也古之置諫臣不主諛也

古人之稱曰利義之和其次曰義利之本其後曰何必曰利然則雖和義猶不害其爲純義也雖廢利猶不害其爲專利也此古今之分也

子服惠伯解黃裳元吉語太多孔子曰文在中也易不可占險義雖不深有警於世

楚靈王乃欲取昆吾舊地管仲雖問昭王南征可也

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今世說此游詞甚多而無克復之實蓋理本不虛立爾

晉自平公積衰弱失霸楚既執柄而齊亦繼起平邱之盟幾不集事叔向叫呼其間一時急策不得不然然終亦何所就觀其臨事持平反不若苟吳矣

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王靈不及拜戎不暇何以獻器其時言語專對之臣如此國未亡精神先逝矣

子產不安受規謂之狹亦可然善規者自當知事本若不量所聽而妄行之將反以諫受病所喪亦多矣

韓起辭環事子產所較甚細然所較細而所禦大矣蓋自來積累功夫能至此也

小邾子賦菁菁者莪叔孫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後儒謂

禮樂相示蓋指意所到便分高卑也

仲尼學郯子夏商以上遺事非左氏國語何由知之若可爲遷所載不足信也

以晏子答齊侯問疾及梁邱據和同二義考之古之聽言者要是自已切近處易有所覺故進言者苟有動悟則於政事反之不難後世人主本身去義理甚遠人臣止能就事開說至其身過則不復敢嚮邇就使於事有所正而其效固已薄矣晏子所陳猶是援證始末使文理可曉孔子但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簡淡無執捉處景公便深省解然則非獨晏子能言之功也蓋春秋以前據君位利勢者與戰國秦漢以後不同君臣之間差不甚遠無隆尊絕卑之異其身之喜怒哀樂尚可反求故也不然則孟子非不教人以格君心之非後世用之其驗殊小反被



迂拙之誚曾不如就事開說者猶得其一二也嗚呼君德不同當是時獨老聃深知其敝故其言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然則春秋之君臣假禮讓以爲國而已非能之也本不存而求多於禮其甚遂至於無禮而以亂易亂矣豈不悲哉

知遂以尙猛爲子產之言其流害有崔寔者出後之人主又從而信之嗚呼言之難哉子產以寬教猛猶不可而況於後人以猛教猛乎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政之所行行其德也未有無德之人而可任以政者然則子產捨德而言政寬猛交失之也

仲尼聞魏子之舉以爲義命賈辛以爲忠春秋行事至是將盡猶有餘意存爾

吳始用子胥之謀子胥之謀後世所稱孟子謂服上刑者此類也越國報仇以民命爲莽巫臣子胥之流皆見棄於春秋者也

昭二十四至哀公終

晏子言陳氏厚施謂唯禮可以已之晏子知古道善論事而無

春秋三叛人名於濫言之故爲三杜預乃謂小邾射不在三人之數用此證春秋起止何也

名器不可假人蔡墨亦有此語

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是時晉霸未改而其卿大夫不學無識乃欲以私意斷事以氣力雄長晉之亡形既兆而天下大勢從之三代之舊遂以淪胥哀哉傅說言王人求多聞而原伯魯不說學可並觀也

子家子從魯昭公本末輕重之義無一不合未知陸贄何如爾

孔子之爲司寇溝而合諸墓聖人之政必有所先子路乃謂奚其正乎

召陵之會春秋末年一大事蓋自鄧之會蔡鄭始懼楚陳蔡鄭南北之限齊晉楚之所必爭也陳蔡久沈溺於楚惟鄭去來無常中原被其害蕭魚以後子產爲政專意中國然後南北獲安非獨弭兵合交之力也至是楚自絕諸侯影附霸統再復百年一時不幸晉之君臣童昏貨賄轉而之吳楚既衰而夫差句踐繼起矣故子產謂諸侯之賄藏於公室則諸侯貳諸侯貳則晉國壞不徒爲文義常語乃晉霸得失之要也子產豈惟倡鄭從晉有功於中國而以廉律貪士匄韓起之徒皆受教故晉猶未失霸其有功於晉大矣所謂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如斯人乃當之爾

孔子謂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親其私蓋宏之辭復而不厭博而不煩子產之流也惜乎士人特起不盡其用爾

子貢觀二公朝孔子謂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左氏所載如子貢言者衆矣皆孔子所謂不幸而中非有道者之所許也



子胥勸夫差勿許越成而不從卒滅於越後世莫不恨其言之不用以余考之吳越相攻彼此常事各入國都互有勝負磨以歲月或可得之固未可一舉而滅越也夫差虛內事外輕用民力驕侈不度貪冒無厭亡形已成而子胥不知救正其本將急於滅越以求霸且使越可滅霸可成不待二十年夫差要亦不免於亡又將安所歸罪闔閭之能入楚雖曰子胥之謀其無一獲而以困還爲越所斃亦未聞更有策畫孔子謂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子胥之不仁豈能存人之國哉

微虎欲宵攻王舍卒三百人有若與焉頃歲余守金陵與屬沿江上下謀劫其寨以撓之宣司以爲疑滕晟云有子尙劫寨何況他人余歎曰如此讀書不枉有子傳孔子之道如此鄙暴事亦爲之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急病先難古人之義左氏特表出蓋有意也

陳恒弑其君孔子請伐齊左氏謂哀公使告季孫孔子辭論語謂之三子告不可參以二書左氏所載是也孔子修春秋正以政在大夫自陽虎季氏未嘗有款曲故謂臧武仲作不順施不恕以是不容于魯二十年然則三子固無能伐齊之理孔子齋潔有請將以明正大義豈如後世欲急就事功者效其計謀於強臣乎

魯衛自昭定以後人物風流都盡獨冉有季路子貢見稱若顏閔仲弓無事於時乃不得著春秋之末齊晉各務篡奪雖曰忠於其家然貨利所誘威勢所劫乃無一二可言者惟楚多賢故其國亡而復存存而復強非偶然也

公穀春秋至獲麟而止左氏以孔丘卒爲斷使無左氏則不知

孔子之所終不知孔子之所終則春秋亦莫知其所終矣謂止於獲麟者勦之也鄙儒妄爲訓傳不知實義害經大矣

漢儒以左氏爲不傳春秋劉歆緣此移書責讓以其書考之以理揆之史文與國始終者也今傳獨起惠公元妃以爲書之始自孔丘卒後畢哀公以爲書之終其始終不以史文而以春秋則此書固爲春秋而作耳謂之不傳春秋者漢儒守師說之陋也然左氏之取義廣敘事實兼新舊通簡策雖名曰傳其實史也春秋爲孔子所修故左氏之始終以之若必欲事事解釋如公穀然而後謂之傳春秋但以傳聞親見而爲精粗得失之異此則劉歆草創不詳之過矣故作傳雖因於孔氏而爲義不主於釋經何以言之左氏首篇發明書法皆策書舊義其後隨事著見大抵魯史本文如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



類杜預所謂變例者往往非孔子意也其卓然出於孔子者左氏必明載之如天王狩於河陽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盜殺衛侯之兄縶邾黑肱以濫來奔蓋數四而已鄭髡頑楚郟敖皆弒也而不得言弒趙盾非弒君也而必言弒崔杼幾不爲弒君天王之妄赴陳侯之再赴如此類者左氏亦皆明載舊史之實以示孔子之不復改也其他褒貶予奪經孔氏者必以仲尼別之其出於當時史官或公論所在者皆以君子著之蓋二百四十二年所關諸國好惡不一是非不同彼皆自欲表章勸懲於一時而必曰待孔子而後定且孔子舉以前代之勸懲爲非是而必曰由我而後可此後人之臆說相承之議論非聖人經世之學本然也左氏所傳重舉經文貫通本末自爲經緯以孔丘卒後有傳無經者考之十七年楚滅陳昔伐衛十二月齊伐衛十八年巴伐楚衛石圃逐君十九年越伐楚叔青如京師二十年齊魯會廩邱越圍吳二十一年盟於顧二十二年越滅吳二十三年叔青如越越諸鞫來聘二十四年昔乞師公如越二十五年衛侯奔宋公至自越二十六年叔孫舒會納衛侯二十七年越后庸來聘與獲麟以前有傳有經者不爲甚異也然則左氏雖釋經兼有其說而猶述傳各有其文亦安得謂其如公穀之專意釋經而特以實事分高下乎然則所以有貴於左氏之書者以其足以質傳聞之謬訂轉易之訛循本以知末因事以明意而已彼公穀之妄爲區區烏在乎較是非而角勝負哉曰必如子之言孔子不作經而左氏不爲傳則春秋將焉用之是何言也自有文字以來凡不經孔氏者皆息滅矣雖堯舜猶賴之而況衰周之剪焉今將家至而日見之也豈非孔氏之力歟若夫託孔孟以駕浮說尙聖經以傳私義窮思極慮而無當於道使孔氏之所以教者猶鬱而未伸則余所甚懼也故於其終復具論之

國語

周至晉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自春秋以來讀之便爲迂緩然穆王時上接成康兵偃刑措久矣一旦征行倉猝暴師於遠是始禍也其語如此正合事宜爾古今遼闊學者不推其世觀之難乎得其要矣修字尤宜細看

榮夷公專利在當時大爲異事故曰王人者導利而布之上下由後言之爲材臣矣

宣王不藉千畝而料民戰國之風氣已開然號稱中興而吉甫方召之徒自相歌頌得非新進驟起以旦夕成功蓋舊人前輩



所不與耶故太子晉但與幽厲同稱亦學者所當知也修德者以爲無事於功責功者功成而德日削矣

常棣詩國語以爲周公作與左氏異左氏採國語凡數百言者約以數十字而已

穀洛鬬將毀宮而壅之由後世言水敗宮闕隄防急務不待令而趨也而太子晉諫詞深切前鑒共鯀後指幽厲怛然畏禍亂之在前古今異意不亦甚乎學者從是求之足以深思而遠猶矣孟子論禹行水但以爲無惡於智猶降此語數等當併考

周人之論尚德尊舊薄功厚本嚴報應崇鬼神至東遷後風流不改然坐視俗壞道淪亦不能反也周語所記雖皆古意極有不通於世者如叔向子產晏子乃無此病然與時降升先民之所存者鮮矣惟孔子渾融不見其際爾

叔孫穆子謂臧文仲之言立今在魯語者不稱豈漏於記錄將忽忘之耶

莒僕事魯語與左氏詳略大異左氏雖記舜之功然近於浮矣伊訓謂方懋厥德鳥獸魚鼈咸若行葦言牛羊勿踐履而孟子有不勝食用之論觀里革斷罟事廉貪仁暴蓋有底止王政君道其則匪渝古人常所講明也後世失其宗本雖儒者亦不復知可歎爾

義理有擇而無降謂陷而入恭誠非矣老子於道德仁義各有失字

齊語載管仲相齊本末粗備後世言治功者皆祖述之然詳驗細考多所不合今疏下方

昭穆固無治效可論捨文武而論昭穆豈是時已變周制耶



然其語不類春秋時蓋未足據

四民勿使雜處別生分類雖自古而然然民情亦未嘗不然也處士於閒燕謂學校也不言學校而言閒燕是不知學制也商之市井農之田野爾工必於官府是使餘民艱於器用也商之市井農之田野固不待上之教令矣其要欲使四民世爲之其理固當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於烝進髦士則古人蓋曰無類雖工商不敢絕也

制國爲二十一鄉不知太公舊法如何公與高國各有所帥君從臣則卑臣踰君則犯君臣埒則競非霸術也此處士妄意爲國者也

隱令寄政尤爲複重蓋比閭族黨古人未有不於此隱令寄政者豈待管仲而後能之軌里連鄉皆作書者自爲之名非

其實也又言有此士三萬人方行天下齊國之大何止三萬人爲兵併家計不知矣（田單亦言帝王之兵不過三萬）令鄉長舉善刑姦退而自修此意固善自古亦未嘗不如此何必管仲也其說草略疾急安能上下孚信而欲在家者各得爲善之利乎若以爲上下簡直易通則卿大夫賓興之法與民何嘗拘礙而管仲輕變之也以爲修廢則非舊典以爲作新則奚用紛更之管仲通達治體固不如此但其智不足以盡行王道故有殘缺苟且之患而張其說者方以爲新奇陋矣

伍鄙亦舊法但伍字爲異耳

且制國以萬家爲軍三軍三鼓大柄所在制鄙乃以九萬家爲屬都鄙不相命而以五承（此下闕本黃本皆注曰下缺文按此下缺文係錯入卷第十左傳成至襄十三年謂之鄭志條之下凡四條又此行之次行本皆止有古人也三字爲一行不知其上文云何而錯入卷第十中之第四條末句其成德不及句按卽此處古人也三字一行之上文今皆補正之）三以一御

九尾重首輕鄙強國弱正春秋所忌亂亡之勢也而以爲足以驟致霸強必不然矣

以束矢鈞金聽訟亦古義也輕罪移甲兵小罪謫金分是有罪者皆不刑非治法也

凡拂戾之說皆不知古道而徒爲異辭者也獨言其能厚施薄報隱武行文存亡繼絕則不得而異蓋當時與後世所共知耳

按左氏於晉楚稱霸立法定制皆明著其故及其他諸侯小小變政易令亦必載之此史家大事記注者之所重也烏有盡變周公太公之法自新其國而曾無一言及之乎以其書考之管仲猶能遵舊法而號令諸侯故從簡書修德禮舉賜履索包茅



問南征當時所謂義士後世所謂迂儒也若此者左氏之所記也若齊語管子之書非余所知也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報生以死報賜以力眞古語也然則後世師道乍存乍亡宜其成德不及古人也

觀優施之言誦柏舟之詩善惡之相仇不待相遇而後毒加焉悲夫

晉之亂荀息爲之也其不遂亡里克也其亂久而不已亦里克也

宰周公言齊桓不務德此周人及當時君子之論也自常人及後世言之德之貶於桓者衆矣晉非號召而欲自至後之爲霸固無此事

晉文公不圖入於惠公未入之前爲廉也然其後不免妻懷嬴使同姓同德而爲兄弟異姓異德而爲路人則堯之親睦舜禹之惇敘周人常棣之義廢矣霸圖淺近乃有此等見識議論雖多聞何爲也

多聞不能行古人分此二節子路謂唯恐有聞也然聞識無盡行之道易言畜德可矣

晉之興司空季子博習陽處父爲國人所敬其後伯宗似之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此晉人所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爲之譽善而抑惡焉以戒懼其心此楚人所言春秋也韓宣子所見孔子所修左氏傳之此魯春秋也然則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當是戰國時妄立名字上世之史固皆名春

秋也

古之人君不能從諫其相爲終始以諫者不加怒也後之人君雖能從諫其相爲終始以諫者怒必加之叔向之思司馬侯後世人君之所諱也

人材隨世盛衰晉暮年盡入強家雖叔向之賢猶不得盡爲公臣如董安于閻沒叔寬之流固不足道也家臣自是一種氣象晉陽尹鐸之所寬沈竈產黶民無叛意戰國以後有此事不知游士增飾其詞抑實然乎等爲虐用其民無復愛利之心而姑欲致厚於一二以爲喪亡之地何哉

國語鄭至越

史伯所答雖鄭事蓋周語也宗周將亡天下分裂史伯以諸侯輕重之勢占其所歸是時猶有古人功德之餘異乎後世謀臣





策士徒巧詐數力而已

鄭雖王母弟受封而以吞併得國故春秋之初其俗最先變與戰國無異及諸大國並爭而鄭薾然奔走聽命不暇遂先亡者地狹而居中國戰場也

棄和取同史伯以是爲幽王致寇之本晏子亦陳和同之異甚詳然不言其爲興亡之所在也武王言同謂心與德若幽王所取正反是心離德離但以勢利爲同耳因史伯晏子所言驗天下古今之常理凡異民力作百工成事萬物並生未有不求其和者雖欲同之不敢同也非惟不敢勢亦不能同也惟人心之取捨好惡求同者皆是而求和者千百之一二焉若夫棼而至人主又萬一焉賢否聖狂之不齊治亂存亡之難常其機惟在於此可不畏哉

申叔時之言春秋詩禮樂故志訓典皆以教世子

左史倚相舉衛武公語當是時未有生老病死入士大夫之心不以聰明耆之佛老爲善者有全力故多成材宜哉凡人壯不自定老而自逸孔子稱君子有三戒亦是以末世人材言之若周之道俗未衰則不然也

說命當與白公于張語並看又言既得道得道必有物故孔子亦言朝聞道楚本以詐力得國而其人材見識所造如此非齊晉之淺陋所能及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世之亂也聽於神故絕地天通罔使降格而後命三后以德牖民士制刑之中以人道治也觀射父徒能記重黎職業而未及穆王序堯恤刑之意蓋古人於詩書禮樂亦未能盡知大意爾





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葉公非知仁者也而能論仁蓋在我者惟知有仁而已人之好惡高下於我無加損焉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觀人之所以施好惡於人而足以動我之仁觀我之所以施好惡於人而足以得我之仁也如是而已孟子曰仁則榮又曰仁者宜在高位高榮仁之報也而不能必高與榮必高是不可惡也定以利誘人使爲仁也不榮不高則強者以爲詬弱者以爲怨而仁始病矣

按吳語載王孫雒教夫差挑戰爭長遂得先歃左氏乃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乃先晉人自宋之盟言之楚衰甲而晉不備楚得歃而先書晉然傳必當紀其實安有吳求挑戰而反以晉爲建鼓整列吳實

先歆而乃稱先晉人者蓋國語出於辨士浮夸之詞又言晉禦吳稱王吳楚雖自王其國其曾諸侯固未嘗稱王何禦之爲皆謬妄不足信也

以國語左氏二書參較左氏雖有全用國語文字者然所採次僅十一而已至齊語不復用吳越語則採用絕少蓋徒空文非事實也左氏合諸國記載成一家之言工拙煩簡自應若此惜他書不存無以徧觀也而漢魏相傳乃以左氏國語一人所爲左氏雅志未盡故別著外傳餘人爲此語不足怪若賈誼司馬遷劉向不加訂正乃異事爾

論語

何晏集解序語簡而文古數百年講論之大意賴有以存經晏說者皆異於諸家蓋後世詣理之學以晏及王弼爲祖始破經生專門之陋矣范甯以爲幽沈仁義罪過桀紂若甯亦知其所知而已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前乎孔子聖賢之所以自修者無所登載故莫知其止泊處若孔子成聖之功在此三語而已蓋終其身而不息也常疑後人只作初學領會既無說樂之實又迷不慍之趣正使能好學無倦死生以之皆氣血所爲也



有子雖不爲放言而卑弱如此孔氏之傳失矣

古人言仁不離巧言令色然則學者之求仁與仁道之既成其淺深多寡不同耶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此功用亦不易致孔子不以許未成之材也

親子貢子夏所以言詩孔子所以許之其大指可見矣然雖意在言外終須理與事協故惟孔孟之稱者得之如左氏記禮雖子思所稱猶未能暢其義也

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孔子不得自爲政故其言如此然爲者有靳言者無窮使雖有羣聖人之政而無孔子之言則終莫知所考矣

詩三百孔子舉其在者也後人矜夸謂孔子自刪爲三百篇大妄也思無邪指示最切如傳者言風人所爲詩是思有邪也詩人以無邪之思正其邪者可也

耳順從心孔子安得以最後之年自言之又其所爲限節者非所以爲進德之序疑非孔子之言也

學而不思思而不學孔子之時其言必有所指由後世言之其祖習訓故淺陋相承者不思之類也其穿穴性命空虛自喜者不學之類也士不越此二塗也

古之爲學者斷絕不繼子張問十世可知自以爲遠矣然則百世可知之學自孔子而始也後之人豈可忽哉

季氏積三世之柄既擅其國與民遂移禮樂於其家所謂禮樂者非魯所得有周實有之豈惟僭魯蓋僭周也然當時士大夫不以爲非自非孔子明言之則舉世無復知矣孔子既斥其是可忍又稱奚取於三家又以責冉有又以林放比泰山其於當時國事是非明白未有大於此弟子所記必以爲絕大駭俗之論若使不待孔子而能知則亦不至如此詳錄也邪正臧否之間惟孔子爲盡之固非臧文仲柳下惠所及矣然三代世臣專上人君主祭僅擁虛器故雖取其實猶不改其名也秦漢以後則併其名羣之而去士大夫安其習而不知與畏其禍而不敢此猶未足病也其或止以權利小小操竊未至有名實廢興之異而恐懼惕息反有甚焉然則冉有季路以下波蕩風靡者何足計也

周召爲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管仲爲政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是至孔子百五十年天下惟管仲之聽周召之功泯矣推孔子之志將率天下以復周召之功其道之順時之易無如管仲

所以不能者視聽言動不由於禮敗撓其力削損其器大道之喪由此其始孔子之所深恨也按子貢子路及孟子所稱曾西羞比管仲其實不知孔子之意至孟子以管仲曾西所不爲安得爲我願之而自謂以齊王猶反手則不知孔子之意又甚矣

孔子言擇不處仁爲不知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仁之於人相爲依憑如影隨響答今若體孔子之言要須有用力處克己復禮爲仁由己其具體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其操術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又術之降殺者常以此用力而一念作息一食無不在仁庶可以言知矣

舜言精一而不詳伊尹言一德詳矣至孔子於道及學始皆言一以貫之夫行之於身必待施之於人措之於治是一將有時



而隱孔子不必待其人與治也道者自古以爲微渺難見學者自古以爲繳悉難統今得其所謂一貫通上下應變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雖極亂大壞絕滅蠹朽之餘而道固常存學固常明不以身沒而遂隱也然余嘗疑孔子既以一貫語曾子直唯而止無所問實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麤細之異貴賤之別未知於一貫之指其所願者終或不能從也而近世之學者乃以爲如是則與天地同量且天地雖大也亦烏能安老而懷少哉

或人不足以得醯微生高爲之乞人情之所不免也然既以直名則委曲以濟民行者世共禁之矣

見其過而內自訟足以入德矣人能見其善而內自譽爾孔子之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少抑於二子矣夫高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易繫辭善書云貳公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此亦孔氏品量後進人材大節目也其稱雍仁求藝賜達由不恥縕袍與衣狐貉立之門最寡也顏子最寡也

其間多長老顏子少也又追痛於已死不顧其生存也若是乎好學之難哉哀公本庸君不足以知此豈古人告君者不疑其所不能知抑當時君臣之智皆可以知而獨以不能行爲患也凡此皆後人所未講也乃獨以爲學者不當移此怒於彼知不善未嘗復行而已嗟乎豈以是爲顏子之所獨能而凡孔氏之門者皆輕愠頻復之流歟是孔子誣天下以無人固余之所不敢從也按孔子自稱皆損於人之所既與其稱顏子皆進於人之所未聞未嘗不欲垂世教也蓋置身於喜怒是非之外者始可以言好學而一世之人常區區乎求免於喜怒是非之內而不獲如揚泥而揚其波也嗚呼必若是則惟顏子爾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利欲之念忽動於中則與仁有間斷也猶言日月至焉而已矣利欲之念忽動於中則與仁有間斷也猶言不遷怒不貳過也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不以口腹喪道雖古聖賢皆然自孔子始發之不發之於餘人而獨發之於顏子者以顏子有其實也

由求與賜不可以言仁而可以從政古未有此論也自皋陶言九德至周文武成康未嘗分別孔子時益降矣不存乎仁則材遂滅德不取乎政則與材兼失之矣故此論與皋陶異而實同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以孔子之言考之則當時之學不志於道者多矣

以子夏之爲儒猶戒其小人也而況餘人乎夫儒者不攻於德而徇以學則以其學爲道之病矣

出必由戶既知戶矣行不由道未知道也道者所當行之路也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之道所以載於後世者在此蓋自堯舜至於周公有作矣而未有述也天下之事變雖無窮天下之衆人也豈其欲之者固將以同其利於人乎義理固有止故後世患於不能述而無所爲作也信而好古所以能述也雖然學者不述乎孔子而述其所述不信乎孔子而信其所信則堯舜周孔之道終以不明慎之哉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孔子自陳盡力處以告後人如火燎閻冥舟濟不通可謂至切至近無微妙不可知之祕者

但苦聽受剽略爾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以上三章相屬聊似若有意次第者蓋初言功用中言所以用功末言功之所以不得成而廢雖未必一時之言而其言正相發明學者不待他求也徙義猶遷怒也義則必徙以就之怒則不遷以就之其

機一也後世於不遷怒有異指疑其倫類未通也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孔子之言固已甚明而後世未
能仁者以其莫知孰爲道孰爲德孰爲仁故也士始各以其私
於已者講之人莫不有志也特其志之非耳誠知其非則所志
者道矣據也依也亦莫不然志者人之主也如射之志也據者
其地也依者因地而立也嗟夫人孰肯自以爲汎然旅於斯世
者曷不卽其所志與其所據依者明辨而詳擇之哉使其果能
則中庸所謂人十之已千之者不足進矣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又曰自行
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又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
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子教人淺深



次第略具於此數端今其汎然而誨之與示以行事而不待於
誨與其人凡鄙而不知所誨者皆不可見矣其可見者孰爲一
隅孰爲三隅理無不貫而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學者誠有以
知之則百世之後如一日矣不然徒尋文索句而已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子與顏
淵皆不求用者也故曰用之則行直不言必隱爾其答陽虎必
不仕者也故曰吾將仕矣亦漫諸之爾古之聖賢用舍固有定
義雖孔子不得獨異也而後世學者以爲惟孔子能不係吝於
用舍之間而謂顏子亦能之若是則沈浮進退聽物所爲不用
而猶行見舍而不藏而出處之大節喪矣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言勇至不懼而止子路之勇
可以言無懼矣然必兼仁與智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雖伊尹

太公不能易不然則以獨勇爲子路之死矣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世亦有可以富而無至於
執鞭者矣而孔子以爲不可爲然則崇高莫大乎富貴者亂德
之言也
冉有子路謂夫子當爲衛君子貢不能決也是時顏子已亡矣
義理之是非在目前者常又不能守而每以利害爲去就蓋自
古而然而又有庸人執以爲義理之所在非聖人不能擇者亦
自古而然二端學者不可不謹察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孔子發明此義詩書所未有蓋是時道德在上而
不在下也若在下而無以自樂終日戚戚何異於柏舟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時周易已去上一字



必有所從始不可得而知孔子亦因之而已後人便謂易者變
易隨時變易以從道則連山歸藏何以言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諸梁當時能言者左氏載
之異於以甲兵要功利者其問子路而孔子之言如此豈以其
亦足以語上乎雖然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淡乎
其無味至今未有能明之者也
記稱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誠是然擇友最難有通國嘖
世而不獲者矣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故造次顚沛皆道所在而無難求難得之患
聖人所以能終其身於學而不厭由此也
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按堯舜禹
湯雖古今所共尊而仁聖文武之德猶皆通稱雜舉文武周召

之後聖賢不作孔子攷論其故於是始各有品目而聖人之名不復濫與是蓋爲修德進道者之驗也洪範言九疇天所錫而作聖實本於思其他哲謀肅乂隨時類而恭則思之所通誠一身之主宰非他德可並而云也然傳說謂惟學遜志道積於厥躬孔子稱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思學兼進者爲聖又稱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則學者聖之所出未學者聖之所存而孔子教人以求聖者其門固在是矣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善人天之淑德不以統紀倫類而自成者也孔子謂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蓋指周之先君也又謂恆亨無咎利貞久於其道而其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夫得其方而不變此其所以次於善人也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無德而用智巧以求勝其窮遂爲姦賊矣是固指世之安人歟非也正謂立功成名如咎犯管仲之流又其窮也爲伍員范蠡爾若閭巷之庸倏成忽敗者何述焉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六經之外孔子之前作者於今尚在其知與不知皆可驗也世方相競於作則不知而安爲固亦無怪自孔子回作爲述以開天下然後堯舜三代之事不至泯絕性命道德有所統紀如使作而未已捨舊求新無復存者則人道屢壞散爲鬼蜮又如羲黃之時矣百聖之歸非心之同者不能會衆言之長非知之至者不能識故孔子教人以多聞多見而得之又著於大畜之象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子曰仁遠乎哉吾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自見此仁如耳目鼻口百骸四體之在其身叩之即應運之即從其言捷疾無所疑貳自顏淵以下皆未明也學者能以孔子之告諸子者識仁之體狀擬議深熟然後以孔子之自言者知仁之指歸造詣徑直則頓沛造次可以弗違不但日月之至而已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按孟子言孔子自謂聖則吾不能吾學不厭而教不倦也此兩言正相似則所謂爲之者學而已自學不厭又以此誨人不倦豈固以聖仁之名爲在已哉然而即夫世之所名者則聖仁不外是矣



泰伯三以天下讓當時必有其實世所謂斷髮文身鵸以爲飾殆近之矣然漢人謂文帝能讓天下乃過於泰伯流傳之謬而以古人爲戲論則堯舜禹湯之德皆容言也

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按舜命夔教胄子皋陶以九德觀人必因天質之自然而能補其所不足其間節文亦不盡同今孔子獨一之於禮似與古人稍異者蓋禮教至周而大備道盛仁熟之七固已揖讓周旋於中初德偏善亦皆有所依據外不失人內不失己故孔子深惜禮之廢而欲其復行也如恭愼勇直得於天者非不美然有禮則以其質成無禮則以其質壞矣人非下愚未有無可成之質使皆一於禮則病盡而材全官人之哲雖過堯舜可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近世以曾子爲親傳孔子之道死復傳之於人在此一章按曾子沒後語不及正于孔子以爲曾子自傳其所得之道則可以爲得孔子之道而傳之不可也自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爲雖不同而皆受之於孔子則可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獨受而傳之又（學案作人）大不可也孔子嘗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爲忠恕按孔子告顏子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蓋已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已以盡物可也若動容貌而遠暴慢正顏色而近信出辭氣而遠鄙倍則專以已爲是以人爲非而克與未克歸與未歸皆不可知但以已形物而已且其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尊其所貴忽其所賤又與一貫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傳之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特以身傳也存之於書所以考其德得之於言所以知其心故孔子稱天之未喪斯文爲已之責獨顏淵謂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餘無見焉夫託孤寄命雖曰必全其節任重道遠可惜止於其身然則繼周之損益爲難知六藝之統紀爲難識故曰非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子下學案有之字）所以一者受而傳之也傳之有無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爲能傳而余以爲不能余豈與曾子辨哉不本諸古人之源流而以淺心狹志自爲窺測（測有者字）（下學案學字）學者之患也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三者周之所以教其盛時成材多矣孔子當其衰缺雖有詠歌俯仰於其中者備故事飾文爲而已故其言如此惜三者可以成天下之材而當時未能也按皋陶典稱天敘禮稱天秩大雅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言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而序詩者又以爲詩者志之所皆與此論異然則三者皆自中出而不由外入學而不知其統

則隨語爲說而不足以明道尚何望其能行此學之大患也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疑與上語若相次第然由者上之所教令民不敢不能也知者其自知不待教令而能也如詩禮樂上所以教民雖由之而不知知者孔子而已後世賴孔子之知故亦有能知其髣髴者然則不在乎由而在乎知也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傳說終始典于學頌學有緝熙于光明言學之功用大矣然未有如此其急自孔子始也時習節也如不及節之峻疾者也非如不及不足以得之也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至是而舜禹之事始與學者並言矣堯則曷爲其不並言堯不以匹夫舉君道其本有也舜禹盡人道天下雖大而不得與乎其間孔子揭以教天下曰若是可也堯盡君道孔子以天比不敢示教焉序書者無所差



降此孔子之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之所與而孔子謙抑不敢當然則固時之聞人歟鄉遂州黨之制自周而偏於諸侯雖其衰微亦不異也夷陋如秦楚吳越者王制不能行始各以其國自爲爾後世讀周官直謂是其盛時不知自東遷至于滅亡何嘗不如此不然安得傳數百年乎拜乎上泰也雖違衆而以淺心狹志自爲窺測（測有者字）（下學案學字）學者之患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孔子言古今異同有所損益從違於其間一本乎理而已若記禮及他書之言不能判其是非而但以變古爲貶者非也

子路使門人爲臣以是觀之世俗之榮人情所同顏閔而下不能免也孔子亦非辭而不居若但言無臣不當爲有臣爾此又

何足以不居乎然則子路子貢之流其心志大略可見矣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孔子此言其不求用審矣非堯舜安能用孔子辯士諸子安言孔子歷聘七十餘君無所鉤用而儒者因之以爲東西南北之人蓋孔子特不爲隱爾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蓋其所涉歷多矣殆成於樂者歟非謂能正其當時所用之樂然苟有以求正於孔子亦不拒也

語之而不惰孔子所稱唯顏子而已不以及曾子也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孔子別語專稱當以禮樂治者甚多然周道既衰上下馳騁於兵刑功利之末故先進於禮樂世所謂野人先之以兵刑功利而後進之以禮樂世所謂君子也雖然猶有禮樂則猶可言也若秦晉吳楚夷越之人遂無禮樂而見稱於當時以爲君子而後世亦稱以爲君子者不可言也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孔子者皆去父母兄弟妻子周旋於天下而不得安于其家陳蔡之難則又甚焉蓋其倉猝奔迫不相收主無所棲宿欲自比於尋常懷土力田之人而不可得也惟其至是而不變故德行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有宰我子貢政事有冉有季路文學有子游子夏卓然成材沒世而名立也禹自言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此聖賢出處之要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子晚而歸魯雖不能用而弟子實任季氏之事言行計從矣而孔子之論嚴如此得非以田賦之類乎又言由與求可謂具臣季氏以爲從之孔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逆折亂臣之萌士之法孔子者不此之法而妄言當與天地同量萬物一體耶

孔子之所以爲天下後世師者道進而心退其設語以驗諸子者非在乎材之所宜也曾皙雖未聞道而其心庶幾焉故孔子喟然與之且浴沂風雩詠歌而歸通國皆然但不狎邪何以至道而後世之論紛紛不已無實而妄意可哀也

克己復禮爲仁舉全體以告顏淵也孔子固未嘗以全體示人非吝之也未有能受之者也顏子曷爲能受之得全體而能問其目故也全體因目而後明凡孔子之言仁凡弟子之問仁未有的切明白廣大周徧如此者世謂孔子語曾子一貫曾子唯之不復重問以爲心悟神領不在口耳嗚呼豈有是哉一貫之指因子貢而粗明因曾子而大迷

有若對哀公以盍徹豈謂履畝而徹乎哀公折以二猶不足豈亦謂履畝而二乎蓋自宣公已稅畝故有子欲因畝計徹爲公私便且正哀公之失不然對饑而論古徹非救時之宜也然哀公爲此語可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與皆君怪不食肉糜差不甚異治道何由而興也

按子張學干祿問行問達問崇德修慝辨惑皆以徇外爲是而孔子約之於內于張雖有浮淺之病而爲後世學者立法其功甚大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居之無倦謀已也行之以忠盡人也

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孔子非欲必聞其政也有廢有興當爲後世法爲此欲聞之也

善人爲邦百年不教者也故亦可以勝殘去殺教則七年亦可

以卽戎皆周之先君已行者也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文義貫聯無不可通者自程氏以來乃謂錯簡宜在亦祇以異之下按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甚言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爲惑亦非錯簡也朱氏又言後七篇多錯簡按先進以後諸篇言厲而義峻皆成德以上之事當時門人不能盡識謂之錯簡非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可則有降辱不可則無降無辱貞則失人裕則失已故孔子不爲非欲以無可無不可爲聖人也聖人堯舜文王也何可不可之間哉

孟子

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對王何必曰利問賢者亦樂此乎對賢者而後樂此言寡人之民不加多對王好戰請以戰喻言寡人願安承教對殺人以梃與刃與政無異齊宣王若寡人者可以王對不忍殺牛之心足以王又言恩足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又言與百姓同樂則王又言文王之囿民猶以爲小又言王請無好小勇又言雪宮之樂不得而非其上與爲上而不與民同樂者皆非又言公劉好貨大王好色孟子出而說齊梁之君幾得政於齊具見此十餘章大抵逆來順往無問其所從必得吾之所以言而後止故孟子自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夫指心術之公私於一二語之近而能判王霸之是非於千百世之遠迷復得路煥然昭蘇宜若不待堯舜禹湯而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矣當是時去孔子殆雖纔百餘年然齊韓趙魏皆已改物魯衛俗（學案作衛俗）猶壞不反天下盡變不啻如夷狄孟子亦不暇顧但言以齊王猶反手也若宣（學案作宣王）王果因孟子顯示暫得警發一隙之明豈能破長夜之幽昏哉蓋舜禹克艱伊尹一德周公無逸聖賢常道怵惕兢畏不若是之易言也自孟子一新機括後之儒者無不益加討論而格心之功既終不驗反手之治亦不復與（學案作與復雖）可爲永歎矣



言四十不動心於是年過五十矣蓋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不以壯老易其守當士人波蕩縱橫之時獨不見諸侯然而無環堵隱約之陋非章布藜藿之微其豪傑自命於顏閔以下曰姑舍是而雖伯夷伊尹猶非所願學也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公孫丑特以世俗之意觀孟子故其告以不動心謂當自反守約又及於養浩然之氣謂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皆家戶所有日用常行非如曾子惴惴至死子路唯恐有聞冉有恨力不足者也不然孟子何以從容於進退之間始終生死由一道弘益開闡繼堯舜而有餘哉近世之學以不動心養氣爲聖賢之難專孟子之極功詰往反析理精粗有自首終老而不定者何敢言四十乎至其出處得喪倒行錯施固無以庶幾古人之一二矣按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夫始終專以血氣爲言雖曰與中人立法然義理本要調和一身使蹶趨者能爲浩然耘鋤者不爲助長若孟子則雖不待四十而可以無動矣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以戰國之人失其本心無能不忍人者故著此論然先王之政則不止爲不忍人而發蓋以聖人之道言之既爲之君則有君職舜禹未嘗不勤心苦力以奉其民非爲民賜也懼失職耳孟子雖欲陳善閉邪爲可曉之語然後此亦未有能以不忍

人而爲政者就其有之固不能推也若夫平居講明臨事背戾自謂爲不忍人之學而不免於行忍人之政者吾不知其所底止矣

以孟子答景丑語詳味之本仁義而同民力齊王蓋已有動寤之益故爲言受教不召之禮若又加尊信則君臣之遇自此始矣然齊王待之以賓位之以卿其禮異於他儒生欲無慶議論而已故孟子終不仕齊王猶欲授館賦祿以矜式其國人孟子以爲不行其道而徒賴其廩是利之也故終不留按魯定公受女樂三日不朝孔子釋大夫出奔齊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衛靈公忽問陳仰視飛鴻孔子遂行有在陳之厄孔子之速者去國常禮也齊王非不用孟子孟子以其非所用自決去之爾故其行遲遲而尹士譏於髡皆有識病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按子思獨演堯舜之道顏曾以下爲善有藝極者所不能也故自孟子少時則固已授之矣堯舜君道也孔子難言之其推以與天下共而以行之疾徐先後喻之明非不可爲者自孟子始也周衰而天下之風俗漸壞齊晉以盟會相統率及田氏六卿吞滅非復成周之舊遂大壞而不可收戎夷之橫猾不是過也當時往往以爲人性自應如此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桮棬猶是言其可以爲揉而善尙不爲惡性者而孟子併非之直言人性無不善不幸失其所養使至於此果決亦足以任此也至爲梁齊言則又不然直欲其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可以無饑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豈梁齊大國井田學校固自有存者不必盡創爲也如此類皆無他書參攷不能知孟子欲施置與其時合廢省之詳甚可惜也雖然經界井牧有司之小事周官固不備載後世以孟子嘗言故爭論不已又漢法什五稅一甚至三十稅一地大用寡取之輕使帝王之道幾絕復續不以豪釐眇忽之未備爲限斷也余嘗疑湯若有恆性伊尹習與性成孔子性近習遠乃言性之正非止善字所能弘道而後世學者既不親履孟子之時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則無見善之効大則無作聖之功則所謂性者姑以備論習之一焉而已

與梁齊滕文公論治最孟子要切處惜無他書可以參看大抵民不能皆有田而盡力於農學校廢缺而上無教乃當時之大患故諄諄言之諸侯賦稅法獨魯屢變已見於春秋不知他國如何晏子爲叔向言齊爲季世及對景公皆病其專山澤之利故孟子舉文王治岐語略相應而齊王自以爲好貨而不能行其言請野九一國中十一惟魯哀公謂二吾猶不足不知他國所以斂民者分數果如何然戴盈之言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孟子又言當法而不廛譏而不征助而不稅然則是時王政不行諸侯往往道用什二（今之諸侯取之）而關市山澤廛屋皆自征之矣但輕重各不同耳其民猶稽古不止什二因滕侯問井地方論經界及治鄉治野之法雖與周官同此當時傳儒道者所共知然周官所言在建國之初而滕有國已數百餘年之後孟子乃使之如初建國時耶然勸其力行以新子之國則當時所謂因循苟且者誠欲其盡去不用而滕侯爲善果決亦足以任此也至爲梁齊言則又不然直欲其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可以無饑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豈梁齊大國井田學校固自有存者不必盡創爲也如此類皆無他書參攷不能知孟子欲施置與其時合廢省之詳甚可惜也雖然經界井牧有司之小事周官固不備載後世以孟子嘗言故爭論不已又漢法什五稅一甚至三十稅一地大用寡取之輕

正合事宜學者以孟子有大貉小貉之論諱避弗稱至於今世無所不取又倍戰國乃茫然無以救此徒講經界井地何益治亂哉

孟子開許行神農之學其言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雖非中道比於刻薄之政不有絕（學案作聞）乎孟子力陳堯舜禹稷所以經營天下至謂其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詞氣峻截不可娶拂使見老子至治之俗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之語又當如何余嘗疑孔安國稱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楚靈王指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明他人不能識）意漢初尚有遺文而後世乃無所見然他書亦未嘗援引惟醫藥卜筮種樹皆藉其名然則許行之言或者三墳之舊歟



不見諸侯大議論也或疑孟子因見梁齊之君故惠王以爲不遠千里而來尹士謂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按史載梁敗於楚秦恐懼招聘名士齊亦開稷下館以延諸儒孟子以此時往（所謂迎之致敬以有禮）聘禮之輕重雖不可知要爲非招不至非徒步干說冒甘憔悴於先而逆幾榮寵於後也此誠不足辨又彭更言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或謂孟子不見其君而厚糜其粟非所謂饑餓免死而已者按彭更通論當時非專指孟子孟子以通功易事之義併曉之爾不然孟子道既不行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轉側於世可也而猶欲明通功易事之義則不亦微且勞矣然不見諸侯如孟子所言自有未精者按堯時用人皆素定特招者獨舜四嶽同薦具載於書堯試以二女觀厥刑然後大任無往見舜之文孟子謂亦饗舜迭爲賓主未知何所本未精一也湯時用人亦素定特招者獨伊尹書稱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又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詳其君臣交相重如此則往見伊尹或不可知孟子雖言其學而後臣又稱其嘗嘗然曰何以湯之聘幣爲至三聘而後幡然就湯說之以伐夏救民恐此亦辨士之餘說未可據未精二也文王時用人亦素定特招者獨太公詩稱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又曰德音孔昭示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夫文王之用太公雜書多異說而鹿鳴所詠蓋百世君臣相與之法孟子言伯夷太公皆避紂居海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是天下之父歸之疑此亦無明據未精三也至於孔子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招聘禮絕自知不用未嘗有求然其曲盡君臣之際爲後世倫紀故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然孟子謂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未知何官齊景魯哀皆不當仕而有問答豈必就見又若孔子未嘗不仕而孟子焉得獨不然疑亦未精四也蓋不見諸侯本於子思子思本於曾子彼以其爵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疑皆執德之偏而孟子又稱孔子微罪行不欲爲苟去疑亦雜舉不純一理也然則不見諸侯於當時既未精而後世又爲孤義恐更當別論

子產惠而不知爲政按道之以政孔子不以爲是自管仲以下爲政者多矣惟子產在春秋時政道獨異於人故孔子稱其養民惠使民義又時謂之惠人又謂其古之遺愛又言人謂子產

不仁吾不信也然末（閻本作後）世偏術覩子產之所爲皆謂之王政而不知其政固已多矣蓋猶存古人之遺而已猶衆人之母能食不能教此固俗儒之妄而孟子何爲亦有此言且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不知何所因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此爲治橋梁常法言之雖下於子產者亦知行辟人也或雨暴至橋梁驟失倉猝而執政以已乘輿濟人則當時能如子產者少矣故爲百姓所思傳誦不忘而反欲舉常法以病之恐此理亦未精也

仲尼不爲已甚者恐此語未當記孔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語當記所言禹湯文武之道至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按堯曰篇所稱皆當時實語此語未知何所本無所本而以測知者言之恐所舉之要不能盡所行之詳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按古春秋先於詩非詩亡而作也若謂孔子春秋在詩亡後恐亦當論詩雖不亡其可無春秋乎若謂歌詠之殊亦果然耶按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說廣大閎深無所不備而孟子之言又卓異詭絕如此學者果何所用力耶夫孟子之稱伊尹不幾於所謂狂伯夷不幾於所謂猶而柳下惠疑若鄉愿然者豈三人以此成德而學者必求所以入德之門疑亦未精也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按洪範耳目之官不思而爲聰明自外入以成其內也思曰睿自內出以成其外也故聰入作哲明入作謀睿出作聖貌言亦自內出而成於外古人未有不內外交相成而至於聖賢故堯舜皆備諸德而以聰明爲妄則不如昔之甚者以後之史詳而昔之史略也然訂之理義豈惟昔人而後人亦莫不然然後人之謬所聞而不訂之理義豈惟昔人而後人亦莫不然然後人之謬

首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聽學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終未可定學案作終非有定詩云有物有則子思稱不誠無物而孟子亦自言萬物皆備於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於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道危微後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從一是謂不知天之所與而非天之與此而禁彼也蓋以心爲官出孔子之後以性爲善獨學案無字自孟子始然後學者盡廢古人入德之條目而專以心性爲宗主廬學案上有教字意多實力少測知廢擬聚訟而堯舜以來內外交相成之道廢矣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按古自有五霸齊國佐所指是也孟子



言五霸桓公爲盛疑即春秋以來五伯也如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天子衰不主令而諸侯之強大者專之不特周爲然未知其德何如也湯既改物固不論若文王不改物始終一道而已故孔子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最論王伯之準的也學必守統紀不隨世推遷後學既訛伯而爲霸而其道亦因以離孟子雖言五霸三王之罪人而但謂其摟諸侯以伐諸侯此猶未足以爲罪至謂久假不歸烏知其非有霸者之民驩虞則輕進其君於道而管仲曾西所不爲又重絕其臣於利而統紀疏矣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四

老子

言老子所自出莫著於孔子家語世家曾子問老子列傳蓋二戴記孔子從老聃祭於巷黨云云史佚子死下殤有墓禮家儒者所傳也司馬遷記孔子見老聃歎其猶龍遁周藏史至關關令尹喜強之著書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非禮家儒者所傳也以莊周言攷之謂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眞人亦言孔子賛其爲龍則是爲黃老學者借孔子以重其師之辭也二說皆塗引巷授非有明據然遷謂世之學老子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稱指必類乃好惡之實情烏得舉其所詘而亦謂孔子聞之哉且使聃果爲周藏史嘗教孔子以故記雖心所不然而欲自明游素隱特出之語何耶然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爲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聃妄人訛而合之爾自伏羲以來漸有文字三墳八索今不傳於世大抵多言變化懽恍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堯舜禹皐陶以至周公孔子損削弗稱管子尙權謀子華子言仁義其人與老子並時或相先後亦皆與道德之意相首尾蓋老子之學乃昔人之常至其能盡去謬悠不根之談而精於事物之情僞執其機要以御時變則他人之爲書固莫能及也然遷既以爲不知所終又以爲壽百六十歲又其居自有鄉里又以爲有子爲魏將傳至漢而所謂教孔子之老聃著書之老子乃不能辨其本事而徒詳於末流則非余所知也



其說則今所著者豈無緒言一二辨析於其間而故爲巖居川游素隱特出之語何耶然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爲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聃妄人訛而合之爾自伏羲以來漸有文字三墳八索今不傳於世大抵多言變化懽恍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堯舜禹皐陶以至周公孔子損削弗稱管子尙權謀子華子言仁義其人與老子並時或相先後亦皆與道德之意相首尾蓋老子之學乃昔人之常至其能盡去謬悠不根之談而精於事物之情僞執其機要以御時變則他人之爲書固莫能及也然遷既以爲不知所終又以爲壽百六十歲又其居自有鄉里又以爲有子爲魏將傳至漢而所謂教孔子之老聃著書之老子乃不能辨其本事而徒詳於末流則非余所知也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昔之治方術者無不上推天地之初下極人物之化其言下俚夷貊如太始太素靑宵冥程馬自列禦寇莊周皆然獨老子爲不然止於常非常有微（疑是徼字之闕本作之妙而已玄亦衆方所常論今以徼妙同謂之玄於此求之則下於舊論數十等也蓋老子雖爲虛無之宗而皆有定理可驗遠不過有無之變近不過好惡之情而其術備矣然則其徒祖述之者於其指歸終不能識而以浮言漫漫於世自爲區域上則瀆天下則欺人然後知道術之難言而老子思慮之所未及也



道曰可道則必有不可道者名曰可名則必有不可名者可道者非常道則不可道者常道也可名者非常名則不可名者常無之欲以觀其妙妙不在於他在於能無而已常有之欲以觀其徼天下之物雖日陳於吾前皆其粗者也玄與妙方術家之所常言也而言之者輒浩渺不可屬老子之所謂玄者卽有無同異之間也有而復無無而復有有無相轉而不已卽所謂玄之又玄而衆妙之所由開闔出入也蓋指人之所共知共見者示之以道之所在未嘗以難見者誣譊之也

人之所美而以爲惡人之所善而以爲不善賢可尙懼其爭也難得之貨可貴懼其盜也心有可欲懼其亂也凡人心實而腹虛骨弱而志強其有欲於物者勢也能使反之則其無欲於物者亦勢也聖人知天下之所欲而順道節文之使至於治而老

氏以爲抑遏泯絕之使不至於亂此有爲無爲之別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蓋美美善善尙賢貴貨見其可欲舜之有爲而老氏之所病也然則孔子之言如此豈非舜雖有爲而實未嘗爲乎恐老氏未能知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此老子指其道以示人最親切處也人無智愚高下其於用也必泰而溢蓋已之情物之變相激而然爾故能沖而不盈者卽道也銳與光物之精華也紛與塵物之滓濁也人皆求其精華而忘其滓濁因精華以致滓濁其終以自敗而不能反也故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使相均等不偏勝也沖而不盈淵者似爲宗光銳塵紛無以相絕湛者似或存矣然而人所以不能行者惡





其爲子也老子曰非子也象帝也非獨帝也象帝之先也所以深言其道之可貴也

余固謂老子之言有定理可驗至於私其道以自喜而於言天地則多失之其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曰天乃道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曰地法天天法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曰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曰天之道其猶張弓與

虛一無爲也然則從古聖賢者畏天敬天而從老氏者疑天慢天妄窺而屢變玩狎而不忌其不可也必矣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按古人言天地之道莫詳於易卽其運行交接之著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按諸

子論水多異說子產謂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以象寬難鄧衍則又不足稱蓋易言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孔子贊之以爲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尙往有功也而老氏之言差合矣載營魄謂有此身也下言抱一專氣致柔滌除玄覽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皆有此身而治之也人以此身載營魄而行血氣無殊而知愚絕異按劉子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劉子不爲無知者所謂載營魄而行其言治之道如此豈惟劉子自堯舜禹湯以來無不如此故謂之人道而老子乃云當如嬰兒無爲無知推之天下國家皆用此術夫各由其方各致其極不相爲謀亦無怪矣然後之儒者智不足以達反尊奉之曰彼道也此禮也

彼天也此人也彼妙也此徼也不兼明而兩蔽者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老子之爲是言也所以明無也然適見其無者而已天下之物當其有而用者皆是也何未之思乎然則有無不足以相明而道之所不在也蓋老子之所操者雖微而狹矣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一者道之別名也老氏謂道生一者道之子也其上雖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老子取於人情物理以爲體道之驗可謂巧矣多之涉川無敢驟犯者四鄰雖不吾禁吾之所爲恐其聞而見也主爲政而客不爲政嚴以待而已冰之將釋融泱而不流也樸者不制割也谷者虛而深也若濁者非濁非清也此皆人情物理之自然不待智者而知至於取以爲體道之驗則雖智者不知不能也疑當作不能知老子之於道豈不察而近乎濁之徐清安之徐生此亦人情物理之自然而非智者不能待也然其大旨則欲沖不欲盈欲能敝不新成爾嗟夫老子之道偏矣其行之勞矣然而可以寡怨遠罪也按易勞謙君子有終其象以爲萬民服蓋以功與人而已不居焉老子自爲而已其於人也無功則雖勞而固以逸爲利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混而爲一一者道之別名也其上雖不皦其下亦不昧散在萬物而復歸於無物也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惚恍者有而不有無而不無也必有以迎然而莫爲首必有以隨然而莫爲後有者非道而御有者道自古而然也老子極思研精模寫夫道其勞若此按舜命禹道心惟微周官儒以道得民孔子何莫由斯道皆前無本根後無枝葉老子未之聞爾

復命按易物作而剝剝極而復復則還作矣故孔子以爲見天地心者取其作也若老氏之歸根則以剝爲復復則不作非余所知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和則不待孝治則不待忠其道或然矣然其所以不和不治豈爲忠孝者致之哉若舜父母箕子之君併以不和不治者集於其身又將奚咎老子謂因廢道有仁義因智慧有大僞而謂國家之亂亦由忠孝者致之故欲絕焉噫未有不察事而可以知道者是恣其私說而以亂益亂非亡滅不止悲夫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閻本黃本皆作怕說據老子校正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此雖非道然欲已遠身道亦凝焉若學者但以爲



資質所安而無聞悟之獲則緩縱於瞬息之微而所遁逸者不啻千里之外矣

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物有輜重人皆知致物之輜重以行其身而不知致道之輜重以行其身也使誠知之則千鈞在已而毫芒在物矣惜乎老子爲一方之說而不足以教學者也

老子論道猶可也何必及兵益贅禹以至誠感神自知其可以勝有苗而不用而苗亦知之故班師振旅而苗自至兵之上也出律不足以擬之矣若老子論兵不可以勝敵而欲以衰先之則左次與尸而已佐人主者固無以兵強之道至於兵受弱而道亦亡則謂之以道佐人主不可也爲國者不審觀而信處士之虛言亂易已乎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世之陋儒謂失禮則入刑則老子宜有此論矣攘臂而仍之入刑之謂也老氏已先見自其時言之謂之救弊無礙若通行於後則有偪其可以無礙乎道德之於禮譬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也非是則無以爲人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道之以禮有恥且格正謂不攘臂而仍之也老子所講不詳而輕言治道誤後世莫大於此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老子與堯舜三代之聖人辨道於分釐杪忽之微而以衰末亡國之事併言之不知使彼出而爲治又將何以處此

蓋老子之微言纔十數章其有見於道者以盈爲沖以有爲無以柔爲剛以弱爲強而已然而謂堯舜三代之聖皆不知出此



也遂欲盡廢之而以其說行天下嗚呼使其爲藏史之老聃歟則執異學以亂王道罪不勝誅矣使其非藏室之老聃而處士山人乘王道衰闕之際妄作而不可述奇言而無所考學者放而絕之可也奈何俛首以聽而或者又助持予焉學案作又助之持矛焉然則學而不盡其統與不學同於是以自有之聰明而陷於人之聾瞽者百世之通患也

子華子

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曰始曰元曰玄通三爲一繼之爲兩是名陰陽五運流轉有輪樞之象水涵太一之中精潤澤百物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動化百物行乎天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坎離獨斡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陽氣爲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溼火則上炎水則下注程子儒者而其言如此異哉然亦無以爲異者蓋古之言道三墳八索舊所聞記往往皆然故問者有風輪誰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之語明其爲常所傳習也按浮屠在異域而風水諸輪相爲執持上至



有頂其說尤怪至以爲意生之身親履其處又非推測之比矣洪範九疇箕子言天所錫一爲五行即程子所謂上炎下注者而風輪坎離之說禹所不道也又易言坎有孚維心亨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無所謂獨斡（閩本監本毛本作斡誤斡案是）中氣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者若三墳八索果以此爲易則伏羲神農之道豈必盡見於後人哉蓋經籍乖異無所統壹怪妄之所由起轉相誕惑而不能正爾後世學者幸六經之已明五行八卦品列純備道之會宗無所變流可以日用而無疑矣奈何反爲太極無極動靜男女清虛一大轉相夸授自貽蔽蒙悲夫蓋孔子已盡究古人之異學發於象象其述天地精微皆卦義所未言不幸大傳文言諸雜說附益混亂是以令學者紛紛至此夫懸日月以示人惟無目故不能見若有目而昧之可謂智乎

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謂道所以爲生全生者全道也）全生者爲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爲下矣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者不如死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必不得已而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以不義不如死與當死而無去信者皆以道而爲生全生以歸道聖賢道其常立論之本指也豈賜也已知而故設問乎不然則是飲食男女之生而道者外假而已凡可以存生而廢道者皆當安而爲之而又奚以疑

黃帝采銅鑄鼎鼒烏號之弓程子以理辨其非而謂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實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采銅鑄鼎假以指喻之言也按今典誥所傳



皆非太古之言惟鄭子論官名所釋大義頗與程子合且謂唐虞以來不能紀遠故命以民事然則太古之言豈或此類也歟程子又謂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而譌則知者正之譌甚而殽亂則知者止之夫典誥之言其傳也久矣所以不譌者非其爲後人之所止非不能也而何久之云

所言鄭子以達禮聞而程子往從之謂異乎所聞顧駕而起遵塗而歸詳其意則鄭子於禮嚴以苛非所謂和爲貴者按孔子是時亦學於鄭子但云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而已程孔遂相遇於途傾蓋語終日不知所道何事以其書攷之則微生畝晨門荷蓧長沮桀溺之流皆不能及而弟子竟無一字以記蓋仲由謂士不中問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豈爲是惡之不錄歟二

三子之狹陋自私如此不惟失孔子之意亦難乎語道矣

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序詩者謂男女思不期而會余固疑其非按孔子稱此以況程子然則凡詩之美人之者使燭過將持兵之士以殺之也左氏所謂士兵之者可殺而未必殺也犁彌本當皆謂賢者其於刺淫貶色要須特有所指乃可從爾不然則彼何足以汙簡策而載重出諄悉不已哉

孔子臨河之嘆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程子敍其本末甚詳可信不疑也孔子周行天下而不至秦晉秦無道最先割裂宗周晉次之亦寡弱王室其鄙詐麤武皆與夷狄無異鑾鳴犢舜華死罷河梁之行然終無秦晉之轍迹豈亦有慨於中也而俗師妄傳乃謂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風夫晉自始封以來固未嘗競於禮而孔子稱堯之爲君蕩蕩巍巍豈蟀蟋諸書



當是詩字書本皆作書恐誤

可象其遺風哉

武王纘係解事世所共傳按牧誓王右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此書言牧野之事周師壓郊而陳五臣將受誓事於前王釋旄鉞而親係之則其語不訛也詩曰洊彼溝洫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夫周文邁六師及之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夫周文武之所以作人而成其材者使之皆知自尊而非以尊其身也而司馬遷述禮論秦儀乃謂尊君抑臣朝廷濟濟此等語言蕩溺人心不復可反

程子既違趙趙簡子不悅以語燭過過曰彼庶人而傲侮公上無以爲國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苓塞子華子行五日矣按左氏夾谷之會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齊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趙鞅所謂而士兵之者使燭過將持兵之士以殺之也左氏所謂士兵之者可殺而未必殺也犁彌本賁武士扞纓而公退也其言兵之者可殺而未必殺也犁彌本謀乘其倉猝優駭欲有所逞而孔子從容辭令折服齊人故齊侯聞而遽辟之也而家語載梁子孔子世家乃謂孔子請具左右司馬又有歷階而升不盡一等縈惑諸侯司馬加法首足異門以爲文事武備之效多至數百言然則燭過之兵程子豈必以司馬乎夫諸侯好會使其當具司馬則不待孔子有請不當具而具好會以兵往主盟者其肯從乎史稱以公退則詔禮者固在君側矣若歷階而升則在壇域之下何能相儀而以公進退乎兩君合好相示以禮相命以詞烏有躁血宮廷戮其盟主而爲衣裳之盛事哉蓋儒生草野傳聞非實動色張大疑亂後學而孔子用世之監纔此一舉晻晦不明爲害大矣

程子憮然變容謂善矣足愿而惡矣足違按善惡天下公理趨善避惡求道者所同遷善改過學易者所貴而程子欲以古人之詹泊滌除一世之羨慕失其所以教矣至論偕厚瞶輒寤段忽突季友叔向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倫紀之間以惡故不存以善故不完者又皆當時大節目則其言亦未可厚非也善惡出於相形而以私意行之者常爲公理之害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然則行義而不能達道固亦孔子所譏但程子太勁疾爾

言趙文子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奔心公家賴焉及其歿也四十有六人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按檀弓記趙文子事甚詳而謂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略與程子語合但舉士數不同爾其言主盟諸夏天下賴其仁兵稍之不試者垂十許年是當時果以弭兵爲大功與宋子罕之論異也趙武在時諸卿已弱公室然未有取晉之心及趙鞅先叛而三晉之分始決如竇鳴犢舜華最初用事後乃見殺不知何罪豈其時爲家臣者猶欲與國共存而鞅專自封殖故致忤若荀彧之於曹操類耶

齊景公問所以爲國奈何而治程子謂國不足爲事不足治反覆幾千言按齊景公問政於孔子所對數言而已何程子之繁而孔子之簡豈弟子所記有不同也然程子既不合而孔子亦不用其言司空之刀鋸斷斷（圈本黃本皆作斷斷據子華子節子校正）如也而罪罟滋長亦與晏子屨賤踊貴語合然史稱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易爲程子之落落蓋直攻諱受微諷樂從事近易知道達（當是遠字）難識自古而然也

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莫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不字下圈本黃本皆空一格可疑按子華子不字而三字連屬中無空格）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之卹按儀封人達巷黨人所稱孔子皆不得如程子之大而程子之賢何止二人弟子存彼遺此然則他書之所不見而聖賢之出處不得盡白於世者衆矣

又言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轂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按孔子自言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弟子多不能知而程子能知之然程子以有所可從夫子之無乎不可今之學者因孔子之自言而謂無可無不可者無所不可而已嗚呼安得有所可者而與之進於無乎不可之地乎

所論天地之生材甚愛甚惜必有恪（按子華子作恪下同）固之心人之蔽賢者違天地之所恪固使之氣沮而志奪怫然而怒聚爲陰陽之罰則其人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圮敗而族故隱戮者陰騭之反也晏子以爲駭哉其言按孔子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孟子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語緩而意平不如是之峻也豈有所激於中歟雖舜文王要不能盡賢材之用然用者十八九而天地之和氣亦應之亂亡之世皆生於賢不肖之倒置則其理固然爾程子自不求用非世不用程子其言如此亦非激於中也

晏子所言齊侯惡羣臣之有黨問何方以弭及程子所答全以不同而詩書以文行遠故不能盡載其情僞也其言左右之臣原君之所惡以墮游士之修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又言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古者諸侯雖各自爲國而取（疑是似字）漢唐間事朋黨比周古人所名其向背離合之際亦未嘗臣則不專在其境後人見六國相傾奪滅亡以爲游士所致以程子言觀之士之游固久而皆賢至春秋末俗敗而士始懷詐以游人之國如儀秦之流則焉往不敗故秦猷之遂逐客爾

孟子言舜爲天子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程子言舜被袗衣鼓五絃之琴誼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補缺玄黃爛如

也亦若固有之也二家所聞則同矣堯土階茅茨舜造漆器羣臣諫程子以爲腐儒之所守汙俗之所以相欺按孔子謂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若堯舜外雖備物而內實約已此議論自不可輕破而謂亡天下者以不仁而不以奢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未有仁而奢者也

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則不既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僞（按子字衍）華子無而極其勢其受禍必酷矣故能誠（按子華子作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卻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皇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墮於阬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止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齋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歟按中道其疏義明切如與凡鄙人語使皆可曉而中之用常在目前則古人諸書所述未有及程子之言也故詳摘其語著之

自古聖人所建易以卦爻分位敍而孔子固專以中贊之矣若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按周官既稱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而易安得獨以數立豈連山歸藏止以物象言之而無名字文義之可指如雲火建官之類乎使果若是則其不存也宜矣

人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陵波而先濟跂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可以事帝可以格天可以入道按孟子言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謂危猝而後見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謂比並而後明若程子則此心不約而常在尤爲歷然也

論人之性其猶水水有五易非水之性而孟子乃謂水無有子言性相近習相遠亦畏其所以湛之也而所以湛之者不下猶性無有不善不畏其所以湛而獨守其所以下雖曰有救而言亦恐未盡也

言禎祥瑞應之物聖王不識君子不道治世所無有鳳凰麒麟象牢之養澧液甘露甽溜之寫芝房草本之異畦圃之毓玉石環怪簨虡之藏按鳳凰來儀書猶以爲祥麟趾騶虞詩猶以爲應而程子之言如此參而觀之可也

大庭中皇赫胥尊盧與七十九代之君皆伏羲神農以前事余嘗疑其爲莊列之寓而程子亦言之則上世之記信有之矣按孔子以爲繼周者百世可知而唐虞之上乃百代而不錄惜乎

顏閔之問不能及此豈非曠古之遺恨也

余雖以詩書春秋易周官左氏爲正文推見孔氏之學而患無書可以互考晚始得劉向所校子華子輯次爲二十餘章蓋程子與孔子同時相從一傾蓋之間所敬惟夫子其書甚古而文與今人相近然怪孟荀以來陳良子弓皆得稱數漢唐博學之士掎摭前聞義理非一皆未嘗及此書而余所從先生大儒亦無道之者夫以孔安國序尚書本末明具或者猶謂非西漢之文況程子所論太古混茫醫藥五行類道家方伎之流故望而棄之以爲異端僞說者耶

孔子家語

家語四十四篇雖孔安國撰次按後序實孔氏諸弟子舊所集錄與論語孝經並時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名曰孔子家語且言凡所論辨流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而屬文下辭往往浮說煩而不要者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學者學乎孔氏孔氏之不存與存而本末不能明者置而不言可也其存而以安國所論次本末最明如家語者乃不復究悉使條理歸於一道而浮沉寄泊使如道聽塗說之云則何以學爲雖以論語爲正實而切事又庸能保其固守而無畔哉

初仕爲中都宰孟子謂嘗爲委吏嘗爲乘田其時去孔子未遠此篇無有豈徵之而不記耶抑孟子誤也謂相夾谷爲行相事疑未然春秋墮三都成人叛不克墮此言遂墮三都之城非是又言攝相事有喜色樂其以貴下人非是又言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其詞云云皆非是此荀卿子所載或者荀氏之傳宜若此而孔氏家語遂取以實其書



論

按論語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公西赤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然則君在其國而宗廟出其境而會朝固皆有相擇能而使無常官事畢而止夾谷之會孔子與齊人辨爭最著其效至於能還鄆讙龜陰之田而孔子及子路由此預魯政矣故學者訛傳以爲相魯也相與不相於孔子無所加損然弟子名實之不知而後世以虛言爲實用則學者之心術疎矣又按論語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詳此則孔子見用子路以爲喜而孔子不喜子路以爲貴而孔子不貴又孔子自言以吾從大夫之後者再皆明其義非樂其官則所謂有喜色而樂以貴下人者果非也又按始誅下文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其爲失乎詳此則少正卯之聞次於孔子又按下文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三月不決其父請止孔子捨之夫父子訟眞大罪而孔子尚欲化誨之使復於善少正卯爲國聞人其罪未彰而孔子乃先事設誅播揚其惡由後爲夫子本旨則其前爲非夫子本旨明矣按舜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故命龍納言出納惟允而周召之於頑民待之數世然則湯誅尹諧（陽本作皆）文王誅潘正以至華士付乙史何少正卯殆書生之寓言非聖賢之實錄也使後世謂聖人之用不量先後緩急教未加而遽震於大討輕舉妄發以害中道而曰孔子實然蓋百世所同患矣自子思孟子猶皆不然獨荀況近之故余以爲荀氏之傳也

王言解幾千言謂今之君子惟聞士與大夫之言而未聞王者之言按孔子與曾子言孝幾二千言於王道莫詳焉今王言略取先王之制雜舉而不以類稱謂守必折衝千里之外征必還師衽席之上似戰國儒者之語孔子時未有是也豈其未見孝經而作耶夫聲爲律身爲度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言之雅俗雖異其爲鄙近而不稽於道一也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烏有求於肘指之間而自以爲不遠哉蓋後世有挾

是而亂天下者矣

大婚解儒行解問禮哀公問政本命解後論禮樂觀鄉射郊問

刑政禮運辨樂問玉曲禮子貢問子夏問公西赤問以上已見

二戴記禮中按二戴其野而誕及文詞近戰國者皆不取惟月

令外雖淺深不同大抵亦能出入諸經非他書比也或疑家語

禮記並出無辨按孔衍言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

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

記謂劉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原而

存其末也家語漢初已流布人間又經孔安國撰定戴聖集禮

在安國之後禮記蓋本家語家語不本禮記使向果如衍之言

則其考家語爲不詳矣

按孔子去魯十餘年魯人以幣召之而歸果如家語所言孔



子始至升自賓階哀公驟以儒服爲問其詞意皆戲侮與仰

視蜚鴈何異其可留乎且孔子昔已爲大夫今雖不爲大夫

其服宜何服羔裘之詩大夫以道去其君而其詞曰羔裘逍

遙狐裘以朝又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然則大夫以道去者

固猶服大夫之服而哀公方疑孔子之儒服是孔子以奇冠

異服而見其君也豈近理乎且魯何必諱儒服齊人之歌曰

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蓋儒

者以服見駭於世而解之者方駕其師以爲說嗚呼舉魯國

而儒服者一人當時之斬儒可見矣

刑政載仲弓問孔子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自不成

語而孔子答以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按孔子未嘗

以刑政爲是其言一而已矣豈有精粗之別哉使其在論語

爲精而家語爲粗則非所謂本旨也

哀公與孔子問答甚多而皆無救於弱無損於昏無益於明

無功於治然孔子諄諄不已而孟子乃謂大人能格君心之

非恐此語不驗也哀公又自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

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危未嘗知懼雖甚庸愚

既與孔子相往反何綺紈駭剛至此極耶

按左氏國語載孔子之言家語使凡所載皆若是可爲孔氏之

成書與易論語相經緯而行矣史必有所本不知左氏何本宜

若取諸孔氏然集家語往往在左氏後則固本之左氏不本家

語余嘗疑集論語何人而義精詞嚴視詩書有加焉孔子而無

是書其道或幾乎隱矣至左氏兼諸國事見孔子之所以斷制

物理者比論語尤精然學者多忽而不親蓋左氏本以孔子用



力於春秋故爲之傳專在發明大旨今捨四達之衢而荒徑是

卽末如之何也

五儀所言庸人士君子賢聖人之別與哀公生於深宮連文按

論語孔子未嘗輕言聖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

諸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子思孟子始輕言聖而荀卿爲甚此

亦荀卿之傳也輕聖而學者之患至於重言士不可救也

致思載三子言志有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擾地千里拳旗執鉞

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辨等語按論語孔子與諸弟子言

志其詞指皆不類又與程子傾蓋而語顧謂子路取束帛以贈

而往來酬答之詞不傳夫不可言者安載言可傳者失錄信弟

子材劣而然耶

伯常騫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按論語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

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按樊遲問仁而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語略同

觀東流之水發似德者八按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而孟子亦言仲尼亟稱於水曰有本者如是夫水之爲德古之取象非一然八似之義廣矣蓋雖以水言德而實以德言水也

好生載孔子讀史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按司馬遷亦見於世家而左氏乃無有但言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而已蠻夷入中國滅復自由天地變壞至此而極而孔子猶賢之乎楚莊王亡烏啄之弓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孔子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按孔子稱楚昭王知大道故不失國其言江漢沮漳楚之境之外故孔子謂之知大道豈有失其涯量忘其國守而後謂之大哉



余嘗歎詩書千餘年卓然垂名者不過數十人不特古人以善自篤無求名之心而史法疏簡不具雖欲登記亦不可得至孔子所稱引則雖春秋之士亦班班焉賴以不泯故子貢爲衛將軍文子言弟子行而孔子曰汝次爲人（按家語作次爲知人）夫所知不遠而取足於師友之間雖欲追配古人以爲成材何可得也學者讀此要當深悟憤發多識畜德使無淺薄之患

按論語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之守之者既衆燧改冶革丕冒無窮周雖遂亡而此道固有託矣而此篇稱哀公問孔子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之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下文云云夫以其無道而善用人故至於不喪此孔子之言也以其善用人而遂以無道爲賢非孔子之言也

自家語論語及諸子敘孔子之多能博物甚衆其鄙而不當於義者不足辨也其稱吳獲骨其節專車按墮會稽之歲與孔子歸魯之年既不合又言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於今爲大人形之修短各以肖類物則有然而秦漢至今曷爲其不然也夫博物而多能聖固不以是而孔子亦未嘗以自聖也然世俗輒喜傳之傳而謬妄久而不已則爲學者之吝矣

又謂善學柳下惠未有若魯之男子按宰我問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井猶若可從孰謂室壞而不納必果孔子之所少（疑當作小書本皆作少）安得爲善學柳下惠也



按孔子觀周與南宮敬叔俱至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此是孔子最大節目後世作常語看過蓋是時周之天下崩剝已盡一城之內獨周公與其先王舊制儼然具存其故老宗臣皆已亡歿而老聃萇弘之徒猶在而孔子以方盛之年考識其典法接聞其源流因以追夏殷祖唐虞衣被草萊雲陰雨化雖弟子不足以盡得其意而尊之者既廣守之者既衆燧改冶革丕冒無窮周雖遂亡而此道固有託矣猶文武而命而周召親傳之也不觀周何以致此孟子謂宰我

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蓋欲自命以其至精者噫一已之心量未能合前聖之統紀自用之博約孰與邆已成之訓謨孟子徒以其自命者願學於孔子而未知以孔子之觀周者自觀此亦百世之論闕而未講者也（此條閻本貴本皆與前條相連按當從分自爲一條）

金人背銘按本文在后稷廟堂右階之前使果周人之詞不以言之可從者爲義而以言之不出者爲福不正其本而愼其末何其學與禹箕子異指耶至於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斯又老氏之枝葉而生民瓜瓞之奏息矣宜其衰也

東野畢馬佚事虛言無證按蘇厲喻養由基善射而不息余固以爲非蓋世未有不善息而得爲善射者也若東野畢猶以窮之有而好以億慮之私疑人所不能自智而愚物而不知已之愚自是始也

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一言而有益於知莫如預恕可以攝仁孔子於論語固言之矣預不可以攝智論語未之言也預者流通事物之門戶運動世俗之總會亦知之一偏非所以至道然中庸謂行與道皆當前定而預遂爲成德則茫然廣遠而人莫知所從反以病智而不能益也

子張問入官條答甚詳而散雜不倫按論語子張所問不一端而告之諄悉異於餘人則子張固好問者也此篇如臨之無抗貢又北見晉君使承吳弊吳晉會於黃池越以襲吳而終滅之謂子貢一出亂齊存魯強晉弊吳霸越而孔子以爲美言傷信民之志（閻本貴本皆誤作勝據家語改正）

養之無撓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天下積而本不寡女子必

按左氏吳自勝楚人越始專中國會盟哀公七年會於鄫徵百



馬致佚則安得稱善御乎余每患儒者不知以倫類之通開物之有而好以億慮之私疑人所不能自智而愚物而不知已之



言如此而欲變古法爲後世文字之祖安得不日趨於下乎如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是何義

子夏論人畜生育土地經緯山川牝牡及哀公孔子答性命蓋自昔百家無不然者余嘗謂唯孔子之徒能免而執轡本命解猶盛稱之不疑然則使無孔氏人文何由著義理何由存其不遂爲夷狄左衽幾何殆天也非人也

屈節解孔子在衛聞田常將爲亂而憚鮑晏故移兵伐魯孔子使子貢說田常緩師請吳救魯伐齊遂至越吳因伐齊敗之子貢又北見晉君使承吳弊吳晉會於黃池越以襲吳而終滅之

牢其秋魯入邾執其君茅夷鴻請救八年吳伐魯畏微虎反行成焉九年吳城邗溝以通江淮齊悼公爲季姬請吳同伐魯季姬歸而讒辭吳師吳怒告魯及邾鄒十年同伐齊齊弒悼公以退吳十一年春齊國書高無平伐魯其夏公會吳伐齊殺國書是年悼子率衆朝吳子胥諫不聽屬其子於齊鮑氏爲王孫氏吳殺子胥十二年公又會吳於橐皐十三年而有黃池之會吳晉爭長是年越敗吳是魯本以入邾而致吳兵吳以齊辭而同魯伐齊齊怨同吳而伐魯魯怨伐而挾吳以報齊與家語無一合者蓋爲辨士妄說而儒者反載於其書固不足計然儒者不信史智又不足以知聖賢而謂子貢之言語特辨士說客之雄則於大義極有所害非其他承訛襲謬之比也

左氏載用田賦其說不詳但云斂從其薄而已按家語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賦法云云然則斂本藉而爲稅井本稅而爲賦丘本賦而爲甲皆自四而增矣不言用井賦而言用田賦明田之爲井井與田同稱也後世以畝爲田又無井矣



余按家語季氏以一井田出賦法見增斂所由孔子不答而魯卒自用之昔舜禹始定貢賦傳至殷周孟子謂皆不過於什一至漢人三十稅一輕於三代自後雖世其實儒者不能盡明也至於今日余於隋唐論之備矣終身養兵加賦愈有輕重不同然皆可增可損有斂有散國無甚乏之用民無甚病之輸不幸自唐天寶至於今日終身養兵加賦愈廣孔孟復起無所發藥蓋附贅懸疣之初爲患尚微不急攻療及既臃腫遂與生俱則良醫不能措矣余注心凝想晝夜不暫捨積數十年方悟唐人一時倉猝不知以田養兵而以稅養兵故流害相承至此之極夫以田養兵畝四十至百而養一亦通大軍駐在內以稅養兵畝四百至千而養一駐禁在內以田養者可至百萬以稅養者過十萬則困竭矣所以自國初至熙豐前已不可爲況熙豐後至靖康前乎熙豐至靖康前已往紹興至今如坐叢蝟中常與亂亡較早暮可爲深凜今若爲民田著使州郡佃種法即用元額取元租無所更易則春行之而秋可減州郡之稅矣爲沿江淮襄漢川蜀關外未耕之田或可種之山雖名民田而不能耕者皆是使總領取而自耕自種田一畝百山一兵以所種粟計一以養屯駐大兵則今歲行之而來歲可減總領之賦矣若行之數年民不耕之田盡取而自耕可種之山盡取而自種則天下之賦皆可減矣兵養至百萬而不饑稅減至三十取一而藏其餘以待凶年及國之移用如此則天下始有蘇息之望矣然後聖賢在上肯以道德經以仁義紀以禮樂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幾復見也惜乎余老且死徒



能言之爾

按家語歷世存之終不能明其於孔子之言爲正僞余既頗採次而怪孔子周旋當世五六十年所從之衆問對之多宜不特論語一書而止則其別爲記集以輔世教如家語之類幾是也

箕子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論語問對之極也論語所同家語所異極不會乎論語所有家語所無極不歸乎孔安國以論語爲正實家語其虛乎以論語爲切事家語其汎乎夫地產百物工技藝能則有美惡大小之異精麤工拙之辨聖人之言豈若是乎余固歎論語左氏之外疑皆非孔子之言其淪沒而不傳者殆不可爲限量而安國所謂實夫子本旨者滋孔氏之道所由以不明也嗚呼豈獨安國而已孟軻蓋自謂捨顏閔游夏謝

伊尹伯夷捨宰我子貢有若之餘論以孔子爲生民所未有而
顓學之者然其於論語左氏及家語之正僞亦未能有別也然
則何以知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一道也三子有高
下之殊者狂也迷於昔而眩於今非其中之實有也軻喜於自
異而樂稱之豈孔子之所敢安哉不敢安則所學者皆意之而
非眞而孔子之道遠矣

孔叢子

載秦弘言孔子淺矣誕矣至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
喪夫亦正其統紀而已統紀二字論語無之始見於此司馬遷
遂言垂六藝之統紀孔氏子孫所謂統紀者或是用漢儒言語
相承記之不知眞所謂統紀者安在也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
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夫斯文興喪之異由於一貫迷悟
之殊或者統紀之學幾在是耶然自孔氏之高弟不足知之各
因其質之所安而謂道止於如此況於後世不能言統紀者固
非而能言者亦未必是也然則終安所明乎

載子思歲月全不可考按子思年十六適宋樂朔與之言尚書
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逸圉子思宋君聞之不待
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厄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厄於陳
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詳
此則中庸之作遠在孔子歿後而子思往往不逮事王父矣然
伯魚之死五十去其父不遠以年推之孔子歿時子思壯長矣
又孔叢子自載子思從夫子於鄹遇程子而謂十六著中庸此
豈不害大義乎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七

戰國策

周

春秋以後接秦之興無本書可考雖有司馬遷史記然皆雜取諸書及野語流傳會聚之所成也故戰國一節不敢使與左傳同便爲成書直加據定而戰國策本遷所憑依粗有諸國事讀者以歲月驗其先後因之以知得失或庶幾焉劉向敘此書上止文武最後謂詐僞不能比王德大意雖不差尚淺而未究蓋道德禮義學校自有天地聖人以來共之非文武之所獨爲也及聖人不作積以廢壞極於亡秦而詐僞之弊遂不可復反向豈謂漢興亦能稍變秦俗乎且其設權立計有繫當時利害之也又烏在乎亦可喜皆可觀哉夫習於儇陋淺妄之夸說使與道德禮義相亂其爲學者心術之巨蠹矣可不畏甚乎



大者學者將以觀事變固不宜略然十纔二三耳其餘纖碎反覆徒競錐刀之細市井小人之所羞稱所謂不足以掛牙頰者也又烏在乎亦可喜皆可觀哉夫習於儇陋淺妄之夸說使與道德禮義相亂其爲學者心術之巨蠹矣可不畏甚乎

秦求九鼎顏率東西行說僅免王孫滿猶能言在德不在鼎故倘可存至率但稱武王一鼎九萬人輓之詞窮語索無歸宿處然則鼎安得不淪沒而周安得不亡謂辯士能以口舌存人之國者果非也

忠臣令誹在下（按國策作己）舉在上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君臣相忘之勢至是始成而秦習用之後世遵行焉古今固無人臣自賢以記其君而可以致治然亦無自毀以成其君而可以不亂者魏絳謂忠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晏嬰稱公厚斂陳氏厚施民



衛鞅相秦天下滅亡之始也自古帝王之外諸侯無大國雖更衰亂或相攻伐併吞然力不得盡肆而誅討之義已明矣桀紂皆以王者身欲爲暴湯武尚滅除之況小國乎此諸侯所以能相恃而存也天下滅亡其漸有三周既東遷平王不君舉宗周而棄之秦人取奪無禁一朝而開地八百一也楚起荊山騁詐任力漢陽諸侯噬食皆盡東被舒徐北綿襄鄧自爲大邦二也晉以殘滅壟基文公號名侯伯實兼土地以自封殖王畿之壤不免攻圍遂至數圻雄視天下三也然猶雜假禮義旁出文告互興迭廢乍存乍沒未有全舉宇內之規也及鞅入相於秦盡壞帝王法程挈關中而強諸夏天下之勢始偏重於一隅山東諸侯亦各自棄其國守典章法度無一存者朝從暮橫第與秦相軒輊而已故鞅雖見殺於秦不百年而天下爲秦矣是故非

三國廣大土宇無以成戰國相雄強之勢非商鞅破壞王制無以爲暴秦一天下之資嗚呼豈天意耶抑聖人之不作其理自當然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鞅之不仁足以亡天下爾何足以得之

古無力征天下之術以德而天下自至則有之矣故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楚熊虔詬天之辭曰余必自取之雖有此志固無此術也衛鞅之後蘇秦張儀造爲從橫爲從者抗秦以自存而已爲衡者雖連諸侯以事秦然服之而未有以取之也既而謀詐鋒出至韓非李斯卒幷山東而取天下於是論天下始有勢兼天下始有術秦之亡謀臣智士抵掌而議運宇宙如丸



泥張良陳平之徒竟以空手輔佐其人而攫取天下無不如志自後相承說客處士捨是則不談然則王道之亡而人心轉易至此嗟夫甚哉學者貴於自反而已

楚懷王信張儀絕齊取商於地此六國見破於秦最大之證蓋楚不失計則秦無自而施貪獵之策左足舉而右臂見縶矣是時楚蓋已亡坐視秦幷諸侯已乃卒滅與敗商於相去八十餘年始衛鞅欺公子卬得魏河西及張儀絕齊於楚秦之所以兼諸侯其要在此二事

居彼欲其許我妻我欲其罵人賣僕妾售閭巷出婦嫁鄉曲誠思則將吳吟以上陳軫語也凡辨士必先設說爲喻以發其所欲言皆此類然而往往不出於人情之所近是以詐譎橫溢攪存爲亡若軫語庶幾人情之所近矣故其所出計畫猶可以救

敗一時不至有傾覆之禍然則戰國至漢數百年士以既失之性情而揣方來之事變施於國家其敗何疑哀哉

昔殷人自知將亡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人自獻於先王秦與六國未識孰存也而頓弱爲請萬金間其君臣其後陳平之於項羽亦用之蓋失道而骨肉自知其不可合得利使君臣欲合而不能四海雖廣何往而非危地哉

古以桀紂爲監戰國藉口則有夫差智伯當時說士亦有欲以此禁制秦者非愛之也乃求利之一塗耳然秦人極暴肆橫陵蚩尤而出其上何論夫差智伯哉蓋至二世而後驗爾

秦王使子楚誦辭以少棄指無師傳不習於誦罷之雖秦與戎狄同俗其君亦未嘗不誦書至楚不習誦而始皇爲之子李斯遂教以焚滅先聖典籍然則人主之學不學其利害之大闕乎



百世也 上二條黃本閣本皆列在國策齊之首舊誤按當在國策秦之末今更正

## 齊

鄒忌自知不如徐公美因此勸其君受諫聞過古人君臣之相與言也以義理遠貪欲而治道立忌之言也以貪欲求義理而諫路開異矣豈治道義理固無往而不在耶然其與幾何

爲蛇畫足之論世之庸人固多以爲口實然戰勝而不知止謂之畫足可也如未爲蛇則奚足之云故凡操此論者皆未嘗爲蛇者也

蘇秦留楚太子求下東國說士疏別其利十餘條春秋謂晏子一言齊侯省刑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自昔賢卿大夫綱舉目張而論國家之計固多矣傳說一見其言數十若夫揣摩利害無非傾覆他人以自便而筆之無愧色者學者讀之當以惡惡

臭爲比也

齊威宣靖郭孟嘗招致游士其言議風旨可見者自淳于髡夏侯章田駢以下略在而馮諼事最著顏斶學兼孔老而能自持其說不屈其身趙后所言於陵仲子蓋其人高潔獨立塵垢富貴萬物不足以涴之不惟嗜利行諼者以爲無用亦自其所媿而惡也

說齊湣王無姓名數千言其要謂名君察相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大抵陳用兵之害雖雜亂然當是時能爲此言者蓋少而湣王亦卒以窮兵亡國殺身非妄也

田單立功不旋踵而有九人之讒幾死自古功名之際無得免者可畏哉貂勃一說而殺九子單以復安誅佞臣何其易古今事不同或當信然未可知也

## 楚趙按楚策未見述論疑有脫簡

智伯之難趙襄子問張孟談以爲董安于世治晉陽而伊鐸修之至行城郭按府庫視倉廩發矢於公宮之垣取兵於公室之銅蓋其備豫積實如此而晉語乃言尹鐸爲保障爲繭絲損其戶數故沈竈產黿而民不叛余固疑所載之非實蓋當是時苟得所以受敵之地上下相守以待變足矣烏有能寬民而後求其不叛者乎

豫讓言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睅新君大亂君臣之義此春秋時餘論未衰息者故孔子以琴張爲不當弔宗魯也

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才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戰國策之陋甚矣公子成不知何



人乃能爲此數十語然卒再拜而胡服又可笑也自荀吳變卒破狄其兆已見武靈王雖廣地開國無救於殺身壞法亂紀卒與六王相隨而滅然則有國之要信不在此也

魯仲連不肯帝秦是戰國一大節目事蓋當是時士莫知恥而仲連能恥之也孟子曰如恥之莫如師文王然則仲連之所恥必有以處此乎

### 魏韓

魏文侯講韓趙而諸侯朝身罷獵而國強此戰國初事也其後不復有不惟戰國漢魏以後亦無矣周世宗近之

田子方言審於音者鼃於官魏文侯善之豈有在治忽之遺思乎而禹以爲未然蓋古道遠矣自後無傳焉哀哉

惠施妄稱文王出棺以弛葬日當時夸其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彼獨未知孟軻所謂文王也耶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兵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魏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

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按孟子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梁惠王之所以告孟子顧一洒之者也而惠施之言如彼其効如彼孟子之言如此梁王迂之不聽也故具載之使學者擇焉



范臺之宴請魯君舉觴魯君擇言四事自伯禽以來惟僖公稱賢君猶未能及此言也魯方百里者五其君之賢如此而不能興其國豈流傳之誤耶抑偪側於彊強之間雖爲善而不足以自立耶

唐睢言人有德於我不可忘我有德於人不可不忘此固人之常心然（學案作常心當然）進而至於不矜不伐德之成名者也

戰國之士聚於四豪故其言論時有可稱馮諼以下客市義而唐睢能詛信陵之驕亦各以其資之所近歟

秦王言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盡客氣也故唐睢得以客氣勝之曰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縞素上閣本黃本皆脫天下二字今校補）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也然荊軻事言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兵或者他國使客不禁耶孟子謂文武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詩稱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當與秦王唐睢並看

史疾治列禦寇之言曰貴正楚王疑正不可以治國不可以禦盜春秋之末此論已行故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時人亦疑之雖其高弟固不盡信也



郭隗以古道說燕昭王發其敬士之機築宮師事自其身始非不讓也四方聞風皆以類至非勝已也破齊之功樂毅專之已無與焉非無能也爲人主立致士法以示後世非賴寵也書稱一个臣非好彥聖者能若是乎三代以上帝者之佐奇舉瑰行猶一二見於逸書如隗殆庶幾蓋非戰國策士所能爲也



荊軻論者多異揚雄言軻者謂孟軻若荊軻君子盜諸二軻名偶同矣因是進孟以黜荊雄陋甚矣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特爲戰國之君立此義惡夫賊仁義者爾殆皇爲封豕長蛇荐食天下天下之人得同起而誅之軻功雖不成其志壯矣

墨子卑已尊人以情媿之論技考實以能服之用此輔其君存其國孟子責以大義是矣然戰國之士固不可及也

中山君好士李疵請伐之以爲務名不存本耕者惰戰士懦此語本出於玩薄然如齊稷下四公子所禮士其間豈爲無賢而致用之道雜乃受攻之本也酒于兇身爲無用姦人之雄反自曰無賢者有則兇必識之然則人主以好士爲名而不知士之賢否無開治之實何救於亡

戰國策國別必列蘇張從橫且載代厲始末意其宗蘇氏學者所次輯（國本作輯次）也又韓趙魏皆載智伯求地爲首而燕終之以高漸離刺始皇使劉向未校以前已如此則此書蚤經釐正矣非殘缺也

司馬遷史記有取於國語戰國策及他先秦書皆一切用舊文無竄定是則述之而已無作也不知劉向揚雄所謂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者安在其指楚漢事言之乎

論世有三道皆以人心爲本三代以上道德仁義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來人心漸失然猶有義禮之餘焉至於戰國人心無復存矣先物而流造世（學案作勢）爲傾綿蔀（學案作以）出智巧駕漏以成事機皆背心離性而行者也故其禍至於使天下盡亡而後已自漢及今學者欲求復於人心之所止則固有道矣然其質



者不能論世觀變則當（學案作常）患於不知其浮者不能順德軌行則撓而從之衆矣故有以戰國策爲奇書者學之大禁也

史記

五帝三代本紀

羲黃爲文字之始聖智之先不獨學者言之孔子蓋言之矣至於簡棄鴻荒斷至堯舜則何必孔子自舜禹以來固然也何以知之方禹益皋陶共明治道祖述舊聞其時去黃帝顓頊不遠所稱道德廣大皆獨曰堯舜未有上及其先者推羣聖賢之心豈苓爛而輕祖哉故余以爲神靈不常非人道之始缺而不論非掩之也如遷所見五帝德帝繫姓雖曰起至黃帝若夫稽古而得之君止堯舜臣止禹皋陶而羲農后牧之倫不預焉遷未造古人之深旨特於百家雜亂之中取其雅馴者而著之然則典謨大訓徒雅而已乎況黃帝堯舜之後既數千年長老所言不可信審矣不擇義而務廣意亦可爲學之患也孔子謂顏淵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蓋爲邦之要略漢儒之智未足以及此也而遷紀夏商言孔子正夏時又曰殷路車爲善近是矣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矣則遷不能知故曰受命稱王改法度制正朔當以孔子爲正也



秦本紀

以遷所紀五帝三代考之堯舜以前固絕遠而夏商殘缺無可證雖孔子亦云獨周享國最長去漢未久遷極力收拾然亦不過詩書國語所記而已他蓋不能有所增益也是則古史法止於此矣及孔子以諸侯之史時比歲次加以日月以存世教故最爲詳密左氏因而作傳羅絡諸國備極妙巧然尚未有變史法之意也至遷窺見本末勇不自制於時無大人所以然者史法遂大變不復古人之舊然則豈特天下空盡而爲秦而斯文至是亦蕩然殊制可歎已

秦本紀

由余論治類老子偏蔽不槩於道然能行其意耳太史公言秦穆公作誓君子聞之皆爲垂涕不知此語何所據果爾其次於書有以也百里奚蹇叔皆且百歲故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蓋深悔之也

城周之役晉執政不能記踐土之盟既而晉亡秦孝公出令上距穆公二百五十年矣穆公舊事常鏡見之宜其與他人未有自求強而不獲者彼不幸而得商鞅百餘年秦亦亡遺患萬世悲夫



始皇本紀

始皇七年九年十三年三十三年彗星從橫竟天不獨告六國滅亦告秦亡也

商周以頌次樂告神明始皇乃刻石自頌功德其詞下俚後之學古文者反並稱先秦又用其體雜以雅頌語欲復古文不可得也

始皇幷天下十年五巡行

周得火德秦從所不勝以剛毅戾深刻削毋仁恩和義爲水德按子產言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狎而玩之是周秦用德皆失也而老聃言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蓋怪民奇論爲天下患非特秦承其敝至後世猶然

秦燒書六年坑諸生五年而亡

天下反秦二世死在旦夕方引韓非語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其號名亡國之君舉動如此固不足怪然參以李斯傳恐先後差誤

賈生論秦專指險塞設攻守殊不然周在岐邠何嘗用險自諸侯仰關攻秦不勝漢人因之遂衍爲百二之勢謂亦以一時習尙言之耳然西漢既亡之後歷代所都亦未聞有能以全制天下者至唐以後遂泯然無稱矣司馬侯謂九州之險不一姓賈生本用從橫之學而並緣以仁義固未能知其統也

項羽本紀

古書之於聖賢皆因事以著其人未嘗以人載事項籍雖盜奪然文字以來以人著事最信而詳實始於此如初起時二十四少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書足記姓名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乃教籍兵法不肯竟學楚漢間頗用此例推觀不知古人之材與後世之材何以教何以成就上世教法盡廢而亡命草野之人出爲雄強遷欲以此接周孔之統紀恐未可也



室諸侯之國而得天下者秦也毆天下之人而亡天下者亦秦也秦自以滅六國無與敵及其敗也雖名諸侯復立其實黔首化爲盜賊亡之如拾遺自是以後未有不以羣盜亡者次則夷狄次則卒伍皆古所無有也然則後之有天下者謹備三者而已

范增立楚懷王以亡秦董公爲義帝發喪以擊楚殆若徵祥厭勝然非計利之實也儒者因是謂取天下自有名義當更細論

詩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昆夷駾矣唯其喙矣孟子曰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鸇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卻不如此疎闊而儒者欲兼而言之何也

宋義用戰國遺智策士排比勝負之際未爲迂謬然不知項羽之剽悍豈區區策畫所能當不惟義見殺而義帝之事亦不成矣

太史公論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近古所無不知古人之治未嘗崇長不義之人左氏載鄧瞞三人皆爲諸侯所誅蓋是時先王之餘政猶存負力桀悍者終不得自肆如項羽氣力不過長狄而不幸遭世大壞遂橫行至此遷以畏異之意加嗟惜之辭史法散矣

高惠文景本紀

述高祖神怪相術太煩而安豈以起閭巷爲天子必當有異耶



契稷仲衍皆上古事不可考閎之而已班彪遂謂體貌多奇異語尤陋矣書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若捨其德而以異震愚俗則民之受患者衆矣惜乎史筆之未精也

沛公年餘四十奮臂兵間不致失人理故懷王諸老將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義帝之事雖不成而漢得天下自此始然則范增徒能爲沛公之齊肓故高祖畏之至於佐羽爲賊則固敗亡之道也

數項羽十罪要是漢得算多不然則良平之籌不必盡矣滅楚後遂有失德去羽無幾爾

益贊於禹以惟德動天伊尹贊湯咸有一德周人稱文王之德至矣有是德也則有是政也而太史公乃謂三代之政忠敬文

若循環漢救以忠爲得天統是遷於禹湯文武皆望其藩籬而不即者也爲治既如彼而言治復若此世道所以有汙隆歟哀哉

呂氏可謂亂矣而禍不及民天下稱平或者古人後世之治不同故猶與褒姐一間耶

三代以後嗣子之美者申生太子曾扶蘇孝惠孝文彼皆夭閼不遂而孝文獨推其仁心見於事業徒得古人之一二而後世賴之使有孟軻之臣則所開大矣惜哉

表

遷既以意別爲史而設諸表存古史法又頗自損益之古法之不絕者毫釐耳義理所在雖不以改作爲間然其乖異不合則學者不可以無考

習學記言序目 卷十九 五 敬鄉樓叢書

遷釋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按春秋諸侯之史二百餘年之間年時月日皆素具非孔子特詳之又釋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按尚書載周事有書年者有書月者有書日者有書明書魄書朏者然不繼他所不書則寥遠曠絕若不復省亦古文之已然非孔子故闕之也春秋有年時月日之可繼此可以義斷者孔子因之可也尚書有年時月日而不可繼此不可以斷者孔子亦因之何哉然則年月之有無非二書之大指也況帝繫世本去二書之義尤遠孔子將以垂道德之統於後於是乎盡心而彼瑣瑣者爲用之遷欲以世表訖共和下接春秋失本意矣

遷斷自共和著周統既失不待東遷以國語黜宣王事推之不爲無意然謂二南小雅盡周衰所作既與師傅不合且周人以文教自文王時七月鴟鴞常棣大抵周召所筆也然其盛也乃無詩必衰而後有詩且文武時君臣經營細微孜孜煩亂而致盛大乃無以勸戒諷道之且待其衰而後有嗟歎刺譏何哉又大雅不言周衰獨小雅言之原此數意皆非實也

遷言孔子及左氏作春秋徒仿像無的驗余於二書論之詳矣又言鐸椒虞卿呂不韋皆戰國時孔子春秋遷豈不知國語孔子前自有春秋非始作於此特以董仲舒師授公羊其語方爛漫於世故不暇考詳也

遷雖言欲一觀諸要難其實既因春秋左氏變舊史法又以二書無所道之故用紀年聚其要語前乎共和後乎楚漢接續草次略成一體以存舊文然均之一事表既譜之紀復紀之世家列傳又申明之參互錯綜十數見而猶未已甚矣遷之自勞而

習學記言序目 卷十九 六 敬鄉樓叢書

啓後世之煩且雜也

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漢人因前世之迹爲此語漢後不復驗矣先儒所謂法後王猶後人言知典故及今事也後王可以言知而不可以言法俗變相類議卑易行此論尤不可作丘甲用田賦初稅畝及秦之變法亂政豈可謂後王已行者便爲法乎明於道者有是非而無今古至學之則不然不深於古無以見後不監於後無以明前古今並策道可復興聖人之志也卓然謂王政可行者孟子也曉然見後世可爲者荀卿也然言之易者行之難不可不審也

舜禹之事且置仲虺言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所以興商也武王言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以興周也諸侯萬國奉於有德堯舜湯武得天下之難者形也四海無主民急所歸漢

高得天下之易者亦形也遷若有所諱挹褒美而不能明徵其義以警當時訓後世徒謂非大聖不能當天命將使已得者據盛滿而驕悶巷之姦妄擬非意而奪其害大矣

遷於十二諸侯表言齊晉秦楚在成周微甚漢諸侯表又言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按齊比三國幷吞最少秦盡得宗周舊地晉始封亦不微後乃滋暴楚本無封國浸起蠻夷之雄耳武王初意不在封子弟余固論之大要有德則與無德則衰而亡初不以形勢強弱而周以宗室同姓多爲諸侯雖卑不忍倍而強大者因相挾未敢取故猶寄號名數百年而周之實已亡矣世儒以此論封建郡縣得失蓋疎於事而漢置諸侯王於夾輔何取徒使其謀臣策士忘食而憂勢必盡繩削之而後已耳

遷序次高祖至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示當世得失之林正應史職蓋古法無可改後有欲作則從其時且古人亦以其時言之爾豈自意其爲古乎今遠取載籍以來紛更之以就已法使古今皆失則文掩於前而道墜於後其病於學者非小故也據將相年表遷沒後亡其書則今所謂大事記者後人依放諸表載之非遷筆也

## 禮樂律書

八書體既立後有國者禮樂政刑皆聚此書雖載事各從其時而論治不可不一禮樂律書皆已亡大意猶可見往往飄忽草略使後有顯治之主無所據依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此教顏淵以爲邦之目也遷於夏殷本紀言正夏時善殷輅固已得之至論禮樂則不能本孔氏空汎然華說而已自春秋以來儒者論禮樂何可勝數雖無謬於道而實知其意可以措之於治者絕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民不可以一日無其上而亦不能一日以安其上後世爲上之不能安也搖手動足皆歸之於刑夫民相依以生而不相依以刑也刑之而後安非善治也故安上治民齊之以禮孔子以是爲善治繼周之後雖遠而猶可知者此意是也不獨以其文也若夫淫鄙暴慢化導遷改和親安樂久而成性則雖湯武功成之樂孔子猶以爲有憾於其間而況於鄭聲乎此禮樂之實意致治之精說不可以他求也遷乃謂秦尊君抑臣朝廷濟濟方以太初之禮爲典常而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所感遠俗則懷何其雜於道而易於言乎



以六律言兵既不可曉又言咎犯孫武身寵君尊而羞薄世儒猥云德化其意凡近且是時儒者固無不當用兵之論豈謂孔子祖豆孟子仁義等語耶若指後世俗儒則又不足云也

歷天官河渠書（此從閻本黃本之舊河渠二字上似應添封禪二字）

太初歷始復夏正蓋太史公之力然漢武帝贊饗敬拜太一則固用方士語耳

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凡二十八星之常五星之變皆古義和所司聖人所祗畏也至其他星文占驗家所存方術所眩晏子子產之所不道也

封禪最無據舜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禮其所尊也望秩於山川無不徧也至於西南北猶是禮也烏有所謂封禪者乎周成王蓋未有言封禪者遷殆誣之管子封禪篇游士所爲謂其

諫止齊桓固妄矣至秦始封禪而漢武因之皆用方士之說虛引黃帝而推於神仙變詐是以淫祀黷天也遷亦知其非不能論正反傅會之雖微見其意而所徇已多矣安能救乎

河渠書稱禹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渤海按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砥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邳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無所謂厮二渠引其河北載之高地者然則二渠之功非禹之所自以爲績者他書不當特出而傻見也遷覺以是著後世有渠之始乎河者水之道也渠者水之利也治其道者禹之事也治其利者後世之事也後世雖百引渠終不足以救水敗遷以爲塞瓠子道河北行二渠能復禹舊迹然而河復北決於館陶者蓋雖知引渠通溝以治水之利而未知去隄徹防以治水之道故也



平準書

平準書直敘漢事明哉聚斂之罪比諸書最簡直然觀遷意終以爲安富變故質文不同山海輕重有國之利按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今其詞尚存也漢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緡之令鹽鐵榷酤之入極於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後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爲抑恐此意遷亦未知也

世家

子胥鞭楚平王尸左氏不載事之有無雖不足道而義理所關最大後世至有謂父不受誅子復讎斬首鞭尸爲得禮者子產奉觴韓厥獻飲於他國君如此舊君當如何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德非傾人之事豈陰謀所能爲信如此則古之爲德乃後之所以爲暴也遷併言之未可與論知德矣

客寤甚安殆非就國此後世鄙語而遷以施之周公師尚父之間是世無復有聖賢何取於論載也

遷言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遂與沫三敗所亡地此事公羊先見按左氏魯莊公九年納糾敗於乾時幾獲十年有長勺之勝劇實主之齊猶未已與宋次乘丘公子偃敗宋師于乘丘十三年北杏之會齊將稱霸其冬魯乃會盟於柯是魯國三戰而再勝未嘗失地三年不交兵何用要劫二十三年曹劌復諫觀社詳其前後詞語豈操匕首於壇坫之間者耶意當時處士謂劌自鄉人拔起有功業宗主之不以爲德而以爲刺習俗之陋何獨後世可哀也已

齊頃公欲尊王晉景公遷以數百年後事開迹數百年前此等語皆不暇審也

犁彌知孔子相禮遂使萊人以兵劫魯侯是時已有慢儒侮賢之俗忌名非聖之事非莊僖間比亦以孔子驟起故也

周公奔楚是時楚未有國公笑之焉詩書以爲居東而異說以爲南奔推此類則亦當時史法不備之故自遷固爲史其高者固不盡知而卑者差弗誤爾

遷言金縢事既錯謬而繫以得郊祭文王有天子禮樂尤害義

金縢所謂自以爲功代武王一時事也舉周公所以造周者不足以用異禮而以金縢故與之是以天下之名器而爲徇己之私物將與逢丑父紀信一等矣

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不知遷所謂疑者何事必挾世俗之意既稱伊尹伊陟諸賢臣使召公之智不足以知之則周公一時之語安能遽說其心遷論聖賢之際大抵率易如兒戲耳

周人崇尚報應遷所稱十一人唐虞之際有功德臣舜後爲陳田常建國皆舊語也然武王封先代蓋褒有德臧文仲歎皋陶不祀謂德義之後不應絕爾若陳氏簒盜亦曰舜所致則是不復論天德但以利責報也至孔子始改此論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夫以天下爲不與則雖勢位銷歇而道德



自存義理常尊而利欲退聽矣此遷所未知也

董狐書趙盾弒君以示於朝義甚深左氏載宣子自解之詞止曰不然蓋難言之史記遽言弒者趙穿我無罪恐如此下筆亦了古人事未得

晉之宗家祁奚孫叔向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此雖以戰國意書春秋事得之矣按左氏載叔向與晏子語已著晉衰壞之跡自憂其不長但於此猶欲明魏舒之舉載仲尼之論不刻露事本然不如史記正言之也

序楚世家可觀言其再自王及隨請尊楚周召數隨侯意既疎闊以管仲對詞考之周之號令殆不復通於江漢間久矣

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二事皆戰

國策所無其文無異意劉向所序比遷時已有遺落也

遷載范蠡殊不足據越語固言其去矣而遷齊又去齊爲陶朱公又子殺人於楚又行千金書遺莊生又莊生怒長子卒敗其事信如是則蠡偪側亂世以狡猾賈豎爲業何異呂不韋之流何必稱賢也當遷去蠡時尚近而不能斷其是非使蠡蒙羞惜哉

穆王見西王母樂之忘歸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此方士語也血脈不亂夢之帝所鈞天九奏射中熊羆此醫師語也遷皆載之燕妄甚矣

按左氏晉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姬以爲討武從姬氏畜於公宮韓厥言成季之勳宣孟之忠乃立武而反其田遷乃言屠岸賈欲誅趙氏乃治靈公之賊遂及程嬰杵臼何其悖戾



也

武靈王胡服經營天下困於吳娃

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在魏文侯時風致不同孔子之學行於世者僅有此耳上追文武閎散之徒既不可繼下傳戰國至於後世遂無復有此事道之行士之遇合夫豈易哉

齊宣王爲稷下之學而孟子至自齊君視之無異辭之於日月聾之於雷霆也而道卒賴以傳悲夫亦未可忽也

陳完之占前代此類甚多孔子以爲不足以訓故獨贊易以黜之凡左氏所載皆孔子所黜也當其時亦有知象數筮占爲非道者但其智不能盡古今之變故閎黜終墮於卜師闇而遷乃謂孔子晚而喜易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材孰能注意反以陳完之占爲孔氏所盡心者是遷未嘗知有孔氏之易所識如此

蓋雜語上也

孔子世家所取甚雜然比之戴五帝三代周召等事猶不至於駮異譬如以象求人雖非其眞然禹行舜趨要無衆跖步履學者深考之亦足以成德也

蕭何雖不逮古人然漢非何不興也遷既不能品第其人而始但輕之爲刀筆吏終遽與閎散爭烈伊尹傳說未嘗無賤微之誚此固何足論然又何閎散之易爲乎漢高之德與力比非有尺寸而以何爲磐桓故能建侯未知勞苦置衛繫獄者發於褊宕而然耶抑亦有流言之謂耶遷殊不能辨而後世因之使人廢卷欷息而已

曹參言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此語持之甚難然則歌呼應和正爲永日計非所謂樂怠傲以求禍者也小人所見已執其柄不然則參之所守當更別論

以籌策算天下於古無是規國慮敵則有之矣至從橫人妄爲揣摩而後世遂有取天下之術然皆無以逾張良方其在散亂中如洪流一版卒能合而爲一異哉然良因事開說若不得已未嘗爲成謀開闔在手信爾則上世聖賢之勤勞皆可廢斯尤異矣遷序良事無不足者四皓之來極其辨智古今未嘗有而後世懦者欲以空義斷其是非何可當也

周勃傳亦言伊尹周公何以加與論蕭何同意遷之於聖賢徒存其貌耳

河間王傳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甚得體恨大略耳

史記

列傳

遷本意取高讓不受利祿者爲列傳首是也然許由卞隨務光空寓言無事實學者所共知遷爲是故以六藝正百家之妄正於其所不必正一也按冉有問於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



謂歟論夷齊之事無大於此者矣以子臧季札考之未嘗有所怨則夷齊何怨焉謂夷齊爲怨者傳遠而說訛爾遷雖以孔子之言謂伯夷之非怨而又以安人之詩疑伯夷之不能不怨既正於其所不必正復以所不必正者害其所正二也且負芻吳光皆弒君竊國子臧季札尚不恥立於其朝蓋其待之如糠粃外物不宜是非於心乃讓國之常節況武王周公以至仁大義滅商夷齊矣爲惡之此特浮淺之詞而遷信之何哉孔子謂餓於首陽者言其甘於貧賤而難之也遷遂以爲不食死慙而不知命豈人之意乎三也盜跖不軌之人何足與夷齊顏子較賢否聖賢之所自爲者天之所不能爲遷雖稱輕重清濁各有所在而實理蓋未之知四也又遷所謂名者顏子因孔子而彰則固信矣若夷齊則在孔子之前五六百年孔子所敬而畏者

故曰民到於今稱之是不待孔子而後彰也稽古道續先民聖人之職當然也豈以是爲軒輊於其間哉遷雖定一尊於孔氏而其陋若此者非所以爲尊五也余觀孟子論伯夷最爲精義然猶推惡惡之心有近隘之行非所謂得仁求志也必以孔子爲正

遷載管仲稱鮑叔事甚鄙不可以示後世子思所謂信乎友獲乎上者豈若是哉論卑而易行此漢初語非春秋時語也俗之所欲否未必是因而予奪未必合福未必因禍敗未必能功如此等議論無當於治乃黃術浮說誤後學不可不審也且管仲不能盡由禮故孔子以三歸具官反坫樹塞門明之遂謂其富擬公室亦非也

序老子頗似鬼物隱見不常而其子孫乃有名數至漢可考何也其所著書具在雖不合於聖人要皆有指歸可見所謂虛無因應變化無爲稱微妙難識者亦未然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然則說何難易之有自春秋末漸有要說之術而盛行於戰國故孟子亦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其終曰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是說在貌而不在畏也韓非剽剝儒墨以售其殘民蹙國之學而其中弱自畏如此說未行而身已墮裂可悲也夫

左氏前後載齊事甚詳使有穨首暴起立功不應遺落也況伐阿鄄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大司馬亦非齊官遷故稱田乞豹由此怨高國若不考信於左氏者蓋作書之人夸大其詞而遷信之爾

信如遷所稱吳起能以吮疽使士而不以險守西河然則行之於楚安得以刻暴少恩亡軀其蓋要在彊兵而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戰國腹心之疾也雖欲治國家保人民終不可得而相隨以亡起以是相楚其所交貴戚大臣怨惡者衆矣一日君死而難作耳

白公如不自立爲君功謀亦不可勝道未知功謀何所能至

仲尼弟子列傳以論語左氏次之不至甚謬至子貢稍欲見其一二遷爲辨士所扳引浮鄙淫誕殆不可洗濯而遷亦載之何耶古文與俗說不並立然遷意所喜不能盡去也

商鞅變法大事也遷不加疏別淺深無次而學者亦考之不詳所謂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者此變法之本意也古者爲比閭族黨使民相保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袤相及是亦連坐而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蓋治小國合散民以親睦爲先雖有罪奇袤亦未暇相及也先王以公天下之法使民私其私商鞅以私一國之法使民公其公此其所以異也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此因事積習致然蓋有受是賞罰者若遷立爲一成之法以齊秦俗則民之叛秦不待勝廣矣不分異者漸以倍賦法偏奪之先王之法雖防民情如成訟勿讎避健令民情有所出入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今鞅使民一切不得私鬬相蔽隱直情徑達以奉公上又事末利及怠而貧者先王雖有里布屋粟之罰而民間轉移執事不舉而收孥之也其設法抑民輕重曲折事不一端而遷之所載謂直若酒之鴆藥之烏喙疾之寒熱匕首之濡縷立死者亦未然也至如集小鄉爲縣開井邑爲阡陌之類則固可遷行矣蓋其禁民巧察民專沈鷙果敢一施於上下而私其使於國故雖殺其身卒不能廢其法數百年而同大抵皆鞅之遺術也何獨彼之非乎

以孟子荀卿冠之諸子雖於大體不差而有可憾者知不言利之爲是而未知所以不言之意且於騶衍分數終爲多耳又言武王仁義伯夷不食周粟天下惟一理武王果仁義則伯夷何名死之蓋傳者妄也後世謂孔孟絕學秦漢以後無人可到亦非虛爾

馮驩事與戰國策馮煖稍殊史記蓋別有所本其義爲勝也

如魏無忌不幸而立於頹俗與諸公子同有致士之名輕去宗國不重千乘而爲節俠之雄惜哉不然以其精識實得天下士於屠沽鄙賤之中雖商周之先民何以尚茲

余謂樂毅之詞變化而能知本流放而不失正故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雖不得於今君而無子胥商鞅之僇君子將有取焉若夫刎通主父假廢書而泣何爲於此遷豈謂二人之好惡亦足以重輕其間乎殆毅書因是而傳耳

自奮也庸人所難君子所易雖非必易而義不得止矣若夫君子所易則庸人固難之故稱病讓頗亦相如之所優爲也遷論未盡因著之

樂毅雖已破齊而未能定齊代以騎劫燕之敗形已具田單出

萬死急計僥倖而勝理勢固然謂之能以亡爲存可矣奇正還相生非所以施之於此學者當細考

文景時天下已定取士有法士可以求志反本修飭隱約以待上用矣而鄒陽之徒猶抱倀倀之空意祖談客之餘說波蕩客游雜襲讒諂汙賤之間以糜困辱所謂不貴其身而詘其德者與董仲舒揚雄異矣

楚爲霸強數百餘年前後君臣未嘗失計至懷王愚而信讒暗而自用容墮張儀之諼爲諸侯笑秦楚雌雄既分天下之勢始有所歸而楚遂以亡此其國之大變也若屈原之明於治亂智足以扶危定傾而疏斥不用諫爭莫行離騷之詞當爲是起蓋五子作歌三仁自獻文義詳略不同而大指可見矣遷乃以爲困於上官大夫故疾其君而作夫一身之利害少自好者不露芒刃而況原乎國風小雅雖有其間取義狹者若夫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則淺陋甚矣聖人何取哉遷誠貴原然不足以知之又習見賈誼賦詮次序本末顛倒後世因相沿論議至今不能明可重嘆也

呂不韋之賈不特以貨爲貨而又以國爲貨卒遂其欲士之有利心左右化居何止一不韋而已哀哉若遷所載范蠡爲陶朱公是不以國爲貨而以身爲貨賢不肖雖異要不免於貨也

遷以刺客滑稽紀年豈孟子聞而知之者耶曹沫無其事專諸聶政盜也世固多此人遷所發進似不可曉也或言荊軻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以孟子法考之則不然

按李斯傳諸侯叛秦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責問李斯以肆志廣欲長享天下李斯不知所出乃以督責之術對稅民深爲明吏殺人衆爲忠臣而二世紀乃云李斯馮劫等諫止作阿房宮省四邊成二世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遂殺李斯是時去秦亡不過年歲間君臣雖欲各肆其志何暇施行且李斯既已阿意求容則又安能諫恐亦各有錯誤未必本事也斯趣秦於滅固不足道然五帝三王數千年之治一旦剗削無遺自神其術則當別有效驗而國與其身亦相隨以盡漢人猶謂忠而被極刑而遷又責以不與周召列也何言魏豹彭越不死而虜囚無異故獨患無身耳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言季布爲人奴不死欲有所用其未足故終爲漢名將按管仲請囚子路以爲未仁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孔子之所以與管仲者以其一匡天下之功有大於死故也季布不死言魏豹彭越之所禁義之所誅不必免高祖報怨之過於義猶有所就若魏豹彭越徒爲身計乘時伺間蓋將奮其姦雄以毒螫生民此法之所禁義之所誅不必逆探其心許其囚而惜其死也

韓信事當與張良並看漢所以得天下開闔變化皆在其中豈惟漢蓋三代之後天下雖大徒手號令而以一夫智力取之皆自是始至剛逼掉舌縱橫使已合者幾散尤異也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堯舜三代及春秋時所謂利口猶未至是哉遷責韓信不學道謙讓伐功矜能至於夷滅信雖不足以知此然當受此責矣何也當天下發難與沛公先後起者各有得鹿之心固以其力自彊無怪也獨蒯何張良與信沛公之所須如左右手然其君臣之分當素定也若信猶欲自立則漢誰與共功是天下終不可得而定矣信托身於人而帝非之度不改始則急

迫以不得不與終則徼幸於必不可爲以黨彭所以自處者而處周召太公之地欲不亡得乎

崩通論戰國權變八十一首太史公記有戰國策所無者豈取之於此乎而班固不言

按鄙生陸賈叔孫通傳皆言高祖罵儒生憎儒服而漢所共事皆武人刀筆吏無有士人獨張良非軍吏不知何服也然儒書儒服自春秋戰國時固已詬戾之矣游說法術之學行道義既絕至是陸賈始發其端如陽氣復於大冬學者蓋未可輕視之也

揚雄稱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蓋漢至中世董仲舒之流出頗見古人本末而叔孫通以刓方希世爲儒者所貶然豈知通於暴秦勝羽中以其所學綿絡自立之爲難也儒術賴以粗傳眞



叔孫通陸賈之力觀兩生言殆亦未知者昔公劉失其稷官自竄戎狄詩人追美之與文武同詞故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言有以致之也安得以孫曾之文誚祖宗之質乎

漢文帝令張釋之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舊稱王制乃文帝時博士諸生所爲及記禮者大抵多漢初文字信乎其爲高論矣文帝接秦之敝本欲有所爲惜乎當時無知治明道之士而其間既已空缺數百年高則有慕古之迂卑則有循俗之陋故其事止於如此後世去文帝時雖遠然其君臣議論執礙不行處亦不過如此蓋未見有實能通之者然則行之可否百世一理何論古今哉

觀張釋之馮唐孟舒所論及周亞夫治兵此做成文帝時一種治體由秦漢以後未之有及也即更有賢於此數人者在弼違任政之地未知當復如何周召力行孔孟知言終要有歸宿處世所講明亦其粗爾

扁鵲事浮稱濫引不可根據蓋爲醫者寓言以神其學如黃帝岐伯之流無事實也以術能見五藏雖不爲異然必有其人而後有其事不考於實而信其妄則遷過也

田蚡灌夫不必論竇嬰本以節行自喜以功名自任而其處廢興之際如此可歎也

李廣自用之兵人所不及世或以常律論之固非矣然終不立大功名未知其故安在遷謂其將兵數困辱有由殆亦未然也按帝王詩書所以號名蠻夷戎狄者以其無禮義忠信爲相別異之稱也初不論遠近內外蓋其百官氏族既皆以功德厚薄賜之其不在此數而種落衆強不率上命者即爲夷狄此山戎



獫狁葷粥蠻荊及春秋左氏所載諸夷狄之名所以爲多而不同也皆在九州之內諸侯之間春秋以後禮義壞而爲戰國文教衰而尊武事先王之道盡廢華戎無別混爲一區於是九州之內但以地勢爲中夏而在九州之外者方起而爲敵國矣如匈奴東胡月氏樓煩之屬蓋莫知所始遷爲匈奴傳不復詳考徒雜取經傳所謂戎狄者論次之而特以匈奴爲宗又謂其爲夏之苗裔曰淳維時大時小別散分離至冒頓而世傳官號始可得記若一種姓者疏略甚矣

遷言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惟在擇任將相哉蓋歎衛霍公孫弘之事徵其詞也漢武用妄人殘民不已幾亡天下其不能與聖統固宜也然未知遷所謂擇人以興者又當如何堯舜三代之待夷狄九州之內無禮義之俗也

故禮義修而夷狄服不必盛兵力也若秦漢以後中國無復夷狄而外區異種盛衰小大不可預知則中國所以待之者又烏有定法可和則和可征則征其要在於備守謹封陲固不虛內以事外使夷狄不能加而已如以漢武爲建功未深而異人間出蓋將有功於此者則余不能知矣

漢武五十年用兵獨嚴安一疏論事有本末言秦失之強譏病當世有味

遷傳倉公司馬相如最詳扁鵲事既不可據而倉公一家之方非後世所宗本也若相如之文不則於義不當於用而盡載之亦不可曉槩之書法自未應傳

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事全似雜說不經質正學者安所效法成王戒君陳曰毋依勢作威毋倚法以削甫刑曰哀敬惨酷者而言非本論也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蓋是時吏治已趨於酷矣而孔子之論如此既不以本對末固不以末勝本也遷謂奉職循理亦可以治是以末勝本矣後世之治終不能反之正者自遷之爲循吏傳始

昔孔氏之門不許游夏以知道春秋筆削傳者又謂其不能措一辭然後世顯重大抵子夏之徒公羊爲春秋悖謬更甚分門專業者競於枝葉之末流益遠益訛而自周衰以文字爲教者既已有訓詁箋注之漸矣是先王之道至於漢儒非獨秦火能



折獄禹皐陶所以相傳官伯族姓之所當戒至詳悉矣焉有不正其身而可以正人者乎奉職循理亦可以治何必威嚴此對惨酷者而言非本論也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蓋是時吏治已趨於酷矣而孔子之論如此既不以本對末固不以末勝本也遷謂奉職循理亦可以治是以末勝本矣後世之治終不能反之正者自遷之爲循吏傳始

昔孔氏之門不許游夏以知道春秋筆削傳者又謂其不能措一辭然後世顯重大抵子夏之徒公羊爲春秋悖謬更甚分門專業者競於枝葉之末流益遠益訛而自周衰以文字爲教者既已有訓詁箋注之漸矣是先王之道至於漢儒非獨秦火能晦蝕之蓋亦其勢然也且燒書六年而秦遷亡師友流源耳目睹記豈不尚在俗師相授屋壁獨藏自不同耳游夏本得道之辭華而漢儒所聞又辭華之分散零落者遷用此作儒林傳上而分數自不能多也

序酷吏以世俗言之則美以王道訂之則差孔子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是桓文以上事何暇及此輩正謂如子文治楚子產治鄭耳人之材智在所以導之遷所序酷吏之流上古何嘗乏少先王所以力行全要消弭服習如此等人還於中道不使平民受其無告而遷謂之在彼不在此是以末勝本之論愈熾王道無時可回也

怪民奇論不經之書上世爲甚非聖人之智不足以放而絀之也遷因張騫使還始以禹本紀山海經爲不可信然則遷之所信者固多矣推此意以經世其得之寡失之衆學者當以爲戒不當以爲法也

淳於髡任已自賢於當世無所敬以孟子考之其人可知也至遷欲列於滑稽之首遂使與二優同稱斯太甚矣又謂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illegible]以道之用夫以其居言之則何所不流而又何所爭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則烏往而不滯孔子謂栁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遷之所云不亦異是乎

古之聖人以民不能自衣食而教以衣食之方及其敝也上下無制而因其所以衣食者關其力專其利爭奪而不嫌贍足而不止老聃以是爲教者之過也故曰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彼以爲不貴難得不見可欲能使之然雖

非正論尙有意也今遷將以聖人之所廢者同歸一途所謂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誨整齊者其權皆聽於姦猾不軌之細民而後可則孰與爲治兼失之矣

史遷自序

大史公言春秋之義本於公羊董仲舒麤淺妄意非其實也然後世多以爲按據雖自命精深者猶墮其說余於春秋及左氏傳既頗著見之今以遷所聞略疏其下

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加我數



年五十以學易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夏禮吾能言之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之於六藝蓋樂而學之謂斯文之在也其所以修春秋者史法未正義理未一舊章可纘近事當明所以遺後世者大矣若夫諸侯害大夫壅言不用道不行而以是達王事者是欲大孔子而反小之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

禍哉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

按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成王而成王執金縢之書以泣其君臣之際變而復正不以能知春秋爲王也

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孔子曰未可與權可與權矣則不論經事變事惟其是而已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

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六經豈自爲分別而各擅其長乎漢人之陋往往而是其中亦有遷自出意者不特董生語也夫專門者既視他經爲無有而能盡知六經者又止於如此道何從而明哉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若書之仲虺湯誥武成論語堯曰咨爾舜至於舉逸民所謂撥亂世反之正矣春秋因事以明義雖其大指歸於撥亂反正然天子諸侯大夫之間節目甚多未易言也公羊區區執藩籬之見開奇邊之門已則不正而何以反亂世於正乎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湯武以仁義拯桀紂之暴戾保諸侯之國家一本而已非各有本而失之也如公羊董生之說銖寸以度之則安能免此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

君臣之際變而復正不以能知春秋爲王也

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孔子曰未可與權可與權矣則不論經事變事惟其是而已

故孔子自謂無可無不可也然經事變事上世固莫之分雖
春秋亦莫之分也春秋之時事之變故不可勝道若以權合
變則道將愈散何以反本若居末世不能反本而猶變之合
則奚取於聖人春秋之學蓋不然也
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古無被人以空言而爲義者春秋之時家異意人異說而義
有隨以異者如趙盾許止及其他赴告書法多一時立義春
秋不能盡正而有因之者非以是爲當然也
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此尤非春秋本義以法對禮乃漢儒語也
學者必學乎孔孟孔子之言約而盡其義孟子之言詳而義不
遺今董生說春秋至數千百言前後章義俱不盡雜然漫載遷



之言亦然學者以爲是與孔孟同撓而從之斯大患矣
古者世系訓典故志春秋詩禮樂各自爲書也皆史官職之舉
以教人則各爲設官蓋皆可以懲勸也孔子之於諸書擇義精
矣可以爲世教者則用之如世系之類於教粗矣不用也至左
氏爲春秋作傳盡其巧思包括諸國參錯萬端精粹研極不可
復加矣遷欲出其上別立新意而成此書然無異故盡取諸書
而合之耳如刻偶人形質具而神明不存矣書完而襲鮮道德
性命益以散微學者無所統紀其勢不得不從事於無用之空
文然則人材何由而可成嗚呼孔子稱天之未喪斯文者豈謂
是耶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

漢書

帝紀

上世載籍之法至太史公記而絕班氏漢書以下學者不得不別自爲法蓋後人用世之學專指漢以來爲準的於唐虞三代姑汎焉而已古人以德爲言以義爲事言與事至簡而猶不勝德義之多此詩書諸經所以雖約而能該貫二千年也若夫世次日月地名年號文字工拙本末纖悉皆古人所略而爲後世所詳如李翺之徒亦號高世之材所求尚不過如此然則後之人材日以淪溺其勢必然因是推之使古人逆爲後世慮以上世載籍而已用後世之法則學者終不敢置於誕謾荒忽之地



其所成就當亦稍殊矣良使人撫遺編而浩歎也

世變以積習爲難除以身被爲可畏高祖所以能約法三章者處下流之勢身被見殺之難不如昔日之亂君徒知自上殺人之易故也其所以終不能輕刑者內外前後積習使之也然而後世要以此語爲論刑之祖古人言恤刑愼罰固多矣至謂凡民自得罪及昏墨賊殺爲皋陶之刑則不足以止後世濫殺之禍蓋不如此語之簡直無愚智皆可曉也

高帝言撫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不如蕭何與張韓分撫其善然亦止能言其儉及近裏做事蓋其所知者如此而已功此言蕭何之粗若寘未知何也漢得天下專蕭何之力不獨漢乃與後世得天下者起樣子蓋古人之經綸至是已滅絕不復見矣高祖又自謂馬上得之使馬上果可得爲得前困項羽後困匈奴耶司馬遷言何依日月之末光着實處豈可用贊頌



常語但何之材智自有所止爾

班固習見近事謂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固意當謂加以文學則不止如此矣按與高祖同時者如楚懷王仁義成安君儒者不免敗亡天下大慮帝王事業非區區書生所能知固所謂文學恐未足以語王者之事也

其處者爲劉氏滅魏遷豐皆民也無族姓可論與范宣子所言異矣然則安得承堯運哉叔孫穆子以爲無其德而有其祿者猶未足以不朽而況匹夫單人乎蓋向之墮而固又甚矣

取天下於羣雄爭奪之時易定社稷於母后專制之日難此陳平當呂后時所以銷縮不敢有所爲也然平自審產祿昏庸不爲深患但以呂后不可廷爭故一切順聽及呂后死四十日間諸呂已滅更數十日則孝文立漢事定矣後人徒見取之不難便謂若戲劇不知其處置精密蓋能使外朝上下相合爲一更無齟和呂氏之意不然不足爲燕居深念也



秦始皇始有制詔而漢因之蓋示人主夸大威服之勢非古人所謂言曰從王言惟作命之意也王通曰詔其見王者之志通所謂詔者以秦爲非耶以爲是耶若不足以見志而必有待於詔則盤庚說命褊矣

漢文除肉刑短喪賜民租除田租皆以其予民者行之不爲勉強更有以上事亦可行惜乎輔之者無其人也班氏父子雖持摭其善然亦止能言其儉及近裏做事蓋其所知者如此而已

漢武初即位竇嬰田蚡趙綰等議立明堂迎申公至請無奏事東宮綰臧見殺諸所興爲皆廢是時武帝纔年十六七綰臧不能養之以德而爲希古慕名之虛事施行急驟操切宮庭既以

殺身又使武帝血氣日剛無所防節終縱其欲漢儒之用固至是也

武帝策賢良詔稱唐虞成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全指說在盧浮處詩書所謂稽古先先民者皆恭儉敬畏力行不息去民之疾成其利致其義而不以身參之孔子言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蓋不特人主見道不實當時言道者自不實也

汲黯雖能言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然又不過一慙人而所得者乃公孫弘之流耳若使僅有晏子子產輩便自不同蓋前世人材不復見矣

班氏於武帝極稱其美而於昭帝乃謂承奢侈餘敝海內虛耗問民疾苦古人稽古禮文之事本以養民而武帝之稽古禮文



者反以害民班氏欲擇一以歸美故其避就如此然則稽古禮文終以害民而後止也而可乎

孝宣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賜不易當時謂之樞機周密品式備具蓋自成康以後人主能以天下爲一家之治始終無缺者方有此耳古人以天下爲公非爲一家也故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宣帝以天下爲私侍中尚書終身不遷賴其幹力足以任家事而已雖遺賢不恤雖有賢不用也此事既遠而風聲習氣所熏炙此論亦不復有哀哉

王成詔稱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後世論治道無所統壹只以刑賞爲極至遂以私意扳執古人此等語言傳誦既熟極害義理

有大父母父母喪勿繇事是時猶存此意

鳳凰神雀甘露醴泉當是一時氣候所召宣帝操殺罰如左契而乃以此爲瑞應何哉然急吏而緩民持刑而不濫雖非古人之道亦求治之心也

匈奴在九州之外與古夷狄不同自中國爲一而夷狄亦一大種爲對自盛自衰昔鬬今服非孝宣之力能致之也惜哉孝武君臣不明以此枉用民命幾亡其國

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平奏上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人主親經術未論所知正僞深淺而能使儒生風動以其好惡予奪爲是非如此等類於學者義理無所增益更令不分曉而已

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錯曲直各得其所此以自意極曾考究非如景武但取古語之影響髣髴也務行寬大順民疾苦而吏或不禁姦邪縱釋有罪是誠末世之弊然古人以所有待所無不以所無責所有猶不能得其全也皋陶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盤庚告遷都周公待殷頑多其歲月別作意度此寬大之實證也若宣帝必欲使姦邪有罪皆無可失而寬大自行於其中則是以已所無責人所有不可得矣

信賞必罰綜核名實申韓之法術兼用之矣宣帝所以能稱治而無大患者以其主於愛民故也然當時人主不能自名其爲何術姑曰雜用霸王而已至班氏父子正色言之而百世之下皆以王道儒術緣飾申韓之治雖卓然豪傑者尚未能知而況於改之乎

孝元勸用儒生幾坐廢而漢治亦終以不振蓋俗儒不足委任

正中其用人之病也然則孝元審不堪天下歟成康非上賢而以文武周召之故能致隆平爲百王法使宣帝王道已明擇人以遺其子何遽不爲成康古人先後一揆而後世父子異意由操術殊也

孝元非宣帝持刑深而蕭望之以二年冬殞恭顯之手君臣皆不悟父之知子其驗速矣然恭顯本宣帝所委信史臣謂之樞機周密者望之堪之死宣帝爲之也

舉陰陽詔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人人自以得上意孝元非無意於得天下者若見臣下多使品局有分而鑒照自遠衆言並進使異情無壅而思慮易中古人所以貴於明作哲聰作謀也不然則東西高下惟物所使外惑內眩無以自知而其害有甚於獨聽孤立者矣如孝宣之牢關固拒專守一智蓋懼此也



豈更有爲之枯朽者而又安所摧折哉孟子曰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鸇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秦暴強不以道雖曰興其國其實毆民也爲之毆者必有能受之者故孟子又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積毆不已而天下終無能受之者遂至迸溢潰裂人自爲聚家自爲受而漢竟得之自是以後無不毆天下而歸於一夫與秦同一轍者皆勢不得已自爲之受而非有能受之者也

諸侯王表言諸呂時賴諸侯強而存王莽時以諸侯弱而亡此黏合論事形似而實非也如意鴆死肥幾不脫死友餓死建死不嗣皆高帝親子何足賴也古人親賢並建所以爲民也夾輔一家自爲久存之計此後人以私意疑之也秦雖廢其法漢雖慕其名存亡之實蓋不在此不考德而任私後世之論大抵皆是矣



孝武封公孫弘爲列侯儒者歆豔然燥大一見而封三千戶亦不必貴也郊祀志二千戶

元封初置部刺史後世相因謂監司不可少文景時州縣號平治未嘗有刺史也王嘉傳乃頗言其爲患古人州牧侯伯尊尊貴貴以相統承而監司以賤繩貴以卑臨尊至怙威作氣勢妄廢置然後爲立風采勝任然則用敝法求吏稱職不可得矣甚者至設法以防監司又失之遠矣

縣鄉亭之制本於商鞅鞅雖改法要是周衰國大者難用舊制齊晉楚裂地名官以自便往往在商鞅之前矣古者百里之狹自爲朝廷由後世視之疑若煩民然三老嗇夫游徼猶各有職掌近民而分其責任若後世蕩然無復紀秩而令長悍焉獨以

征取爲事則又缺之所不爲也
品第人材以示勸戒古人之本意史氏之常職也也名世之士無非以一二數過熟惡積是爲下愚至於雜然中流則不復論矣故禹戒無若丹朱傲周公謂無若殷王受皆實指也班固枚數銖稱失本意矣若其高下差繆蓋未足究

## 志

王莽時通知鍾律者皆聚所言聲數度量權衡無不傳合於易其說甚淺似後世義疏之爲何取於知物也其傳伶倫取解谷之竹以定律本而物皆由律起斯又妄矣自司馬遷言王者物度軌則一本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漢人之論蓋因之矣書言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然則古人以度與律數同爲一物未嘗言皆由律起而孔子不足以靖民故直曰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而後禮樂可爲未有禮樂刑辟兼而爲之者也而樂記乃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豈古人之本旨乎若賈誼以權勢法制爲人主斤斧而乃服上黃數用五董仲舒明公羊春秋深繩臣子不得容足而乃設庠序興太學以至王吉劉向皆欲於末世政刑刻急之內嘗興治古禮樂之虛文以養人之毫髮而勝殺人之丘山求王道之行不可得也夫捨泥塗者趨几席惡辛螫者服甘飴誠使後世君臣有能深知政刑之不足以善世明見道德教化之意篤信安上易俗之實擇其忠厚至誠力行之無用之虛詞其去道德義理遠矣



贊易無以八卦合度量權衡之文夫準平規矩世用所須粲然陳列雖在夷狄荒遠無不畢具生民以來共之但其精粗疏密不同耳學者將求通乎物變未明其本而先膠其末有終身不得而至者又從而爲說以徇之多此類也
書稱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而其法不可見所可見者四時昏旦之正而已至司馬遷造新曆始以律之會起而劉歆又推春秋與易參合爲曆書按堯舜時易道未備三代以前未有春秋然則古曆法蓋不起於律易春秋亦不兼曆數此遷所謂律爲萬事根本者歟自謂有得於左氏亦不過施之於曆耳學者立乎百世之末而律曆皆難知之技以不古文聖人爲正而眩後世一家之私說以今逆古以後準前則窮年終老而學之者皆如管仲者雖不知以禮樂善俗猶未至以政刑劫民若子產則以政刑劫民矣子產自以政刑爲已至刑而亟之而叔向以爲不足以靖民故直曰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而後禮樂可爲未有禮樂刑辟兼而爲之者也而樂記乃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豈古人之本旨乎若賈誼以權勢法制爲人主斤斧而乃服上黃數用五董仲舒明公羊春秋深繩臣子不得容足而乃設庠序興太學以至王吉劉向皆欲於末世政刑刻急之內嘗興治古禮樂之虛文以養人之毫髮而勝殺人之丘山求王道之行不可得也夫捨泥塗者趨几席惡辛螫者服甘飴誠使後世君臣有能深知政刑之不足以善世明見道德教化之意篤信安上易俗之實擇其忠厚至誠力行之士布在州縣廢其所以爲鞭笞刑戮監臨防制者而一以父兄

師友之道經紀其民然則禮樂之效不待歲月而變矣卓茂曰今我以禮治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嗚呼後世雖無三代之材若茂者亦豈乏少乎然而茂可以治一邑而不能推之於國則亦未知其方耳

六代之樂春秋時尚存諸侯大國固多有者況魯素具乎孔子在齊聞韶說者以爲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故有韶樂謂孔子在齊始考正韶樂久而忘味則可謂孔子至齊始得識韶樂悅而忘味則不可遂以公子完事意之尤非也

太師摯適齊至入於海司馬遷言仲尼歿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於海班固言紂作淫聲樂官司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按論語此章其義可推其時當闕



遷既逼近而固太疎遠矣解章句者自應難準也

自周衰文字日以淪滅至秦而盡字畫變於徒隸典册成於吏筆漢興大而朝廷小而郡國無非秦舊蓋皆晉史漸磨之餘功士子所學流靡十九雖間有豪傑好古者猶未能追三代之髣髴也最異者房中歌郊祀歌皆當時輕薄者所爲極浮淺鄙俚而郊廟燕饗常用之匡衡以儒學用有所更定未知其孰愈也後世反謂此乃西漢之文當與三代並行窮力模擬或剽剝不厭然則清廟維天之命以下諸詩未知學者竟以爲如何而亦復誦說不已嗚呼斯文其終不可振乎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一

漢書

志

班固爲兵志而不詳著漢兵法但言材官南北軍七校樓船而已後世方考漢兵制紛紛此事恐當更審蓋周政既壞諸侯之小者患無兵可益大者患無軍可增是以簡練教募屢置分合其說甚衆及戰國幷吞雖已各爲大國而彼此相拒故議兵亦益急至秦一天下繼以漢興其事曠然大變與古絕殊民無非兵兵無不可用左右取之惟意所欲此所以無兵制可言也且先王之法有可因於後世者而獨兵爲不可因蓋地大小備衆寡不同耳若夫以天下之大無制服四海之實而惟兵不足用之憂禍甚於春秋戰國則漢之無制固未易可返今將強據以爲有制則其論益難工矣



周官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呂刑墨罰千劓罰千荆罪五百宮罰三百大辟二百是呂刑輕罪多而重罪少輕於周官之刑而班固乃以爲多五百章論其多少而不論其輕重遂謂重於周官不知穆王所以哀敬作刑者蓋將輕之豈曰重之也又刑亂邦雖有重典之文而亦不著爲常法蓋將因事而制而固以穆王平世致輕之法爲亂邦用重之書誤後學矣然則其多何也世衰則文繁故輕罪增穆王以訓暄救之故重罪減雖然周官與呂刑未知其果孰先後隨書爲說而不知本烏能識古人之治哉

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不知此語何所承呂刑謂蚩尤作亂苗民弗用靈爰始淫爲劓刵椓黥然則肉刑或非聖人所制也古人以制刑爲政亂蓋不求於德而求於刑也後世則不然非定令無以息民蓋必輕刑而後可反之於德班固所謂詆欺文致悉觸除其意是也

班固言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必世而後仁其說甚美然詩稱彼有不穫稚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古今難易之情亦何嘗不同惟官養民與令民自養爲異耳觀七月所陳田野勤勞公私共之初未嘗以有餘爲泰若但將王政說令好看而不求其實則是以空言舉古人於治道無可進之理

漢文帝用賈誼言開籍田從鼂錯入粟除租後遂三十稅一孟子以二十取一爲貊道謂有中國人倫非苟輕之此爲當時諸



侯小國言之可也若漢初制度已大異必將反之於古而後能利民相持紛紛欲益反損如錯等議論雖甚拙陋簡率而因時轉易主於不貪農末相安積實自倍卒成漢世之仁政則雖聖賢復起有不能廢矣至後世全得天下無異於漢上下苦心勞力奉行刻剝之策使仁人志士欲出其一二求以毫末利民而不可且終莫知其所以受病者安在是眞可悲耳

蕭望之言加海租及官自漁魚不出復予民魚乃出魚畏爲食租輕重及分官民於感應何所預貢禹又言悉罷錢無復爲幣儒者見識多如此孟子但言數罟不入不可勝食而已自非如桑宏羊一志以民爲壑其他隨時建策蓋猶未失布利上下之意陋儒不曉一切築垣而封之反以不言利自錮而言利者遂因緣以病民矣

班固以孝武國用饒給民不益賦爲次按司馬遷作平準書意專詠均輸而固所言乃若此何也管氏視都邑大小欲錢米並蓄李悝耀糴昌代農人斂散皆所以通有無備凶荒也然吏不良令不行則雖有美政善意尙爲民害若盡籠百貨自爲買賣視民如髮變此但令行而已吏安得爲良乎

張敞論方士美陽鼎及他議一時能如其比者甚少而不得預名流蕭望之以爲材輕然則漢自武帝儒生尊用宣元以後尤重士之臧否高下在其口矣

詩書古文人主皆以有德王無德亡至騶衍妄造五德勝克孔孟之徒未嘗言也而秦漢以來號爲有識者辨論不已劉向父子乃言帝出於震包羲爲木德而漢得火是何等見識妄傳經義希世媚上昔之巫覡猶羞之班固方依違而不敢明蓋桓譚習學記言序目 卷二十二 三 敬鄉樓叢書 於天後世天文術家固未有能陰陽之精本在地而發學案作上發而言此者然聖人敬天而不責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曆象璇璣順天行以授人使不異而已若不盡人道而求備於天以齊之必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求天甚詳責天愈急而人道盡廢矣

按經星之傳遠自堯舜而位置州分侯國始詳於周衰然則唐虞時諸侯尤多而星吉凶所不主占驗家固無其文也春秋記星異左氏頗載禍福其後始爭以意推之至秦漢一變諸侯權輕專地久星官祖故書述舊事今班氏所志有其變而無其應者衆矣況後世乎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禍福要當反之於身若夫星文之多氣候之雜天不以命於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則人有是事此亦古聖賢之所不道而學爲君子者之所當闕也顧乃學之以爲博言之以爲奇以疎而意密則學者之所當世而漢儒之言按劉向爲王氏考災異著五行傳歸於切劇當陰陽者其學亦各有所主然洪範之說由此墮裂世亂不能救其禍尙小道壞不能復其害尤大也今略舉洪範本義以證五行志

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天之所以錫禹也今尋虞夏書不載被錫之由若舜禹不自言其所得於先而箕子乃獨明其所傳於後以是爲唐虞三代之祕文此後世學者之虛論也大禹謨曰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習學記言序目 卷二十二 四 敬鄉樓叢書 勉之以九功以水爲主而其效非獨水也水火金木土穀則五行也正德利用厚生則庶政庶事也戒之董之則福極之分也總而命之六府三事爲九功則與洪範九疇名異而實同也禹之言略箕子之言詳然則天之所錫非有甚異而不可知者蓋事易惑而道難明以情爲悖者多以理爲順者少耳箕子勸武王修禹舊法疏別條敘粲然如指掌學者失其指方以爲奇計祕傳流轉迷妄淪於下俚而非聖賢之所嘗言使私智臆測開鑿於後既相與串習而別於其間自爲中庸此大道之所爲隱而非有隱之者也

使河出圖而爲易果在伏羲之世則雒出書而爲洪範乃在禹

之時前後懸遠何昔經而今始緯乎易不知有書書不知有易八卦取物之大者以義象九疇兼政之細者以類行當禹治六府三事不取諸八物安在其相表裏也且此特劉歆之言爾後世學者尊奉之無異於古文因而推於天人之際以僞緣僞是烏能致其極也

五行無所不在其功用所以成五味味者養人之本政理之至精者也古之聖人必先知此故禹修六府又併言穀益稷曰烝民乃粒然則禹稷以前民蓋未盡粒食矣周人起家於農功最著武王非不知然箕子所以首告者欲其順天行而萬物並育不欲其私人力而一家獨利耳今漢儒乃枚指人主一身之失德致五行不得其性又人主雖有德而智與力不具則亦無以致五行之功堯之洚水是也若夫僅救一身之闕以冀五行之



順已而不能順五行之理以修養民之常政興利而害輒隨除弊而利復壅則漢儒之所以匡其君也末而禹箕子之道淪墜矣

按古人於德未有枝葉故書稱堯舜止於聰明文思恭讓明哲而皐陶以言爲謨禹湯之後衍德漸廣又後則不勝其繁矣五事者人君迪德之根源生人之所同自堯舜以來所由成聖者也以吾一身視聽言貌之正否而驗之於外物則雨暘寒燠皆爲之應任人之責而當天之心出治之要無大於此矣漢儒不識箕子之指方以五事配合五行牽引周衰春秋已事往證分剔附着而使洪範經世之成法降爲災異陰陽之書至今千餘年終未有明者殆可爲痛哭耳

皇建其有極者本無底止而爲之底止五福者人之所同欲也六極者人之所同惡也嚮者福之威者極之古人之治止於是矣人君有極則能斂福以錫民民亦能錫君以保極人君不極則與民同受六極之罰此洪範之正義也學者必學於古聖賢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乂四篇太戊賛於伊陟作伊陟原命今不得見其詞矣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雒作高宗肜日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而其訓曰王司敬民罔非天胥典祀無豐於昵是古人因異以相警懼先格王而以事正之推之於咸乂原命之書猶是理也若夫洪範初不爲災異而作厤徵所指明有效驗而學者乃以五行五事聯附爲一春秋以來凡有變兆離析剝解門類而戶分之以是爲格王正事則委巷小夫巫瞽之說夫豈不然而謂以篤學好古自名如仲舒向歆者亦當爾歟



六經大指文字源流後世所據依者皆出劉向父子雖未必是然其時去先秦止二百餘歲古人遺說往往尚有流傳可以考見由今視之愈於鑿空不問戶庭而妄謂入閫室者也雖然其言當時學者所習經義次第則或不遠若諸書先後聖人所以經紀事變者固非向歆所能知今略具之

按虞夏史官稽古而有堯舜禹皐陶則典謨者經籍之祖也世愈遠言愈近書彌古道彌切雖幽阻卑賤皆可對語後世學者未知此也周衰道失異端妄自爲說而書最先廢雖孔子之力不能盡存漢人乃謂皆秦之罪且秦燒書財六年而漢已興易詩春秋尚具在脫殘無幾何獨於書以焚故簡脫至甚耶然則伏生所教於民間者僅有此數以孔氏壁藏校之亦復不完蓋書之散亡久矣非秦能燒之也自後世文學並興獨於書多所

不究春秋戰國之游士無祿利輕虔樸學使之微缺幾絕固宜爾

詩有史國事而歲月不詳是詩爲書之次而春秋又次之孔氏之統紀畢矣

先王以禮樂施於上下自朝廷至鄉黨日用之物也王政不作則禮樂因以不舉浸衰浸息而遂亡孔子以身習禮且正樂考論雖多然文字不可得而具而亦非文字所能具故詩書春秋可傳而禮樂不可傳者治之興廢在人故也然而因孔子之論使後世知禮樂爲治在政刑之上有王者起必從之矣

宓犧畫卦造字雖古有其說然考詳於書聖人之道非待畫卦而後明者也經國之用堯舜禹湯之所以勤勞其心力者非因卦之次序而後立也近自文王易道始著孔子盡心焉凡三易乃謂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又謂古者三年通一藝其浮妄不經如此學者欲援是以至道難矣哉

怪異之說象數淺末之義黜而正之而後始得爲成書而劉歆春秋甫脫藁遽爲陋儒迷執不置孔子既死又駕說以誣之雖孟子不能辨也故漢興最先行而董仲舒自任以推明孔氏尊奉一經盡抹諸書故學者習用最深而其道蒙蔽最甚若無左氏則終沈沒矣

司馬遷父子論六家班固以爲謬於聖人固與劉歆乃謂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孔子告子貢非多學以識之予一以貫之既無以貫之未知觀此九家之言何以通萬方之略其長孰美其短曷尤則道愈蔽而人材愈壞尚何股肱之有哀哉

李左車謂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因其語思堯授舜戒以勿詢之謀勿庸益禹儆懼稱疑謀勿成聖賢用衆志之所共而不用一夫之所獨者惡其爲物害也成安君自名儒者不喜詐謀奇計遂以此敗信斯言不謬則襲故安常無所通變適足死亡是道德仁義眞無施於亂世矣然治理之成謀無所設天下安定計亦不行觀勝廣初造時慮甚淺張耳陳餘進說則稍異項梁范增漸工繼此策畫紛紛而後張良陳平始得極其智巧矣蓋息狂心於未作制猝變於橫生我雖無謀而使人之謀不得肆者聖賢之所競競也

## 傳

自魏文侯好儒燕昭王禮士至賈嬰推穀趙綰王臧蕭望之周堪劉向同心輔政是孔子後四節次然綰臧望之堪竟功業不建又身與道俱仆者不惟非魏文昭燕之君其人材固不逮子夏田子方郭隗樂毅也論綰臧已見前篇按許史自孝宣時心膂親信魏相常因以白事魏相漢賢相也弘恭石顯職典樞機孝宣常與謀議孝宣雖君道偏駁不能用儒至於以天下爲家計綢繆牖戶固非玩愒逸樂而偏溺佞邪者而許史恭顯亦未至於專蔽擅權是非顛倒如其他姦臣之比也然則望之堪更生協贊初政所宜調和先帝大臣無廢故實有當改作同議施行內外雍雍不見間隙是爲儒者作新之效矣且以望之堪師傅忠正向博敏俊材孝元雖厚時賢意向方篤乃欲行踽踽孤潔之意治理政效未有以大過於昔人而明示異同期不兩立則是許史恭顯姦邪忌媚之所未至者四人反激而成之也及其分流背馳散壞狼藉雖屢出危言深陳古事要以動寤人主祗益其禍而何所云救乎古人輔世之道遠矣不可盡考學者

所遵式莫如孔孟孔子獨於陽虎謹避固拒之若三桓既與魯君共國政之廢舉必意合而後行不合者致其去就之義非能殘破三桓而後可以張大公室也如恭顯雖掃除隸人然先君所置猶未應以陽虎待之況許史親戚素貴於其國家亦有肺腑之義何至便不可容忍乎惜乎望之與向見道不明於此未有處也

班固錄劉氏向歆無殊向孤忠志在抑絕王氏以存劉氏而歆乃與王莽共篡劉氏何同學而異操也孟子曰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人之患在爲徇人之學向幸無此然亦其父子講學所不到而歆遂狼狽不可救悲哉

三代各有正朔鄒衍緣此著終始五德而秦用十月漢因之按堯命羲和若天授人必因四仲舜正月受終四嶽巡狩亦用仲之近者折衷之歆自五德之說行更相爲盛衰迄今不已若正朔無孔子之論則後世流轉謬妄無有定極不止於秦漢用十月也



班固言書放四罪詩歌青蠅自小覆大繇疎陷親雖皆讒邪之罪然震驚朕師乃舜所畏也中材庸主皆甘心焉故鴟鴞所以貽成王而離騷怨流及上今固之論嚴於臣而略於君若是則人主不復知懼矣

屈原騷意余於前章見之後世愛騷本司馬遷病騷本賈誼揚雄亦因誼誼更事少慮變不深如古聖賢身履憂患所以垂於文字者未能知也直以已能形人不能已賢人之不肖耳果止是則事何其易論也君子於已所不足則有之矣而過不在我謂過在於不去尤非也柳下惠三黜未嘗一言人猶譏其不去獨孔子知之屈原方叫叫焉號於天愬於人宜乎誼以爲當去此豈足以知原哉遷又謂讀服鳥賦爽然自失此又不然風騷之迫隘莊列之曠達皆未有能行順正者誼功名之心久而無所遇因欲推墮渺莽不可知之間以此自廣亦烏能見道也每見古今文人材士於屈原賈誼司馬遷便留住志意開展不前如離騷弔屈原服鳥賦是大歇止處及謂孔顏自有樂地史不論此又全是正牆而而立此後世問學所以難也

樂與今同古無此語計數得於外佚游恣於內所傳管仲如此其實非也申韓蓋然

誼所論建日中必蚤操刀必割輕重適宜無疎闊者獨三表五餌未經試用且匈奴事難測故班固以爲術疏雖然固則不敢猶可必勝而況此乎孔子言樂則韶舞而武未盡善使誼果能以此勝匈奴蓋非盛德事人材與治道自勝負以上更有多少重數如秦築長城逐北冒頓畏之遠徙豈爲不能勝也

棄故謀就新畫以計數取天下莫如張良復以計數守之莫如賈誼禮義教化實無所用但爲觀美之具耳此皆古人所無有伊傅周召虛費心力者也

誼所言殷周古事極與詩書不類豈習其教者分流異門相承爲說或誼聰明自以意言之然後世學者以誼嘗論遂謂古人事誠然其間淺駁甚多當細考

漢書

傳

漢人對策稱晁董公孫孝文之問義雖未至其意甚美非武帝比也錯對乃絕無義弘尤窘矣當時太常第弘居下是也而謂賈誼已死惟錯爲高第則是除誼無在錯上者材難自古然歟

固於弘錯策自不足備載

河間獻王得周官尚書儀禮禮記孟子老子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詩左氏博士先王孔子之道賴以復傳於今其功大矣賈誼董仲舒之流不能望其十一也當時陋儒莫識其意已得之書不能講明使再有散失訛缺甚多尤可痛惜班固言王答詔策三十餘事推道術而對得事之中文約指明此亦過誼仲舒之流遠矣遷固曾不載其緒言以開後學徒區區於服鳥大人賦聖主得賢臣頌等何所損益哉

寡人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此非魯哀公語也哀公寄食三桓不能及死何喜樂足云儒生窶人以已推之殆當然爾而臣援此褒美河間孟子謂東西夷之人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固以獻王所爲賢於漢諸侯王而已可謂淺知之矣

董仲舒首推明孔氏觀劉向一家之論其爲儒者重輕可知矣後世學者指意亦多本之仲舒故略爲分別精粗離合之際歸於統壹毋由絕潢而自謂宗海也

詔策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此雖常語然大道必有要至論必有極詳觀堯舜禹湯文武由其身始以善天下豈非要道皋陶益伊尹傅說周召謀議規勸警語近事切常在目前豈非極論仲舒不能知所能知者春秋災異而已此類者非要非極也當武帝世有二語申公曰治道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一也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二也申公可以恥躬不逮矣而不能中武帝之病帝所好者文也申公之言必使有文者不得過而或庶幾於行矣不然則未也汲黯雖中武帝之病然不能治武帝之病有以治之而不能受罪在病者可也無以治之而徒中之所謂懿矣仲舒負能言之智任治病之責今也前以災異禁之後以勉強開之所禁者爲難信無用之迂說所開者爲可喜還至之立效然則堯舜禹湯之所爲兢惕畏愼者終於不存而唐虞之所以歆羨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於武帝之病方將象而深之豈能治哉

武帝論治以詔勻爲斷彼亦以其盛者推言之爾論治如此可也若求治而以樂爲先則失之矣鐘鼓管絃之存何救於德之敗乎五百年之間其臣雖有欲則其法其君固未有能象其德者是以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而仲舒亦以樂爲先則局於彌文困於虛論而躬行之實廢矣又終於祥瑞此尤躬行者之諱也三代受命見於詩書甚詳白魚流火怪妄之說古人未之言也災異之起其變雖殊人君必引而歸之於身益自改焉以銷去之蓋惟治世而後能非待其衰微而後有也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洪範所謂陰騭下民五福六極皆君所爲也如孝武動民於干戈習俗於姦詐去壽而夭去仁而鄙仲舒雖能況於統壹毋由絕潢而自謂宗海也

詔策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此雖常語然大道必有要至論必有極詳觀堯舜禹湯文武由其身始以善天下豈非要道皋陶益伊尹傅說周召謀議規勸警語近事切常在目前豈非極論仲舒不能知所能知者春秋災異而已此類者非要非極也當武帝世有二語申公曰治道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一也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二也申公可以恥躬不逮矣而不能中武帝之病帝所好者文也申公之言必使有文者不得過而或庶幾於行矣不然則未也汲黯雖中武帝之病然不能治武帝之病有以治之而不能受罪在病者可也無以治之而徒中之所謂懿矣仲舒負能言之智任治病之責今也前以災異禁之後以勉強開之所禁者爲難信無用之迂說所開者爲可喜還至之立效然則堯舜禹湯之所爲兢惕畏愼者終於不存而唐虞之所以歆羨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於武帝之病方將象而深之豈能治哉

武帝論治以詔勻爲斷彼亦以其盛者推言之爾論治如此可也若求治而以樂爲先則失之矣鐘鼓管絃之存何救於德之敗乎五百年之間其臣雖有欲則其法其君固未有能象其德者是以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而仲舒亦以樂爲先則局於彌文困於虛論而躬行之實廢矣又終於祥瑞此尤躬行者之諱也三代受命見於詩書甚詳白魚流火怪妄之說古人未之言也災異之起其變雖殊人君必引而歸之於身益自改焉以銷去之蓋惟治世而後能非待其衰微而後有也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洪範所謂陰騭下民五福六極皆君所爲也如孝武動民於干戈習俗於姦詐去壽而夭去仁而鄙仲舒雖能況於統壹毋由絕潢而自謂宗海也

（況汎字之誤　學案作泛）然諷導其外固不能戚然救止其內也

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此意雖狹然宣帝入其語擇吏輕刑助成安民之治仲舒勸武帝以更化張而大之武帝之所欲也然其酷反甚於秦也

釋末嘗逸勞者王道也周末嘗奢儉者王制也殷末嘗嚴寬者王政也耕籍勸學使者四出苟非實有爲民之意實任爲民之臣民猶受其害也安得陰陽和而百姓安乎

居君子位爲庶人行誠後世通患然師友議論以此自責則可以此教人主責士大夫則不可蓋人主當化小人以有恥不當疑君子以無恥也疑君子以無恥則人才掃地不可振矣仲舒比晁錯公孫弘雖無刻薄從諛之失然不見武帝受病處不能統一聖人之道以切其身武帝非不能受盡言者亦非有人臣至論而不足以識之者惜其四顧無所聽受而卒以自用耳



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後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然舉者不能勝行者不能至而反以爲詬於天下矣

凡正言之理無不具而隱顯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爲經也旁言之必酌於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後人所以爲文也若夫窮慮殫思以無爲有自處於妄而後反之正此違於經而謬於文者也上林大人賦是也司馬遷之言殆不可解豈相如以文自溺其自許儻或在是乎

先王用人以與天下之治武宣用人以赴一已之欲班固以版築爲比未知說命當如何讀也是時人材品目須不逢君者方可稱其間不過一二數耳安得如此之多惟能治民者爲庶幾也

張湯推賢揚善自兒寬外他名士未聞因湯以進者其所排陷則有明證矣蓋湯造請結納以欺當世正監掾史大抵皆小人田甲魯謁居之流也湯本用此得名譽故遷表出之班固便謂緣此固宜有後而後世因其說遂使湯有薦賢名斯大誤邪正賢不肖要歸一途未有小人酷吏而爲君子之事既排陷人而又能薦人者也滔滔宇宙間若此類甚衆曷足數哉

孝成委政外家而荒耽於色蓋其棄天下久矣杜欽乃欲依王氏以弼主違是借其斧柯而使之長養者也班固謂庶幾闕睢見微更須細論

高惠文景時事歸宰相孝文雖欲自行其意孝景雖或任喜怒然皆不奪宰相權至孝武自用一種私人與宰相相抗衡而羣臣不敢復以宰相事主矣



宣帝魏丙號爲名相不因左右近習不能有所爲其後侍中待詔之流譽成敗在其口大臣束手退聽比其垂亡遂有王嘉之事而班固以爲一簣障江河故孔光舉國而授王莽追觀陳平經營呂氏卒以存漢其衰乃如此習之移人可不畏哉

終軍詰徐偃雖少年刻薄然異乎漢經生言春秋者董仲舒不能及也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宣帝本以俳優戲劇視之固無足論然可惜一好題目只作臣主相得說了舜皐陶賡歌君臣相遜明良之歌或敷暢此義未知宣帝能動心否不然亦足以警後世也

世論畏於日下蓋謂此類

孝武一生駕馭人才暮年文武皆盡而田千秋立談至丞相且

以霍光爲周公蓋自古無此法所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也後世因之遂謂任重者須是不識字人此尤爲異論何豬狗天下之甚耶

趙充國方還春秋時將帥風槩出塞遠征雖秦漢始有此事然至是見聞已熟而罷兵屯田方爲創智故會議者初未能從也蓋戰國以來率土地食人肉善戰服上刑孟子所言後世猶未深悟爾

孝元召用王吉貢禹出於至誠後世人主能如此者極少二人在宣帝時擯不得逞帝所任又不足以猷服人心故孝元首用之不可謂無意於天下以此益知蕭望之劉向疏率使治功不舉反成闇君可爲恨惜也石顯傳言望之死顯事貢禹禮敬甚備然則禹雖年過八十亦未免迎承上下非止於直情徑行者



也然禹言文景武宣間事皆有根柢與王吉不同

有進而無退故先王之禮嚴於初既定則敬守而不敢易秦漢以來其始大抵草創苟且出於一時之意及後世文物議論既盛方據禮以抑俗損其已隆而欲反之於古無怪其難也至劉歆阿徇人情多設疑慮依違其說破壞禮經以彌縫時好蓋猶在禹衡之下而班氏父子乃以爲博而篤學者所當詳考也

魏丙所以俱稱名相者蓋革去霍氏父子武吏專國事君臣俱自力以擇吏安民爲本而吉又特寬厚人情所向故也相因許伯曰去副封及言當與平昌樂昌平恩侯詳議皆其所深結者此固庸人然霍光初不與朝廷一體僅得其身不反爾遂致族滅是三人既非倚權利與漢爲異將相間無獨立之理自宜和親學者可無疑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豈可如魏相粗解耶然猶足以致漢之治若能細解則治當不止此矣

夏侯勝言武帝無德澤不宜立廟樂而劉歆以武帝有功德宜爲宗勝經生固不可以望歆然每用文墨佐佑時論者亦奚取於通博也勝又能言堯言布天下此殊不類漢人語漢君臣相與語外人不得聞漏言之禁甚者至死今在史家者蓋皆波聽流聞崇飾而成豈足信哉

翼奉雖挾術而求進之心薄言當徙都以正禮雖不合事宜然無俯仰希世之病也賢於京房李尋矣

李尋言闔葬佞謁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皆疾善憎忠



壞天文敗地理涌趯邪陰湛溺太陽爲主結怨於民以理知之耶以術意之耶究觀古今無不一揆誠有味其語然怪尋爲王根論此何也班固言根輔政數虛已問尋五侯亡國之君猶知虛已後世與王之佐有不能矣

漢世以術數操縱爲吏有聲績者韓延壽張敞尹翁歸之流而趙廣漢尤獨爲民所稱思然強家巨姓盜奪縱橫自古皆有必待有以勝之而後能使小民得職則周公之教康叔成王之命君陳皆無用矣若後世吏術不明妄以廉明自許但欲其下重足一跡（學案作跡欲）而善惡顛倒者又廣漢之徒所不爲論政者宜審詳也

孝宣於儒生無所用獨用蕭望之觀其始終方拙非能自撓以求合者特以其於霍氏立同異故爾士君子之經世非曰委蛇

曲從爲終始牢固之術然而變化詘伸自當兼通義命望之當
孝元初天下事在掌握既不能輔贊裁成同歸於道及其潰敗
又不知推委興廢以禮而止隄壞防決無所措躬卒就死地而
陷孝元爲不辨菽麥之主固乃哀其爲便嬖宦豎所圖不知自
古小人何嘗一日不欲勝君子幽詩歌周公固殆未之學也
何武雖然立節而先乃狼狽至此以是知平時有所憑藉而成
其名位者蓋未可信也
漢世每事必議王通因此續書有議遂謂議能盡天下之心然
執論不回獨有夏侯勝廟樂事爾如議王嘉尤可痛心蓋庸衆
人之情未有不視上所好惡卽譁然爲背向古今皆然安得盡
常心而合公論乎爲治顧道得失何如耳故孔子言天下有道
庶人不議不以必議爲是也



揚雄自序默而好深沈之思庸人之思病乎浮淺故雄有此論
然古人論理至思而止理之所不至者非思也更不計淺深今
於思上更有沈深工用卽是思之所不止者而後爲理如太玄
乃理之過學者所不當法也
又言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雄清靜恬淡不汩沒於欲利則世
俗淫夸垢汙之曖豈復有之固不待修飾矣然士之厲志操明
好惡言必信行必果皦然以自號於世而爲戶庭者此其所謂
廉隅而可以取名者也雖然止於是而已矣故子貢曰譬之宮
牆賜之牆也及肩雄自以爲不止於是故其言如此然學者或
不解因雄之言而以爲小廉小行皆不足修淫夸垢汙無害於
道也則其誤大矣
文詞之變始於屈原衍於相如文士之所慕效也至揚雄闢而
廣之將一變至道故爲反離騷然原之本指雄或未達也余既
數言之矣自立於淺而不足以知人之深固學者之大患自處
於深而不知人之未易以淺量也則其患蓋有甚矣
王莽以文章制作成篡雄居其間既不爲用復不見忌優游散
職終老其身著書立言名垂於後然世之論雄者多異說孔子
不作而賢不肖莫知所定此豈足爲雄重輕哉如其浮雲富貴
傲屣慶興以莽賢爲虛舟視尤欵如土梗伯夷之不降志柳下
惠之不去蘧伯玉之愚顏淵之樂兼有之矣
政平訟理四字是孝宣一生受用爲治處三代以還人主有意
於此不過十數而效成功立者一人而已民生其間豈不艱哉
然是時已罷鹽鐵榷酤利門不開故擇吏安民政平訟理卽受
其賜雖不足以興禮樂行道化至於富而教之則庶幾矣後世



所以終不能望孝宣者以求利既密人無爲生之地雖輕刑息
爭而劫假苟活僅救溝壑願爲天子之齊民不可得也
班固以司馬遷序游俠述貨殖是非悖謬信如此便不合登載
而仍卦遷條例因其舊文無所更易是不知遷之所爲傳者卽
固之所謂謬也
固舉管子言四民不得雜處此非先王舊法亦非管仲治齊法
也以左氏考之彊宗大姓富民豪賈三代固已有之固所謂列
其行事以傳世變自范蠡起者亦未然也遷之所以取於游俠
者止謂其布衣匹夫趨人之急以此立名樓護陳遵已爲列侯
二千石則安取於俠乎原涉二千石子閭里少年宗之因而睚
眦殺人何足列也
嚴尤稱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

侵譬猶蟲蝨之螫毆之而已班固言春秋內諸侯外夷狄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以禮讓羈縻不絕此謂三代以前制御蠻夷之常文也堯舜雖屬士官亦皆常文至於三苗鬼方獫狁淮夷何嘗不以爲大患又況匈奴之強乎舜禹治天下皆服獨以苗爲終身憂高宗伐鬼方著於爻象自文王畏獫狁及淮夷橫南方一能征伐便作歌頌使更有如匈奴者侵寇宜何以待之安得持盧文弨義自取困辱固徒知秦漢之難而未知堯舜三代之不易也

孝文遺尉佗誥孝武罷輪臺詔萬里外作家人父子對面言語此心既發隨輒受驗雖古人責治不至如此之急然與夫隱蔽矜飾中外不相應者去治亂安危之機遠矣乃知盤庚所謂播



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雖先王臨下之道當如此然亦未嘗不以爲難也

李延年佳人歌漢武傷李夫人詞司馬相如詞賦郊祀樂章皆一體以此被於聲歌而欲慕韶勺之盛哀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觀成帝采賢良方正之語以報後宮豈所謂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者耶然適逢許班寵將衰遂以經義移其愛心至白玉階黃金釭藍田明珠翠羽爲飾則不復計矣宜許后謂端遇竟甯前也成帝既無保家之心而谷永杜欽佐佑權臣徒使詩書格言流轉閭閻爲宮妾宦女嗟怨詬病之本悲夫

周衰之後秦人雖滅聖法長苛刻然猶是情性之流失者譬如染習紳玄蓋自素來也至王莽變天下以諂僞所謂加蘇合於

後漢書

帝紀

光武匹夫徒手得天下其難有甚於高祖然西漢初天下謀臣畫策起而並馳者甚衆久猶不已東漢乃無之雖有鄧禹參計謀亦不過常議論士大夫皆奉繩墨從事以力用取之求如良平不可得矣與王同而人材異何也王莽雖簒奪而政已亂天下固期漢以復興向若劉伯升遂立誅盜反正還手卽定矣偶爲更始凡庸敗

急迫時常作休民調度用能親致太平前史稱其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高祖在章邯項羽時椎鈍奔北及得志後矜其功伐思棄而不求其道慶絕故有此論自是以後偶然得者誇而無



慶以勝氣加物反者四起終身不定求其與民息肩固無時矣

論者或謂高祖英豪大略非光武所能及是事吾未知其孰賢若以民爲貴則光武之得多也

東漢至孝和八十年間上無敗政天下乂安鄧后臨朝災變備矣后約已爲民撫以至誠復用甯息世多譏其留權擅事不肯明辟禍變逮宗然迄於永康上接興元四十年綱紀扶持未甚濁亂后之力也不然以孝安昏穢之資幽親政事極其所欲則漢之亡不待桓靈而見矣以三代盛德羿幽王承之猶卽壞滅況後世乎然則桓靈之亡晚矣

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肩子無成康之資羣臣無呂旦之謀尊事

三老兄事五更朕親袒割執爵而酳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以輟解輟解之此東漢詔令語言近古可稱者也魏晉以後無此體矣

志

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張光論律準蓋數術家語也豈惟數術而道何不然心悟獨見與庸衆異耳且既得者無傳未得者無教古人所以歎絕學之難繼微言之難識也然而精不極不爲思物不驗不爲理三代以前用力於是道者多矣觀周孔所以教不可言無傳顏曾所以學不可言無師秦漢雖殘滅士猶欲思而不得欲求而不至也其後益下怠而不



傳況然迷者傲而無師則此論乃爲障道之面牆而心悟獨見者至理之蟊賊也學者可以懼矣

曆象之說具於堯典詳於左氏至司馬遷劉歆始有曆書而法術備焉東漢又改用四分自此議論蠭起前後相非各出已意執天愈急其時惟蔡邕最爲通達以爲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術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之術不能下通於今也其後杜預亦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此二言者皆古人所未發後世所當遵也若孟子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可坐致則不過指其大歸而已雖然不當用昔之疏議今之密則邕之論誠中爲術之膏肓若夫不求詳於未差之前而爲合於已差之後則預猶未免以已意言曆者也

漢上陵儀胡廣所言蔡邕所記以爲可以寓人子悲哀之心其意固未失也然古人之於禮貴魂而賤魄捨降而求升將以其氣爲無所不在則悲哀無所不至也若孝明戀戀焉致誠極孝不過朽骨之間則哀之所及者狹矣君臣所見既皆若此故後世無不厚墓而薄廟以形爲實以神爲誣此委巷野人之事奚取於禮哉

孝明行養老禮意既篤實文亦丁寧可謂三代之後曠千載而一遇也

東漢相承有巡狩之禮自人主而言固無獨坐深宮不觀省風俗之理然自後世行之則以爲厲民觀章帝詔書蓋庶幾焉孟子載晏子語曰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吾王不游吾何以休豈古人之舉遂不可復見耶



按堯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徧於羣神西南北皆然必若以柴爲升中告天封禪之盛禮則西南北皆然不得獨於泰山也至成周巡狩之詩雖曰陟其高山而序但言祀四嶽河海不主於告天則是登與不登皆未可知也後世獨始皇漢武封禪而其說出於管子蓋戰國諸子游士之言又雜以方士之狂誕雖司馬遷博通不能明也至後漢又以讖文封禪益無據矣

漢晉春秋載鍾離意治孔子廟室有古文策書言亂吾書董仲舒事既怪學者所不道而別傳又言修吾書董仲舒語參錯不能明也然自漢以來仲舒首爲推明孔氏後世咸從之宜若脩其業者然而以春秋爲宗以公羊爲師以刻薄爲義以操切爲法顚錯倫紀迷惑統緒學者莫之或正是則亂孔子之書亦不

無也嗟夫尊聖人而不足以知其道若之何可哉

應劭言郡國舉材官騎士騶致張角之變或又謂誅中官引董卓以亡漢過在銷兵按光武自以精銳多而郡國兵懦怯坐費糧廩故還之民未爲失策大亂以來父子不相保休其疲弊未爲失義承平之後因而不復後世之失也若謂以此致亡則不然材官騎士自秦而有散爲羣盜何救於亡王莽講肄尤密天下亦盡化爲賊漢以再興董卓雖桀逆而四方牧守未嘗無兵興亡在道得失不在材官騎士也龔遂教民棄弓弩而持鉤鉏故能治郡要之漢晉南北兵農不分施置之間小小同異未足害大體唐以來則不然矣

## 傳

光武兄弟跨牛舉事初藏阜賜再枭尋邑謂所海內豪傑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遍於天下者席兩勝之威也蓋大事已就矣昔高祖乘虛入關赴懷王之約然虜王離燒涉間降章邯收天下權者乃在項羽固非光武比也不幸落羣盜手更始立升伯死俛首受役事柄索然豈如高祖尚得蜀漢以爲資乎其難一也伎容節而旅燕趙王郎倡號顚沛垂死僅依二郡苟活旦暮猶張拳轉鬬卒滅邯鄲然而謝躬苗曾陰伺逆拒劇寇名賊交刃軍門一壘之外無復安地若高祖劫五諸侯兵收項羽美人珍寶置酒高會以致敗國則爲自取矣其難二也昔高祖已殺項籍天下爲一從容固請然後即位而更始被禽四方蠭起光武君臣危事機之去倉猝野次遽正尊名既數月後方收朱鮪立都邑漂搖客寄未知所止故當時謂洛陽地如掌耳其難三也稱帝之後劉永張步董憲李憲

方各割據立名字初藉幽燕以爲根本而彭寵反叛朱浮敗走
輿地所披十無一二五六年間草鉏櫛理寸攘尺取然後漁陽
復平董憲李憲張步劉紆皆獲而齊梁山東江淮甫定矣其餘
盜賊不根土地身所誅降赤眉銅馬以下蓋數百萬人徒見高
祖得項藉之逸不思光武復漢業之勞其難四也若夫隗囂改
圖合從公孫述決計自立其憑恃巢窟經略面勢羣下用命衆
士齊心非脆敵也曠歲竭力僅乃勝之而盧芳結連匈奴侵擾
代北十餘年未已使韓信因冒頓致高祖困白登得無匆匆乎
蓋光武勇怯不踰矩沈慮精詳先勝後戰不試成敗於一擲不
然則自投高岸者何止一事而已或者乃謂使當高帝之時羣
雄角逐光武必有不能辦者不知使當光武時羣盜力爭高祖
亦豈易辦哉石勒又言當並驅爭先未知鹿死誰手嗟夫使天



下至於勒能稱豪者魏晉積亂也高祖光武何預高下而學者
遂信之歟故馬援謂天下反覆盜名字不可勝數才明勇略非
人敵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動如節度不喜飲酒援雖
狂率爲光武所忌然皆實錄也夫才略勇智後世人主所恃以
獨過天下而取之者也未有皆不及天下而可以取也以有爲
無聖賢之事也以無爲無而以爲足以勝有此學者之虛論不
可以強同也

劉伯升慷慨大略忠信仁厚無媿興王之材然知以已從人而
不知以人從已招合羣盜與之共事急於苟成所謂大兵聚會
強者爲雄宜其足以殺身而不能成功也

鄧禹所以爲元功者始贊光武自爲政君臣之交合也然天下
事謀之若易而行之實難其披輿地圖始得其一而禹以爲古
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若光武收成業於百戰夷傷之後
謂之以德不可也禹中分麾下數年終不就功蓋用力之難而
使人以德自歸者不驗矣彼湯武無意於天下而天下從之戰
伐少而戡定多及伊尹周公一以德輔而猶且不易況用力乎
然則禹之論謂之人思漢未衰有所憑藉而不在力則與書生迂闊之常談
終歸於德則可矣謂之在德而不在力則與書生迂闊之常談
無異也

鄧隲兄弟之寃不旋踵而獲伸者有朱寵之直也漢中世以後
常有此事主德雖昏猶賴以未亡也

觀寇恂傳光武創業之初根本單薄可知矣高祖偶因其厚故
得與項羽相持耳若光武於朝菌求歲寒之功所謂難也

馮異集關中岑彭定南方耿弇平齊漢事以成三將之功大矣



昔絳灌鄉曲以首級定功而糾合元勳乃付於韓彭等故不得
不割裂大國以王之賈誼謂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僅得舍
人以此待信布之倫可乎功大而賞小厚力而薄望惟雲臺諸
將爲然論者不貴其謙讓易足之近道而反以頡頏難制者爲
雄傑蓋未深考也

光武處敗能勇處勝能怯雖以兵定天下一念未嘗不在息兵
能身享太平非偶然也平生雅言切中機會笑談戲劇必有可
稱自三代以後齊桓晉文之賢莫能望也高祖大風歌尚爲談
者所誇與答臧宮詔相去何如哉若會聚觀之自當有益於學
者

王霸在上谷二十餘年禦彤在遼東三十年匈奴烏桓鮮卑不
能爲患邊方徹備惠及內地此任人之效也漢法雖嚴而光武

顯宗能寬以待臣使各盡力其臣亦自檢飭赴功不撓法度過
高祖文景時遠矣
袁安任隗同心和帝初安自當然而隗可謂賢矣史稱隗義行
內修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東漢有此一等人以職分
自致不爲名怵不爲利誘不可不知
史家謂邳彤近於一言興邦按光武以王郎猝起其下不知所
措若扳兩郡兵自送長安長安固不可得至就使得至光武豈
復有容身之地哉然遂謂此卽是成業則亦不然蓋幸而兩郡
猶可假力何遽言成也
光武以繩墨待諸將諸將亦能以繩墨從之千里外如對而無
蹉跌者惟彭寵龐萌鄧奉反叛賈復任氣後亦收拾矣功名不
自矜一難也爵位不過望二難也奉身及家皆自勤約三難也



凡此高帝時不能及也大抵光武材過諸將而以氣柔之高祖
材不及諸將而以氣挫之韓彭黥布亦輕視高祖而使然耳使
遇光武殆未必爾雖石勒之流不能心於展布正復何損而況
勒語自不然後人往往承誤蓋疎略矣
西北夷狄之區自堯舜三代載籍莫能知其有無山海經稱大
章豎亥步之蓋諸子之怪妄不待辨矣燕趙及秦幷吞益大乃
有限域然姑使之無踰越於我而未暇求深入於彼也至漢武
肆其雄心始絕幕收陰山封狼居胥禪姑衍臨瀚海烏孫城郭
盡爲臣妾而司馬遷以爲既窮河源不覩蜿崪猶不能極其
分際及竇憲班固登燕然山勒銘去塞三千餘里師行如過枕
席蓋開闢所未有則中國攘卻之盛極於此而夷狄之區略具
矣憲雖驕凶無取而承光武明章三世邊政有紀其初尚資業



盧芳驅率烏桓鮮卑爲幷涼患自南北庭復分匈奴奔走仇伐
日深而祭肜吳棠之流功烈未究至是南匈奴力請鄉導胡漢
雜集夷夏同心遂能爲漢武所不及衛霍所不能亦其時勢積
累所致非偶然也學者忽其成功之易又以爲出於憲童騃外
戚因棄之不道亦已疏矣其後漢政日衰鮮卑強盛檀石槐盡
有匈奴故地南部遺種流毒中原竟爲劉石慕容之禍數百年
不已然則秦漢相因既披抶戎狄之閫奧錯其常序於前而魏
晉以來胡羌異類亦交亂中國倒持華夏之柄於後其理之必
然矣如光武令南匈奴入居內地賢憲欲再立北單于或者皆
以爲譏而不知事變激逐明智所不及慮猶言春秋者稱溴梁
盟爲大夫張所謂見微豈在是乎
馬援先持尺度裁量光武而後定君臣之分光武內懷之不發
也初不徵後未用與待杜林申屠剛等異矣援不過以才自見
而欲以鑒識高物其所以取者乃其所以失光武未嘗忘人之
功然終不續封蓋素所不平至是而見爾
卓茂爲吏三代以後所無司馬遷班固所記蓋不能髣髴孔子
言爲政以德譬如北辰然春秋時無能以德者如茂可謂近之
光武言名冠天下當受重賞大哉言乎亦三代以後所未有所
謂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也光武初立而茂
爲首相若茂有周召之材而光武能受其輔導未知當如何惜
其賢止是而已後乎茂則無復論矣
魯恭政理不及卓茂而以物應爲効蓋君子未之言如太王重
入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戎狄者四方之異氣有孚盈缶中
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則漢儒之深於經者也

按前漢宰相自蕭何外皆武臣軍功或外戚崛起武帝時始特用儒生終西京可稱者不數人而光武明帝雖以吏職自任號爲嚴察然舉相任重必望實相符德器自過伏湛侯霸宋弘蔡茂杜林張湛張純年融皆當時選郭丹范遷清儉絕人馮勤趙憙雖文俗而幹正經遠非偶然致身不厭衆論者宣秉王良有高世節亦本以補相待之此其所以上下自厲操行成俗人才之盛十倍前漢也創業垂統爲子孫程式而能柱石不撓後世效之推致其位使典刑有繼雖成周作人亦不過此矣

後漢書

傳

讀桓譚傳諫光武吝爵賞以其行事考之良然此於人主常法當失而竟以得之豈光武別自有道抑儒俗所陳不中事情更須細論然觀光武規略大抵與前後人主不同詭治者蓋未深考也譚與揚雄劉歆並時低徊亂亡無所阿徇雖稍疏闊要爲名世光武不能容於列大夫間而摧折之致死可謂褊而嚴矣

馮衍自言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者二按衍爲鮑永偏佐歲月無幾其誤如此殆不可曉況一時假號何足比數而衍稱述不置量亦狹矣以桓譚博通猶不得志衍區區文字間宜其見棄然在建武永平時不幸有失士之名故可歎也若後有興王之君招致詞墨待以卿相流風所被遂爲故實斯百世之一遇矣

邳憚鄭敬同郡相友材品志節皆同憚以不出違道敬以不出全性皆人豪也

申屠剛鍾離意傳載光武明帝有捶撲牽曳羣臣之患三代後以其國自治者稱韓昭侯秦孝公始皇至漢文帝時有所親及武帝分奪外朝別置私人宣帝繼之國政始移所謂尚書樞機人主躬聽斷者及光武明帝眞若一吏方代有司行事所以與羣臣日鬬其聰明也自是以後三公頓爲虛器而尚書遂成朝廷不可復還矣

光武父子雖役役煩勞然猶能與天下賢者共之當時小民得取不優之詒耳蓋異乎宣帝執定不通以爲自有制度者也視六七聖人弘裕任下使物各自盡則不可望比其他人主忽寬驟猛任數猜刻則過之遠矣學者未可隨聲譏議而不考其實也

蘇竟傳所言鄧仲況據陰縣爲寇劉龔爲謀主竟說降之卽班固贊董仲舒所謂篤論君子以歆之言爲然者也龔問學論議深博予奪古今爲班氏父子所敬而其出處蹤跡汨沒可憐蓋天下喪亂賢者無地自容其南陽故人附隨立功名者特際遇之幸耳豈可謂當時賢俊盡於是乎

郎顗言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不如還屬尚書此實遠近之論當今之宜用人之柄不歸宰相誠非治世事也及專選舉又曰非周召之才然則必擇其人而後與之以是權耶苟非其人而姑任之則甯損其權而不與耶此亦當細論也顗又言黃瓊李固雖伊尹傅說不足爲比亦可以想見二人風流也

蘇竟楊厚郎顗襄楷雖陰陽星文之學然貞固守道言不詭世急時之病惟賢是與而利心不存焉異乎京房谷永李尋之流矣

杜詩欲辭南陽以處功臣而光武不許於是用兵十三年矣按光武以征討付將帥民事任文吏已定之規雖有齟齬未嘗更易夷難爲効歲月磨揉觀詩此疏可驗矣詩言將帥和睦士卒勳藻知光武功臣能親介胄而無觖望又其使材官騎士長休專以見兵督戰而不怨蓋光武定天下賞薄衆整內外分明近於古人所謂以律者戰國秦漢所不能到也

蘇不韋報仇郭泰論之爲議者所貴泰臧否滿天下而析理不精如此等見識施之一時取悅俗人可也

樊準述建武永平事言經術見優布在廊廟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羣言嚮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與申屠剛鍾離意諫語何其殊絕按光武明帝非苟以儒學飾吏事心誠好之要爲本質克治不盡而然其一時臣佐材有所止未能遒德過不專在人主也準又言今儒者競論浮麗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此語誠然俗之壞雖法吏用法亦不得其正所謂三尺安出也

梁統言元哀二帝輕殊死刑東觀記稱手殺人減死者四十二事當如後世殺人無證情理可憫之類也統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而史不傳無以考其是非若今傳所載但欲循舊重刑則固已謬妄矣

自孝安昏德漢業已衰順帝用梁商父子相繼秉政亡由此始及冀被誅而亡形遂成雖竇武賢戚救之不能反受大戮人主以位爲樂而無志於天下則禍敗立至如幽王繼宣中興之後十年間遽亡周豈更論先德亦不復有漸次也桓靈正賴衆賢共爭之故尚延耳

光武用張純朱浮議始自孝宣而下並列廟祭以代四親是時建武十九年也不然則不足爲紹漢矣純不惟明習典禮而正論不諱自非西京諸儒所能及然光武能變知改不私其親蓋有人主之道焉

曹褒製漢禮雖不行然恨當時史官疏闊不能略序其所以制作之意後世無所質證如云雜以五經讖記之文則疑諸儒沮壞者固非而褒之自爲亦未必是也

梁統言元哀二帝輕殊死刑東觀記稱手殺人減死者四十二師因師爲門其說事當如後世殺人無證情理可憫之類也統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而史不傳無以考其是非若今傳所載但欲循舊重義解說者固窒如日星學者不以自明而輒以自蔽是眞可歎也

古文尚書左氏國語周官毛詩學者藉此數書以知古人統紀源流而西京湮塞不行至東漢乃卒傳之豈杜林鄭興陳元賈逵輩智識實能過於西京諸儒耶特其門戶偶相承耳孟子所謂巫匠亦然也賈逵以左氏獨有明文證圖讖劉氏爲堯後此尤可笑矣

班彪言定哀之間左丘明作傳國語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獨章不知彪此語何所本若止據孟子文遂爲之說則不可孟子此言自未爲準定緣楚語自稱以春秋教世子孟子蓋未必見國語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不自言其國史當何名乘檮杌之是非固不足辨然言其所不存者未審則訂其所存者亦非的矣惟言司馬遷文重思煩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彪去遷時未遠其理或然今學者乃以爲遷之文體如此反以其不盡不齊者爲意義深遠之所寄則亦未必然也

班彪仕不求達光武亦不用止於司徒掾固最寵幸位不過郎蓋於時公卿貴人不由文墨登也自戰國以來無不然至唐始變矣彪靜約得古人之節而固不免爲竇憲死然則言果不可以信行矣

彪言司馬遷漢事止據陸賈無別書彪及固自著亦不言所承何書但云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而已今史家用官文書比以日月猶尙錯謬則遷固綴集所聞而成者安得傳信故余爲李燕序以爲春秋後財有燕書也

固以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故作典引其意言自兩儀分莫崇乎堯越成湯武殷旣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先命孔子撰赤制而高祖光武與謂漢特承堯是何道理與今世場屋架綴作經義者無異固又以此著之漢書而欲



垂中正不刊之義可乎詳其始撰識者妄稱劉秀爲天子光武宗室單寡援之立極如童謠幸中遂以自神正與王莽同耳故桓譚鄭興皆莫肯信而固希世傳會曾無慚恥蓋自昔文士往往不足同憑也

第五倫以建武末年自淮陽醫工長得再三見道語至夕至道其行事爲戲光武誘進人材之度固無窮也如倫廉正寬厚得百姓心立朝蕞言遂相肅宗其詒謀子孫多矣

鍾離意疏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以措之三代不難矣兩世雖不盡用然未嘗不知敬也

馬援擊武陵蠻乘高守險兵不能進遂以獲罪然援旣死宋均即矯制降之訖無後患以均事觀之援但志於翦滅而已自負

也

杜安罷宛令家居因章帝過潁川上書得御史遷巴郡守與樂恢書恢不答而告吏口謝且誚之曰爲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千人主以闕覲非也違平生操故不報闕覲二字孟子所謂龍斷穿窬以利心希世而不以正進退者也自孟子以後至西漢未有達此理者漢末節士始漸知之王良之友所謂往來屑屑不憚煩所以成東漢之俗有貞退之風三代以還不能及也何敞言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自有鳳凰芝草以來未有爲此言者蓋天下自有迴脫議論不必待聖賢而後能之然敞固不可謂非聖者也古人以德言物不以物爲德故九成致鳳凰麟趾如公子騶虞離罝弋皆以德言物也若後世所謂瑞則以物爲德矣

習學記言序目　卷二十五　七　敬鄉樓叢書

敞傳稱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空竭帑藏耗損國資注載其目今漢官儀不存按東方朔傳亦有伏日受賜之文若節輒有賜則過正祿矣是於人臣不爲薄國家待遇之義亦當然也後世自當更考

楚獄用馬后寒朗言理出千餘人及袁安覆考得出者四百餘家是終於昭雪而不至冤死視淮南衡山巫蠱之濫殺者有間矣然以天下四方之遠顏忠王平二人之妄一旦無故陷而入者數千人豈不爲大異明帝以欽卹自許而謬誤至此豈先王明德愼罰之義歟然本無殺心則學者不可不知

袁氏貴盛不以道而基隳遇夷滅之禍紹術爲叛亂之宗閎及忠弘恥之至於避名匿跡佯狂遠遁其畏禍審而潔身至矣孟子謂於陵仲子齊士之巨擘而不能充其類然則必充其類而後可則三人者無異於常公子而世論所不貴矣此中庸所以難行也郭泰嘗從閎不宿而去以爲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豈亦有孟子之意乎按泰高袁閎字非閎也恐誤字以下十一字疑是後人校注當用小字夾注閻本黃本皆連上文作大字恐誤

張酺爲東郡初不願出而自劾歸去十五年章帝雖遇之厚而終不召後外遷亦不屑意然則是時君臣之間樸質不事形迹蓋有古意與蕭望之數月復徵入者差不同也況以後世視之益難言矣

漢世尚書掌詔令陳忠謂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材每爲詔文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古今之敏未嘗不同也然則其存於策者尚多可稱而末世專以詞命取貴仕乃反不及豈惟不及而失其旨歸僅在俳優之下又不止於鄙固而已是眞可歎也

郭躬論秦彭得專殺孫章爲誤詔且言周道如砥君子不逆詐躬習小杜律杜周以深刻著而其學乃與經同意何也豈延年行寬厚能改父說乎漢儒用春秋甚於法吏如躬父子所言雖未及皋陶周公視董仲舒公孫弘則賢矣明帝以人主之尊而疑人爲故遂以察察成名此孟子所以愼擇術也

郭躬陳寵爲廷尉在元和永元間史稱深文刻弊於此少衰寵欲删大辟耐贖爲三千以應甫刑班固亦有此言豈聞之於寵耶寵引堯周公伯夷稱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得古人本意矣然孝元改宣帝政事章和亦踵明帝苛察而漢業皆由此不振左氏載仲尼之言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人主之德不至而以口爲寬宜其有弛緩之弊也

班超以三十六人開西域不費漢兵積三十年事成功立古所未有也古之人材必在分限之內上自禹稷下至方召勸智慮靡歲月至於能成天地不及之功然未有踰分越限者雖春秋時尙然及蘇張資揣摩之學韓彭起飄揚之思張騫陳湯鑿空外國而後世乃有分外人材劉向云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然不知千里之鎬爲分限之內而欲與陳湯甘延壽較其短長向之論蓋失正矣其後愈降分內者枯竭不繼如濟水之絕分外者誕慢慢作漫學案不酬如幻人之奏二俱無用名實墮損未知所戾止

李法讖史官紀事不實後世尋功計德必不明信漢初無史明章之後記錄漸布而法之言如此然則爲史者未嘗不佞而所稱建武永平事蓋未可憑也若是而詩書之傳亦何遽信當以



其心平而理明耳

王符潛夫論其愛日篇言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此語誠然夫上有明闇之殊而下有勞佚之異甚者死生存亡係焉余在金陵每聞民間語謂待辨於庭者歸可及朝飯蓋上下紛紜務爲昏惰以自煩苦而不知日月之失未嘗不安之以爲當然也何暇及禮義乎化本治字唐人避諱改之爾

仲長統二詩放棄規檢以適已情視漢末拘士曲儒以夫瑣瑣自縛者有異矣然自是風雅大壞而建安黃初之體出曹氏父子爲之倡文士相與效之而韋孟張衡之作蕩爲灰塵不可復求也



統言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又曰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又言賈誼開自裁之端遂以成俗是所謂右手劓其喉人主所以處士大夫與士大夫所以自處不同統之言施之人主可也賈誼仲舒之言施之士大夫可也子思曰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然則董仲舒之薄仲長統之放當考而不當法也

崔寔政論絕無義漢人以爲能言莫曉其故其大意不過病季世寬弛欲以威刑肅之不知亂亡之證元不在此正坐易置之耳蓋威刑未嘗不加於君子寬弛未嘗不行於小人是時李固杜喬已死梁冀主斷更無救法寔立此論欲以何施天下本無治世亦無壞俗寔謂孝文重刑非輕刑以啟嚴致平非以寬致平是何等見識又謂刑罰者亂世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不知亂世何嘗有不可食粱肉之理寔以此論誤當時其禍猶小遂誤後世其禍大也

後漢書

傳

黃叔度爲後世顏子其論已成不可改東漢人材本有程品繩墨在身如影答形汙潔判然至憲能不踰矩而融明深厚無異人之操此其所以能伏一世而陳蕃郭泰之流自以爲不及也然觀孔子所以許顏子者皆言其學不專以質曾子亦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漢人不知學而叔度以質爲道遂使老莊之說與孔顏並行後世學者方步趨以求之重道而輕學未見其德所從也

（閩本黃本皆作嘗據論語改正）



范曄序閔仲叔荀恁魏桓周燮黃憲徐穉姜肱申屠蟠皆必于退者也以其事考之則桓得退之義蟠得退之時方漢人以名相高故避名爲難名不可避而退之所得多於進矣然當時知此者甚少

兩漢之衰大臣與小人爭不勝而死亡者蕭望之王商王嘉袁安楊震李固陳蕃七人者皆其國之所以存亡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又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參以數端大節可見蓋殺身以存國與殺身以亡國極當審處若人主聞此惕然知懼則雖無道者可以就有道以至於履危蹈難其職當死則更無改移又不與此並論

而隲以此怨詡隲鄧禹子孫約畏廉儉辟用賢俊亦有可稱而既爲外戚所見卑下故其謀謨於上者如此所謂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眞棟撓之凶斗筲之算也漢業由此遂墮大臣爲國家盛衰其效豈不著明乎後崔烈欲棄涼州傅燮論亦同圖讖事至張衡論始定桓譚雖極言讖之非經而傳不載其所以極言之說班固父子以折衷古今自任而於讖特多所附合非其智不足以知之也蓋以時主好尚方盛遂不敢嬰其鋒亦理勢之常至於雷同趨和比之經典則希世太甚矣張衡適值其衰故得展布言之然後世亦有當其衰矣而猶諱避不敢論者此又在衡之下也



董卓族滅而蔡邕不知大抵事機之際（際）厚薄淺深便有榮悴自聞此惕然知懼則雖無道者可以就有道以至於履危蹈難其職當死則更無改移又不與此並論

春秋時已然而況於不知者乎邕之取死自其宜也然王允慙

（案形誤作惡）

愎如此觀其規爲直以誅卓之外更無一事乃欲於弱主賊臣之時任扶顚持危之責國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左雄言漢至今三百餘載下飾其詐上肆其殘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己安民爲劣弱奉法循理爲不化達政體修察選法崇尚學校順桓以後多知名士雄之力也論者不考實但徇崔寔輩私意偏說爲後世言治之害外彊中乾與食烏喙何異

閩本黃本曾作法據後漢書校正作化

末世風俗漸靡往往如此自雄在納言明

議褒梁冀黃瓊比之鄧禹霍光胡廣謂宜如周公當時稱廣者謂雖無寧謚之風屢有補闕之益如此等論議以爲有補闕之益亦未可也夫正議而不能力爭故謂之無謚謚者自初回邪無復齊限則無可言矣瓊臨死之疏三代何遠如周舉黃瓊父子六二之動直以方矣

范曄左雄論序順桓人材當詳看曄謂使時獲用武宣之軌其豈遠而武宣何足道哉未可並語也

陳寔以善下人爲一世所伏而許劭以爲太丘道廣廣則難周劭之言蓋未可輕非故爲裁量者也昔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若是隱身自約終不以世利爲已益故以蹈行堯舜之道必將有此焉今夫燭已不盡照物不哲而借寔之美以行於天下者未見其成德也

李固料酌義理熟於世故深識根本始末順正無疏婞直前不在已而聽命於姦兇欲以正道回之率公議以塞其衝此天下至危之舉萬無一成固與杜喬既以身當禍而漢由此亡天命非人謀乃可痛哭流涕也學者或輕論固事幾於不識罪福矣

悲夫悲夫若固所謂任伊周之道而不得成伊周之功者歟

吳祐延篤進不求名自行其志凡人於應物之材自當無不周偏至若所願於世者能淳薄而厚以學案作以厚自處則寡怨而遠罪矣如祐與篤未嘗不正其言行而卒免於亂世率是道也恃伐而求多計施而望報其全鮮矣傳載篤止李文德書自當時傳誦蓋士之爲人者常多而爲已者少故也與馬援所稱馬少游又不同

張奐見竇王甫已而病之山西士人士性固然歟

段熲殺東羌幾盡以此爲靖難之術固前代所無有至其言先零作難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則爲之有慨於心然則人之慮患不在數百年之後者不可以處事蓋始以爲德而不知其種性終不可台既而屢服屢叛馴弭無策而熲之術用矣以周人化商猶歷三紀而況羌乎



於今世學者論陳蕃只卑後一節更不紀以前事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若受爵不讓掩而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觀其正已正物終始以天下之重自任歷數二漢自李固之外更無人也然既有竇后父子天下掌握自古得時未有如此抑是蕃自蹙迫壞之哀哉哀哉夫以蕃終身自治尚不做得後一節其不如蕃者豈復能有爲事功難易人材品目眞未易言有志於古人者其可不深淵薄冰日愼一日乎

王允氣量驕狹慮挫謀乖前後蠭起非一事最不曉者臨死猶努力謝關東諸公彼謂起兵誅卓者皆忠臣善類邪卓固當族若族而卒繼以亂如脫陷胸之匕首而飲腐腸之鴆毒爾何所損益允以爲當是時天下所患者惟一董卓而已乎可謂愚矣

黨錮之禍雖曰宦豎暴橫桓靈昏虐然所以致此實由太學蓋是時諸生三萬餘人矣唐虞三代之爲學其君皆聖賢以身所行與士相長取材任官又與相治後世不然但立表置舍以存其名如賈誼董仲舒之流尚不知人主當自化而徒欲立學以化人如武宣固不足預此獨明帝始終能以學爲重然褊察無弘裕之益其意謂不遷怒不貳過惟用之諸生而已此自漢以來知勸學而不知明義之過也況翟酺左雄止要蓋千百間好屋使四方游士自來自去於人主好尚國家教養了無交涉



作干涉師門徒者煙陋習希辟召者養虛聲賢否相蒙名實相冒激成大難皆太學爲之及靈帝末年更爲鴻都學以詞賦小技掩蓋經術不遑超利者爭徙之士心益蠹而漢亡矣後世不深考歸咎於士大夫不知蔡聚天下學者使之傑盛學案極極作而人主庸駭視爲贅疣身外之物其勢固必至此齊語謂令士羣萃而州處故士之子恒爲士詩云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人材何常而必欲羣萃州處之故余以爲非管仲語若人主不自爲學徒設學以教人欣猷不同忿心欻起小則爲然明之毀大必爲東漢之誅矣學案作東漢之禁

李膺一時士子所宗而指趨無聞但有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二語而已若魏晉以還則有可言矣亦史家之陋也他書不存亦以參考惜哉孔子謂泄治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然陳蔡之難



師弟子去死如一髮出處之際聖賢難之如膺言中倫行中慮而能稍自降辱以免亂世意者或庶幾乎

郭泰符融皆定聲名於一日東漢尚名之俗至是而極然至於久而不跲則固有其實也史稱李膺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不知所道何語使人想見而不得殆欲飛動豈亦洙泗之流喬田子方段干木之後復有此耶

許子將鄙曹操不肯爲目而荀彧乃以其可存匡正遂託身焉彧雖有材謀然與劭相去何遠也劭之高亮雅遠漢人僅以一二數光武亦能清言使劭生其時未知有所遇否

竇武經生儒者爲后父執朝權天下善士無非腹心萬世一時雖伊尹周公何以加此若雍容坐鎮何事不成雖還季漢於三代可也惜乎漢人忿毒宦官深久只有誅殺一路更無他門陳蕃以其世胄所歸遂不悟其能爲亂乎然扶興者易爲策救亡者難爲謀事之初基斷以獨智可矣及其崩壞扶左而失右東乃更過之豈其制變之術不素講耶

鄭太號有才略其勸何進無召董卓是也至於用袁紹以發山東之謀使卓懼而西遷則何其明於前而暗於後豈與紹素厚且以其世胄所歸遂不悟其能爲亂乎然扶興者易爲策救亡者難爲謀事之初基斷以獨智可矣及其崩壞扶左而失右東就而西傾蓋未易工也

孔融高懷逸度與姦賊詭詐之人不並立自無可言然王莽董卓曹操與前世亂臣賊子差不同若臧文仲晏子孔子處廢興之際蓋有成法未知融何所本其進不能持危而但足以殺身事已決矣儻以退免乎任意而行明隨禍機可悲也已

荀彧既佐曹操成霸業而後爲漢死節者以匡佐爲急則聽漢之自亡可也知不可廢漢而授操以柄可乎兩無所據以比管仲則非倫方之宗魯僅有成爾或謂才似張良道似伯夷伯夷中固無張良況良亦豈易擬此論恐誤學者

皇甫嵩功高一世處之若無爲董卓所擠不敢愛死可謂恭上命盡臣節矣闔忠之說何足以介其慮乎世以郭子儀爲難覩此殊不足道

漢末所制牧伯無不相挺爲大賊獨劉虞一人力守忠款然仁而不智自毀翰垣宜漢室之遂亡也

王景修汴渠從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一水門更相洄注無復潰漏自此終東漢不言有河患惟晉志稱河泛數千里乃桓帝永興



初不言壞決也按司馬遷悲伍子之歌作河渠書班固因之爲溝洫志載王延世竹落及賈讓三策觀景成功知西京立事苟且不及後漢遠矣固復不記景能盡智備法沈慮獨成故其美晦鬱傳者不章然則遷固二史之華不如後漢書之實也

郅都雖廉直而助殺臨江王故司馬遷以酷吏載之董宣以湖陽公主奴事激悟光武知天子不與白衣同有補治道多矣

球始謝司隸即誅王甫遂報陳窦之怨自請一月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其壯烈如此豈應入酷吏傳也以球事考之漢世人臣苟得事柄無問高卑專殺立斷以爲常俗如蔚武及一時名士養懦畜疑遲留不決自陷大禍曾不如竟付一陽球輩也或者尚尤其猖狂冤獄殆讀漢事不詳爾

呂強語可記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果強所自筆則巷伯孟子立下風矣又舊典選舉委任三府若無可察然後之尚書今但任尚書或復勑用乃見於強疏或謂如強如張承業人主豈可冀一二千萬以徼必亡之禍此甚不然強在宦官中出類拔萃正不自容竟以讒死但可哀爾始皇漢宣雖英主至於簡棄賢哲任用閹豎於是間求呂強耶

尹敏言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可謂激諫矣而人主不悟蓋蔽蠛蠓者不見日月也傳載其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可以想見二人風致



孔僖自訟辨而不憤徼而不訐戮辱在前懼不失正與張俊歐事師之嚴至漢始然彼不過章句訓詁而已胡爲兢兢於此哉若夫性命道德其何以處之然得之深未若守之固也

杜篤論都賦於相如揚雄之外別出思致語峻而潔意切而明節短勢險無曼衍之病詞賦之傑班固方之弱矣衆作不能及也兩處淵固字必誤

崔琦禰衡異操同情揚己矜華終以殺身

余每讀范式張劭事未嘗不潸然涕墮夫一至之善兩心相求通幽達明不疾而速又王忳馬及綳被天之於物疏而不失監之在旁其驗如此聖賢論道何嘗不兼禍福報應而言然至於

所爲小善小行者願使學者無溺爲何耶豈以是數數然者爲不足以彌滿充塞於其間耶

李固駁發兵之議夫交趾九眞反而欲以兗豫揚州人赴之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用矣然當時士大夫所見皆如此者蓋有寇卽發兵發近不能勝則發遠乃目前常行之事故也余頃在金陵考按建炎以來守江者皆用民兵鹿角戰船布列口岸分寨而禦虜至江北聲言欲涉我輒棄之而潰虜因以南渡遂至顯覆然前後施行無不如此余始疑昔人但守不定耳亦莫敢捨此策意欲激厲而用之比虜既至則已與之共水險地散心搖幾欲退去余急別募兵渡江劫寨頗得俘馘而歸城郭間聞捷奏係踵人意始安虜亦北遁而向之民兵鹿角之類盡爲無用然其耗動根本已不少矣觀固歷數利害毫髮無遺借筯而籌蓋不足道信儒者之英傑也



班彪奏酬答北匈奴事宜眞西漢文章可接太史公今漢書文體大率類此蓋班固所取法也若固所自作質弱而文靡魏晉先驅失古意矣彪不特文字而策謀沈深明習故事應變有方可施廊廟蹤光武漢業已成不以無彪而有所闕然如彪者不得盡其用光武不得無棄材之過也

前漢雖有太史公司馬遷以爲百年之間遺文古事靡不畢集紬石室金匱自成一家然朝廷之上本無史官可考班固亦不過綴緝所聞爲書賴其時天下一家風俗稍質流傳不至甚謬要之兩書之不可盡信者亦多矣至後漢始有史官東觀著記前後相承范曄所以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後由有諸家舊書也然東漢雖有著記而當時風俗之實則不如前漢而所載多溢

詞又胡廣蔡邕父子竟不能成書故一代典章終以放失范曄頹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爲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繡以就篇帙而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

三國志

魏志

橋玄以曹操爲命世之才而許劭以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玄與劭品類大殊言之高下固當不同也操爲劭所鄙乃爲玄及何顒所異不知劭自與漢人隔多少重數操得志後一時人材受其生殺榮辱爲所位敘者其賢否氣類又可知矣劭猶若此況不爲劭者乎東漢未亂時猶若此況三代之盛乎道之升降古人所以深致意也

東漢壞敗已久自張溫皇甫嵩成功而策士以改物說之矣人主與宦豎小人爲密虐用其民甚於寇讎與桀紂幽厲無異勢而吏不叛也董卓袁紹袁術曹操劉表劉焉陶謙公孫瓚世爲公子身任漢臣一朝狂誕假號奪呼自爲亂首劫脅平民屠刻天下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此前後所無也蓋漢末世有材者多上不惟無以御之又失其心激而思悖私義勝公道滅各從其黨不知有君而論者反謂東漢風俗最美能銷姦賊窺伺之心國家賴以不亡豈未之考歟

按操以中平六年十二月起兵初平二年七月袁紹表爲東郡太守據兗州以其中間攻于毒眭固陶謙後爲張邈陳宮所反六七年內轉戰百艱所獲甚微視高祖光武指麾戡定何太懸絕乎適會天子東還遂挾以自重方有扶義征討之事然則操之功業蓋是輔漢而後致非漢已亡待操而能存也使如董卓袁紹甘心爲賊固無可論若稍隱諸心欲因此跳梁跋扈自同問鼎其可安乎

操以令縣滿五百戶者置校官而其辭曰其令郡國各修文學操雖竊漢柄號令所行施其統內若兗冀之郡國可也與人主制詔並行於天下可乎苟或非不見微者猶曰愛人以德何也陳壽雖著魏書然有漢則無魏而其事詞錯雜使後世無別史法不復存矣

皇甫謐載王隱（魏志注作閻）稱操有濟世具而言袁紹與術母喪歸葬會者三萬人操密言於隱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此語當不妄黃瓊陳寔之喪會者皆數萬紹術亦然取友各以類則其人皆飛揚輕俠者也私挾成於下動衆太甚自無安靖之理與張角兄弟何殊

操十五年令敍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事極有始末當詳看後世多稱操姦賊狙伺猶畏迫名義不敢身自代漢按操僭亂顯逼惟孔融陰沮惟荀彧二人既死中外無不迎承自獻以後爲羞名義安在而尙何所畏迫耶然天下大物自戰國秦漢以來形窺若易而實取亦難董卓袁紹之流鴟張廣莫未有能自知節限故皆隨以夷滅操雖姦賊不仁然能自知節限故敢竊而不敢叛敢取而不敢代所以諄諄自敍齊晉文王樂毅蒙恬等事皆實語非虛節益知許劭之評爲不妄也

建安體如王粲從軍詩奚用也

建安十五年司徒趙溫辟曹操子丕曹怒免溫官明年而丕爲副丞相矣豈溫眞不省事而以門地辟耶將亦若不知故爲蓋塞以使之也

魏文嗣事之初霍性以論用兵誅死戴陵以諫弋獵被刑性言先王功無與比而能言之類不稱爲德歷數漢魏中間士人爲此語者絕無亦非不能蓋不敢爾不知性何等人也魏文居喪半年無東南之警而倉卒伐吳不過耀兵起隙以逼漢位性不知事幾豈張湯所謂愚儒也

魏文之所欲者禪代爾面符瑞章奏勸進辭讓前後節目連篇累牘存之極無謂然可以見其辭煩面理寡也

黃初二年初復五銖錢未幾以穀貴罷至太和元年始復行然則建安中物踊但用穀帛不比王莽自改幣而禁挾錢也幣與物相權從古而然雖操猜詐百出不敢用異說後世以有限從無涯自坐窮處遂無策矣

癸酉詔言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敝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夫民多面法敝勢極而變也民少而法敝盡民之術也秦及王莽之亡蓋如此曹氏轉戰三十年所成就幾何民愈盡而法愈敝其自言者尚爾況使他人言之乎當是時猶欲以功名自居吾不知其說也



魏文帝欲并吳積年以司馬懿居留自謂得所任矣而患方起於慮外然用人之道百世同軌此非所以爲悔也所當悔者前面已起樣子爾馬上賦詩極陳觀兵之盛其終曰量宜運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彼以周公爲怯耶大抵六子二曹爲建安黃初體自此不得復見前世之風雅而後人以爲高風絕塵所未喻也

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麋鹿九雉兔三十文墨之士多以爲壯余觀大叔于田還猗嗟其技藝材數有過於此而詩人刺之以爲亡國之形也今曹氏虐用其民挾持殺戮驕豎駿子乘堅騙良憑勢作威以自快其得意而風聲氣俗之所熏炙更百千餘年有志之士不復古人之大全道可悲爾

江漢爲池舟楫爲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中國長技無所用之此袁淮稱江南地理也既又言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畋江北敢遠其水陸次平土中國所願聞蓋權是時不止於守江而又欲爲取淮漢以北之規故也余頃在制司初亦循近轍幾誤急易之僅能自完既將經畫江北以及兩淮而上自卿相士大夫下至偏校走卒無一人以過江守江過淮守淮爲是者余亦以病歸矣今因諸書間錯見之此今世大議論也未有不知守江淮而猶欲論取中原者也

何晏論治心愼習放鄭聲遠佞人欲因幸式乾殿游豫後園使大臣侍從容戲宴娛省文書訊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此疏殆晏所謂格君事業者乎然方晏等用事而當時經生學士謀臣武將皆無以爲然者彼固不足以知之矣而晏等以急利競進之心當幼君驕相之勢行人所不能知之學固所以不旋踵面覆其族歟

司馬懿初除曹爽蓋因朝臣內外惡其驕縱方以此舉爲便固未有言其非者王淩（魏志作淩）雖知之而謀立藩王不利見主使懿尤得以自直二事皆因當時之所謂正義以售其逆謀人心密移國向隨改轉盼呼吸傾奪已成雖欲起而圖之無與共功矣古今存亡之機雖未嘗不如此然曹氏辛苦作計三世相承纔

二十年本以託孤乃得篡弒而蠡因公行邪乘間掩竊上下拱手全而付之是非疑信曾不及一出諸口嗚呼孰謂三國多智士哉如劉曄蔣濟之流區區乎以揣摩從人者固至是歟

高貴鄉公劣漢高而優小康論著頌祥以耀遠近其意蓋欲感動臣下使之協同耳今其書之存者但縱論文義無所激發則當時未嘗領會可知矣而公不勝忿怒奮一夫之決以速其死悲夫

鄭玄以三老五更爲更事之稱蔡邕云更應作叟引俗字女傍更爲證按三老五更二戴集書也至東漢初既立初以養之距玄與邕時上下二百年耳一朝見聞未至懸隔玄經生家以意說之固未必是邕周旋臺閣從胡廣諸人游號爲通博既不能以義斷其是非又於故實無所考據而徒以字學偏傍輕改之可乎後世經文以邕改定者爲的而其見識如此恐未可憑也



按昔靈公不君趙穿弒之趙盾反不討賊史官以穿罪焉孔子以爲其義足以戒後世因而不改然而法一變矣及晉厲公亦以淫虐被殺而悼公要皆之詞曰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而樂書中行偃束手退聽晉自是復竊人以爲材至魯昭公不忍討伐季氏不克而奔齊悼公亦循周子故步欲正其始陳乞不從尋即遇篡四者之迹足以互見蓋趙盾欒范恭順未失故臣道可復存意如田恒悖惡已定故君權不復反事既至此但以勝負爲是非耳至高貴鄉公則又有可哀者司馬懿父子暴擅呶奪五年未遠國祚已非魏有按毋丘儉表司馬師自公立未嘗朝公欲問其疾亦拒不得至觀此際會雖有二悼欲正其始何可復行侍從羣臣一語不酬對更假

遽盜奪而況虛位無權勢同單庶一旦因人主在外閉門截橋劫取事柄與反何殊此至愚者不敢爲懿號有智而披猖妄作操至此已五六十年民志久定司馬懿再世受遺信非忠貞何自取族滅然竟以勝一異也曹爽兄弟昏庸童豎無足深責然崇信何鄧惟其所爲晏等皆勝流名士並居要職命令所由出方天子朝陵爽義扈從未知晏颺之流安在而變起倉猝但有桓範拔劍南奔其餘竟無一辭懿奏既通駢首受戮而魏事已去矣懿一旦僥倖於至愚而成至智晏平時自許以上智而終成下愚苟無人心忍而就此哀哉二異也昔韓馥讓州于袁紹竟奏則求死當危亡之際舉國無人乃至於是孟子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何太甚乎

夏侯玄言先王建國分疆畫界各守土境非重罹羈絆之體欲省郡守縣皆徑達兩漢論治未有及此者其自負弘濟良不虛

也而親姻中外竟相首尾委肉以當豺虎之鋒悲夫如玄之智雖未必能存魏然玄死而後魏卒亡蓋與其國相始終矣

曹操取天下事盡具荀彧傳中故或者以彧比張良良高妙玄遠智因物生不爲定形固非彧所能至然而清整愷悌以善自與是三君八俊家良子弟也或者又言漢已亡操取之於羣雄非取之於漢此甚不然以操終始挾漢而令猶不能盡得凡操之得非名依漢則無由是漢固未嘗失但不能主令爾譬如人有良田廣宅雖失券要而田宅固其物也臣僕不直而歸之而欲直而盜之可乎彧爲漢人子孫其當死無疑所可惜者智不足以知操之爲竊狃於謀而不自制遂失其身爾此乃士君子出處之至戒學者尚無分別何哉

袁渙舉動節度言議政幹皆近儒者然特其粗爾操之初事最蒙褒用或疑此非所以施於操操但不容孔融禰衡輩耳過是色色有之若已受其籠絏而又能將之以德行矯之以貞介無不可者如張範邴原之流正操所欲獎飾也昔閔子稱原憲季次皆未嘗仕季氏孔子告仲由以知德者鮮士雖欲自勉於德而不知立德之地不可也獨田疇終始辭封似其志有所在是時操未建國前爲蒲令後爲議郎皆是王官若不遽死未知竟如何也

管甯漢末遠遁漢魏興廢之間君子存身用捨之際皆可以免比其來還則改物已定年邁時逾猶隱終退泯然無迹士君子之處世以道雖難易不同不害其爲仁至於心所不欲而自行之屈伸舒卷在己而不在物則未有能及甯者固與荀爽相去遠矣

按崔琰初仕袁紹諫以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次對曹操以未聞王師仁聲先路此蓋老書生守經不易之常論也然琰便甘心委質曹氏首爲魏臣未知琰意以爲諸侯復興各事其主以翼戴天子如古之齊晉正當爾耶抑風靡波順遂無漢朝忘其素守而不自覺也人之立德必有其地余既於袁渙郡原見之如玠孤峻特立匪躬正色於人之本朝而無自立之地逢喜迎恚漂搖中流殺身如斷梗進無孔融荀彧之節退乏鍾繇陳羣之利則余固未知其說也此亦不足爲士君子出處之至戒乎

鍾繇欲復肉刑斬右趾以生易死而王朗以爲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卽爲減後世雜犯死罪者皆當不死古人卽刑而不免於濫後世濫刑而猶可以卽非後世智於古人也積習既極而反爾

王肅言周官五日覲朝當考漢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覲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庶禮復與光宣聖緒按成帝既道尚書簡闕親政遂無覲朝之禮公卿不復進見三百餘年可謂敝事而兩漢諸臣未嘗一言及之史亦不載何也肅去其時未遠既正論指陳就使不盡然而覲朝之廢固久矣然則尚書爲天子私人事歸臺閣公卿充位蓋有由來至於人主不能親覽臺閣遂成朝廷古今之變微而不自知也然當時號治世者未聞以不覲朝爲失後世人主之見羣臣多矣而其治亦不能有加於前世何也

肅言何晏鄧颺等爲弘恭石顯之屬肅大臣子以學問自負論

事有稽據立朝明始末指晏輩爲恭顯亦其理也(文說)自守如此則其出處不應苟草若以晏輩附從曹爽爲罪而以身從司馬父子爲正恐未可也齊王見廢肅以太常迎高貴鄉公是時司馬師纂事定矣彼亦以爲是耶甘露元年肅死去高貴鄉公見殺亦不遠使肅再遇此事未知又當如何然則何其明於知爽而昧於師昭故自漢魏以來不以廢興存亡之際考士而信其自許爲正人者余不知也

魏略敍董遇邯鄲淳蘇林樂祥等言太學生千數冬去春來博士纔疏弟子避役無復學者圜丘議下郎官諸吏見在萬人應書無幾朝士四百餘人能操筆者無十人及劉靖亦云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無學者曹氏父子上馬殺敵下馬賦詩自難語學隱



魏有校事吳有典校近後世皇城邏者之任程曉言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惟心所適則誠與後世邏者同至典校又糾摘文書其干繫尤切矣然吳魏倉猝用之不久尋廢而後世乃以爲官常豈曉所謂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蓋亦有言者而莫之能革也

漢魏之際匈奴氐羌皆居內地兆於漢宣成於魏武昔秦人築長城以限拒胡而漢武力戰使之遠漠不能爲寇至孝宣因其衰弱乃反輔之塞內而張既設策一旦徙氐五萬餘落於扶風天水當時方以爲快不以爲虞也使魏稍傳世未亡則諸胡之禍親自當之孔子稱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夫慮(疑脫一字)近遠而事有是非故出之不以正者萬世之患也豈止百年爲戎而已

棗祇任峻爲魏建屯田後世祖其說然未知時用不同蓋曹操起事廢罷錢布專行穀帛祿賜調度無不由之然則於民不耕之地官置典農春任其勞秋獲其利年豐業廣百萬之衆足以自給雖不待租稅可也後世化穀帛爲金錢軍國諸費絹米纔居十二兵料下者日猶百錢若以多錢之卒歲種二十畝官收十斛米以五而獲一租稗畜藏已輒塵腐是以有用而就無用而欲從祇峻之遺策可謂疏矣此事當大有隱括然後可議如黃霸龔遂任延召信臣之流兩漢名循良吏也然止是治民一節爾杜畿傳中乃有數節可看其始空將一身犯必死任奇議以得郡而其後乃行之以寬惠示之以教勸待之以富庶自無入有由險至平豈有講論之功哉若畿及劉馥蓋春秋以上人材不止如遷固所稱也後世材品益下權數者武猛者生聚氏所用其變化屈伸之際後人猶未能望其藩牆奈何欲輕語三代事乎



杜恕峭峻特立之意長者自達之言於魏極少其比雖兩漢人者平易者各自爲家不相通而徒相誚蓋陋矣且漢末餘吏曹亦難之今錄其語切者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氏所用其變化屈伸之際後人猶未能望其藩牆奈何欲輕語四支之重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閔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陸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賢意(魏志作以違聖意說)晁錯蓋寬饒固無此論也鍾繇王朗老成練達然其意自以爲如是止矣年邁而志不新人之通患後生宜可畏哉

孫權十萬攻合肥守者七千旁無近援固已不自保而遼乃募

士八百擊其未合以至尾追幾獲大醜非操之智無以使張遼非張遼之勇而明亦不能自任也勝負成敗蓋誠以人不在衆寡土常如此則立於積衰甘弱之地爲預怯莫前之說以自附於哲者可察矣魏文帝乃謂古之召虎殊可笑召虎卻不如此曹操美徐晃賊圍塹鹿角十重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以理勢而言非徑入敵圍固不能解圍全城非於圍上破走救者固不能得城全勝然古今自非見救至逆遁則皆畏敵不敢救少有如關羽及晃之眞以勇力相遇而決鬬者客主單復之鬬殊陸抗能知之此羽之所以終屈而觀者之所當思也

孫權以五萬圍文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魏略載云云而論者乃云此語與本傳反非也傳固本



諸魏略但刪簡煩辭耳書傳中此不少也然古人以智期人而又以自期故縮於不敢而敢者勝後人以愚期人而又以自期故冒於所敢而不敢者敗爾

魏武病召曹彰未至而殁彰謂曹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魏略此語雖未必實然操於諸子將擇才而與之意不專在嫡倉舒夭死以文則植以武則彰使植稍以智承之則得其處矣故王通謂君子哉思王以天下讓而人莫之知亦非過論也

陳思王讓德余既發明文中子之論然以植事始末驗之謂植能讓猶不爲知植蓋能取然後能讓植含毫弄筆自喜目前而已機數防慮何嘗萌心兄忌惡之不啻讎敵猶自乞爲將及入侍求死不太迫乎又謂取齊非呂宗分晉非姬姓寒溫燥溼高

陳登爲劉備所許且以許汜所言不但上下牀之問其品第甚高而登又自言所敬於當世者有數亦足以驗矣然觀登指意

雖名助漢實亦爲曹操驅使耳豈是登疏遠不知耶使其不早死盡見操所爲將遂從之耶絕之則孔融荀彧之禍至從之則登之生平喪矣此亦不可不論也

盧毓啟妻曰等死引未見君子未廟見及附從輕薄操以爲引經典有意令孤欵息用此語求之漢人引經之有意者少矣所謂春秋之義繩臣下大抵多無意之引也豈不害生民乎然操喜有意之經足以緩死而不知自立無意之法爲殺生孟子謂雖得天下不爲信非所以責操爾

盧毓之語有益世教蓋爲善以致名非無實之名以才而爲善非僞道之才毓所謂可以得常士者是也天下常士多而異人少推行之庶幾皐陶之意爾魏晉以後選士之權多在吏部至唐初猶然後世宰相不過能行吏部之職經遠之業盡廢而以所謂度內者皆愚儒也所謂度外者皆慕不逞也安得度內而度外之人此白皐輩所見爾



銓敍爲大功至非其人則用情敗俗無所不至夫一有司之不若則烏在其爲王佐宜乎責效愈卑也

和治貧至賣田宅而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謂不以格物者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悴疲悴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世道雖降其行未嘗不過中執謂曹操建國能使大吏自挈壺餐乎

按高柔傳稱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三公止朝朔望東漢雖事歸臺閣三公猶爲宰相至是但崇官稱而已臺閣既未成朝廷三公又非相職其特命相者往往多非人臣之事數百年間有君無臣雖方夏幅裂治化與古異然天地之經安能久不正耶

孫禮以伊呂望司馬懿而責其社稷將危天下何當時議論趨舍蓋多如此然則助成懿之叛逆殆天意耶

辛毗言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何必期於相反孔子以夏時爲正而不言商周之非謂以戰伐而改正朔前論亦無所見蓋毗一時之意也然上循五帝協時月正日所以正天下諸侯而未嘗自有改易獨殷周變之毗陋士臆說固未必中至於無益而祇爲異則學孔子者闕之可也

楊阜論袁曹勝敗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謝公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閻本黃本皆作杜據魏志校正各盡其力昔商鞅教秦孝公申不害相韓昭侯行果敢睚眦之術彼世有國而自用之干進者固應然而秦漢以後皆施之於賈豎盜賊崛起然亦未嘗不驗豈古人叢驅網漏之道遂已亡滅耶末世所謂度內者皆慕不逞也安得度內而度外者皆愚儒也所謂度外者皆慕不逞之人此白皐輩所見爾



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謂操能用度外之人此白皐所見爾

淩霄闕始構鵲巢其上高堂隆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淩霄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今詳詩義鵲巢而鳩居非有惡於鵲非有愛於鳩也鳩以均一之德詩所發興至其材拙不營而奪非其有豈復取之哉鳥巢於高物理之常何遂怪歟然時主心有所疑而問隆即事爲象而言如契之合券之同無其義而有其應何也雖然物鑒以顯而理不正以通此亡國昏主之大患諫者所不能回可歎耳

隆又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昔五子之歌獨以道鑒亡而周人之興乃兼言符瑞若操之猜雄阻逆竊非其有殘民不已天下爲墟久近之卜

亦可算矣無以異物爲也恐隆引類告君不得不爾

魏明帝不能從楊阜高堂隆之諫節減宮室而欲傳蘇林秦靜之業課試學者緩其實而急其華漢武帝誤之也孝宣親見其害尚欲修武帝故事況後人乎

按滿寵傳陸遜向廬江寵言賊捨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又言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乃移西三十里依險而引賊平地又言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蓋吳魏相拒吳常以能蹂躪江北爲守而魏不能以跨越江南爲戰後世守江者畫江內而守之每患退走此非奇計祕謀當與衆共之使知戰守所宜處不然雖江水不爲險矣

王基進據南頓稱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世人多以淹止自保替過持重二字基此言折之甚善不特爲言兵者解惑也以重爲進則前茅虛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投袂而起猶可有功雖非古人仁義之師庶乎黜而不挫矣而基始則能倡議獨進安坐莫搖終則能持勝全歸不求深入勇怯各當動靜以時基亦儒生非武將也觀者自當斟酌

王淩子廣論何晏丁畢桓鄧所存雖高事不下接同日斬戮名士滅半而百姓莫哀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廣樹勝已擢用賢能等語裴松之以爲前史不載皆習鑿齒自造前史載與不載不必問然此乃魏晉人議論兩黨根抵非虛言也蓋夏侯玄何晏以器韻玄遠爲一時表則士之神雋朗邁者爭宗之其老重樸有局幹者皆所不悅此司馬懿所以能乘機取魏柄俗人甘心爲之役而不悟然雖能取魏而晏玄之標度風流已不可掩抑所以晉人終於成俗而向之不悅者久亦消折後生遂靡然矣余觀三代之後道德喪壞而義利不並立雖孔顏孟軻不容有晉楚之位況晏玄挾高名而兢（疑當作競）厚利自無全禮（疑當作理）又王淩方欲廢見主立藩侯其去叛逆幾何此借懿父子之兵而資其食堅衆人之用而成其篡也悲夫

毋丘儉諸葛誕亦善夏侯玄鄧颺等儉廢司馬師之辭猶謂懿衆費歲完五百萬斛而以三千萬斛爲十萬衆五年食以今約之則收少而食多未知當時調度如何然作田計夫軍食計口古今所同決不能一夫耕百畝而食六十斛也



華佗管輅等傳雖規倣太史公至敍載指實而奇態自生往往遷不能逮所謂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以上當更有事也選善號世子趙無卹怪甚

以漢高滅秦項之威而匈奴項領令圍平城光武百戰百克遂定海內而盧芳連胡擾邊終其身不能屈烏丸蹋頓之暴不減前世曹操親伐一戰斬之徙其部落遂爲名騎所向有功何其壯也自古立國德意爲難而以武勝者多矣若夫德義不足而又羞武事十世淪胥坐視天下變爲左衽學者當詳而不當法

陳壽載東夷後前史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因思前世雲紀火紀至以鳥名官蓋上者神靈下者鄙野故未嘗酌人道之中而鄭子乃以爲不紀遠而以民事則不能之也

故恐亦未然左氏但言仲尼見而學之蓋以備異聞而未暇辨其是非也

三國志

吳志

方漢帝在長安王允破敗而李傕郭汜等更相劫質關東視人主如土梗未有知天下大勢所歸者獨荀彧以此勸曹操遂於兵少地狹之時首執其柄雖操雄詐過人然亦有以得之矣此外惟田豐劉備諸葛亮孫策爾備徒有其意就復萬一僥倖何所能爲如策勁果明達又已有事力使不死而究其志未可量也然則所謂深慮知化之士要自不多有古今所同也

尹吉甫雖有江漢之詩而周人無征伐之實吳越但內爭三江五湖之利爾楚滅秦越滅楚江東尋即散壞以至項羽之亡兩



漢之興皆未有以長江爲險者及孫氏初割據曹操猶未與之競逐既敗赤壁建安十八年始攻濡須相繼十餘年魏凡五至江濱魏文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自是南北之論遂立大抵楚能開拓荊蠻而孫權疏理揚越江東浸成家計魏因而力爭乃以不得踰越爲限天固未嘗特爲南北作限而亦非前代之所難取也故孫策謂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權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權然則雖策亦不以江東自足蓋借爲進取之資爾孰謂六代南唐皆局於此乎吳錄又言孫韶遣高壽率敢死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魏文帝帝大驚得其副車羽蓋而還正與微虎事同近歲滕成偶建策而聞者怒甚以爲激敵而敗和議然不足怪也

孫權以黃龍元年即眞魏明帝三四年也距策初得江東三十餘年矣以權之能自守衆人盡力輔之患難百罹方稱大號夫豈不急勢未可也而袁術袁紹未有髣髴遽自尊崇以亡其族實力之與虛意相去懸絕如此謀臣策士不可不知

孫權用萬人報聘遼東舉朝以爲不可權之謬不待論矣余獨怪權以區區江東違衆心行失策若此而猶無與於興亡之數後世或以天下之大行之一跌而遂不可復何也雖然亦幸公孫淵即改計不過爲笑一時爾如再三牽綴未已撓意盛竭國從之張昭輩皆當見殺眞速亡矣

按權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是時塘外皆敵境故也若棄淮不敢守於已腹內瀦水自淹而曰踵昔人之已行此余所不能知也



李衡妻習氏不聽衡治生營稱太史公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日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貴（吳志注作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秦漢以後戚婦人女子之賢著多不可信此語而果可信雖羔羊何以尚茲

孫休即位始欲按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於是江東無學久矣又言州郡吏民及諸營兵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當孫權時上下力耕與戰相須兵可常用是以賈少而農多非眞能務本也古人得百里之地便爲不拔基業三國各方數千里但汲汲以殺人爲事不能一朝安如此等詔令數十年纔一二見耳以古法準之雖欲久存可得乎

孫休武后劉龔別制名字爲世所嗤固無足論者然自伏犧至堯舜文字皆已一成不變後世無復加損矣凡物號事名亘天

極地無不皆然此人爲之耶天設之耶莫知其然而然耶學者乃謂伏犧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恐未可據也

會稽功曹邵嚭自殺置辭有天下重器匹夫橫議含垢藏疾不彰翰筆鎭躁歸靜使之自息等語皆未易及若果嚭之言而殺身以明將輕用其死近乎匹夫匹婦之爲諒者豈所謂梁王墮馬賈誼自傷殉人之義固應爾耶

或勸劉繇可以太史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耶但使偵視輕重而已由後人言之必謂許劭風流自命敗壞事功爲此不切情實之論然當時所謂三君八俊之儔無不品局並濟幹雅兼遂者皆雍容鎭服於上而後進雁行奔走於下未有不肖惡子輒厠其間也劉備言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然則漢中世人物可以想見學者自當深識

孫權自作書疏數處其與孫皎書頗有文義可觀既知其能以謹細寬綽包受蠻武之爲難又涉歷經傳有益世用所以勸呂蒙讀書不虛語也曹操劉備皆能道語言操險薄著於詞章無可錄備與禪書稱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其自云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論治道多矣當亦有味其言之也

諸孫多材武與策權共起曹劉蓋孤弱矣興亡以道不在其宗

曹氏以爽亡孫以峻絀敗

張昭誦君子之事上一章時咸以爲得所誦然則嚴峻止誦仲尼居則誠昭所謂鄙生者若昭之所誦要使其君知凡爲人臣者進退開說之際皆當盡忠補過順美匡惡不徒燕談閒語泛論平生以是致爲臣之義可也若眞欲盡忠補過順美匡惡則亦非此所能盡何不贊其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其於盡忠將順何以過此恐昭之君臣亦未能當爾

古人以用材爲難故曰在知人曰聿求曰額俊曰旁招至季世始以材得自用爲難烝民所誦仲山甫漢蕭張鄧魏近之矣陳壽稱孫權不及孫策不能相張昭謂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如雍始終無玷國人上下所同敬而壽之論不盡其美蓋亦有所見非偶然者正以其自用之也自是以後號爲一世大臣當時所貴後人所尊大抵多雍之流皆人材之所以自用而人主用材之道不復見矣此意甚長要當細看

孫權論魏明帝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爲是衰證非興隆之漸由今觀之正坐不能如陸遜所言爾權以此爲不足以致興隆未知權所謂興隆者竟何在享國久近在其人之心量廣狹權有地數千里立國數十年以力戰爲強以獨任爲能殘民以逞終無宅髮愛利之意身死而其後不復振操術使之然也

張紘臨死語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夫習於難易流於異同而不計其治亂固人情之同患然治之所在實難少而易多同衆而異寡亂之所生常冒行其所難故犯其所異若止以不憚難不惡易爲合治道此特言治之蠹者故伊尹教太甲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雖非上哲而志之順逆必與道之是非對立故人之所謂難者不知其難所謂異者不知其異以太甲之不明而終能思庸無禹湯之德而致禹湯之治者由伊尹言之精也

曹操乘荊州之捷徑取孫權此常人之所畏爾稍有意慮便自知不然況周瑜魯肅輩乎李左車勸韓信按甲以服燕操亦非不曉而急於席卷遂墮策士之所譏是事古今同律何止一赤壁也然張悌決版橋之戰亦與赤壁何遠而吳竟以滅蓋與亡自有象操雖強而孫氏立國之初忠智畢力大勢既定實不可以虛聲下至晉兵將雖不如曹而吳亡形已成悌所謂無愚智皆知之其奮於一戰者不過欲與之同死耳此所以決策同而成敗異也

孫權臨稱尊號謂人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戰國以後浮薄之士妄稱非冀以干時偶成忽敗蓋無所不有惟其實可以造事者彼固未嘗輕言而此亦不敢輕聽肅之於權其驗乃在數十年之後如諸葛亮答劉備止論形勢大要初不言



當何所至豈孔子所謂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歟然則如張昭之無言權自不當責也

孫權與呂蒙論讀書及光武曹孟德事并魯肅言蒙進學之益學者當詳看若光武庶幾能讀書者權及曹操未可言能讀書也權又謂不當治經爲博士使博士中無此則經當有兩說不然則博士之說可廢歟

虞翻東國俊才宦仕州郡上不及預天下廢興之義下不能爲一身榮辱之防虛効忠勤輕招放廢惜哉惜哉曾不得比顧雍諸葛瑾之倫也

虞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亦用意至到之一節其言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後世則又不然嫉其已成而設毀以敗之皆是也

張溫文議功用雖無傳於後觀顧雍張昭諸葛亮等所推與可謂顏出孔門參賜同譽賈登漢室絳灌不讓也自古負不世之材或爲人主所知而其下共排笮之使不得志者有矣未有舉朝所服上下交願而人主反加忌惡羅致其罪而漸於死亡也此但孫權自度已不足以用又從而傾之爾於溫何損而注載虞俊謂其材多智少華而不實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豈其然乎

駱統疏字字可考眞使人三歎息也

駱統區區獨知以民爲重安得長者之言

昆陽以後官渡周瑜關羽陸遜皆大戰也劉備平生拙於用兵舉無不敗乃專師獨將以嬰吳人方盛之鋒自無得勝之理然素有雄名而遜晚出陳壽所謂摧而克之罔不如志蓋亦難事



也按遜傳督五萬人拒備備記不言幾人要須倍之魏書云四萬人恐不然備既不能取夷陵順流破竹而斜側旁入緣山列險衆無所施名爲五六百里實不過數十里耳魏文帝笑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使眞能連七百里已至江陵矣況此非拒敵如據其要害雖芭原隰險阻亦何所忌乎

陸抗討步闡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拒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余於徐晃解樊圍事已互見之蓋智勇相遇各盡其力不恃敵之不敢救一旦遁退如諸葛恪自取喪敗也抗又言德均則衆勝寡力侔則安制危庶政陵遲黎民未之所先也善哉與司馬穰侯吳起合矣陸氏信才父子也

孫登德兼於能知人則哲深達治要臨殁一疏不論三代以前

三代以後世子藩王之賢少有及者同時曹子桓子建何足道
哉然孫權暮年驕惰猜險禍成骨肉登亦幸而早死未知父子
之愛竟能始終否
賀齊傳甚奇偉江東之有山越無異夷蠻蓋秦漢所不得盡治
孫氏既以吳越起事搜剔制服數十年間遂成平土矣今湖南
倘有峒民而世無齊輩勇決誤搖手動足輒爲大患雖非先王
論治所尚然以彼視此猶有可言而後世因諱之不敢道如齊
者殆不可及也
吳範占驗存亡興廢無不審中使如其言無用人事矣將天定
而人從耶將人爲者天合耶將如物之形立而影隨也自堯舜
三代以道制命以德祈天而禎祥數術猶未嘗不行乎其間獨
未知秦漢之後或有聖賢事功者其天道先具又當如何爾



諸葛恪先討山越後築東興功效不可掩矣然推此而遂欲施
於天下大計則覆宗虜主傾辱其國曾不旋踵著天下之計自
有定形不因事而就恪智小不足以知之慮近謀遠勢當然爾
然當時議論徒能毀其已敗則亦無所取
王蕃樓玄賀邵韋昭華覈吳之將亡孫皓酷暴尚有此人孔子
稱殷有三仁殷聖賢數十世之天下其亡有此仁人固其宜也
悲夫

蜀志

劉表當亂世雍容文義自保一方比於袁曹之殘民不猶愈乎
劉璋雖闇懦然國富民盛守之以恩無所得罪也而縱橫之徒
韓嵩張松之徒各思自逞不以其上爲可安必欲與之偕亡而
後已利口覆邦家眞可惡哉
劉備頗知天下大計所在但初起時名位微淺不及諸人當盟
會之際既起後智勇短劣不能折羣雄勝敗之衡安有一二十
年進取無成栖栖寄託而猶欲就功名者所以自負樂有謀誅
曹操一事始終賴此僅立一隅大抵雖匹夫特起未有無植幹
而可偶然立事者如荊益固容身之地然圖之無名極覺勉強
其詠不武其克不令諸葛亮龐統以此自見不如袖手寂寞終
無所爲也
陳壽言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
古今之盛軌道得出司馬遷不能過也
周衰聖賢不作管仲相齊成匡濟之業春秋二百餘年載之余
考次仲事與王道未有以異而虎士權謀用爲首稱諸葛亮治
蜀雖不能復漢然千歲間炳如丹青余撫亮所行實用霸政而
論者乃以爲幾於王道蓋古今之世不同而人心見識亦隨以
變也
劉備與關羽張飛龔竺簡雍流轉南北自壯之老殆絕資身之
策而亮教以取荊益然後卒成三分荊益雖可取然假力於孫
權則借貸督索會盟於劉璋則欺侮攘奪計亮之始終存心行
事不宜有此而號其名曰興漢則可悲也故余以爲君子之於
天下必使之無一不正而後從其君自伊呂不興而管樂久亡
無復可爲之時矣
司馬德操謂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方公孫
衍張儀開闔動搖天下聽命而孟子以爲妾婦之道則極一世
之智計而不足以當儒者之隱約東漢士貴風操家尚經學亦
既知義矣然而勁勇林起豪俠雲萃而先生大人不足以鎮之

散亂墟突關成末世之禍於是揣時變者負算略語世事者極縱橫而儒生稽古以俗士廢焉德操所謂俊傑幸有亮在然猶未免於縱橫若他人不足以語亮者法正之流勿數可也

余嘗論漢高無所能而蕭何與之以天下今觀諸葛亮之於劉備亦然若光武曹操劉裕唐太宗皆身自取其臣助之而已然漢高猶是大勢已成何之與爲易備漂流二十年未嘗得尺寸亮繫空幹取以無爲有比於蕭何其事倍難至於始終任責習坎心阜而行不尙以古人之資而用後世策士之術理不兩立所以盡力而少功也

眉山蘇氏言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與伊訓說命表裏亮謀取益州日月之食也至是則人皆仰之不復論前事矣蘇氏之言雖過然大指亦近之

習學記言序目　卷二十八　十　敬鄉樓叢書

亮自備死閉關不出五年一出而不可敵何也一出而敗則其後錯落不復振乃理之必至矣

湯文王百里而有天下孰謂益州之大不可以取患不行湯文王之道耳亮區區信賞必罰朝種暮穫雖號治辦而魏亦不至於亂則安得以一隅之地而收克復之勳如用魏延楊儀尙自不保身後是亦與魏何以相過非所謂以百而取一也

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其小心克畏與蕭何同此所以能服一世也然以上當更有事亮集荀勗和嶠令陳壽所定亮之言魏晉之人所不欲聞也然且存之而不敢沒非亮至誠孰能使之壽又言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誠然其好善忘慊自是晉武及舉朝盛事故其後雖亂而尙延也

壽評亮及集古語中贊述亮美皆當時親見實事所謂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是也至後世浮稱汎指失之矣嗟夫三代之下道遠世降本王心行霸政以儒道挾權術爲申商韓非而不自知以亮始末考之歷歷可見所以使其功烈不能究者皆末俗餘論誤之也余故諄諄具之然則學者至是更須自拔乃可爾

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微行鑒之間乃有王霸之略足以樂而忘憂然則貧賤誠不能爲士累也唐人謂開筵而場圃舉酒話桑麻正是本色韻勝者閒吟而已

劉備言每與曹操反事乃可成此未必當時眞語然以詐取劉璋者備之所不安也備周旋陳元方鄭康成蔡儒授記其說寬緩而諸葛亮龐統定計數於前必成敗於後司馬德操所謂識時務者蚪恐如此俊傑比之古人更當吉縮以爲明德觀璋之所以失備之所以得事之成敗眞有計也法正既與備以益州又爲之圖取漢中其策淵郤才略不勝國之將帥乃審其必成而後動非苟好謀者正忽死則智算已隱而備之業止矣如諸葛亮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此全不是議論湯武之仁義伊周輔之自知必勝桀紂之暴虐百全而不失後世無德專用計數李斯張良以有勝無亦百全而不失也使成敗利鈍果不能逆覩但欲以身死爲恭則何用勞師殘民爲此不可知之舉高不足爲仁而下不足爲智況三代之君臣未嘗有此法乎

許靖以汝南勝士著名既嘗預漢謀議及其流播無所苟容身

者則臣役之晚歲遂有翻城見薄之事然則如荀彧之出處殆未可以輕責也法正薄夫乃知靖爲當敬發悟劉備用賢之機諸葛亮之親厚正有以哉

諸葛亮不以英特表羣物而以懇惻來衆智參署之旨散屬珠玉之喻誠有味之言也用人固難而爲人用者亦未易末世材質委喪萬人一律以橫論爲昌言以腐說爲忠慮而欲求亮虛受之益吾見其多聽而少成也

廖立言關羽怙恃勇力（蜀志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豈不中羽之病亮正以其攬事廢之爾至李平則法當廢矣罪功輕重曲折甚多上世未嘗以此爲宰物之盛節亦霸政之餘務耳習鑿齒論甚淺未能究其義也

每念亮纔死魏延楊儀便敗國事自戰國秦漢以後爲一勝一負之兵雖盡得天下皆以幸劫不幸耳獨亮欲節制而後用之然亦止能及其身武王既歿三監淮夷叛民猶罔不反曰艱大而況亮乎

代漢者當塗高是何語漢光武嘗以問公孫述謂君豈高之身杜瓊乃以魏當塗而高取類而言復是何類又謂始自漢名官言曹司馬當復何義譙周又言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天下會于普豈會於魏乎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惟與宅漢末諂附王莽者始有譏緯先定之說光武尊之甚於經典班固父子希世論載而後世以能推析配合者爲精微然則人才何由不陋乎

孫盛論譙周書降事特可錄余觀諸葛亮舊惰媮之習厲其衆

晉書

帝紀

史稱魏武辟帝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魏武使夜刺之堅臥不動再辟勿便收之懼而就職及曜書殺婢事按懿是時齒少名微豈爲異日雄豪之地而曹操遽憚之至此且言不欲屈節曹氏尤非其實史臣及當時佞諛者意在夸其素美而無辭以述亦可笑也

諸葛恪屯皖懿將攻之議者以賊據堅城積穀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按吳盡江而守魏人尚憂其越險致師近世乃委淮與敵自有城堡亦預毀棄雖古今之變勇怯不同亦由謀國者未嘗考論故也

曹操盜漢三世四十年諸將未有擅兵於外者蓋人主自執其權也懿累立大功位極將相年垂七十欲取其兵柄而不能忽值齊王童幼爽羲子弟晏颺文吏皆莫以爲意故懿父子得募兵於外以逆行之然亦可謂危矣使晏等有一人知出於此第不至棄軍游蕩懿父子何由肆其志正與呂嶭事同矣然則虛談無據遠於事情豈非自昔書生之戒也哉

晉武禪代爲陳留王之詞稱粵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顛墜實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宏濟於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於魏也按桓玄已篡晉而劉裕起細微誅玄復存晉名號故恭帝云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魏未嘗有內外之難司馬懿受遺作相一朝劫奪弒二君夷滅王淩毋邱儉諸葛誕等皆決潰魏人嘗肯做自家計以此反稱有大造於魏舉一世之亂臣賊子公肆誣罔是眞以天爲可欺歟非我小國敢弋殷命何太懸遠耶

秦漢之後人主自非卓然英明身握大柄然猶亡徵亂本相尋如髮其餘平世守文之君往往以小善蓋其大惡者多矣如晉武寬雅平恕未爲失君道也不幸佞后昏子孽婦相與參會禍如魚爛不可救拯是殆有天意歟而何曾乃謂上宴見惟說平生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歿身而已後嗣其殆世因以爲知言未知曾所謂經國遠圖又將安在哉

周幽以昏虐致夷狄滅宗之禍惠帝所遭略相似矣然惠帝昏而不虐夷狄之禍非其所自致蓋戰國秦漢五六百年窮兵開邊維御不以道至是橫流偶承其會爾

千寶晉史名善論議言天下大器羣生重畜愛惡利害攻奪若積水燎火未嘗暫靜此語亦爲見事機者考於載籍惟五帝相承治天下周之先世治其國用一道守一說民生其時安樂長久故勢雖不暫靜而靜之以人然施之晉事卻爲迂闊無用之語且後世駁雜粗相羈縶姑復弭定何暇遠登帝王耶按晉武末年憂惠帝恃皇孫慮賈后懲創魏氏貪任宗室付授乖謬開路殺戮轉側數四而盜賊諸胡乘之此禍亂之要也譬如無病壯實之人既服毒藥自當致死所以猶未盡亡滅者帝業寬厚未至得罪於民耳而寶以爲禮法刑政民風國勢皆已大壞於武帝之世使武帝之世果已大壞則晉之餘號安得尚存斯蓋計數之失非體統之罪也

元帝鎮建業十餘年遂躋位號若論昔之君臣相與鋤荒剗穢

創立基本就令簡陋亦當微有規度可循不應數年便已大亂蓋初倚王敦共濟艱難而王導本一家弟兄意無同異但不反耳止於趨和目前何暨卻虛身後所以未能有成而遽破壞至此迄東晉之亡無復甯歲時人方謂江左有管夷吾眞倘名之弊也

史譏元帝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略區區僅全吳楚晉人之患如逆風行舟風不息舟不止雖破浪反風功如劉裕亦無止泊處而況於元帝乎其得免覆溺幸矣何忍誚之哉

明帝改荊湘以分上流之勢蘇峻之難復以幷陶侃昔孫權既得荊州則都武昌至孫皓猶然所以鎭壓上游也坐受下流制命強蔣召侮甚多成功甚少王導謂仲謀元德俱稱王者之宅徒虛言耳蓋晉君非幼則弱不復知爲國家計其勢然也



升平三年王公已下十三戶借一人一年助運此言運致敵境也咸平元年僅停一年運此言運致京邑也不知晉運法如何觀此雖曰勞弊然尙有蘇息之時近世國內漕輓流通蓋皆舟楫之力而比一用兵州縣配民以二十萬錢轉米一斛僅逾淮而止余在金陵與漕司力爭僅免則運爲元帥而不先講運法豈惟棄軍幷棄其民若再三用則化爲盜賊矣

## 志

晉志敍天文經星甚詳後世皆從之蓋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星圖推演義類附之人事最爲易見故也按堯典稱歷象日月星辰止於晝夜四時之別四星殷正之名由上而驗於下天有是時則人必有是應其或差忒則人事爲之不齊此古人所以有貴於知天也過是則皆人所自爲而天不預焉至舜在璇璣玉衡而以齊七政爲文則又不止於象之蓋其始以人事必有待於天而其後以天道復有待於人然亦不過五星而已此可謂極天人之精者也然則凡二典之所不言而甘石巫咸之所具載者皆學古求是者之所當審不然則以天援人而以人誣天紛紛乎其不可合矣奈何反以古人爲質略而後世爲詳密乎舜稱肆類于上帝蓋言統天之最尊者天之運動大者日月其次星辰今術家乃以極星不動然後能役使羣動是以星而統天也夫上帝爲統天之最尊聖人以德配之以象事之顧莫之敢名而術家以星統天與方士野人相爲攀緣以誤經說至於宮廟朝廷百官有司無所不備則又以天而從人故有本在地而上發乎天之論此尤學者之所當審也

正始八年日蝕詔問羣臣得失將濟言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愼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子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濟旨譬甚切而君臣不悟終至敗亡濟所陳謂敵國相圖可也今司馬懿以臣篡君由匹夫而奪其天下比周之戒其朋之愼孰大於此何丁謐鄧颺之有就如濟言則天曾不爲弒逆不臣者示變何也

莊周言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於日者乎蓋周放辭云爾而晉世遂有三日相承出西行東日隕日光散日夜出他變交錯皆前此載書所無古稱神人雜擾不可方物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然則上世之神靈蓋夷狄之常然至五帝人道始明及三代不復見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劉向以爲增異若見咎事何以處之夷狄復變中國氣類所召至此自不足

怪

永甯元年自正月至閏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是時天下之亂固大以理揆之果人禍於下腥聞於上而後使星不得安其次耶抑星先爲變於上而後兆亂於下耶叔興既占齊魯宋事無不驗又言君失問吉凶由人蓋先王舊學天不勝人叔興尙有聞也然既已知天則占驗終勝而人道遂不可立故余以爲五星互經天雖變異最大苟人道有以消復猶不當預占也然則張華不去何以應天華以已爲無過不知當亂世據重位其過大矣

歲星犯天關占曰關梁當分是時石虎擾亂而江東安靖故庾翼以爲天公憤憤無皁白夫取必於天猶不可而況取必於占以慢天乎



典謨首言萬邦其後詩書循而稱之甚衆至于弼成五服則曰至于五千是所謂萬者舉數而云爾孔子繫易亦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此直以象立義可也若乃會塗山既言執玉帛而至則宜有其實而猶曰萬國何也使果傾竭天下雜遝並集禮文煩瑣交錯道塗殆不勝其亂矣傳者因此遂言黃帝方制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區夏末止三千餘國以漸削損至於商周或言千八百國或言八百諸侯春秋時所稱無數十焉此可據乎封建雖上世明制不知聖人要以何法爲準將國國齊整抑姑示大綱已滅者有無復興始封者於何取地其禁令纖悉蓋不得而詳也後世徒見周官所立度數便以爲封建成規然當時既無空天下以待建諸侯之理則此書已不可信而況夏商以前乎然則所謂萬邦者蓋區聚之衆名無地里之實制不可以周人封國言之也

按平州戶萬六千而慕容廆用之建國當是倚部落自強猶可也涼州三萬七百而張軌世襲號稱大邦至李嵩禿髮沮渠三方分割爭爲雄霸人衆土地幾何（按李超傳中州江漢徙者不過二萬家）干戈日尋攘奪歲異生齒不加益而餘民靡子遺可悲也

荀勖以漢魏尺長於古尺故舊樂不和阮咸復以勖尺短於古尺故新樂不和不知音人謂咸爲神解者於舊樂直是之而無所非耶抑舊樂自有不和而譏勖不知所以和之也古人分治亂亡國之音者謂音樂如故而世道感召不同非尺度長短能致之也故五子之歌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彼物猶是而世已非豈求詳器數之間而後爲存亡之所自哉然則勖固非而咸亦未爲是也



杜預論人主葬畢除喪諒闇以終三年按說命王宅憂諒陰三祀而無逸稱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古人皆喪三年而高宗之居處獨有異於常蓋古人所不能行其謂之諒陰者後世不得而知其制矣然周公美之以訓成王使非人主之卓行加於人一等則曷爲取之孔子謂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者因家宰總已有三年不預政之義故有此答且不敢以高宗絕天下懼庸人將自安而不爲爾是所謂諒陰者蓋特過於三年而預反謂不能三年既葬而除以心喪終何其戾也孔子言服美不安故不爲之孟子言齊疏之服自天子達孔孟所謂三年專以服指無服則無喪矣安有葬畢喪除服釋於外哀忘於內三年之久其何以終舜禹終喪皆避堯舜之子不得已而後受命雖非事實然推舜禹之心必不輕其喪而重天下也而預乃言天子位尊政大不同凡人則尤戾矣

晉武泰始四年詔言巡狩述職及周典各爲一書由其文則三
國以來所無由其實則或過於兩漢矣武帝信不可謂無志於
民者後世子孫之憑藉尙有此也
晉志載置尙書本末甚詳中書亦見事始君相之職自前世無
的切證據然君之所欲爲必以命於相相之所得爲必以歸於
君此古今通義也按舜以股肱耳目命禹禹復戒舜而終以明
良之歌古文簡質不能盡通於今考其大意似舜盡欲以其職
委禹禹戒以亦自聽覽無專畀臣下安於縱逸也然皐陶以爲
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墮則是君終當命其相不當自爲也伊
尹周公復子歸政不知人主所親者何政周官乃成王所自爲
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成王不過訓飭之而已春秋時
方有立而不從政由甯氏之語靖郭君謂齊宣王曰五官之計



郭君靖郭君由是得專齊之權夫六卿各自以職倡九牧相猶
無所事而況於君收五官而自任已不能久又以與人權有所
專而君相之職兼失矣若秦始皇程書決事蓋不足論漢高惠
事盡出蕭曹文景雖稍自親然陳平猶謂有主者則是時公卿
各自分職丞相至欲斬鄧通晁錯尙循古義也孝武初年便
作更用一項文士中外相應以分外朝之勢及趙禹張湯更進宰
相束手遂置尙書列屬分曹都受外事與靖郭君所言意同自
是人主宰相之職渙然離異君所欲爲不復以命相相一切聽
其君所爲矣其後尙書權益重領錄出宰相上往往奪國魏初
別置祕書仍典尙書所奏尋改爲中書劉放孫資傾動中外侍
中給事黃門通掌門下最爲禁密則尙書更是外朝而中書門
下者乃天子之私人也然其後又有內尙書由外達尙轉尙入
中所行可否皆自內決人主之職十倍宰相已增者不可損已
成者不可改也然則舜禹皐陶所論何事成王伊周所治何業
必不疏略於秦漢而鹵莽於魏晉矣
周官雖云六卿分職天官事最繁重皆體要所關而公孤職任
甚簡故學者多云冢宰卽宰相或云公孤兼行也
也按周官謂公不必備猶應一二有若三孤宏化寅亮天地無
不備官之理則所謂冢宰乃有司之長職自當然何必致重於
一官而使公孤下兼若公孤闕則又將以冢宰上兼乎夫治其
事以佐上者有司也明其道以弼上者宰相也以後世疑唐虞
三代學者大患也
曹操用衛覬議置使賣鹽買犂牛供給流人開中由此豐殖昔



日上必有遺利可指爲養民之具後世盡以爲粥飯經費一朝
有百姓之事資用無所從得徒手而止凡魏晉間所以強本制
敵者自嗇爲迂遠不經事之談而況其上者則何由行之是眞
可悲也
杜預言分官牛付兗豫將士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三萬
五千頭得運水灰成穀七百萬斛一牛責三百斛穀豈穀患太
賤而牛貴乃爾耶又言留牛萬頭佃於牧地歲當復入數千萬
斛穀不可曉恐誤
魏志黃初初復五銖錢穀貴罷太和乃卒行晉志乃言魏武罷
董卓小錢還用五銖至魏文以穀賤罷以其言考之若自初平
至黃初穀皆賤太和相去數年非因饑荒安得陡貴蓋晉志誤
漢末元不用五銖錢也

夏侯后傳稱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鴆崩年二十四按青龍二年距魏明帝卽阼八年去其殂五年長君在御國權未失而懿父子篡迹已萌舉魏國無知之者而其妻婦獨知之是以朝廷之衆而一女子之不若故繞朝言子勿謂秦無人甚矣賢智之難得也后盛年計其房闥衽席幾微之見非一不幸而先遇鴆與死節者無異矣

武帝未有失德而楊元后以市井庸婦人見識佐之以嫡立惠以妹繼室以賈爲婦三哲同意亂本既成無可救者禍流生民數百載然則謂王化自后妃治道首二南古人常語信萬世不易也



讀劉曒奏羊后事使人悲歎幽王之詩稱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蓋其時幽王見殺太子外遷而其辟公貴人首鼠自便莫以傾覆爲念故其人怨刺之如此曒爲留臺而能抗拒強臣存活廢后視是詩所稱過之遠矣苟藩周馥亦皆志士也

王祥不拜而長揖世以爲雅談此固無忤時之患也以爲賢於何曾荀顗則可若遂以爲名節未知只如此當得甚事亦學者所宜知也余於袁渙張範郤原已論此意王戎言祥在正始時不在能言之流王敦亦言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正始乃爲人所慕若是耶

石苞爲司徒遣掾屬循行州郡殿最農桑蓋秦漢以來三公常事也後世但取帳狀腐穗架上而以此等事爲笑然苞以忠勤見稱於時則如此舉動必是實有益國民非虛文也便

羊祜舅也杜預壻也裴傾亦與賈后有屬雖其材德皆能自致然人情上下所以易於信服者以其在親戚之地故也預言立功立言可庶幾又言禹稷之功期於濟世秦漢以後儒者守師傳而遺實用號爲通人又輒放蕩疏漏取辦一切道德滯固功名淺迫如預密而有意博而能成智立而不遺有功而不伐近戰國春秋時人材也

衛恒等所著書勢自古文篆隸草書皆具文字之興蓋莫知其所從始而漢以來則謂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後世學者信之至言沮誦倉頡因鳥跡以興思其語不經按易傳雖稱包犧氏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又稱其他卦義在八卦之外故周官太卜掌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夫易學者以爲文字之初然上古之易卦爻已備學者乃謂伏羲始畫文王始重是古人文字簡略未具方有待於後人而具也孔子序書起於唐虞今考典謨凡後世所謂文字義理是時皆已備蘊不可復加人文乃自然之理聖賢得其精庸人併粗失之蓋有古人所能而後世不及未有古人不備而猶待後人備之者也至於字之形製隨世不同篆隸眞草其體愈降華夷異用古今各行而工拙妍醜因以自見此則恒與崔瑗蔡邕輩之所以詠歌形容而遂欲以是論文字之源流失之遠矣

衛玠雖少年未練世故不究其德而死然清遠沖約識過老成與黃憲何必遠也

劉卞狂謀欲以子脅父而廢其母此非權道之所許張華拒之是也及愍懷既廢衆怒集於賈后華於是時以人主命廢后復

子以安人情此權道之所許也猶且安常襲故既不能去復不能謀坐視倫秀成其逆節大柄外移身既夷滅而國亡遂不可救可哀也夫蓋倫事就而後篡篡而齊成都爭起然後晉勢陵夷至於南遷然則不明於常變而欲居大臣之位難哉

安平獻王仁不遺親義不背君老期稱道本末可考孰謂司馬氏之門乃有斯人乎至順族人子當化家爲國之時光豔翕赫不以自喜執意求實非其所立以至困窮悲夫

晉武帝時大議論有四惠帝定嗣一也賈后爲冢婦二也賈充荀勗進退三也齊王攸去留四也晉之治亂存亡雖在此四者然不過一本昔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武帝二十五子惠之無慧帝自知之而終不決者恃愍懷爾又明見充女不可然竟納爲婦以成愍懷之酷實勗輩彌縫其間末年豈以爲聖殆亦審慮定計當然耶然則堯舜之所以不與其子者史載項城失貴充周勤覘夢道事甚怪如懿與師昭既死之靈恐攸挾衆望奪嫡又爲逐去以速其死帝本於一事不了故四事無不然遂至舉天下而棄之然耶



切切欲爲其子孫慮而終不免彼不畏殷多先哲王在天耶

王濟兩表自愬詞不可已所謂口不言平吳之事者自當在歸洛後也杜預謂濟既摧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凡濟所未至者皆迎以與之此亦節度之所得施也使皆如王渾制人以聽己功何時可成人之相遠乃至此乎

魏晉之際以名用人加以親舊繾綣篤老不捨故得極其材任所至山濤魏舒鄭袤是也若人主本無其意而年至不去則但有減損無可稱矣史言濤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惜不存也

王衍貴無裴頠崇有是非相攻終不能定凡天下義理始於堯舜禹皐陶使其見義不明析理不精安得致唐虞三代之治孔孟猶是祖述之爾老莊妄作晏衍隨和廬廬對起有無之間自不足論也然獨有一事秦漢以後學術之所立皆人材之所趨所以好尚崇長門戶師承大抵亦欲爲進取地顧其品局高下如何耳苟國家大計不與之共則與廢之責豈其所關正始中雖以虛無起義然諸名士即爲司馬氏父子鋤剗及惠懷時雖以矜誕成俗然晉業已壞於武帝之世楊駿與諸宗室禍機交發如激矢轉輪正復張裴不能措手足而況衍輩後世乃以與亡事歸罪於彼夫始蒙其禍而終任其責不知人皆欲爲進取地而世論何獨督過之深豈夫以洪恕鄙隨安取榮達者自爲宜得而俊穎勝特之士終無以自容耶是眞可憐而務爲篤論者之所當識也



史言樂廣每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孔子稱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以此自修可也以此宗物可乎裴頠豐博廣不能屈王敦又謂樂彥輔短才若以有限之知而取不讓之名誠聖賢之所賤也恐史家所載亦有未必然者

溫嶠駿張華復官爵議引晏子里克陳乞不二百言而古人事節曲盡嶠少以朗寤見稱觀此文定不虛也

劉毅論九品稱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莫曉此語似是爲中正者私問之也又言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尤不可解（傅咸傳臣謹案石公謂在朝諸公荀愷所奏若非

人主素所知名豈應但略疏而不析言也殺陳八損雖精詳然不如衛瓘瓘言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此九品始立有爲爲之也又言魏始造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惟以居位爲貴此論九品得失之要也李重又言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詳此是漢末用兵久人材自行伍雜進莫能考察故以中正鄉論品之使不得盡由軍功及其散則反以位定品幷門地子孫皆然而素行無施名實亂矣然則瓘之論又不如重之簡而可考也按操雖以百戰纂漢而能立中正九品清濁不雜仕進者賴之正始以後勝流爭出標宇離俗爲國光華後世固不及遠矣

史稱任愷有識量經國之幹以社稷爲已任後爲賈充所抑失國耶與柏舟離騷同耶異耶

劉頌當時謂其能辨物理論事有可採史家刊翦不精故後世諷讀無復氣勢此亦善議論事盛時未可輕也言武帝時爲遇叔世他人固無此言至言五等封國謂聖王立相持之勢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雖昔人之論多如此然未可謂辨物理也

余於史記表已見之

傅元謂皇甫陶以諫官論事觀所下詔謂武帝無意於聽言可乎詞篤旨順過漢詔令矣元言魏初課田不務多頃畝但務修功力故白田收十餘斛水田數十斛自頃日增田頃畝斛繩數斛以還夫地力有限雖人功修治未有增損十倍者恐此言當更審

傅咸言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衆職各得其材粲然之美於斯可覩按陳壽史習鑿齒書及王肅傅嘏等所論皆不如此然則成敗之毀譽好惡之是非蓋未足以爲千載之準的也而學者信之過矣

晉書

傳

阮籍以酣縱遠人欲而以慎密防世患進不成顯退不成隱豈乎刑戮之間深昵權強粗免其身奚異乎羣蝨之裩處而所謂大人先生者烏在也史稱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預世事又言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又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嗟夫世固未易濟而英雄亦多途未知籍所存竟如何而不自容至此亦可哀也若嵇康則一志陸沈性與道會信無求於世不幸龍章鳳姿鶩衆衒俗世獨求之不已使不以正終蓋非其罪也



昔孔子患世俗之多故其教必以厚人薄己遠慮近憂立則參前與則倚衡濮然若兵之加頸而又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蓋人道之難甚哉然則康雖欲采薇散髮以頤天年而不可得也悲夫悲夫竹林之賢過是無觀已

秦秀傳史稱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爲知言夫以鯀驩兜之姦在朝所不能知而充之不肖野人何由知之其通於天下如此夫然則晉本與充共興其國而亡形已見矣

曖者道之實退者命之實也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德之士上有寬明之主下有聽意之人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拘執法也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眞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此皆謐道自分界中言語固非耀文華者所能至也自韓非賈誼枚乘東方朔揚雄班固張衡蔡邕韓愈之流作此一種自喻文字雖工拙不同然意足語眞無及皇甫謐者蓋推之使去異乎求而不得有望戚戚之情也或謂晉無文章惟陶潛歸去來辭潛亦是道自分界者然恐當更詳爾謐生既不仕臨終薄葬尤可稱所謂一介不取與旅泊天地固無欠餘比之管甯更有職業爾



自魏至隋唐曹植陸機爲文士之冠植雖波瀾闊而工不逮機但植猶有漢餘體機則格卑氣弱雖杼柚自成遂與古人隔絕至使筆墨道廢數百年可歎也然機於文字組織錯綜之間實有其功雖古今豪傑命世者亦有所不能預此不可不知觀其譏切曹冏以退爲高而託寄非所勳烈不就竟夷其族乃知文人能言者多能行者少固無取於智也

江統徙戎論敘上世事雖略已得其理敘兩漢事極詳不獨漢魏人能爲此議論者絕無而能知此本末者絕少也漢宣光魏武號爲有識然皆身以戎狄之患遺後使其國尙未亡則子孫自當之蓋天下利害國家大體思患預防非聖人不能也統與郭欽論此事相去纔一二十年間固不爲深識然當時無一人知者是則雖一二十年正與數百年等矣

江惇通道崇檢論今所存者纔數十言通明簡暢足以鍼砭時

病裴傾雖數千言不能及也

馬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蓋設厚賞取於諸軍所以得人速也戰國時兵無不募募者教之捷也三代兵制後世不復苟有倉猝之變求必勝之戰非募無由何者卒雖成列久不見敵安重畏事勢同市人此姦猾亡命之所侮易也小挫沮氣觀望怯心雖擁千萬之衆與棄師無異矣不特隆當以募成功也寡少奪衆勇奮倡行先登得勝後進慕之雖有敗兵可使復振矣

漢光晉武銷兵本欲休息百姓而學者尤其以弛備致患夫左射貙首右射騶虞禆冕搢笏明堂耕籍此先儒言成周銷兵節次也然則銷兵未必非視其君思治進德如何耳不然則後世能不忘戰者豈少耶



周札開門王導加贈蓋怨劉隗刁協以及元帝也用心如此去王敦幾何然則晉雖欲中興可得乎

按八王既皆專朝挾權甚者篡奪而成都始召王浚之亂東海終成石勒之禍晉史猶以琅邪復興爲樹置藩屏之力不知元帝自立於江東乃諸侯之利於晉存亡何預周馥欲還都華軼不從命皆致討滅使懷愍果南未必能委心推奉也成周以至公大義建侯尚止僅存名號而況後世此事殊未易論

劉石雖並據北方而元帝勸進表河朔征鎮夷夏尚一百八十人是時晉亂十五年北方人材猶在國家名號未改但須慮思纖密者經緯其間爾故祖逖能取河南也若王敦不自欲作賊不闕深見大體以德助人蓋其次也然則晉人雖欲以勝會自如逖輩計尚有十數人可任江東基址完牢爲之著定諸鎮隨地以漸收復聲實相兼夷晉表裏石勒父子必不能雄長然則



王導雖以匡弼自許恐未能望古人蕭蘭也事具司馬道子傳是桓溫幸自死且有淮淝之捷而晉祚竟亡事固然晉世事柄悉在諸臣時謝安自謂功盛畏讒至攪桓伊之髯然晉世事柄悉在諸臣安亦未至於不可爲大抵功成意衰衆人常情況又虛曠依違在有無之間者乃當時士大夫膏肓之疾耶然則周公留君奭於危疑已定之後雖非安輩所能知而忠臣慮國始終存亡所係不得不然亦非周公獨聖也

王導東晉元臣然有合商量處王敦本司馬越用爲揚州而元帝移鎮建業敦素不臣而導以兄弟遇合一時相推討華軼滅杜弢便爲不世之勳中興甫建已著強僭之迹致元帝疑憚別用劉隗刁協之流以成大亂不知導初以敦爲忠良故同心共輔成晉業耶當是時導之怨與王敦等敦攻下石頭隗協走死任之際簡遠無競以宏量鎮物自其所長至於總統衆務綱理細微又多以所長失之然則謂導賢於一時可矣謂之元臣則未有逆順不分強弱不辨委柄物外因事順心而可以任人家國者也

溫嶠智以緯忠宏而能整再匡晉室量在功外取與伸縮一本至誠充其所能非東晉人材也一人而已郗鑒德業居正幹用不闕深見大體以德助人蓋其次也然則晉人雖欲以勝會自處超絕塵累而無益於隱顯用舍之間者固不足進於此列矣

明帝嘗獨引紀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大哉斯言可以興晉室惜其早亡也

元帝於顧榮紀瞻賀循薛兼杜夷皆隆師友之義篤布衣之好劉隗刁協親信纖絕言聽計從戴淵周顗一顧如舊始終無改可謂得帝王用人之度矣不幸與王敦共造基業臣主之分不明凡敦兄弟所不便者皆指爲朝廷刻薄之政以下陵上由外制內當陽始爾遂陷幽辱爲天下笑皆王導之罪也余固言之矣然猶有一說當晉壞亂姦賊窺伺誰無此心若乃竊名人之目肆無君之暴非常理所能駕馭未有如王敦者蓋師昭以上人也導能於羣從中取其國以還司馬氏爲之布腹心樹手足紀綱粗定名位既成凜然傾搖根本自立而敦至死不疑以此爲社稷臣可也又不可以常理求矣蓋與蕭何鄧禹荀彧諸葛亮之流時有不同學者又須別看

周顗答溫嶠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頗雖疎然此語足以定當時是非之實矣蓋王氏威勢所脅人不知有君嶠未免設語以觀人情也使導一反手則無晉矣

傅玄言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承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應詹言訓導之風宜愼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然則虛無放蕩是魏末晉初之患而元康之俗正始之所不爲也學者蠲歸罪王弼何晏恐亦未考

劉超爲句容令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貲超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春秋有履畝秦有頭會箕斂漢不加賦或以算商鹽鐵足之皆令出於上今此聽吏自由隨其優劇疑褒亂後迫猝賦調無常制故也其後畝稅及布乃有定數可見

陰陽之事有數無道政教之事有道無數京房劉向以道合數者非眞能知之蓋意之也郭璞筮占明有證驗象數的然使由其術道自爲無用而亦援房向之遺說引義訓以救災乃士人故步不敢忘爾然璞既以數術自亂終不得爲士人可憐也

庾亮欲廢王導郗鑒固拒乃止亮以方峻裁物既不容蘇峻又不容王導耶然導無其德則不可受師保之禮無其材則不可任冢宰之重柄下移而尸其上取侮方鎭見嫉舊僚皆其力用所限而猶欲以無心處之蓋衍澄餘習不能自拔如是而謂之元臣去蕭何諸葛亮遠矣

庾翼言偷石頭倉米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云云雖皆前宰之悟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正指王導也信如其言則陳壽所謂政不容姦人懷自厲路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者誠不易致矣偃舞豪強法行寒劣雖末世政事之通患然改絃易轍使視聽一新蓋有甚難惟子產能行之叔向晏子徒能言之爾況王導謝安安指玄遠空想清靜欲恃此以銷刻薄之習既不可得但爲姦蠹之數而亮翼兄弟及劉隗刁協之流未足整齊先致敗亂者多矣

王坦之著廢莊論文意大抵出於莊周猶後人以科舉論學滑泥而揚其波耶然當時能如此者便已自立於流俗士安可不振塵溷纓加於人一等哉

范甯論太元弊政言還鎭制有六年富足使退先起廨舍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方鎭去官皆割精兵仗器以爲送故

米布之屬不可稱計兵至千餘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宜以三年爲斷略見當時寬縱雖賦祿於公者甚狹而雜取於私者無算矣世事得失隨時不同叔向晏子言齊晉董仲舒貢禹言漢大要失於下而不能收於上者爲亡國至秦上已盡收而無所失然亦恐不免於亡此當併論

明帝與溫嶠誓言謝鯤王廙雖當時君臣親故問上下不至隔絕情義自應有異然其英度包括不減漢光武而風致過之惜盛年不究不然東晉事不止如此也

按王稜傳知從兄敦驕傲自負有罔上心日夕諫諍以爲宜自抑損崇盟主且羣從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勳業每言苦切稜此語得當時利害之實周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魯肅乞爲鈐下督故孫權之事可就君臣上下惟立則成使有多歷年久心誠好之而不倦自是爲國者大根本此事未易輕



一人欲破壞則盡衆人之力不足以救矣此東晉之所以甫號中興而便致禍亂史謂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蓋非事實也

陸玩蔡謨不敢爲三公考當時居是官者亦未有以過二人也

凡人操欲利之心往往視人以爲無以逾已故挾而求之又其甚者不復顧人直自厭其所欲而後止矣觀謨戲侮王導評量世事非自屈於人者蓋其本望有限仕不過量雖至得罪而猶不悔更以爲得也

量力度能知難而退東晉惟蔡謨王羲之能爲此論由後世而言以爲明智之極然當時之人未聞以爲賢者蓋舉一世皆嶔然有欲進之心如二人之論乃其時所謂怯懦而不武者也夫置獨怯於衆勇之中要爲有益若後世則其智愚賢不肖無不畏事而懼敵者有一二人不然方羣聚而攻之是置之於衆怯之中最爲大害不可回轉也

當時之人如殷浩者多就有負敗亦常數偶值桓溫摧折之故令不光明於後耳余每論東晉人一進一退乍卻乍前風俗所驅如在衝風駭浪中立身不自求定與諸葛亮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是一種見識殆與浪戰無異若春秋戰國人先做一二十年工夫使出必有成者不獨東晉人不能辦雖亮亦未能也

東晉以名用人而士大夫亦以名自用周顗戴淵庾亮阮孚阮裕劉惔謝尚殷浩王述父子王羲之謝安之流有遇有不遇或成或否獨謝安一人收用名之效蓋自何晏夏侯玄嵇康以來更變故翦伐而卒不爲之衰息至是而安獨有成既成而後亦莫之繼也有其實者惟溫嶠一人但太明銳爾以名用人累世多歷年久心誠好之而不倦自是爲國者大根本此事未易輕



論要亦兩漢所無遷固歲量所不到也

淮淝之役所以勝者苻堅既使卻陣而大衆已亂不復能整故玄等決進與其前鋒交戰而苻融被殺堅中流矢遂至崩潰也若堅部分無慮十倍之衆得用則玄等兵力有限雖極其精銳亦難以必得志矣晉人積百年兵間之習敵人正以百萬來士心終不沮喪此爲待敵之本而兩軍相交自非節制素定臨陣必有變態出於規慮之所不及者如堅因應卻遂動陣面是也或者不講謂大衆難用固有自敗之勢且自起王翦皆用大衆本無敗形堅之兵要未練耳甚者至謂玄等特幸勝此又非也

勝亦何可幸致乎

殷浩之敗王羲之謂保淮非所復及莫如保江江外羈縻而已然浩雖以此廢自今觀之其言深切存亡在目乃必驗之智也

而桓溫用之又甚於浩晉仍自持如故何哉余故謂晉人嶷然欲進之心上下略同而浩與桓溫特以強弱爲成敗爾

桓伊撫箏謝安涕泣雖君臣有間然安驟得成功自處驕滿若童孩然平生之量至是窮矣

朱序傳稱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降謝石序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此述淮淝勝負要語也古人論兵後世不可復及然能勇上也無怯次也謀慮變化皆出於不怯者也及其勝百萬之衆人或以爲幸矣不怯而後幸可待也怯則無幸也

東晉權歸王謝桓庾四族亦人材所自出殆如齊諸田魯三桓晉六卿矣漢魏無是也材非偏聚也勢之所趨則激而爲材其不得爲樗櫟臃腫者亦勢也謝玄綺紈子弟克成雋功



而諸葛瞻乃以敗辱殞身事固惟其時耶

余觀陳壽論諸葛亮已實錄不誣其美矣而當時乃謂壽毀亮報其私怨蓋亮名重於實不待史而有傳雖千載之後猶然也人心所歸不可以幸致此固學者之常語然亦有不盡然者如亮雖不至於名浮其實而世之有實而名不副者多矣可勝歎哉

余嘗疑晉史言司馬懿託風痺辭辟殺婢曬書爲非實及觀習鑿齒以越魏繼漢著論卓詭不常意此等敘事殆齒所爲也又庾袞夏統辛憲英等傳皆浮誇往往一體裴松之謂王凌子廣論何晏丁畢爲齒自造者略相類

司馬元顯一日殺二士江績御史中丞也車胤吏部尚書也晉安得不亡士當此時猶立人之朝豈其得止而不止耶

王雅當時號爲佞幸而能測知王恭殷仲堪必爲亂階士固未易論也然風俗既壞好惡相驅雖有清議竟未知孰是

劉殷稱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斥其過而況萬乘此論往往已行於世按書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繩之於木未有以幾而見從者直削之而已孔子言勿欺也而犯之蓋諫則犯懼犯則不敢諫而君不免有過矣君之得失非止一身天下治亂繫焉然則臣諫不爲犯君從不爲怒者皆非一身計殷所言不可用也

李嵩言經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此語當記然所謂勤者非漁獵搜取課勞計獲而後能也

劉宏以徵士伍朝爲零陵太守主者限以選例尚書郎胡濟奏從之而朝不就魏晉權在選曹所用即爲例而未有方鎮如此



用人者此古獄牧事也天下愈亂綆棄其一未足以還古道而王敦桓溫方襲迹而起以成專擅之勢開下比之門朝之不就自足以爲法也

劉毅抗論於朝謂范武威疾若不篤是爲伯夷叔齊復存於今如其信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毅以剛狷甄發不爲一時通人所尚觀此語該涉甚多所存遠矣通人之識固未能至也

魯褒錢神論史謂疾時若共傳其文而復不全惜哉惜哉易稱利者義之和孔子言小人喻於利體其所和聖賢之用也察其所喻小人之歸也信如褒之論則利固爲實義者名而已矣而何以疾爲易又稱理財正辭禁民爲非其嚴如此而後世猶以利爲義況此論乎此尤可歎爾

中世之士或必於顯或必於隱必於顯者榮耀甚而不退必於

隱者憔悴極而不行雖皆不概乎中道而以失已者較之其利害得喪固不同也陶潛非必於隱者也特見其不可而止耳其所利所得雖與必隱者無異其所守則通而當於義和而蹈於常所以爲優也至於識趣言語足以高世而詠歌陶然順於物理則不惟當於義而又有文詞之可觀焉蓋中世之士如潛者一二而已潛之所稱山林居處殆孔子所謂不堪顏子之憂者潛能樂之而後世乃欲以徇利不已之心過奢無制之物有羨於潛而庶幾之豈不誤哉或問子所謂中世之士若此上世如之何詩書所稱隱者皆有故非不顧其時而自必其身者也

## 載記

三代以後盜賊夷狄皆取天下強者爲雄石勒苻堅既有十分之八勒虎極其殘酷以力自弊固無可言者獨堅雅有幷包之



度綏懷之略雖暮年一敗亦古今常有而遂紛披摧折魚爛土崩不可救止者蓋堅所取者廣而所守者狹其所以幷包綏懷者乃其所以失之也觀良平蕭何爲漢高計慮其補綻調柔者盡婦女箱篋之智決裂震服者皆市井屠儈之術然不得不出於此而光武身所戡滅雖多用兵雖久未嘗不隨事裁割使佞傑之時便享平富之利二漢之所以取而成傳而久者臣以是道謀之於前君以是道行之於後也堅既廣大闊達事無止法而王猛復明銳果決動欲必成君臣豪俊俱無堅凝之策此正後世取天下之深忌宜其一跌而不足以免身也學者皆謂猛臨沒勸堅勿以晉爲圖堅不從故敗此爲晉計可也若爲堅計不過欲幷天下爾雖圖晉何害乎

崔浩言慕容皝之輔幼主慕容暐之寵光也浩蓋妄矣恪秦漢以後所未有翟光何足比乎

姚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秦漢後加增稅賦皆爲變政大事故其羣臣咸諫興與桑宏羊朱暉同意以此知衰世之法古今一轍也

苻堅在新平寺尤奇待尹緯以爲王景略之儔自愧其不知念此令人酸楚雖云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並建聖哲此意當無極然後世人主苟計數定自足以守堅之不亡要不在此乃齊桓劉備一節常留胸次而然也

李雄無事小出其丞相楊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傾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史稱雄爲國無威儀人主方出丞相持矛馳馬過其前此無威儀之一事也然如褒而可以聞善改過區區之威儀又何足貴乎此爲史者所不知也



苻堅之遣慕容垂夙度不疑可也然百萬之衆一朝傾敗度雖不可改智自當及之矣至丕使垂討翟斌乃令苻飛龍爲副又加以委飭此尤疏謬石越言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夫大計有是有非若越此言眞中堅病也

晉有正始微言勝會韻士至於江左雖安民之道不足而扶世之志未衰學者未宜略也敘事雖煩猥無刊翦之功然成敗得失之際十亦得七八史臣語陋無一可採然予奪亦不差信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舊傳有少年見一長者問讀何書云晉書問晉書有幾個好亭子名少年惘然無以對方悟前

輩讀書之法使其果然甚誤學者韓愈自謂上規姚姒及誦其
所學乃云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恐如此用功亦
未足以規姚姒就能規之不過語言之不似近世者耳而況於
亭子名耶

南史

宋書

魏晉以後惟劉裕之取差或無愧蓋晉已亡而裕非其叛臣也但力尙不足自得故必假晉爲名爾取天下未論義得與纂盜而實欲有之甚難曹操司馬氏皆數十年劉裕亦然人以爲不能致者須勤身苦力以致之不如是無以定民故也而王莽王敦桓溫父子直以很抗陵上暴衆害物豪奪輕有隕身滅族不克主民悲夫

裕本劉牢之所拔習見百年經略中原舊事勇智兼人宇量閎絕若使息圖僭奪專意經綸其於恢復混一之功不難矣裕非



無此資故前取燕後取秦皆欲頓駕立足爲遠大之基所以隨事淪胥既得復失終於割據分裂者乃劉穆之教誤之也取天下自蘇秦張儀說破蕭何張良做出後世相承蓋有定說英傑之士必先識其大勢所歸運動開闔在本身材分之外而穆之乃欲以區區應用刀筆小能輒當豪傑佐時之目嗟夫彼謂如鄧禹荀彧者無以異於賈充鍾會耶

江左之政以元嘉爲首史言其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爵有常科罰無濫品建武永平之後無及焉今考其最可見者責成郡縣及守宰以六條爲斷而已大抵上持其要而下姑以苟安爾若夫寬卹之政勸相之方先民後已之誠損上益下之術固未及也況於道德文物使之知教而有禮乎自戎狄迭據北方所不論蓋至唐僅以貞觀開元爲稱然則善政不常有非特賢君難遇亦由任已以亂俗者多而識治以靖民者少故也豈不惜哉

宋文帝雖勤苦求治不過獄訟而已武明淫侈猜酷殘民如不及兩廢主童孺極惡蕭氏遂劫而代之及於梁陳禍福欻忽學者以其微淺不能置論然於世教所係甚重古人之於天下固有常道故伊尹謂肇修人紀以至於有萬邦後世雖不足議此然周之諸侯大者秦楚小者魯衛傳世數十蓋其爲國尙皆有本末更仆迭起而維持制服之具與之並行所以久而能猶存不止是富貴自身一路也李斯首破壞此事君臣俱得富貴然亦相隨而亡兩漢雖皆李斯餘本但時作一二亦爲有所憑藉故比其他享國者粗長久曹操之興荀彧本欲扶持接續漢事操不用又殺之陳羣王朗之流隨時好惡舊論盡矣此後無有知者只如劉表要依文按本作昔人樣致雖未必是其徒不能以自比恐未必及也故三國各不數十年而亡況劉穆之比以前人更隔數十重見識劉裕本有闊達意度而穆之以狹劣教之其君臣上下自富貴娛樂一身之外更無他說以致國祚短促皆其自取民生其間受禍迫數可勝歎哉然則居王導謝安王儉之地者安可不深念夕惕以爲警戒歟若學者但誦習三代有道之長不知如此短促卻在甚處既無經通宏濟之念而波流風靡與世推移又或迂鈍疏野以古自絕則與江左人材何以異矣

自蔡邕杜預用新術治歷至何承天祖沖之考索愈精承天以月蝕之衝推日躔次沖之言古術之作在漢初周末所謂求詳於未差之前蓋劉歆班固所不能到也沖之與戴法興更相論

雖宋孝武殆不復施用然歷家傳之具存（一作梁卒用之至陳此書本元注）
沈約敘被除引周禮女巫韓詩溱洧論語浴沂約固非知經然
近世學者以浴沂舞雩爲知道一大節目意料浮想遂爲師傳
執盧承誤無與進德則其陋有甚於昔之傳注者不可不知也
晉固爲書志論述前代舊章以經緯當世而漢事自多闕略蔡
邕胡廣始有纂輯陳壽范蔚宗厥不復著至沈約比次漢魏以
來最爲詳悉唐人取之以補晉記然後歷代故實可得而推雖
去晉固本意已遠然古事既不能追則所當存者隨世有無而
已但其體煩雜非復前比殆成會要矣學者立乎千載之後考
見始末當使相承如一日若姑競遷固之華而不求其實則失
之遠矣



漢魏雜歌詞多曹氏父子所作昔文王周召皆自爲文字褒功
撰德協俗訓民正聲入於人心百世賴之曹氏以俠氣動哀思
激揚頓挫而千載之下文士才子奪其筆墨欲以名世嗟夫人
材固繫於所祖耶若洛陽令羅敷行陳安隴上吟民伍之詞本
乎風土自不可廢惜其零落僅存一二覩者詳之也
魏文居諒闇之始便數出游獵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故戴凌以
直諫抵罪鮑勛以忤旨極刑天下化之咸賤守節此貌之不恭
也按傳玄有慕通達之論而言之不詳此自魏晉相承記魏文
云然宜得其實也晉志削不載今當復存乃正始玄虛本原所
自也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甯之舞手接杯槃反覆之歌曰晉世甯舞
杯槃史以爲樂生人心所以觀事接杯槃於手而反覆之至危
也晉世之士偷苟於酒食之間而知不及遠晉世之甯猶杯槃
之在手切事中理蓋亦君子之言也流傳至今猶有杯舞又云
巾舞古公莫舞也
宋元嘉末日蝕星辰畢見孝建初蝕列宿粲然前代之異未有
巨此者也叶是時陽德盡耶
史稱地理參差其詳鑿舉實由名號騷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
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歷不算尋校推
求未易精悉蓋於是時江淮以南爲十九州矣時代遷換南北
割裂而地之去留無常是人事之不能免至於樂變慕廣不求
於政而求於地則後世之通患也其後又不止此或州增複名
郡累冗號無益而祇爲異去古愈遠矣書地之法當存舊繫雅
創浮浚猥而已
宋明帝留心後房擬外百官備置內職有通尹列敘司儀司政



女林侍御殿中祭酒之目史以爲元嘉以降椒庭綺觀千門萬
戶淫妝怪飾變炫無窮自漢昭陽魏九華不能概其萬一昔衛
靈公與南子駕雍渠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曰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古者后妃通稱本無內職儒生妄說文義承誤流
轉後世遂無所不有何止好色哉
漢魏以後天下共稱諸葛亮次則劉穆之亮雖用其民不息然
民德亮故不忘也穆之未可語此亮能束縛豪貴使洗手聽法
穆之安能亮任人能盡其器用所至材者知不見遺不材無所
徼倖穆之亦未至此若夫佐裕大合英豪竭力經營使天下定
於一尤非穆之所知也
自曹操不能一天下余豈以空談責穆之蓋裕實有可致之資
其時亦易然卒以不就者既殺謝混除劉毅司馬休之自應止

此規小意狹又再費日月故也沈約曰晉綱弛紊其漸有由孝武守文化不下及道子昏德憲章墜矣重之以國寶加之以元顯祖宗遺典蕩公舊章掃地盡矣主威不樹臣道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編戶之命竭於豪門王府之蓄變爲私藏由是禍基東妖難結天下蕩蕩然王道不絕若綫高祖一朝創義事屬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捶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蓋文宣公之爲也此當時人爵穆之實錄然尙有當論者孔子謂如有用我期月而已豈聖人之智不及也詩云誰能烹魚漑之釜鬻然則何天下之亂而能治之者少耶



史稱王宏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未知斟酌優允者何事當只指與八座丞郎疏議者耶當時政體此爲大耶然後世又有不能如此而稱賢者矣故可歎也

徐羨之傅亮受顧命事營陽廬陵皆當廢但不當殺爾既至於殺則文帝無以自處不待王曇首輩迫促也然猶遲回不忍者累年蓋亦難之所以致帝於有過乃三人自爲觀其負荷大事亦秦漢以後所少至於二王之不當殺不待智者而後知然宋武禪代酖毒舊君戕剝遺胤不翅如狐豚其臣習見方爲新君也不暇爲舊君計故踐跌至此也或以晉惠公里克爲比又言春秋之義不當殺皆非也人道所係豈可以禍福影響附合耶

謝晦自知不反而猶舉兵犯闕爲徐傅陳寃未審克捷之後又將何計其愚如此殺二王固不足道也然以沈約所論則當時亦無以三人爲非者豈託孤寄命之地古人遂無復令終歟

劉德顯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



轡長驅未至數尺痛與牛杖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德顯以此擅寵於時然則古之所謂東野畢者將空言而非實歟

朱齡石取譙縱復從外水朱超石取姚泓奔卻月營智勇兼奮項藉曹操無以過之江左用兵如劉裕古今所未有也然及其意衰氣沮爲勃勃所禽土梗之不若皆前日之人耳兵固無常勝而亦無常形也

張興世於敵上流立營卒以破賊昔人以智使勇後世須有勇方有智耳

曹操既得重位父子自作風流領接一世劉裕已有權任父子慕當時風流與兵力參用成魏晉之俗者操也不墜晉之遺風者裕也（黃本閣本此條皆與下條相連蓋誤今校正）

爲國自有楨幹得之者與人主不知此難以言御物矣因謝景仁謝述謝弘微事書此然宋武又謂蔡廓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竟以會稽與祐淡之悲失若更透過功烈何止如此

張永傳時將士休假年開三番紛紜道路永請以一年爲制從之乃孝建初也不知前此云何然外則萬里從征內則宿衛迭上自昔而然但有緩急耳

謝方明傳數百字詳看後稱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有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謝氏前一行人以風尙自高實政疏闊而後輩乃精密如此

沈約論江南貧富元嘉大明盛衰及常平不興（沈慶議）謂籠以平價則官刻民優義屈當時蓋由於此夫殘民百年之命以豐其國而不思立一日之法以庇其民故稱管氏輕重李悝平糴壽昌常平數千年間寥寥僅存而其終也又反爲民患嗚呼必優

官刻民而後可耶

沈約言自黃初至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所記臧盡徐廣傳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庾蔚之周野王周王子向琰賀道養雖未及古人然立名當世固不得而略也時主苟不至如秦燒書殺士則學以人興傳之久近自係其道之精粗不以利祿盛衰也

食貨以來罷錢專用穀帛者惟漢末魏初孔琳之議甚詳沈約謂觀其末而不統其本此自戲論無可言者然錢與物相權而行古今正法也後世窮於用錢不能思變流通路絕恐開壞亂之門又在建安黃初下矣

蔡廓言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自固之術雖文武周召我未見其工也

於世將可得耶傳亮使止徐羨之不及此與霍光說同耳不必



親禮國士友接佳流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

便謂爲有學術也若止殺廬陵元嘉亦自無屠戮之禍然廬陵

此最弊事宜應慨然至訊日虛懷博盡愼無以喜怒加人能擇

要是可廢不可殺也史稱廓年位並輕而爲時流所重每至歲

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此宋文

時皆束帶到門立人之朝通塞交戰惟無欲於其間者庶幾爲

帝誠義恭往荊州書中語也宋文帝多恕人之言如慰勞孔熙

人所信耳

先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乃我負卿此亦他人

廓謂選事不悉見付不作吏部尚書蓋魏晉吏部郎已專用人

主所不能宜其致元嘉之治也佳流謂時之名勝然未必有幹

之柄況尚書乎宰相職業不在進用百官余固論之後世盡奪

用之實正人主勵精者所簡薄而帝能親接之蓋加於人一等

吏銓歸廟堂宰相事但有此一條不然則爲落寞失權是其上

也

者皆淪滅不復見君德天道誰與助成極當考詳

王微與江湛辭吏部郎書及王僧綽何偃書雖不宏暢然無一

蔡興宗傳載爭選事尤詳悉蓋散騎常侍中書令祕書監雖非

點俗也惜其所知未遠而所立已過耳微言諸葛孔明云來敏

要塗然皆三品與八座征鎮並列選曹所擬授也上二品公相

亂羣過於孔文舉孔融奇逸天下歸心而亮之言如此蓋秦漢

都督主相所自用者殊少耳

以後執權當位者皆有一種操切裁制之習雖亮亦不免也推

興宗幸死於廢帝初不然當末年之事未知何以處

亮此意未必逮管樂也

鄭鮮之傳言劉裕少親戎旅不經講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漢高祖乃謂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然則絕學之後多士之餘氣習聞見自不同也按王景文傳伯父箸少簡貴有高名高祖甚重之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高祖曰伐國重事也公云何乃使王智知高祖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議論故余謂穆之教誤劉裕也

宋文帝既殺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當時惟稱裴松之得奉使之義觀其奏文雅有意裁依事爲書必有所考惜乎不傳也州縣監司雖已備列特遣使命有所觀省自足以新一時耳目況人主初卽位天下無不想聞德音乎誠有願治者必自此始往歲光宗將內禪或勸宰相以赦文宜搜訪巖穴宰相色不怡答云此常談爾或者方爭論變色余笑解之以爲今時在



客店求差遣者尙不能疏理何暇論巖穴宜丞相以爲常談也及既求言而有應詔論事者不特不能延納又從而竊誚之然則如宋文帝裴松之事蓋常人所共嗤點矣

親戚執權能以令終者周公之後惟東平王蒼慕容恪恪別論蒼亦爲文而已且又速退所以兄弟無隙也宋文帝本無猜心而義康擅政十餘年威福在手事會既逼生疑起釁致成大戮當是之時蓋無所用力徒使巴令育隨死悲夫

何承天安邊論學者多遵用按沈約稱宋人綿河作守兵孤援於已得之地仍作一重氣壯志強實力足恃雖無大戰虜當銷縮謀因力運戰亦無難如此則藩牆扞城堂奧不動矣今虜雖已復和尤當用此策且春秋戰國鬬人之國與自守其國者皆數十百年單行一說世守不易雖三代以仁義致天下亦皆如此而後世乃施浮游嘗試之計朝責夕效後毀前功所以更無

責之民則事既難從於守備之計亦不周徧矣此是昔人已行之粗說必須用之又當增益推廣而後可大抵謀邊規敵策貴因時有徑切的實用之卽驗者如晁錯侯應揚雄江統之說是也施之異日則或不然只如趙充國屯田當時已不可盡用而後世欲拾其遺說步武從之蓋已疏矣若今世詳究此論則又大異古者和親不能專一自春秋至唐皆然而今二百餘年虜更兩姓議和株守不變華戎所同稍一渝改便致大禍身播國亡主謀者梟誅刊翦罪同叛逆一異也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南北互屬前代多有而昔者河東北今也淮漢限以溝塹分劃堅明無復犬牙相錯之形二異也漢文帝言和親之後漢過不先蓋中國惟恐夷狄背約而今乃虜自執盟誓懼我移易聲彼之直歸曲於人三異也又承天所言正以和爲未易故欲治守策之過計私憂勞弊邊民貽笑多士而已頃者朝廷方舉復讐之義余深患之欲先擇沿淮漢十州郡臣牢做家計州以萬家爲率國家大捐緡錢二千萬爲之立廬舍具牛種置器仗耕織之外課習戰射計一州有二萬人勝兵（通家得此數）三數年間家計完實事藝精熟二十萬人聲勢聯合心力齊同虜雖百萬不得輕撓當是時我無渝約挑彼先動因其際會河南可復既復之後於已得之地仍作一重氣壯志強實力足恃雖無大戰虜當銷縮謀因力運戰亦無難如此則藩牆扞城堂奧不動矣今虜雖已復和尤當用此策且春秋戰國鬬人之國與自守其國者皆數十百年單行一說世守不易雖三代以仁義致天下亦皆如此而後世乃施浮游嘗試之計朝責夕效後毀前功所以更無

湊止處況今阻水爲境山水渠忠義民兵自備器甲之類在承天四事中略皆施行然虜營一至則生聚以百萬計席卷渡江天下騷動竟亦何補故余謂策貴因時取其徑切的實者可也謝靈運撰征山居賦雖體裁下而意韻高視漢人規模前作者反當勝也沈約論詞賦之變謂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頓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余觀詩人之音節未有不順者至騷始逆之騷體既流詩人之順遂不可復自約以後其聲愈浮其節愈急百千年間天下靡然窮功極妙而無當於義理之毫芒其能高者不過以氣力振暴之暫稱雄傑而約方言靈均以來此祕未覩蓋可歎也

建國之道咸殊與王之道不一至於開諫致富防口取禍固前王宏獻議語也江左之文雕靡無實如此數十字簡矣而該切義理固無害於文也

劉璡爲建平王景素訟冤書敘事博雅引義切近可追漢人餘風雖間有琢刻少矣比齊梁間豪於一時者絕出倫類不可同稱然璡與兄弘皆儒者不以文名也

顏延之五君詠怨憤斥外而作耳柏舟簡兮君子陽陽邱中有麻等詩使其當時皆如此則亦何貴也夫高人之思遺世之音尚病其偏況如此等後人不必擬也

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桂懷靈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悟文士前稱潘陸後稱顏謝而延之顏存理義不獨以文也庭誥雜言會最成篇卻煩累難讀



王同軌後主共則秦殷之敗語戮刺亡周漢之盛謗升箴顯建平王宏獻議語也江左之文雕靡無實如此數十字簡矣而該切義理固無害於文也

劉璡爲建平王景素訟冤書敘事博雅引義切近可追漢人餘風雖間有琢刻少矣比齊梁間豪於一時者絕出倫類不可同稱然璡與兄弘皆儒者不以文名也

顏延之五君詠怨憤斥外而作耳柏舟簡兮君子陽陽邱中有麻等詩使其當時皆如此則亦何貴也夫高人之思遺世之音尚病其偏況如此等後人不必擬也

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桂能禁止況宋孝武昏德耶學士大夫每於商論世故無不推墮不復生發耳

顏師伯用寒人張奇事江左以爲口實人主不能以道御臣下而與之爭職事以此爲收攬威柄自韓昭侯漢武宣之流猶不智而能以無勇成者後世智謀短闕每事挫辱正坐膽力久喪如魏徵陸贄乃當免耳

周朗所言雖未盡當世務然世主眞欲論治必由此門要不自庸人出不可謂江東無人也王吉但汎指大概猶得廢棄朗觸

忤多矣宜不免死眞可歎也沈懷文持論正平亦復併命士君子居世若之何而可晏子叔向特幸耳

宋明帝殺吳喜手詔二千四百餘言稱其能將數十人降羣賊三百人平十郡妄竊善稱聲滿天下密懷姦惡人莫之知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疾患不治天下豈可有喜一人將之爲用譬如餌藥贏冷資散熱動去堅豈憶始時之患不計後日之損宋人詔令多有此比可謂瑕不掩瑜殺人自生也昔楚子囊諡君爲共孔子謂楚昭王知大道蓋自古人君能知君道者甚少而存亡延促更視其力之如何不以道有無爲斷此尤可歎息也

劉勔降壽陽約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生爲立碑不惟江左繩有此一事載籍間自少見



也理雖具在要須人與理會然後道義可行觀勔條答鄧元友事其自得之者多而處之若無措其遭時愈下不得眞品於羊陸中也

袁粲自待甚高遺落世故其終能立節固宜然既已委權於前方欲作異於後自無可成之理此清談高詠誤之耳

龔穎蜀之辟吏全節故將九載不渝郭原平越之鄙人篤行事親三世無改

晉宋以前至於堯舜居官無代但不爲民計者更易頻耳故沈約稱宋文帝守宰以六期爲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止言非六期不得去亦不言及六期便當代也然是時如顏延之便已除代其後遂稱三周年一小滿而後世立爲法代乃至前授未上後代已除甚至再三人欲其處殆將五六雖有志之君欲爲民計不材者既不可樂而善於職者欲久而不可得古今之變如此可畏也

王鎭之王氏衣冠家爲廣州蕭然無所營去官之日無異始至能此自應杜慧度朱戴遠人文武兼著注節皎然可尚也

陶潛卒於元嘉四年故宋書稱其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年號永初以來唯云甲子所載宜得其實而晉書不取彼謂逸民於存亡之義無關故耶

沈約恩倖序稱魏立九品蓋論人材優劣非爲世族高卑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子所載宜得其實而晉書不取彼謂逸民於存亡之義無關故耶



之科較然有辨自劉毅衛瓘李重論中正至約盡之矣此魏晉江左大事也不然則戴法興徐爰阮佃夫輩皆士大夫之選豈得尚爲恩倖耶

魏太武言彼常願欲共我一遇交戰我亦不癡復不是苻堅何時與彼交戰書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宿又謂吳人止有斫營伎我亦知彼情離彼百里止宿彼軍三里安邏使首尾相次募人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頭何得不輸我斫營者江南之所長大戰者虜人之所畏故魏太武聲欲渡江而已其計正在虜掠殘壞爾夷狄之情古今一致然後世智慮變易既不知斫營伎我大戰不論士大夫雖爲將者皆不能言兵是以虜累數百年陸梁無所憚信天地間異事也約爲索虜傳載事情精實與中國利害相接瞭然若身履其時班固匈奴傳不能及

也

西南夷訶羅陁呵羅單婆達師子天竺迦毗黎所通表文皆與佛書之行於中國者不異蓋魏晉前所未有然則今釋氏諸書是其國俗之常文中國人不曉傳相崇尚以爲經爾微言妙義與夫鬼神之貫通誠無間於夷夏然彼可施之於我而我不得以革之於彼其淺深之不同雅俗之不合孟子所謂未聞變於夷者也

遷固相踵作諸志存上古大意於漢事猶多闕略後漢便失比次至約撰宋書粗完實而事多義少其後遂爲會要矣然備一代之故使後人自擇其體亦只宜如此每見學者於史記漢唐之外往往遺忽既墮熟處又統紀不全極失典學之義按孔子自唐虞至魯春秋無不論敘距孔丘卒纔二歲豈以爲博正謂



學之次第當如此學者不知遂多異說非本旨矣

南史

齊書

按漢魏之季皆以君弱不能主斷爲強臣劫取至宋非專取之於晉差若無愧余固論之矣及其後世三遇淫虐營陽見廢早故毒未加於人使縱其惡非桓靈所能當也前廢殞首雖授之湘東而子房子頊禍遍天下蕭道成材非雄特仕於亂世懼不獲死密有狂心殆與莽卓操懿之流異矣夫有桀紂之暴以殺爲能如湯武之德則曰爲天下誅之苟非其人姑以自救取位如道成是也況休若景素既已再奪猶不知懼好殺愈熾兇窮虐極不可復存是則蕭氏之篡雖義所不許而勢有所必至矣



但其父子智識凡猥曾無毫髮爲民請命之念放飯於大物流噬於高位（武帝謂豫章王嶷令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雖言封樹之內留屬臣州願陛下不賜過虐上大笑）促亡之象近在目前而其臣方爲之稱奇數瑞封樹枯骨陳說蛟蛇以神怪之鳴呼自司馬遷以來如是矣

余嘗論宋元嘉守宰以六碁爲斷非欲久之乃速之及齊永明一以小滿爲限則遂以頻替速易爲永制而魏晉以前事不復行矣至其後三周習熟反謂近於古人之考績而以憐其久滯之失職用其初至之銳心爲論治之善者嗚呼聖人之法淪墜不得見而以俗說文於方策其條有幾不可不思

海陵紀言正厨諸役舊出州郡徵吏民以應其數公獲二旬私紫數朔今可長停諸縣使村長路都防城道縣爲劇尤深亦宜

何所始也若防城直縣則後世亦未嘗不然但有委曲不公言役民耳

永元三年有物降色如小甕漸大如倉廩隆隆聲如雷墜太湖中野雉皆雊按劉聰流星起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平陽之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使永元之隕不在震澤亦爲平陽之肉矣劉聰之亡東昏之滅震千怪物自應如此哉

余既論蕭氏之篡雖義所不許而勢有必至然則褚淵王儉亦可得而言矣袁粲力不能正國家止欲以身死節是安能支劉氏之亡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子路匡之孔子許焉所可恨者淵儉非懷匡世之志但有富貴之願乘時掉臂如負販然諸葛亮自比管樂以其人可也若其仕則有不盡矣儉弱年便以宰相



自許俯首就人惟恐不合與劉湛王融何異而謂謝安亦爾耶（貫本閣本此條皆與下條相連蓋誤今校正）

齊武帝自謂與高帝同創業專行不忌斷割自與父子之隙遂開使享國年多末知其安所終也而王騰以輕傲構愛桓崇祉苟伯玉以觸意被嫌在斬祉之地受無妄之災嗚呼阻薄至此乃欲繼體迪德乘運方興可一朝居乎

按王敬則傳竟陵王子良言三吳凋困斛直數倍匹裁三百民間錢多翦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圓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資又民無士庶皆爲塘丁而王敬則悉斂爲錢以送臺庫記此要見當時民力昔漢宣帝謂長於閭閻知民疾苦用致中興武帝乃不爾耶其計畫信任又如敬則輩欲永國命難矣

崔祖思傳載劉備取帳鉤鋗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遺女皁帳婢

十人王景興以淅米見諸宋武桃花米飯皆前志所不及余記此非美其能行儉德如禹文王之髹牆蓋當是時兵革力役爲其上者服用猶如此則民生之憔悴不能自免於溝壑可憐甚矣至其後世未能臻乎富庶而爲子孫者遽自驕侈窮珠玉極文繡則又甚焉悲哉

桓榮祖言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此言似之而非古之聖智皆生亂世排患扞難無不爲已任獨未有以一夫之藝力自雄者故孔子謂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猶稱德而況人乎曹操父子何足法哉榮祖麤暴武人安肆胸臆而學者或從而信之過矣

王偘虔誡子書當時學玄者略可見言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



至老不釋卷尙未敢輕言今開老子未五尺許便手捉麈尾謂之談士袁令謂粲也謝中書胐也張吳興緒也當時風流所宗也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謂執談之本轉相破解者也自王弼何晏郭象所傳二百年間勝人名士所從出也玄之陋非有益於道也然當時貴之預在此學者不爲凡流則是猶能以人守學也後世以性命之學爲至貴而其人不足以守學百餘年間視玄愈下矣

虞玩之傳載黃籍事言宋元嘉中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愼高柔之勤正以世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籍無人人自書之理謂隆以列卿同於編民書籍州縣既不近理若謂朝士預州縣事躬校簿書又非義也後又言納玩之言別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詳此似緣揚州都畿諸郡民籍當在朝廷故傅隆在元嘉中容以典領得手書隱校故又云泰始至元徽揚州九郡四號黃籍共郤七萬餘戶今十一年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奧區猶或如此江湘諸郡倍不可念也周官雖大司徒辨王畿民數及夫家衆寡然當時天子亦各自治其國與後世不同勢應如此至漢三輔河南不復關朝廷矣而江左乃以宰相兼揚州既無清正根本之實反以浮淫隱蠹爲四方通逃主謝安所言可見也然浿號元嘉爲最者劉義康劉湛之徒精力綜覈所致耳如齊高武意則欲之終莫近矣

張緒宋齊間第一人宋明帝見輒歎其清淡齊高帝不敢移緒自近武帝目送謂緒以位尊我以德貴緒帝驕而猜乃能有此言不知當是時緒能於周行以聲音笑貌自致人主敬異耶



亦或其主故好親近其臣而然也緒忘情榮祿口不言利有財輒散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素望孚於中外王衍樂廣所不能及惜其言論不傳獨有教子充一語爾緒所學者老易易之道固非緒所能知然當時要自以此二書爲微妙高世苟誠其人綫涉戶庭洗濯蘇醒便已絕出余所謂人猶能守其學也而後世之學自謂得於道深者乃不足以變化其人其病安在不可不熟講也

齊武帝與劉悛有舊數幸其家着鹿皮冠披悛菟皮氅宴飲至夜乃去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悛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素情吾雖富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此語似能以天子篤布衣之好如詩人所謂不遺故舊者然而非也正是驕滿酣豢後所發耳光武物色訪

齊男子嚴光不屈公孫述單衣立舊交位馬援笑之況此以貨利交結乎

悛傳載孔顗鑄錢議言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蓋宋自武帝後錢法壞也悛言蒙城故嚴道鄧通鑄錢處幷獻蒙山銅遂使入獨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當考今世蜀不用銅錢久宜有遺策未究也

王儉自負經術其作相也不能協輔時主光宏道化立規垂訓庶乎久成區區炫燿耳目以家爲館孩撫後進蹔肆成風蓋儒者之學墜於是矣而史臣以爲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爲盛殆見其外耶

竟陵王子良所言遣臺使有猶蒜轉積鵝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及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縣則指賜勑



遙外鎮宰明下條源推此當時朝廷之人徧州縣矣又皆微賤者競作威福昔稱犬不夜吠吏不至門爲郡縣簡靜之政若王人數至村落民何以堪又言亮豫二藩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漿落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飽溫而賦斂多少尙均沃實然則是時荒民不減賦也子良居富貴之地而論人疾苦能同其仆起豈可謂之非仁耶史言其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蓋齊世一人而已

張融自序言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此言誠太狂簡如融自不足深論然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盡人職必以聖人爲師師聖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見已之所當得者詩書雖不可復刪禮樂雖不可自制至於隨世見聞因時述作既不極乎義理之正而祖其固陋轉相師習枝纏葉繞不能自脫



王融因元魏求書論虜情以爲中原士庶雖淪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褐爲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轗不知以虜俗革華風自五胡而然耶將始於拓跋也又言曲從物情僞竊章服指孝文也又言設官分職彌見其情師保則后族馮晉國總錄則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則邱頹荀仁端執政則目淩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虵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於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游明根汎居顯職謂給之以書則馮李遵尙直勒乖阻華夷疑貳可以收卞莊之功此固疏闊矣然劉石慕容苻姚皆世居中國雖族類不同而其豪傑好惡之情猶與中原不甚異獨拓跋以眞匈奴入據諸夏純用胡俗強變華人觀其所言則與今女眞略同矣孝文雖知以中州革其胡俗尙不能盡故褚爟譏之謂幘上着籠冠袴上着朱衣不知是今

是不知非昔非也然魏自是衰亂潰裂不及百年衣冠文物卒復中原之舊然則推融之言則將自南而變北聽其自變則必以北而變南消長之機不可不深畏也

謝朓始變齊梁之文沈約和之漢魏舊風掃地盡矣按陸厥傳約朓及王融以氣類相推穀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而厥與約爭論謂前英已早識宮徵非此祕未覩也其詞往復云云可謂蚩非之下體筆墨之贅疣然文章之變自是遂不可復反後世學者常言人心自有天理嗟夫此豈天耶至蕭子顯又總該三體之外自出機杼以爲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脣利吻易稱良其補言有序悔亡哀哉

梁書



梁武本出諸生有勝流之目與沈約謝朓王融任昉追逐上下初起能決策不反顧遂乘摧枯之勢以定大事未有如此之易者蓋逢其時也情念在民精擇守宰拔舉人材不隔前後賞士愛文意無厭斁博雅通經精義不窮不特江左人主所無秦漢以來語賢君者皆未易及也自古以愼終如始爲最難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雖三代中君以上犯此戒者多矣若梁武愼終有過於始烏得有初無終所謂游田聲色玩好致敗之具色無之若謂末年委政羣小如何敬容自是吏手朱异未爲蠹政若謂子孫爭權朋黨角立此易世事未應一擲遽亡若謂崇信異教此只是蔽溺上一過亦安在於社稷不守海內橫流也世論每以三者立貶義既於梁武存亡利害不接又使賢君與幽厲赧獻同稱甚不中理此余不得不爲破羣疑者也堯舜三代至秦漢有全一之天下其待夷狄皆無上策至晉宋乃以江淮爲淵乍前乍卻梁武未有明特立國之規與夷狄限一水徒循舊事騃弟悖子屢出屢挫偶値拓跋衰殘繼以東西幅裂故得四五十年對立而形證未分然和戰雜用守備不飭及侯景以詐入腹裏一奮其暴雖數百千人而疽潰川決心喪膽落拱手破亡此蓋計數之失非敗德所召也漢景創七國苻堅南侵宋文帝北伐幸而存者僅同一縷梁武納侯景與此何異雖求無辱固不可矣計數之於國家秦漢以來大事不可不詳論也梁元帝勸農令云三農務業尚看天桃敷水四人有令猶及落杏飛花又云豈直燕垂寒谷積黍自溫甯可墮此元苗坐餐紅粒不植驚頷空候蟬鳴帝之文章所以潤色時務者如此豈載芟良耜之變者耶



梁樹本根比晉宋齊爲厚不應速亡所以卒於亡者計數之失也武帝納侯景計數之失一也元帝能克景而不歸建康計數之失二也王僧辨畏齊立貞陽侯陳霸先因之而起計數之失三也或謂元帝猜險非繼世之君其理則然然使即歸舊都當使僧辨霸先皆無異志而並獲其用北人不能徑渡必不身遭屠戮也僧辨之心固不在篡梁若不以立君爲舉棋霸先雖姦凶無自而發梁祚尚可延也十年之間積三大失皆於完身中自致扼吭刎頸之禍悲哉

魏徵名善論事論梁事猥撫故實而已

南史載郗后化爲龍居池中蟾蠩金餅灌百味以祀及徐妃淫行甚詳而姚察本書皆不記自古策書惟紀大事至簡牘則無不言顧筆墨所存有雅俗耳察但知諱避止述世出官職號謚

於義無用也

自宋以來委任宗室子弟駕御功臣士大夫鄧元起有平蜀之勳而蕭淵藻後至一朝用睚眦殺之如弊犬豕是時梁武得志未久也使在漢光魏武便爲壞證不可立矣淵藻年少尙有俊材至臨川喪師蹙國去亡幾何

呂僧珍令兄子速反蔥肆不徙督郵廨益宅鹵簿省婦不恥小屋此本爲還仕本州者法也漢光武言天下重任日復一日常恐不勝安敢遠期十歲推其意似不以天下爲私矣如高祖惻愴得志留戀豐沛何足記錄哉

江南自劉裕後惟韋叡邵陽州之捷最偉昔徐晃救曹仁破偃城四冢屯陷入圍裏遂全樊城叡於曹景宗營前立城致敵來攻裝艦爲水軍拔柵斫橋魏人崩潰而鍾離自解時魏號百萬以勇奪敵勢故皆能取勝世之敗者無他憚敵而已之氣勢自奪非能奪氣勢於彼者也余頃在江上所聞見上自公卿諸將下至走卒無不如此

范雲心事粗可然無奈要富貴何昔蕭曹以文吏自愛迎沛公而輔之猶不以意外僥倖而雲與沈約皆於梁武事成之後自獻爲佐命安有此理故約暮年欲台司卒不得蓋有以致厭薄也

沈約傳稱其自負高材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棄清談謝混張緒之風流至是已絕然而清談之在天下自不廢也又言約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當時能爲此論者亦豈易得顏延之作五君詠山濤王戎不與殆是晉宋舊語相傳耶

約爲郊居賦工巧在謝靈運上蓋名生意意生文文生句句生字逆順相取俯仰成態始有開舒終示斂縮自文字以來雖已皆如此而約始備其體宜其以此自矜也前世高詞其失固久非約之罪而魏晉纖弱之餘約遂緝而成之使後不能復反則可恨耳

任昉在齊梁之間爲一時宗主然德義不足而文華有餘以名聲勢利接引而無隱約相與之實不惟許郭舊意不復有而竹林東山之游亦懸殊矣自是後累數百年風流殆絕豈細事耶

命康絢築浮山堰自天監十三年至十五年四月始成八月而決人之死物之壞以數十百巨萬昔入謂水可以亡人之國故或倉卒壅塞不復顧是非今此堰止欲浸灌壽陽於敵未有大損而已之土地人民亦自被害未知梁武必欲爲之何所見也

帝以博古通今精識自許而閤於大理如此況晚歲耄期遂引侯景以自亡蓋不足怪矣

王氏自敦導執晉權弘華曇首在宋僧虔儉在齊自魏以上品付胄子起家得顯仕尋聲接勢牽聯不絕未必其後人皆材賢也觀僧虔誡子姪書可見與謝之蘊藉蔡之貞方張之風裁劉之文藻又當差別

洛口非小敗而梁之君臣不以爲意自宋武始創用子弟義眞一舉而喪關中武陵閉城敵越至瓜步幾亡然相承行之不悔也梁武諸弟尙有可使乃以甲乙用宏余故謂其守邊無定規雖立國數十年特幸而已矣至宏不肖反逆而帝能容之不失兄弟之恩蓋人情所難本史闕不載不知此乃梁所以亡者何

可諱也

蕭懿言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中書令又云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梁武雖篡有江南不能出此二言也人能有所不爲何必論品目甯殺身而不敢圖君賢於當時一等矣

蕭愴傳都督益州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歷村里百姓苦之愴以爲常愴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羅研傳爲信安令故事置勸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研又言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飯中有數升麥飯雖使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觀其時吏與民至於如此然則亦不獨一時爲然也冉有以爲比及三年可使足民民無不可足者擾之使窮乃自吏始爾



徐勉傳稱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故屬纊襲斂旣已至按禮記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又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又君卽位而爲棺歲壹漆之衣衾棺槨雖不貴於速掩亦惡於不能掩若曰虞以待事哀以從禮庶幾可也宋齊之間君德狂虐屏除四出人子有不能掩其親者矣恐此欲速有爲而然勉與史家蓋未能推也

梁修五禮起於伏曼容何佟之三十年間成八千餘條據勉表以爲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今其書不存按隋經籍志五禮合千餘卷隋止存吉禮十卷賓禮九卷而已雖去取得失之中不可知然一時君臣不可謂不盡其心矣以禮決事就不合古猶賢於用法梁政稱平蓋有所自來也雖然以禮決事孰若以禮制心周公成王之文固不如禹湯之質也況八千乎

勉救昭明及沈約事有補於時與斥江葛王泰殊不同江左相承以門胄自高如勉任遇而不得齒猶當以徐爰戴法興待之此正是膏粱綺紈之病未可爲勉褊心之罪也

讀梁宗室傳史臣稱周漢廣樹藩屏固本深根高宗之封建將遵古制也盡然有感梁武慈儉勤約終身不墮自足以致治及其不擇賢否例用子弟盤據錯峙骨肉爭奪何異寇讎豈惟無益於存而求亡更速矣然則遵踵周漢如史所言乃江左之敝事非法也故余謂唐虞夏商以至公守天下享國未嘗不長久而周獨有建置諸姬之名彼文武周公烏在於以天下爲私此亦未經孔孟議論學者要當深考

中書通事舍人吏史刀筆之任脂膏侵倖之門也梁武始用文儒而顧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固惟其人爾穆王尙能言舊典欲使羣僕侍御皆吉士後世人主不審先以塗轍分清濁夫常取潔士居清官尙不能治何者其汙墨者尙衆也至其甚也以穢雜蠹清華而猶不知惜焉則是舉其國而無人者豈其人之罪也

南史

梁書

梁武謂陳慶之本非將種又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於此然慶之將少入深奮前不顧無項羽之暴而有其勇蓋天得也惜乎時主無經遠之略不使盡其用不然信布之功何足道哉

王筠言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按王氏無以文章名世者所謂人人有集殆爲筆墨之費也筠又稱沈約語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材相繼如王氏之盛若夫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殞其名約不能記蓋其識有所止故也然則以世祿矜人而



謂德業亦然則大道之降久矣

梁武語蕭子恪事按魏晉取人之國甚酷多殺賢士大夫而其子孫獨得免知慶興存亡之要不在此故也至劉裕懲創司馬復興遂殄滅無遺肯而蕭道成效之及其甚也驚以庶代宗亦然哀哉梁武號粗有識宜其不忍爲也然猶用沈約竟毒竇融彼以人孤兒寡婦爲富貴利達之地者眞可畏耶

范雲遣孔休源不見主人汝潁之流風將絕而僅存者也然沒於聲利而以權勢爲重輕後此無可觀矣

梁武賜江革覺意詩惟當勤精進自彊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謂剛烈蠱於精進甚害義理若知此外更須有事則君臣必皆知道而後可不然是以人臣之名節爲戲於世教壞矣

姚察論何敬容幷及卞壼王敬弘大政既明小察不遺古人常道然苟得其大不綜其細未有害也若於文案碎瑣消磨日力而謂其大者止於如此蓋後世俗吏之大患恐察所言正復未免王敬弘不足道也

梁武詰賀琛世以爲過八主與諫者紛辯是非此自世道之衰無復可論然琛身貴地親朝夕密勿既不指陳事要以期必行方效疏遠者汎引貌言求名而無實不切而難用傳之後世陷其君以愎諫之惡蓋琛淺陋之罪爲人臣者亦未可專歸咎梁武也

梁簡文撰劉顯誌銘有斜光已迫殞波西浮百川到海還復東流白馬向郊丹旐背壑野埃興伏山雲輕重墜柳黃春禽寒斂氓此當時陋巷寒人所以質工拙爭綺靡者而以人君之尊習



爲之不惟國祚興亡可卜而世教淪胥文字墜地又足悲夫

許懋論封會稽禪國山援據詳博辨證明審其言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蓋兩漢以來見識所不到史稱高祖嘉納推演懋議以答請者過漢高祖遠矣然則梁之五禮如懋在焉必有可觀惜乎其書不存也

梁簡文悼王規死與元帝言以爲風韻適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盛哉儲貳能知其臣如此良謂難事然未知王規果足以當此品否按昭明兄弟與其僚游處多過爲褒借恐簡文亦未必能知人故道此語乃其文字尺牘中所發耳蓋魏文陳思習氣之流與孫登殊不同也審爾即是弊事其甚遂爲江

王褒戒諸子以文學言儒家尊卑等差吉凶隆殺君臣陰陽道

家墮支體黜聰明釋氏見苦斷習證滅修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於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自南北分裂學士諸生以周孔與佛者並行其言乖異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學已出於是時則太史公亦更增上一家譬如區種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復何在然則如韓愈智識乃是數百年而一有豪傑之士何其難也

侯景自渦陽敗歸獨蕭介言之切至按景事梁人知其不可者甚多然非其職任者言之既無益而當言者又或不言介自謂宗室遭老不忘劉向之心介不負梁武乃梁武負介也介以都官尚書致事在大同二年距論侯景十餘年時就家爲光祿大夫不離建康也

按史記明山賓沈峻嚴植之賀瑒爲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餼廩射策通明者卽除爲吏又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受業於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主學皇太子宗室王侯皆受業於太學終梁武之世自周衰道喪極於秦至漢武始有博士弟子補官漢明帝以人主自講其後太學爲黨錮之禍然皆莫及梁武之盛儒雅之行文字之流禮典之成書蓋千年所僅有而後世無稱者何也

庾肩吾傳載梁簡文時文士庾肩吾徐摛陸杲劉遵劉孝儀孝威及肩吾子信摛子陵張長公傅弘鮑至等及謝朓沈約新變之文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又簡文與湘東王書言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爲闡緩至謂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



湛江水遂同大傳又言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模楷文詞之盛衰在上所好惡魏武父子既成建安之體而昭明兄弟功力不減觀其所主如此士人安得不風靡況信與陵皆擅一時盛名此所以流變至今如百川到海無復歸源之日後世隨時移改或詞致小異自謂復古然皆脫沈謝本子不得蓋亦未嘗深考故也如上世歌詩其可取法固多矣奚必沈謝乎

劉昭集後漢同異注范蔚宗書一百八十卷

何遜何承天曾孫范雲沈約皆好其詩以爲含清濁中今古一日三復猶不能已梁元帝論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鍾嶸詩評謂鬱陶乎余心名余曰正則爲五言之濫觴備論衆作以及時流蓋天監初也

劉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言銓敍一文易彌綸羣言難自謂文之樞紐極於此王籍賦若耶溪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稱其文外獨絕

劉杳論檥檹張仲師長頸王撰譜所因王倘孺稱其林庭賦郊居以後無復此作

按梁世文士之盛雖格力不逮建安而華靡精深衆作林起則過之後世雖云接周漢之風流然豈能反齊梁之氣習學者當深考

何點何胤傳載梁武書詞及與陶弘景書敦厲致漢光武之於嚴光何足道也成康之後便爲昭穆宣王中興幽以亡周人主立國木根自不可常恃至梁武遂不能免其身尤是古今至

戒

良吏傳敘稱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梁臺建仍下寬大之書東昏時雜調悉除省逮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民之瘼始去貲（梁書作始去人貲）計丁爲布身服浣濯之衣太官撤牢饌日膳菜蔬飲酒不過三醆以儉先海內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御前親勖治道始擢尚書郎到溉爲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曜爲晉安太守又著令小縣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於是山陰令邱仲孚治有異績以爲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爲宣城太守觀其君道略舉兩漢之賢君不及尚未論其身所能至也梁武只爲治邊無具枉喪民命至其國亡亦皆以此悲哉

孫謙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當募千兵自隨謙言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蠻獠懷服史稱謙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年逾九十疆壯如五十者



審爾衛武公不得專美也

伏晐意望不滿託疾徑歸選豫章內史乃出拜虞曙劾辭載詔云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晐爲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有詔勿治晐遂得就郡人主志在愛民屈體以容良吏不索事分此亦兩漢以來所無學者於講論梁武事殊疏闊也

何遠言不虛妄蓋天性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孔子稱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當是時人不以無妄爲難而以必信爲害大道至孟子乃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蓋去孔子甫百餘歲而能信者已少矣若後世以虛妄成俗而必信如參辰之難同則小廉曲行遂爲盛德而學者卒何所據依乎

扶南國致佛髮勅勒獻佛袈裟（魏書）及載阿育王造塔甚詳及天竺王屈多所上表略如佛書然則是其國文字之體從昔相傳而然（已見宋書）又言獅子國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蓋華夷之俗不同而其道亦異中國之學自不當變於夷而亦無足深貶凡後之學變其道而從夷而又以其道貶之然亦苦於顛倒流轉遂不復自知爾

陳書

晉宋相承四方之兵屬都下率常不支徐嗣徽任約引齊師五月再至數十里內盡爲敵場危亡在眼中矣陳霸先決死鬬再敗其衆遂以得國蓋昔之諸侯分形畫險自守其地以勝負決存亡未嘗不用人力而後世但恃長江爲巨防敵一得渡則鳥奔獸散甚者或未渡已望風潰潰矣然則侯安都吳明徹之捷柳達摩蕭軌之見擒又與前代勝負事不同學者熟考陳初兩戰當知人力所至不用天險玩長江而自墮其力乃後世大患也



自喪亂以來十有餘載編戶凋亡萬不遺一中原氓庶蓋云無幾頃者寇難仍接算斂繁多且興師以來千金日費府藏虛竭杼柚歲空近所置軍資本充戎備今元惡克殄八表已康兵戈靜戢息肩方在思俾餘黎陶此寬賦今歲軍糧通減三分之一（如後世大軍鐵之雖當時便有通減）尚書申下四方稱朕哀矜之意此天嘉元年三月詔也因軍糧增賦不知所增多少通減三分之一所減復如何讀此者可見當時民間事意蓋大東之詩止言賦調迫急其人尚在足以供之未若此詔以死耗僅存之民輸平時十倍

之稅也又八月詔普勸種麥又二年十二月虞荔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煑海鹽賦及榷酤之科詔並施行又不知梁陳之間弟匿既甚至此方斂及鹽酒是公家尚有遺利未取不知後世雖無事之時已竭而無繼也

陳文帝知其子之不可立而愛戀不決卒致放弒然就使廢子立弟亦終不免昔夷昧兄弟知季札之賢無傳其子以次及札而札不顧故闔廬夫差之際可以全身後世猜忌促狹雖不立如季札未能免也而況伯宗乎

孔子謂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六代之季與魏晉又隔一種風氣

按太建二年詔作田傾水旱失收即列上折除軍士年六十放還令長代換具戶數付度後人增進擢賞減散准結有能墾起



荒田不問頃畝少多依舊蠲稅此亦在當時所謂善政也孟子言是心足以王其失不推而已矣

太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色赤如血自京師至于荊州八月癸未夜天有聲如風水相擊乙酉夜亦如之天地示變非止爲陳之將亡蓋江東之事盡於此矣

魏徵論陳霸先于時內難未弭外鄰勍敵王琳作梗於上流周齊搖蕩於江漢畏首畏尾若存若亡此之不圖遽移天歷雖皇靈有眷何其速也斯言誠中其病後主雖以浮情取亡然一江之外上至巴峽皆他人物隋政方新自無久存之理積三世芟夷

按魏徵載陳後主事至德二年於光熙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



三閣及張貴妃龔孔貴嬪淫靡致亡計其功力之畢得全享此至禎明三年降實不過四年可謂逸樂短而禍患長矣叔寶文士材質猶得下中使誠知縻樂怠傲之不能久萬一或有創艾悲夫

自昔人主謀功立事無不用自所親信韓彭雖疏於蕭曹然要須鉤致結納使就心膂陳氏立國之始僅得三吳上流湘鄧皆爲王琳有周文育侯安都既已擒沒而侯瑱乃攜貳羈旅一朝使之總督諸將能再敗齊兵琳竟失地北走陳業始定其功皆在舊臣之上此亦自是一樣子可參看也史稱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已故詣闕請罪高祖復其爵位恐是實錄

江左自劉裕後未有吳明徹之功所以能然者乘齊政亂也及齊滅而周人方銳明徹不量時度力輕棄根本貪進無繼豈惟爲不可蓋畏怯於未形奮迅於已驗常人之情無不然景歷言不用不止小事乃江左三百年興亡所係也

已得盡失敗棄前功而南北兩立之勢自此不完不然叔寶亦未遽亡人謀之謬遂與天會論事者不可不知蔡景歷不護細行而智用自足吳明徹初北出疑沮滿朝後爭取河南乃無以遂以驟與霸先雖曰襲殺王僧辨迹若取之於梁然齊人已在江內僧辨力所不能抗而後霸先得以乘隙而起乃與北方爭得失非全取梁物也方徐嗣徽任約已引齊兵據石頭韋載議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通東道轉輸別命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觀其當時爲謀於急迫中反暇豫如此宜其能立事也長江雖於江南爲一巨防

然其間又自有多少險扼吳越相攻守笠澤者三年而後吳卒敗後世之論專倚一江甚至淮南亦併棄之但北人一騎南渡則影潰魄褫便無生存之望此非止脆怯無剛之罪亦由內外論議所不講故其智慮閉塞而不復開也

陳文帝慰勞虞寄謂管甯無恙甯豈易比寄區區獨知以陳爲是異乎劉龔馮衍中世人士皆以能擇所從決其終身逆順賢不肖與戰國春秋以上殊別此段難言之然如寄安貧處順有寒暑風雨之節文詞根柢要是南士中秀傑賀循顧榮不足方也

張種恬靜雅正不妄交游旁無造請家產屢空終日晏然當時謂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尙種有其風此梁人接以前語也及徐陵以文字見用宜若兩塗然爲種遜位種在無錫獄有士雖已無其人而君臣慕好之意未改故種猶能見貴於時不然雖實用無施矣況虛名乎

孔奐謂江總有潘陸之華無園綺之實不肯以爲簿事奐時爲吏部尙書益知蔡廓所言不爲徐干木署紙尾蓋吏部得專選事乃後世宰相之職故雖人主子弟求三公亦可執論不行宰相職事日以卑下併與其才識皆失然則治道否塞不通豈足怪也

梁昭明死晉安爲儲貳周弘正以司義郎奏記請讓於昭明子其詞謂搤謙之象起於巽軒爻畫揖讓之源生於堯舜禪授顧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王與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自後世槩之可謂言人之所難矣夫議論固惟人



所開而當時亦未聞有以爲慫慂異俗者蓋猶可以言也流言無止雖致亂之大患正論不通誠害治之深憂若儘壓遏向下極有未易言者

後主題孫瑒誌銘云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自梁武帝昭明父子兄弟喜爲文詞而陳後主之文如此竟亡其國然則豈文之罪而爲如此之文則其國雖欲不亡亦不可得也

徐陵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被之華夷家藏其本遂爲南北所宗陸機任昉不能逮也自唐及本朝慶歷以前皆用其體變滅不盡者猶爲四六朝廷制命既遵行之不復可改矣

江總自敍宦陳以來未嘗迕迎一物干預一事軒冕儻來豈是預要時人以爲實錄士以無用之文藝干世取名遂居有用之位至於家國俱敗終不反悟猶以無用自解古今人如此者多矣孔子稱周任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古人蓋不以身及官爲無用而自量其用之所限夫用過其能猶不可而況以大用爲無用乎

陳宣帝委政毛喜史稱其勤心納忠多所匡益數有諫諍事並見從由是十餘年間江東狹小遂稱全盛唯略地淮北不納喜計而吳明徹竟敗如宣帝能悔不用喜及蔡景歷之言始終委任有人君之度矣量時度力惟漢光武能之至於狃勝務進愎怨投死雖諸葛亮王猛之得君不能回也

陳人積三世垂三十年經營辛苦幾成南北之勢及吳明徹一

敗已不自保然使並江固守如吳中世隋雖有天下十八猶未能兼也蓋自霸先初興延敵入腹以取勝遂致江流忽略拒於城下一戰而亡雖由後主昏狂亦其謀國者不講於素得一忘二而然也

梁測囚法日一上起哺鼓盡二更至范泉刪律以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案立測土爲埒高一尺上員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記着兩械及杻凡經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夫不得其情而使弱而實無罪者立測且不免死則已苛使悍而實有罪者立測且免死則已慢矣雖分其刻數二弊猶將不免而當時爭者紛然不能決何也

梁武幸同泰寺捨身勑徐勉撰定儀注勉以臺閣先無此禮使杜之偉草具其儀用浮屠法捨身則無身尚何有儀注人有所敝遂至於此可歎也

北史

魏書

諸胡乘晉亂迭據中土極強盛者不過數十年紛糾騰突徒互爲廢興而不足以定事蓋華夷地勢不同習俗亦異統御不一彼此不安亦其勢然也惟拓跋遷都平城純用胡法控勒諸夏故最爲長久孝文慨慕華風力變夷俗始遷洛邑根本既虛隨即崩潰亦不過數十年天下復還中國之舊矣然則用夏變夷者聖人之道也以夷制夏者夷狄之利也失其利則衰反其常則滅烏得謂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蓋書生之浮論也

魏收爲拓跋序世次自始均爵於舜六十七世至毛而後威服四十二年始遣子朝於魏魏景元二年也自詰汾以前既皆荒忽誕漫而力微生於天女推其年當是漢桓靈之歲蓋亦近爾乃復有此異事昔元鳥生商后稷野宇皆在上古或者猶以爲遠而誣不知收何所考信而然云也崔浩實錄魏事舊人皆怒遂致族誅然則收之不足憑也審矣



地形志載正（黃本原注一作元）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之太康倍而已矣北方自晉太康至此是一節限元魏之興百四十年矣雖無志於靖民而立國既久民得以生息理應蕃遂但借穢版籍之實特以意言爾

李業興造甲子元歷稱趙歐何承天祖沖之三歷參校其長一倍然則祖沖之歷當時雖不施用蓋爲歷家所傳也業興言造歷者皆須積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疏密然後能審其近者用作歷術不可一月兩月之間能正是非故五星有七頭術得七頭者爲近當考

魏世稱有祖廟在烏洛侯國去代四千餘里其祭斬樺木立之以置牲體後復生長成林而民益神奉之樺何等木斬枿而生者固衆矣亦以此爲神奇耶

載魏孝文冠子恂自媿有三失事蓋因家語記郯隱公因孟懿子問冠禮春秋著郯子益終於失國韓生言楚人沐猴而冠冠子雖成人之盛禮然古人之所以爲教至深至厚自齠齔而至於冠日異月殊卓然而進於成德故冠者敎成之節也若不安其實而徒既其文則郯隱公與魏太子恂同趨於死亡正與沐猴之冠何異孝文之智未足以及此而區區焉欲以禮文之末爲旁無菁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赦原之例又殺人者斬妻子流若妻子本非預謀而逆設流坐則爲法酷矣又以後世之薄俗槩之姦民不畏死而許以無菁親上請則是立寬法以誘人之輕犯重罪也當考



其國造命之始不知魏之亡兆於此矣

因李憐行毒事見舊律犯死罪祖父母七十已上無成人子孫旁無菁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赦原之例又殺人者斬妻子流若妻子本非預謀而逆設流坐則爲法酷矣又以後世之薄俗槩之姦民不畏死而許以無菁親上請則是立寬法以誘人之輕犯重罪也當考

崔纂論劉輝姦亂毆主傷胎而逃謂容妃等罪止姦私若擒之穢席衆證分明郎律科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役又妹已他適私門失度罪在於夫斃非兄弟纂時爲三公郎而尚書元修僕射游肇皆從纂議雖皆以此獲罪然前世昏主亂朝伸貴屈賤刑賞惟意頗越常經固皆有之而當時猶有執議不同者雖或以不同爲罪而亦無深譴蓋其前後據事即

言上下安之不以爲異故也若後世猶未至於顓越而執事者遂無一言以聽其所爲或至於顓越而有一言者則又以爲大戮而不可解矣故余以爲論議不開馴致世道日陋最爲治者之大諱此爲何時而尚能如此故特舉一端爾

五胡諸國惟慕容初起粗有本兵力農之意後得中原則不然矣蓋皆以夷狄之性襲盜賊之迹狼虎自快民無定心雖欲不亡不可得也史稱拓跋經略之先以食爲本墾闢河北計民授田常與諸戎深入角逐得其鹵獲時佐國用比劉石之搏噬其民有間矣至太和則又制祿立長行錢稍循漢晉之舊要之爲國既久以漸修立自然如此然不於立國之初便分別先後其國亦不能至於久論八政者首載食貨信非目前事也

因魏置從品遡上古官制五帝皆繼立而各建官名何其好變矣然周官言唐虞稽古則不止五帝又參取五帝之先名雖不合而義不可離故也如魏有鳧鷖白鷺象物則質野及置從品象事則冗雜乃夷狄之餘率意妄作自無足論然從品歷隋唐至今遂不能易豈非事敝之極併其義不足據矣

按書稱別生分類而傳有賜姓命氏之文蓋帝王諸侯各爲族姓義不相襲後世封建法廢既無專國不自爲族姓而天子亦無賜姓命氏之法至傳國數百年而臣下仍用舊氏與編戶齊民無別蓋以兵力崛起而無德勢不暇爾雖然尊前代而慕聖賢後使其後人以風流相命則猶可言也及魏起深北不毛以九十九姓爲部落姓改氏易流布諸華周齊繼之至於隋唐凡胡邱周伊穆陸劉賀梁寇羅葛樓鮑何高潘薛甄杜之類皆夷狄種而三代漢魏之氏族蕩不復存縱有存者不可識矣然則後世所謂譜牒世次豈足信哉

魏收載漢武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皋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張騫出使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初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案匈奴傳稱殺休屠王獲其祭天金神顏師古但云今浮屠像是其遺法無列甘泉宮燒香禮拜等餘語使誠有之則是釋氏已萌芽於前世不待至漢明而後流入也蓋收時於遷固外尚見他書可以旁證異聞此雖不比中國事本末源流無繫重輕然後世一以遷固爲斷而他書所言遂不及知者衆矣

寇謙之事世俗常有崔浩主之遂使張王深閻至與釋氏角其廢興浩意無他不過爲詻耳浩事夷狄之君盡用材技又僞媚左道以求容悅然竟亦滅族此不足責而有可哀者然則四皓終不出張良欲辟穀道引非以爲高乃其勢當然也王猛賴苻堅有閎度能始終無隙若便稱人傑亦恐未可馮后之喪孝文服衰麻絕酒肉不內御者三年孝文志切有爲而方優游垂拱順適祖母之心居喪始終自然盡禮而無勉強督迫之意雖無舜文王之道而有舜文王之資矣故自夷狄能慷慨感慕同於諸華蓋非偶然者古今未有無其本而可以強致者也

孝文都洛最無謂周公雖有四方朝貢道里均之說然成周固

未嘗受遷邑之利五帝三代何嘗有都洛之文況王政廢興豈在都邑乃漢以後經生相承夸大其辭耳孝文自合更爲其國開百餘年深厚之業豈謂一遷洛而本根浮動增廟宗族皆已棄絕邊徼鎭戍單寒無依向非孝文便當身見禍亂然亦竟十餘年而國爲墟矣蓋好名慕古而不實見國家大計其害至此後之學者又將譽之不已是以亡爲存以敗爲成烏在其言王道也

魏亡之禍成於六鎭輕薄六鎭實自太和夫變夷從夏人孰不以爲美至一家門戶緊切利害乃忽棄不顧可乎然則自古公亶父陶復陶穴至於岐有夷之行彼累積而後成非文勝其質也

孝文與元澄論子產叔向爭鑄刑書事古人之治雖深遠難窮然推其身之實有與民共之非言之而不可行亦非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也叔向能言而不能行子產直以爲今不可行王政之不復皆自此等議論壞之後世言治者不過祖述子產叔向餘論治道自無由可起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此是通前徹後功用更無今古但信及者鮮耳



遷洛之舉羣臣不順孝文設術以詐之示威以脅之不知厭忽累世安樂之餘經始百年荒榛之地一事不成舊業盡棄欲以何爲嗟夫孝文誠非玩歲月而苟目前者及其昧先後失名實不安於本而眩其末則好治與念亂同科可不悲哉

論婦人冠幅着小襦襖元澄謂着猶少於不着者昔趙將胡服其臣以爲難魏欲革之復患其不易夫自中國變夷狄孔子固謂之以夷狄變中國則未有論而王通便謂太和之政近雅又言王猛功近而德遠恐更須考詳也

彭城王勰舉曹子建語辭官孝文謂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此語甚占地位雖未必道德在已而可以宏道德矣孝文所到如此惜其一二十年間不知內修以養性而徒外毀以傷生傷生猶可而國從而傷此蓋末世虛名誤之也

太子恂事甚可傷孝文急於有爲不計階序不本土俗不量難易其臣好富貴者李彪王肅之流以輕薄刻急承迎取快於革治興道未有分寸之益而使孩孺之兒慁黥之婦幽囚併命損天性害人倫禮所謂教世子詩所謂刑寡妻固若是耶

張袞與拓跋珪同起其臨終語有恢崇叡道克廣德心使揩讓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世余三復而悲之自胡夷迭起百年屠割諸夏而爲之主叛執人士寄命旦夕袞以垂歿之言勸之善道彼豈以其心之欲然冀其主之或然耶袞孜孜薦引恂恂誘化蓋庶幾以古人自期而所遇之時如此其得身免於大悔已爲幸矣哀哉



張白澤傳載顯祖詔諸監臨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告得尙書已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授之魏未嘗祿其臣教之使貪而以重法禁之故白澤謂今之都曹古之公卿周之下士尙有代耕皇朝貴仕服勤無報舜稱臣哉隣哉鄰哉臣哉魏待其臣傭力之不若猶行之百年然則必能明臣鄰之義者然後爲舜乎

崔宏崔林六世孫崔氏北州之大家祖悅仕石虎父潛仕慕容暐宏荷堅之亂欲南歸不克復仕慕容垂父子遂與張袞對掌

機要觀其博議國號事典章文物可想矣宏既作詩自傷懼罪不敢行於時至浩竟滅其族悲夫悲夫宏稱有王佐材方戎夷暴亂南北分隔而人士困於鞭箠刻烙者何可勝數孟子謂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豈其地使之耶

長孫稚稱河東鹽池歲絹三十萬匹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按三十萬匹絹於今中價爲百萬緡矣稚又言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魏至太和而後賦祿羣臣得食蓋僅爾而稚之言乃如此晉末公卿以下日廩七升然亦同歸於亂豈爲國者興亡操縱自有得失無預於臣之饑飽耶

穆亮勸孝文訊之蓍龜以定可否又去歲役作爲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仍歲頻興民力凋弊材幹斬伐爲功不固願得逾年小康百姓而孝文以爲若終不爲可如卿言後必爲之逾年何益人生大分修短命也蔡邕譏智其如命何孝文拒羣言甚峻而不得爲非者以其所欲爲皆古人好事非徇耳目鄙淺也禹言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周公思兼三王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古人急切之理誠然而孝文行之亦或不驗當更商量

孝文謂亮三代之禮日出視朝漢魏已降禮儀漸殺詔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則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此可與魏王肅所言參看然則人主不視朝論政久矣齊明帝有鍾嶸何人乃欲斷朕機務之語當謂自攬事耳隋郭衍勸煬帝取樂雖以洛爲東都仍居鄧鎬至平王而後卒遷若無故移徙自伐本根中人不肯爲況聖賢乎叡與穆泰元不遂誘子恂爲逆皆五日一視朝事無得效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是隋文帝蓋嘗緣遷都乃知盤庚委曲告諭非罪其臣也

堅孝文耳

王遵業爲黃門郎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邱園政歸尚書漢事也歸中書魏事也歸門下蓋是時母后專朝與宦者同耳然後世相承遂爲故實並號三省而侍中門下侍郎爲眞宰執其源有自來也（輿地通志遵業）

慧龍曾孫江東鼈王也

陸叡傳稱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鼎遷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廳聽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此亦可見孝文營洛事意也周公雖以洛爲東都仍居酆鎬至平王而後卒遷若無故移徙自伐本根中人不肯爲況聖賢乎叡與穆泰元不遂誘子恂爲逆皆緣遷都乃知盤庚委曲告諭非罪其臣也

日視朝也勤惰固係人主自身治之興廢從之然制度不立君

韋崇兩爲中正史稱其頗居衡品以平直見稱是魏世選用亦由中正也（崔寔傳考）崇爲南頓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常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此語宜錄古人謂前旒蔽明蘧纊塞聰使其無以致治而徒自聾瞽則古人不足稽矣

孝文遷洛不止慕古人居中土蓋欲身在近地經營江左耳其與盧昶語可見（卿使至彼勿存彼我銜還江揚不早營晚合是脫物）草創之初便事南伐所圖不就躁擾變亂竟死道塗本希成康反類昭穆是德與力兩失之也且晉武隋文未嘗親戎驅使將相而南北自一統孝文苻堅皆欲以馬上取之卒不遂孝文之僅存者幸耳蓋後世與古人不同所以兼幷眞自有算非浪戰所能也

盧氏自志諶偃遯玄度世淵道將累世風素北州所推史稱其閨門之理及高允傳青齊淪陷衣冠播流親表賑贍之美然則祖之禍豈私憂哉然是時猶有聲問可通不若後世之影滅響絕撫卷可爲永歎

三百年間人士乖離其能守法存義槩者難矣雖孔子尙畏左丘明恥之況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時高允一生落度晚乃榮遇其所以能始終悔吝不及蓋亦英邁銷盡而然徽士頌亦有可觀魏氏六七十年北方材彥略聚於此如從容廊廟遊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徽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戚張仲業東臨鄴州遲其還返一敍于懷齊衿於垂歿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歿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暌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此亦其當時士大夫翔集轟行之大槩也然允乃不如其弟推（按魏書作變）每被詔徵辭疾不應常譏笑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故常從容於家以是而言則亦未至於必不可以不出而出如蔡邕之於董卓也孔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又曰鳥獸不可與同羣然則士之出處審之而已

允酒訓稱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子思語載何書當考今鄉黨學者以爲載夫子之言行云惟酒無量不及亂而已酒無量是何義若謂飲不自限要不至亂恐未然也又云不爲酒困

崔浩傳有譖敗李順事爲浩一短以趙逸傳考之（波之譙通亦猶子雲之美新臯王之虔固宜容之）浩言能如此學亦有標本非譖人者也

李孝伯張暢當時南北名對應答之言相與傳誦以爲口實此傳所載劉氏僞書雜流上國逸韻難虧猶見稱載蓋北人貴重南書如此後世文字不復關通圖事撰策無以相知自契丹時



已然

李沖傳稱孝文謂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稽壅專智任獨事聯事合治後世號爲公心相維然無不以私意相敗者雖人材不能如古亦由角出競立其本先弱也

游明根劉芳北方所謂儒者明根乞致仕孝文謂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沖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頹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嗟夫魏之待羣臣與臣之仕於其時蓋有不得止而後不止者矣然孝文猶以此薄其臣何也

崔挺稱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詞趣宏雅非落胡士大夫所能道也觀其安恬進退之際夷夏不可榮辱庶幾君子之風矣斧山營觀事亦當記王尊水波稍郤回還尙見貴前史也

方魏盛時門誅族刑在於瞬息而崔浩中外皆以無罪夷滅及其衰也兇領悍廝奮起遠裔劫執國命河陰之役舉朝屠陷而楊侃兄弟閨門百口一朝併死是士生於其時無往而可也如椿誡子孫語亦萬石君之流宜無以致禍者豈魏收爲楊愔故儻有盧美耶

梁武與蕭寶夤書敍兄弟事初不虛飾又言自有天下絕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雖非聖賢語然亦秦漢以來人主不能到也



又言造浮山堰及李繼伯事則大誤矣烏有昆蟲不殺而魚人之民海人之地以較勝負者哉

蕭寶夤論守令考課悉以六載爲程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敍是歲周十二始得一階內官散職乃限四年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不知代還六年方敍是何義

韓顯宗論遷都仗作不可雜引古四民異居爲證齊語翬萃州處余既辨之又言孔子云里仁之美孟母宏三徙之智君道在乎起天下絕類之材還以教之顯宗舉其粗者爾

李彪落落識其大者及氣盛用之亦庶幾一二摧挫後索然無復存矣彪稱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亮銳於興復不暇典章劉表公孫述故習蓋其所諱也又稱王隱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當時所言如此然則西晉事行於今者皆隱筆歟

李崇置樓懸鼓捕盜當時效之後世亦有效者但爲笑耳崇又有斷獄兩事及改鎭爲州皆明智過人學者欲遠觀近取若識開智長遇事成理可矣襲故迹因已行未有能合者崇在淮北十年梁人所畏遂與浮山之役而史載其父子販肆聚斂爲時論輕鄙然則昔人所謂使貪使愚者豈物之一患不足以累其所長耶

崔亮傳停年格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材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按蕭寶夤傳載魏世外官代還六年方敍內官四年爲限亮立此格專以停罷後歲月斷之不總計其平生資歷抑新進拔滯淹故爲有意利柄在已人不得干雖曰失之猶有所獲不若後世汎論考任無復正法容僥倖長躁求使士大夫皆傲然取必於上其得失相較又遠矣

江東王氏子弟如王薈者不爲少而與孝文相遇任待隆洽如此蓋其年相少長且中以圖南之規故也薈傳載孝文禱雨三日不食惜乎孝文涉道淺而雜用之故命不延永而功業亦以無成不然豈止是哉

袁翻論甄琛謚是時人家已有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與大賢比迹則行狀所起當又在前大抵浮美溢稱自西漢末方然蓋王莽餘教也蔡邕言作碑唯郭泰陳寔無愧其來固久矣傅永量南人記淺祈營蓋輕剽之習也昔人能渡淮祈營而今人不能渡江劫寨余在制司時和州被圍日夜告急元帥遣諸營兵赴援既而以渡江無駐足之地竟不敢行然則兵無素習惟所使耳

奚康生弓力十石矢異常箭梁武遺之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麤殆如長笛康生用以平射猶有餘力考工記載造弓法

詩稱祖禰暴虎然如此絕倫事乃不見於古人豈以德掩之耶
湯文王雖起小國王天下後世皆謂德衰不可復爲故孟子言
霸必有大國司馬懿楊堅所以能盜取之者竊其權故也爾朱
榮以部落酋長居秀容不毛地止一縣衆纔數十世爲邊藩朝
權輕重曾莫之預一旦稱兵沈太后幼主羣臣舉國士如狐兔散
葛榮百萬擒蕭寶夤萬醜奴天下大難略盡雖身不終而魏竟
以亡然則權與力皆不足而能若是何也孝文藉累世富盛志
慕古人解縱維索護養癰疽既無囘幹風俗之功反受動搖根
本之害榮之禍實自取之悲夫
爾朱仲遠言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科酌
受官今求兼置權制軍要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魏初
立中正見衛瓘李重傳余嘗以爲曹操能以鄉論品第人材使



不得由軍功雜進啟其後有正始勝流之目今拓跋政壞軍立
中正爵由意與官以賄成蓋襲其名以遂強臣之欲而魏由此
亡然則魏尚上功首差六級下吏罰作馮唐以爲過非權在上
亦不能也
辛雄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
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元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
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蕭宗納之
魏自遷洛之後政過於厚而一時議論亦多此類然無驗而速
亡蓋可哀也
錢徙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
上殆欲不沈此高道穆魏末論濫錢也古今救錢弊之說甚多
大抵以錢代物以大改小以重易輕從否雖殊致盜不異未有



如後世以無銅爲患者督鑄不已至毀錢而爲銅矣嗚呼此不
可不深思也
孫紹論律班令止謂主議之家太用古制此孝文後事不可收
拾之驗也故紹又謂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
政亂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即日事勢乃至
於此不憂荒外乃慮中畿則當時非無知者改絃易調豈可謂
易哉
張普惠諫太上秦公一時壯議如任城清河元匡崔光袁翻預
問難者亦皆心知其不可固不憂刑禍之及也以弱從諛以強
拒諫雖若不同致敗則一此本爲國者自利害故左氏載仲尼
之論洩冶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然則普惠之免可以爲幸也
以高允傳觀游雅雅得爲修士矣以陳奇傳觀游雅雅得爲佳
人乎局已小知遂深伐異之怨固時酷法陷人覆家之戮哀哉
哀哉
徐遵明指其心謂眞師正在於此古者師無誤師即心也心即
師也非師無心非心無師以左氏考之周衰設學而教者師已
有誤故其義理漸差及至後世積衆師之誤以成一家之學學
者惟師之信而心不復求遵明此語殆千載所未發雖然師誤
猶可改心誤不可爲此既遵明智所不及而以心爲陷穽者方
滔滔矣
裴伯茂因內宴侮慢元景哲景哲申啓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
同行以梨擊案傍汙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言不應令人挈
衣不言人不許入殿庭當考
史稱溫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

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致禍敗爾朱高歡父子之間惟子昇號能有意王室一時人士如其比者絕無矣魏收之言不亦宜乎

晞夸言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及素服受弔皆可錄魏法峻急仕者皆云不敢不至然則決不欲仕而能自行其意如夸者亦安得而禦耶

張淵觀象賦備著星文

江式集字書號古今文字四十卷依許氏說文爲本上篆下隸有表具論

房景伯母子可謂能以孝化民矣世之愚儒怒擒突擊冒行無忌而陷人於罪者是以曾閔爲桀跖也悲夫

余嘗論善攻者必使救無所用善救者雖攻圍力重必併敗之以虛聲望風退挫者不與此數惟徐晃韋叡收赴救之功而姚興將十萬衆相守數月外望突免內冀引接拱手受陷莫收一力之用豈與崛強一隅猶未見大敵而然耶如竇建德固不足道也



董琬記西域爲十六國分地爲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爲一域）出西域本二道後更爲四出道（自玉門渡流沙西行至車師爲一道自莎車西行至葱嶺西行至車師爲一道北行至善爲一道自葱嶺西南行至波路爲一道）接漢西域傳看

魏收序傳後亡逸然本傳未有不用自序者自司馬遷班固以來雖無不高自譽道觀收之詞如此可謂陋而無恥矣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四

北史

北齊書

高歡賤微給使所與奔走往來者皆胥徒下隸天下若此輩何可稱記時平則歌哭以盡有事則叫呼而起奮不顧命勝者得之自古皆然矣而史載其因張彝被害傾產結客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不知歡衣食尚不自給產何所傾而天下清濁亦竟何在此蓋爲文粉飾之過爾　之至謂不可使四方豪傑窺朝廷是又可歎也

高歡素無資業赤身依人曾未飽食輒已投筯而反雖姦豪飛動不可以人理律然歡卒用此成事殆亦難曉李元忠所謂爾



來寂寂更欲尋建義處也既得事柄四方聽其伸縮宇文泰甫萌芽尚可囘轉而歡無禮自恣迫逐其君遽成中裂之禍生民流血者數十年然則歡徒見反之利未見反之害也

東之比西土地甲兵十倍歡若持重養威以計縻敵自可從容全勝然十年間汲汲三大戰幾幾不免其身智勇俱困而秦與六國之形見矣是歡自反爾朱之外了無所能世或以爲人雄者誤也

魏自孝昌之末銅馬鐵脛黑山青犢張晉趙豕突燕秦是使豪家大族鳩率鄉部託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謁內成昧利納財啓立州郡離大合小本逐時宜剖竹分符蓋不獲已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



戍此齊天保七年詔也又制刺史令盡行兼不給幹物自此以盧名爲官者數百年

彭城王浟作刺史問食雞棄推盜鹿脯市曰毛牛皮書王老母榮葉有此明決自不以膏粱限斷也至言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以來始逢今化殿下惟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則士大夫所不能者而貴公子能之蓋爲政不專恃術矣

趙郡王叡六月不飲冰身爲元帥而必與士卒同甘苦如此可以爲難矣然以盛夏而領山東兵遠築長城若爲人上者每每違天時涉長道致人於必死之地安得皆如叡者撫而用之使無叛且有成乎是則以仁人之心奉暴主之令固莫知其所終也



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在此寺形制淳朴世以爲古物歷代藏寶至是爲刺史韓賢斫破豈洛中更漢晉諸胡喪亂而此寺及函能獨存何耶

斛律光以兵五萬囘未至鄴勑令便放兵散光以軍人勳功未得慰勞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仍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光以此見疑遂致族滅前世散兵其易如此自唐中代以後則不然矣雖復昏童酣酗未有敢易其衆者昔以忽慢自棄多驟亡後以畏逼相持故僅存至於威令重輕事功合散之際當考

慕容紹宗本高歡腹心之疾歡疑不用爾以此待侯景固有餘



也　紹宗事見北齊書

高歡謂高昂純將漢兒恐不濟事欲割鮮卑千餘共相參雜而
敖曹（閻本作昂）不聽自誉衰亡一色胡人（一色胡人閻本作北魏拓跋）控制中
夏二三百年歡本漢兒而以鮮卑纂魏宇文泰眞鮮卑也乃欲
行成周政術雖不盡然而氣（閻本作猶）勢回復隋唐因之然後南北
合一復爲諸華此蘇綽之力也王猛殆不足道矣
高氏之興李元忠逢迎於始陳元康楊愔輩營締於中元忠疏
放淡薄推遠榮利猶有可採如元康崔暹莫能名其何等材品
其志尙不及富貴況其上者歡父子氣類所號召如此自不足
怪然自古立國長短厚薄要不徒然歡父子欲以此得其何以
守宜其遂亡也
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
是非此王紘少年語也事到已壞爛處隨世起滅不可復振則
雖以孔子之聖尙不得自立可畏也夷夏變遷何止一日安其
固然無復有志而顧以微細者自營由賜之徒所不異於王紘
者幾希矣
薛琡於崔亮停年格後言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
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又言漢令三公舉賢良方正有道直
言爲長吏晉末此風遂替琡本非能言治道以是時方變行資
格人心不平舊論猶在爾余初登科詣選侍郎李椿亦號佳士
端笏徧問注者願授否皆應曰願授余面笑之椿莫測也自皐
陶雯立選用法以人性質合其材之所宜萬不差失春秋以後
始專論材十猶得四五後世遂捨材而論藝常違所貴取所賤
又以年月斷之其偶合萬一雖所謂鉅賢上德者皆古人品第
所不及又況其下乎是直以夷狄之道治國家而欲興起大功



安可得也
魏孝文志慕諸華其效未見反成貪懦之俗及高歡與惡少舉
事淫縱橫流乃令子澄寵用崔暹施其控御彈壓之威昔曹操
進崔琰毛玠迫蹙漢餘習使盡如暹何足算也
楊愔以初從禪代議不力忌高德政竟置之死地愔尙能爾如
荀彧宜其未肯也至劉穆之禘淵范雲沈約汲汲自獻以後爲
羞蓋時促祚短執節不長人材愈降自當至此矣
舉梁之士不足以敵侯景乃用道人陸法和妖術國之將亡固
聽於神也高洋暴狂以殺爲戲而敬禮法和如此蓋畏冥禍爾
余嘗論世人舍仁義忠信常道而趨於神怪必謂亡可爲存敗
可爲成然神怪終坐視成敗存亡面不能加一毫智巧於其間
而亡果能存敗果能成必仁義忠信常道而後可伊訓曰先王



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
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
德愼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
然則人力之所能爲者決非神怪之所能知而謂天數爲不可
免者（學案作而天數所不可免）又非神怪之所能預眞不足復顧也
梁既亡使王脩辨有成終不篡逆王琳區區亦能義動兇鄰蓋
梁武在位差久比江南諸姓立國粗有繩墨遂得致命之士亦
其所長宜然也
揚愔相齊史稱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固已太過王通遂謂有楊
遵彥者實掌國命視民如傷奚爲不終夫衛靈公淫荒而三人
者任事不至於亡國則幸矣若齊文宣逞其兇虐歲月不已愔
將與之併斃尙安能芘之使終況視民如傷豈其所及耶見事

不精以光影眩後學其患大矣夷狄之德於父母兄弟素不厚荀脫死禍人欲遂其所爲憊於此時雖慕古人輔幼主之節而遑回選懦權失勢乖席不暇暖遽罹非命蓋其理當然無足悲慨也

魏齊閒溫子昇邢邵魏收繼出文字稍與江南比隋唐以來能使南北同體蓋非特庾信江總之教也高澄父子收拾士類厮隸用之其言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正依放曹氏本根不建而急於歌頌宣王小雅猶無救於亡摛辭奮筆湧波漲瀾愈速其崩壞爾

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文襄少年高朗所弊者疏衰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華惟辛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材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之親此則奔走一時材用以赴功名自不繫君德也銓敍羣彥雖曰吏部之職然宰相知人能盡器使乃職業中一大事如諸葛亮何必更須尚書哉



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爲折衷魏以停年格致亂高氏反之觀此則奔走一時材用以赴功名自不繫君德也銓敍羣彥雖曰吏部之職然宰相知人能盡器使乃職業中一大事如諸葛亮何必更須尚書哉

諫幸晉陽死者六人趙彥深唐邕等以未即署名僅免然則河陰之戮不待爾朱榮也惜趙盾奔逃趙穿作難盾未出山而復後世有以盾爲弒君不復信三傳者審爾則靈公拒諫及殺盾事亦不當信也不信未足深計然於愛民保國之意輕極害義理

祖珽既立文林館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推誠朝廷爲致治之方是時人士相附從與王叔文柳宗元無異使叔文輩能首立廣陵王豪決則大權歸已宦豎退伏矣元和諸人固不辦此

論治不識幾微只以成敗爲斷所蔽多矣

唐邕白建自爲外騎兵曹分掌兵馬史稱邕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往來及器械精麤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按兵數軍實前代大臣無以此職著名者蓋漢魏掾屬後代吏史之所掌也唐衰中官專兵柄五代移於武臣遂與中書分領至號稱兩府既轉吏職以歸朝廷但爲養尊之地而於兵政損益實無所知求如唐白身任其能而後居位不復可得然則古人專以一事名家成材之要道也

崔劼盧叔武齊世雅士劼言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此語最可傳叔武忍貧餓死而能畫策謂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深謀遠算萬全之道欲立重鎮於平陽與彼浦州相對以計縻之又請自居平陽成此謀略此齊



周成敗之所由齊人未有能言之者亦當記也

張雕謂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雕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當時惡其矜誕邕嘗據吏史之材國家大體豈其所知雕言非誕也然雕方勵精匪躬以國家爲已任厚胡洪珍（按北齊書作胡人何洪珍）而薄韓長鸞遂以諫死（此下閣本有賓長鸞漏之五字而孔子言洩冶曰五字）孔子言洩冶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非不幸也惟其臨死數十語尤可悲爾

齊氏變風屬諸絃管梁時變雅在夫篇什絃管之亂時移則息篇什之變事往猶存絃管止誘閭巷淫人篇什能盡山林正士害之大小固不同也自文林館設齊人風靡然不旋踵而亡其俊秀者盡爲周隋之用士之離合豈與國之廢興相關哉詩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論語殷有三仁兩節當參看

祖鴻勳立身有本末與陽休之書文雖不高視韓愈進學解送窮文以言語工拙比較官職豈不優劣相遠哉士不先定其所存（閻本作存亡）正使探極原本追配雅頌只是馳騁於末流無益也顏之推學博文麗觀我生賦不失雅正之體敍梁齊間事可以考正非江南文士所能及也其言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及自東晉之遷難寓禮樂於江湘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浹於四方（閻本作風氣浹於四方）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閻本作授犀而與劒膝建）鴻及驗趕讀之嗟痛不能已昔人雖陋未有無其志者獨於今爲不然哀哉

宋世良宋世軌蘇珍之世良獄內穢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訟者蘇瓊每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然則必不以廣量厚織病民故得循良之譽而



今世謂有所疏薄檢抳（閻本作掘）不盡爲失職無具之尤恐亦當（閻本作放）論也

和士開（閻本作齊和開）說齊主（閻本作齊王）云自古帝王盡爲灰燼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壯少（按此齊書作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卽是一日快活敵千年李斯趙高用此詐二世與士開智愚有異其詞意皆不約而同何也

後周書（從閻本之舊）

史稱宇文泰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遯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鮮卑奉爲主由泰父肱至普回二十三世普回至烏菟不能記也鮮卑何用世次史祖魏收收祖司馬遷遷以匈奴爲禹後特記事推引之濫蓋無所媚附而收之稱舜臣令狐德棻之稱炎帝後則專以誑筆（閻本作佞筆）造諂語劉向班固言漢



承堯運者耶

高歡宇文泰雖同於篡魏泰智拔岳所獎用岳既見殺其下無主扳泰而歸之則近於勢之自至也魏孝武身落人手而不常其德先爲高歡所逐後爲宇文泰所酖夫敗孽亡孺自古皆爲亂臣賊子之餌彼安遇一無賴姦人卽以伊周事責之哀哉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已爲治若知其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已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雋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爲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飢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爲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爲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賜爲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爲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爲君稷契之爲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爲私恩爵祿爲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爲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澆僞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負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審已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閻本作務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授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觀此可驗蘇綽用事大意也然天下能爲綽之言者不少拘於時而不敢言及其舊然言之而不獲用則多矣惜其不

及君臣分定之時不爲賢主之詔而徒爲逆臣之令爾
泰再行篡逆其一史柳虬既執簡而書其咎泰又令盧辨作告以
譏其過高貴鄉公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泰舉動如此欲以
誰欺王莽篡而作大誥泰用周禮亦然豈從周之僞者固當爾
耶
石勒之於劉曜苻堅之於慕容暐周孝武之於高緯皆以一取
一孝武始自五年十月至六年正月馬足未遍而數千里地盡
得雖乘羣愚自潰之機然不勤身苦力以赴之亦未能也及其
輕銳之念溢發不制欲以廓清混一之功取必於歲年之頃嗚
呼幸而遽得死不然將遂斃（閻本作斃）於鋒鏑爲後世笑豈止其子
之不肖足以亡國哉
九尾妖狐也示亡徵焉不知憂懼而猶欲求不受瑞之名其實



以爲瑞無大於此者爾五品時敍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人知禮
讓其君臣但摹倣十數板（閻本作句）周官便自謂已能如此是眞可
笑也
余論周武帝若史所言布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正孟子謂齊
王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然孟子謂齊王以若所爲不可以求若
所欲使其見周武帝所爲必謂可以求若所欲矣湯武既有捷
法而王道愈不可行於後世此開利門之大者而學者乃以爲
能閉之何也（此條畫本連上條誤從閻本別爲一條）
周武帝初行刑書要制持仗羣強盜一匹以上不持仗羣強盜
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小盜及詐僞請官物三
十匹以上正長隱五戶及十丁以上隱地三頃以上皆死至天
元患其嚴重太甚且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遂大醮告天而除

周于謹爲三老稱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觀高宗所言過於傅說之所知矣而不自爲規矩律度以先天下必委於臣之能言者而後以身從之得用九見羣龍無首之義蓋平世持盈守成之常道也古之聖人皆備道成德首出庶物其行在前其諫在後獨高宗處樂以憂恭默思道自疑弗類待諫而行百王未有此經生學士攷論所不到也讀從橫亂世甲裳腥羶墜典偶與噴官承乏膚習書句苟應其名然後世之效法先王未嘗不如此豈足啓悟也

爾朱榮爲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宇文泰等因之故號八柱國二典有四岳九官十二牧之等周官言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今忽自稱柱國大將軍是何義蓋夷胡無藝妄以意造爾宇文泰與蘇綽盧辨依周禮設官而雜用元魏及秦漢以後名稱仲尼雖學官名於郯子然無所慕效也周本與戎狄雜居直以聖賢迭興法度最久故孔子從之後世苟以爲從其實不從其名則漢晉之官同於任事姑從之可也使名實皆正必如成周則一字不可增損矣泰自負柱國之號甘出爾朱榮後既不能改而綽方與之法象周公龜茲王緒煩所譏依然故在是眞可笑矣

柳虬關西文士蘇綽患近代華靡輕薄使爲賀白鹿表以革之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慶詞不傳無以驗其是非典謨訓誥固非筆墨之巧所能轉移而其體制亦各隨世不同綽作大誥令爲文者皆依此體止是皮毛獨孤信深入湘川百計拒敵相持經歲竟以全歸自前世言之爲大功乃坐失地除名史謂宇文護（閻本作氏）謬政至此然亦由當時望外成事者多矣不然何以能奮於至弱取天下之十九乎

先極其工而豪俊之士反閒筆無措矣余頗記少時聞長老言

此又未可以賞罰常情論也

郭賢策高歡言賀拔岳初死關中震駭不能乘時取雍州是無智魏孝武西遷寡弱毛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併力要戰是無勇此高歡所以失關隴之由誠是歡之黨人算畫未有及此者劉曄欲因降張魯取蜀而曹操不敢蓋從昔智計必有用之不敢盡者然歡趙放逸於狼狽洶洶之時而乃嘿斷決死於安徐已定之後宜其屢進而屢郤哉

耿豪言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槊直刺直斫慎莫皺眉卩山之役大呼獨人奮刀而還當其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豪雖兒戲不足取而以關張比之則又其細爾李穆蔡祐丞相臂膊耿豪王勇丞相咽項泰能得武夫之用者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後漢李法但能言史官記事不實後不明信而已當時議論開張至此故泰廢立虬能執簡書過也虬死在魏恭帝元年之冬不然值宇文護行禪代事或有憚否耶天地之初皆夷狄也（一作夷狄也四字閒本作夷狄化也四字閒本起）相攘相殺以力自雄蓋其常勢雖炎黃以道御之不能止也及堯舜以身爲德感而化物遠近丕變功成治定擇賢退處不爲已有而忠信禮讓之俗成矣夫先人後已徙義遠利必出於心之自然而明於理之不可悖故湯既放桀惟有慚德而其臣反作誥以諡者侍其讀書余嘗恨劉裕質可語上而劉穆之痴之然則蘇綽之力多矣漢高祖言乃公爲上得之安事詩書至溺儒冠史

臣乃謂其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嘻甚矣又安足述乎

令狐整率鄉親二千餘人隨軍征討泰嘗從容謂整卿遠祖立忠而去卿今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史言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爲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泰稱之此事今粗見於姓家然則隋唐以前史記漢書之外別自有書李翔乃言讀前漢與後漢書生熟如何蓋屢更兵亂載籍焚毀他書多不存其存者又以非文句所資不暇熟讀如翔尚然是又可歎也

司馬裔辭封

趙肅傳元日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不知用何典故

蘇亮綽從兄綽文章稍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閩本作趨監本作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

習學記言序目　卷三十五　十四　敬鄉樓叢書

柳虬論史謂漢魏以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故著漢魏者非一氏造皆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諸今記事者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後漢李法但能言史官記事不實後不明信而已當時議論開張至此故泰廢立虬能執簡書過也虬死在魏恭帝元年之冬不然值宇文護行禪代事或有憚否耶天地之初皆夷狄也（一作夷狄也四字閒本作夷狄化也四字閒本起）相攘相殺以力自雄蓋其常勢雖炎黃以道御之不能止也及堯舜以身爲德感而化物遠近丕變功成治定擇賢退處不爲已有而忠信禮讓之俗成矣夫先人後已徙義遠利必出於心之自然而明於理之不可悖故湯既放桀惟有慚德而其臣反作誥以諡大惡之聞崔抒

所以殺太史將行簒奪而畏正論之禁曹操所以殺孔融至於彼自行之此自書之不殺不爭兩不相忌而天下易姓此又扞輿操智慮之所未至而虬固不足以知之也悲夫

自元偉以下十四人皆有大位於周輿高氏皆絕矣此末世之盛事也不可不記梁武但云我自依而行之誰謂不可又云少待自知我心而已王莽曹丕司馬炎皆不殺舊君殺自劉裕始王軌字文孝伯樂運貞良骨鯁蓋奕葉長養成就所有近似殷周世臣同存亡者非復偏方草創邂逅相遇可得也運言令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遂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先未經變法時立法何輕也當攷又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疏而祚永可謂富哉之言矣



秦言平吳之利二陸而已定楚之功諸賢畢至可謂過之又言吾即王氏甥卿等即吾甥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其釋囚禮士齊桓公以上也

秦本尚古文務救時弊如王褒庾信之淫靡非所好也特以其有江東盛名爲文士宗伯故敬禮如不及宰物者能因人所長不以已好惡格之蓋難事也

史敘次北方能文自杜慮徐光封奕朱彤胡義周劉延明以降而謂蘇綽務存質朴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夫古之聖王教養天下之英材盡其性命之理使言語文字各極其至故能不約而自合綽既無所建明奈何以一人之勢徒取經訓之已傳者一切效之使庸鄙者易就穎秀者足亦撓史記方多矣不言其所以治之由而徒載其受驗之的亦多如此不可得而考也余頃歲得病兩腹之間有縛或以爲



是也泰崎嶇關隴諸子相繼鞅撻宇內成其所欲雖大要不過強兵亦其國是所定立論常向上一着故如遜等輩亦能言之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爲未盡等語夫以國家天下之大而其言語迫蹙卑陋同出一律飲食嗜好不越酸鹹之間則名號雖存而亡形具矣

姚僧垣吳人而醫術行於關中伊婁穆病言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處湯三劑服其一上縛卽解次服中縛復解又服悉除更合一劑足稍屈伸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至九月乃能起行高祖東伐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爲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便愈末乃治足人之勢徒取經訓之已傳者一切效之使庸鄙者易就穎秀者難立是反助徐庾之鋒激天下而從之也（以上三條閣本黃本皆連屬蓋誤今校正）

氣不升降而然服胃氣圖閥作本丸百餘劑縛愈急垂二十年不解醫終莫能名夫諱病不受治一二而已有病不能治羣醫皆是可歎也

蕭譽至子蹄以一城之地爲周附庸而所用文武謀臣知名者數十人豈其地之多材耶抑材之偶聚耶昔魯衛宋鄭皆小國而人材卓然稱於後世至譽始復見之惜其地不足也材有餘而地不足猶可言也地有餘而材不足不可言也

隋書

余嘗論宇文泰初起異於高歡及武帝躬任數略化弱爲強盡有北方五世數十年矣雖樹德不深置嗣無狀然於楊堅非有罪也乃倚女后之勢挾輕薄無賴子行詐逼取如懷袖中繞半歲戕殺宇文無遺種故臣宿將駢首拜伏莫敢違忤視王莽何足道也堅少年以相表自矜言其異者固非一人而史又述其始生時頭上角出遍體鱗起嗟夫是直變怪不祥之物爾豈天不愛民假之富貴而使代相屠戮耶史法之壞始於司馬遷甚矣

外戚雖處偪奪之地而古今滅族者皆是竇武天下重名與衆賢一心陳力尙不能誅宦官反父子俱斃何堅取之易哉高熲李德林從亂如流韋孝寬李穆皆謂天命已改彼其奮袂直前徑肆翦覆者眞足以扼天下之喉而制其命猷孟子言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蘇氏謂特未見司馬懿楊堅而然孟子尊立仁義欲扶救一時不幸其語不驗此堯舜湯武之道所以遂絕而無傳也且箕子以紂爲天所棄故不忍投商然終不與周並立士苟有志於道而力不能拯如孔子順義不入秦可也若爲之罔論易說以自容則家法盡矣

易周氏官儀依漢魏之舊篡位第一事也雖庸諂相遇志在掃滅前迹亦由苟慕虛名人情不順有以使之周禮已壞於王莽地狹民寡加以長征不歸故未得盡行其說至是平陳後乃修完成法爾李泌見其近不見其遠遂謂三代之後無及此者後人從而信之至言其能斂千載已散之兵復還之民嗚呼孰知經耶

周禮已壞於王莽七字閻本毛本脫據閻本補

其籍千載已齊之民釐而爲兵也哉

十一年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怪（按隋書作妖變）悉毀之不知何等器

北方所傳三代秦漢之舊物至是皆盡惜哉隋文力足以有天

下而德不足以有古人之物變而爲妖淪於壞滅速亡之兆見

矣

隋以海內既平功成作樂君臣詳議復雅禁鄭自以爲治世和

氣之所致矣而萬寶常謂其淫厲而哀亡國之聲天下不久相

殺將盡然竟如其言何哉夫由其蠱者而觀數之已成者雖不

可改事之必然者亦不可變固未有凶聲而應善政美德而召

乖音者也隋文弒君竊國影響報效理不徒然鄙詐朋淫聚而

富貴宜其不見輿薪而寶常特以技通之爾雖然數與事相爲

低昂其間甚微聖智猶不能辨舜所以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察



其治亂以驗所行有象之道參於無形執契（閻本作器）而舉莫能先

後此又非寶常區區技術之工所能測也

仁壽元年減國子學生止留七十人（閻本作七十八人誤）太學四門州縣

學並廢當時國子千數則所散遣者數千萬人矣豈不駭動雖

有諫者皆不聽史臣以爲其暮年精華銷竭致然時方遣十六

使巡省風俗而詔以爲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爲代範才

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至三年七月下詔令州縣搜

揚賢哲則云雖求傅巖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惟恐商

歌於長夜抱關於夷門旨意懇切且限以三旬咸令進路徵召

將送必須以禮則所謂精華將竭有所厭忘者亦未然蓋其心

實謂空設學校未足以得人耳古之爲教使材者必由學舜周

公之論是也漢以後傳經師章句而已材者由於學則枉以壞

不材者由於學則振以成教之無本而不行取之雖驟而不獲

則學之盛衰興廢蓋未易言也

遺詔言王公卿士每日閤庭可見前此人主不常見羣臣也史

亦言每日一臨朝夫以和樂之道御其臣日一見之可也殺戮

行於殿庭使之凜凜不自保可乎

煬帝以巡遊亡天下周昭穆秦始皇漢武帝禍皆坐此然則人

主不可輕出審矣孟子乃載晏子告齊景公事王通則謂兵衛

少徵求寡可以數行夫皆無求於民則安得自挾而行皆使民

有求於已則諸侯有司安用之書稱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使

其果後已而先人致其所利去其所患則裔夷窮髮之民皆延

頸而望之而況於中國乎不然則令未出於戶庭而害已形於

天下矣



隋文篡周恐羣情未愜多說符瑞以耀之造作而進者不可勝

計仁壽元年祠南郊具前後符瑞數十百事於祝板王莽且死

猶隨斗柄而坐與此蓋無異情也此雖下愚小人無不能言昧

心則速禍欺天則受罰蓋懼其非純者必與天爲二故也今行

爲於天而又挽天以自同既挾天以欺人而又謂天爲可欺下

愚小人之不若何耶

梁禮雩不爲常祀四月後旱則以七事祈雨一理冤獄失職者

二振鰥寡孤獨者三省繇輕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

會男女屮怨曠七撤膳蓋弛樂懸而不作郡國則五事同時並

行爲國命之通塞者莫如政爲人命之通塞者莫如食至是足

以有變矣此亦制禮之善也魯欲焚巫尪臧文仲以爲當修城

郭貶食省用務穡勤分至檀弓又言徙市而董仲舒乃修閉縱

陰陽之術自以行之一國無不得所欲蓋雖儒者號知經及其施之於用則達禮而通政者少矣

煬帝在榆林以古禮行狩在薊城用宜社類祭祖禡無不備舉遠發衆軍伐遼親授節度亘一千四十里可謂盛矣哉古人之於兵嚴始所以愼終也其出之部分先後不可亂所以爲戰之坐作進退不可犯也若始而整終而潰則奚用矣夫教兵行師置陣安營自昔皆以爲甚難司馬懿按行諸葛亮營壘處所歎其天下奇材然勝負尙不在此誠得其大可以兼其細矣不然則昆陽肥水安得以寡勝衆乎

後魏天興儀隋書作議曹郎董謐始制軒冕未知古式多違舊章孝文時儀曹令李韶更奏詳定討論經籍猶未能正熙平九年明帝令崔光元延明崔瑾更造車服自後條章漸備北齊之後咸取用焉夷狄之始自應缺略其後制度備而國已敗亡古人論禮之興廢而國存亡不在焉以爲爲國而無禮不如亡此非不及存亡之論也李德林嘗言周魏輿輦乖制請皆廢毀開皇三年既更造九年平陳後又不用十四年又更制其後又言太和更造衣冠熙平元懌閻本作更造依熙平初年定五時朝服是北方輿服能變夷從華皆本於孝文故王通謂太和之政近雅通知其近雅而不知其近亡也禮雖不以存亡爲限然未有有禮而亡者若戰國秦漢以後當論其所以存亡而已不責禮之興廢使如孝文者而以禮許之則是禮爲取亡之具而聖賢不貴矣

煬帝大業二年始制軒冕文物閻本作其文物之盛冠於今古三年突厥染干見而慕之請襲冠帶而牛宏何稠等皆受厚賞及師旅旋與則前日已定者皆棄不用而羣臣戎服袴褶反效胡人矣閻本非脫反非脫制矣孔子歎禹惡衣服而致美於黻冕詎謂文帝



自衣皁絺而庶人牆屋被文繡蓋必有所屈而後有所伸文質兼舉自古聖賢難之煬帝不足道也

梁武帝著鍾律緯論主京房學言班固夾鍾中呂過於無調鄭元有升陽而無降陽且自制四器名之爲通轉推月氣悉無差忒旋相得中臣下莫得措意可謂精且能矣君明樂官不明閻本脫不明二字樂音四字後世之論也由舜之言人主必知樂而後可以致治武帝知樂矣不足以致治而反至於亡者以樂爲技而不以樂爲道故也使其以樂爲道則先之以音而知其所以爲治先之以治而知其所以爲音均和齊中物召氣應而夔龍之功可復見也雖然聖人猶畏之故禹戒以無若丹朱傲而梁既廢牲牢則但爲五音相和而無復月律其率情背理如此信禹所謂傲者宜其終於殺身亡國哉

周武帝圜邱降神辭王城七里通天臺紫微斜照影徘徊連珠合璧重光來天策甄轉鈎陳開雖非雅頌之詞亦後世佳語也鄭譯所言蘇祇婆七調五旦閻本誤五音與中國七聲五均合譯雖輕狡小夫然音律乃天地之正理固無華夷之間使誠知之不可掩也而何妥以儒自命至其隔礙不通自爲胡越閻本作秦越則人心之可畏如此而牛弘識不逮理又相與附益之曾夷狄閻本作外國之不若矣

三龜茲新變聲隋文帝以爲不祥言公等家家自有風俗聲不正何可使兒女聞其言是也孔子稱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若上之所好者正風俗自然移改矣然隋之羣臣其智又不能及其君所以然者其臣無不苟於利祿俛仰操縱之餘其所得者固

將以充其一時耳目之所徇而止耳豈此十數語所能救哉

百戲始於齊武成習於周天元盛極於隋煬帝自是以爲常行

唐高祖初以五月卽位而太常借民裙襦充伎衣擬端午日玄

武門觀戲孫伏伽所諫者也

毛爽蔡子元等候氣之術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

氣卽應或中下旬氣始應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

飛少許者夫氣之必應灰之必飛陰陽之情天地之理當然也

應有早晚飛有多少其差忒而不能盡齊者人道之厚薄時政

之寬猛固使之也古人所以貴於和陰陽合天地也隋文徒出

旁議而不知身爲人道之主牛弘志在規諷而未極理事之精

彼技術者又安能測之其效止於能飛能應而已扣之愈急則

其說愈謬(閻本作誖)矣且使尺稍下而能悉飛則安取人道子律寄



毋而應殊則是應律而非應氣也

因隋志略諸代尺十五等異同之說杜夔尺長荀勖尺下及近

世以律生尺之論夫律之清濁度之長短量之多少衡之輕重

自生民以來未有知其所由然者而所以爲律度量衡亦自有

生民以來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以律生度量衡起於漢人古

蓋無有昔之聖賢能和均四物使之相通而不相害則有之矣

若必以爲從律而生而以黍起律黍之地產不定肥瘠大小不

齊執一異以廢衆同則樂之與無日矣

歷自李業興後周有甄鸞隋有馬顯張賓張胄玄劉焯焯爲胄

玄袁充(閻本作袁通誤)所排而術家服其精然方其時君蔽臣諂往往

誣天席寵以售其術如歷差日長之類固不足憑而焯爲儒者

乃與之較是非耶自太初歷以來數十家其術多在按書先言

歷象日月星辰後列其驗上世歷術既不存而以律及易大衍

春秋爲本起者皆出於後人私智鑿空務新一時之耳目於術

非能有損益也

蓋天宣夜旣皆折而歸於渾天獨劉焯欲立術改正舊渾又以

二至之影定去極晷漏幷天地高遠星辰運周請一(閻本作詩)水

工幷解算術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正審

時以漏平地以繩隨氣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卽可知則

天地無所匿其形辰象無所逃其數超前顯聖效象除疑使時

行其說或得新義可以補前人之未至也蓋天地陰陽之密理

最患於以空言測(閻本作最患於空言難測)古人所以置義和於四方之極

豈固欲以地準天以實定虛耶

昔之言月者謂其形圓其質淸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



照則謂之魄後人相承遂謂月無光因日而有光月果無光安

用(學案作安能)與日並明萬物無不因日而後成色惟月星不然近

日則光奪爲日所臨則奄而不明易云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必

若月不能自明而待日以爲明使孔子之論亦如此則月不得

言久照矣數術之士昧理而迷源學者不能知其淺深反以爲

窮理之極致遂至乖異於道體甚有害

隋志所載雜占氣候詳於司馬遷所記蓋後人又推言之也其

言天子氣自戰國秦漢已言天子氣矣唐虞三代言其德而不

言其氣然則光被四表者文士之虛稱也有氣而無德將爲不

祥以禍天下而何述焉

天文五行志凡星文之變五行之異五代事皆具南北之間可

參而觀也竇誌陶弘景當時號達者陸法和已下矣然所歌詠

皆驗列舉寇謂壺邱子示巫咸以太沖莫勝故自失而走舉寇不爲有道而其言已如此余嘗謂人主自修不至淫以形迹象數之末竟墮術士之口若聖人御世則彼烏得而譏之

自晉至梁陳都畿民皆爲王公貴人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閣本作客戶之類）皆無課役佃穀與大家量分自四十戶至五戶（閣本作十戶）止既役其力又食其租按司馬元顯傳稱王公以下日廩七升而范甯亦言起廢舍割兵仗之弊蓋雖賦祿少而得占多比後世自爲優也志又言魏晉二十一帝宋齊十五主雖用度有衆寡賦祿有輕重大抵不能傾人產業然則取於民不厚而其臣足以自完未可謂非善法也貨利之柄上失之而私於下猶未有害王莽謂漢常（閣本作帝）有更賦疲癃咸出豪民侵陵分田劫假欲盡收於上故不旋踵而大亂以亡後世爲國多有此等議論以此知理財正辭禁民爲非須作三兩段看方明古人之意不然反爲後人患矣



魏至高歡方收鹽利宇文泰亦置掌鹽（閣本作鹽官）然關市邸店之稅乃顏之推鄧長顒於北齊垂亡時所立而隋初罷酒坊通鹽池鹽井與民共之然則極後世第一好議論曾未足以望前世之十一而不知求其故也

齊自河清始有受田之制蓋其君驕蠻甚矣然尚如此周亦有司均掌田里之政令以其時田皆在官故也今田不在官久矣往事無復論然遂以爲皆不當在官必以民自買爲正雖官有隋文以儉致富百姓給復免租與漢文景同蓋時無耗（閣本作興）散雖欲斂之而不可不必三代仁義之主而後能也財貨盡斂於

（閣本自有）者亦效民賣之此又偏也

上卻散於下雖前代衰亂蓋無此法斂即無散散則不斂矣及本朝承唐之弊以斂爲散以散爲斂（閣本無以散四字）故取之最苛而民猶未潰以爲不得不然也然斂極不變上無以自寬斂散不相容如馬馳不得息弓發不得止終必歸於大亂而後已爾自高叡（閣本作高敞誤）等上齊律當時稱其法令明審科條簡要而齊人多曉法律者至高熲造隋律蘇威牛弘再定然皆本於齊也由唐及今雖有增損然皆出於隋也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而曰吾以救世今觀律文與事情輕重相稱況子產尤爲精當言救世信矣然自秦漢以後稍號平時者法無不寬其君之薄德者法無不苛推而至於堯舜湯武君臣各躬行以靖民而法自爲無用則叔向所謂不爲刑辟固非高遠不切之論也世道之衰雖緣人材日下然其病根正以有已而忘人做下樣子令其不可回轉如子產是也

隋書

隋志無連山止於歸藏十三卷蓋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占筮唐乃有連山十卷司馬膺注至本朝亦無連山而歸藏三卷稱薛晉貞注按劉炫傳連山炫所造也坐以得罪然則連山歸藏皆非本書矣周官雖載三易遺自夏商其不經孔氏無所傳授者後滅沒不復著矣孔氏所不道而道不存焉學者自不必追論亦可然所謂周易者謂其周流而變易名義略與連山歸藏同而後世乃以爲周文王之易至又獨取易字別訓名義恐亦終於道有害

古文尚書屋壁所出謂科斗書也孔安國以隸古定卽今文也其後學書以楷爲宗故孔安國書遂爲古文然自蔡邕之流已變從今文矣自晉梅賾齊吳興始獻孔安國尚書學者方復以古文行之而唐始令衛包變從今文學者因以今之所謂書者非復古文不知字有古今而義無古今不然則西方絕域之學旁行累譯安得盡通於中國哉人情之好惡習俗之流傳亙古今而常在豈特義無古今夷夏而文亦無古今夷夏也學者知此則道德之意思過半矣至明皇改無頗爲無陂則轉易義訓矣然李鼂所云亦止此一條爾

因隋史敍讖緯事古聖人所以爲治道者必能知天人之常理而順行之武王所謂陰騭相協以爲彝倫者也鯀以人欲勝天水方汎濫不能順導乃崇土以塞之一事不順天人之理亂矣此桀紂暴德之始三代漢唐之所由分也然學者不足以知之則河出圖洛出書孔子之前已有此論而其後遂有讖緯之說起於畏天而成於誣天況五事人之所爲無預於五行學者之陋一至於此及其消磨息滅費多少氣力而聖人之治終不復可施故隋文雖焚讖而妄稱祥瑞至有袁充王劭之事又甚於讖矣

前漢無史官故遷固父子捃摭成編遂爲信書東漢以後各自有史漢晉家數尤多然卒其所取信者亦後人之作也隋唐之際舊書尚存有志於學者欲有所考證猶可參取惜今不見矣今唐五代尚有舊史及諸雜註記本朝則李燾史底最信而覈余常患學者見聞不遠而取成於目前雖李翔猶以前後漢有生熟之異他何怪也

隋僧道騫讀楚辭能爲楚聲音韻清切後傳楚辭者皆祖騫之音辭以義爲主音必歸於正若楚人之辭必爲楚音則五方異域不勝其音而文義奚取雖三百篇亦殺亂而不知所裁矣此固淺儒俗人之通患學者不可不知也

按隋志稱別集之名漢東京所創靈均以降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見其心志故別取焉後人景慕並自記載以成書部此當時傳襲之語必不妄是自班固傳毅以後方成流略而競以文名家然雖總名爲文而不知前此數百年士蓋有意於立言而未專爲文也言之枝流派別散而爲文則言已亡言亡而大義息矣歐陽氏乃通以後世文字爲言惜其散亡磨滅不存於世而以立言爲不如有德之默不知文之不可以爲言也況傳與不傳本非所計雖上世聖賢猶不能免付之後人而已

文字總集各爲流別始於摯虞以簡代繁而已未必有意然聚之既多則勢亦不能久傳今其遠者獨一文選尚存以其少也近世多者至數百千卷今雖尚存後必淪逸獨呂氏文鑑去取最爲有意止百五十卷得繁簡之中鮮遺落之憾所可惜者前世文字源流不能相接若自本朝至渡江則粲然矣

隋置六尚六司六典掌宮中之政此漢晉舊事也至煬帝置女官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則出於創建內外分庭人臣不得分毫預矣所謂人主之職十倍宰相者也

隋文帝言非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顧之儀等請以宗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治又欲亂之昉謀大逆於前譯爲巫蠱於後如賁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置之則必怨自難信也凡人必有自知著實處我將爲治又欲亂之此兩語隋文帝自知著實處也帝雖猜阻迫狹而所以能致開皇於幾平者蓋其實有此志而後能之變詐之人翻覆事會以倖富貴既得富貴又不能守意態日新棄去更索豈爲人國家計慮也雖然高熲固無此病何爲君臣之分不終無復後段事業卒於喪國覆宗爲天下笑蓋其猜阻迫狹雖願治而不及遠故也若人主本無自知著實處則雖隋文前段功名亦不能有此又可重歎矣

傳稱高熲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已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熲所薦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執政垂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論者以爲眞宰相熲遭離非命暮年誅滅而當時之言如此可以見其人也熲與賀若弼被殺自係隋之存亡不復關身矣哀哉

李德林應用逐急之文爭行奪市如穠李繁桃彌山徧野不足較工拙分雅俗於其間也然亦有數事得入策士智人之目如建遣高熲監軍爭滅宇文族請緩廢鄉正是也惜其他遺落不盡見然已過王儉沈約輩遠矣士昧於得失以區區小數乘時夸競苟利一身貽禍於人猶自稱豪者眞可鄙哉

房陵王傳正爾直述本末備見讀者愴然如戾太子雖工語言然班固乃以爲蚩尤之旗所生何耶

趙翼救斛斯徵值周武帝之明從之可也長孫平救鄔紹（據隋書改）（閩本監本北監本鄔作那）以隋文之忮而亦能聽何哉

韋世康韋夐子也其慕止足與子弟書言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袞命頻泣方岳志除三惑心愼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脂膏（隋書脂作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頻（隋書頻作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世康在當時不以文稱然如此語言當時文士亦不能到蓋其識度所至不繫筆墨也然終不得退遂至於死者垂二十年士欲退而不得退萬一而已欲進而不得進皆是也

自古小人無材無功者爲佞諛傾覆有材有功者即爲姦雄竊竊楊素材而功適當其主未可欺奪之時故見於行事徒佞諛傾覆而已使乘際會而得盡逞曹操司馬懿之流王敦桓溫不足數也凶燄不泯傳於子弟大呼首事卒以亡隋又何止佞諛

不可勝數執政垂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論者以爲眞宰相熲遭離非命暮年誅滅而當時之言如此可以見其人也熲定江南諸賊及破突厥事當詳看自京口至泉州水陸數千里

矣至於變舊法而以騎陣取勝余固疑之豈其鼓勝氣而遂成勝勢耶後人不可不思也

素鶯獨孤山陵隋文謂其能審陰陽禍福之理徧歷川原親自占擇纖芥不善卽更尋求心力備盡遂得神皐福壤鶯建山陵豈與平戎定寇比其功業彼其君臣以詐力奪攘得富貴不畏報復而又取信於陰陽地理以垂子孫無窮之基殆與秦皇漢武求長生異欲而同揆耶

牛弘淺而不俗柔而不弱治世之中品耳若言書五厄則前蓋未有能爲此論者然史謂大業之世委遇彌隆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惟弘一人而其死在大業三年使其少復延永未知與蘇威出處如何士固有幸不幸未可隨事爲定論也

長孫晟終隋世能以計縻突厥開闔盛衰無不如志卒弱其勢何誼當以正道御夷狄豈宜用此變詐不近人理耶史稱子貢一出亂齊滅吳存魯霸越使必若是而後可則堯舜文武之道不啻墜地矣



以成北方之功過於衛霍用百萬師矣賈誼自言欲爲屬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未知得用與晟如何誼當以正道御夷狄豈宜用此變詐不近人理耶史稱子貢一出亂齊滅吳存魯霸越使必若是而後可則堯舜文武之道不啻墜地矣

隋文帝誤殺史萬歲賞刑失中人主猜暴之失自無可論而楊素輕肆誣陷致其死地亦爲當時所短然余因宇文護治獨孤信事當是時武將能望外成事者多不專在一人如素雖敗萬歲而又能進劉方於其國猶未有缺若狄青岳飛輩蓋數十百年而一有寥落相望無復繼者則爲其存亡安危所係豈不大哉悲夫

自周氏以來選無清濁盧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譖而蘇威傳謂知名之士相坐黜免者百餘人古今士無不以氣類合合則庸人倚人主勢軋之無不破壞矣威輩固未足論然亦一時聚散之變也左氏稱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而舜舉之蓋後世之合正爲進取地而古人不然此禍福所以異也然人主亦何利哉

隋煬帝戕殺父兄而取其位薛道衡乃上文帝頌極於褒崇不知而言是爲不智知而言之夸虛諂而示實譏眞所謂魚藻之義也其死自取之矣傳謂帝將殺之而不悟房彥謙勸之而道衡不用則誠不知而言者從古文人詞繁識寡志欲徼福反貽身災絞縊旣及猶不自意眞可哀也

隋名將自韓賀楊史外如崔仲方于仲文段文振等亦足備驅使及再伐遼至於亡國殺身而麥鐵杖楊義臣陳稜沈光之流猶有可述蓋乘分裂幷吞之後隋雖統一而天下未嘗無變其多將材固應如此也自古爲國不患無材若人主失道自致滅亡則材雖多而不能救也齊無知弒襄公徒人費石之紛如皆爲之死然不足以言忠義矣



李諤論當時文弊謂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始蘇綽以典誥體風厲境內三十年矣而諤所言乃如此余所謂反助徐庾之風激天下而從之者也諤又言司馬幼之以文表輕豔獲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隋書作集或是索字）棄絕華綺（隋書作擇）矣而史乃稱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世俗一種凡鄙見識無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且欲以憲司之勢禁絕之諤尤陋不然者彼以爲文者若是而已耶

蘇威禁臨道店舍責民間五品不遜及令誦五教等事皆深爲當世所排威蘇綽子也豈徒習其父之好古不得其所以鋤遶就朴者而但有迂誕怪僻耶古人稱良冶之後必學爲裘威殊不能然何也

虞世基裴蘊裴矩三人皆發煬帝亡國之機揚湯推波助其沸騰者也然自昔衰亡之君如幽厲二世元成桓靈敝主明而成其過皆其臣之罪若桀紂始皇漢哀煬帝自爲不善人臣立其朝者雖欲匡救而不可三人者以畏死長惡罪之則無辭矣所以致隋之亡則其君自當之不在三人也

自晉以下史其間昧陋猥雜不應簡册當删除者固多矣然未有如王劭袁充兩傳之甚而又有不可得而删除者蓋其時君所愛信興亡成敗之所由出故也至此則雖遷固之巧猶無所



致其筆力而況魏徵之流乎

李密謀無不中量無不容蓋非唐初君臣所能及然身爲事主則不能成功而終以僇死張良爲韓策臣未嘗特將人之材器所成就固自不同也余嘗歎戰國楚漢之間有實負智能忍死而不求遇者范增龐統之儔蓋褊淺矣至南北隋唐則皆無之以密之智謀審乎特起之難隱而不試老死不憾庶幾乎

魏徵作楊元慤李密贊並論隋文煬帝之所以興亡略用賈誼過秦語意全不知史家體統徵文識如此安能經緯事業初學者以爲能致貞觀仁義之效蓋亦得其麤淺而已然觀其諫書乃復不類豈衆史官所爲而冠之徵作耶

李公孝事既有本生父則有本生母不異親與繼也特以劉炫自立橫論故劉子翊駁之其所爲乖戾者不取正於禮而取正於令耳使令之所有而禮之所無則又將撓而從乎又引準枉法不枉法尤無義古人以禮爲法後世假法而後能存禮如李翊以韋臣屈炫義是不特假法又假勢矣

田德懋丁父憂毀瘠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德懋哭臨號咷謂志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疚哀毀過禮倘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治天下思宏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草創時通家子弟故應卹其哀戚然以千牛備身而遣散騎侍郎就弔又稱書鄭重惻惻如此隋文固有意於爲治也史言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爲輕過正禁網疏闊網漏吞舟大姦巨猾犯義侵禮故剛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姦以救時弊審如此則是漢雖僭三章之法實不足以革獄吏而終無用於酷而漢則不免然彼殿庭終日殺人而人主自爲殘暴者又烏得所謂教耶司馬遷本立循酷吏條目所論固無理徵於用酷吏也且無以救民而姑徵之其勢固必至此擊斷四出芟刈如草芥又甚於獄吏矣徵又謂隋時四海九州服教從義祖其說而益疏公孫弘謂臣在山東時聞徵成治民如狼將羊弘詔弱力不禁意或近之蓋酷吏當廢而不當述也

敍儒林稱晉魏以後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後人因此遂謂南北之異可以折衷此甚不然實卽華也英華卽枝葉也無繁簡之殊經生學士之言所以爛漫充斥而不可據者正以英華非英華而枝葉非枝葉也使其是則遡一枝葉可以得本根又何厭焉知道然後知言知言則無章句近世雖無章句之陋其所以爲患

者不知道又不知言與昔日章句無異也

房暉遠指窈窕淑女鐘鼓樂之爲王者房中之樂按文王周公以關雎爲風化之首故孔子稱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經師相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天下正音無先焉而鄙儒俗生其言如此悲哉

劉煒劉炫當時稱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然執身不固而升沈進退之間懸命於人其卒以窮死至何妥顯行讒賊抹賢害正自爲亂德之首豈儒固使之耶汎觀後世學衰道失士亦無不然者揚雄遠迹纂盜自樂而終則反交譏之矣

徵論文言北方以理勝詞使理果勝則詞何足云正謂理未能及詞爾而南方文意兼失又非過其意者徵固未知此也徵又言煬帝意雖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易



稱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章高下未有不與事稱者煬帝大業三年幸榆林突厥啓民朝復幸啓民所居賦詩稱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氈帷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容上單于臺竭天下之力從事於荒遠僅做得此詩雖只十數句而所關興亡甚大夫所惡於輕靡之文者謂其不足以致洁也若無浮蕩而反至於亡則何益哉又王胄和大酺詩亦夸奢之詞而帝以爲意氣高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蓋其君臣務爲雄勝輕盡民力與璧月雲山之句異體同歸而徵反謂依而取正與子革舉祈招詩何不同耶

揚伯醜筮占之驗古今自得於技術蓋無不然者不足異也然中國學者不能知其淺深或衒以爲異或詆以爲妄夫彼安於國俗之常不我效而我反效之又置是非毀譽於其間何哉

能笑何妥論易以爲何用鄭元王弼之言則是故嘗涉其塗而不由於其大者亦不爲無所知也史載其下云久之微有辨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元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然不知其旨趣竟如何妥鄙惴也嘗不能傳其一二使後有考焉爲可惜也孔子於易創開大道以明示後世條目粲然矣學者不能領幾何而不爲鄭張胄玄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莫知其是非蓋是時去太初歷七百餘年矣胄玄所爲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自得於心超古獨異者七事自洽下閭以來無不由後以見前之失且變未久而差已多若夫堯舜三代幾二千年歷不數變而亦無以其術相攻者豈天地日月星辰固常運行而無預於私智之區區耶

習學記言序目 卷三十七 十 敬鄉樓叢書

萬寶常論鄭譯樂以爲亡國之音及言樂聲淫麗而哀天下不久將盡夫寶常本欲以其技變隋之樂而不得用既論非之而隋之卒以不長天下固許寶常爲知樂矣然使不改隋之政而爲寶常之樂未知其果能易隋之亂而爲治留隋之亡而爲存乎

隋文一朝詔令不爲偶儷止敘事實不尚雕繢直露情素賜高麗王湯璽書雖對面語不能及也義理不足而質實有餘矣李諤之言豈其效歟

赤土南海中國也官名服飾儀衛大抵類浮屠所言自佛學入中國學者不能知其淺深或衒以爲異或詆以爲妄夫彼安於國俗之常不我效而我反效之又置是非毀譽於其間何哉

唐書

帝紀

歐陽氏用春秋法書唐五代帝紀按堯舜三代史今存者惟書其載事必具本末春秋諸侯史也載事不能自通者左氏必以傳緯之亦所以具本末也孤行無本末而以類例爲義始於公羊董仲舒師之於是經生空言主斷而古史法沒不見矣若夫司馬遷變史則又不然紀世家君也傳臣也各因其人以著其事非如上世史因事以著其人也歐陽氏三者不備考而雜用之於紀則有掩鬱不詳之患於傳則有掠美偏惡之失長空言之驕肆而實事不足以勸懲學者未嘗遵也



高祖隋甥也爲太原留守晉陽宮監任遇不卑隋政既亂天下皆挺刃而起隋之罪雖足以亡而自高祖父子分義言之只謂之反今乃美其名曰義兵唐人義之可也後世亦從而義之使李密竇建德之徒有成庸非義乎范氏又謂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材獨譏其創業不正無以示後夫濟世撥亂必不志於利今也朝爲匹夫暮爲帝王利之而已且彼患無以起則何暇於示後世又非所以責之也故凡爲後世之論欲援引而致之古人者常多失實不可不知

高祖既克長安將革隋命爲相國加九錫乃常禮也高祖以爲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故但改丞相府爲相國府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范氏謂其雖不能如三代而優於魏晉此亦後世大議論也蓋自王莽以來未有不假禪讓以奪國者非故效唐虞之文也乃其取之無詞姑假借之云爾高祖以前其人無不已據大權示爲之漸先加殊錫後乃遜位使人知其勢當然豈以是爲超夏商而比唐虞哉今高祖乃云推其至誠以順天命夫天命不可知必視其德天下雖共起而亡隋高祖敢自謂其德可代隋乎彼必信妄人圖讖之言李氏當王以此爲天命爾則其陋尤甚矣隋得罪於天下不得非於李氏羣盜可以取隋高祖父子不可以取隋代王嫡孫也尊煬爲皇立代爲帝君臣冉定矣今高祖之言如此無漸而逼取明奪而不慚是又在魏晉下而何非笑之有哉且王莽曹操司馬氏皆能不殺舊君而武德二年八月癸酉亂國公薨嗟夫孺子何罪固不及魏晉遠哉

新史言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有以憑藉扶持永其天命古人制度紀綱自當別論然按高宗中睿武氏之間制度紀綱皆已壞天寶之後制度紀綱皆已失如人痼病與命適相劫制明皇嵩宗醫治不盡餘疾依然歷觀古今無不以相制而僅存者無能制則亡矣



自楊玄感反李密已爲畫灰策據關中矣是時隋猶未亂也況大業末天下盡叛而煬帝南游不歸太宗於此決計入關無復反顧如升虛邑遂定本根宜矣其敗宗羅睺乃直趨析壉城衆以爲當止者不止遂降薛仁杲而收秦隴其禦宋金剛乃固守柏壁壘衆以爲當戰者不戰卒走劉武周而復汾晉圍王世充也竇建德來援兩賊連衡勢數千里腹背受患常情同憂然而太宗自將迎前留兵綴後既擒建德併降世充齊趙河南一舉蕩定雖古之能將固多如此至於慮敵明審赴機果勁緩急在

手仗勝獨克羣策力蓋莫得預焉秦漢以來由徒步搏取天下者必以智起以勇奮以氣勝非兼是三長虔濟矣項羽常謂力拔山氣蓋世眞不虛語方其盛時竭天下之智不足以當漢高祖智勇俱劣特以氣勝闇而能用人之智勇故終困項籍夫是三者雖欲兼而又惡其太盛太盛則過偏而有反噬自焚之災高祖幸因人成功虛氣不除幾復失之太宗不至如高祖之甚然亦太盛矣雖身自致治而天下未及受富庶之實以其堅凝之術少也惟光武僅處三者之中而又必欲摧剛成柔以安靜爲效故其三世相繼海內稱平延及安順風俗未改直本規使之非偶然也外則孫策劉裕周武帝世宗雖非徒步於此三者亦號庶幾餘不論矣策與周武皆少年亦惡太盛爾然則千有餘歲覆載之廣合離成壞之多求其能調和血氣志慮以整



頓當世者不曾二二而得況欲望其亶聰明備道德爲百姓請命上帝而保佑之乎雖然就三者細論以身從人者易自作事主者難孚密非無三者所以終爲俘馘正坐自作事主爾太宗固於三者皆絕出其成功之易亦由專愛子之親任不疑之地居守有繫故可以一意征行使身爲權首已登大位安得常與馬上角逐哉此又議者所未詳也

太宗殺建成元吉最爲異證如齊桓晉文兄弟爭國鮑叔尙謂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安有君父在上以藩王而攻冢嫡蹀血橫屍於禁門外使父不許又將併簒之乎房杜以此爲功難與蕭何鄧禹並稱矣然後世避莫敢指蘇氏言孔子蓋罪湯武以警後世而謂太宗從諫如流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可乎程氏又有三代天理漢唐人欲之論嗟夫人必逼父殺兄而後爲欲則其所惡又將若何哉

貞觀四年斷死刑二十九人史稱其幾致刑措太宗以爲用魏徵言行仁義所致故恨不使封德彝見之後人爭傳誦者尤以此一事也按孝惠高后十五年中史稱海內初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爲故孝惠垂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此亦當時實事也民遭大亂已二十餘年死亡且盡若又動搖國何以立豈不爲石勒拓跋乎固不必夸言之也比屋可封象刑不用皆處士虛談聖人但云刑罰清而民服天下之廣安得更無殺死人耶顧其清濁何如爾



余嘗論宣和海上之盟招寇致禍至今百年上下無不愧悔以爲大戒雖失事計然可謂審於知過矣太宗親因隋伐遼故能奪有天下乃復事高麗身與之終不畏他人踵其後乎不惟不戒反愎已往（黃本作已 據閩本改）亡之不勝爲異代害恥其用心之謬見理之昏何止以好大喜功爲病哉

史稱太宗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堯舜三代之統既絕學者寂寥莫能推與不得不從漢唐然其德固難論而功亦未易言也湯武世有其國已爲諸侯所歸不忍桀紂之亂起而滅之直以不免用兵有慚於德謂之功則可矣光武宗室子志復舊物猶是一理如漢高祖唐太宗與羣盜爭擾競殺勝者得之皆爲已富貴何嘗有志於民以人之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若此者猶可以爲功乎今但當論其得志後不至於淫夸暴虐可與百姓爲刑賞之主足矣若便說向湯武成康大義一差萬世不復有所準程學

者之大患也

責備賢者爲賢賢者諱皆公羊語也古者聖賢同辭惟其未至於賢也故不備備則何責而又何諱焉此論既立天下反以有所缺爲賢春秋又以責所備爲嚴道愈隱矣

高宗雖非克肖之材然始終恭畏不得罪於民使無武氏一事豈不得在惠景章和間耶五子之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伊訓曰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吁可畏哉敗亡之物聖賢記之象驗昭灼無不以類應高宗好慕沈溺悉黷汔下犯禹湯正條貫矣夫以欲殉身者常不免於殺身雖有他善固不能救也無忌遂良之流蠹蝕庸鄙輔導無法方武氏從感業寺再入羣臣不引禮廷諍以既成至於奪嫡然後言其託體先帝將何及也且自武以妒聞掖庭忿鬬日喧於外豈不預爲陳平之深念乎太宗雖有好諫之美而無伊訓不匡之刑嗚呼孰謂其制度紀綱尚可以憑藉扶持哉



武后迫楊素詔云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雖張易之惡楊元僖兄弟所爲然此數語不可不記也

近世多言狄仁傑能順導武后迎還中宗唐室再造其功最大按廬陵王以聖歷元年九月復立爲皇太子至神龍元年春首尾八年方復位以武氏之翻覆八年之久豈可逆期況既已革命雖於中睿母子無絕道而爲唐臣者皆得而誅之仁傑固勝

餘人然亦纔可免罪爾張柬之長安四年冬作相數月便能誅二張反正使其處仁傑地位必不如是遲緩也於是過之矣或者又言仁傑不自爲薦柬之使爲之故其功全在仁傑雖然豈可付一老人以許大事於八年之外耶此亦虛論耳

史稱元宗始終之異性習相遠以開元治而天寶亂也開元不得言治但盛爾杜甫謂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韓愈言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蘖芽其間是唐人之論本以開元爲盛不以爲治也盛與治相近而不同鴟鴞小恙之詞百世後讀者常悲哀痛楚周所以有成康功用也家禍深則創艾切君臣相戒克已念治



治而後盛故可保矣高宗中睿六十年中親父母骨肉相戕殺幾盡存者性命如絲髮爾元宗以諸王殺韋后便超家嫡以監國誅太平徑擅天下家禍慘烈如此君臣處之皆以爲功不以爲畏也姚宋雖舊相然無遠識又所任只三數歲及自用李林甫遂至二十年猶幸其止是妒嫉士大夫若亦如宇文融王鉷一向導以殘民橫斂又不能禁而聽其所爲則本根盡拔海內土崩不可復收矣治亂人主所致無偶然者晉悼公漢宣帝皆中材猶自保終始如元宗豪俊之資用人主利勢操無根之賞罰享國既久盛極而衰證自當然不得言始終異而性習遠也此論既立昏庸者資以藉口中材無所據依矣學者當詳考然後知天寶雖亂而開元未可言治也

戰國秦漢以來經營天下皆待智士縱無一民寸土中尚擘畫

得出況四海宴然人心未叛之時乎祿山始亂起於倉猝雖極可畏然不是無可經營就使巴蜀奔播靈夏單弱若處置得宜年歲自定矣其如當時無一智士可以論此無故增立諸節度相次徧滿四方不知天下本何嘗分裂而自作分裂借回紇諸蠻兵與祿山交鬬不知夷狄本未至侵陵而反召其侵陵坐此二失百六十年與之終始祿山安能壞唐唐自壞之耳唐人雖有幹力而少智謀自其初興固已患之後益滋甚愈後則謀國者幾絕夫道德既不足以悅服而智謀又不足以經營天下雖大誰與共之其胥而爲夷何足怪也

蕭宗暮年天下之勢將亡幸而有代宗以廣平王統師收兩京功在諸將上材練涉而資寬仁又能沈斷蓋良主也所以不治而愈亂者不知其禍在置藩鎮既不能收反更成之故也





藩鎮已成自無治法德宗初立恃其聰明始欲伐叛幾不免身蹙宗辛苦十四年積勞未厭卒以大壞夫不知置鎮之禍而欲以治鎮之道治之宜其不治而愈亂也張良論立六國謂漢高祖事去周亞夫拒吳王濞請專以梁委之東漢改刺史爲牧天下遂亡然則謀國不善眞在反掌呼吸間耶余歎唐諸君未至於不足以守天下獨既（當是慨字閣本亦作既）置藩鎮一事無所用力而迄唐世無一人能知之韓愈但言大慝適去稂莠不薅而已如元和十四年用多少薅使得淨盡此尤可歎也大率天下於已安平時無故更張忽有變處不能把握皆是亡形如魏孝文遷都及唐增節度使是也

德宗先殺劉晏既用兵遂借商人錢杜佑力不足奉行坐黜然人與措置藩鎮一節蓋充其所爲可使天下復平矣

佑徒曰撰通典爾方其時乃進省官議固不能損益也德宗初



自然長年其下云憲宗深然之後欲以柳泌爲台州刺史羣臣諫而帝以爲臣子欲爲君父求不死何惜一州此亦不樂推之罪歟晏子謂古而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景公至庸尚受此語然則憲宗雖不知道亦其臣識陋非晏子比也至韓愈言後代帝王事佛年祚短促以此取怒又太甚矣

將係稱上自藩邸監國以至臨御訖於元和軍國樞機盡歸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張又言任昇鎒之聚斂逐羣度於方外（方外疑唐書作潘方）政道國經未至衰紊新史言元宗憲宗皆不克終檢尋舊書無憲宗不克終之事若指服食躁怒被弒余謂此正求克終之過爾係以爲政道國經未至衰紊是也憲宗止是少人與措置藩鎮一節蓋充其所爲可使天下復平矣

按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王承元請命帥長慶元年二月幽州

劉總請爲僧於是兩河燕薊俱平皆憲宗事也按新唐書王承元劉總事皆在穆宗即位之後謂其不克終果非矣至於撫御乖方致燕趙再失則自是穆宗君臣之過論者不分別難以監後來也又所謂歸咎於銷兵者兵銷豈得爲非但銷之無其道耳

敬宗初立賞神策軍絹十疋錢十千幾內諸軍鎮絹十疋錢五千其餘軍鎮頒給有差內出綾絹三百萬段以助賞給史繫其下云穆宗即位在京軍士人獲五十千在外軍鎮差降無幾至是宰臣奏議請量國力頒賞故差減於先朝物議是之宰臣李逢吉也敬宗又童昏其所以能如此者是時軍士驕恣必未至如後世之甚故也國之大患義理不得行而以例爲定已增則不可減已與則不可奪而所是者皆爲非此危亡之徵與國相爲短長而不知治其知者亦不能治雖有國猶無國也



庚申詔君天下者莫尚乎崇澹泊子困窮遂道以端本推誠而達下故聖祖之誡以慈儉爲寶大易明訓垂簡易之文未有上約而下不豐欲寡而求不給朕以眇薄遭逢內難剔君父之仇恥據億兆之哀冤而股肱大臣羣卿庶士引義抗請至於再三以圖宗社之安以答華夷之望俯從衆欲夙夜震兢思所以克已復禮修政安人宵與匪寧旰食勞慮夫儉過則酌之以禮文勝則矯之以質庶乎俗登太古道洽生靈儀刑家邦以化天下內庭宮人非職掌者放三千人任從所適長春宮斛斗諸物依前戶部收管鄠縣渼陂鳳翔府駱谷地還府縣教坊樂官翰林待詔伎術官幷總監諸色職掌內冗員者共一千二百七十人並宜停廢總監中一百二十四人先屬諸軍並各歸本司餘七百三人勒納牒身放歸本管先供教坊衣糧一百分廂家及諸



乙巳即位距下此詔十六日耳舊史稱帝在藩邸知兩朝之積弊此時釐革非出宸衷士民相慶喜理道之復興宏其聰明恭儉自然合道蓋非秦漢以後繼世之君所能及況行其所言終始不變則雖秦漢以前猶難之新史用春秋法減省文字此詔遂遺落不得具可惜也

右僕射王涯奉勅準令式條疏士庶衣服車馬第舍之制度勅下後浮議沸騰杜悰於勅內條件易施行者覓其限事竟不行公議惜之此太和六年也至七年册皇太子降詔言皇太子方從師傅傳授六經一二年後當令齒胄國庠以興隆典宜令國子選名儒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其公卿士族子弟明年已後不先入國學習業不在應明經進士限其進士舉宜先試帖經幷略問大義取經義精通者放及第卿大夫者下人之所視遠方

之所倣若非恭儉克己廉貞（哲唐書作直）任人而望其服從固不可得況朕不寶珠玉不御纖華逮於六宮皆務儉薄卿大夫得不叶朕此志率先兆人比年所頒制度皆約國家令式去其甚者稍謂得中而士大夫苟自便身安於習俗因循未革以至於今百官士族起今年十月其衣服輿馬並宜準太和六年十月七日勅如有故（唐書作固）違重加黜責漢以來人主詔令如此者固少矣豈可不存也

唐中世以後爲其國死禍者藩鎮宦官而已藩鎮自穆敬以後不可復治宦官自文宗以後不可復治治則亡矣自昔惟恐人主無志如文宗夙夜不忘而廷臣竟無可共此者始以周行孤遠用宋申錫繼以內臣薦引用訓注皆大敗余每歎王守澄使豆盧著告申錫反鞫官官之罪而治之蔑易於此時要是人主



居深宮先慮而後敵此聖賢自責而不當責人也悲哉

武宗論王起不放子弟辜啓古有國祉其所近未有不用卿相子弟者雖堯舜三代以道超天下之材然而草野寒門終得其志者鮮矣及漢武盡破前世之法而三百年間遂化布褐爲公侯魏晉南北又不然矣及詞藝既勝習俗已成則自隋唐至今無不由閭巷單人出者蓋其勢所偏積而然非中道也然而緣是能使人主求士常以寒俊爲主無聖人之道而合聖人之心其於致治之原亦非小故耳而李德裕乃言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臺閣儀範班行準則不教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材登第之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然則皋陶九德成湯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皆可廢也德裕區區以幹力負天下重任其論議密勿之際童騃鄙暴如此欲爲名宰相難哉

又論韋弘質（舊本閣本皆作弘景訛據唐書校正）事尤不近理重令自非管子本說其言靡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令之嚴如此然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又却不以爲證據若不順民心遽從而殺之可乎制置職業雖曰人主之柄非人所得干議然須制置得是若悖於道乖於事而禁人不使議豈不危亡乎又所謂制置職業者須祖宗成憲已爲常典子孫遵行故非人所干議若後世子孫一切任意忽改驟易有害於人而亦不使人干議可乎況當時錢穀鹽鐵刑法之類屢經更張朝此暮彼苟徇一時非所謂制置職業也安得不使人預議其間哉德裕以宰相之材自許後人亦以其自許者許之夫宰相者秉德以服人明義以率下若恣其偏私相（學案作自）作胸臆又可許乎



舊史稱宣宗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之文景不能過也惜乎簡籍遺落十無三四吮墨揮毫有所慊然而新史謂其以察爲明綏復仁恩之意蓋自是之後唐遂衰亡不復能振故也然舊史言寶曆已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民泊大中臨馭一之日權豪斂迹二之日奸臣畏法三之日閭寺警氣由是刑政不濫賢能効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然則新舊史相去百餘年舊史所褒者皆實美而新史所貶者乃虛意也若謂唐自此衰以爲宣宗之過則又不然宣王之後有厲王十餘年周遽亡豈必以此咎宣王乎夫方鎮宦官爲唐必壞之疾至是既不可爲則爲人主者能斂衽恭己精於聽察使小權小政不至甚撓不貽民害以了目前若是而已新史以大者責之論則善矣余亦未知其所處也

新史稱以僖宗之時唐之威德在人孰與天寶之際而僖宗幸
蜀諸鎮之兵糾合戮力遂破黃巢而復京師由是言之肅宗雖
不即尊位亦可以破賊矣按僖宗既幸蜀廣明二年勤王兵雖
會於京師王處存爲賊所敗諸軍合退合賊鋒愈熾三年召沙
陀李克用連破黃巢始收京城五年爲光啓元年僖宗歸自成
都至冬李克用與王重榮合逼京師遂再出鳳翔而嗣襄王煴
僭立唐由此亡矣然則所謂諸鎮糾合戮力破黃巢復京師者
徒有名無實未可引以爲斷也以堯舜之治天下德不衰而耄
及尙皆遜位況元宗老而棄國不與其子而誰與儒者雖知肅
宗不當不待命於其父未知元宗不當不即以位授其子然亦
由奔迸阻絕各不相知之故吁可哀也



有取唐之心張濬助全忠無故討太原使韓建李茂貞狼顧而
起宦官外憚強藩雖暴橫然權不足以覆國崔胤倚全忠志必
滅之然後昭宗劫遷東都身與家族不保而併其名號盡矣新
史謂昭宗爲人明雋而舊史亦稱其英傑然則不識亂亡而以
不忍之心處之是速其亡而已雖雋傑無益也昔子家羈終始
以爲魯昭公不當與季氏立異而羈之義卻不與季氏偕存世
事有多少節次儒者論不了眞無補於人哉
前代造事之君惟漢光武以身獨任自餘無不與其臣相左右
終始者太宗相房元齡二十三年始用魏徵及相十八年皆死
於位後不復能然矣惟李林甫元載蔡京秦檜最久夫忠智者
必世而不足奸昏者一日而有餘世之所謂賢者不自量而欲
以歲月售功其君不自量與一時之人不知量皆以歲月責之



所以有謗而無名事不集而弊常在也士誠如此惟不求用爲
庶幾耳

唐書

表志

史稱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也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此言府衛兵將可也而分諸內外爲守國之常經則不在是太宗以征伐定四方督責人材不限內外皆使効力方其盛時不待分畫四夷遁亡所向如意高宗武后時猶有餘勇然其弊已見故自睿宗以來捍邊始別置統帥按秦分天下三十六郡漢因之邊遠外薄有兼隋唐數十州地者只以太守主之自無失馭唐人忽立節度使名字不重實勢先崇崴聲又有遙領兼



領而安祿山至以採訪處置羣牧等使與之地望半天下祿山由此反雖此猶是邊外分畫之失禍侵及內爾若肅宗止於治兵任將經理財用以順討逆外患消弭天下無事矣無故割裂從都畿始亦爲節度使省次徧滿海內眞同戲劇唐遂不可復振蓋太宗恃其一身之力驅使內外不爲表裏分畫之法以遺子孫使愚謬者一旦匆匆至此正以始慮不深故也且已盡置方鎭一切事權皆歸節度使伸縮進退拱手聽之變極而亡固無如之何矣而謂收功弭亂常倚鎭兵亦非也

敍宰相世系言唐爲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殞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絕孟子稱故國在有世臣之謂推而上至於元凱人材之用必常與其國其民之命相關治亂興衰之所從出也故叔向以欒卻晉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憂公室之卑矣若夫志不必慮國行不必及民但自修飾進取爲門戶計子孫相接世有顯寵如漢韋平袁楊晉宋王謝北方崔盧唐裴韋蕭鄭之流此叔孫豹所聞謂之世祿非不朽也豈惟終其國而不絕蓋有國雖亡而其家故存者矣壠畝賤士不暇自憂而憂人是以湯立賢無方武王不忘遠得一而用之足以定大事矣史家立義必守向上關捩庶幾有補於世論俛而就下遂爲李德裕只較臺閣儀範班行準則而已與孟子叔向之意何其遠也唐宰相數百其實有地望者固當譜以見之然亦有庶人崛起者甚衆地與望不相須而必記其所來僅似姓纂又不相應領也

按唐有貞觀禮顯慶禮開元禮禮閣新儀曲臺新禮續禮郊祀



式皆行於當時其本起於梁新唐志以開元禮爲正其儀物名數次序曲折已無不備書而論議廢興亦具見之蓋自唐至今又三百年國家之禮悉在焉學者不必求之他熟於此志足矣自有志書以來未之有也王通謂史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不知其指記繁者謂漢事謂古事若謂漢事則正失於寡蓋一代之制不能備其本末而徒雜取他書使後無所考按此所謂失也儒者執容尺度以準量當世行今而不可復古而不能宜元祐人有使程正叔山中讀通典之論也然通典固可讀耶

籍田親蠶禮文極盛按詩載芟良耜新報社稷葛覃爲絺爲綌皆所以供祭祀之粢盛衣服而天子后妃與其羣臣妾必親有事焉是則必卑約而後可行必簡質而後可久也王通言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然則籍田親蠶非古乎而後世之侈

如此蓋其君臣內外特相與爲戲而已先農田祖也猶先釐爾而以神農爲祀主古聖人又可侮乎唐志雖具載而不著其非此禮須因儀改定示以反本蓋原於人情近而易知非若其他禮文齟齬而難勤也

新志言古之作樂者多爲之法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度量權衡皆自黍積之以爲古之君子知物之終始而憂世之虛深按書周官左氏論語孟子論樂皆無此惟國語載伶州鳩答問律稱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以制無所謂君子者歐陽氏所據蓋漢志王莽時鍾律家所定劉歆所典領工師相傳非君子之言也學者最患論世不明轉溺牢近由漢至今無不以制樂爲極致尺律起深爭且璇璣玉衡舜實有之以齊七政後世尚不能傳其法而律度量衡自天地以來所同有乃必曰皆起於黍夫有律而後有黍耶有黍而後有律耶以聖人君子之學驅而求工師瞽人之所能又以爲樂順世而不可作宰我言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夫樂何嘗絕於天下而亦何時而不崩謂知器之必敝而聲不可以言傳亦非也



祖孝孫張文收既定樂太宗乃謂聖人因人情以作樂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改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魏徵遂言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便欲決了此論蓋太宗以治自矜言和則由已無預於樂徵不知其指殆淺率矣夫樂疑非以致人和而非人和則不足以制樂太宗不以時之治亂責效於樂可也而謂我能造治使樂隨以和雖聖人不敢當而太宗假然當之非泰乎舜聞律音在治忽正恐樂有未諧則治有未至既以已致治復以樂察治此道之密徵非太宗與徵之所能知蕭嵩非史氏家法也

唐樂章三百三十餘篇其粗可傳者徵豆登歌一章上笙磬徵豆籩廊閣本作廊誤舊唐書作廊無鐘宮入玄主在室神在天情餘慕禮罔愆喜黍稷盛豐年送神一章秬嘉樂授靈爽感若來思如往休氣散迴風上返寂寞還愔愔閣本黃本舊作抗愔誤孤本舊唐書校正作愔懷靈駕結空想云劉晏之作也唐人以歌詞擅名一代者不少矣其偶不用耶抑郊廟雅頌之詞難爲工耶



舊史不志儀衛新史獨詳載之其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盛人君舉動必以屬禮官百司必備物所以爲慎重也慎重則尊嚴尊嚴則肅恭夫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易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敎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人主臨制天下苟無敎思容保之心但多人徒盛文物自尊者而忠者臣下一朝散離何所不有蓋其廢舉頗倣以狥區區之欲與始皇煬帝何異反謂之尊嚴蕭恭非史氏家法也

舊史但記三歷新史併記八歷一代所用誠不可不盡載而一行之論爲尤詳然新史謂一行始專用大衍之策則曆術又本於易按書稱曆象有成法而無起數洪範九疇以凡擧之非數也初一曰五行至五爲土亦以凡擧非數也四曰五紀亦以凡擧非數也曆有所起自然之數而書不言以爲曆官之事非典訓所當知也孔子繫易辭不及數惟大傳稱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而大衍無所起不知何以爲五十何以缺一而用四十九其下文卽指五行生成之數不知此果天地之次第當然耶五行之物徧滿天下觸之必應求之必得即而謂其生成之數必有次第蓋曆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也然大傳既擧大衍之數乃以易之分揲象之蓋易亦有起法故也大傳本以易象曆而一行及新史反以爲曆術本於



易夫論易而必及於數非孔氏本指明矣而謂曆由易起然則天地國家之初有易而後有曆耶有曆而後有易耶易與曆果爲一耶爲二耶學者不究其始之所從而放乎末流之糾紛據道以從數執數以害道此最當先論也

新史言太初至麟德曆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依倣而已然自麟德以前各自爲術而效亦殊若謂一行之術已備則宜常用而不改謂改作爲依倣則宜常效而不差然自一行以後三百餘年未嘗不改而亦未嘗不差何也豈後世之爲曆者不足以知一行之術而然耶曆主於驗而已苟信其術而坐視其差固無益於救變也

十二次分野昔人以爲鬼神有所憑依而自天地以來各世其



國歷夏商至周而尤著故占者徒以地象其星而星固不盡繫於地也及諸侯之國既亡而災祥占測之術亦隨以廢惟水旱兵疫存其大略至於失行躔度非李淳風以唐之州縣配昔分野無預於天變不復以分野言矣李淳風以唐之州縣配昔分野則皆在其時君但欲正後人因循之失可也而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於兩戒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以地規天以天繫地眞若形影之不可違陰陽必計升降盡察豈有是哉孔子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夫地近而可定天遠而難明區區乎以地規天則天文謬而無觀矣

唐以來天象之異者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見在張十四度貞觀初癸厥五日並照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旁有黑氣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氣如人頭乾符六年青赤背暈中生白虹漸長向東百餘丈二月乙巳有蒼白雲夾日長各六尺餘既而雲變狀如馬如人乃消貞觀癸厥三月並見儀鳳二年正月甲子朔月見西方武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光宅元年九月丁丑有星如半月見西方關成二年二月有彗如虹黃氣蔽日天祐二年正月甲申乙酉日有黃白暈上有至三月遍指四方自是至會昌元年無歲不彗天復元年五月夕有星當箕下如炬火炎炎上衝人初以爲燒火也高丈餘乃殞天祐元年四月有星狀如人首赤身黑在北斗下紫微中占曰天衝也天衝抱傑江帝前旣滅將下天下死元和六年三月戊戌日暗天陰寒有流星大如一斛器隨下天下冤死百里野雉皆雊所墜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乃滅咸通

九年十一月丁酉有星出如匹練亙空化爲雲而沒十三年春有二星從天際而上相從至中天狀如旌旗乃隕天祐元年五月戊寅乙(閩本下校上均作一按唐書原作乙)夜(閩本空格按所增)雨晦暝有星長二十丈出東方西南向首黑尾赤中白按自春秋至隋日月星之變學者多能記之而唐以來鮮有言者故略具一二

浮屠氏書至唐始盛行於中國然實與春秋僖文同時雖夷夏殊方然蓋先秦古文也其敍一日兩月乃至暈適珮玦彗孛飛流負耳虹蜺之類以爲同分妄見但此國見彼國本所不見亦復不聞殆其惡緣所感而致不然則突厥之五日三月使誠不謬而中國人莫之見何也今星曆家言盡西必占狼星極南必占斗牛又以聲教所不暨皆爲狗國此爲其國無人言之也若有聰明賢聖者出則其占不止如此故天竺能曆龜茲能樂皆太宗君臣貽謀之缺非所以爲盛也



與中國無異又安得專以狼星斗牛限之哉余益知山河兩戒分異之說爲非的矣

余既於漢志著五行傳之非而新史以爲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漢以來從之不暇何暇非之又謂祥眚禍痾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略存之此尤不然夫以數術占災異自古已然惟不可出於洪範爾況其中者皆極於神明聖人亦未嘗廢也惟不可出於儒者爾洪範運道而紐術儒者任理而遺數故以洪範占災異未有能中者也新史又謂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此亦非也桑穀共生雉雊鼎耳古人皆以事訓其君事不明則改爲者無所據憑事明則德改而異消何應之有不然則禍至而應如響雖欲削之可得乎春秋以年紀事災異即事也若災異之所以爲事與事之所以應蓋其體不可得而並著也

唐取士二十餘條雖皆率意無典法然去魏晉未遠人主之權猶可以進退伸縮一世其後愈益降損則不然矣余每患自皐陶立用人法三代莫之或改更戰國及秦壞滅漢乃變爲察廉辟署然亦相承七八百年至北齊及隋乃別爲科舉銓注今又六七百年矣楊綰沈既濟所言皆漢魏以後事而綰謂之依古察孝廉綰蓋未知古也德宗在人主中不爲有識然尚喜既濟之論李栖筠李廣賈至嚴武亦非名士便協同綰議又衍暢其說以爲依(唐書作保)桑梓鄉里舉在流寓者庠序推可見當時人心未至於難回風俗未至於難革若後日則豈可復發口權已在下人主拱手奉行知者寡矣不知者羣怒而亂矣嗚呼當太宗時去兩事纔數十年爾人心不易回風俗不易革乎然其君臣不知長慮遠覽而甘心亂世之敝法不惟不能變又助成

之益堅所以寂寞泯絕至今縱有卓識之君傑出之相而已成之俗安可驟反然則太宗君臣本以力征得天下稍用儒雅文飾之耳國家細密如此二者既已斷棄而外之經制操防類多麤疏亦盡失古人大意而新史方以爲制度紀綱有以憑藉扶持此余所以屢歎而申言之不能已也

新史稱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按宇文氏與蘇綽盧辨一用周六典更定官名行之已數十年隋纂宇文欲削滅其迹以一人心首易官制盡從魏晉之舊所謂唐沿隋故者隋非能自立一代之法蓋因循前事耳宇文所改雖未必是而隋之所因循者不待辨而知其爲非矣今既以唐爲沿隋故則固應漫漶紛錯莫知得失之所在然反以爲其法則精而密其施於事則簡而易行制度紀綱垂之萬世然則隋纂宇文欲削滅其迹以一人心首易官制盡從魏晉之舊所



以數百年好惡從違無所統壹而古人之道終於不可行此亦今世之大患有志於學者所宜知也

舊史敘水部郎中之職天下水泉三億二萬五千（舊唐書作三千）五百五十九在遐荒絕域者不可知又言江河爲大川其具載名數零餘五水是爲中川千二百五十二水是爲小川其具載名數零餘如此必有所考見蓋昔人之於事物無不用其勤矣

新史言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又言古之兵法起於井田又言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按府兵成於周隋史非不知而謂之唐立何也每觀後世之論皆謂當寓兵於農故共稱府兵以爲得先王之遺意然歷考戰國秦漢之後至未立府兵之前兵農本未嘗相離何待寓也惟其苦爭好戰屢鬬不息民失耕作無以轉餉則國貧而兵弱爾宇文蘇綽患其然也始令兵農各籍故也然則豈必高祖太宗所以盛哉乃遵其舊法行之耳兵農已分法久而壞齊民雲布孰可徵發以畏動之意求願從之民雖至百萬無不用募何足怪矣且井田邱乘所以人人爲兵者不相牽綴既隸府額長征莫返而居者晏然不知緣此國富兵強奮其至弱卒以滅齊隋文因之平一宇內當其時無歲不征無戰不克而財貨充溢民無失業之怨者徒以兵農判而爲二天子不過千里大諸侯不過百里其勢無獨免之民也若以天下奉一君而人人不免爲兵不復任養兵之責則聖人固所不爲若以天下奉一君而養兵至於百萬獨任其責矣漢唐（黃本閻本均脫唐字據學案補）人知其不可今自守其州縣者兵須地着給田力耕（此下學案注是一說）千里之內番上宿衛已有請御前兵不可輕改因其地分募樂耕者以漸歸本（此下學案注是一說）邊關捍禦盡須耕

作人自爲戰（此下學案註是一說）三說參用由募還農大費既省守可以固戰可以克不必慨慕府兵追羨井田誤離爲合徇空談而忘實用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新史敍節度之兵引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太宗既得天下不能息兵以富民而用之不已延及高武元宗未嘗創艾故杜甫兵車行言一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成邊而史謂高宗武后時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者非也蓋既以征戍耗亡而不復完補則自然無兵可交及其變爲節度之兵汲汲自救大權在下愈多愈弱而已然則弗戢自焚太宗元宗之過也肅代節度之兵焚燎已迫雖欲戢之而不可耳非所以責之也

舊史載楊炯駁孫茂道蘇知機冕服議識達通諒安於古今唐



人本不善立論能如此者固少矣其有俊名不虛也但惜文字煩雜無以發之爾茂道知機何人世之凡鄙妄作徒費肥梳往往而是何足算哉

新史凡授田者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紬二丈舊史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紬各二丈稻不應多於粟一斛絹不應特二匹恐新史誤也舊史獨言嶺南諸州則稅米新史併記揚州以錢安南絲益州羅紬綾絹江南以布新史稱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舊史亦不記也

授田本起北齊後周而隋因之然古人用民力歲不過三日而隋唐相承以二十日又征其庸古人不稅而藉今計田取輸矣唐令里具手實歲終爲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

說懸刑以示民而不曰某罪必入某刑惟數聖人爲然蓋純用父兄師友之道薰染而入而民亦自然樂從其麗於刑者少矣

新史謂懼民知爭端故不爲刑辟夫民淳漓誠僞豈有常質不爲之法其爭愈多耳又謂後世作刑書無不備俾民知所避尤不然後世君上德薄設險以馭民微細動息皆有以待之使民不知所避卓茂謂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茂已能爲此言而況聖賢安得爲俾民知所避也又言其爲法雖殊而用心則一嗚呼吾不知後人之心與古人之心爲一也

張蘊古奏李好德病狂瞥法不當坐爲權萬紀所劾太宗殺之後悔舊史載太宗曰吾嘗禁囚於獄內蘊古與之奕碁今復阿縱好德是亂吾法也新史沒之既失太宗蓄怒之由況蘊古雖實平恕何必與罪人奕棋以慢獄激發人主哉不然則太宗遽



斬蘊古誠爲暴矣

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乍看此語似無病然謂其餘作者精深閎博各盡其術則是六經之外尚別有一理可以發明天下自然啟而從之安在其爲備也世外之論惟浮屠氏蓋彼已自爲異端殊域姑置之而已若共此世而精深閎博不質於聖人則法之所不許也故凡道理不經聖人所定皆蠡淺而狹陋者也非精深閎博也

唐書

列傳

高祖竇后太宗長孫后唐賢后獨此二人爾新史所載皆不如舊史詳實徐賢妃二十餘歲作諫征伐疏詞富理博王勃不能逮也新史但約載百餘言讀者不復成章掩其美矣至言韋后持權不如武氏故敗而無成未知武韋何論成否

憲宗郭后事新史記其爲宣宗不禮欲自殞是夕暴崩及貶禮官王皡白敏中周墀皆詰怒甚詳而舊史乃言宣宗卽后之諸子恩禮愈異於前朝無一語類新史豈唐故史文所諱遂承用之耶



江夏王道宗以贓論太宗謂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馬如林欲使轍迹周宇內遊觀無休息絕域採奇玩海外訪珍羞豈不得耶勞萬姓而樂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無猒惟當以理制之云云夫以其可爲而不爲太宗自見識實處也堯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若夫堯舜禹湯皆以其不可爲而不爲也如太宗所言皆決然不可爲之事而太宗自以爲可爲則古之治主無此論然而能以理制而不爲則世之亂君無此識雖然欲在理先難乎其語上矣

因太宗欲使功臣宗子世襲不行搤動論封建者蘇氏謂柳宗元之論出諸子之論皆慶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然宗元言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觀易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載萬邦義尤多聖人惟恐德不足以有諸侯更分別甚意與勢而又謂其不得已乎方堯舜三代時所爲建置其國家者皆天下之聖賢故臧文仲聞六蓼滅謂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豈如漢唐以腥臊劍挺之臣膏粱乳臭之子加諸億兆人之上哉自晉楚滅國最多已自別爲郡縣至秦始盡空之天地霍然一變宗元方言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何也大要古無封建之論因李斯不主後世之說方角立宗元據末以抗本自應失其旨也漢以後有國者不論地大小皆爲置相王侯未嘗自專相與守何異哉然秦分三十六郡大於諸侯數十百倍綱目未繁粗得體統漢稍分至百餘猶不害其爲疏簡北齊隋唐益以釐析至今愈甚長吏削弱代易促遽天下之貴聚於一人德不能化力不能給而吏胥制其命其間藏無限弊事民何嘗受實惠若此者蓋宗元與諸人之所未道直謂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然則不習治道而強言之做成標的後學反受聾瞽之患矣

舊史載建成元吉謀宴太宗於昆明池率更丞王晊以告太宗召府僚定計蓋房杜預焉其言舜焚廩浚井小杖受大杖走世俗引聖賢以自解固多如此不足怪舜曾子可以免死而不可以屠戮其親也太伯至於斷髮文身然後已夫以盜竊之利欲借聖賢之名亦何所不至哉

長孫無忌殺吳王恪爲高宗及身慮至矣及其身與家不保而君與國從之反不能慮焉何哉無忌最之子以詐諉徼倖自其所長至於社稷安危存亡之地非其責也陳平之智漢高尚謂難獨任況與房杜佐命猶輕畏乎（當是平字黃本皆作乎）蕭曹多少（此句疑有脫誤之字）而漢高亦非太宗所能及漢人眞未可輕視

宋王憲之賢伯夷季札何遠便其得位有開元之治必無天寶之亂也而當時執政乃謂聖庶抗嫡非唐人何以發此論哉明皇於盡終始盡愛餘昆弟併賴其寵蓋志滿願足之所生油然而不自知也而唐人又謂之友悌天性使誠天性烏有悌於兄友於弟而不慈於子者乎

李景儉善言王霸大略高自負王叔文比於管葛叔文成敗雖已往然終末可定論景儉固俊傑人也前輕蕭俛段文昌後罵王播崔植杜元穎朝士信無侵辱宰相之理然如此輩人爲百辟首何以服士大夫心不至於見陵者幸也史家疏略不能記其語言行事無以考驗是非可恨爾前代亦多如此唐事差未遠或尚有逸書可求也

方豆盧著誣告宋申錫書露之鴻已成文宗志雖立於此而聰明不加於彼坐失事會舍易求難悲夫

德宗始末無可道者惟有聽會院成婚一事而新史不收然則前代之衰微可勝歎哉

漢光武得天下湖陽公主縱奴撓法幾殺董宣諸劉姑嫂飲酒歡笑謂文叔直柔爾此固家人女子之常非責望所及也而高祖柴氏女糾合羣賊有衆七萬遂與秦王會兵渭北分定關中此古今所無其功多於楊元感李密遠矣然則唐安得不驟與豈亦天所命耶按馬三寶傳又歸功家僮未知孰是

文宗問郭鏦公主所服何年法對以貞元時所賜未嘗敢變及言閣本作元和用兵賞士內中纖麗散於人間南陽據新唐書應作潁陽信有儉德然衣製不齊隨時變改亦未可遽定文宗時比貞元爲侈比神龍景雲天寶之間則陋矣自余省事五六十年中見



昔之狹者方爲廣短者方爲長又記元祐以前冠鬠舄履皆高廣長大蓋當時所尚者時過則以爲棄故漢人有宮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宮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之謠文宗不正其本而區區以一已好惡格物徒見其偏下末見其能化俗也詩稱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又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人主苟知道而示人以禮則非奢儉所能奪而由於中行矣

唐以義兵自名後世亦從而義之余固論其非矣如李密竇建德之流其勢力材能不足以合一而卒以敗亡然其是非善惡實與唐無以相絕而新史乃謂觸唐明德折北不支又言僞辯易窮卒以誅死高祖聖矣哉按司馬遷以漢人述史自陳勝項籍魏豹田儋兄弟皆極其稱譽蓋廢興無常成敗偶然陳壽爲有無一也據下而言無復語上二也迎前牾諂今事何望三也世道益衰無足怪矣

劉文靜初與太宗建謀及詐集兵伐遼告王威高君雅反於坐囚執詣突厥借助皆與前代起事者指意同符自戰國以來一種智慮無不如此非有高下而新史乃謂非有踔越之姿何也

裴寂猶可文靜可乎此用司馬遷語而失之也又言應龍之翔雲霧滃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空不約而號尤不然易稱飛龍在天聖人事也道成德熟居得尊位物無燥濕各以類從故有風雲龍虎之喻若漢唐淺迫苟用末術並希富貴暫爲君臣猜阻在心獲全者少矣舊史載文靜獄詞云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

討家口無託實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故高祖以爲反而新史節略其語但云官賞等衆人家口（據新唐書無口字是）無贏誠不能無少望則失其實矣當從舊史爲正然高祖雖守地而不得有其財賦父子倉猝反粟帛甲兵皆裴寂所奉也又以美女滿其欲此功亦豈可忘耶

審其清者不加恤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此語魏晉以後人不能道也（舊改琳初語如何）太宗智能及之加以信愛遂致貞觀之治蓋非偶然所可惜者褊忮常在先明豁常在後所以不逮古人也

太宗諸將惟尉遲恭勇略異常急難得力雖麤暴而識事體克以令終近古名將新史悉傳刻畫反不若舊史之明暢頗著其功也新舊史皆言屈突通一心徇事爾主自古降人背前向後如此立談者頗通要於降臣間不能共人品差卑非識匹所及耳新史又言敬德與太宗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果若此而爲相遇間猶何以得諸葛孔明張公謹抵龜之斷而後得爲善謀亦未有短於謀而自許以能斷者如新史所言則謀須是一人斷須是一人各出並行頹然死法是教後世以不能謀又不能斷也以余考之房杜近世名相固無改評之理所爲恨者以其如是之專且久而做唐風俗不成死則墜地矣蓋太宗英明果銳舉心動意不無輕失常須匡弼方從中道自元齡以下隨事救正每患不給既無餘力可以致遠然其建功立效亦止於目前雖欲致遠而非其德器智慮之所及故也況于志寧李勣之徒乎

高士廉能敬禮朱桃椎當時以爲美談士廉比一時士大夫差

有遠韶也太宗令撰氏族志仍以崔幹居第一而太宗不許止取今日官職高下作等級信如太宗之言世代衰微全無冠蓋材識凡下慺仰自高而重舊錄古之意固已失之況又未必盡然而今日以詐力相聚遂居顯位者豈便爲賢與光武用卓茂爲太傅何不同乎蓋太宗止是據目前夸耀念不及遠爾余所謂做唐風俗不成者此類是也又按作氏族志時貞觀九十年間方國家新造本原風俗自有大者何暇至此許敬宗李義府又損益其間人但以爲勳格不復貴重則太宗開本此下有褒貶進退之義亦何用也

貞觀致治全在魏徵一傳最當詳看以諫諍事考之如堯舜禹益皐陶湯伊尹武丁傳說皆是防慮警畏功用非有驕淫敗德實亂於政也至詩言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祖唐太宗但以改過不吝從諫如流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使堯舜文武之聽受禹益伊傅之進說精蘊不辨微顯莫察學者隨和混然一科於治道之統紀所失多矣孔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太宗之於天下猶未能以智及也力而已矣若其驕奢淫佚強很暴戾猜阻疑閒動衆勞民如亂君敗國所爲者色色皆有使其天資不幸而不能聽諫又不幸而無魏徵之能諫則所謂仁不能守危亡之禍及身而見矣然則實無過而諫不可緩豈得並日而語哉考證傳中提耳訓飭與察父嚴師之語無異而大抵以煬帝爲戒舜非不戒丹朱成王非不戒紂然舜則無之而太宗則有之也或又謂太宗何不自置身於無過之地必待已形於言動而後以受規爲美余觀太宗罔念在先克念在後聖狂反手明白洞達如使謂身無過耻於見攻處偏受之地墮愎諫之域則其所喪又大矣此又學者所當知也王安石初對神宗言諸葛亮魏徵皆有道者所羞而舊史以爲徵尤屬意縱橫之說觀徵學問雖未足以進於孔孟若夫儒墨之流諸子所言靖民厚下之意知之有餘矣非爲縱橫者也安石以其未至於道而羞之豈自悟其悖謬壞亂而爲徵所羞乎然則道固未易知也新史稱徵而折封倫三代以後人漸澆訛之說倫不能對至貞觀四年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後世謂太宗致治定於行仁義一言按舊史言惟有魏徵勸朕假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皆魏徵之力蓋舊史既已着語而新史又轉易之不知當時本說定云何也仁義固致治之標的然須有條目推行次第若只據此兩字便謂可致貞觀之治而以徵傳及諸書所載雜考則有不然者故載胄稱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強丁並從軍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向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云此貞觀五年也馬周傳稱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五六千里春冬略無休時此貞觀十一年也又徵傳諫止封禪稱今自伊洛東暨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此貞觀十二三年也安得爲仁義之效哉漢賈誼謂仁義厚恩人主之芒刃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今欲釋斤斧之用而嬰以芒刃不缺則折豈可罪誼

禁漢文帝不得行仁義乎然則不求致治之實而姑被之以仁義之名則仁義無時而可行矣

太宗初立謂侍臣正主御邪臣不能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治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安於（國本皆無之字據新唐書添）

是有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入閤之事此太宗自知治道所由不待人言而發者也然其幸九成宮以漳川縣官吏改舍宮人欲幷按王珪李靖則魚水之心又已忘之而威怒震於操制矣貞觀六年也

太宗使王珪論房元齡溫彥博戴胄李靖魏徵元齡等以爲確論是時六人同輔政而君臣之間相知如此三代以後最盛節目也蓋太宗之言驗矣漢高自言三人張良不相韓信殺死光武但只評量仕宦所至而已



權萬紀李仁發事太宗末世之度終不忘有識雖知其非然畏偪者惟自拘防短懦者不足開廣猜阻既立忌克便成信不可一日無魏徵也又如權懷恩誚楊幹（新唐書楊德幹作汴橋）成立木止過車事學者亦鮮有不以爲快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新史何必收入傳也

蕭鈞諫高宗欲殺樂工宋四通等以其爲官人通傳信物仍令附律蓋鑒如姬盜取兵符其思慮通於千載之上可謂深遠矣然目前宗國爲武后公取而乃不加省何耶時在永徽中豈清明於初而昏惑於後邪其實意外褊察者蔽之所生而度內虛朗者明之所集不可不知也

蕭氏八宰相新史謂世家之盛與唐盛衰此論余固於世系表發之按瑀褊狹不足以共武德貞觀之治俛潔清遘自負然反以致亂湛寘無傳嵩華落落惟倣粗可而復賢相也余觀木朝韓呂氏不過再世宰相皆自以爲國家源流所繫況八葉乎其講明本末斟酌世變使盛有以致而衰有以扶所謂與唐盛衰也若唐盛亦盛唐衰亦衰隨時高下卒以泯滅烏在其爲世家哉

貞觀十一年穀洛汎溢岑文本以中書侍郎上封事言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疏若種之日淺根木未固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蕃滋暫有征役則隨而凋耗可謂切於治體新史削而不載唐人議論雖淺短然如此見識新史本所不及故輕棄之也

令孤德棻在武德初便已建明修史故貞觀中晉及南北諸書皆獲完具而李延壽又自爲集史雖皆文字不足以望古人而成敗有考統紀不失其補益於世多矣自北齊至隋詞學彙興太宗又窴文學館收拾時彥名章俊筆相繼而起後世乃謂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房杜姚宋不能救而古文由韓愈始復振此論固不可易木朝繼之以歐王曾蘇然雖文詞爲盛往往不過記敘銘論浮說閑話而著實處反不逮唐人遠甚學者不可但隨聲因時漫爲唱和虛文無實終於斲喪而已今唐五代姑因其舊勿論宋興二百五六十年尚未有成史諸經自孔穎達等舊義既廢而新書雜沓各不相壹其他藝文疏略亦皆無所宗統夫皆囂然以無涯之知而肆其自私之辯則孰若知要而篤守降心而約言不然雖有高材異能均爲無用可長歎也

唐書

列傳

新史論于志寧諫承乾知太宗之明雖七首揣胸不嫌立武后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身任宰相人主烝妾爲妻國存亡所係豈更論有益無益惟不居其位則可矣如志寧者恃太宗諫必不死不惟不死而已高宗時直畏死禍不敢言隨時觀望孟子所謂逢君之惡正永徽之罪人新史去取如此安能有補世教耶

張易之之亂所從當時文士房融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崔融詩有昔選浮邱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號爲絕唱蓋其醜甚於賈謐祖逖王叔文矣而士猶歸之若流悲夫此文王以寧所以在上而不在下耶



于志寧傳載修定本草圖經事世謂神農嘗藥而黃帝以前識神農本草自古爲醫師所傳如黃帝岐伯對問皆

悲夫（悲夫以上至書字以下原缺）

杜正倫爲魏徵所薦既以漏語承乾見逐併惡魏徵余觀太宗與正倫語乃不使聞於承乾與臣爲密而疏其子好惡乖舛疑阻橫生此心術之害而臣下承其羞徵與正倫豈有過哉

劉祥道所陳釐補選部敘缺六事自齊至隋敘進人材非復漢百餘員也則已少矣況縣令不入員數則是設官不復爲民也以漢議郎郎中千人例之更無餘地則是議論不廣情志不通也守令功實之所由成議臣功實之所由出漢時常以郎宰邑又患見大夫無可使而今止以七百三十員限之則無怪其少而員外特置同正兼守檢校之類紛紛復出也亦絕不知太宗與房杜輩何以定制而遺落不具史家從而信之遷載於書遂爲成說疑誤後人矣

舊史陳子昂入文苑傳止載諫返葬長安翦雅州生羌二書而新史別爲傳所載甚多及言變徐庾體始追雅正又言學堂至今猶存蓋用韓愈輩語以唐古文所起尊異之也然與傅弈呂才同列則不倫甚矣又嗤其勸武后興明堂太學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則輕侮甚矣惟聖賢自爲出處餘則因時各祥道父子所能何足以預世道盛衰哉然後人亦未能及者以

繫其所逢如子昂終始一武后爾吐其所懷信其所學不得不然可無嘗也舊史言子昂父爲縣令段簡所辱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而新史乃言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歸養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簿其略捕送獄中子昂名重朝廷簡何人猶以二十萬緡爲少而殺之雖梁冀之惡不過恐所載兩未眞也

舊史以劉仁軌裴行儉比諸葛亮王猛國之有將如病得奇藥有敵而無將必亡有病而無藥必死然無病則不可用故善者養以待事若裴行儉兩勝皆在薛仁貴李敬玄喪師之後足以救敗雪恥使夷狄不敢輕唐此以藥愈病也劉仁軌蘇定方舊其功詐滅百濟平高麗生擒三王是時唐自強盛無益勝敗之數徒夸暴戾之名此無病而服藥也詩稱南仲方召皆迫於不得已而孟子謂善戰者服上刑後世雜而言之無事則安用有事則無所用所以兩失之也高宗孱懦而繼太宗之後狃於所習故亦以用兵爲戲貿誰所謂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也郝處俊諫止高宗遜位處俊安陸人蔡確守安州因以作詩確固小人情在諷斥然未知何以爲罪而舉朝張皇以爲大議論范堯夫又謂嶺南一路久已荊棘不可踏開又是何見識使確果當於罪投之四裔與衆棄之可也豈以不可踏開而自爲地耶然則元祐之所以開皇極者止於如此又何以責熙豐乎

唐所用蕃夷諸將或其君長或其子弟雖固有忠義立功者然華戎混并豈足爲法新史謂夷狄性悖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鑿挺不可遷尤不然古人以嗜好不同言語不通故謂之夷狄非謂其悖固審如是則非夷狄者爲輕薄而易搖矣此等議論於世道亦陰有所害與稱霍光不學可任大事同類耳

韓琬所言景雲時事皆亂世常態也稍異於此即爲貞觀矣治王義方孤峻動必以義其徒便有員半千如此等人亦可自成風俗但高宗武后時舉世貪昏而義方又孤遠故不能達其所爲耳

韓琬所言景雲時事皆亂世常態也稍異於此即爲貞觀矣治亂雖在反覆手之間然貞觀時獨太宗自謂已治若魏徵事事收拾未嘗以爲治也琬由後觀前故其說光明如此愈後則愈顯而白居易元稹之流遂至形於歌頌善言治者必以身履其間常（閻本作嘗）到實處方能有益若徒爲影響所衒則雖漢唐之治亦不復彷彿矣況求其不爲漢唐乎

觀王求禮折豆慮欽望姚璹蘇味道可見爲宰相者情意也學者失於匆脫往往謂武后時宰相如此不知後世之相其能不如此者絕少大要以爲分謗體國自不當於朝士同操此等節目須子細勘過不然則淪墮而不自知矣

如此者絕少大要以爲分謗體國自不當於朝士同操此等節目須子細勘過不然則淪墮而不自知矣高宗孱懦而繼太宗之後狃於所習故亦以用兵爲戲貿誰所謂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也郝處俊諫止高宗遜位處俊安陸人蔡確守安州因以作詩確固小人情在諷斥然未知何以爲罪而舉朝張皇以爲大議論范堯夫又謂嶺南一路久已荊棘不可踏開又是何見識使確果當於罪投之四裔與衆棄之可也豈以不可踏開而自爲地耶然則元祐之所以開皇極者止於如此又何以責熙豐乎

唐所用蕃夷諸將或其君長或其子弟雖固有忠義立功者然華戎混并豈足爲法新史謂夷狄性悖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鑿挺不可遷尤不然古人以嗜好不同言語不通故謂之夷狄非謂其悖固審如是則非夷狄者爲輕薄而易搖矣此等議論於



世道亦陰有所害與稱霍光不學可任大事同類耳

王義方孤峻動必以義其徒便有員半千如此等人亦可自成風俗但高宗武后時舉世貪昏而義方又孤遠故不能達其所爲耳

韓琬所言景雲時事皆亂世常態也稍異於此即爲貞觀矣治亂雖在反覆手之間然貞觀時獨太宗自謂已治若魏徵事事收拾未嘗以爲治也琬由後觀前故其說光明如此愈後則愈顯而白居易元稹之流遂至形於歌頌善言治者必以身履其間常（閻本作嘗）到實處方能有益若徒爲影響所衒則雖漢唐之治亦不復彷彿矣況求其不爲漢唐乎

觀王求禮折豆慮欽望姚璹蘇味道可見爲宰相者情意也學者失於匆脫往往謂武后時宰相如此不知後世之相其能不如此者絕少大要以爲分謗體國自不當於朝士同操此等節目須子細勘過不然則淪墮而不自知矣

唐人之論謂徐有功過於張釋之于定國二人平世執法者其議罪在輕重之間非無罪而故入也非有功時比不得言過不過又言當雷霆之下而能全仁恕此語不知底麗而妄爲高遠亦非是至新史言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則尤非矣今改云當武氏篡盜酷吏爲之起獄殺不從命者獨有功能生之夫人雖有必殺之心而天無必殺之理非有功能自生之也天也

以人臣處呂武擅命事自陳平王陵已不能全固不可責之唐人狄仁傑猶以能還廬陵薦張柬之爲解然亦非所以責之也惟郝處俊折之於始比諸人差若明白然使其未死親見武后自取之又未知當如何爾

舊史謂裴炎斬阿史那伏念溫傅等五十四人負義殺降構成陰禍其敗也宜此不特舊史語蓋唐人相承之語也忌功殺降信有罪然武后方逞其志炎不惟不同又使還政當此時縱有能一介之休休以活千萬人爲陰德未知何道以免死而唐人所言如此蓋無識之論從昔充滿何足怪哉況武氏事顯然立異如炎者不過數人豈可訾也

魏玄同論選舉與劉祥道相關玄同併非魏晉則愈不見從矣其言諸色入流歲以千計似比祥道時稍損然祥道欲限五百人而玄同乃言選集之始簿積雲屯擢敍於終十不收一則又當倒小蓋其時吏部權重如此異日宰相不敢望也此疏貫通古今包括體統後學但稱陸贄而未知玄同之論比贄尤更精確新史刪簡其文故觀者莫辨爾



陸象先能使崔湜敬已引之同升而又爲太平公主所用極是異事蓋宰相子登高科早在朝廷勢或然也象先簡遠有識量終始無玷缺自不失爲賢若布韋干進而欲以此爲法謂富貴可以兼取其褻壞不勝計矣

五王誅二張而合武三思等以非當時救急之害爾不然其愚不應至此也凡舉大事無不倉猝況唐人要自智不及遠彼以武李皆一等宗室平居俛首爲之臣畜未嘗有唐周之異則安得知三思承嗣之非野人曰父母何擇焉於茲信矣

按舊史稱誅二張時薛季昶謂敬暉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請因兵勢誅武三思之屬匡正王室以安天下暉與張柬之屢陳不可乃止道鑑亦載季昶謂柬之敬暉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新史乃言柬之勒兵景運門將遂夷諸武薛季昶亦勸之會日暮事遽桓彥範不欲廣殺曰三思几上肉耳留爲天子藉手是柬之等初不欲除三思而有屢陳不可之論舊史通鑑皆合不知新史何所據而云然則止是薛季昶有言柬之初不欲誅三思明甚新史轉易其辭故至失實爾

人主亦有逆鱗戰國人語也自下摩上漢人語也後學皆祖用之矣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下不匡其刑墨禹湯問語也後學未嘗知也立節而不辨義下者爲利高者爲名而世道愈降矣李渤以考功而校宰相考杜元頴雖欲附離猶能言舉舊事爲褒貶後世豈惟無渤議論併元頴議論亦無矣治之興替可不懼乎渤行其意而未嘗在利名之間庶幾古人也



崔融武后時有諫稅關市疏陳六不可利害深切不止以義理不應稅而已又言魏晉齊隋所不用蓋創事自難耳融號能文此疏詳密可觀新史節略太甚乃無足採後人惟恐稅不重宜其輕視之也

新史稱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通鑑亦言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卻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從之與新史條目略同但新史夸耀其語太過耳崇及宋璟皆以功業自矜然旁觀粗有識者便已不許蓋壅滯處豁開橫流中猛截只是隨時精采何異白駒過隙至於一家局面伸縮一人身分整頓能使之自然及遠則非二人本質所有矣

張九齡御頗近似宜乎後人謂其用舍爲開元天寶治亂所由分也夫古人之事誠非崇璟所知而今人之論不過崇璟而止

則嘗復更有以上地位是眞可哀也

元宗時宰相可稱者源乾曜亦一人之數史載其罷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大內失白應詔京兆督捕獲於野外挂榛而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罪人苟獲戾尹當之遂入自劾失旨帝一不問衆服其知體而善引咎其君臣之間議論趣操如此治道高下可知矣悲夫此亦姚崇在相位時輔贊一驗也

代宗問裴諝權酤一歲出納諝初不對且及孟子何必曰利代宗謂非諝不聞此言然權酤終於不改諝與代宗皆不知何以致權何道罷之故其臣徒汎持高論而君亦苟爲虛美無慶利明義之實功也鹽酒茶麴皆始於天寶亂後雖貪君邪臣無所不爲要亦有急迫不得已而然者考詳治道須使到自然不征



利處哀公問有若年饑用不足對以盍徹夫年饑當貸而何徹之有其君臣問答皆爲不切恐記者誤也

宋慶禮爲河東河北營田使更稱好興作濬塞掘穽植兵以邀虜徑議者笑其不切事余常議使沿邊盡爲障捍穿河設穽彊者聚居守望互救金革相聞因利乘便外可進攻內則寧輯蓋今世議論所未有其爲嗤詆不既多乎然武后嘗使桓彥範行河北部斷居庸五回以支突厥夫不立藩牆而使將士肉薄以較勝負勇者猶懼其怯而怯者安能勇哉慶禮再治柳城宋璟力爭以爲不可故張星以好巧自是論之曰專而張九齡言慶禮能保全武陵王而文宗不能明宋申錫又在簡文下其敗也固不能聽國雖存而亡矣

文宗清約思治好言論與李石反復乃甘露後也然無救於敗每使人歎恨謝安謂晉簡文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簡文猶當

沈既濟論武后不當立本紀天下之義理能知於事初者爲難晉董狐書趙盾齊太史書崔杼孔子濟三日請伐齊此知於初固出此若山東羣盜方興與我共舟楫爲心腹之患則又當別

也事之初作固滅義理而能以義理正事初者非聖智不能武氏事初舉一世不能知及既濟時已百年矣聞者尙漫無省又數百年方復追論儒者之論每若此則何益乎

既濟傳載百司權公錢收子月本千萬（舊唐書作二千萬）得息百萬配戶二百復除其家且得入流是等戶歲出六十千免稅役又與官爲優矣然上之取雖止此而下之誅求乃不勝計所以毀家破產積而不能革後世一切收於上而與之似免此患然官既負不義之責而私亦苦百名之斂固未有以處也

安祿山難作封常清以市人挑戰固當敗然扼關而守遲以旬月四方兵至則事定矣史謂元宗雖爲左右蒙蔽然荒奪其明故至此不知元宗本無明何荒奪之有自始至末但以豪氣用賞罰（其欲親征亦是）未嘗明見事機封常清高仙芝死其意亦只如平



時行敗軍之戮爾及哥舒翰不可得而殺則脫身逃走不贍矣史不知人闇明智愚多輕與奪極有所害惟梁武可以言荒奪符堅猶自取之而況元宗乎常清表文轉可哀初以作捷書發名果不妄新史但存一句爾

李郭之功後世所稱過於前人按初有嘉山之捷光弼子儀同之此不足言光弼守太原守河陽兩勝可以言功矣然潰於相州敗於邙山唐於此遂不復振子儀敗清渠雖復兩京尋與九節度奔北而中興之業墮矣其後吐蕃再犯長安賴子儀不亡號爲一時大功然而扶持收拾僅救目前比於撥亂反正一勞久逸世載不朽者安得同年而語哉是李郭之功猶未能及李靖道宗裴行儉張仁愿之流而後世夸大後特掩絕前美者蓋庸情常論狃於近而忘其遠也後世又不止尊異李郭而已如趙普李沆王旦皆欲以無功而自爲功又其決不可無者文彥博以貝州富弼以議和狄青以儂智高韓琦以定策張浚以苗劉趙鼎以親征皆爲元功盛業矣然則古人之功名豈終不可及耶

古今毀譽類不可憑而房琯李泌爲甚琯明敗事立朝疏略論者終以爲王佐盛德泌歷三主艱難時彌綸補益蓋不爲少然毀之者乃無異於左道怪民何也琯結知於衆人泌結知於人主勢應至此唐興百五十年士大夫未有風流學尙王義方卑賤張九齡孤特皆不能開其端至琯始爲宗主所以名過其實爾泌薦陽城爲諫官與柳渾顧況爲交友亦何必滅夫不能與人同好者惡之所集也

唐書

列傳

楊綰誠清簡所以得重望者由元載爲之資藉蓋天下公好惡未嘗廢也綰誠不附離然載能容於朝終其身小人之不肖亦尙有齊量矣當是時人主苟於弛懦上下習爲崇侈然則一朝誅載用綰人情震懼而所改化者如此後人便以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爲比恐亦非其實也

唐人奇崔祐甫謀略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然自古無兩易宰相德宗初立率情任意匆匆如此可以占其後矣祐甫方銳於自見任責如流未暇計他日楊炎乃其所薦固已失之而祐甫亦遽死不然君臣之終始未可知也





舊史言唐以來詩人之達者惟有高適按新舊史載適事皆不止於能詩又其論建亦非疏略不切時用而謂之言過其實爲大臣所輕新史又改云不爲搢紳所推亦非也且大臣之輕重又何足計況唐世能詩之達者甚衆何必高適豈待之在甫白郊島之間耶適論東西川利害可見當時率然割裂州縣以爲節度自成弱勢而適亦不能知其本原但據目前言之爾

元結放浪其迹以文墨自命出處不常若非利祿所能羈紲者而實有材用論能扶世政能便民與溫造李渤之流唐時高品人物不過如此也傳載道州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纔數千而諸使調發符牒乃至二百函故結賦詩以爲賊之不如而杜甫有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余憶在金陵時前歲運米淮西界一戶已費百餘千次年運至廬州轉運司復欲調民余力止之請以本府錢自用水運終不聽會徐邦憲至乃免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相促迫草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爲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

郗士美爲昭義節度昭義自李抱眞以來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頭酒數十萬斛（按新唐書作數十斛）潞人困甚通一歲由今計之二十四萬緡矣士美悉去之出廩錢市物自給又虛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啗牙兵士美亦罷之按抱眞傳稱能完實府庫教成丁二萬繕甲治兵遂雄山東天下依昭義爲強鎭蓋當時良帥也而浮侈如此則其不良者又可知矣然史隨舊述各務私美融會者少恐士美所剔除容或未盡然也

戶部侍郎崔鑒上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格恭惟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歸依釋老徵二教以設食會百辟而行香將以有助聖靈冥資福祚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昨得崔鑒奏論遂遣討尋本末禮文令式會不該明習俗因循雅當整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國忌日於寺觀設齋行香起今已後並宜停罷此開成四年也唐世禮文不爲知禮者所許然如此等事猶能釐正不若後世定著不刊以爲臣子恭順報効之節無逾於此也近傳蘇子瞻程正叔爭行香日食葷素饌有劉氏左袒之誚而范淳父黃魯直各私其所主遂結怨嫌然則安於流俗而計恭慢之偏恐或未攻也

代宗本以涉歷艱難忍事能斷故僅存壞亂之餘其於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李光弼郭子儀生死始終之際皆用此術雖不

足爲君道然不可謂無其意也獨至元載則初乃放縱末遂猜殘操御乖離全不中理且已知其爲奸而不遂罷黜不知何所疑畏而必待遷延歲月養成大惡用舉國之力如捕強寇而後勝之耶楊綰既自當相置之閑地直俟載誅乃以爲代既非致麟鳳之道而綰不量其君冒昧前進適會卽死姑留美名不然君臣之義終何所就也學者輕信往事異時自處不審無與建功趨向日以卑下不可不知

楊炎變兩稅蓋當是時不復授田久矣自古官養民辛苦爲立制度若家人父子貢稅之田號曰借力官民不相雜也春秋季年已履畝賦田至戰國而授田之制蕩盡漢人疆理廣大但因民所自有而廉取之雖非古法至於隨時簡易不大望於民則反過之矣唐雖因周隋爲授田法非古法也而歲輒更改煩擾多少不等貧富不齊奈何猶欲用授田時法稅之而後世之論謂租庸調近古兩稅變古乃是全不究始末爾所謂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此變爲兩稅之要而租庸調之所以不可久行者正以主客丁中難分別故也

舊說李德裕重修實錄增崇其父之美然以吉甫事與李絳對看心念智慮固非吉甫所能及至處道國家節目絳尤過之信如傳者所言德裕更淺下雖欲虛夸益彰其短耳然絳自罷相後沈浮亂使垂二十年不知早退卒蹈奇禍最爲可痛蓋唐人之陋雖絳及宋璟不能免也

管仲始以鹽策霸齊余嘗疑左氏所不載而管子書乃諸子辨士刻薄揣摩者附會其說非實事也是時王道雖衰而未盡聖賢餘論尙存若管子果奪商賈之利以自封殖議者安肯赦之如父母且陳氏盜齊柄蓋以家量貸以公量收晏子謂民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然則豪奪民利非管氏所爲決也自後遂有桑宏羊孔僅又後遂有劉晏李巽宏羊等奉漢武之欲最得罪於民晏事與宏羊無異其可恕者宏羊興利用兵晏兵用而後興利若不得已爾然又後至今五百年晏之術不廢愈增史家乃言取人不怨予人不乏道御而王權用而綱不知帝王所謂食貨者如禹益稷播奏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乃是爲民通致食貨全與無取豈得以權道王霸爲一種史家無識如此輕立論自不足責其如學者因之淪浹心髓一則非宏羊一則是劉晏隨聲襲貶無復根柢此治道所以淪沒不可復振稍有意者宜痛哭流涕而思之也

顏眞卿論蔡臣奏事先白長官利害甚明盧人紫可曉是時去載誅且十年使代宗能因此發悟罷越不待殄極惡用大刑也怪唐人及後世都作尋常文字看過至殺戴而代宗亦無追憶先見之言視眞卿與衆人無異豈以眞卿遇事輒言望風厭之故不能感動耶其言自銀難之初百姓尙未凋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叛散落將士北走黨項合集十餘萬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卻反又今（舊本脫今字據閣本增）州散敗東都陷沒先帝出此憂懼勤勞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可謂曲盡事情使得用必消平世難非止直氣叫呼徒言之而已也世但知眞卿剛烈能視死如歸蓋孔子所謂殺身以成仁不知其身在可以成仁然則李郭之功勳又何足頌稱

哉

李晟材出李郭上遠甚德宗將相有晟與陸贄當朱泚死後使盡其用必能制吐蕃以除關中之逼漸處置諸鎮遲以歲年兩河之患十減五六矣世無其人固所不論若有之又已在當用之前下抑遏掩沒自取衰微詩人所以歎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故可爲痛傷爾

合天下之兵累年以攻淮蔡無尺寸效而李愬不殺一人用李祐招董重質全師獨有不血兩河之功前代固未易一二數而韓愈作平淮西碑遂言乃勒顏脩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夫不擇將任人而陽拘汎率以僥倖於一勝乃唐人之大失愈既不能知又無所別異使絕世奇動挫折庸帥奸將之手若魚朝恩吐突承璀而有成又將何詞宣其不心服而卒以沮毀也

習學記言序目 卷四十二 五 敬鄉樓叢書

陸贄論事始末無疵獨諫德宗失在推誠一說不中其病蓋德宗以輕信爲推誠徒信言而不觀其行初不憂其悔誠而爲詐此乃贄有所未達也唐人頗病贄褊急不能容于邵于公異竇參之死以爲漏言此猶其小者蓋古人將欲輔世必先度其君德宗相崔祐甫楊炎盧杞姜公輔竇參皆出於一時匆匆至其廢罷甚者誅戮皆用一律贄不度幾見微與參及吳通玄兄弟計較是非以勝負爲離合誅參相贄安然受之比其去也亦然夫矜其所長而不能照其所短詩人之稱仲山甫已不然矣而況伊傅周召乎惜乎贄之所未及也

舊史全載梁鎬奏止李國楨立大地婆父等祠堂文字學者味之自當長益志意雖唐緻赤令尉得自通於朝廷然長民者既有城社而不以實利害告君徒以奉令爲恭而竊議於下則何取焉當其時宰相導逢人主荒惑而道士威脅於其間固亦可見蓋不特如林靈素輩能爲奸慝也而鎮以縣令獨嬰其鋒朗激傾盡如此然則人患不爲而已

裴延齡皇甫鎛進用陸贄裴度皆有諫疏贄雖詳複懇切不如度之簡重得體眞大臣之言也度言比者淮西糧料所破五成錢其實只與一成兩成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諭責其遷延不進供軍漸難但能前行必有優賞以此約定然後切勒供軍官且支九月一日兩成已上錢俱容努力方將少安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罷兵之後輕費錢數一千三十萬不知所謂漏落者鎛私以自入耶吏所乾沒耶邦賦有名而無實耶度爲宰相不能透見事柢但以意言之亦未可也

朱泚既反朱滔連回紇圍貝州將絕河津窺東都與泚合時李懷光據河中李希烈自汴逼江漢李納田緒猖狂未已唐號令所及十纔二三然而天下卒不至土崩者李抱眞結王武俊之力抱眞所以能說回武俊者賴賈林之詞也存唐之功過於曹劌燭之武遠矣德宗初立運動天下事出萬全及其荒急謬計自取遜辱而以存亡離合呼吸俯仰之勢寄於辯士之口爲人主者可不監哉

德宗天資喜文愛李楷落碑用楊炎作宸台衡銘君臣箴筆意精穎該涉治道非魏文隋煬所能及也然與諸將裴延齡渠勝已者處而安其言以爲莫予違者人主之大患自古然矣然至於王安石則又反是奈何

蕭昕薦張鎬自布衣爲拾遺昕亦拾遺也唐世尚存此風其言

用之爲帝王師不用則幽谷一叟亦可想見昕之風致鮑防爲
竇參逼致仕未七十言吾與蕭昕之子齒而與昕同致仕蓋昕
致仕時八十八矣唐人雖以養責士大夫而不以法限之故柳
公權以元會先稱賀占奏忽謬奪俸議者恨其不歸事猶至咸
通初乃致仕亦八十餘
高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討劉闢卯時宣命辰
時出師與楚莊王投袂而起正同杜黃裳不可謂不知人其能
成功非偶然也黃裳首開憲宗中興之業然論方鎭亦只言貞
元近事勸以法度整飭諸侯而已終不能言事本夫力爭於橫
流者勞而難爲功故賈誼謂當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趙普亦請
支郡各自奏事京師憲宗十二三年竭生民之力僅取數鎭此
事固不易收拾亦其君臣思慮有未至也



舊史稱前代以史爲學者率不偶於時多罹放逐其故何哉誠
以褒貶是非在於手賢愚輕重繫乎言君子道微俗多忌諱一
言切已嫉之如讎所以頹薦坎壞於仕塗沈柳不登於顯貴後
之載筆執簡者可以爲之痛心道在必伸物不終否子孫藉其
餘祐多至公卿者蓋有天道存焉此語雖不足以定世論然比
於韓愈自言人禍天刑則粗勝矣古人以官守道況史者與義
降升國之賞罰莫敢望焉天下臧否在我則何計位之高卑舊
史之意不已隘乎按歐陽公令狐楚張惟古沈傳師柳登見舊唐書一百四十九
李夷簡劾楊憑欲抵以死置對未得狀即捕故官屬簿錄家貲
當時御史之權如此夷簡亦號賢者而怙勢作威與湯球崔邁
無異何耶時論雖以挾私不與而乃謂摧挫方鎭爲得宜摧挫
方鎭以道不以力此固無識者所言不足爲準但憑本士人習
於侈汰自取頓辱爲可恨爾
獨孤及言減江淮山南諸道兵謂今天下惟朔方關西有吐蕃
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此外東泊海南至番禺西盡
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爲解此言鼂代間無故變天下皆爲
兵之實錄也蓋其患自古所無而至今終在
盜殺武元衡許孟容以吏部侍郎白宰相請起裴中丞輔政余
記往時朱熹坐本曹侍郎林栗劾去而太學諸生啓其師乞叩
閽留熹爲司業當時謂卽師求師爲侮其師夫卽師求師爲侮
其師則卽相論相爲侮其相矣然孟容所言廟堂不以爲忤而
度果相淮蔡之平事至淺鮮尙須議論不獲方能致之況有大
於此者乎
唐中世以後稱家法之美父兄子弟相繼賢材者穆崔柳氏爾



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
命可謂士矣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又問曰言
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夫不原道德之
大意不知古人之本末而以宦學所由之塗便爲立身之大節
足以干祿而已視漢楊陳氏江南袁氏固已遠矣
自天寶亂而吐蕃強國西門卽戰地古人稱無怠無荒四夷來
王太宗君臣恃一時兵力以除凶害恥驕矜前代豈知子孫之
患至此乎於時馬璘劉昌郝玼史敬奉野詩良輔相繼扞境僅
能自保而史謂其不能北踰白道西出蕭關以爲將略有所未
至然猶以太宗時事望之耶
元（閻本作宗）侯李逢吉交扇險賊乃稱敬中大事文宗初稱腩清韋
處厚之力也其貶熊望詔曰孔門高懸百行由至順者其身必

榮朝廷廣設衆官踐正塗者其道必達前鄉貢進士熊望因緣
溥伎倫冀藝幸營居中之密職擾惑朝經致（致一作徵）偪下之嶌
聲因依邪隙及衆議波湧累月不寧司門驗繻累月至四考覆
謬妄乃非坦塗朕大啓康莊以端羣望俾示投荒之典用正向
方之流可漳州司戶望劉栖楚客也
余既於平淮西碑論陽拘汎率之非猶然有未盡者韓弘賊也
去李師道王承宗一間爾而乃使爲統帥責以成功此武元衡
李吉甫之謬猷去杜黃裳遠矣弘無狀至於蠹壞李光顏裴度
雖督戰尚不敢當招討凡事利害縱曉然在目前終非智者不
能睹而世以爲智則必待決了於冥冥亦豈皆然哉
國忌日行香外又有人主生日稱賀春秋釋奠於孔子按韋綬
劉禹錫言可見蓋當時皆以爲非禮而今世反以爲盛禮也有
以廢舉斷之可乎新史所云陋矣
高瑀傳稱韋裴作相少債帥此本起於中官貪冒所行及積習
漸久則人以爲常非賢者不能革雖杜黃裳不免況其下乎近
世固有債帥之論淳熙間除授清明然外傳閹倖以告覓而得
亦不爲少夫天下之私情常欲敗至公此乾德所以爲難也
憲宗問政之寬猛權德輿言唐家以仁厚爲先余考載籍自古
流俗未嘗不以猛勝惟聖人能用寬周衰而寬道廢故孔子力
爭深辨以明嚴猛之非如佚道使民生道殺民則孟子固已偏
駁不能盡究孔氏之義也德輿但以利害言之蓋俗儒常見爾
然近世引經講學未嘗不主寬及其從政未毫末則雄猜刻暴
叱咤百出何止於用嚴而已又德輿之罪人也哉



其舉之莫敢廢前世禮師相傳之語則然夫不論其是非而直
以廢舉斷之可乎新史所云陋矣
高瑀傳稱韋裴作相少債帥此本起於中官貪冒所行及積習
漸久則人以爲常非賢者不能革雖杜黃裳不免況其下乎近
世固有債帥之論淳熙間除授清明然外傳閹倖以告覓而得
亦不爲少夫天下之私情常欲敗至公此乾德所以爲難也
憲宗問政之寬猛權德輿言唐家以仁厚爲先余考載籍自古
流俗未嘗不以猛勝惟聖人能用寬周衰而寬道廢故孔子力
爭深辨以明嚴猛之非如佚道使民生道殺民則孟子固已偏
駁不能盡究孔氏之義也德輿但以利害言之蓋俗儒常見爾
然近世引經講學未嘗不主寬及其從政未毫末則雄猜刻暴
叱咤百出何止於用嚴而已又德輿之罪人也哉



唐輔相三節自魏徵外皆不及元和諸人至杜黃裳懲德宗首
開治柄百年賴之又非諸人比也所可恨者材智止於其所能
既不知上一截又不知下一截（截一作節）夫不知上一截則國論不明
不知下一截則士俗不成尚未可望兩漢魏晉人材也
裴度能聚天下之望在已爲公卿大夫所宗終其身此一事自
唐以來貴人皆無其意與僅有其意而不能成其能成者度一
人而已笑受崔咸罰爵可併看然若使其所知稍進又當不止
此未嘗不拊卷深惜之也初韓愈科目輩行立朝所歷與度略
等而愈工文字自致名聞非度敢望也及愈先依鄭餘慶方能
在百僚間後益困非度提衡不復進遂判然爲下與馮宿李正
封輩無別矣豈愈皇皇然以行道自任而不計其身之重輕哉
抑行道者必輕其身哉曾子謂士不可以不弘毅比其死也未
免易季孫之簀蓋古人難之抑講明猶有未至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二

唐書

列傳

牛李之黨蔓延可畏然罪在李吉甫如皇甫湜輩烏足以爲計而吉甫懷之子孫不忘宰相不平心國家安危存亡所由分也

本朝范呂事亦然

元俱本與白居易同稱然一墮陷取卿相則不得齒於士類遂與裴延齡皇甫鎛等古今人受病處皆以身之材能外之官職對立一念既偏至於失其身而不能救是眞可哀也

白居易論詩謂周衰秦興六義始刓及江鮑則六義盡去按周官教六詩不言詩有六義主文譎諫蓋後人顚倒其說孔子教



詩但言興觀羣怨而已居易專以諷爲主固已失之白既以此致謗至本朝蘇蔡遂成詩禍矣

李渤校宰相考當時議者以宰相疇官自宜上疏論列而越職鈞名非盡事君之道夫以考功而考及宰相謂之久不行可也謂之越職不可也余觀左氏載君子之論亦當時所謂議者其間不近理極多大抵古今風俗好惡不甚相遠其因循拘礙則謂之流俗而能自超越者則謂之賢但世愈降則超越者愈微而道義遂淪沒矣如渤何愧古人乎

唐賢良策惟有劉蕡余嘗論唐人無識治亂者惟以文華進身以氣力任事隨其所至裁割而成如蕡考據經術條析急務一時大義略皆先具進士之俊傑無能及矣然知治與致治不同

惜蕡不一試用觀其所爲如何也

國爲夷未至於亡也浮屠本以壞滅爲旨行其道必亡雖亡不悔蓋本說然也自梁武不能曉用滅國之術當身而失至唐憲



宗不能庇而猶不顧省豈所謂賢哉

道家澹泊主於治人其說以要省勝支離漢初嘗用之雖化中流品不分無甚於唐至末年始欲分別劉瑑謂當循名責實崔慎由坐此罷周官以九兩繫民清濁麤細各有所得此眞循名責實之要非戰國秦漢所能知也而況瑑乎然崔遠以風流爲時所慕有訂坐梨之目白馬之禍與唐俱亡昔石勒謂王衍不可加以鋒刃夜排牆殺之而朱溫乃投於黃河使爲濁流夫以流品自標爭於亡國而擅其貴位此豈伯夷所謂清乎

新史敍羣盜亡唐其一因王處存定京師悲唐室屏翰皆爲朱溫翦覆甚於夷狄荊舒之害其二謂王重榮似霸而非其三惜楊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興王室其四鄙高仁厚

田額朱延壽材不足爲吳蜀之老夫唐自天寶失馭無故瓜分爲藩鎭夷虜盜賊據天下要會百餘年禍日深內有中官爲疽根廢立生殺出其手至於驕卒饑民相扇四起壞於黃巢秦宗權極於朱溫李克用裨將特劉倏敗忽成隨所建置而得將相坐待滅盡豈有救法尙欲責重榮行密桓文之功而以管仲狐偃望其下耶歷觀前世周晉以諸侯王漢以外戚宦豎秦及隋唐以盜賊其勢已成雖聖賢復出無益　猶不能容口而況爲之者欲措手哉猶上益下原缺三字

事不足追議本朝立國幸無前世之患獨有夷狄對立須爲服弱使弱而常安甘於屈服何所計惜然眞宗仁宗當太平盛時已不敢保有中原至靖康果失之自建炎以後所顯保有者江淮吳蜀而已然兀朮一渡江則江東西兩浙皆震蕩幾不



可立中間淩突淮漢聲言渡江縱橫破碎難於補葺者凡數四焉夫極盛不免衰微之形已安常有覆亡之懼所恃者惟有納賂請和堅守不背約耳況舊虜垂亡與新虜並行人草創和好未成直指江淮所在城成望風奔遁我雖無虐政逸德可以召亡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然則安樂無虞引日玩歲而傾壞常臨於日前未知執事者何以救之是其證雖與前世不同而同歸於亡則有甚矣故余素論常欲於沿邊牢作家計壯固藩牆以保堂奧之安且漢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並塞親爲棄物今若取戟五十里間比其室廬時其耕稼什伍而用之虜來必捍於垣塹之上長戟勁弩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臥晏起無朝夕之憂矣此今日救法百年之利也或曰自古未有沿邊二千餘里歷費數千億萬尺寸而守其地若

是之拙者然不思今日甚有費數千萬億爲無益之用歲歲無窮未嘗敢一毫削損而獨此之吝何哉又請以一家譬之夫富者多積厚藏廣宅美室遺子孫而居何嘗不高牆外實僮僕備守不使強鄰暴客輕輒窺伺而後得安者天下與一家何異盡沿邊道里費數千億萬尺寸備守乃事理當然安有袒裼空洞示人以室家之好皇皇於內而反不汲汲於外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不然以堯舜文武所傳之衣冠禮樂道德仁義將一舉而棄之吾不知所稅駕矣首行一二兩格圖本實原缺疑是據餘二字按崔彥昭相於乾符初在路嚴楊收韋保衡後僖宗尙能加以訓誡勉其克終不知此意出於人主或中官爲之然則雖將亡而馭臣之柄猶存也至於舉一國以聽奸臣之所行賢否同聲威福日運而莫名其所以然彼卒伍賤人未至於橫潰而問罪者特有幸不幸耳



唐末可稱者劉瞻崔彥昭鄭畋鄭從讜王鐸至鐸爲收復元功然以三百口併命於高雞泊則士大夫力指氣使之勢蕩盡而唐隨以亡矣蓋識慮不及而倚虛驕立事唐人之敝也若鄭綮粗自立能量其材分所止未餘先顚不爲國辱比於諸人殆似過之而當時反以爲命相尤謬季末之妖然則議論好惡若此國祚何以望其少延哉

按舊史獨孤及爲盧奕謚議中間稱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慙及以爲不然云云居位食祿必死其難乃理之常當及之虜來必捍於垣塹之上長戟勁弩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臥晏起無朝夕之憂矣此今日救法百年之利也或議時庸夫小人間有爲此論者及因而正之可也至新史修改遂揭其語於前而後著及議則是當時衆論無不如此非及不

能破之是以一國之大不復有人心之所同史文顚倒豈不害義余觀夏侯端劉感常達羅士信呂子臧李公逸張善相李玄通在唐初草草君臣未定而皆能以死固節及貞觀開元之後反有此論又如張巡許遠事尤卓偉亦有謂其死守爲愚者昔由于言絆紲之事余亦弗能蓋興亡之變可見矣

韓愈作諍臣論年甚少是時意盛謂天下事但當如是爲之及出入憂患終不能有所爲去陽城遠矣城與元德秀卷舒以已而不以人唐人未有及者近於東漢人矣顏穎士仕不爲已而以誨俗進人爲任蓋又其次也其與李林甫相失事新舊史載不同以其所立當是言字考之舊史妄矣然舊史言穎士以綴照至政事堂爲林甫所逐不過門生賓客下俚謗讟之辭自無足辨而新史乃稱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從新唐書闕本黃本皆作棐敬鄉樓叢書



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已云云疑亦出於門人所傳非其實也蓋以今準古宰相至故人舍求見名士大爲難事戰國相傾容或有之田蚡過竇嬰同列尚不肯遂成死禍侯霸召見嚴光嚴光報以腰領絕霸怒封奏其書然則雖古宰相亦未必肯下士也自穎士父喪不詣以下嘗削去別修

讀于公異吳通微兄弟事爲陸贄歎息唐置翰林本非用人材正路後出干進者資淺而地親雖以贄之賢居羣小所必爭未能免於利害是非之間也贄既不能容又不能去以此得相而欲濟世難矣至本朝欲以唐故事使蘇軾入翰林則不然蓋已位次執政習見爲貴人當王安石變更而得地位重者與之較或未可知然宰相止以近例姑入館則眇然朝士上書詆譏而已去之如埽枯葉何難之有古人立人之朝必觀時度已而後



制義矣

立國之勢有未當論治亂安危而當先論存亡者自昔善論之士少有能知新史謂唐兵三變歸咎於元宗而神策宿衛之兵姑汎言之而已如募兵藩鎮以治亂安危言之可也而存亡之分猶未及焉自元宗以楊思勗將兵平蠻始啓亡國之禍肅宗用李輔國代宗用程元振魚朝恩德宗遂爲故事不獨其君以爲故事其臣亦以爲當然終唐之世未有言其非者惟劉賁對策欲挈兵柄以歸於將然王叔文既已取之而不能使賁得用未知其何道以歸於將也然則以唐事考之募兵藩鎮不過能危亂其國而亡唐者特中官將兵而已三代所以久長及其諸侯之國有至七八百年者皆以其雖可危亂而未可亡故也使其可亡誰得而存之至如今日事勢亦只當先論存亡今日存亡之勢在外而不在內而今日隄防之策乃在內而不在外一朝陵突舉國拱手隄防者盡壞而相隨以亡哀哉

昔三良之死秦人爲賦黃鳥以哀之李邕將見殺孔璋不識而乃請以身代死其爲國愛材惜賢之意又過於黃鳥矣秦穆公狃所私以殉君子猶謂之棄民元宗昏庸聽姚崇張說李林甫放戮名士如除垢汗獎狐兔棄天下不亦多乎宜其保治不終墮唐之成業也

太宗攘除夷狄之盛始於滅頡利自夸以爲古所無有世論亦以爲古所無有故新史謂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蔑如帝神且速也按自晉諸胡之亂迭劇北方及拓跋喪敗高歡宇文本用夷狄起至武帝勝齊浸成中國之強勢隋文繼之出兵四克當

是時既已能臣服突厥矣故太宗因隋餘力而突厥又方再亡是以立功最易然則亦非其英威神武能獨過於前世帝王而然也大種既破餘國震裂偏師暫出或轉令相攻無不望風歸命而唐反應接不暇蓋二百餘年中國之進步矣天寶以後奔播日削猶未失羈縻封册之柄然自是中國浸弱獨一周世宗欲稍自立不幸即死至本朝太祖經營天下又不幸未盡集而前五百年間積成弱勢亦自古未有士大夫之論終莫知其所以然夫強者非無故而強弱者非無故而弱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苟得起頭處日新不懈漸臻漸成隋唐之功雖非聖賢所願得然亦可以反今日之弱而爲強矣

突厥既歲侵無已宇文士及請避寇將遷樊鄧豈不用太王語乎而羣臣多贊行者獨太宗論能假數年願取可汗以報卒滅之役以和爲權寇準雖不肯遷然輸幣約和幸其少定而上下之論不自警惕求其當然反謂上策無出於和至今不可移改然則士及何足道哉

太宗初或請築古長城發民乘塞帝陳頡利四事證其將亡古稱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其衰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其衰在四境築障煩民誠爲下策夫有道而不知修有障而不知築舍下策而自歎其無策將何以自存乎

郝靈荃傳默啜首事宋璟謂天從新唐書開本皆作共誤子年少好武抑其勞逾年僅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按默啜強盛爲中國患殺人不可勝計有能得其首者可謂大功安得無厚賞今爲他虜狙擊而靈荃偶入蕃乃傳首之人耳行賞如此正合事宜不知何名爲抑況唐是時兼制戎夏默啜雖死而暾欲谷爲患未衰方勞攻守之計亦不得言好武強開邊隙也恐此非璟本語而後世信之傳誦不已捨明從暗失實得虛利害不細

新史因敍張保皐鄭年倂智李郭遂及召公不說事以爲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尚爾況其下哉觀君奭篇周公爲周家長久堅留召公詞語明白不待講解而知若新史用世俗所疑則其陋甚矣何足稱述不然則所謂有仁義而不明者安在且烏有仁義而無明而可謂召公耶

太宗既滅突厥又平高昌吐谷渾焉耆龜茲號四鎭置兵三萬人唐人供億者行萬里矣太宗嘗語大臣朕始即位咸言天子須耀兵以威服四夷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國既安遠人自服今天下既安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徵力也夫徵之共以



勸修文德者欲其息兵而不用而太宗無一日不用兵則徵何之有四夷之所以來王者謂不用兵而自至而太宗因勝而後得則徵何力之爲蓋太宗以武功而駕言於文德以拒諫而傅致於從諫學者不考其實而信其言爲後世害大矣禹舉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則如太宗立四鎭置羈縻州府之類亦必有之而其事遠不可見矣然苗頑弗即功則其君臣以爲深疾而所謂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者亦不若太宗徒指魏徵之空言以武爲文以黷兵爲偃革而欺後世也

因新史論唐滅提兵託勤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爲唐滌恥者沙陀也使李克用能如齊桓晉文稍知古今唐遽亡乎哉夫漢唐有國皆庶幾三代之長曹操狙詐欺詐不爲人心所服而孫劉君臣英傑所聚遂抗然自立於一隅今舉天下無不拱手以

聽朱溫屠戮而崔胤柳璨又佐成之及以興復之責歸於沙陀豈海內遂無一人而然耶自古聖賢天造草昧不止爲一時私計所以修立人紀蓋與萬世共功傳之無窮而太宗偏躁狹劣荷循一人之智勇薄中國之氣類而篤所厚於蠻夷華戎雜統漢虜參用及其衰也殘蕃遺羯盤據腹心卒伍僕隸相因而起奮劍俄頃化爲人雄士大夫徒諷詠花草以拾貴位無能商略其間其不靡然相隨以盡如司空圖者一人而已昔孔子歎齊桓謂其能使中國之人不爲左衽而新史責左衽之克用不能如桓文何其悖哉

新史諸傳好以刻削簡約爲功又必易本語之質俚以從雅馴反墮褊迫故可觀者殊少惟夷狄諸傳多佳如渤海傳最勝支司憲象不甚佳史載詞陵國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莫曰爾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羣臣復爲請乃斬指以狥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此與商鞅事同古人勤心苦力爲民除患致利遷之善而遠其罪所以成民也堯舜文武所傳以爲治也苟操一至而已又何難焉故申商之術命堯禹曰桎梏戰國至秦既已大敗而後世更爲霸王雜用之說自以爲甚恕矣至於書傳間時得其一若申商之類者未嘗不拊卷嗟惜以爲偶舉而必効當行而無疑也今史載其事而不辨其失意亦出此哀哉

太宗十七年伐遼既不勝二十年復伐薛延陀滅之北方悉平其詔謂曩者聊命偏師遂擒頡利今茲始宏廟略已滅延陀至於開運也余頗疑漢人固已專主和親然猶未以此遽分士大夫之賢否功罪方建炎紹興十餘年間天下能憤慷視虜如仇



威令整肅道不舉遺大食君聞之持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蹴金悉莫將斬之羣臣固請悉莫曰爾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羣臣復爲請乃斬指以狥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此與商鞅事同古人勤心苦力爲民除患致利遷之善而遠其罪所以成民也堯舜文武所傳以爲治也苟操一至而已又何難焉故申商之術命堯禹曰桎梏戰國至秦既已大敗而後世更爲霸王雜用之說自以爲甚恕矣至於書傳間時得其一若申商之類者未嘗不拊卷嗟惜以爲偶舉而必効當行而無疑也今史載其事而不辨其失意亦出此哀哉

太宗十七年伐遼既不勝二十年復伐薛延陀滅之北方悉平其詔謂曩者聊命偏師遂擒頡利今茲始宏廟略已滅延陀至於開運也余頗疑漢人固已專主和親然猶未以此遽分士大夫之賢否功罪方建炎紹興十餘年間天下能憤慷視虜如仇

李克用父子李嗣源王從珂三姓不同皆稱繼唐雖可笑而唐之故家文獻由此粗傳豈惟一唐乃中國夷狄分合之所繫也劉備諸葛亮號爲紹漢而漢事乃無涘端余於莊宗蓋有感焉晉紀傳載出帝陷虜及桑維翰景延廣始末甚詳是時中國已再與契丹和韓琦富弼守信誓如金石然不知靖康之禍有甚於開運也余頗疑漢人固已專主和親然猶未以此遽分士大夫之賢否功罪方建炎紹興十餘年間天下能憤慷視虜如仇

敵秦檜既堅持之自此不惟以和親爲性命義理之實而言復讎雪恥者更爲元惡大憝滅天常絕人理其事極大未知此論何時當罷也

裴樞獨孤損之流雖其力未必能存唐終不亡唐而獨存歐語如此然是時已隨朱溫至洛陽何不亡唐之有其不使非清流爲太常卿乃習氣尚存耳以此立義欲扶世教亦如司馬氏言不當命韓趙魏爲諸侯而自壞其名分也

張承業諫止唐莊宗無舉大號與苟彧不欲曹操求九錫語意正同彧爲操所殺而承業至於自殺承業宦者見聞不廣獨持一意自應如此而彧何爲亦然孔子所謂不能反三隅者與許劭異矣

初後唐廢帝憂石敬瑭呂琦李崧請與契丹和如漢故事給金帛妻以女是時張延朗爲三司使謂歲賚十數萬緡賚吾取足何也事既不行而敬瑭竟以割地稱臣得天下及劉晏抗中國亦倚契丹後不助則破滅矣此一段議論至本朝遂爲廢興存亡根本方曹利用往來評認遂有手指三百萬之傳然則琦崧策畫無理不過十數萬緡而君臣之間猶喧悖不同如此況敬瑭歲賂亦止於三十萬疋絹而已寇準既過用之反以爲大功名王旦又依並作無限勳業富弼再和墓碑乃明言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又四十年矣大書深刻後生傳誦以爲元臣碩相殊勳盛業無出於此余老矣不復預世論讀呂琦傳掩卷歎息而已

荀子

傳說固已言學之要孔子講之尤詳道無內外學則內外交相明今在書論語者其指可以考索而獲也荀卿累千數百餘言比物引類條端數十爲辭甚苦然終不能使人知學是何物但雜舉汎稱從此則彼背外得則內失其言學數有終義則不可須臾離全是於陋儒專門上立見識又隆禮而貶詩書此最爲入道之害後揚雄言學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亦是與專門者較淺深爾古人固無以行爲上而教人爲下者惟後世陋儒專門莫知所以學而徒守其師傳之妄以教人雄習見之以爲能勝此而兼行者則上矣近世之學則又偏墮太甚謂獨自



內出不由外入往往以爲一念之功聖賢可招揖而致不知此身之稂莠未可遽以嘉禾自名也故余謂孔子以三語成聖人之功極（抄本極上有而字）至於無內外其所以學者皆內外交相明之事無生死壯老之分而不厭不倦於其中此孔氏之本統與傳說同也

止鬬一義莫曉其故按子路問若子尙勇孔子稱戒之在鬬中庸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司馬遷亦言子路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古之師友豈因訓導於戈矛陵奪之間耶而荀卿之戒則尤爲鄙暴不近人理至謂以少頃之怒喪終身之軀室家立殘親戚不免刑戮若立學聚教而其弟子蠭猛至此則奚以學爲雖古今材品強弱不同而荀卿亦有過論然致道必有象而果若是則仁義道德安從生（抄本作安從以生）有子以孝悌而好犯上作亂者鮮後世疑之觀此殆非誣耳然則後世之學又有愈焉者矣

荀卿屢言爲治當以後王爲法後王者周也意誠不差然周道在春秋時已自闕絕不繼自一魯外諸侯視之皆如弁髦孔子盡力補拾其大者十僅得七八而小者不存多矣況至荀卿王法滅盡之餘暴秦大幷之日孔氏子孫畏禍不敢而獨倀倀然以無因難驗之說叫呼於其間有輕易之情無哀思之意徒以召侮而不能爲益也自晨門荷蓧楚狂接輿之流猶以孔子爲病而魯兩生梁鴻尙謂漢人不足爲況昭襄始皇之際耶

余嘗疑孟子力排楊墨楊墨豈能害道然排之不已者害所由生也此自孟子一病不可爲法若夫荀卿所言諸子荀操無類之說自衣食於一時其是非尤不足計而乃例（學案作列）攻羣辨若衢罵巷哭之爲至於子思孟軻併遭詆斥其謬戾無識甚矣又好言子弓常與仲尼同稱安有與仲尼齊聖獨爲荀卿所私而他書無見者既無立言行事可以考其是非使非荀卿之妄則或者子弓仲尼之別名不然姑假立名字以自況爾孟軻亦屢扳仲尼孔子乃無所比何哉（舊抄本比於老彭吾何執）

仲尼之門人五尺豎子言羞稱乎五霸按孟子或問曾西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然則豎子羞稱固當有之蓋幼志先登能自啓迪不墮敗地而雖成勞茂烈苟徒止於所能則晚進後生皆輕貶之矣此一義當存自應有益於新學孟子大人也天下臧否由已而定豈以其身與人稱量高下者哉故孔子雖謂管仲小器而終以九合之功歸之此亦深於學者所宜知

荀卿言周公大儒之效與中庸仲尼祖述堯舜一章略相似皆夸毘飛動之辭聖人自用力處極不然二者參觀子思言理閎大而分限不可名荀卿言事雖張皇而節目猶可見也周公孔子艱難一世以就德業而後世學者反以爲甚易而無難若是則神靈之所爲而非人也且又引以自神則近乎狂惑矣

荀卿論治多舉已然之迹無自致之方可觀而不可即也惟言國具差若有意謂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之謂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之謂孤也然穆王命太僕左右僕從侍御無以便嬖（按書命作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嬖者不吉吉者不嬖也卿相輔佐所以同起治功臣雖專任其勞君不獨有其逸謂不能不有游觀安燕之時欲倚之爲（閻本諸本皆作）基杖則用人之道狹矣湯滅桀而自慚仲虺誥而解之德



誠有餘安用其臣喻志於四方然則荀卿所言者戰國之事非帝王之治也

讀荀卿與臨武君議兵及四世有勝非幸又入秦何足以爲無儒又與秦昭王辨儒有益於人之國令人嘆息周衰諸侯皆恣已自便而秦以夷狄之治墮滅先王之典法吞噬其天下別自爲區域孔子力不能救不過能不入秦而已子孫守其家法故曰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死於家荀卿談王道若白黑嗣孔氏如家嫡不秦之儲而望之以王責之以儒嗚呼固哉秦惟不能自反也不用荀卿而用李斯者卿所以言有常道者覆幬運行日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所以言有常非也強本節用矣既養備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夫古人既強本節用矣既養備動時矣既修道不貳矣其不貧不病無禍則皆曰天也非我也今假然而自居曰我也非天也夫奉天以立治者聖人之事也今皆曰我自致之非天能爲是以已滅天（學案作人滅天）也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謂下文天情也天官也天君也夫物各賦形於天古人謂其獨降衷於民然必爲而後成求而後得故爲聖賢敗而失之者下愚不肖也今既謂當清天君正天官養天情以全天功而又謂不求知天且雖聖人無不自修於受形之後而未有求知於未形之先者及其既修而能全天之所賦矣則惟聖人爲求知天今謂聖人爲不求知天非也又謂全



其天功則天地官而萬役且古聖人未嘗敢自位（鈔本作大）其身而日吾能官使天地者也又曰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按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堯未嘗物畜而制之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文王未嘗制天命而用之也詳荀卿之說直以人不能自爲而蹟於天者不可也然則人能自爲而不聽於天可乎武王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堯舜傳之至於周矣然則謂人之所自爲而天無預也可乎又曰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匿則惑（荀子大惑作）嗚呼惟其不知中也是以其言屢變而卒爲畸且匿也又曰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

少無見於多嗚呼萬物之於道無偏也無中也一物之於萬物無偏也無中也自其中言之皆中也一物猶萬物也自其偏言之皆偏也萬物猶一物也荀卿以諸子爲愚而偏而自謂爲中也而其乖錯不合於道如此吾未見其能異於諸子也

世俗之爲說曰堯舜禪讓荀卿明其不然以爲天子至尊無所與讓故有以堯繼堯以堯易堯之語又謂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血氣筋力有衰智慮取舍無衰持老養衰莫如天子按書序將遜于位讓于虞舜禪讓甚明而又自言在位七十載考期倦于勤然則荀卿不信書而詆其爲世俗之說耶且必不富禪讓何義以天子之位爲持老養衰之地何據孟軻言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雖偏然猶有儆也而荀卿謂天子如天帝如大神蓋秦始皇自稱曰朕命爲制令爲詔民曰黔首意與此同而荀卿不知哀哉

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芷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所以養體也按荀子此下有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數句荀子作疏房檖貌越席牀第几筵越席牀第几筵句

孔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謂能自克以復禮夫自克則不費乎物而禮行焉而荀卿謂制禮以爲養使耳目口鼻百體之須必皆有待於禮則禮者欲而已矣且顏子簞食瓢飲陋巷不改其樂孔子亟稱之故獨許以復禮今爲費以求多於禮筋骸通塞紛紛乎豢養於外物之不暇而安得復戫然則養者禮之文也非禮之實也

荀卿議論之要有三曰解蔽正名性惡而已其言諸子莫不有蔽而不蔽之理莫如知道而治心故曰虛一而靜謂之大荀子無大字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荀子作昭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至於參日月滿八極謂之大人而無有蔽之者也雖然難矣蓋諸子之學何嘗不曰知道而治心使之虛靜而清明以形天下萬物之理而自謂不能蔽也荀卿以已之所明而號人以蔽人安得而受之舜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止於治心箕子思曰睿不在心古之聖賢無獨指心者至孟子始有盡心知性心官賤耳目之說然則辯士素隱之流固多論心而孟荀爲甚焉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夫學常進則得其養同於人則不偏於已重於已則不尤於人舍是吾未見其不蔽也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爲精矣雖然古人正事而不正名名與天地並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以書詩所稱則何必後王舍前而取後是名因人而廢興也孔子謂衛之政當先正名是時父子不正而人道失序則孔子所欲正者亦其事而已名不正故事亂名正則事從矣戰國策談聚議妄爲無類之言彼固自知其不可而姑爲戲以玩一世其賢人公子亦以戲聽之然於事不爲之損益也荀卿不知其不足辯而辯之終身不置是時去六國滅亡無幾焚經籍殺儒生事既壞而名亦喪荀卿無以救之則與十二子者同歸於蔽耳哀哉

孟子性善荀卿性惡皆切物理皆關世教未易重輕也夫知其爲善則固損夫惡矣知其爲惡則固進夫善矣然而知其爲惡

而後進夫善以至於聖人故能起僞以化性使之終於爲善而不爲惡則是聖人者其性亦未嘗善歟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嗚呼古人固不以善惡論性也而所以至於聖人者則必有道矣

荀卿於陋儒專門立見識隆禮而尼詩書爲入道之害又專辨析諸子無體道之宏心皆略具前章按後世言道統相承自孔氏門人至孟荀而止孔氏未嘗以辭明道內之所安則爲仁外之所明則爲學學則六經也門人之志於六經者少至於內外不得而異稱者於道其庶幾矣子思之流始以辭明道中庸未必專子思作其徒所共言也辭之之道亦之焉非其辭也則道不可以明孟子不止於辭而辯勝矣荀卿本起稷下凡有所言皆欲挫辯士之鋒破滑稽之的其指決割其言奮呼怒目裂眥極口切齒先王大道至此散薄無復淳矣不然循而下之無所終極斷港絕潢爭於波靡於道何有哉



揚子太玄

太玄雖名幽深然既稱枝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侯芭又受其辭則是雄所以作之意固嘗曉然號於人使皆可識不爲甚難明也至宋衰陸績范望乃皆創立注釋若昔未嘗聞知者如首名以節氣起止贊義以五行勝剋最爲此書要會不知自雄及芭親相傳授已如此耶或舊語果零落而衰績等方以意自爲參測也以位當卦以卦當日出於漢人若夫節候曷刻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禍福生之生之學案作死生至玄而益詳蓋農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趨舍者雄爲孔氏之學其書將經緯大道奈何俛首效之且未有求其小而能得其大也惜乎其未講矣

連山歸藏雄時固應有完書然左氏已不道八索左氏所記孔安國亦言之則漢世猶存也安國又言孔子贊易道以黜八索則八索義當與孔氏絕異所謂十翼者獨彖象孔子之文其他或先或後皆非也然皆自附於孔氏司馬遷固不能辨而劉向父子與雄尤篤信之及班固取七略以志藝文百世之後雖有豪傑特出之士心不能思智不能慮滌膠以漆妄爲清明而孔氏之學榛蕪蔽路矣嗟夫雄雖誤後世而自誤亦豈少哉古人有作無述孔氏有述無作彖象述也非作也雄不能知以爲彖象者作而已故既首之復自贊之又自測之述作雜而紀法亂自誤一也言一而已有精者無粗也有深者無淺也十翼非一人之言也淺深精粗宜其不同雄既以爲皆孔氏之書矣故或衝或錯或擸或瑩一書而異其言者十數自誤二也易之始有義而已義立而後數從之今之所謂數者非易之初也雄見其已成而謂爲易者必先數而後義故研精殫智於曆而後玄始成不知數既立則義豈復有哉自誤三也

十翼言大衍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至可與酬酢佑神蓋贅筮占有此功用雖已卑淺然乃筮人所爲不言易當自爲也雄不悟遂爲假太玄自著揲法近世司馬氏擬玄爲虛專以五行起數而亦先以揲法示人其詞義乃類連珠比玄尤狹劣矣按易之始其義有陽而未有陰有天而未有地及其陽而陰之初虛取諸風中虛取諸火終虛取諸澤陰而陽之初實

取諸雷雷有形中實取諸水終實取諸山盡起於一物實先于天故象地地卑陰也及自陽爲陰自陰爲陽始有虛實之辨取物以配義義立而物隱連山歸藏既不存不知其爲義爲物今易卦及象象皆不以物而以義蓋其簡直易知如此十翼所謂帝出於震齊於巽相見於離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其詞前後差重蔓衍皆說易者爲之非易之書本然也況於五行四時二十四節癸甲而計之晷刻而察之又遠在十翼之下數十等安得爲義理所歸哉

揚子法言

因雄論吾子少而好賦見自屈原堯舜三代之文始變數百年間惟章句經生不能工而通人俊士未有不由此者至雄方知以上更有事故謂孔氏之門用賦貢誼升堂相如入室如其不用何其語甚大乃雄回轉關捩處懷襄浩浩障止東趨所以於



道有功也如董仲舒蕭望之夏侯勝非不專守經術然力微勢弱不過僅自立而已蘇氏謂離騷六經之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又言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不當以賦貶之雄正以屈原變六經而誼未免於用賦致大道分裂不合豈蘇氏猶未知雄意耶

事辭稱則經按雄所見史裝績故實又組繪浮語使事辭偏重故法言太元欲離此二過辭必稱事事必稱辭雖然淺矣自有文字以來聖人迭起唐虞夏商間觀其百年數世之遠纔只垂數十簡若以爲道則固有非言語所能載若以爲事則何止勝辭而已至周乃稍詳於前不獨文武成康變故殷煩周召經營之勢未必倍於伊傅時近故耳孔子當壞亂之後惜其無所統紀又將隨事滅散是以由唐沿周極力收補雖魯人區區記錄以其猶有係於當世大義亦復爲之討論而左氏又徧採諸國旁加翼贊然則孔子之業已成譬如權衡度量不可有二雖更有孔子其書亦不得爲經也而況太玄法言乎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按孟子稱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又言曾子守約荀卿多言博約顏淵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雄酌於顏孟故定約卓之論也義理隨世講習而爲準的誠無後先然必質於孔子而後不失其正按孔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自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則所謂博而約者禮也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又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古人自修不惰以山明之故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而顏子自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



有所立卓爾則所謂卓者進而不止也今於多聞多見中欲守以約卓而不知約爲何實卓爲何形意擇而定而固吝不除往事溢目而驕肆逾長是誤其所由之途而趨於愚闇爾子曰賜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一以爲學古聖人未之及也而獨見於孔子曾子徒唯而子貢疑之孟子自以爲無所不悟然漸失孔子之意故博學雖實而反約爲虛至雄析見爲卓而失之愈甚矣夫苟得其一無精粗無本末終身由之安有約卓之異不然則見聞無據而立說以爲主未見其能至道也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

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古之言道也以道爲止後之言道也以道爲始以道爲止者周公孔子也以道爲始者子思孟軻也至雄則又失其所以始而以無不通爲道夫行者以不得乎道也故陷於迷學者以不得乎道也故趨於謬是則道者限也非有不通而非無不通也道一而已無正也無他也自行而言車航混混不舍晝夜苟不得其道皆迷也奈何併諸子百家之紛紛舉以爲道而姑教其惟堯舜文王之適彼不知其所以適雖堯舜文王而不知道猶是也徐行先長者曹交烏得而爲性善稱堯舜滕世子何取於信以其始之易於言也是以誤後世之無所始也至韓愈則又曰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豈惟無所始幾於



攘臂而詬矣已則然而曰吾闢異說以明夫道也可乎蓋周公孔子之道而學者喜爲異以離之其初不毫忽而其流有越南燕北之遠矣

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按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孔安國言之則漢儒相傳固如此不知何所授也豈周官晚出雄猶未通習或雖通習未信據而然耶雄因此遂以經或爲可益故作太元法言矣盛哉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革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此語全勿交涉與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相去遠矣

雄謂遐言周於天地贊於神明幽宏撝廣絕乎邇言故曰吾寡見人好遐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遐則偭焉意皆爲太玄發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觀孟子此言雄不待辨而知其非矣然以言爲學孔子沒後事在時固無之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仲尼之後迄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兩篇皆詳看統紀之學論述今古孔氏之後春秋絕書修其業者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而已董仲舒局狹孔安國拘淺鄭玄浮肆李膺郭泰之流言議不存殆無以考見也若鄭子眞莊君平李仲元則固賴雄而傳矣蘇氏稱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余嘗論孔子言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而子胥種蠡皆無禮樂而得爲君子此蘇氏所謂人傑歟蓋自春秋而嘗仲始賢孔子稍抑損之晚至戰國則子胥種蠡既顯於世獨董仲舒言越無一人而雄亦莫之與也若文字由屈宋變流荊軻虞政人以爲壯烈者雄皆論正於大義有補矣

論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未得其所以書宰我子貢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顏淵閔子騫得其行未得其所以行其於言孔子固甚淺欲大而反小之然猶未失際畔也至謂聖人自恣者歟何其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於理按孔子之言皆在汞有多端而避礙者不知雄何所指也夫初使難知已而易識先設疑難後乃誠言始爲限礙終也通達此文人辭士玩弄筆舌之病也春秋以前諸書猶不若是有問則答有蘊則陳而已至戰國秦漢然後爭爲放恣如雄所云而雄雖振拔於常流卒違眩於故習且人有礙

而我通之未嘗自礙而又自通也孔子之論語是也雄之太玄自礙而又自通者也理有海而學至之未嘗自爲海而又自爲水也孔子之贊易是也雄之太玄自爲海而又自爲水者也雄稱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廱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免人役（鈔本作役其田免人刑役）唐矣夫詳此法言之成在莽未簒以前簒（鈔本此字無）後爲劇秦美新亦言和驩肆夏翻敍袞冕欽修百祀明堂雍臺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罰法與法言不異則雄雖巽而不諂明矣又按司馬相如而下歌頌之文遂爲故實文士無能免者故雖易世而班固謂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鈔本作無）實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則是當時議論相承未有以爲不當作者夫孔父仇牧死晏嬰不死龔勝死揚雄不死古人各賢其賢不以相厲也而千載之後方追數雄罪爲漢舉法惜哉惜哉

管子

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容（黃本閩本曾作客據鈔本改）等語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疑信　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絀矣然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諸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而此書偶因（因字黃本閩本均脫據鈔本補）誼短世錯殺死不極其用然諸子



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權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牧民形勢權修立政版法幼官謂之經言習管氏者敬守其語按以從事然亦多凡下鄙俚如政之初（管子作所）與在順民心政之初（管子作所）慶在逆民心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死亡（管子作絕）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國之所以治亂者三



殺戮刑罰不足用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國之所以富貧（黃本閩本皆作貧據管子校正）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以上語猶爲就實而不夸近民而可從又如國有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管子如作原）者令順民心也言宅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等語自漢以來人尤稱頌賈誼所謂管子少而知治體豈可不爲之寒心司馬遷所謂論卑而易行者也蓋先王之澤竭師友學尚不復繼士以私智窺測自立言議而被以管子之名徒衆多傳授廣於時孔孟子思之論未行學士諸生以是書爲教者視六經無有也余嘗疑曹參用蓋公言治道貴清淨既以相齊又以相漢至武帝初猶定爲國是而此書偶因（因字黃本閩本均脫據鈔本補）誼短世錯殺死不極其用然諸子分國爲五鄉野爲五屬當時諸侯制度下於天子固宜小匡乃言管仲制國爲二十一鄉商工六士農十五縱橫參亂尤不近理蓋非一人之筆其言正月朔太史布憲五鄉五屬大夫皆受而致之略如周官所記然始有留令罪死之論矣處士無故創奇語後人遂倚以爲口實甚害事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比閭什伍紀敍其民乃自古有國之常雖春秋戰國亂世亦不廢本非治亂存亡所係也學者因管子所言張皇衒作一大事王安石謂急居雁鶩散而之四方數千年至言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及夷狄猝起爲弊獸遁何嘗有一毫之益然後知無怠無荒聖賢至戒書生騰談汎濫非實九敗言寢兵之說勝

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按古無寢兵之說管仲雖能合諸侯稱伯正以兵勝耳寢兵在晏宋後也兼愛先王正道然因寢兵而兼愛則佚墮以偷生此兩語正切當世之病上以寢兵兼愛文其卑弱故險阻不守士卒不戰而敗亡之形常在目前矣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數術家立語如此失倫類甚矣記禮者云大爲之坊民猶踰之若上以禮義爲坊謹而勿慢如以治水潦之道治之猶可也人之養六畜未有不時其飢飽爲之圈牢求所以利之而民之飲食居處上則奪之以自利是不如六畜也人之用草木未有不順其已成隨其所宜以遂其材而民則斬刈不顧喜近怒遠進親退疏以枉閼之是不如草木也然則失倫類之言而志猶在於治雖通倫達類而不足以治或反以害之衆矣不知其病安在也



凡君（閻本黃本皆作布誤據管子校正）國之重器（上重下閻本黃本皆多一器字據鈔本及管子校正）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於治民之本莫要於令故曰斷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按管子無慮十餘萬言而獨此數十語後人道說不置夫論治一木而已不可有二也爲管子者既稱下令如流水之源取其順民之心而易行於其先矣安得壓之以威懼之以死雖逆民心而不恤於其後哉而道說之者既以其言順民心者爲是而不以其言逆民心者爲非顧言之不置愈甚又何哉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是數術家以令爲令而孔子以不令爲令也又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



數術家苟忿胸臆而不稽之先王不足罪矣後之爲學既一於堯舜周孔然不思以易論語之言出令而皆欲以管子之言出令是數術刑名常爲主而申商韓非之禍無時可息也悲夫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痤疽之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舜禹之委轡毋赦者子產（管子作子產）也又曰文有一（管子作三）術武無一赦惠者多赦先易後難法者先難後易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當時論不可赦如此豈如司馬遷所記陶朱公子之類或者君臣之間固售其私因以愚姦長惡耶古人制法未嘗不與赦並行故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而魯肆大眚史無貶辭此有國舊典通上下常文非所以爲成敗禍福之要也然處士以意窺測發語偏陂遂與帝王之道離絕後學因之蔽固相承劉備至謂周旋陳

元方鄭康成間言治道多矣未嘗及赦蓋漢以後復爲戰國數百年此等見識不爲無助也

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管子作門庭）遠於萬里豈必天下與國雖一家一身其患皆然矣古之聖賢所以昭明大德滌滌疑阻周官一書通達壅塞之理居半凡欲去此患也如數術家所言猜慮積於心忿忮形於色左右前後無非蔽欺鉤距設而告密用羣情惴惴莫敢自安是適以來讒賊而長詐僞速禍亂之成也尙何以救之故後世有以一切不知爲大度無所復問爲寬仁而反獲與其國者矣

所以爲管子者在三匡二卷雜亂重複敘齊襄公被弒魯桓公見殺皆與左氏不異然此書所有者左氏無不有而複重雜亂者國語盡削除以就簡一明此書之出在左氏後國語之成在



此書後也其記管仲自謂小白必得國召忽稱管仲爲生臣朝之爭祿相刺者不絕魯莊抽劍揕齊桓皆浮傳妄說而欲以此類預知人家國事可乎如左氏但云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又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賤也請受而甘心焉又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從之如是非無他書不必詳載亦可矣楊雄謂太史遷曰實錄然豈必盡紀當時事而後爲實哉使當時諸侯不去其籍又不經焚書而遷盡見則將有不可勝錄者雄蓋未知也

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重斂焉人患死而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而遠有德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則未知其爲管仲之言歟或設言之歟雖設言之也亦近之矣故孔子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治國無異道也能以治不能以教則霸者之褊劣異於王術也

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乎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也按孟子稱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余論之已詳然則以心爲官而使耳目不得用與以心爲官而使視聽盡其用二義不同而皆足以至道學者各行其所安可也至言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能專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無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已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則執心既甚形質塊然視聽廢而不行與前說大異蓋辯士諸子之言心其極未嘗不如此而後學初不考驗特喜其異而誦稱之則爲心術之害大矣洪範思曰睿



睿作聖各守身之一職與視聽同謂之聖者以其經緯乎道德仁義之理流通於事物變化之用融暢淪浹卷舒不窮而已烏有守獨失類超忽憧憧狂通妄解自矜鬼神而曰此心術也哉

宜乎孔子謂季文子再斯可矣

水地篇以水論道以玉比德儒者之學亦然雖孔子未嘗不然也素者五色之質淡者五味之中古之學必先見底的是用功處子夏言禮後乎而孔子謂可與言詩不然則文義茫茫如捕緝影象失其實矣此篇又言伏閻龜龍洞澤慶忌之類放恣不已夫純於義理而學者猶不能擇況以怪妄厠雜其間乎必併委棄之矣

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級胸稱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仲曰諾於是令

之縣鐘磬之樂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諫桓公又云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鄫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箘簬之間公視管子曰樂夫仲父管子曰古之言樂於鐘磬之間者言脫於口而令行於天下游鐘磬之間者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乃徹（管子作伐）鐘磬之縣起而封杞封邢封衛云云兵革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反位以霸修鐘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世所稱管仲相桓公事大抵若此按左氏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卹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邢人潰奔師遷於夷儀遂城夷儀具器用而歸之師無私焉其遷衛也衛忘亡然則管仲不當仇餉朕哉自毫有罪無罪惟我在（此下學案有之風二字）侯伯救患分災討罪則稱文王之詩正合理體（學案作體統）亦未可遽引湯武責之也今辯士之辭又降左氏十（學案作數）數等世故日訛而王道淪失學者之論又愈降奈何使人君任法爲道要始於管子其說以爲佚樂馳騁宮中之歡皆無所禁圉利身便形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而堯及黃帝皆然又謂周書爲國法而人君者莫貴於勝詳其大意止是淺鄙無稽不聞先王之常道苟循胸臆之劣想初無足言者然遂成戰國亡秦之禍司馬遷父子晚出不能明見反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皆務爲治直言之異路有省不省波流將泯又張與之既列家數眞僞雜行



操卒民重者君輕之民輕者君重之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皆以珠玉黃金刀布爲上中下幣而疾徐先後行於其間蓋爲管氏之書者變詐之說百出不窮其盛在於鹽鐵其用著於寶龜蓍泄廢居豪奪商賈至於決瓊落之水沐途旁（學案路旁作之樹傾魯梁之縋搜荊楚之鹿戲辭誤論今雖存而不舉（學案作舉者衆矣獨鹽筴可恨也按其書計食鹽之人月爲錢三十中歲之穀糴不十錢而月食穀四石是糴穀市鹽與食穀之費略不甚遠雖今之貴鹽不至若是而管仲何以行之又按周官鹽人掌鹽之政不載政令之由詳其義官自造鹽食用耳不權賣也又按左氏晏子言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是時衰微苛斂始有禁榷陳氏因爲厚施將以取齊晏子憂之因疾而諫然則管

仲所行安得爲晏子所非乎齊卒以此亡若管仲果行之而乃以此霸又可信乎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孫子

按司馬遷稱孫子十三篇兩言之而班固志藝文乃言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吳起四十八篇而今吳起六篇而已又今中庸一篇而志稱四十九篇豈昔所謂篇者特章次之比非今粹書也然遷時已稱十三篇而劉歆班固在其後反著八十二篇以火攻用間考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書然此爲文字多少其不存者自不足論遷載孫武齊人而用於吳在闔廬時破楚入郢爲大將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左氏不必盡有然頗考叔曹劌燭之武鱄設諸之流微賤暴用事左氏未嘗遺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闕略又同時伍員宰嚭一一詮次乃獨不及武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爲大將乃不爲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辯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其言閭閻試以婦人尤爲奇險不足信且武自詭婦人可勒兵然用百八十人爲二隊是何陳法且既教婦人而愛姬爲隊長則軍吏不應參用男子隊長當斬其誰任之倉猝展轉武將自敗之不暇然謬誤流傳但謂穰苴既斬寵臣而孫武又戮愛姬也不知眞所謂知兵者何用此或問子不與斬愛姬於事何所損益天下有道征伐自上出而行陣部伍皆有定法以教天下天下無道匹夫賤人以意言兵行陣部伍無復常經其流及上而爲國者顧聽命焉



耶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爲其言得用於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爲大將乃不爲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辯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其言閭閻試以婦人尤爲奇險不足信且武自詭婦人可勒兵然用百八十人爲二隊是何陳法且既教婦人而愛姬爲隊長則軍吏不應參用男子隊長當斬其誰任之倉猝展轉武將自敗之不暇然謬誤流傳但謂穰苴既斬寵臣而孫武又戮愛姬也不知眞所謂知兵者何用此或問子不與斬愛姬於事何所損益天下有道征伐自上出而行陣部伍皆有定法以教天下天下無道匹夫賤人以意言兵行陣部伍無復常經其流及上而爲國者顧聽命焉



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按轅濤塗欲齊桓觀兵東夷循海而歸申侯反之使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糧犀屨而齊執濤塗城濮之勝晉入楚師三日穀郟之役楚亦穀晉三日皆爲大慶雖春秋用兵劣於前世然未有指敵以爲食者至於後世剽劫掠奪無所不有而此書以爲智將則赤眉黃巾紛紛起矣

自周衰諸侯強陵弱吞併小國春秋時無歲無之圍入滅取至

立爲凡例而此書有全國破國全軍破軍攻城十圍五攻之論又謂不戰而屈人兵當以全爭於天下初看似徑省然豈伐謀伐交所能致必如禹湯而後不戰全爭者可言也

極論驟軍引勝又謂將能而君不御春秋時固無中御之患國始有而未甚也秦漢以後其語遂爲砭石蓋此書亦非能見微者本於窺測而勢轉激耳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可勝者守也不可勝者攻也（孫子作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其論彼已勝敗之際至爲懇切蓋止欲不敗而未嘗敢求必勝也而後之欲必勝者皆於此書索之其他不足道而曹操李靖爲最詳則余所不能知也



戰勢不過奇正專爲將兵者言之可也若爲國則有正無奇也能知戰地能知戰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凡戰以聲相臨以勢相加決知戰地戰日雖湯武之師不敢以此自任如是則有守而已此書盡用兵之害而於守與不戰持之最堅學者亦未之詳也

兵非貴益多唯（孫子作雖）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此篇所記行軍候敵情僞數十條而卒係之以此數語蓋喜謀者多躁有慮者易驕智士之通害也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也必戰無戰可也夫可以必勝而輕失之者世固多有不可以勝而輕犯之者世固多有不然安得成敗存亡之易置也此何獨爲兵言之故

火攻淺事以此爲書則不勝書何止十三篇也下文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不與上篇連屬戰國說士所謂養由基可教射之類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凡孫子所言皆先知之事而謂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而歸之於用閒則此書之綱領不過於用閒而已然謂明君賢將以上智爲閒者必成大功蓋其妄意之過若近事秦檜挾虜重以執國權則可謂彼能用閒矣

司馬遷謂世所稱師旅多道孫子十三篇始管子申韓之學行於戰國秦漢而是書獨爲言兵之宗及董仲舒劉向修明孔氏其說皆已黜而是書猶傑然尊奉逮今又將傳之至於無窮此

文武所以卒爲二塗也悲夫甚哉楊雄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嗚呼不知雄所指何司馬也

吳子

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乘城去守欲除其罪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屠城決圍非是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矣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鋼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按孫子言將事太深遠不若此之切近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謀（吳子作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按孫子軍形兵勢虛實軍爭九變諸篇微妙入神然起此語簡直明白無智愚高下皆可用用而必驗則過之矣

司馬法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正不獲意則權不成語又言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尤不成語其他大抵類此司馬遷謂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即此法耶抑別有所指也穰苴事余固言其非儒生學士藉名於兵漫漶弛廢無所歸宿夫非知德者不足以知兵而遷之所云閎廓深遠纚若此悲夫

六韜

古人盛際堯舉舜薦禹皐陶湯用伊尹高宗夢傅說書皆詳記而文王遇太公望事乃闕略可恨詩但言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淸明而已觀左氏載賜履一節蓋太公初進文王尚爲諸侯及佐武滅商遂屏輔於外故其功不及周召之大也然世俗流傳而兵家竊借以爲書若今六韜者



後世承謬謂其君臣遇合之間陰謀狹隘至此則何以對越在天而上帝臨汝乎

自龍韜以後四十三篇條貫變故預設方禦皆爲兵者所當講習孫子之論至深不可測而此四十三篇繁悉備舉似爲孫子義疏也其書言避正殿乃戰國後事固當後於孫子論將有十過近於五危戰車十死戰騎九（據六韜改正閣本實本皆作十誤）敗與行軍九地相出入其勵軍言禮將力將止欲將練士各聚卒教戰成三軍又本於吳起然則孫吳固兵家所師用至莊周亦稱九徵則眞以爲太公所言矣然周嫚侮爲方術者而不悟六韜之非僞何也蓋當時學術無統諸子或妄相詆訾或偶相崇尚出於率爾豈足據哉按軍用述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之法甲士萬人器械重厚無所不有計十萬人乃足蓋非道路所能容

左氏邲之戰但言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城濮七百乘韅靷鞅靽而已若羣物盡行起江越海皆有其具臨時倉猝施用不及乃自敗之道然亦不可不知也孫子謂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又曰百里而爭利則擒將軍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夫阻守其處見利而不能爭則何取於兵而舍輜重糧委徒手而搏者又未有不覆軍殺將則兵焉往而求勝然則爲孫子之術者必無戰而後可爾

## 三略

使智使勇使貪使愚世以爲口實按孫子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要在強兵破游說之言縱橫者天下既亂各有一種常勢隨其所趨無得自免且三代諸侯既已吞併及六七可謂至強而縱橫之說方出而制其死命如尉繚之流所見與起略同然厲王下據尉繚子改正閣本黃本皆誤作無謂天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史稱吳起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人



孫子之所用而使智勇貪愚者孫子之所禁也智勇猶不可而況貪愚乎師必以功無不可使惟其勝而已患在勝後自賤而貴自卒而將亡國弒君未有不由此矣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按將禮二字及言禮將力將止欲將其皆兵家自爲之義於古無所稽據也周官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所貴於禮者謂能有所別異而軍禮獨言同然則禮將學案作將禮二字亦不可謂不得古人之意矣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不知當時所言有禮者指何事然後世及今訛謬相傳爲將者不言禮而皆言威故子玉治兵終朝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而蔑賈以爲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有能弔死哀傷學案作哀我同士卒甘苦則又以爲恩而不復言禮矣禮者將之本威者將之末恩者威之餘也況後世及今士卒習慣望其上者惟威是必無敢希恩正蔑賈所謂靖於內而敗於外安能勝敵哉

## 尉繚子

今國被患者以重寶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



謬主終不能翻然改悔而相隨以亡其後唐化爲節度每徵諸道兵討賊度支倍廩給陰與賊約所取不過一縣一鎮而止唐亦竟以此消盡不復能改圖今世固自有常勢士已無特出之智所恃者以前代成敗自考質或能警省爾然無所增長而更以眩惑多矣至於兵書則腐陋不足採聽尤甚矣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皆盜也尉繚子言兵猶能立此論孫子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區區乎計虜掠之多少視尉繚此論何其狹也夫名爲禁暴除患而未嘗不以盜賊自居者天下皆是也何

## 論兵法乎

## 太宗李靖問對

太宗欲取高麗專委李靖固能辦之如論用正兵及諸葛亮馬隆事皆後世爲將者所當知也然太宗欲以高麗爲已功忌靖不用迄無尺寸效而疲弊天下當是時豈奇正之說所可了方人主銳意自將而靖不能出一言救止或有蹉跌必與之俱敗蓋靖者止知言爲將而不知言爲國也夫以將事隱國謀誤後人甚矣當削

霍邑之戰唐事幾敗而成太宗由此始定霸業所以然者矜夸其功特假設奇正爲問耳靖非不知而難斥高祖故亦回護爲答而太宗猶恐靖不悟重複詰難蓋其自伐之心終不忘也蔽吝若此安足以決奇正之實論哉故言旂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眞敗卻非奇也則已明告之矣且建成軍卻只謂之敗太宗救敗僅而致勝固無奇正相生之理今以衆一將之術講於廟堂俄敗忽成小獲大喪而無有底止也哀哉



靖以分合所出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其說謂兩軍相向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走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材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多此類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按起所爲不如起簡直勝負欲其易見而武蔽秘務爲不可窺測若如後世之論用兵不過於求勝矣必自分高下於其間況武之指在於必受敵而無敗夫使其可以疾速而取勝則焉取夫遲緩而無敗哉

敗卻爲奇亦恐誤後生也

孫子言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曹操修其術有一術二術先後旁擊至太宗與靖問答益詳自是奇正爲兵家大議論按孫子所謂奇正者一軍之內教令素明士卒服習若使一人臨敵制變分合在已不可預科且山林處士所以自神其說遂有天地江海日月四時之論乃一將之任非有國者所當言也從古兵法有正無奇神農黃帝雜說紛怪不足考信所考信者惟舜禹湯武禹之於三苗豈是不能以奇勝然終於班師而不用及其必用而不得已則湯武之於桀紂亦卒用之桀紂之



言設術嘗寇昔人所用固與武相出入（師兵勿入佯北勿追）未知靖何以爲圖是猶知兵有不可用者非戰勝攻取所能與也若靖之志在於用兵而已使其爲堅謀負其詐力急於混平大衆乖離一旦冰解非智所及肥水之敗依然固在正如贊伐高麗之比則雖有兵法何所施哉靖又言堅爲慕容垂所陷尤不近理王猛

本以垂非久畜多方疑閒不能奪堅謬計而堅以十分天下八九之威貪得怙勝自致滅亡垂安能陷之靖徒知從太宗取羣盜之易遂以算略爲準極輕視豪雄不知兵法以上更有多少節次固不可以責靖也

兵法何必自黃帝起而世所傳握奇文者兵家流借其名口口亦有不知乎邱井所以度地居民豈爲兵制謂數起於五終於八皆在此非也周自上世遷岐已有立國之法謂太公始建非也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言師盡行謂立軍制非也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誓衆貴速且不窮兵謂教戰法非也夫法所以用兵而兵之成敗不專在法若必以法爲勝則蚩尤桀紂若林之旅豈其皆無法哉且項羽之於漢高祖固嘗百勝一敗而亡豈漢一日而有法哉靖雖通明練事而兵家之習氣不除恐如此而謀人之國家亦儘有害偶值唐之方興故不見耳至李勣則見之矣



民與兵皆自伍法起蓋自有生民以來如此最爲大事而靖輕言之但云臣酌其法自五人變爲二十五二十五變爲七十五而已而獨珍貴陣法既以爲黃帝所制又謂太公實繕其法又謂齊人得其遺法管仲復修之又祖管子言管仲分齊爲三又謂諸葛亮八陣即握奇法凡此皆山澤隱約以術自喜夸妄相承而後人信之就如其言則自黃帝三代數千年獨數人通悟陣法餘皆寂寥零落且天下之兵無日不鬬而部伍卒乘將安所寄託乎按周官司馬掌蒐苗獮狩其陳皆如戰之陳其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如戰之節而春秋所記魯事皆具以魯視之他國何獨不然然則五家爲比積而成鄉五人爲伍積而成軍

元帥居中卿大夫十各守部分前戰後拒險易分合形勢自然彼四頭八尾六花八陣曾何區區執爲奧密哉蓋當時上自王公下至卒伍皆明知之不以爲異也鄭魚麗楚乘廣晉毀車雖臨時昧利壞亂常制終不能變大法然後世反更以爲奇術方戰國處士主議論舊諸侯相次亡滅秦亦繼之豈惟詩書禮樂淪沒而兵制亦大壞盜賊亡命化爲侯王此古戰陣法所以蕩盡而皇帝握奇遂爲秘文也然前人未嘗學周官虛聲崇用自不足怪今之學者已學周官奈何視爲外物相與別畫陣法無休時學既無所統一而殫思竭慮有害無益是可歎矣

靖言漢成蕃落教習各爲一法及其用之則蕃而示之漢漢而示之蕃太宗以爲奇正相生正合朕意昔秦晉遷陸渾之戎晉以姜戎敗秦天下橫潰遂爲戰國先王以華治夷不以夷雜華謀不過兼蕃漢而用之後百餘年安史反噬西自流沙北至朔易堯舜舊地皆陷爲夷狄至今不可復振嗚呼安得以孔子之道舉而措之乎

太宗舉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余每恨亮集今不存無以考信其所行蓋自戰國以來能教其人而後用者惟亮一人固非韓信敺市人之比所以其國不勞其兵不困雖敗而可戰雖勝而可恃夫教者豈八陣六花之謂此特其色別耳撫循安集上下相應使皆曉然旅泊不悲死亡不痛猶在其家室也然則如敺羣羊敺而往敺而來莫知所之孫子之術靖與太宗所講正亮之棄也雖然

亮亦止於春秋戰國之將耳
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弊崗廬
從之楚於是始病此戰國相傾之術也太宗以天下之大乃謂
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孔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
之雖得之必失之智非誤也智得而仁不能守猶且失之況以
誤得而又以誤守耶此太宗與靖所未講也
靖言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夸兵衆所以自敗按王莽用事者
嚴尤最曉兵法昆陽之戰尤爲謀主既敗乘輕騎踐死人而逃
嗟夫莽之亡至此晚矣何論兵法乎
太宗言李勣非朕控御則不可用他日太子治若何用之靖言
爲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何損
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太宗雖盡用一世豪英而其心量狹薄如
此與漢武畫周公負成王以賜霍光不大相遠乎且固無父黜
而子用以此爲顧命者然則房杜王魏之流號爲遇時而儒生
曉曉稱誦不已蓋可悲矣
靖言兵法分爲三等一曰道至微至深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
而不殺又言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在非知道安能
爾尤汎濫無實兵之所謂道者以義治不義誅暴亂禁淫慝若
周官司馬九伐之法是也然益謂惟德動天若兵之治人深者
不可以動天矣又言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夫以兵加人而
制其死命滿執甚焉故知德者不以兵而知兵者安能自託於
道雖太公閎散未敢當也而況范蠡孫武之流哉
按諸子書惟莊列文中子不及論述先生嘗答之宏書云記
言序目孫卿後僅有四卷如莊列諸書雖熟商量莫知所以

呂氏文鑑

呂祖謙字伯恭公著五世孫中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與張栻朱熹同時學者宗之仕至著作郎卒年四十五初孝宗命知臨安府趙磻老詮校本朝文海磻老辭不能遂以命祖謙因盡取渡江前衆作備加蒐擇成百五十卷蓋自古類書未有善於此按上世以道爲治而文出於其中戰國至秦道統放滅自無可論後世可論惟漢唐然既不知以道爲治當時見於文者往往詭雜乖戾各恣私情極其所到便爲雄長類次者復不能歸一以爲文正當爾華忘實巧傷正蕩流不反於義理愈害而治道愈遠矣此書刊落浩穰百存一二苟其義無所考雖甚文不錄



或於事有所該雖稍質不廢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合而論之大抵欲約一代治體歸之於道而不以區區虛文爲主余以舊所聞於呂氏又推言之學者可以覽焉

然則所單本無字謂莊周相如爲文章宗者司馬遷韓愈之過也禮部尚書周必大承詔爲序稱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辭古熙寧元祐之辭達按呂氏所次二千餘篇天聖明道以前在者不能十一其工拙可驗矣文字之興萌芽於柳開穆修而歐陽修最有力曾鞏王安石蘇洵父子繼之始大振故蘇氏謂雖天聖景祐斯文終有愧於古此論世所共知不可改安得均年析號各擅其美乎及王氏用事以周孔自比掩絕前作程氏兄弟發明道學從者十八九文字遂復淪壞則所謂熙寧元祐其辭達亦豈的論哉且人主之職以道出治形而爲文堯舜禹湯是也若所好者文由文合道則必深明統紀洞見本末使淺知狹好無所行於其間然後能有助於治乃侍從之臣相與論思之力也而此序無一詞不諂尚何望其開廣德意哉蓋此書以序而晦不以序而顯學者宜審觀也

賦雖詩人以來有之而司馬相如始爲廣體撼動一世司馬遷至爲備錄其文駭所無也揚雄喜而效焉晚則悔之矣然自班固以後不惟文浸不及而義味亦俱盡然後世猶繼作不已其虛夸妄說蓋可鄙厭故韓愈歐王蘇氏皆絕不爲今所謂皇畿汴都感山南都之類非於其文有所取直以一代之制一方之事不可不知而已皇畿以事實勝而汴都惟盛稱熙豐興作遂特被賞識昔梁孝王漢武宣每有所爲輒令臣下述賦戲弄文



墨眞俳優之雄而歷代文士相與沿襲不恥是可歎也白與虞通和太行皆爲禁山坐失地利故此賦感之然謂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以爲不用先王之法致然則非也夫墾闢衆則利在下蠲放多則恩在上何害爲王政而必欲如字文融乎蓋近世之論無不然矣

五鳳樓賦是時大梁宮室始與西京比而梁周翰歷陳前代亡國之君淫於土木者爲戒何止諷也蓋顯刺必出於明時無若丹朱傲信其爲舜禹之盛矣世多言太祖嘗議都洛陽以省穴兵恨後世不能用本據王禹偁遺事其載李符李懷忠之諫或當有之至謂太祖答晉王欲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又謂不及百年民力必殫則其家子孫以當時所見聞增益之非本語也

冗兵自在眞宗仁宗世太祖時兵何嘗冗而預憂其後乎自唐
裂藩鎭養兵民力固已殫而士大夫不能知就有能知者亦不
能改安得謂本朝百年後民力始殫爲太祖語且五代時鹽酒
末利皆輒殺人民命尙不可保何止殫民力乎秦漢及唐雖都
關中何嘗不以兵強天下隋唐府衛民半爲兵而人主歲猶就
食東都何止冗兵爲費哉歷代帝王不常厥居汴無不可都之
理蓋自得太原卽乘勢伐幽州算畫無素一時倉猝幾不自保
國勢由此而弱契丹侵陵河北破壞始堅守和好而兵因以日
增乃謀國者之謬非謂必恃兵以爲固也使太祖臨御得久其
所以處此要自有道遺事所記失其實矣

籍田大蒐大酺不常有賦頌所以記也明堂未之有所以兆也
凡此類以事觀之單本無之字可也張詠聲賦詞近指遠宏達朗暢



異乎鳴蟬秋聲之爲蓋古今奇作文人不能進也
晏殊中園葉清臣松江秋汎自謂得窮達奢儉之中今亦以此
錄之然上無補宴捄溺之公義下無聖人所未及裁制皆吾人
無其字所謂中者特居處飮食之奉而已不足道也
狄遵度石室鑿二江賦發明文翁李冰有功於蜀其言民未得
所欲事或有不利先世所未暇除去聖人所未及裁制皆吾人
之所事有感於斯言也

聞之呂氏讀王深父文字使人長一格事君責難愛人抱關諸
賦可以熟玩自王安石王回始有幽遠遺俗之思異於他文人
而回不志於利能充其言殆非安石所能及然若不假不死及
安石之用未知與曾鞏常秩何如士之出處固難言也
周氏拙賦爲今世講學之要按書稱作僞心勞日拙古人不貴



拙也大巧若拙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老莊之學然
爾蓋削世俗纖浮靡薄之巧而歸之於正則不以拙言也以拙
易巧而不能運道則拙有時而僞矣學者所當思也

初歐陽氏以文起從之者雖衆而尹洙李覯王令諸人各自名
家其後王氏尤衆而文學大壞矣獨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
始終蘇氏陳師道出於曾而客於蘇氏極力援此數人者以
爲可及古人世或未能盡信然聚羣作而驗之自歐曾王蘇外
非無文人而其卓然可以名家者不過此數人而已邢居實蚤
夭沈括劉跂之流終不近也黃庭堅言屈宋之後自鑄偉辭此
語當考

天下爲一家賦呂大鈞作大鈞兄弟從張氏學而大防爲相程
氏與司馬氏善當時在要地者多程氏之門故元祐之政亦有
可廢則我亦可舉謂井田封建當復也若存古道自可如此論



自來此賦與西銘相出入然其言昔既有離則今必有合彼既
若實欲爲治當更審詳爾

漢以經義造士唐以詞賦取人方其假物喻理聲諧字協巧者
趨之經義之樸閎筆而不能措王安石深惡之以爲市井小人
皆可以得之也然及其廢賦而用經流弊至今斷題析字破碎
大道反甚於賦故今日之經義卽昔日之賦而今日之賦皆遲
鈍拙澁不能爲經義者然後爲之蓋不以德而以言無向而能
獲也諸律賦皆場屋之伎於理道材品非有所關惟王曾范仲
淹有以自見故當時相傳有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
大者聚而爲山川如云文鑑作如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儻使削平
禍亂請就干將之句而歐蘇二賦非舉場所作蓋欲知昔時格

律寬暇人各以意爲之不拘礙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氏之言道如此按自古聖人中天地而立因天地而教道可言未有於天地之先而言道者有司不考詳以邪說取士士亦以邪說應之既以此得遂以爲是豈惟不以德而以言又併其言失之矣

按呂氏有家塾讀詩記麗澤集詩行於世本朝詩與今篇目不同無幾乃其素所詮次云爾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作不繫詩存亡此論非是然孔子時人已不能作詩其後別爲逐臣憂憤之詞其體變壞蓋王道行而後王迹著王政廢而後王迹熄詩之廢興非小故也自是詩絕不繼數百年漢中世文字與人稍爲歌詩既失舊製始以意爲五七言與古詩指趣音節異而出於人心者實同然後世儒者



以古詩爲王道之盛而漢魏以來乃文人浮靡之作也棄而不論諱而不講至或禁使勿習上既不能涵濡道德發舒心術之所存與古詩庶幾下復不能抑揚文義鋪寫物象之所有爲近詩繩準塊然樸拙而謂聖賢之教如是而止此學者之大患也呂氏自古樂府至本朝詩人存其性情之正哀樂之中者上接古詩差不甚異可與學者共由而從之尙少故略爲明其大概如此

後世詩文選集詩通爲一家陶潛杜甫李白韋應物韓愈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各自爲家唐詩通爲一家黃庭堅及江西詩通爲一家人或自謂知古詩而不能知後世詩或自謂知後世詩而不能知古詩及其皆知而辭之所至皆不類則皆非也韓愈盛稱舉夔伊周孔子之鳴其卒歸之於詩詩之道固大矣雖以

聖賢當之未爲失然遂謂魏晉以來無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亂雜而無章則尊古而陋今太過而又以孟郊張籍當之則尤非也如郊寒苦孤特自鳴其私刻深刺骨何足以繼古人之統又況如本作於無者乎愈欲以絕識高一世而不自知其無識至此重可歎爾

張衡四愁雖在蘇李後得古人意則過之建安至晉高遠宋齊麗密梁陳稍放靡大抵辭意終未盡唐變爲近體雖白居易元稹以多爲能觀其自論敍亦未識詩意而韓愈譏廢之至有亂雜蟬噪之譏此語未經昔人評量或以爲是而叫呼怒罵之態溢溢而不可禦所以後世詩去古益遠雖如愈所謂亂雜蟬噪者尙不能到況欲求風雅之萬一乎孟郊謂詩骨聳東野詩瀡淘退之而愈亦自謂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鳴呼



以豪氣言詩憑陵古今與孔子之論何異指哉

四言自韋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束晳陶潛韓愈柳宗元尹洙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工拙略可見余嘗怪五言而上往往世人極其材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詞巨伯輒不能工何也按古詩作者無不以一物立義物之所在道則在焉物有止道無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於物不使散流此聖賢經世之業非習爲文詞者所能知也詩既亡孔子與弟子講習其義能明之而已不敢言作雖如游夏子思孟子之流皆不敢言作詩也後世操筆研思存其體可也而韓愈便自謂古人復生未肯多讓或者不知量乎

李至桃花犬歌史官書事無大於此犬者乎

月石硯屏余頃見之長溪陳氏云其舊物莫知是非然何足道
喜其似而強名之又爲之窮搜異說以爲博（鈔本作博物）君子之學
所宜愼也

王禹偁高錫詩言文自咸通後流蕩不復雅因仍歷五代秉筆
多豔冶高公在紫微濫觴誘學者自此遂彬彬不蕩亦不雅此
文章小氣數只論用世者柳開穆修至歐陽氏以不用世之文
欲捄厥機括雖不能獨勝然後世學者要爲有用力處夫可以
自勉而安於自棄時文誤之爾

韓氏實錦堂自爲詩而歐陽氏爲記未知與蘇季子朱買臣所
較幾何而謂伊周事業可幾而及崧高韓奕備敍文物之美使
誠得其道孔子亦不爲過（單本鈔本省作孔子不以爲過）不然則沐猴而冠顧
影惕息韓生之譏終在爾未可以言邦家之光也



歐陽氏讀書正經首唐虞僞說起秦漢篇章與（文鑑作已）句讀解詁
及箋傳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初如兩軍交乘勝方酣戰當
其旗鼓催不覺人馬汗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案以經爲正而
不汨於章讀箋詁此歐陽氏讀書法也然其間節目甚多蓋未
易言以其學攷之雖能信經而失事理之實者不少矣且箋傳
雜亂無所不有必待戰勝而後得則迫切而無味強勉而非眞
几案之間徒見其勞而未見其樂也几案之樂當默識先覺迎
刃自解如日月朗耀雲陰解斂安在鬬是非決勝負哉

東州逸黨言西晉阮籍王衍等事余固辨之司馬懿父子殺夏
侯玄嵇康遂纂曹氏天地陰陽爲之顚倒者數百年使孔子在
何止臨河而返太初愼逸黨可也奈何以罪籍衍乎

劉敞言多古意與王安石同安石爲世所信而敞不能者敞操



科目爲官職故也蘇軾少年時便謂其舊臂取兩制不十餘年
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大意略可見堯舜文王不作士無必
遇者固多得於奔走困窮之餘爾日出堂上飲欲主人高礎爲
去蟻之地其自任重矣然不知蚍蜉由已而生蚍蜉猶惡其漸
而又尋斧焉余嘗疑其文字言語之工未當在小人之列呂氏
云既爲小人之事只是小人今人往往未知此

王令邢居實皆少而雄邁有古人筋骨略不相上下然令逆爲
慎嫉不能容人居實過自摧殘不能自容壽夭雖有命其德之
所近或有以取之也令採選詩韓愈遭駮議最甚愈年長矣後
生何可畏之甚也然令謂安知九列榮顧是德所累按孔子稱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又謂喜將閭巷好特與妻子議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曾子曰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古
人亦未至輕鄙富貴顧其義何如爾令一至之見固未能盡道



謂之有志可矣

蘇氏半字韻詩酬和最工爲一時所慕次韻自此盛於天下失
詩本意最多夫以六義爲詩猶不足言詩況以韻爲詩乎言今
年一線在那復堪把玩欲起強持酒故交雲雨散無乃與川上
之逝異觀比於博塞爲歡娛粗勝爾

東坡七首哀而不傷放而無怨高於古人數等秦黃諸人欲至
而不能蓋其天之所資至是而後信爾

五七言律詩按詩自曹劉至二謝日趨於工然猶未以聯屬校
巧拙靈運自誇池塘生春草而無偶句亦不計也及沈約謝朓
競爲浮聲切響自言靈均所未覩其後浸有聲病之拘前高後
下左律右呂勻緻麗密哀思宛轉極於唐人而古詩廢矣杜甫

強作近體以功力氣勢掩奪衆作然當時爲律詩者不服甚或絕口不道至本朝初年律詩大壞王安石黃庭堅欲兼用二體擅其所長然終不能庶幾唐人蘇氏但謂七言之偉麗者則失之尤甚蓋不考源流所自來姑因其已成者貌似求之耳王安石七言絕句人皆以爲特工此亦後人貌似之論爾七言絕句凡唐人所謂工者今人皆不能到惟杜甫功力氣勢之所掩奪則不復在其繩墨中若王氏（單本缺氏字下皆有則字）徒有纖弱而已而今人絕句無不祖述王氏則安能窺唐人之藩牆況甫之所掩奪者尚安得至乎

初分大道非常道纔有先天未後天大道常道孔安國語先天後天易師傳之辭也三墳今不傳且不經孔氏莫知其爲何道而師傳先後天乃義理之見於形容者非有其實然山人隱士之有志於當世者不少顯用於時者亦衆然不知天下事經隋唐苟且變壞古人治法遂不可復如財賦則天寶之後以稅養



輒以意附益別爲先天之學且天不以言命人所謂卦爻畫象皆古聖智所自爲寓之於物以濟世用未知其於天道孰先孰後而先後二字亦何繫損益山人隱士以此玩世自足則可矣而儒者信之遂有參用先後天之論夫天地之道常與人接顧恐人之所以法象者不能相爲流通至其差忒乖戾則無以輔其不及而天人交失矣奈何舍實事而希影象棄有用而爲無益此與孟子所謂毀瓦畫墁何異蓋學者之大患也

邵雍詩以玩物爲道非是孔氏之門惟曾晳直云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與之若言假觀蜡樊遲從游仲由指觀射者皆因物以講德指意不在物也此亦山人隱士所以自樂而儒者信之故有雲淡風輕傍花隨柳之趣其與穿花蛺蝶點水蜻蜓何以較重輕而謂道在此不在彼乎

呂大臨送劉戶曹獨立孔門無一事惟傳顏氏得心齋按顏氏立孔門其傳具在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雖非杜預之癖相如之俳然非無事也心齋莊列之寓言也其言若一志無聽以耳而聽以心無聽以心而聽以氣蓋寓言之無理者非所以言顏子也今初學者誦之深入肺腑不可抽吐爲害最甚

鮮于侁九誦亦爲當時所稱清廟祀文王蓋無以言其德而侁祠堯舜周孔語絕鄙近不知何故（閣本作哉）

通商茶法詔按是時富弼韓琦爲相貢舉條制勅按是時范仲淹爲參政本朝治道極盛之日也余嘗考自慶歷嘉祐以來士之有志於當世者不少顯用於時者亦衆然不知天下事經隋唐苟且變壞古人治法遂不可復如財賦則天寶之後以稅養



兵如取士則開皇貞觀已爲科舉以韓富極力僅能使茶法通商以范深思僅能先試策論而歐陽氏又謂欲復訓詁於三代之文者不過如此是可悲已古人治法從上相承當其將變而知其不可變者叔向與孔子而已既變而以爲當復者孟子而已蕭曹魏偶當治法未甚變壞之時故其行事猶粗有可觀使其已壞則一等是收拾不來韓范富亦不足深責也歐陽氏言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此謂鹽鐵金錫之類可也若茶則民所自種官直禁而奪之爾何共之有至韓刺義勇爲兵則不惟不知所以復而增益其變壞又甚矣

賜陝西招討經略都部署司寬放公用庫錢事呂氏言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朝士不平屢有攻擊如盧多遜雷德驤翟馬周趙昌言王禹偁宋湜胡旦李昌齡范諷孔道輔更勝

迭負然終不能損廟堂之勢至范仲淹空一時所謂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矣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爲以下攻上爲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爲國家計也然范韓既以此取勝及其自得用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則是非蠭起譁然不安如滕宗諒張亢因用公使錢過當至爲置獄劾治范始覺其非以去就爭之雖幸而獄不竟而小人窺伺間隙外則尹洙貸部將內則蘇舜欽賣故紙方紛紛交作諸人之身幾不能自保且元昊反敗軍殺將殫困天下曾不知所以爲謀乃以公使錢數十百萬持英豪長短而陷之死地耶鄭子孔爲載書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又請爲之焚書子孔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後定然及子產



自爲相却不如此直云禮義不愆何卹於人言而已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先爲諫官後爲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爲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反冏戈向之平日盛舉一朝墮損善人君子無不化爲仇敵至今不定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人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不以道而以言其末流宜若是矣

歐陽修尊皇太后册文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推所以行於已者爲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爲天下先而四海靡然其承風矣此人臣規諷人主之辭非人子所以施於其親也又言歸政沖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且英宗本以荒迷得疾不能聽斷故暫請后非后自欲之此尤非人子所當言也曹后還政世多異說然以神宗奉承之謹終始待遇曹氏不少衰曹則知宮闈固無間言而外人妄傳耳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七

文鑑

按孔安國稱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典謨且置訓誥誓命三代至今通用三代時人主至公侯卿大夫皆得爲之其文則必皆知道德之實而後著見於行事乃出治之本經國之要也周衰五六百年命令不復行於天下雖齊晉迭霸文告亦不能施於諸侯至秦擅事貴人盡軍吏而丞史賤官執文墨之權於是所言非所用所用非所言而人主制詔朝廷命令爲空文矣兩漢紀中摘舉一二後世祖述以爲不可及其視書所稱何啻涇渭之異流朱紫之殊色也蓋人主及公卿大夫不知道德而丞史賤官徒耀文詞虛實各行體統分裂乃爲治之大害不知者但以



古今不同爲解是可歎已余嘗考次自秦漢至唐及本朝景祐以前詞人雖工拙特殊而質實近情之意終猶未失惟歐陽修欲驅詔令復古始變舊體王安石思出修上未嘗直指正言但取經史見語錯重組綴有如自然謂之典雅而欲以此求合於三代之文何其謬也自是後進相率效之昔人所謂實實近情如高皇帝側室之子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指笑鋤剔以爲拙陋隱映旁出自謂奇巧至以獻公之子九人重耳倘在歲星吳分關士晉師之類盡爲警切突因呂氏載詔誥訓詞略敘大指如此蓋大道既廢等爲虛詞則今之號稱模擬典雅以求配合復古者固未必是而昔之率然突出質實近情者亦未必非且盤誥皆君上與民庶家人父子之語而韓愈反以爲佶屈聱牙則安石之謬又何怪也

雍熙三年趙普請班師疏此本朝大議論也蓋太祖平一諸國尚有太原未克未暇及幽州太宗既得太原便欲乘勝取幽州志既不就時太平興國四年也距今（疑當作此）七年矣普疏云旬朔之間便涉秋序當在六月中而曹彬等以五月敗於岐溝奏入適相先後明年虜求報復河北山東取幽州豈有祕計而浪戰亦安能有獲必盡擇智勇廉仁者爲將尺寸守之虜來使不得氣去勿追逐翦虜而無翦燕民不計歲月待其自潰然後築長城實塞下則夷夏分而漢虜安矣普既不足以知此王旦寇準迄變爲澶淵之和韓琦富弼一一承用及國難梗棘河東河北盡委與之未聞以爲非者堯舜三代禮義之區獨江淮而已其誤皆出於普然則雖以江淮爲固守國制虜之道又未知其孰從或曰今姑憂不能守江淮遠指幽燕何益曰守淮堅而虜不可越所以安江南也用之山東河南猶是也用之河東河北關陝猶是也用之燕薊猶是也取天下不可有異道也舜禹不能易也

王禹偁言聖朝享國四十餘年邊鄙未甚寧人民未甚泰求利不已設官太多今陛下治之惟新救之在速此眞宗初年也臣伏慮書生執言比奏陛下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不知古今異制家國殊塗者也假如帝堯既殂帝舜在位堯時有八元未進四凶未除舜乃流放舉用善惡兩分未聞後之人曰堯不及於舜也舜不孝於堯也伏惟陛下過老生之常談舊英主之獨斷則天下幸甚此設譬也按哲宗初司馬光將罷新法其時眞有三年無改之論而光乃謂宣仁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卒爲紹述之禍禹偁語簡直不回護光何不徑以爲據

依如魏相引賈誼晁錯者豈鄙其樸率故耶禹傅受知太宗夫世有直道自有直氣而爲眞宗言此不疑眞宗亦未嘗以爲謗者直道素明也自慶曆後議論浮雜直氣空多直道已散至治平熙寧紛爭於言語之末而直道蕩滅無餘矣觀此兩節風俗之變可以考見今人欲景行前輩須是於明道景祐以前更接上去看方得

禹傅言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按朱台符以京東運使應詔亦言陛下卽位肆赦臨朝聽政覃恩而宥罪施仁而及物未嘗蠲免殘租許行榷利山海之貨悉歸於上酒稅之饒不流於下蓋不欲盡山澤之利而與民共當時雖已無此事而猶有此論也其後則此論亦無矣事之已往猶可追論之不存深可畏且使今日有欲言寬山澤之禁者人不嘻笑而怒罵乎至言太祖時東未得江浙漳泉南未得荆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虜國用亦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此事今日固不能行矣而此論則至今猶在尙可議也且太祖精練（黃本閻本均作簡鈔本作練據單本作據）兵以嚴教習專任將以養戰守其謀不爲難知其效不爲難繼而卒無能髣髴其一二以行之者何耶若其論則固已腐朽熟爛五尺童子皆能道之而以陳於夸新喜奇者之前雖不至於怒罵而嘻笑者皆是矣故余欲及此論之尙存使明良忠智之士久於其任悉力畢心汰疲冗之兵用廉恥之將尺捍寸禦敵人無敢逸越以修太祖之烈然後考尋已遠不存者（單本無者字）之論散利薄征遺孔餘潤民得資以衣食不至於餓窮流徙而無告以復前代之舊則豈惟伸禹傅台符之志而已哉雖孔孟不過是也

楊億論棄靈州事宜由今而觀若曉邊事者然拓跋思恭以來世有五州中國不能問則固已棄地久矣太祖未暇討一因而撫之使爲藩捍內郡獲安亦時勢當然也太宗既取其地遂反每戰輒敗兵窮力屈繼遷靈州孤外旦夕淪沒正復棄之已無及矣億乃遠引漢武置朔方公孫弘以爲不便又以賈捐之棄珠厓爲比又謂地不過數千里爲堯舜三代之盛而尤疏闊者至言燕薊亦舉而棄之自是主議論之臣遂以棄地爲常而蹙國避寇外無餘術矣其言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有功亦與當時不合太祖時李彝興父子尙爲外臣故內斌等易於專任如內斌等豈能遽收前人之功哉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益之戒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自古聖賢雖曰尙德而不務廣地然亦未有以地不足而爲德之有餘者況唐嘗以靈武復興矣億不此之思獨以公孫弘爲辭然則見利害不盡設策盡不精汎濫綴緝以空言誤後人乃今世儒生學士大病也

寇準論澶淵事宜余舊聞長老重準力贊親征且言其凡所規慮皆已先定非一時偶然而爲者卽此疏也自太宗世契丹寇邊未嘗寧息眞宗甫終諒闇虜已大入親駕戎車亟用祖宗之舊而傅潛畏懦不戰范廷召康保裔敗死張齊賢向敏中呂端李沆呂蒙正畢士安不能爲謀及王超李福王繼忠又敗上議

復出羣臣不敢唯諾至是母子傾國來寇其勢尤熾天下震動則陳堯叟王欽若避地南遷之請紛紛出矣寇準初相倉猝奉上以行當時相傳畢士安有相公交取鵲尾官家高瓊有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之語其爲策略可見矣況此疏正是擘移兵馬寇深則抽那大軍護駕爾了無奇計未知諸公何以夸豔如此前代人主在鞍馬間者固多然須必勝不勝則危亡隨之人主勇於自行則固不論若諸將不用命而大臣將以天子之威壓之則前傅潛今王超終皆不能効死必求和而後免辱無大者而準猶可矜肆以爲功伐乎嗚呼舉大將者蕭何也身督戰者裴度也克合晉楚之成者向戌也皆昔事之已驗者也君子之相其君視其義與時如何耳可戰則戰而馮道不敢必戰當和則和而桑維翰不敢必和又近事之當監者也準既不能知人又不能臨兵至於委曲調護兩國之間爲生靈請命又不能也而挾萬乘僥幸然後以和爲功則余所不敢聞也

孫奭論天書按此事王旦始終奉行夫人臣導人主以誣天而人主能自敬天此載籍異事也旦之所行如此而得爲本朝賢相尤異事也奭言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議者蓋指當時之實也恭惟眞宗克自抑畏無愧古賢王東封往反獨蔬食而輔臣皆不能望其以伊傅周召致君難矣哉

范仲淹應詔十事是趙綰王臧蕭望之劉向以後一節次蓋李固陳蕃直以人命爭消長而房魏值其君自定經制故不得爲節次也余嘗疑儒者不得志於時非特道之難行蓋其間亦自有考論不審處如十事中自精貢舉以下其八皆國家所常行人情所同願縱有排沮易於消復非利害之要也惟明黜陟抑遷敍之法唐初急於用人自小官預大政其後兵亂假內職以重外權流弊及於五代官職各行於是有職外之官敍遷遞進眞宗推恩優幸三歲一磨勘彼以爲此人主命令也固非斜封墨勅之比而聖節任子人所歆豔一朝革去愠忿自深故此二事既先行關庸人重害之病開邪諂讒間之門此其所以排常行與同願者皆不得而仲也歐陽修云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蘇洵以爲當是之時毛髮絲粟之材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惜哉惜哉仲淹但言石介作頌爲怪不知我爲其形彼張其影何足怪也幸仁宗寬明且善人之類已衆故其遇禍不至如綰臧望之之酷韓琦繼之於前二事裁其太甚而人亦不以爲過蓋勢必以漸也（按歐陽修謂仲淹老練世故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然觀此二事不可謂不猛矣）若仲淹先國家之常行後庸人之重害庶幾讒間不大作而基本亦可立矣故審於考論者平居師友講習之急務孔子所謂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若好行小慧則固無益也

韓琦論時事謂西北二虜禍發已成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其憂懼迫切如此誠然矣然所條七事固國家所常行未有可以制敵也若夫陰營洛邑以爲游幸之所則疏矣使虜果向汴而洛陽倉猝不得爲播遷乎況奔走（單本作潰）之餘何由可守亦書生意貌之論耳大抵約和既定中外習安自無奇策可設其後王安石經理河北亦不過欲爲先事之備而琦又以爲不可行特靜躁有不同耳

富弼辭樞密論流民辨邪正三疏（又辨災異非人事皆天數文意大略類總書而加詳復

丁寧反覆示（鈔本無示字）如耳提而告人者舊傳韓琦與弼議事未合戲弼曰又絮耶弼愠曰絮是何言耶觀此三疏眞絮也其言邪正和同君子小人之際學者皆以爲至論蓋其主意端爲王安石爾方神宗以首相命弼弼審安石不可用何不正言於上決其去就而設此影語蓋神宗必欲有所改作弼意不然而安石助之神宗去安石非難而責弼以必更張者弼之難也按歐陽修言弼明敏而果銳此初執政時也作相後則不然矣弼初執政更張之意過於范韓至作相乃以一切堅守無所施爲爲是雖如琦之微有改作亦不能從也古之賢相因憂患而益明周公是也弼因憂患昏而猶欲自以爲賢非余所知也

賈昌朝論邊事言太祖得御將之道及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人所共知其言削方鎭兵權太甚之弊則人所不知雖有知者亦不敢言也言訓營卒謂令諸軍毋食肉衣帛營門有鬻酒肴則逐去士卒有服綵帛則笞之自古用士得死力未有不先使之溫衣飽食者如後世養兵衣食不足怨嗟憤懣何以効命恐此當別論也昌朝作相當范韓與廢之時而朋黨傾壞皆其力焉至於事業則未聞能踐此言何也

包拯論宋庠且云無過則又不然執政大臣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之謂過及近歲方乃捃拾細故託以爲名併舉權德輿事此一項論議雖非卓卓關繫然亦從古流通至其時未斷絕者自後無復有矣歐陽修謂拯素少學問觀此是其天資能近大體不待問學也余嘗謂堯舜禹皐陶君臣以來皆素有議論相傳雖漢唐褊狹而其流風餘烈猶未盡絕及後世以經術起之無不欲上繼堯禹而鄙陋漢唐然古人論議斷絕皆盡而偏歧旁徑從橫百起莫覺莫知而皆安之以爲當然也豈不可歎哉

歐陽修論日曆雖前引古史後言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然不過督趣史院功程爾未暇論史法也唐人謂人主不觀史其說陋矣後世相因遂以人主不觀史爲盛節謂必如是而後史官得其職此修所以有乞不進本之說也不知自古人主何嘗不觀史彼其所書善惡不隱顧省懍然觀其一日可以戒其終身矣若人主赧然諱避赫然誅戮則史官亦未嘗畏懦回避身可殺而史不可改史法由此而備故可爲治道之助惜乎修之所講未能及此止於記注而已韓愈最喜言史作順宗實錄載韋執誼王叔文同飯乃云鄭餘慶珣瑜二公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語類酸文嗟夫又在修下矣

修論包拯昔（黃本閻本皆作君嘗鈔本舉本改）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獲見朝廷用諫之效已著慶曆致諫事余於前章固論之按古所謂諫者以人主之身言之有責其臣以必諫已而自成其德者舜予違汝弼是也有責其君以必受諫而後德可成者傅說后克聖是也諫行則人主無過無過則明明則用人立政無不得其當而治道舉夫知人安民禹以堯爲難者蓋過不能盡無而明或有所蔽也今修所言用諫之效不於人主之身焉是求而區區於臣下爭議之末節故其效有時而窮修蓋親見之而不能救也濮邸之爭豈修亦悔之而不敢言乎修之學未能進此而抗然爲爭議之主余懼後世之忘其本也故重述之

余屢聞呂氏言宋祁請復唐馱幕法歎其思慮精密考驗深遠非當時所及後學所宜知馱幕軍行所必用但因承苟且不爲

耳按左氏載晉楚遠征百物修備及六韜聚爲七書軍用一篇習舉業者皆能誦之祁但近稱唐制豈其於二書偶未詳耶然出車東山六月諸詩敘師役勞苦意義閎博而鄭申侯謂齊桓師老遇敵懼不可用欲使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則倘有彼此一家通有共無之意晉文楚莊所不能也至諸葛亮耕於敵境居民錯雜按堵無私蓋古之善爲將者無不皆然若漢唐窮追遠討常以萬里外爲限用其民如爲獸雖欲必有馱慕豈若居室枕席之安耶恐此祁所未知也

張方平論國計在王安石未用前論免役錢在爲安石所排後神宗始初明銳果於欲爲而冗兵厚費一節最爲慶曆以來大患若當時大臣公共爲上別白言之圖其至當而決於必行事之力以還祖宗之舊雖黨逐滿天下而風流相接元字符末則已稍復宣和垂三十年矣欽宗內禪夷狄方熾橫何暇及羣臣之邪正則又復而光實爲贍主後人單本作又秦檜殄滅既廣遠非十數年功緒不就則人主之志已定而其他紛紛妄言改作者不復用矣惜乎韓富歐陽不能知方平雖知而言之不切就使切論而亦未有以處也及安石既用則紛更之禍已成當時如方平言者甚衆安能救乎呂氏言方平在諸人中名論甚輕暮年與安石不合衆方歸重按方平與善人離合之勢雖不及文彥博趙抃而視夏竦賈昌朝有間矣然其著絹喫羊酒之氣終在而挾邪不直之意固亦不能無也蘇氏兄弟乃獨以知道推之而或又謂前生寫佛書猶未盡卷尤怪妄矣

司馬光諸疏按本朝論議行事爲三節處曆也熙寧也元祐也光雖不及仲淹之開濟其灼知國家守成之規模極始盡末不增宴安有過之病王旦不起倉猝無益之患呂夷簡韓琦又能補葺其闕損扶持其顛仆使之可以長久則琦與弼皆不及也且仲淹之志本欲變通琦與弼既協同其說雖羣小不容仲淹竟去未久而死然琦弼相次爲相終不能復伸仲淹之志安石初有盛名本琦弼所引用及其變更諸事琦嘗一爭論弼與彥博修亦皆不附從然但知退挹自保終不敢力沮安石之成推此數人已行使其居安石既衰之後當宣仁登進之時必未能盡廢安石所爲以還祖宗之舊法黃本閻本均作決據鈔本改作也獨光爲侍從則與安石力辨又以私書勸之又以用舍去就之際決之安石於諸人無所畏獨畏光及蘇軾者畏其不止也宣仁初雖曰盡用不得志於新法者然諸人之論皆謂歲遠而利害異事久而節目多且虞父子之間報復之禍不敢改也獨光挽回一世

此沔既受汗蔑而實錄遂具載之若信然者呂氏云此安石筆也沔又言范仲淹孤寒出身忠誠報國統兵邊鄙終歲勤苦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百緡令助清貧之節可略見當時事意也本朝享國百年承平無事蓋自仁宗末英宗時人臣數有此論其意本欲諛切人主因歸美以求譽懼爾非以爲國家必當有事而何爲若是之無事也且太祖太宗爲開基受命之君而三世繼承皆無失德則安得不百年而無事然太宗及眞宗初河北山東無歲無契丹之患而李繼遷父子寇橫北方若兵革不已勝負不分因之以饑饉加之以盜賊播遷之難何必靖康割裂之勢不待紹興人無智愚皆所共知也由此言之則渡江以前百六十餘年而無事者與二虜約和之力也兩漢及唐不待與虜和而亦能無事此其所以加於我一等也渡江以後亦且百年而亦無事此其所以加於我一等也



百年而亦無事者亦約和之力也一日不和則不勝其事矣安危之數何可預定存亡之機必爲厲階安石所不能知也而必以紛更亂其俗以大有爲要其君以祖宗百年無事爲天幸而不足恃而不知其一旦有事而不可救者職安石爲之也哉周公之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夫古人豈不居安而慮危哉特不喜危而惡安爾

文鑑

蘇軾徐州上皇帝書自惜其文所謂故紙糊籠篋者呂氏數語
余歎其抑揚馳驟開闔之妙天下奇作也彭城爲齊楚形勝雄
藩重地從古以疑當作已然方其時積衰累薄乃至於此以守郡之
力而無數十百千可以使人豈非賈昌朝言朘削方鎮太甚而
致之乎然則改法制變而安危之勢有所激雖聖人固不能盡
其慮也買燈後所上書於告君理體疑若未足然初學爲文者
無不誦習安石尤畏之昔英宗欲以唐故事召軾翰林韓琦但
用近例入館而已使軾已列侍從胡宗愈請令帶館職入三館供職因看琦固欲守此法
度而爲照豐所變也與安石較其輕重宜不止此余固言之矣琦號有名



宰相乃使俊傑異能之人計尋常拘尺寸以爲苟賤委身之地
與絳灌馮敬害賈誼名異而實同也惜哉然軾謂有卒自
可徐徐十年之後當立何事若神宗
能安石而聽軾非安於不爲而止者亦未知軾以何道致其君
此不可不素講也

蘇氏言晁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病然乃身爲科舉之宗不
輔養主德爲大而以周公之輔養成王爲法爲立政專言常伯
常任綴衣虎賁發此論也今按立政歷陳夏商先君及周文武
用人之方與桀紂寵任暴逆亡滅之故乃在成王即政後非初
立沖幼時也又按金縢武王既葬叔流言周公居東作詩以
遺成王成王悟天變罷穆卜迎歸周公及既作洛周公復子明
辟成王重留委國以聽而周召復相遂終周公之身與成王之
世然則非成王之智不足以知其臣非成王之明不足以任其
爲陰侵陽程氏論十事當與此並觀自昔經生通人各自爲方
不知其偏也然轍暮年不能守方爲兵民燕薊之說未幾而女
眞起然則必眞有見而後爲豪傑之士筆墨誦讀所得者不足
據也

呂氏言劉摯善爲疏其攻短安石模寫精妙情態曲盡而無迫
切譟忿之氣一時莫能及然不爲安石所忌惡但言其妄作愚
而易見爾蓋名素輕所與奪不能動俗神宗嘗問摯從安石學
否可見也故其受謫亦薄文彥博後與韓富齊名獨摯有駁論
幾成誅族之禍

程氏爲彭思永議濮邸事當稱姪嗣皇帝敢昭告於皇伯父濮
國太王按兄弟之子稱姪禮無所據而本生子以其屬言者世
俗之辭也以太加於王又不經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父母
不可沒也持大宗者降於小宗小宗不敢齊也避父稱親義固
無當舍父稱伯理將曷宜以古人之意議禮而以世俗之名制



禮可乎夫立後與爲人後所後父與本生親皆至公大義所在
而非以私情臆說行於其間也然則世俗無據之名不可以制
禮也決矣

程氏上太皇太后書問學職業所欲致之君者具於此矣蓋以
輔養主德爲大而以周公之輔養成王爲法爲立政專言常伯
常任綴衣虎賁發此論也今按立政歷陳夏商先君及周文武
用人之方與桀紂寵任暴逆亡滅之故乃在成王即政後非初
立沖幼時也又按金縢武王既葬叔流言周公居東作詩以
遺成王成王悟天變罷穆卜迎歸周公及既作洛周公復子明
辟成王重留委國以聽而周召復相遂終周公之身與成王之
世然則非成王之智不足以知其臣非成王之明不足以任其
臣其聖質卓然周召蓋爲其所用以致盛治非如童稚未識必

待封唐叔攘伯禽以警厲之若後世俗儒所傳而後足以進其德成其材也當元祐初毋后垂簾姦邪窺伺用事者惴惴度日常不自保取子毀室之痛未知安所寄託至於流涕橫潰而人之大倫幾廢矣輔養之道豈易言哉

梁燾論欲退呂大防以禮略見祖宗輔相用舍節目雖然燾未之思矣大防雖以禮退考其時之爻象可復以禮進乎蓋守死善道則當辭而不就如范鎮亡身殉國則當危而不亂爲司馬光尚庶幾爾若夫既已冒進於憂危之先而復求倖免於變移之後者此元祐是非之論所以至今未決也且古大臣進退之道固未可責蕭何嘗有賜金置衛請苑之疑而爲生乃不治垣屋買田宅必於窮僻處鄧禹免相閉門教子各授一經諸葛亮國命在手不與子弟共祿但令治耕桑而已審如斯言二三年



而善去去而規復來則何以長慮卻顧爲國家立久大之業乎范祖禹聽政疏言今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校補：前本閣本鈔本皆無之字據文鑑及單本）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此十數語可爲涕流蓋國家存亡從是決矣余嘗與呂氏極論累日終無救法舊傳程頤謂當令熙豐用事之臣自擇其太甚變之天下至今以爲知言然小人視民如草芥何嘗知世間有苦痛事而利柄在手亦安肯輕有變易殆不過一種好語爾況祖禹所言亦止能如此與黍離麥秀事敗而悲者又何以異余每思熙豐小人特立紹述一條歸罪元祐以爲不當輕變神宗政事故其禍蔓延不可復遏而元祐諸人不能以輕改祖宗政事爲熙豐小人正名定罪治其尤無良者倒戈以授仇人此大失也自王安石外凶狡陵肆必遂其惡者呂惠卿章惇蔡卞蔡京而已若元豐末元祐初毋后垂簾姦邪窺伺用事者惴惴度日常不自保取子毀室之痛未知安所寄託至於流涕橫潰而人之大倫幾廢矣輔養之道豈易言哉

梁燾論欲退呂大防以禮略見祖宗輔相用舍節目雖然燾未之思矣大防雖以禮退考其時之爻象可復以禮進乎蓋守死善道則當辭而不就如范鎮亡身殉國則當危而不亂爲司馬光尚庶幾爾若夫既已冒進於憂危之先而復求倖免於變移之後者此元祐是非之論所以至今未決也且古大臣進退之道固未可責蕭何嘗有賜金置衛請苑之疑而爲生乃不治垣屋買田宅必於窮僻處鄧禹免相閉門教子各授一經諸葛亮



宗禍福相去遠矣浩之力難於仲淹浩本常才而能爲此者積習見聞之久源流有自而然也慶曆誅奢禍福雜元符諫者有孫屈祖爲是矣則私史者乃其所教也又何足以開悟人主乎本朝諫諍二事范仲淹鄒浩皆廢后大事也郭后雖廢尚美人并斥而立曹后嘉祐治平之間有助焉浩所論在賢妃既立後雖已無及而孟后終復位號爲建炎再造之祥與漢成帝唐高宗禍福相去遠矣浩之力難於仲淹浩本常才而能爲此者積習見聞之久源流有自而然也慶曆誅奢禍福雜元符諫者有



禍無福所遇之時殊也

陳瓘力拄（疑是持字）蔡氏其言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之說欲障蔡氏之橫流而止中原之幅裂惟天知之人不知也

（本條黃本閣本鈔本皆連上條今據文鑑校正）

以謝知制誥表考之得文字之正意古今如歐陽修者鮮矣然翰林學士表則已退落遠甚若王安石謂有道德者難於進取則不過驕矜大言而已至蘇軾止於近事則又衰焉孟子所稱有德慧術智常存乎疢疾而後世之士每以所遇之憂樂爲氣之盈虛則其文安能及古蓋可悲也安石謝宰相表最工爲近世第一而呂氏不錄蓋大言之尤者不可爲後世法故也

曾鞏賀南郊表論者謂鋤陳太微星緯咸若竄崙渤澥波濤不

驚與韓愈析木天街星宿淸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可相比方就其果然亦何足道夫文不務與事稱而納諂以希進最鄙下矣淸廟之詩曰於穆淸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豈有汎辭拈枝弄葉耶

范純仁遺表一時難言者略已盡言矣於此見范氏子弟家風非文富比或言其家嘗申穎昌府用印僅免大戮云

進尊堯集表可惜元祐初無能明此義者或以爲操蔡氏之矛而攻其室此何足論乃百世存亡所係而天不牖民以智不導民以言可重歎也然瓘當其末流而能及此壯哉壯哉

程氏視聽言動箴按孔子曰克已復禮爲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克已治已也成已也立已也已克而仁至矣言已之重也已不能自克非禮害之也故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此仁之具體而全用也視聽言動無不善者古人成德未有不由此（鈔本此字下有者字）其有不善非禮害之也故孔子教顏淵以非禮則勿視聽言動誠使非禮而勿視聽言動則視聽言動皆由乎禮其或不由者寡矣此其所以爲仁也一日則有一日之效言功成之速也程氏箴其辭緩其理散舉雜引人主意比仲山甫宜若無愧頌之可也而介所講未詳乃以復仁未必可致非孔顏之所以講學也

劉敞讓樞密直學士又讓翰林學士又讓樞密副使所讓益尊所守益堅古人所謂讓者終身不踐其位二十年間否泰消長之形與當時用舍進退之迹靡於一頌明發機鍵以示小人而導之報復易所謂翩翩不富城復于隍若合契符宜其不足以助治而徒以自禍也介死最爲歐陽氏所

哀序外制覩頌語不稍異然則修所見亦與介同者耶

王禹偁文簡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及者而不甚爲學者所稱蓋無師友論議之故也柳開穆修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今所存來賢河南尉廳壁法相院鎭靜勝待月諸篇可見時以偶儷工巧爲尙而我以斷散拙鄙爲高自齊梁以來言古文者無不如此韓愈之文備盡時體抑不自名李翺皇甫湜往往不能知而況孟郊張籍乎古人文字固棲天下之麗巧矣彼怪迂鈍僕用功不深纔得其腐敗蠹濁而已

韓愈以來相承以碑誌序記爲文章家大典册而記雖愈及宗元猶未能擅所長也至歐曾王蘇始盡其變態如吉州學豐樂亭擬覩臺道山亭信州興造桂州修城後鮮過之矣若超然臺放鶴亭賞罰假竹石鍾山弁放四出其鋒不可當又關紐繩約之不能齊而歐曾不逮也舊傳曾鞏諸文士爲吳郡六經閣記相顧莫敢先張伯玉忽題云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衆遂閣筆不知此何以爲工而流俗爭豔至其終篇皆陳語補緝若聚帳狀無可採又謂伯玉博涉多聞每以所短困羣如榜會夫子位戲侮之類殊甚苦之而劉敞亦有可惜歐九不讀書之誚然猶流言未足憑也若黃庭堅稱蘇洵木假山似莊周韓非夫舉世俗所以屈莊周之文者以其雖一切寓言而能抑縱舒斂自無入有殆若天成而實言者或不及也玉石異物炼擢特起似於山而世貴之木未嘗似山就其似山何足貴而謂得莊周體末言三峯尙未脫凡筆周言六合中有魏魏中有梁梁中有王似稊米之在太倉其怪偉殊特至此三峯何足異哉二篇偶以流俗所敬而存讀者不察坐墮處矣





蘇轍記閔子祠堂東軒遺老齋轍以知道自許雖求爲有得之言然與事不合按孔子未嘗以舟楫足恃不顧而仕諸子未嘗以陋舟而求試顏淵未及仕而夭冉伯牛有疾獨閔子不爲季氏宰蓋家臣其所恥也孔子使子路復見荷蓧丈人其言曰不仕無義顏子雖少年而孔子以成材許之將同其進退出處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初未嘗必於不仕也在世俗最爲淺下固非論議所及而轍以此較道學之高卑是不行之道亦安有不仕之學而況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孚其所知未深而然爾樂莫善於如意憂莫慘於不如意聖賢無此論乃莊周放言也古人立公意以絕天下之私捐私意以合天下之公若夫據勢行權使物皆自撓以從已而謂之如意者聖賢之所禁也

范祖禹布衾銘記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其動作必有禮此言有益於學者所以爲水者以清也非清則無澄也所以爲矢者以直也非直則無端也今夫澄其汙洳端其撓節以求直清之效者多矣未有已清而澄不已已直而端不止者也雖然郭泰言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及



直不疑買金償同舍等事又不可量也

與契丹和前四十年劉敞送張損之後四十年蘇洵送石揚休（文鑑作石昌言）張來送李之儀（文鑑作李端叔）三序就如其所憂未足以謀國而況百年中泰然不知憂者皆是則安得無靖康之禍貴誼之

言徒貽笑後世而董仲舒至謂天下大計莫如和然則雖如三
人亦不復有是可悲也

因范育序正蒙遂總述講學大指

道始於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易傳雖有包犧神農黃帝在堯之前而書不載稱若稽古帝
堯而已

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載尤詳堯敬天至
矣曆而象之使人事與天行不差若夫以術下（下字黃本閻本均脫據鈔）

次舜濟哲文明溫恭允塞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舜之知天不過以器求之耳日月五星齊則天道合矣

習學記言序目　卷四十九　九　敬鄉樓叢書

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至可見執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贊舜始有
大知執兩端用中之論孟子尤多皆推稱所及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洪範者武王問以天箕子亦對以天故曰帝乃震怒不畀洪
範九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明水有逆順也孔子因箕子周
公之言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歎治有廢興也然自前世

以爲龍馬負圖自天而降洛書九疇亦自然之文其言怪誕
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輶如毛舉輕以明重也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言天不可即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難
知而難求也故曰安安允恭克讓浩浩昊昊文明執中惠迪克綏
厥猷主善協一皆盡已而無所察於物也皆有倫而非無聲
臭也今也顛倒文義而指其至妙以示人後世冥惑於性命

按高辛高陽之子聚爲元凱舜雖盡用而禹以材難得人難
知爲憂皐陶既言亦有行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諸侯
皆有可任者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典禮賞罰本諸
天意禹相與共行之治成功立至夏商周一遵此道

次湯惟皇上帝降衷子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其言性
蓋如此

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終始惟一又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閻本）（黃本止有次伊尹三字連上行蓋據學案補正）

湯自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伊尹自言惟
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

嗚呼堯舜禹皐陶湯伊尹於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
有之矣

習學記言序目　卷四十九　十　敬鄉樓叢書

次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離離在宮
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
岸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雅頌作於
成康之時而言文王備道盡理如此則豈特文王爲然哉固所
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於天（學案作全乎命）也

按中庸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德輶如毛毛
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烏至於高魚超（學案作趨）於
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輶如毛舉輕以明重也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言天不可即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難
知而難求也故曰安安允恭克讓浩浩昊昊文明執中惠迪克綏
厥猷主善協一皆盡已而無所察於物也皆有倫而非無聲
臭也今也顛倒文義而指其至妙以示人後世冥惑於性命

次皐陶訓人德以補天德觀天道以開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
自皐陶始

後天之說今不取

之理蓋自是始噫言者過矣不可謂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教並行禮刑兼舉百官衆有司雖名物卑瑣而道德
義理皆具自堯舜元凱以來聖賢繼作皆於事物其該洽演暢
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與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統歷
然如貫聯算數不可違越
按大司樂言天神降地祇出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異
次孔子周道既壞上世所存皆放失諸子辯士人各爲家孔子
蒐補遺文墜典詩書禮樂春秋有述無作惟易著彖象
舊傳刪詩定書作春秋余以諸書考詳始明其不然
然後唐虞三代之道賴以有傳
按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今考孔子言仁多於他語豈其
設教不在於是朋至羣集有不獲聞故以爲罕耶



孔子歿或言傳之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按孔子自言德行顏淵而下十人無曾子曰參也魯若孔子
晚歲獨進曾子或曾子於孔子歿後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
子之道然無明據又按曾子之學以身爲本容色辭氣之外
不暇問於大道多所遺略未可謂至又按伯魚答陳亢無異
聞孔子嘗言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中庸爲
孔子遺言是顏閔猶無足（學案作是）告而獨閟其家非是若子思
所自作則高者極高深者極深宜非上世所傳也然則言孔
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謬誤
孟子亟稱堯舜禹湯伊尹文王周公所願則孔子聖賢統紀既
得之矣養氣知言外明內實文獻禮樂各審所從矣夫古昔謂
之傳者豈必曰授之親而受之的哉後世以孟子能傳孔子殆
或庶幾然開德廣語治驟處已過涉世疏學者趨新逐奇忽亡
本統使道不完而有跡（自前葉第十行然後唐諸句起至本行止貴本閣本曾聯爲一段據學案校正）
按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開德廣齊
滕大小異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以爲湯文文王（文武）固然故曰語治驟自謂庶人不見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
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而曰庶人可乎故曰處已過孔子
復汶陽田使茲無還對罷齊饗與梁邱據語孟子不與王驩
言行事憚煩若是乎故曰涉世疏學者不足以知其統而務
襲孟子之迹則以道爲新說奇論矣
自是而往爭言千載絕學矣易不知何人所作則曰伏羲畫卦
文王重之按周太卜掌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畫非伏
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爲書爲筮占而文王自言
著知道者所爲而周有司所用也孔子獨爲之著象象蓋惜其
爲他異說所亂故約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歸異說之妄以示
道德之歸其餘文言上下繫說卦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
或在孔子後或與孔子同時習易者會爲一書後世不深考以
爲皆孔子作也故象象掩鬱未振而十翼講誦獨多魏晉而後
遂與老莊並行號爲孔老佛學後出其變爲禪喜其說者以爲
與孔子不異亦挽（學案作援）十翼以自況故又爲（學案又號爲）儒釋本朝
承平時禪說尤熾儒釋共駕異端會同其間豪傑之士有欲修
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張二程出焉自謂出入於佛老甚久已
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和參兩形氣聚
散絪縕感通有直內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之道皆本於十翼
之傳者豈必曰授之親而受之的哉後世以孟子能傳孔子殆

以爲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啓教後學於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鋒銳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尙晦不知夷狄之學本與中國異

按佛在西南數萬里外未嘗以其學求勝於中國其俗無君臣父子安得以人倫義理責之此下黃本閻本鈔本單本俱訛脫據學案補特中國好異者折而從彼蓋禁令不立而然聖賢在上猶反手惡在校是非角勝負哉

而徒以新說奇論鬧之則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謂此書以六經所未載聖人所不言者與浮屠老子辯豈非以病爲藥而與寇盜設郛郭助之捍禦乎嗚呼道果止於孟子而遂絕耶其果至是而復傳耶孔子曰學而時習之然則不習而已



矣

按浮屠書言識心非曰識此心言見性非曰見此性其滅非斷滅其覺非覺知其所謂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謂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與浮屠辯不越此西端不合之以自同則離之以自異然不知其所謂而彊言之則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則其詞類浮屠故略發之而已昔列禦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風又言至誠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爲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則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補至此止外字以下數行黃本閻本鈔本據學案補無際無極皆其身所親歷足所親履目實見實學案作習之句下

而耳實聞學案作習也以爲世外壞特廣博之論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傳天地絪縕通書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誠之不可揜孟子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蓋若是也譽之者以自同毀之者以自異嘻末矣

蘇洵自比賈誼曾鞏王安石皆畏其筆至以爲過之歐陽氏比於荀卿嘉祐後布衣特起名冠當時而高後世李覯王回豈敢望也權書衡論幾策多談兵論爲將草野未除去誼固遠今所取者一二而已六經論尤失理皆以爲聖人機權之用乃異聞也故家庭所講不能深造誤其子矣或傳洵自挾一書誦習二子不得見他日竊視之戰國策也洵聞而歎息此雖未可信然親其遺文大略可見矣又傳富韓方欲整齊驕卒洵始見之因顯言治兵當用嚴引李光弼事二公以爲漏密事類駭動故久而無成又二子應制舉洵戒轍用直言對策得不黜晚歲力摳宰相修因革禮未奏卒古人謂招之不來況不待其自至而馳騁以求之乎



尹洙早悟先識言必中慮同時莫能及敍燕息戍法制文鑑作兵制與賈誼相上下適會其時故但爲救敗之策爾源亦善論事非擯所長於空文者也

救時莫如養力辨淆莫如平氣石介以其忿嫉不忍之意發於偏宕太過之辭激猶可與爲善者之怒學案作怒鈔本作怒黃本閻本作堅學案作必堅據鈔本及學案改已陷於邪者之敵莫不震動慫惥而攻之故同挽無毫髮而傷敗積邱陵矣哀哉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善明立志果殉道重視身輕自謂大過上六當其任則其節有足取黃本閻本鈔本單本均作那據學案改也今所錄皆放此可以覽觀矣

唐庚憫俗今四方萬里之國而無恢大閎遠之風以充之百工所造商賈所鬻士女所服日益狹陋謂崇觀宣政間也其敝至

渡江且百年猶在淳熙中上下皆有從窄之論余甚憂之邇來
服用乃更疏闊大冠高舄廣袖滿領莫知所從始豈庚所言恢
大閎遠者幸會旋復將以充而壽之殆天意耶

文鑑

歐陽氏朋黨論薦傳謂其能極小人之情狀故姦邪忌惡尤深蘇氏爲續論欲剪戮元惡而撫用其餘按自古小人害正比而仇君子人主必保護愛惜每加繫逐使君子恃以自安小人爲黨君子不爲黨也如養鷙鵰孔鸞猫犬常伺其隙備豫稍不謹搏而食之無救矣孟子言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穆公猶然況舜文王乎此論乃言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必君子而後有朋欲人主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是則人主眞以爲有黨而不善退將愈重其蔽而安能解其惑設且君子固未嘗能去小人安有戮其首惡而不用用上單本校補一撫字敬鄉樓叢書



其餘以滋國患者至引州綽邢劖爲比則是方求免之不暇而預以得志自處蘇氏又過矣始終用元祐自無可憾用慶曆不終乃深可惜耳歐陽氏迫切之論失古人意徒使人悲傷而不足以爲據也

司馬范氏論鍾律按律止於寸固不能生尺度律異物其用各殊尺又安能生律也凡物度數必由分寸起自杪忽有形之可積十而成毫毫十而釐釐十而分寸尺尋丈皆已具焉乃自然之數也故宮繫於分分不繫於宮黃鍾繫於寸寸不繫於黃鍾也謂度量權衡皆生於黃鍾而以黍起分者獨劉歆妄作新說爾古無是也古之制律自分而九之以爲宮自寸而九之以爲禮異之命爲宗爵不必親而疏者可畀也田不必子而貧者可共也施舍賙惠惟族是與損歌童舞女之奉厚弔死卹孤之恩族人依倚特爲宗主無犯義無干刑相趨於實而不惟其名之徇此今日立宗之要也

敘諸論舜禹皐陶辨析名理伊傅周召繼之典誥所載論事之始也至孔孟折衷大義無遺憾矣春秋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左氏善爲論漢人賈誼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善爲論後千餘年無有及者雖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間起不能彷彿也蓋道無偏倚惟精卓簡至者獨造詞必枝葉非衍暢條達者難工此後世所以不逮古人也獨蘇軾用一語立一意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千百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雖理有未精而詞之所至莫或過焉蓋古今論議之傑也軾自以爲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嗟夫古人豈必有此文而後有此論哉以文爲論自蘇氏始而科舉希世之學爛漫放逸無復實理不可收拾矣劉敞王回好援古義有深遠之思學者



更試求之

以形勢論天下春秋猶無之蓋出於戰國辯士揣摩之學六國初尙夷狄擯秦孝公用商鞅變法致富強未嘗恃關爲固也及秦亡而賈誼司馬遷乃罪子嬰不能守險以自安且天下方共起而滅秦就使閉關不出未知可保歲月否何去非亦伸其說以爲章邯李由不知以攻爲守而以守爲攻曰此兵家之事余觀苻堅既敗亦欲委關東於敵豈非知兵然秦地終不能有也夫形勝必視大勢所歸勢未離則可以攻可以守今雖極揣摩之文陰陽雖有不息之用治道之本末或不在此則其言出治者之論曾不如孔子順一言而孟子又稱教人以耕桑便能與殷周並興恐亦當細考

蘇轍論古之英雄惟漢高帝不可及英雄二字先秦無有乃流俗所稱也其論北狄言當養兵自重卓然獨立不聽外國之妄

有不息之用聖人體之以收必治之功主司大稱贊以爲得太平文體擢爲第一主司所謂太平則崇觀宣政時也乾道中主司欲革四句對偶之弊答者言聖人不求其臣之徇已故其臣無得而議已遂據上第淳熙初學者厭破題襯貼纖靡頗復釐改答者云以已體民而後尊卑之情通以國觀民而後安危之理顯學官不能奪卒賓首選然設科取學先已雜見春秋傳記其所訓釋猶未能盡合義理之中漢加甚焉今雖以破題分巧拙要未足病視義理當否耳以前三破題言之天地雖有自然之文陰陽雖有不息之用治道之本末或不在此則其言出治於先而必治於後者虛詞也聖人固不求臣之徇已然使其尙有可議固當議之豈以爲統得而議乎又無得而議非聖賢事則其悖理甚矣至於以已體民以國觀民雖其辭若巧而其理

不謬則比前作爲勝誠使知義理者常爲主司學者不得以悖理之文希合於一時雖因今之時文不改自（學案作亦自）足以得士不然雖屢變其法而學者之趨向亦終不能一豈四句對偶一冒工拙可爲損益哉（陳有五道不如一道一道不如一行之語）

宋祔祖宗配侑議太祖太宗眞宗三廟不遷及親祠皆侑仁宗意已定有司卽而言之爾按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蓋前乎此周人未知所始周公特推崇之也武王雖克殷有天下周公以爲德莫盛於文王故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故孔子曰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必原其始而不私其功此周公之所以爲孝可爲萬世法也祔之議因人主之欲而爲典禮可也故其言曰自爾有司不敢輕議又加多焉爾昔漢宣帝尊孝武而夏侯勝不從以爲詔書不可用得罪幾死儒生守經有時而中筆毫末之巧拙而夸競不已也嗚呼此有志者之所當深思也



專門之學未可一切以爲陋也

曾鞏救災議米百萬斛錢五十萬貫爾何至懇迫繁縷如此若大議論又將安出豈其時議者眞庸奴耶鞏文雖工然此議及鑑湖序乃文人之累也

呂大鈞世守邊郡議言在商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時晉國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已雖非透底之論然既封建諸侯則勢固然矣今既自有天下（舉本作今既自有其天下）不以與人則守邊以衛百姓安得不自任其責徒曰是廣遠而不可守委民命於夷狄縱其搏食乎方周衰不能主令諸侯莫輔猶且伊川爲戎荊蠻問鼎今邊不能禦坐視入內地噫將焉及矣

范質戒兒姪詩向敏中留別知已序晏殊中園賦韓琦閱古堂記文彥博施鍇論富弼答陳升官書本朝名輔相飭已立志之方可槩見也王曾既中第或謂狀元三場一生喫着不盡王正色拒之以爲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後生學者傳以爲口實歐陽修既執政人有賀之者答以惟不思而得（學案作求而得不）與既得而不患失然余病其侵尋於官職矣而呂氏嫌此論（學案作嫌予此論）太高余亦不敢竟其說而止大抵自唐中世天下治體爲宇文融李林甫王鉷之流剝壞皆盡大變於古後爲相如李吉甫裴度李德裕皆無救弊起廢之略獨一陸贄欲有所爲未幾竄死至今數百年終無策以振起之賢愚同軌邪正並轍苟免其身而復以其敝（學案作弊）遺後人然則雖不思得不患失而卒與庸衆人同歸於溫飽者無異以盡民財爲能以盡民命爲功至其他刀筆毫末之巧拙而夸競不已也嗚呼此有志者之所當深思也



劉奕與韓范論岐州中路修山城事以爲關中之事所以多失之者上輕之而不思（黃本閻本皆作忌據鈔本及文鑑校正）下隨之而不言增少而爲多積小以成大余嘗歎天下不幸有倉猝之變起則舉世紛然爭思其所不當爲爲其所不及思以病民夷狄姦雄未至甚害而執事不肖驟殘倏虐上下相驅以百姓爲芻狗故其根本不日而蹙亡矣蓋事決知其無益而不妄爲者乃救敗扶傾之本雖賢智憂國之臣未能行也

按程氏答張載論定性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當在外時何者爲內天地普萬物而無心聖人順萬事而無情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有爲爲應迹明覺爲自然內外兩忘無事則定定則明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皆老佛莊列常語也程張攻斥老佛至深然盡用其學而不自知者以易大傳誤之而又

自於易誤解也子思雖漸失古人本統然猶未至此孟子稍萌芽其後儒者則無不然矣且佛老之學所以爲不可入周孔聖人之道者蓋周孔聖人以建德爲本以勞謙爲用故其所立能與天地相終始而吾身之區區不與焉佛老則處身過高而以德業爲應世其偶可爲者則爲之所立未毫髮而自夸甚於邱山至其壞敗喪失使中國胥爲夷狄安存轉爲淪亡而不能救而亦不以爲已責也嗟夫未有自坐佛老病處而揭其號曰我固辨佛老以明聖人之道者也

陳師道在同時四人中惟詩推敬黃庭堅若文學識尙自視非其輩倫言論未嘗及也所師獨曾鞏至與孔子同稱歐蘇皆不滿也與曾布書頗詳事情擬武舉策陳義尤高諂賈誼無以自容安能容匈奴師道爲此語數十年有靖康之禍此非不能容匈奴者所致乃自容而又容匈奴者致之也學欲至之捷而守之迂迂捷同軌則知德者不貴也識欲覺之先而持之後先後一轍則知務者不許也惜乎師道見理未盡而執志甚堅上不能爲王罔孫侔下不能爲石延年尹洙也



因張舜民與石司理書載歐陽氏語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修猶爲此言始悟人之窮力苦心於學問文詞者徒欲藻飾華澤其身而已聖賢之事業非所以責之也

觀陳師錫答陳瓘書天下不知王安石之罪而尊其聖者皆是也天下安得不亡瓘之所知亦不過蔡京兄弟而已悲夫自古而然仲由不知衛輒揚雄不知王莽蔡邕不知董卓荀彧不知曹操王導不知王敦陷其身名敗其家國者衆矣安得許邵郭泰管寧之流而與之論乎

歐陽氏策問貴木閣本鈔本皆脫閣字據文通補爲三代禮樂井田而發者五似若歎先王之道不得行於後世者其言則雖以三代爲是而其意則不以漢唐爲非豈特不以爲非而直謂唐太宗之治能幾乎三王則三代固不必論矣故其制度紀綱儀物名數皆以唐爲是而詳著之以余觀太宗之治曾不能望齊桓之十一也而何三王之可幾哉然則歐陽氏之學非能陋漢唐而復三代蓋助漢唐而黜三代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秦漢以來名不正言不順而急於事成故以刑罰持之使民無以措其手足而宛轉於鞭笞金鐵之中則禮樂安得而可興孔子又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一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夫三代之井田所以必行者謂其能度於禮也後世以貪冒無厭者賦其民則奚以井爲而猶諄諄焉議其末乎



歐陽氏又疑周禮六官之屬五萬餘人不耕而賦何以給之按漢表宰相至佐史十二萬餘人而千里之地爲公田者數十餘萬非此皆淺事何足疑也其言天地萬物之統特網舉草論若夫周召道德性命之要言經治撥物之成蹟詩書所不能備獨周官備之修固未能知也漢武何休何足以較是非而姑謂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採者則尤淺矣

劉敞貴和氏璧左氏楚燕魯侯好以大屈既而悔之椒舉以爲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君其備禦三鄰魯侯懼而歸之蓋設說者而敞信之其言和氏璧再刖足抱璞而號亦辯士設說也敞又

信之遂按爲的論矣知自貴而不輕用寶誠責士之美意然忽實不用自失股肱無與圖存乃人主之大諱也古人於此嘗不兢兢焉故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旁招俊乂列于庶位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然則謂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玉以爲和罪而吳起韓非非二君之過者偏說也夫做豈以得於科目者爲進退出處之正而遽輕天下士也哉

栁開諸文及補亡先生傳邵雍諸詩及無名君傳雖深淺精粗所造不同至於尊已陋物叫呼以自譽失古人爲學之本意則其病一也且開以藩籬未涉之狂氣安得使人舍其自安之奥室以從我而雍固山林玩世之異迹也人亦胡爲因其曠蕩無吟畦之見遂混而從之孔子謂不知而作我無是中庸至德民鮮能學者審其所處而已



曾鞏雜識孫甫狄青事又記余靖高居簡事大抵於當時所謂善人君子多不與不知其意欲以何爲狄青拔自卒伍爲執政矣能勝儂智高適當爾而鞏稱之勤勤且煞排孫沔諸人滕宗諒以過用公使錢爲罪朝廷議罰意有輕重調和歸中亦常理也孫甫何遽憂憤至欲去諫列而鞏遂以爲能不黨而知過獨於甫是賢乎鞏不附王安石流落外補汲汲自納於人主其詞皆諂而哀及敍漢高帝十不及神宗以爲優劣論非史家體行韓維詞忤上意坐罰金雖非其罪要之鞏文與識皆未達於大道而自許無敵後生隨和亦於學有害

王冕進珠表呂喬年云本錄無有玉友傳余亦疑之

此書閣本黃本曾跟與前行連屬莊據沙本單本校正二千五百餘篇綱條大者十數

余曩得林德叟所傳水心習學記言前後兩帙一自書詩春秋三經惡代史記訖五代史大抵備史法之醇疵集時政之得失所關於世道者甚大一自易禮論孟五經諸子訖呂氏文鑑大抵究物理之顯微著文理之盛衰所關於世教者尤切今孫偉夫攜至一本乃用諸經史子前後排比次第聚爲一書總五十卷發以序文諗余鋟板郡齋工未竟趙振文來具道水心著述前後與余所得於德叟者同余嘗反覆紬繹其故此分彼合要皆不爲無意讀者幸有考焉德叟名居安瑞安人偉夫名之宏餘姚人振文名汝繹今居樂清皆水心高弟云癸未良月望日新安江(溫州經籍志作汪)綱仲舉父書

余好嗜與人殊所讀之書意見不欲從風而靡每有所思必推古人立言之旨與其時世之汙隆相會卽孟子所云論世也癸丑所論述無一合於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推其所以然之故而發明之而務以我爲是而古人胥受裁焉此宋人之大病也余非故爲好異特欲推崇古人以不負乎好學深思之旨則有獲矣後之學者能以我爲然乎因有所感故誌於此南陽道穀(明葉道穀寫本跋)



卯之冬檢水心先生習學記言序目爲之一再觀其得失參半于宋人中頗爲不入頹流者矣然自孟子以下咸有疵責不細推其所以然之故而發明之而務以我爲是而古人胥受裁焉此宋人之大病也余非故爲好異特欲推崇古人以不負乎好學深思之旨則有獲矣後之學者能以我爲然乎因有所感故固勿與焉蓋直目水心爲文士以余論之水心異識超曠不意欲廢後儒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云其概無所聞則亦墮於浮論矣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十七習學記言五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葉適撰適字正則自號水心居士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官至寶文閣學士謚忠定其書乃輯錄經史百氏各爲論述條列生輯錄經史百家條目名習學記言序目五十卷攷景定建康志十成篇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鑑四卷所論喜爲新奇不盾摭拾陳語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文刻峭精研玩羣書更十六寒暑迺成序目五十卷攷景定建康志十四開禧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甥請大夫寶謨閣待制江東安撫使葉適知府事三年七月召赴行在宋史儒林傳四韓侂工而義理未得爲純明正大劉克莊爲趙虛齋作註莊子序

胄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徒胄用兵淫奪職奉祠寧宗紀二開禧三年十二月己酉落葉遇哲文閣待制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則此五十卷者乃水心絕筆之書也水心論學在宋時自爲一家不惟與洛閩異趨即於薛文憲陳文節平生所素與講習者亦不爲苟同此書論辨縱橫說經則于繫辭禮記檀弓孔子閒居中庸大學咸有遺議論史則不滿於史遷班固論文則不滿於韓愈曾鞏其苛詆前人信不免太過然其論太極先後天及尚書論語大學無錯簡則在講學家爲不韙於衆咻者至於諸史自戰國策史記迄唐書諸子自老子荀子迄兵家七書靡不該覽總貫抉其義蘊其淹博尤非陋儒所敢望未可以陳伯玉所論遽譏其偏駁也

又案汪跋謂所見凡二本一本分前後兩帙出於林居安一本合編爲五十卷孫叙謂水心子寀所編次汪氏據以刊行今世藏書家展轉傳鈔皆出汪本林本遂不復傳然以汪氏所述推之林本先後分合義例不甚可解固不若孫本之精整然今本書末亦有學生林居安校正一行疑即林本已去此行則汪刊雖依孫本亦經林氏手校矣又四十六卷末孫氏附記云按諸子書惟莊列文中子不及論述先生嘗答之宏書云記言序目孫卿後僅有四卷如莊列諸書雖熟商量莫知所以命筆只得且放過以此且欲將文鑑結尾作了當去又云莊列文中子向本欲先下手爲其當條理處太多不勝筆墨頗若煩碎合爲一論則又貫穿未易此二書綴論編末數語是此書終文鑑水心手定本固已如是至云有卿後有四卷則與今本又不合今本荀子在四十卷管子四十六卷孫吳司馬法六編三略附於子李靖即對四十七至五十卷抵文疑葉寀及門人編定時或有分并矣又直齋書錄解題一載水心門人建安袁聘儒述釋葉氏易說一卷即述釋記言說易之語詳辨誤其書今未見附識於此

水心先生習學記言序目五十卷自宋嘉定刻本後元明未嘗重梓光緒十一年瑞安黃漱蘭先生體芳據玉海樓孫氏所藏鈔校本重刻於江陰學署印行數十部未久而板毀今學者鮮見其書矣余藏有黃氏刻本及舊鈔善本各一部擬重爲校刻而未果寓居北京此刻本鈔本與他書畫碑揚由上海裝兩巨檣船運而北海道不慎悉付波濤至可惜也後復得此書黃刻一部又鈔本兩册一自卷第六至卷第十凡五卷爲繡谷亭續藏本杭州吳尺鳧氏焯之遺書一自卷第四十四至卷第五十凡七卷不知誰氏物鈔手皆精妙比聞蕭山單不庵先生藏有鈔本卷第五至卷第八又卷第四十七至卷第五十凡八卷題爲餘姚黃梨洲先生校本亟假閱焉輒以黃氏刻本與三種鈔本校其異同並假文淵閣本對勘一過而宋元學案卷五十四水心學案多採錄此書更取而案校之又所引經史諸子文鑑中詞語及地名人名每有疑誤悉檢原書校正以付排印顧仍不免有文義難曉之處雖知其必爲譌奪則已難於考訂矣蓋此書據莫部亭知見傳本書目謂有宋刻本在揚州某氏家而未質言其人無從搜訪又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謂有明鈔本爲毗陵趙味辛氏舊帙則未能惜以覆校也民國十七年六月黃羣記

習學記言序目

| | | | | |
|---|---|---|---|---|
| 葉 | 行 | 字 | 誤 | 正 |
| 序 一 | 十七 | 十二 | 宣 | 肯 |
| 二 | 一 | 六 | 嗣 | 胤 |
| 目錄 四 | 十七 | 三 | 吏 | 史 |
| 卷一 三 | 三 | 十六 | 主 | 王 |
| 一 四 | 二 | 十 | 五六 | 六五 |
| 三 四 | 八 | 十 | 傳 | 專 |
| 五 二 | 十八 | 十六 | 可意 | 可以意 |
| 六 六 | 中縫 | 十三 | 書叢 | 叢書 |
| 七 六 | 九 | 四 | 圍 | 園 |



| | | | | |
|---|---|---|---|---|
| 葉 | 行 | 字 | 誤 | 正 |
| 七 六 | 十八 | 夾注 | 一 | 永嘉黃氏校印 |
| 八 一 | 十七 | 三 | 言有 | 言婿有 |
| 八 五 | 六 | 十一 | 空格 | 原缺 |
| 九 四 | 二二 | 夾注 | 履 | 屨 |
| 十 七 | 十一 | 五 | 氏 | 氏 |
| 十一 十 | 十三 | 一 | 低二格 | 低一格 |
| 十五 二 | 十一至廿 | | 熊 | 熊 |
| 十五 八 | 十六 | 十八 | 予 | 矛 |
| 十六 三 | 十三 | 十五 | 右 | 左 |
| 十七 四 | 九 | 二十 | 之左氏不 | 之左氏左氏不 |
| 十七 五 | 二 | 三 | 而 | 子 |
| 十八 四 | 二三 | 十一 | 傳 | 傳 |
| 十八 五 | 十四 | 二三 | 伊 | 尹 |
| 十九 十二 | 二 | 十八 | 空格 | 原缺 |
| 二十 三 | 二 | 十一 | 軀其 | 其軀 |
| 二一 七 | 二一 | 五 | 者歟 | 者而歟 |
| 二二 一 | 二一 | 二四 | 訓 | 詷 |
| 二三 二 | 四 | 二 | 觸 | 蠲 |
| 二三 十 | 十 | 二二 | 所益 | 所以益 |
| 二四 三 | 十六 | 三 | 獄 | 獄 |
| 二四 四 | 十二 | 十七 | 謂所 | 所謂 |
| 二六 三 | 二三 | 二二 | 亡天 | 亡此天 |
| 二六 四 | 十五 | 一 | 於 | 本無此字當刪 |



| | | | | |
|---|---|---|---|---|
| 葉 | 行 | 字 | 誤 | 正 |
| 二六 五 | 一 | 四 | 量驕 | 驕量 |
| 二六 五 | 三 | 二 | 族而 | 族卓而 |
| 二六 八 | 五 | 二四 | 後之 | 後付之 |
| 二六 八 | 十三 | 九 | 徼 | 激 |
| 二七 十一 | 三 | 二 | 土 | 士 |
| 二八 一 | 十二 | 八 | 秦越 | 越秦 |
| 二八 四 | 五 | 十九 | 鄀 | 丙 |
| 二八 五 | 五 | 九 | 氏 | 氏 |
| 二九 三 | 十七 | 十四 | 則 | 再 |
| 二九 十 | 一 | 十六 | 國民 | 國便民 |
| 二九 十二 | 二四 | 夾注 | 咸傳 | 咸傳 |
| 二九 十三 | 十三 | 十六 | 末 | 末 |

| | | | |
|---|---|---|---|
| 三十 | 二 | 十八 | 三 |
| 三十 | 三 | 二一 | 二三 |
| 三十 | 六 | 二十 | 二四 |
| 三十 | 七 | 十 | 二 |
| 三十 | 十一 | 九 | 十九 |
| 三一 | 十三 | 二四 | 三 |
| 三一 | 十五 | 四 | 十三 |
| 三一 | 一 | 二一 | 十三 |
| 三一 | 二 | 三 | 七 |
| 三一 | 二 | 十六 | 七 |
| 三一 | 二 | 十七 | 十一 |
| 三一 | 三 | 二四 | 二三 |
| 三一 | 十一 | 十四 | 十九 |
| 三二 | 二 | 十二 | 十一 |
| 三二 | 五 | 十三 | 十九 |
| 三二 | 八 | 二 | 六 |
| 三三 | 八 | 八 | 六 |
| 三四 | 十二 | 十九 | 八 |
| 三四 | 十三 | 五 | 二三 |
| 三五 | 一 | 九 | 十三至十七 |
| 三五 | 七 | 十六 | 夾注 |
| 三五 | 九 | 十二 | 三 |
| 三五 | 十六 | 十九 | 二 |
| 三五 | 十六 | 二四 | 二一 |

| | | | |
|---|---|---|---|
| 三五 | 十七 | 一 | 十六 |
| 三六 | 二 | 十七 | 八 |
| 三八 | 七 | 十八 | 夾注 |
| 三九 | 一 | 十六 | 十 |
| 三九 | 二 | 十 | 二三 |
| 三九 | 六 | 十六 | 十九 |
| 四一 | 三 | 十一 | 二 |
| 四一 | 十 | 二 | 二二 |
| 四二 | 三 | 二三 | 十三 |
| 四三 | 六 | 二三 | 十一 |
| 四四 | 四 | 十三 | 九 |
| 四四 | 十一 | 十九 | 一 |
| 四五 | 一 | 九 | 十一 |
| 四六 | 九 | 二十 | 十三 |
| 四六 | 十 | 十九 | 七 |
| 四七 | 六 | 九 | 二三 |
| 四七 | 十一 | 四 | 二一 |
| 四八 | 三 | 十九 | 一 |
| 四八 | 四 | 二三 | 三 |

| | | | |
|---|---|---|---|
| 縛 | 縛 | 十六 | 縛 |
| 寓 | 寓 | 十七 | 八 |
| 當 | 當刪 | | |
| 相 | 相 | 十六 | 十 |
| 纂 | 纂 | 二三 | 十 |
| 觀 | 觀初矣 | 十九 | 觀突 |
| 巧 | 巧 | 二 | 功 |
| 浚 | 浚 | 二二 | 淩 |
| 氏 | 氏 | 十三 | 氏 |
| 據 | 據 | 十一 | 祛 |
| 萬 | 萬物役 | 十九 | 萬役 |
| 習 | 習猶未 | 十九 | 一 |
| 本 | 本無此字當刪 | | |
| 料 | 料 | 十一 | 容格 |
| 荷 | 荷 | 十九 | 七 |
| 叫 | 叫 | 二三 | 叫 |
| 棟 | 棟 | 一 | 練 |
| 傅 | 傅 | 二三 | 三 |

是書中玄弘寧曆等字黃刻本均以元宏甯歷等字代之此次悉經改正付印但印成覆校此等代字仍難盡去殆由沿用已成習慣字子較多不免攙用本表不勝列舉因記於此

南陽先民集

黃氏譜系考

蔣著焘

己巳秋九月

陶盦齋開雕

內鄉李子田黃谷譚存目於四庫訪其家不可得惟江
寗鄧君羣碧樓有此目介秦者橫先生求傳鈔江漢多故
丙寅秋余友周希孟始錄寄王君敬民書四卷與提要同
子田博綜多舉異證有功前修病時迂疎激詞不掩略與
陳晦伯正楊稽疑類而文采過之其援附評駁如提要所
譏者今之哲師或矜爲淵獲學識通介盈胸於時亦可以
觀世變矣水經注黃水出黃谷入丹水子田家於丹黃間
故號黃谷子別著有丹浦叢言見王阮亭集此書所謂兩
紀已紀疑載叢言中惜秦先生已歸道山無從復問書刻
未半敬銘又卒今爲斠刊蓋不勝鄉邦文獻盛衰之感云

己巳寒露南陽張嘉詠

宋人論心如穀種又澄濁求清之義余謂皆祖佛經觀華
嚴經十通品云如種子中無有根芽莖節枝葉而能生起
如是等事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又大法界品彌勒菩薩
云菩提心者猶如種子能生一切諸佛法故又云如水清
珠能清濁水菩薩摩訶薩菩提心珠亦復如是能清一切
煩惱垢濁諸所云云非宋儒祖以爲訓耶

等字法出西域僧拔華嚴經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十七
善財童子參善知衆藝童子學菩薩字智能唱四十二字
母又十地品二十六之一解脫月菩薩云譬如字書數說
一切皆以字母爲本字母究竟無有少分離字母者則知
此法彼國相傳遠矣

甘泉賦云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故今世俗多繪王母
圖祝人壽祖此

宋人多師心自叛之說如皇極書云道之道盡於天天之
道盡於地天地之道盡於物天地萬物之道盡於人聖人
與冥天爲一道萬民與萬物亦爲一道一世之萬民與一
世之萬物可爲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
爲一道若此等說所謂強探自叛者也



慧可見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
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吾與汝安心竟傳燈
錄慧可大師有一居士來說禮曰弟子身經風恙請和尚
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了不可得師
曰吾與汝懺罪竟又比丘勇施於如來禁戒有所缺犯高
聲唱言我犯重罪誰爲我懺遇尊者名舉鞠多羅云推罪
性了不可得勇施大悟是三事何大相若非出一禪機耶
論語隱義曰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孤黥者常師焉曰
子欲入耶曰然黥從城上係麻繩釣子路半城問曰爲師
耶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黥固投之折其左股不
死子路曰如明星黥不能前曰畏子之盲子路以袂覆曰
遂殺之孝子傳曰仲子崔仲由子也子路赴蒯聵之亂時
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衛人狐蹙
知之曰君子不掩人不備須后曰與城西蹙持木弓蒲箭
與戰而死按黥即黥此二事人少知者

莊子逍遙篇舉世譽之不加勸舉世非之不加沮外篇夫
人者非其志不知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韓子伯夷頌
一家非之而不顧云云句法本此莊子又云楊墨乃始離
跂自以爲得非若所謂得也韓子原道道其所道非吾所

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句壯本此列子莊氏之
黨謝商丘開曰子其舍我也子其舍我也子其舍我也胡
銓上封事是將犬羊我也句法本此
法苑珠林云和南者梵語也或云那謨婆南等依本正云
槃淡譙我禮或云歸禮或云歸命者義立代於南無也又
南無者善見論翻爲歸命覺亦云禮大壽又和南者出要
律儀翻爲恭敬善見論翻爲度我此解差明
古注論語老彭爲老聃莊生載孔子與聃問答語未可盡
爲寓言也子夏對魯哀公仲尼學乎老聃彼弟子所以道





譬喻經昔有王太子入山逢梵志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
女與處梵志得厭交復吐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臥臥已
吞壺頃之梵志起復內婦壺中吞之而去檢五色線識一
書生事甚與此類固知吳人在天壤間無處不有也
諸籍載雙聲疊韻之說皆不甚明了近觀永川詩式云雙
聲者同音而又同韻互護同爲脣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
之雙聲磯碻同爲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
儒童蒙曚曨龍蹤蠖蠕蠢諸皆雙聲也鉤輈格磔聲詰曲
斯說差易解矣
虞文靖公蘇武慢十二首本集不載余得蠹屋令鄭達所
書石本悉謄於此自咲微生凡情不斷輕弃舊磯垂釣走
馬長安聽鶯上苑空負洛陽年少玉殿傳宣金鑾陪宴屢
草九重丹詔是何年夢斷槐根依舊一葦江表　天賜我
萬疊雲屏五湖烟浪無限野鶩江鳥平明柴閣日晏岔洲
晞髮太霞林杪蒼龍騰海白鶴銜霄頭倒一時俱了望清
都獨步高秋風露洞天初曉　其一　掃盡風雲綽開塵土落
得半丘藏拙青松爲蓋白石爲床一切物情都歇幾度蓬
萊布袍長劍閒對海波澄澈是誰家酒熟仙翁邀我共看





明月　歸去也玉宇寥寥銀河耿耿鉄笛一聲山裂三花
高擁九氣彌羅縹緲太清瑤闕手把芙蓉凌空飛去今夜
幾人朝謁便翻身北斗爲杓傾散紫陌香雪　其二山月寒
時海風不動平地玉樓瑤學裡子飄香露華如水自接洞
簫知綫杳杳寒宵冷冷桂魄青鳥解傳芳語太微中鶴鶴
相求盡是蓬瀛時眞侶　君聽取列列千丈天界
更多宦時石女簪花來人勸酒爲我揮毫萬丈壁供等閒今古石空山一色青青何意斷塹殘
雨其三結月清霜釣舟如葉開渡小溪澄碧銀漢無聲玉
虹橫野斗柄正垂天北半幅烏紗數根華髮一綸野鳧飛

易問回仙城南老樹曾見幾何今昔　西墖頂十丈高花
九天清露結就翠房瑤席脫屣非難凌空何遠三咽雪融
氷液辟穀神方飡霞眞訣一去更無消息咲人間長往虛
空誰侶一輪紅日　其四　放櫂滄浪落霞殘照聊待蜥蜴山
轉乘雁雙鳧斷蘆漂葦身在畫圖秋晚雨送灘聲風搖燈
影深夜尙披唫卷笋離情何必天涯咫尺路過人遠　空
自咲洛下書生襄陽耆舊夢底幾時曾見老矣浮丘賦詩
明月千仞碧天長劍雪霽瑤樓春生瑤席客我故山高燕
待雞鳴日出羅浮飛渡海波淸淺　其五　對酒當歌無愁可
解是個道人標格好風過耳明月盈懷淸淨水聲山色世



上千年山中七日隨處慣經爲客盡蘆空北斗南辰此事
有誰消得　曾聽得碧眼胡僧布袍滄海直下釣絲千尺
掣取鯨魚風雷變化不是等閒奇特寒暑相推乾坤不用
歷劫不爲陳迹可憐生遠都高年長侔小兒嬉劇　其六　憶
昔坡仙夜遊赤壁孤嶼採舟西過英雄消盡身世茫然月
小水寒星大何倡漁翁不知今古醉眼蘆花燃火夢相逢
其十一　徑通幽畫屏橫翠行到白雲深處世外蟠桃井邊
佳橘別有種雲瑤圃覆板輕敲素琴閒弄奉獻鳳膏麟脯
舞翩翩鶴髮飄飄仍似舊時仙母　君看取華屋神仙滿
堂金玉此是蟠蛄朝暮五色蘧蒢九秩鵷鶵別有出身之
路酒熟麻姑雲生巫咸稽首洞天歸去任海波清淺無時

何處綠窓雲戶　其十一　雲淡風輕傍花隨柳將謂少年行樂高閣林間小車城裏千古太平西洛瞻彼泱泱言思君子流水儼然如昨但清游天際輕陰未便暮愁離索　長記得童冠相隨沿沂歸去吟咏鳶飛魚躍逝者如斯吾衰甚矣調理自存斟酌清廟朱絲舊堂金石隱几倒閒更作農人二台　告我有事西疇窈窕掛書牛角　其十二　又有無俗念一首文章辨體有之故不錄

容齋三筆引梁武河中之歌末曰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東家王莫詳其義余謂唐詩王昌爲東舍宋玉是西家王昌齡十五嫁王昌盈盈在畫堂喬知之自矜其義何也

梁簡文賦詠五音識技詩曰撓淳混柙因心彩復衣色欲浪逐情飄愛網隨心織鑄金雖改貌斬籌方未極鴆觀既無辨猿擊此馬息唐稱道世五欲混神因六賊亂心色幻焰逐情飄愛網隨心識鑄金雖改私斬籌方未極觀鴆既無辨攀猿此馬息二詩數字異耳而一以爲梁簡文一以爲道世傳者誤耶世蹈襲耶見聞譌濫集

司空曙病中遣妓云萬事傷心在目前一身憔悴對花眠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貧人染少年唐詩紀事作韓滉詩



問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鷹元則野人時寄宿谷鳥自相迎李白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使到長沙紀唐夫送溫庭筠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小說載韓湘詩解造逶迤酒能開頃刻花而唐詩紀事殷七七亦有此二句詞人相襲固自昔恒態耶

李白詩以陽春爲宋玉自歌余嘗謂詩人偶不泥耳然吳邁遠詩云宋玉歌陽春巴人長嘆息則白亦有本矣

沈水縣橋山昔曾遊宿其上寺中宋之諸石刻亦有可揚觀者有九僧詩人各一首繼儒貽顯宗上人云僧閣師更閣危坐雲堂寒白日門常掩紅塵事不干吟餘終檢點落講

龍即香殘仍欲添佳致栽松近藥欄思雅送王山人歸千峯云舊居千萬岁歸去獨攜琴物外情難遏雲中路再尋花繁溪圃合柳暗野橋深想到垂綸處和苔掃竹陰惠換送王山人歸隱山人惟委命豈戀世塵閒干祿不得志移家住遠山醉眠溪石靜吟倚草堂閑到想無餘事林僧日往遠惠涸暮秋書事云秋景又遷暮浮生可歎嘘貧知人事減老覺利名疎鳴杵來無度悲鴻去有餘誰嘗念此寂盡日遠庭除此刻在治平二年十二月望日餘不盡佳不錄

喬白巖善大書余家有樂平八景詩公作并書也古寺圍林云松嶺南來鎮佛東圍林深擁梵王宮寒霜不入空門界靈氣長浮法相中花曉客來鍾啟戶月明僧語鵲驚蓂金山玉帶誰相賠却笑鋒機我未通洪水池塘云白雲芳草寺門前舊斷冀塘定幾年靈液有春長浸地碧泓無影遠涵天居存劫火迷空界路失仙源化福田多病不禁塵土甚更於何處問溫泉石馬寒雲云沾嶺南來是北峯峯頭雲氣護冀冬天低遠近雪俱暝日墮陰厓雪半封千古按圖空作馬萬年爲瑞合從龍因占趙地如牛象一統山河豈易逢

王翰飛燕篇孝成皇帝爲驕奢行幸平陽公主家學歌舞成帝微行過主作樂見而悅之非平陽公主也而平陽家者乃漢武之於子夫也

古塵卽眉正都匠大戴禮孔子愀然揚塵又舜疋夫也

天順間給事中陳嘉猷使封朝鮮及滿剌加二國有自註

南夷書事詩讀之可知異俗也畧云舊是暹羅地今封滿剌王民居白沙浦君住翠崖崗滿剌加地舊係暹羅附庸永樂初內臣鄭和奏而封之其地在海西南万里外背山面海周圍僅千數百家皆居洲上而王居則半山間無城郭惟以板爲棚棚中茅房數十間耳事大心彌切尊天禮不忘國中不事釋道一惟敬大天知拜每隔七日則王率臣民出會煩教拜跪頗亦識趨蹌官爵無階品崇卑任頡頏未能詰理義況可論詞章國無文字紀事惟以言語勞重刀刻於葵葉上

譯聞韓昇墨粧言語必須通事傳論其王宮婚姻連族屬婦人亦惟醜黑如塗墨然爲妻妾祖宗法律無別雖姊妹嫂嬸亦爲食誦經追薦半會食誦經追薦半刑殺人而人亦殺之國無笞杖徒流之刑殺人而人亦殺祭享之禮全無惟宰牛會衆以自刀曰巴剌頭以自防之卽已故人皆佩刀故人皆佩刀故人皆佩刀

裳人以白布或青紅綠縐纏成帽樣加之於首上身無衣貴人或着瑣碎或白綿布短禿袖下身則皆綵布縐圍之無裙褲也　甲紅金飾指耳黑寶爲瑞男子多染紅指甲婦人亦然　以金爲耳墜縣之或一耳懸三四枚者臂亦帶鐲吉零人以金爲耳墜縣之或一耳懸三四枚者臂亦帶鐲吉零人尤甚婦人反不帶耳環惟大其耳竅而以大竹片或葵葉圈塞之　跣足垢常積拳拳敬莫當者大皆赤腳閒有穿紅皮鞋足如黑漆人相見不拜揖以兩手合而加頂則爲極敬雖其臣妾敬主亦然　男皆無髮髻女不掩胸旁土庫疑藏狡棚房可養羊富家多有上庫其中低穴然人居俱用梯俾木絛綿成棚閣上則羊棚然下甚黑全無窻窓如狐坐人下則去穢水如巾圊人家養羊合油薔薇露氣極腥以何物爲之彼國人調脂楊用耳　此角嫩蕉黃蘇合油馨滑薔薇露氣極腥以何物爲之彼國人調脂楊用耳　此亦無來自大西洋油如米糖色按則成條滑而不斷甚可合藥露則清白水亦香但可爲圊人下則去穢水如巾圊人家養羊

順揚自憐爲客去日望五雲鄉以上三十四韻

慈恩寺裏曲江頭欲往題詩不自由知我終南山上月光偏照讀書樓關河日日捲風沙十月鸛人不到家悵望交游零落盡倚窗獨嘆腐梅花此脫脫木兒荅軒詩也木兒在至正丁酉秋官戶部侍郎遷奉元守作此十首余之石字亦滑嫗玆特錄二首耳

余公子俊刻郭定襄涂次紀行詩八首玆拈其三謁閒平王廟高皇提劍掃群雄血戰惟王最有功三楚烟消湖水變六螭天遠虜塵空嚴祠歲月成今古開國山河誓始終滇海早孫零落盡傷心誰復紀遺忠

過潼關秦關百二氣漭漭一面以左手持而右掌擊之亦有節奏每歲持齋一月晝尸蠻曾肆毒人虎昔爲則不食夜則食二度不忌肉食　孫刺椒殊晚度關秋色遥隨征雁去邊城爭看遠人還承恩又上紅雲殿鳴珮重瞻玉筍班鬢鑠自憐身未老彎弓猶欲射天山

東書堂帖宋孝宗賞杏花和張掄浣溪沙花似醺容上玉肌方論時事却嬪妃芳陰人醉漏聲遲珠箔半鉤風乍暖雕梁新語燕初飛斜陽猶送水精巵豈非詞體盛行當時至萬乘亦媚此耶

諸小說載韓湘詩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而不見全篇
藍關記有之云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寶鼎藏金虎元
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
刻花有人知效此同往翫仙葩又留詩與叔愈曰我欲隨
公去千言固不從藍關雪深處來歲更相逢
藍關記湘自敘父會葬祖仲卿於匡廬五老峯下父與姑
子蕭存築舍西林寺守墓焉存官郎中惡裴延齡不仕歸
隱死此存有子早死遺女蕭小貞爲尼西林庵愈自潮州
歸時訪之勸其復俗不肯題其壁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
道無兒可保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哀淚酒烟霞愈集



申有此詩而其事人鮮知者又集作偶到匡山曾住處舉
行哀淚落烟霞數字異也
傳玄西長安歌香亦不可燒環亦不可沈李白香亦竟不
滅人亦竟不來古詩薪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江總閨怨
篇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復應故李白新人如花雖
可寵故人似玉由來重故人昔新今尚故還見新人有故
時階煬帝鳳龍歌三月三日向江頭正見鯉魚波上游意
欲垂鉤往撩取恐是蛟龍還復休杜少陵南有龍兮在山
湫古木龍蹤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遊
我行經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故李杜詩材無不出
自古人
詩多用採薇字或以爲嫌宜避之此盲人說也詩人用事
原不盡循來歷後漢書甫屠蠡傳昔人之隱巢菊薇魏文
帝上山採薇薄暮苦饑魏明帝心惆悵歌採薇劉越石資
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王維春山免採薇又送今東山客
不得顧採薇儲光羲平明去採薇日入行刺薪又淹留膳
茶弼其我飯蕨薇又還山聊採薇李白昔在南陽城惟飡
獨山蕨有口莫食首陽蕨杜甫悲絕故山薇山中疾採薇
秦系散髮行歌自採薇韓愈採薇於山緡魚於淵李夢陽
踽踽尚忍西山饑豈皆禁語耶知此可與論詩矣



弘治間錢塘沈行字履德有集古香亟詩百廿首亦可稱
文園佳戲也閒拈其十首於此春風淡淡影悠悠欲縮雲
鬢又邯休借問含顰向何事悔教夫壻負封侯張仲素□
周美成 □□□飛卿
王少伯每見花開即苦春薄羅輕剪越溪紋書樓盡日無
人到蟬鬢重梳舊日雲 生建 羅虬
草堂詞 史君實 海棠時節又清
明紫蝶黃蜂俱有情試問閒愁知幾許一江寒漲若爲平
宋賀鑄 李義山 鐘鼓無聲夜寂寥背燈初解綉裙腰淚
方回 張泌
痕落枕紅綿冷縱得春風亦不消余延心
草堂詞 韓□
丹妾倚樓感時傷題思悠悠離心不異西江水流到瓜州
古渡頭夏之中□許渾 □□白樂天 日高深院寂無
許渾 郎上孤
人花滿簾櫳欲

渡春燕子不知腸欲斷銜泥雙拂畫梁塵李義山□楊巘
瑞花枝千萬趁春開短白長紅越女腮人自多愁春自好
風流何處不歸來王周□□李賀
前花似夢中春春風是處傷離思紫燕雙飛似弄人劉著□
杜彥之　王風雨經句怯倚闌金爐香燼漏聲殘年來無
周　楊嶷　趙德麟愁絕龍沙任酒酽眼
事邊愁減強把菱花照素顏陸游□□王安石
新燕飛碧窓斜月露清輝深閨乍冷開香篋迴遞無因寄
遠衣李文山□唐音□周端臣□鮑溶　芳草萋萋
裴說□杜牧之

五燈會元諸僧偈煞有佳者無論人埋也如越山師鼎云
清風樓上起官商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
山海月都攄掬處得並周蝶夢長柏堂雅云紫蕨舒拳笋
破梢楊花飛盡綠陰成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
巢蓬萊圓云新縫紙被哄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



從葱嶺帶將來拈丈道川云直遶覷了復西觀拄杖重重
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審承云出沒
雲間滿太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
前柏一株上方嶽云旋收黃葉燒青烟竹榻和衣半夜眠
粥後放參三下鼓就能更話祖師禪了心云佛之一字孰
云無木馬泥牛滿道途倚遍闌干春色晚香風吹斷碧珊
瑚光孝深云風蕭蕭兮葉飄飄雲尤尤水茫茫江干獨立向
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樓炭即首坐云折脚鐺兒謾自煖
飯餘常是坐堆堆一從返日生涯拙百鳥銜花主不來雲
實持云悟心容易息心難到處閑斗轉星移天

不言而信孟子施於四體不言而喻伊川春秋傳序優游

涵泳默識心通皆是此意但說得平易耳晦翁懲象山之學故論語集解以識音志曰默而記之耳孟子不言而喻亦曰不待人言而自喻不肯說到頓悟處蓋有所懲而然非二書本旨也頓漸自有二機不可謂有漸而無頓仲弓之持敬漸也顏子之克己復禮頓也不然何以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爲仁由己由人乎哉語勢起復便與禪家答話一同顏子既於言下領畧乃請問其目此即禪家所謂如何保任之時四非四勿便是盡心知性知天而王長其間林希夷曰義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舊註爲



兩枝相去長遠也非矣

蘇文忠莊子祠堂記欲以陽子西遊於秦與列禦之齊中道而反合爲一章而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宋人素尊歐蘇遂多推爲確論然考列子黃帝篇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與楊朱南之沛遇老子二條原是一連相次之語文忠得非祖此而偏忘之耶藏者又或不及詳考二書故至驚爲獨詣也遂欲去讓王以下四篇亦過矣

或問周與嗣尺璧寸陰之語有昉乎曰有司馬法不寶尺玉而愛寸陰旬慧遠與王謐書古人不愛尺璧而愛寸陰與嗣蓋影附此也

莊子言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則堊慢鼻端者郢人也運斤斲之者匠石也匠石非郢人也今人投藝文於人類曰乞郢削郢正郢斤云云皆非也然俗用事多如此如還物於人曰完趙堊人顧盼曰垂青稱鶯曰右軍之類皆可笑矣莊子云莊周遊雕陵觀一異鵲感周之類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翼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指彈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三月不庭按戰國時莊辛對楚莊襄王幸臣亡國一篇實倣其體也今以茂進益者爲長王長上聲王去聲莊子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林希夷曰義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舊註爲

陰李伯仁刻漏銘尺璧非寶重此寸陰潘尼詩寸陰惟寶豈無璠璵謝惠連祭禹廟文物貴尺璧我重寸陰沈約史傳論惜寸陰而敗尺璧則與嗣所昉固遠矣

任孝恭祭雜墳曰封樹漂殄誰別羽商之家墳壠傾迴終迷庚丑之向則陰陽家說舊矣

古人嘗以大聖人事譽人與其自列也而不嫌前漢紀萬石君子孫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侃侃如也唯謹爾此譽人也北史劉炫自贊云在昔幼弱爰及耆艾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此自列也咸不息之矣若北齊任城王湝與楊遵彥書云孔文舉薦禰衡表曰洪水橫流



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大禹振論非倫則固今人多忌之恒態也

胡文定傳春秋貶季札辭國生亂崔后渠諸公多辯其不然是矣然胡傳亦有祖也廣文選客問鄒炎曰桓譚以吳之纂弒釁由季札春秋之趙爾耶炎曰四王之致國乎季子謂能流慶百世也季子不受內有篡弒之亂外致滅亡之禍雖知深已之可爲不推宗廟之絕祀觀此則胡傳祖此也

班彪有王命論傅彥林遂有王命敘張子布有辯譚論韓退之遂有譚辯班固有與引郡鄰子叔遂有魏受命述楚



辭有漁父東廣微遂有玄居釋至宋玉諷賦司馬相如美人賦與登徒子好色賦語意若出一手者宜爾耶

列子力命篇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郎雅光上書亦云顏子十八天下歸仁故古書所載多有難信

史記齊田兩世家俱載陳恒與闕止爭寵止爲陳恒所殺併無一字及於宰予至敘李斯論趙高書云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遂弒簡公則子固恒所忌憚故先其君以死其賢明矣何至宰予本傳乃云予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是其說不先後悖耶而辯者謂闕止宰予皆字子我故因致誤然齊世家明以闕止爲子我陳世家復云子我者闕止之宗人也雖所紀差異而俱不指爲宰予字也而奈何以爲致誤也

文中子載房杜李勣諸人皆其門人宋儒以爲房杜輩在唐初得時致位未有一言及其師以此疑通言爲假託余按司空圖三賢贊云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遭時致力必濟謀猷後果然又皮日休文中子碑云先生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皆卓於亂世先生之門人卓於盛時司空圖文中子得衆賢而

貞觀治平之盛則通之傳諸賢也其事甚著宋人皆不之考耶

元結有浪翁觀化云有無相化有化無無化有化相化又有時化無化二篇固譚子書之本也皇甫湜論性云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湜之言即韓愈之傳也陳正卿進續尚書表云續尚書始漢二典次唐二典以續夫前書堯廣之典其餘文景明章之后魏晉宋齊以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高氏以至聖朝詔策章疏頌歌符檄類而刊之以續夫夏商秦魯之篇正卿之意即王通續經也宋人排韓而不馬騖騏旌旗不橈爲宮室之麗至此漢去秦近疑山爲紀程大昌雍錄秦始皇築阿房宮終二世沒未就始皇未嘗於此受朝賀大末嘗得居也其說詳矣然賈山至言秦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



及湜疵通而不及正卿皆失於不廣覽耳

上古治病湯液醪醴甚少其有疾率取空穴經隧之所統繫視夫邪之所中爲陰爲陽而灸刺之以駈去其所苦觀內經所載服餌之法纔一二爲灸者四三其它則明鍼刺無慮十八九鍼之功大矣厥后方藥之說盛行鍼道遂寢不講灸法亦僅而獲存鍼道微而經絡不明經絡不明則不知邪之所在求法之動中機會必捷如響亦難矣右至正間明醫滑壽著經絡發揮序畧也余往在留都嘗語諸醫曰湯藥者醫家之下着諸醫咸瞪目莫喻正以此也噫醫是豈徒俗醫所不達耶

賈山至言秦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袁盎云劉氏不絕如帶劉向諫起昌陵疏云陛下宜崇劉氏之美夫秦進之詞直舉國姓漢人之襟如此

蔡中郎紀人行實多引用大聖之事客援數條見當時文體然爾處士李子材銘仲尼傷沒文不在茲姜肱碑先生事親如大舜五十而慕堯崩不厭誨人不倦拔乎其萃出乎其類胡廣妻崔氏夫人蹈思齊之跡叅姒姓之功蔡郎碑威厲不猛簒終曲肱不改其樂胡廣碑生而知之問一知十楊賜碑鍼之弼堅御之頻高高朗令終有始有卒陳

寔碑含聖哲之清和盡人才之正美光明配於日月廣大資乎天地橋玄碑燕居從容夭夭申申胡廣碑寬裕仁愛覆載博大人倫輯睦日月重光勞思萬機身勤心苦楊秉碑含容覆載無競伊人李咸碑孝配大舜動與神合操邁伯夷德追孔父劉表碑下民有康哉之歌群后有勩功之緒胡廣碑威而不猛總天地之中和使令人爲文字如此則人將駭聽而群議之矣故文章與世推移也

李川甫居室記集有雜器物銘三十三首平生宅文字未能及也今錄其十八首於此帳銘曰垂諸夜寒諭晝心苟漏銘曰晝夜流晷滴水定之天運可測人心難知無眠與安寢無咎衾銘曰獨寢不愧衾或喪乃心獸邪舍邪枕銘曰我有衣或在於櫃拭之敷衽對面九疑吁可畏而



蔽目弗苛于察德乃肯櫃銘曰總千貨實禍之府而之恐或污之我德我儀胡不思之鏡銘曰拭之則鏡塵之則銅人有靈宮烏可容雜織而涸其中乎類盆銘曰誥有能散智之藏老子云多藏必厚亡屏銘曰屏以障風亦以東方朔七諫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錯郤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美駑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此皆九辯中語全錄用之何耶又云不量鑿而正枘兮恐矩矱之不同衆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翱翔而無所薄欲開口而無言兮嘗被君之厚德獨便嬛而懷毒兮愁鬱鬱之焉極此亦九辯中語畧易一二字而用之又何耶更知文人相襲雖才如方朔不免也

格致爲大學始事物本物欲格者扞禦之義茲豈不直截通透宋司馬大儒之說多然也而朱子故釋爲物理只此

硬一主張關頭一分去途各遠即如所解讀盡天下之書窮盡事物之理亦多學而識耳孔子不曰吾學也蓋其意以絶欲之說類釋氏故曲爲歸揆如此而細繹本文似不應爾迂且煩也至云中庸之明善孟氏之盡心皆此格物之事是俱求之外也然耶

鹽鉄論數當時俗弊云生不養死厚葬嬋家遣女繪紈滿車又云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儛像又因人之喪以求酒肉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此數事皆於今爲烈者在漢已若此矣儒人論治動欲反淳企古嗚呼豈易言也哉



李翺復性書謂致知在格物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此解亦通翺書解中庸性命之旨有非宋儒所班者而反謂淪於佛氏知言之選難矣

西子事紀者不一吳越春秋吳亡西子被殺而宋之問詩云一朝還舊都覩粧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沈畏荷花則西子嘗復還會稽矣杜牧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鷗夷東坡誰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又云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住西則西子隨鴟夷遨矣其說不一如此東漢襄公舉言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夫河清自昔爲瑞今適爲不祥焉則使聽言者何取信也人臣進說其慎勿如此哉

孫叔敖對楚莊王云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餓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後世文人如韓退之蘇老泉輩多效此文法以爲千謁之辭而宋人謂之占地步也

詩巢居知天風穴處知陰雨西漢翼奉上封事云奉學齊詩知日食地震之效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此可引補選注

白論口袞府口劉伸雄申正疏云徒結白論以爲虛譽雖職名中正實爲袞府

蔡伯喈正交論云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商也寬故告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以容衆按論語本文不言各聞之孔子也漢人引証不拘如此

黃谷讌談卷一終

嵇叔夜論聲無哀樂云哀樂由人心也雖孔子聞韶季札觀樂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之耳下此而師襄師涓師曠及叔向之母聞兒啼知虞者皆不足証此叔夜卓識非恒情所窺矣故唐太宗謂群臣今爲奏伴侶曲玉樹後庭花君豈悲乎正符是意柳子厚非國語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恒而由吾教於是作樂以像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近世劉薇山作樂經元義歷辯自古談樂之士張文收萬寶常等咸夸誕不足信意亦有見於茲耶



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咎繇使益爲虞官讓於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於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諸此　劉子真崇讓論云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與賢人相讓於朝大才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接此即注論語



三國志寔干寶曹髦云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阮嗣宗通易論云庖犧氏始作八卦引而伸之終於未濟六十四卦而不窮又云庖犧氏布演六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則而象之禹湯之經皆在上古不存至乎文王故係其辭通志畧伏羲始畫八卦卦有三爻重爲六十四卦曰連山神農復演八卦爲六十四卦曰歸藏黃帝演八卦爲六十四卦曰坤乾李道謙說經臺記易作於三聖極乎天人之道古人論作易之原多如此與程朱不同也余前已兩紀之矣

王符浮侈篇鄙畢之陵周公非不思南城之家會子非不孝語斗筲之器何足算也前漢書車千秋傳贊作何足選也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知選算古字通矣

余謫官陽城縣西靈泉寺有耐辱居士司空圖碑後唐明宗與僧洪密二勑及其它跋文字多可觀明宗勑云勑州盤亭山千峰禪院僧洪密省所上表賀登極事具悉朕自藩翰爰届京師順億兆之心纘延洪業遹無所愧□□多師僻處林泉蓮馳表賀備悉□□覽聞眞章嘉歎無已憩宜知悉宴熟比好否□□

指不多及又曰勅洪密省所奏諸山門寺院所種田苗仝免租稅事具悉盡力耕耘清心供養集禪宗於雲水陳法會於香花既祝延洪深懷稱歎其苗稅候約秋了分桃奏來當別有宣命想宜知悉秋熱得妥和否遣書指不多及明宗武君而能與一僧眷念如此且字體有晉唐人風骨皆可喜也

澤州儒學有宋徽宗御製碑且其手書也曰猷承祖宗遺休餘烈崇經術設學校興賢能以待天下之士高爵厚祿承之庸之以待士之在官者蓋與之修政事理人民以立太平之基致唐虞三代之隆宜有豪傑特立之材忠信志義之人比肩相望焜耀一時爲世盛事而比年以來懷僭亂之異謀干殊死之極憲者如趙諗儲牟王宋劉昌之徒或賢科異等勳閥世胄或出入禁闥侍從之領袖爲縉紳士大夫之大辱閭巷無知愚夫愚婦之所憤疾武夫悍卒未嘗知書者咸羞道而喜攻之其故何也豈利心勝而義不足以動之歟抑勸導率勵之方有所未至歟夫經傳所載君臣之分忠義之訓榮辱禍福之戒豈不深切著明今誦其言而不能効之行事深慮薄俗浸瀆士風陵夷失崇養之指害教化之原爲天下後世笑卿嘗師儒之任以學行致大官其思所以勸勵興起畀知尊君親上之美無復



暴戾邪僻之行以居德而美俗以化天下與後世稱朕意焉故茲詔示奉行毋怠與李邦彥此詔在政和六年夏六月也至七月命揭示大學辟雍仍著之石冬十月李邦彥爲記一首中多歲諛支吾之說是時國勢日非矣而猶作如此舉動唐昌謀國讀之可歎第考之續通鑑諸書政和七年丁酉次年改重和元年戊戌又次年改宣和則政和爲得有八年且至冬十月耶蓋是年閏重和矣而碑文明白如此豈改年在是歲之杪而碑已刻布不改耶續通鑑不紀是事余家有此刻故備錄之

往余權官大名見郡刻至游子板序云至游予不詳其姓名書僅二十五篇以爲其書盡此耳後考道藏曾慥號至游子著道樞四十二卷歷述古今論說修養之道至博攬宏向郡所刻特其首上七卷恨當時不知其本不勘其郡



通刻布耳

武則天善文章余往遊嵩山揚其詩云陪鑾遊奈苑侍賞出蘭閨雲掩攢峰蓋霞低捶浪旂日宮疏澗戶月殿啟巖扉金輪轉金地香閣曳香衣鐸吟輕吹發幡搖薄霧霏昔遇焚芝火山紅迎野飛花臺無半影蓮塔有全輝實賴能仁力攸資善世威慈緣興福緒於此口歸依風枝不可靜泣血竟何追又御製書一首暑假將闌炎序弭蔣山林靜

寂梵宇清虛宴坐經行想嘗休愈弟子前隨鳳駕過謁舊巖觀寶塔以徘徊睹先妃之淨業薰脩之所猶未畢功一見悲驚萬感兼集攀光寶樹載深風樹之哀吊影珠泉更積寒泉之思弟子自惟薄祐鎮切煢懷每屆秋期倍彰摧心之痛炎涼遞運逾添切骨之哀未極三旬頻鍾二忌恨乘時而更恨悲踐露而逾悲惟託福田少申荒思今欲續成先志重置莊嚴遣三思資金帛等物往彼諸師平章幸諳斯意即務脩營望及講辰終此功德所冀終斯誠懇以奉津梁稍宣資助之懷微慰煢述之緒畧指不多云永淳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何承天鼓吹曲曰譬彼針與石效疾而稱良行葦非不厚悠悠何詎央徐幹中說曰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以此見古人治病多主於攻後世醫術但爲保守元氣之論曰王道也王道也取名美而望效尠此古今醫道之大歧也

語作者七人包氏注謂儀封人荷蕢晨門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也故蔡邕處士圂叔則銘云深耿介於丘園慕七人之遺風周巨勝碑云三精垂耀處者有表冕在上世作者七人語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古注皆爲交友故蔡邕朱公叔議云忠有三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爲人謀而不忠忠焉能無誨乎謀誨之忠也左傳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

蔡邕爲董卓表畧曰故大將軍何進盡忠受害社稷傾危太尉鄙侯卓迺自東土義勇憤發旋赴京師列表奸猾精兵虎臣奮擊醜類漏列之間靡有子遺卓閭乘輿一越河津身帥輕騎上駭邸阜上解國家播越之危下慰民塗炭之禍然後綱紀頒兖立聖哲天步聿得萬國載寧及至差功行賞辭多受少令又上書辭疾讓位乞就國土惟陛下益隆委任數加訪問厚其爵賞以相成之業夫卓之惡極矣而伯喈爲之贊頌功德如此至廻逐鸞輿移置



至尊皆爲大美亦焉忍道耶其所以不獲良死固有由也徐幹中論法象篇云有顛沛而不可亂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古人所以許子路多如此者而宋人始嘵嘵不滿夫聖門有二節臣宰我季路也孚我受誣於馬遷季路蒙詬於宋士不知二賢所遭何不幸如是也

何休註穀梁云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郎顗對策引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竈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也

此漢儒述孔聖先知之驗
曹子建蟬賦愈翻飛而愈滯知性命之長捐委厥體於牖
夫歸炎炭而就燔是蟬亦可食矣
阮嗣宗作首陽賦意不滿於夷齊也曰飄遥逝而遠去兮
二老窮而來歸實四軀而處斯兮焉暇預而敢誹嘉粟屏
而不存兮故甘死而採薇彼皆殷而從唱兮投危敗而弗
遑此進而不合兮又何稱乎仁義察前載之是云兮何美
論之足慕夫二老高風猶挂雌黃迺知大塊間古今人情
何不有也



邊文禮章華賦慕有虞之土階土階不獨堯事矣植靈芝
篇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綵衣不獨萊子事矣淮南子
曾子立廉不飲盜泉北齊書邢邵與辛術書引鍾離意云
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則不飲盜泉又孔子事
矣侯景報高澄書昔微子發狂而去殷則發狂又不獨箕
子事矣
宋欽宗崇寧元年三月十五日少室山少林寺奏山之五
乳峰達磨庵故基石上生芝草大小十二莖圖本奏爲聖
瑞遂每年天寧節許本寺進祝壽功德疏賜剌度一道余
家有此圖其芝十二名甚異曰抱石黃曰小紫團曰金黃
曰雙頭黃曰鷺黃黃曰小雙紅曰僧笠紫



望尹稽力主割地以盟而中原再失望矣淩不成而敗事
及招來歸正歸明之人散滿內地竊囷州縣凡雜銓部至
今無根柢者大抵皆淩爲也況契丹遺種豈可誘至此與
童貫用郭藥師伐燕招女眞何異耶淩少年爲將相口躓
白首而所經畫止於如此光堯謂淩終不可用豈非知人
之明哉當時論淩如此者不知幾人而宋史作傳皆隱沒
不書安得稱信史耶
歷代褒封繼黃史多不載以非政所急也莊列等封在天
寶元年余家有石刻云御門下吳天眷命烈祖降靈休昭
之儀存乎祀典莊子列子文中庚桑子列在眞仙體該虛

曰師玄元之聖教弘大道於人寰觀其微言究極精善比諸夫子亮絕等夷其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人列子號曰沖虛真人文子號曰通玄真人庚桑子號曰洞靈真人其四子所著書並隨號稱爲真經宣布中外咸使聞知

澤州海會院有一石刻在壁間曰地產之美世人詫以爲奇反之乃所以爲不祥青州之紫腰棗河陽之水精石榴福州陳家荔子咸陽亢家水梨伏道艾曰注茶其類不一尤聞此數者流害滋甚蓋其生也有限而求之者無窮一遇勢力取不滿意則刑禍隨之其爲不祥也莫大焉晉人舊不識竹每見畫本則相與嗟訝如珊瑚玉樹之比澤州海會院師自南州移根布於門之四旁輒繁衍數千百竿於是好事者咸往觀焉未幾鑱者斲之笋不能隨鑱以成竹斧者伐之竹不能留本以養笋濯濯蕉萃而來者不止僧家重於違衆願之不敢惜也余適因行縣邂逅解鞍可休笋稍及墻交籬滿地主僧迎門憂見於色予竊有感書此以還之又以告夫無窮之求者元豐八年五月五日同有用則與彼爲功無用則自全其生提舉保甲豫章黃廉夷仲書廉字甚類山谷文亦可以省世故錄之

郭象莊子註前人稱爲妙解余嘗別抄爲帙每披誦之今錄其超詣之言一二於此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生上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載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紼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　堯舜世事之名耳爲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　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　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爲天誰主役物乎　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但上之無爲則用下下之無爲則自用也　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堯跖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　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騖於憂樂之境雖楚毅末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　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欲見而見哉若知見可以欲爲而得者則欲賢可欲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　畫地而使人循其迹莫捨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有用則與彼爲功無用則自全其生　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無不宜故忘其一也　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取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爲者凡所遇者皆

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於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
者也　天不爲覆故能常覆地不爲載故能常載使天地
而爲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沈而爲人浮則有時而
沒矣故物爲爲則未足以終其生也　天地雖大萬物雖
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
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
遇也凡所不爲弗能爲也其所爲弗能不爲也故付之而
自當矣



神不休于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于自生之極則勞矣
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群坐忘而
後能應務　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
天下　夫亂心不由於醜而恒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
恒由仁義　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
慕之而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
史之橫誖天下使失其性真也　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
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也故善爲治者
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凡不平不至者生於
有爲　先王禮樂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爲民妖
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恒沒命於所是　物無定
極我無常道殊性異變是非無主　有形者自然相與爲



累惟外夫形者磨而不磷　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
以下至於昆虫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彼與汝
各自有所宜椎效則失真　形智往來相與逆旅也鑒以
鑒影而鑒亦有影兩鑒相鑒則重影無窮　天在心中則
身在天外心在天內則天在心外　司馬云燕之去越有
數而南北之遠無窮由無窮觀有數則燕越之間未始有
分也天下無方故所在爲中循環無端故所行爲始　寧
伏鵠卵卵不爲雞則生類於鵠也　水中視魚必先見水
光中視物必先見光
莊子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上三句皆詳
說之至風憐目目憐心則無解焉說者謂莊子文汗也然
天運篇引巫咸祒曰天有六極五常而下亦不數其事漁
父篇窮有六極達有三必彤有六府而形有六府下亦不
列其目豈皆其文法耶或世遠有闕文耳
法藏碎金曰佛也者離相窮理反情合性之總名又云佛
者覺之義有出世之智而能覺悟真理也法者行之義於
佛法爲正覺也三昧者凡種種方便之說可爲入道法門
而成正定者皆曰三昧也如如者如之本體是真性均一

之義至人依理學法人之性合於理理合於性同於本體故曰如如不動此兩如字上輕下重謂其心之所學如其本如之理按此皆直說易曉諸書解佛語未有如此者其它辯晰奧旨甚多當覽其全書也

曾肇等校正南齊書序曰古之良史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後覆說此四句皆不應覆說而覆說之也贅矣

余遊濟源有龍池石塊記云大漢通容元年太歲甲辰其年大旱有懷州河內縣界溝村百姓李繼安爲商泛湖廻至君山廟祭賽次忽見一人衣朱衣形儀有異將書一封



稱達至懷州西七十里濟源縣縣西北約三里有一龍池前有石一塊但擊此石必有人出其形差異但勿驚畏此書乃玉皇勅下濟瀆神行雨子至彼當得賞錢二百貫李繼安以書叩石事悉皆驗宋開寶六年四月廿日再書此記而所稱通容元年考歷代諸史悉無此年號李川甫修河南通志嘗辯其僞說多不錄

單縣有二井一在城南一在城中云爲呂仙遺蹟初金有惠四郎園建道觀曰純陽呂仙處在中易姓爲汪已而別去貽四郎書與詩三章云易姓歸汪五十年三遊單父隱圓園每日賣像無人相二井知吾道德全來年八月二約

汝成都市圓明壺下隱流霞救君不見刀兵至長橋直下有輕舟破月衝煙任意遊金石滿堂何用足爭如閒早去來休至元四年清明日道士傳德玄墓真上石然書詞虐俚而詩亦止此疑皆僞也以事差異依而志之

神隱書養鶴但聲清者爲上頸長而瘦脚高者可觀古相鶴經多不可信好事者揑怪耳余謂此言極有理凡觀古書皆宜以此意求之不直相鶴經也

說郛有顏子五卷只截抄論語中道顏子數章而外絕少採錄殆世之淺學所爲不足觀也又載有曾子亦此類耳

大學注云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也論語王者必世而後仁注云使天下之人無一人不仁一人所行無一事不仁夫使聖人之於天下必如此而後爲治則雖堯舜三王何時而可望此哉儒者迂濶類此

說者謂大學出孔門然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至民之不能忘也六句皆見爾雅爾雅周公之書也豈古先有是解而孔門但述之耶

杜詩平生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詩尚奇也又曰賦詩新句穩不免自長唫是詩尚穩也奇而穩穩而奇循茲二法可登騷壇

凡曲解不可以入詩老杜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賈島

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錢起亥枝花色異奇石雲根淺
只看爲雲之根也爲是若解爲石則於本聯意叠且句不
儁邁矣
古人註一書不似後世但訓通文義而已郭
景純注爾雅間作四七言如古詩者大雅卷阿云梧桐茂
賢才衆地極化臣竭忠鳳凰應德鳴相和百姓懽附興頌
歌小雅大東云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蓋急切
小弁云悼王道穢塞羨蟬鳴自得傷已失所遭讒賊小晏
云賢者陵脅姦黨熾背公邮私曠職事正月云陋人專祿
國侵削賢人求哀念窮迫其餘卮言隻語亦非後世所及



不盡拈也
夷齊或用爲夷羿魏明帝詩嗟哉夷叔仲尼稱賢商齊書
亞敬則與齊太祖書卿常比跡夷叔何一旦行過桀跖又
姚思廉梁史論曰袁千里當獨夫褒德臣志不移斯存夷
叔之風矣
古人詩有一二字欠妥者如陸士衡拊翼同枝條翻飛各
異尋尋字未穩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收字未穩將遵
升菴詩話云樂府有鄜郎才人嫁爲厮養卒婦特亡其辭
亦失其解考史記張耳傳及楚漢春秋并曰嬭字未穩至振旅勞歸士爰爵稟街
傳既不顯鼻首字則稟街傳不明阮步兵三楚多秀士朝
無所獲趙有厮養卒以利害說燕將燕歸趙王厮養卒御
雲進荒淫不注爲進諫則荒淫字不白總之句病也



王輩爲不知人戲頤爲不慎言舉此二者罪之則當也若
指其策問而深中之以報親友之私怨亦過矣此疏諸書
少見故節錄此
今俗多着直裰亦名撮衣亦名道袍蓋直下而無要揩者
以便燕居私處至南人見賓客亦多服之黃山谷與彥修
知府書云幅巾直裰野人之服不可以造公門是也
升菴詩話云樂府有鄜郎才人嫁爲厮養卒婦特亡其辭
亦失其解考史記張耳傳及楚漢春秋并曰嬭字未穩至振旅勞歸士爰爵稟街
傳既不顯鼻首字則稟街傳不明阮步兵三楚多秀士朝
無所獲趙有厮養卒以利害說燕將燕歸趙王厮養卒御
王以歸武臣歸趙以美人妻厮養卒以報之是其事也按

張耳傳載厮養卒事信矣何嘗云武臣歸趙以美人妻厮養卒以報之十三字耶原樂府雖有此題不知彼才人所嫁者何厮養卒也焉得生撰此句推附於彼以必實之耶他日言後日也亦可以言前日史紀秦紀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老杜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皆指前日也客愁殊未已他夕始相鮮他時加按縣不得慢陶潛皆指後日也異日言後日也亦可以言前日史紀始皇紀異日韓王納地效璽漢書食貨志異時算軺車皆指前日也唐詩異日誰言與衆多溫庭筠詩還恐添成異日愁東坡與人書異日稍出災厄當爲公作耳皆指後日也



余往登王屋山有碑載唐睿宗玄宗與白雲先生勑與詩而他書不紀也因檢舊篋錄之睿宗勑云敬問天台山司馬鍊師惟彼天台凌于地軸與四明而蔽日均八洞而藏雲珠闕玲瓏琪樹璀燦九芝含秀八桂舒芳赤城之域斯存青溪之人攸處司馬鍊師德超河上道邁浮丘高遊碧落之庭獨步青元之境朕初臨寶位久藉徽猷雖斐帝披圖翹心韜鈐皇御曆緬維彼遥寧方此固夏以保童顏志之所之畧陳鄙什既敘離前之意仍爲後別之資故遣此書指不多及勑　紫府求賢士青溪訓逸人江湖與城問異跡且殊倫閑有閬棲者居然壓俗塵林泉先得性松桂欲調神地道幽嶺天台接海濱音徽從此問萬古一芳春奈君次以屯蹇遣使令兄往冀與同來披

飛欲遣使者專迎或慮鍊師驚擾故令兄往冀與同來披

勑再答之此碑刻於大中八年字小道美以山深罕人跡故世少搨本也晉祠在今太原余曾兩涉其境滿壁多宋元人詞翰少有佳者惟宣和中禱雨文一首頗可讀也維宣和五年五月初七日起復太尉武信軍節度使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禮禎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顯靈昭濟聖母汾東王之祠茲銜命而出使兮摠燕晉之撫綏並并州之故壘兮訪往古之蓼祠迓來傳而修謁兮歷山路之逶迤詢道路於父老兮曰禍福惟神之所司屬常暘之稍愆兮渴霑澤之弗祈雖地偏而節晚兮懼南畝之失時念密雲之或布兮久屯膏而未施顧無路以訟風伯兮又歐詩雅正所乏者超詣耳而論者祇言其文黃文勁潔所乏者潤縟耳而論者祇言其詩士有獨見難矣



余有挽人詩樂壽推明德哀榮送大還嘗疑大還本言成道而用之亡人或未有据已檢紀夢要覽李虛中夢泰山出赤黃物如金以謂衛中行韓退之二人曰是所謂大還者大還者大歸也則死可稱大還又可稱大歸矣

趙松雪素交中峰和尚松雪夫人歿與中峰書云孟頫得旨南還何圖病妻道卒哀痛之極不如無生蒙吾師遣以中致名香之奠不勝感激但老妻無恙時嘗有普度之願孟頫欲因此緣事以資超度不知能爲孟頫一下山否若仁者肯爲一來存沒拜德不可思議後再致書者五而中峰竟不肯臨故松雪末書云得誨帖知杖錫以蓋輿入山

蓋深甚爲驚歎先妻普度之願滿擬和尚一到今既不然只得請干峰主其事若在宅人殊不委信想和尚亦以爲然也而此僧竟遥遥矣大藏中有中峰語錄數十卷其人固有足想也

唐詩品彙劉長卿幽琴詠上禮部李侍郎云月色滿軒白琴聲宜夜閑泠泠七絃上靜聽松風寒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爲君投此曲所貴知音難唐音獨取中四句爲一絶題云聽彈琴果士弘截之耶今諸選多從唐音作絶作絶較勝耳

歐字自謂從李北海法入山谷稱王荆公書法奇古似晉宋間人又云荆公得古法於楊虛白今王歐帖蹟俱在無以異人不知其所自標與所以標之者何也

古人事類者甚多余嘗兩紀之不盡也如唐玄宗與葉師遊月宋徽宗亦與林靈素遊月賀知章呼李白謫仙梅聖俞亦呼郭祥正謫仙杜預稱武庫裴頠亦稱武庫鮑德稱神爻宋登亦稱神爻許善心神童楊敞亦稱神童潘岳奇童李泌亦稱奇童李嘗書麗傳廸李善亦稱書麗司馬德操水鏡樂廣亦稱水鏡兒錯智裴楷範亦稱智囊閻張稱萬人敵裴行儉薛仁果亦皆稱萬人敵賈逵碑生金庾氏碑亦生金而馬光圖本枕詰侍者亦圖本枕太公尚父詩



岐唐臨皆放囚復還陳元方難其兄王僧彌亦難其兄陶侃母剪髮延賓王珪母亦剪髮延賓王曇邁母喪鳳集其身而孕王知遠母亦夢鳳集其身而孕董宣號卧虎龔勝與妻相對如賓常林亦與妻相對如賓熊渠射石沒羽李廣亦射石沒羽王仲宣好驢鳴郗公有三反王蕭亦有三反謝超宗有鳳毛王邵亦有鳳毛李白倚馬裴虎亦倚馬長陵女子號神君魏元孕亦號神君王儀封客揭蟲那邪亦對客覓蟲李白謫仙會稽有蔡姓者亦稱謫仙黃霧號顏子周續之伏挺沈傳師亦號顏子湯六事自責魯僖亦六事自責姜詩謂母出

妻程邁彥亦順母出妻救贍救荒不先秦狄仁傑挈雲思親元樹亦望雲思親直不疑買金償郎陳重亦買金償郎夫觸類而廣之固多多矣

文選注引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太子晉也諸書所載多如此而蔡中郎王子喬碑云王孫子喬者上世之真人也聞其仙舊矣不知興於何代傳聞道家或言潁川或言彥蒙則不指爲王子晉矣後漢書王喬傳喬河東人顯宗時爲葉令或曰卽古仙人王子喬而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王僑攄爲武陽人令於緱氏山登仙則又似別是一人矣



劉蒙范王能之譜菊也纔三十有五品吳門史正志纘之則減其八矣近世譜者益衆不能遍數天順初鎮平恭靖王有德壽齋菊譜百品正德時焜煒亦著焉至百二十品煒序云花何昔少而今之多哉豈精蔭日聚故造物者呈詭獻奇以逢時尚耶或妖壞灌養不失其宜故變態百出耶或好事者窮搜旁索於空庶絕壑殊方支郡故多致異種耶皆不可曉也

季隨周八士之一其事於它書少見蕭韻士蒙山詩子尚指俗紛季隨躡蹤此則亦隱士流也

梁丘子註黃庭經云言三焦者多矣而未的其實蓋心肝肺三藏之上係管之中爲三焦故中黃經云肺首爲三焦當指其所也又曰焦者熟也言肝心肺頭焦熟之義而醫書倒言三焦無定處孤行在胸中者何也

孔門論仁固一人一事而發至孟子曰劉隱之心仁也曰仁人心也曰仁者人也此三言者可謂西來直指乎而宋紫陽訓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則語衍而意障矣且孟子上言仁爲人心下云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者卽所謂仁其道甚夷其功甚簡大學之格致中庸之誠明論語之克復孟子之夜氣良知良能盡心知性之說皆可一貫之矣



每讀二程全書純粹無疵其論說性命者紫陽多未引用而引在集註者反不逮其明切直指此其旨不可曉豈紫陽在當時欲援以証已或少增損其語意耶學者讀其全書以上通六經可也

告子云生之謂性又曰食色性也孟子辯之以爲非是至它日自言曰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豈自矯而自忘之耶將至理所在雖一時致難於人而卒不得異耶至辯告子之義外而喻於皓求合孟季子問義內而勞援于敬叔父敬弟皆未有以折其辭而服其心也

孟子言性善情亦善即情因可見性釋氏以情動最能害性世儒遂據以排佛然姑勿辨而試求之孔氏語曰性相近習相遠也習固情矣曰相遠焉豈復性之本耶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感於物情也曰性之欲焉豈復性之靜耶則夫孟之言非孔之言也而區區於排釋氏過矣後之君子苟徵諸言論皆的當之者甚衆宋人一舉而揮之吾見沈於釋氏而不思漢人多有是說亦聞之釋氏耶故善觀於尼父之言則在夷狄者可進矣

人議論多則前後相倩晦翁云理之本然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理細微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而又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又引程子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夫苟以理爲在物則無施于告子之義外矣

宋御史張守論諸將請私劄子云劉光世王淵嘗有薦達以次奏功第嘗有未曾身涉行陣而竄名功狀之內者他日更立非常之功復膺不次之賞則招權賣禍將不止於今日漢之韓彭近世之竇貴不可不鑒則當時將帥之昌熾難馭可睹矣

楊萬里文善詩論如疏云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毓安得不變而爲遲一朝之有爲必至於終身而不爲是故若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又云功視時爲成毀時視天爲盈虛天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之所至功亦至焉未鬪時先天而得功先時而兢者故天與時相遭則以百敗之漢高取百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違則以劉葛之雄傑熟視孱弱之曹丕若此等論皆的當

醫書林中誠言胎孕云一月如露珠二月如桃花三月曰胎四月形象具五月筋骨成六月毛髮生七月遊其魂能動左手八月遊其魄能動右手九月三轉十月滿足今有孕婦三四月而生產者漂之水盆中百骸歷歷咸見則書之爲有得哉

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解者謂是九原字誤然風俗通引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爲京京兆京師義取諸此則作九京字是

風俗通徐孺子赴黃瓊之葬負筠笠涉遠一盤醮字書筠音綸小車具舁音印無解今本誤作筠笠字書無筠字也朱註語瓜祭爲必祭議者謂仍作瓜字瓜瓞玉藻瓜祭上環

則議者是
遼固作年表先正已有譏之者新唐書宰相方鎮宗室皆有表又爲宰相世系表不過纂書者藉以媚當時鼎鉉耳歐陽公亦爲是耶宋史宰輔表數卷宗室表至數十卷濫充篇袠靡益史體減削之可也

秇林伐山陸魯望詩到頭江畔尋漁事織作中流萬尺罾罾取魚具又云以竹爲魚梁也此字唐韻不收余檢諸字書皆有罾字五音篇海罾胡公切引水也章道常直音篇罾音烘竹引水並不言取魚具與魚梁也楊別有考耶

今人罵雞鴨諸禽曰毛團藍關記韓湘自序爲丹鶴所化



初見東華翁曰美則美矣恨毛團耳

河南通志辯韓愈本修武人今修武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韓文公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村李翱作愈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自稱昌黎李白作愈父仲卿去思碑曰南陽人舊唐書列傳亦曰昌黎人而新唐書乃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去思碑而誤加鄧州二字也其辯斷矣然藍關記韓湘序其祖仲卿刺史江南遂家於鄧州之南陽松水焉而韓之裔道昭者著五音集韻於韓字下敘韓有潁川南陽昌黎三望則新書不有據耶未可爲誤也

順陽李蔡子田甫著

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所在而以存其精神美其根本者非所以彰彰言之也此道家修煉之說

驃姚驃字可單用宋之問詩拜職常隨驃崔嵬字可單用張說詩澄潭皎鏡石崖嵬薜蘿字可倒用說詩不將蘿薜易簪纓儲光羲詩暗中蘿薜深又來參蘿薜衣仙道字可倒用說詩淮王愛道仙驃騄可作騄驃說舞馬詞盼皎凝嬌騄驃又云驃騄嬌生烏獸行



兩鄉舊縣城在今縣治北百二十里城南山上有半山亭遺址宋淨休居士張舜民窪尊在焉志載尊銘剝落止數句可讀其大者戒酒也萬曆五年九日過余特意往訪上下山坂者彌日無有也詢之爲土人簷下石久矣廼知郡邑志徒相傳寫寔無人至其地也惜哉然窪尊世多有韻語陽秋吳興晁山有李適之窪尊東坡集載鄧望求爲武昌令遊寒溪西山嘗作元次山窪尊銘刻之岩石攷次山窪尊銘在道州城東左湖面聖求作銘又在武昌俱非吾土也則夫世之窪尊皆次山之屋數堪與筮相醫藥選擇諸家皆宜以此例之

李白詩昔在南陽城惟飡獨山蕨獨山在今南陽城外十餘里而注李詩者云金陵溧水縣有獨山在縣東十里何耶且詩明言南陽無緣遽及金陵地也古書本明而庸妄者注之每如此

作戲文者多借他人事綴緝記扮鄭元和殺馬取版腸哦李娃又曾學士崔尚書同過娃娃遂出第兩人考輟耕錄翰林學士王元鼎狎暱妓順哲秀殺所騎五花馬取版腸以醫秀病中書參政阿魯溫嘗戲問我方元鼎何如秀品題云云編元和事者乃借此入爲李娃傳實無是也

伏生傳書爲今文反難讀孔安國所傳爲古文翻易讀人

定觀經云以無事爲真宅有爲爲應跡若水鏡之爲鑑則隨物而見形程伯子定性書實祖其說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以有爲爲應跡以明覺爲自然又嘗曰如鑑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此非謂祖其說乎又肇法師卽動而靜卽靜而動信心銘曰止動無動動止無止而定性書云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又非謂祖其說乎

邯鄲夢本盧生遇呂翁而傳者遂訛爲呂嵓人有知其訛者矣叢談載道者呂翁某遇鍾離權授以乾汞爲白金法翁曰后復變否曰五百歲后藥力盡則復故曰五百歲后



當復誤人謝不受權驚歎遂授出世法夫言道者呂翁某未知名也而編丹書者遂撫爲呂嵓遇鍾離事與前同訛矣

列仙傳浮丘公接王子晉上升故崔融輩堪張易之云是子晉後身融詩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古今詩人用浮丘事甚衆而荀悅漢紀浮丘伯荀卿門人也授詩與穆生申公白公及楚元王則當漢文景時也世之相去遼杳矣豈浮丘公浮丘伯本非一人而融詩誤耶

北齊書崔昂對魏帝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爲戒麟來結字穩且勻徑寸赤手縛麒麟則詩書安帖尙矣嘉靖末有數人相標以百代詩豪而篇章字句率皆於理也實啟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虐閒

吾不知之矣

雲籠山頂俗云山帶帽爲將雨之候錮靜修詩今朝雪嶺初逢雨應是郎山帶帽迎

蘭陽張世祿永樂間以善畫召至京詔與諸畫工各繪一兎散諸草間命鷹師放鷹盤旋久之竟攫世祿所繪者而起世祿能傳神寫生又工鬼神極爲宣廟所賞授錦衣衛百戶

世俗與姊夫相戲云世說張敏集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遂作頭責子羽文子羽秦宇也觀此則事始遠矣



晉荀粲談尚玄遠嘗以子貢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六經雖存固聖人之糠粃斯言也其至言耶觀古今諸儒傳疏依違膚謏未見一斑而自以見道不知何見也每詠粲語憮然三嘆

今世真楷即古隸書而所謂隸書者乃古八分書也北齊劉懿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齊陽蔡仲熊亦曰凡鍾律不得調平皆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東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今士大夫多壽南調北人亦隨變而從之幾不知有中聲矣其亦未覩於二子之說乎

朱註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聖賢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衆人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此論極爲透脫然又最盡文多不錄也

婦見舅姑之禮不知自何代梁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吳居厥丘西寺講經論學高僧協傳張永携內外孫婬遊武丘山張弘策說蕭懿曰蕭荊州獸視其間以觀天下梁武檄文曰龍驤獸步高澄與侯景書遂懷市獸之疑景報書云被我獸文縻之好爵景表梁武帝云聘使來歸陷之獸口又寶誌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獸視蕭介諫梁武帝勿納侯景曰養獸之喻必見饑噬之禍令狐德棻后周書李遠傳不入斃穴不得獸子樂運傳直諫見宥皆相賀幸免獸口隋書獨孤皇后謂帝云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又高祖謂庾季才吾今猶騎獸誠不得下凡此類多特舉一二端耳

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以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晟皆
列觀太宗以問徐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
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正言婦是外宗
未審嫺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
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
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覿見之儀謂應可罷太宗從其
議然則禮廢也久矣

魏李諶之曰吾好讀書不求身后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
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苦七尺軀也祖
瑩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諺云二說實獲我心

史通晉孔衍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纂成一家爲漢
尚書后漢尚書漢魏尚書凡二十六卷隋王邵又錄開皇
魏淮陽王孝友嘗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
令王侯官品一至九置妾各有數所以陰教牢修繼嗣有
廣而聖朝忽弃此數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
妾媵習以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嗟昌人有貶之者也宋人乃獨嘖嘖於通也何哉

張懷瓘書斷秦邈造隸書三千字上之始皇以奏事繁多
殆皆一妻設令人强志質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內外
親知共相嗤惟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
姁姁娣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爲婦德以能姁爲女工
表曰以邈超徒隸故號隸書二傳不同

魏書劉義隆欲侵境其臣江湛徐湛之贊成其事沈慶之
自云受人欺畏彼笑我王公猶自二心以下何敢二意夫

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奸淫之兆興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要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服以一周悉令充數不充數及侍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此表劉到少有焉得刑布巨室閨閣以代梟羹也

隋書文苑傳序論南北文氣甚善曰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氣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王充論衡有問孔之篇劉子機史通有疑古惑經之說司馬光疑孟冕說之欲廢孟不以進講經筵古人學貴獨識也如此今之擬擬小儒死守前人訓詁兀兀白首而靡一自見也亦何貴於讀書哉

唐李穀詩照耀文星吳分野留連花月晉名臣分字作去聲

劉子多粹論舊撰之一紙上因偶錄此云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

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蝨樹抱蝨則還自鑿身抱慾則返自



害有心之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靡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性情未鍊則神明不發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有子惡臥自焠其掌蘇生患睡親錐其股葉爲目蔽珠爲耳梗順理而行若執劍鋒逆情而動如執劍鋒俯善在隱而爲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倮跣也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實由名辨而名非實也玉無羣而飛珠無脛而行蠹才於幽幽腐智於柴車性見於人故賢愚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難期故惠齊而生死殊德同而榮辱異若遇不遇也書空而尋跡披水而覓路不可得也紫貂白狐製以爲裘麟若青雲駿若荊玉此毳衣之美也蟹管蓍蘭編以簸箕葉微疎奈熟若朽蘆此卉服之惡也讒人妬賢如喉中有噎吞之思大官上有翳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萋斐之詞作登峭坂而不跌墜者慎於大也跨阜埒而好顛蹶者輕於小也懷璧之子未必能惠而人兢親有惠人之資也被褐之士性能輕財而人皆疎之無惠人之資也猶足不行而寶燧藥抱薪救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鏡形如盃以照西施鏡縱則面長鏡橫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易也海濱居者望島如舟望舟如島山底行者望嶺樹如箸視岫抱蝸則還自鑿身抱慾則返自

虎如犬　晦秋月明而知婦思聞林風響而見舟人驚

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泫露如泣　妙必假物而物非生

妙巧必因器而器非成巧是以羿無弧矢不能中微其中微者非弧矢也倕無斧斨不能美斲其善斲者非斧斨也

仇讐字異義然讐恒作仇左傳怨耦曰仇祁奚外舉不避仇后世多相襲用新唐書韓琬上疏往選司從容有禮今若仇敵周利貞爲御史中丞數爲仇人狙報賈林以一語寤王武俊軋兵相仇王無競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皆是也

嘗讀魏齊周隋諸書其斬斬立國勢甚强諸臣所以論奏多國家邊寇大計故恒有奮猛進取之氣及讀宋齊梁陳諸書不過卒卒自守其諸臣論啟支吾苟且嬉玩目前而不復有萬里遠畧也則南北之風俗與其人才之幹用固可覩矣



鄭覃曰南北朝所以不治以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此亦名言

唐代宗幸陝吳人歸崇敬建言百官朝朔望不宜服袴褶東都太廟不當置木主吁此何時也而首及此邪后又請改國子監爲辟雍以祭酒爲大師氏司業爲左師右師以爲朋黨禹稷與皐陶轉相汝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讀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



神在竊觀歷代元無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兗州后許敬宗等奏天下郡縣置三獻官其佗如立社立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爲令今夔州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禹錫論如此

李德裕論朋黨曰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以共鉏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鯀驩兜則爲黨舜禹不

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志不可干以私云云其說劉至歐陽修朋黨論全祖之也

古人引用古書多以己意刪潤近世則全抄錄之不輒易詣於至理如國語左傳所載不可枚舉也觀射父論祭祀其本文也偶見胡寅上疏方滕之百官皆不欲也文公猶以爲疑孟子曰上有好者如風下之從者如草歐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以身先之故也文公篤信而力行顏色戚哭泣哀于是時四方來弔者皆悅其得禮此比孟子本文大刪改矣亦古用事之法也

朱子楚辭辯証謂椒蘭以喻君子非爲實有是人而史遷教而后世儒者遂謂昏愚之至皆可漸漬而進六鷁退飛過宋都叔興曰是陰陽之氣非吉凶所生也而后世儒者遂推於祭能受福胥臣論教云遽篠不可使倪戚施不可使仰焦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云云爲古之聖人非必悉由於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上所以教民人也下所以昭事上也意謂禮節當如此耳而后世儒者遂盛徵衍五行災異之應至不可窮史伯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卽孔子和而不同之旨冀芮曰不遍所復怒不及色卽孔子稱顏回之語士貞子諫殺林父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柳下惠之妻曰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又皆語中全句耳彼豈皆有意襲言之耶故曰皆聖人之徒也楊升菴盛辨魯用郊禘爲后人之僭非成王伯禽舊制蓋宋人有是議也左傳荀偃士匄曰諸侯宗魯於是乎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僭之郊禘舊矣豈子孫遽敢僭如此耶楊每駁宋人說經之謬而偶一用其說反可駁也乎

國朝科場之文惟論表與策猶有可傳四六遠不逮前人





伍舉曰遷者騷離而遷者距違注騷愁也離畔也此可見楚人語舊來如此足以引注騷經矣

春秋列國賢卿大夫皆有聖哲之資故其立言著訓往往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上所以教民人也下所以昭事上也意謂禮節當如此耳而后世儒者遂盛徵於祭能受福胥臣論教云遽篠不可使倪戚施不可使仰焦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云云爲古之聖人非必悉由於教而后世儒者遂謂昏愚之至皆可漸漬而進六鷁退飛過宋都叔興曰是陰陽之氣非吉凶所生也而后世儒者遂推衍五行災異之應至不可窮史伯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卽孔子和而不同之旨冀芮曰不遍所復怒不及色卽孔子稱顏回之語士貞子諫殺林父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柳下惠之妻曰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又皆語中全句耳彼豈皆有意襲言之耶故曰皆聖人之徒也

楊升菴盛辨魯用郊禘爲后人之僭非成王伯禽舊制蓋宋人有是議也左傳荀偃士匄曰諸侯宗魯於是乎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僭之郊禘舊矣豈子孫遽敢僭如此耶楊每駁宋人說經之謬而偶一用其說反可駁也乎

國朝科場之文惟論表與策猶有可傳四六遠不逮前人

矣間繙四六叢珠中麗句今有否耶聊掇一二於此賀新
正云禮莫遂於兒趨門墻奠違誠少伸於燕賀竿牘徒勤
三年學宮屢驚節物之蕭條數仞門墻欲探陽和之消息
雍容座上那間樞馬之鳴瞎髑門墻自笑桃符之換謝啟
云淮海遷居作投老揚州之夢江湖得辟慰平生魏闕之
心一行作吏未應絕山東部之麥千里投公何恨學蠻荼
軍之語青衫從事初無一日之長華簪薦章遽辱五雲之
妙列棘程書自愧北方之學乘槎問漢仰窺東壁之光少
而取所弃之竹馬自以不如今也望之似於木雞屈然失
措割十九牛而刃若發鉶擊三千里而風斯在下承使云
聯甚多不盡拈也是書乃慶元間吳門然所集惜歲久寫



喬木泰天諒切故都之感靈花如席可堪胡地之寒謝及
第云歌於郢中和人蓋寡射彼雙相去者僅存青綸五兩
用寬楊子之嗟白璧一雙衆過趙卿之過蓋愧平津之策
絕意上游庶幾毛遂之奇收功下客採驪龍之珠雖喜窺
於藻致抵荆山之玉顧難辱於謙勤落落高騫於日下錚
錚猶韻於殼中起任云蔚德芬芳願趨風之已久蓬心激
切快披霧以何多原隰載馳認故國枌榆之境門墻數仞
記昔年桃李之陰誰言揚而事舉已處窮廬之議顧政拙
而勞心未識報恩之所致仕云涼臺暑館莫非綠野之餘
怪石奇花半是平原之舊萬里故山但久閒於鶴怨九重



詘不見善本耳
麥餘錄云儒者多執占不墓祭之說雖朱子亦謂神主在
廟而墓所藏形骸耳故不宜祭然周禮有家人之官凡祭
於墓則以爲尸此禮始於周公豈得謂非古耶此論有據
可徵盲儒
佛出曰便言想識而文始經中全是此意如云辟睹奇物
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犀望月月形
大角特因識生愛之無識如鎖之爻觀之無識如燈之照
吾識不萌吾生何有又云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
安知今之天下非有黠者乎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夫

關尹與佛生地遠矣而言道一若此則中國有佛不待漢明時也

非天子不議禮而定家禮吾猶及史之闕文而補格致定武成仲尼信而好古而盡廢詩小序文獻不足則不能徵而欲分禮記爲經傳易有聖人之道四而注易專於卜筮春秋以尊周而作而謂仲尼改周正朔諸如此類非一也謂宋儒有孔氏家法耶至王通續經則譏之而綱目繼獲麟非續經類耶韓愈好文詞則小之而注楚詞作韓文考異不益下韓耶昔人所以諭目睫也

嵩山戒壇寺有揀公茶牓乃雪菴頭陀溥光撰并書者京師多表爲圖屏面子余雨至嵩高睹其碑云竊以隨緣應物無非回向菩提指事傳心總是行深般若欲破人間之大夢須憑劫外之先春然惟佛覺普安慧湛弘教大宗師寶集正宗法輪眞子冕冠於竺乾華夏顯密圓通神遊於教海義天理事無礙笑辟支獨醒於一己擬菩薩普寤於羣生借茶澄心卽茶演法滌隨眠於九結破昏癡於十纏於是徹蜜雷於鹿野苑中聲消北苑採靈芽於鷲山頂上氣靡蒙山依馬鳴龍樹製造之方得法藏清涼宗旨之自攻也而后備又依文訓詁而靡一折衷也烏乎



能盡焉者也烏乎孰有知聖人之末能盡道也而與之論陸士衡思歸賦冀王事之暇豫庶歸寧之有時則歸寧不獨言婦人矣

性無善無不善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此論夫習也非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乎而孟子辯之則強矣有性善有性不善此論夫一定也非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也乎而孟子辨之則窒矣故夫孟氏之存諸說也適設其難而還自攻也而后備又依文訓詁而靡一折衷也烏乎

地理書論水出向背猶爲有追而未流支蔓益非本傳之

露盤玉屑飛時香遍羅浮國土白雲生處光搖紫極樓臺

舊張子微玉髓真經論青龍形廿六種白虎形廿種朱雀
形一百八十玄武四十五宮形四十一鬼形一百廿明堂
穴水又各數十皆圖而載之吾不知此形此圖何從得也
果子微嘗有見於天下山川之如彼而一一描寫之耶抑
自裁想於心而迷懸擬之耶夫使曾有見於山川之如彼
則見其一處已不可更求之多處而按圖索驥昔人已哂
其愚矣若徒擬畫之如此而欲往求之天下之山川以幸
一合焉則甚惑而不足信矣至披沙經之圖像地輿一覽
論九星各九變總之八十一變以及演禽卦象之煩細多
不可舉皆子微者流也識者蓋亦火其書乎



兩人作事爭勝曰厮龍琴操云從他楊學士鼈殺鷗參軍
楊補之小詞云和天也柬厮鼈作事忽左忽右曰騰倒寶
貨辨疑云一番騰倒一番低也
詩家一指論詩膾有佳語如曰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
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濵柳陰路曲流鶯比鄰
綠彩野屋落日氣清殷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
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　玉壺買春賞雨茅屋坐中
佳士左右脩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
落花無言人淡如菊　露餘山青紅杏在林月出華屋畫
橋碧波金樽酒滿伴客彈琴取之自足良辭美語　明綺



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柳樓臺碧山人來清酒深盃
水流花開清露未晞　嫋嫋琴松下有漪流晴雪滿竹
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屧尋幽載瞻載止空想悠悠　何
如尊酒日住烟蘿花覆茅簷疎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
歌聊不有古南山崔嵬凡此勝語可入玉壺冰集中爲雲
林之主一傳神也
文人觸事善生議論而求之大道則茫未有合也見大官
無后者曰美不假得也而白屋藜羹多無繼者何也見英
俊下僚者曰造物忌才也而崇階大拜亦多彥聖何也見
窮居工詩者曰詩能窮人也而愚騃貧厄者衆矣彼皆詩
崇耶見詞客不祿者曰蘭摧玉折也而冥頑夭折者衆矣
彼皆文欤耶當此而助高客身貴盈揖壽量洪者福百能
者窮諸凡爲著布滿與籍而求之天地變化盈虛之至理
則果如是耶蓋天地之道本不可知而人之所覩者迹耳
迹豈足以覩天地哉
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之一言也其
盡於春秋乎而后儒議例之繁是非賞罰之衆衆哉其遠
於經矣
林希夷莊子注云吾閒自無諸方見於漢無諸之前當猶
草昧然近載山寺前揭者得一穴中多金石鼎彝之器導

無大小皆雕人物龍虎不勝精巧其后一壁以鋤斧擊之鞳鞳有聲意必銅鉄所灌古有國者之墓然莊周所謂客成大庭之類不可謂古無之也

林希夷注莊子云辟如雀化爲蛤謂雀之終則蛤實始焉謂蛤之始則雀實終焉大而帝王之禪代亦如是耳故曰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此語起

錦窠老人序詞曲南北之源蓋其身有之者曰予觀古詩鹿鳴等篇皆古人之佐尊歌曲但以聲依永所以無分長短句皆可以爲歌曲自漢魏以還漸以字句長短分而爲二詩自詩樂府自樂府其句法尚同而序事體製頗有分





別及李唐猶若此如白樂天之永豐西角荒園裏蓋曰無可歌也其時已有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等詞腔調律呂漸遠於聲依永之傳后遂全革古體專以律呂音調格定聲之間眉毛摠落則世固實有是事矣

列子龍叔曰觀吾如人鹿吾之家如逆旅之舍隔壁家爲逆旅舍我爲當壚客本此

崔鉉兒時見韓滉令咏槃上鷹曰此兒萬里萬里故今人有前程萬里語出此詞報恒譚讀書子貫仁義之羈絆係名聲之韁鎖故今人有名韁利鎖語

今人口頭常語及見之曲詞中者多自古人而人不知所
本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子和尙偈也夭桃
紅杏一時分付東風又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懶
菴和尙語也十里五里長亭短亭庾信哀江南賦也寧人
負我無我負人齊文襄報侯景書語也但知行好事不要
問前程晁廻云嘗見前輩詩也
陡然當作斗然岑參詩冀郊斗覺暄磨墨一日研墨岑參
詩研墨驚池魚
騾馬病有漏蹄梁明山寔貨所乘牛謂買主曰此牛經患
漏蹄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俗語人養狗吠外我養
狗吠內梁劉孝綽在官通賊賄從弟覽劾之孝綽謂人曰
犬齒行路覽吠家人



俗以私言不共人聞者曰話不通六耳法會聞馬祖祖師
西來意祖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上陽子金丹大要序云於
中妙語耳共聽
俗以人確實可用者曰的當然宜作諦當禪林寶訓演和
尙曰叢林不爲人所信者爲人不諦當俗讀這爲蔗音非
當爲遮僧萬卷云異時不免遮般義爲然此等亦古無
正字故隨人意寫耳
世唱藍關廢文鄧俚殊甚人書笑之偶見韓湘自撰藍關
記序其終身感履最詳固世所編唱者之祖也以此見讀
書貴多於所不知未可遽雌黃以自信也
今人言乖覺當作乖角這邊當作者邊粗躁當作麤糙
鐘亦作踵踵皆出鴻山警策鴻山言多可錄如云親附善
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乃佳語也
以小意愛護於人曰溫存韓致光詩蓬花窠下風流客試
與溫存謹逐情蓄養鳥獸至馴熟者曰奸其不能然曰不
奸花蕊夫人詩鸚鵡誰教轉舌關內人手裏養來奸則此
語書久矣
今人費財營一事而所得與費相當曰爭去聲本韓退之集錄江



浙搗曉四六云吳融題登科方得證舊時之本作證是
邃明字出史記漢高紀和帝字出漢書趙王彭祖傳註顧
綏字出高帝紀天閔字出相如傳注蓋今人以黎明以電爲閃爍市人交易沽酒食爲和市以壇爲綏
皆有出也
杜詩百年籠檛屬儒飡麤糲字出后漢書侯湛傳注引九
章算術云粟五斗糲率三斗一斛粟得六斗米爲糲也而
虞注失引杜詩桃花氣暖眼自醉出江總詩隋煬帝
桃花曉眼醉而衰注亦失引李白嘲少陵借問因何太瘦
生出南史庾肩吾詩周覽君何意慘慘而瘦李白嘲笑若浮雲且

西去出世說時人目王右軍飄若遊雲亦未見有引註者

負郭如傳郭傳郭字出家語餘郭之麥可以益糧今儒學

官每晨升堂必鳴鼓以集諸生按漢書餘姚董春門徒數

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茲豈其故事耶

今人云點茶出張又新水記楊子江冷水點茶第一今人

以酒饌餉人曰拂塵埃今人有自慚曰恨不入地家語季孫曰

待公三日拂塵埃今人有自慚曰恨不入地家語季孫曰

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密子哉又諺言嫁雞逐雞唐王仲初

詩我身不及逐雞飛

魯橋神事余曾略紀之逅翻苑洛集自敘爲浙江僉事時

冥祐則是事在陽水前可知矣

寧人負我不我負人二語見



梁書侯景傳亦載此文乃云寧使我負人不使人負我

漢子字見魏惟傳魏帝謂惟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

又長寧帝出二主殺楊惟帝曰天子亦不敢不與叔惜豈敢

惜此漢書文高陽王湛妃父張晏之要道拜湛湛不禮帝

問之曰無官職漢何須聘不採字見后如傳后主后穆氏

母名鄭香后後主皇大姊爲母更不採鄭香后傳后主大姊爲母更不採鄭

世良傳世良爲神武請河北指尸大獲浮情孝靜帝曰若

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頂天下也乾郊字見穆提婆

傳陸令萱與胡人搉庭后主襁褓時令其鞠養謂之乾阿郊

以上俱未詳

物平等者爲中常漢元帝令畫工圖宮人其中當者皆行

自矣

人嘗帖壁間一聯云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上句羅仲素語下句不詳所出北齊書蘇瓊爲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瓊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曰地語倘出此耶

舊行晉陽山谷中見有石婆祠不詳何神也后讀北齊書文明太后病勑令診視內史皆呼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徐之才曰童謡云周里跋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家作媒人唯得一暈紫綬靴靴者革旁化寧是人物后果崩版謂石婆或此也而今人戲名靴爲革化云

宋王景文傳得征南寀軍謝儼口信云臣使人署奪其婢韞形象曰此何人而在輿上韞曰此正是我此今世行樂薄羽儀常自披玩嘗以此圖示蔡興宗興宗陽若不解指



口信字見此宋書庾炳之爲人强急而不耐煩又云張幼緒得一縣負三十萬錢庾仲遠送至新林見縛束又未得解手不耐煩解手字見此南齊世祖勑盧陵王子卿汝勿得勑如風過耳又薛安都反於青州劉彌之家在郭內不能自拔說說刺史沈文秀求自效得出門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風過耳禍坑二語見此

稱人父亦可曰先父宋書劉敬宣云桓玄藉先父之基據荆南之勢藏匿既成則難圖也

年儉則民間娶例以雞酒成婚宋周郎上書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則此事



圖之始也得不爲識者嗤哉

今世不省握槊之名魏書趙國李幼序洛陽五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后大盛於時據此則即今雙陸戲也而世傳創於曹子建非也

羨人兒女美者曰如化生然魏書邢巒懼爲盧昶所陷乃以漢中所得龐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元暉化生等奇色也暉大悅助巒申釋化生事倘出此

俗惡性執謬者曰牛魏邢昕副李象使於蕭衍所好件物人謂之牛此行也談者謂牛象鬪於江南矣

魏書溫子昇爲中書郎嘗詣蕭衍客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道峭難爲故元人小詞喜用遒峭字

今言彼此兩處爲兩頭魏書咸陽王禧傳或說禧曰殿下兒婦已渡河兩頭不相知　貧子埽市古有之魏北海王詳被召乘犢車其母高傍路哭云但令母子相保共汝埽市作活也　俗罵人曰土牛甕磔監決告人曰趙修小人肯如土牛殊耐鞭杖

接手魏書李孝伯與張暢言曰鄒山之險彼之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爾入穴〔嗾狗噛人〕李冲謂李彪曰爾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遊主乃至於此〔人面獸心〕魏元孚表蠕蠕人面獸心主智難測又宋明帝詔子業忍凶悖性〔人面獸心〕書稱一遍〔魏雍州賊謀欲掩州刺史元脩義援之一日二夜書移九遍〔千里眼〕魏楊逸爲秦州刺史有能名人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親家公〕隋書字文述鞘殷璠選唐人詩名河岳英靈〔隋書李德林於賓館授國書江總目送之曰此河朔英靈也璠制名緣此獨易河朔曰河岳耳類書有萬花谷新唐書竇妃傳玄宗每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綉其製名或取此也

小詞率用蕭郎說者謂指蕭史然古稱蕭郎者多矣新唐書高祖呼蕭瑀曰蕭郎蕭嵩爲洛陽尉有夏榮善相謂陸象先曰君不若蕭郎則不獨蕭史也

掌之地〔隋高祖伐陳詔云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義倉〔隋長孫平爲度支尚書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

唐張茂宗尙主母亡遺言丐成禮蔣欠執不可曰俚室窮八子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爲晩可見當時猶未有男子冒凶而娶者今世則多矣俗忌疫相傳染國語譬之如疾余恐易焉注疾疫癘也則古有然矣

左傳盧蒲癸曰賦詩斷章故今人有斷章取義之語

蘇武帛書本漢人詐爲匈奴者非實事也然蔡琰十八拍云當日蘇武單于問道是實鴻解傳信學他刺血寫得書書上千重舊恨髮胡少年能走馬彎弓射飛無遠近遂令邊雁轉悄人絕域何由口方寸則似武實事矣琰漢人



不應遽誤或當時俗有此傳琰遂承用耳唐李涉詩漢臣一沒丁零塞蔡女西過陰山外朝憑南雁信難回夜望北辰心獨在其意猶琰蔡故金元來小詞亦若有本者也

寧取大家奴莫取小家女此鄙諺不足道矣然元好問論人才須上作養譬世之美婦多出於膏腴甲族熏醲合浸之下閭閻非無名色一旦作公夫人則舉止羞澁曾大家婢不如則夫鄙諺所謂其亦有自來耶

蕭子範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搆王微言文思不怨思抑揚則流灘無味文貴遲類可悲一往覩之如似多意二子之語實文法也

詩人以清狂自喜率形篇咏魏書敍高幼成有文才性清狂爲奴所害王約亂沈昭畧曰汝是沈昭畧何以瘦而狂則以清狂匪積矣遠公白蓮世所傳賞自逆徒襲其名以釀亂則白蓮遂爲惡端矣古今是非有常哉

國語羊舌肸習於春秋注春秋周史之法時孔子未作春秋據此則又非魯國之文也孔氏述而不作此亦一証

人臣可稱袞服陸士衡詩魯公戾止袞服委蛇人臣可稱蒙塵世說陽州官僚問訊王丞相云明公蒙塵路次孳下不寧人臣可稱顧命蔡中郎楊司空碑寢疾顧命無簡要言約戒忠儉而已又作朱公叔碑其孤野受顧命云云士



人訓誨之言均可稱詰夏侯孝若有昆弟諸生詰是也人子見父母可稱朝內則雖爽旨是也

翰林陳音禧建人好讀書而駁與西涯相公同年進士李曾戲謂曰同僚多怪君不延客曰官貧不能款耳李曰但治一二席而徧發柬羣公亮不盡來而君已請客矣陳如其言李覘知業已發柬乃走使爲邀之客俱來而席不足肩磨而坐陳自擎壺行酒勞頓終日既罷以讓李李曰吾意不俱來而被麵俱來於我何耶李嘗宴陳取骰子行令上呼下應陳適不曉罰酒多歸謂其吏曰李相聰明何

呼上知下耶吏笑曰死數耳骰子上下總七點也陳不謂然吏示骰子眎之陳曰是何難是何難李逆知其然也它日邀陳故別鐫骰子以亂之陳果誤應復多罰酒歸怒其吏曰骰子死數死數安在耶嘗考績誤入戶部諸司驚怪不敢問出見納纏銀者或露積廊下陳上馬咨嗟曰時大不佳吏部官受錢如此竟不知爲戶曹也又嘗積俸三十兩穴庭壁置其中泥之署其傍云此處無銀三十兩無何被盜怒其僕曰我明書此牧不言誰知耶宅事多類此可資一捧腹也

生員陳國病將革夢入城隍廟神使托生爲閻生兒辭之



不可得已國殷而閻果生男又孕鐸子合卷之夕見一人自簷隙入舉家驚起逐之明日偕婦往謝其外舅家前人復乘輿來揖水上曰昨來賀汝汝家苦撲逐我今何往耶從人復驚起逐之子與婦還久之子死又王嘉賢廣識書死數月偶其鄉人王與之同行曰吾欲歸家惡之已而王死此皆吾邑近事也異哉

讀古書者宜辨其眞僞識其是非若舉其難信者而執信焉爲害固不細也且如五行在天地間理氣流行而已而古書於五運五氣五德五聲五色五臟五土五帝五方五星五姓之類無不以五行分配之卽而求之邈無意義徒布列其名以取成文體而後世盲儒守之而不一通變幾何不害天下也宋金大雅嘗言漢人以五帝配五行爲大繆舉此可例其餘矣

韓駒累疏科舉時文之弊中甚尊奬安石固可摘也然其



指陳文弊則不可廢云今之學者曰博溺心又曰絕學無憂此老莊絕俗之人刳心去智之說也自孔子之聖而曰不如丘之好學又曰我學不厭其於門人應對諄諄以學爲言故問禮問樂問官名恥一物之不知如曰博溺心則肅愼之矢專車之骨巨魚萍實聖人亦安用之耶然士之不學非其不能也以上所設科無事於此則當此時自非好名者孰肯耗心疲力以腹貯萬卷書耶臣愚數年之後諸子百家皆爲故紙與家人覆瓿而已甚可惜也今之進士類皆他日登鄉百執事也彼方應舉時既無事於學而入仕後雖向所讀數書又將捐去則裁冠曳帶所有名特



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靡弱之氣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又曰今世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性命乎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强兵之術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服時講究立國之根本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强不知何者謂富强乎又曰本朝以儒道格律治天下太平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爲何用宛轉於文德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

以其斯世天下其孰肯信乎亮累疏千萬言有一言中乎
之勢固當時一奇士也每觀宋事廓弱讀此差一吐氣
汪藻疏南渡後將帥驕悍曰今所謂將帥者不過劉光世韓
世忠張俊王璽之徒是數人者曾不能爲陛下施鏃矢之勞
獨張俊明州僅能抗敵敵未退數里遽狼狽退軍虜果殘明
州無噍類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陛下以杜
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以王璽杜充措
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費盡裝海
舶焚其城郭爲遁逃之計其比肩諸將聞朝廷欲倚世忠爲
充援者無不竊笑泊充力戰於前世忠王璽卒不爲用劉光



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左方與韓椗朝夕宴飲則朝廷失建
康虜犯兩浙乘輿震蕩者韓世忠王璽使之也失豫章太毋
擾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而張俊方以萬人殺獲數
十人之功冒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雖大爲之一空
韓世忠逗留季州放軍四掠浙西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
福平江府自城而外無不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中而已雖
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
會若災冒不測之險不恤也王璽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要
索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安在武夫橫人之在
當時若此而脩宋史者皆諱之一無概
見何也
胡安國疏言靖康改元胡塵犯闕用事臣僚不效貢難之
節使親王出質城下結盟而宰臣徐處仁遣進訣言以爲
金虜出境社稷再安遂陳八說謂今日臣主俱榮可比唐
虞之盛吁賊臣誤國自昔如此
歐陽修疏云不才之人爲害甚於贓吏贓吏多是強黠之
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才之人不能取下雖一
身不能過取頗恣其羣下苦行誅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
爲害至深縱而不問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贓吏一例絀之
歐蘇每善論事此其一也



前輩每於一縣一州一都會纂爲八景詩詩絕少佳者八
景事不知所起東坡集孔宗翰守南康出八景圖求文與
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事倘始此耶又瀟湘八景宋時
令畫手李成等分繪之
人中有所激則氣便不平而議論易過東坡謂馬遷有大
罪二不當敘商鞅秦弘羊之功以爲二子之名在天下如
蛆蠅糞壤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污簡牘二子之術用於
世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嗚呼何至此極哉蓋東
坡有激於安石富强之政之弊故不覺過言耳
劉向新序魯隱公貪利而漁下故經元年始書邾以見國

將亂而民怨耳今經文曾隱公元年無書螟事也則經文有訛遺矣註者遂盡据而褒貶之過矣

抱朴子言辟兵之道但誦五兵名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徬徨熒惑星主之劒名失傷前星主之也又言能乘蹻者可周流天下蹻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

抱朴子引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諸書皆曰魚魯帝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兎公子虎耳作盧字近是

抱朴子言彭祖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兎公子



離婁公太足公高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慿數百年仙去又云崑崙山之神有無頭子倒景君翁鹿公中黃先生與六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俠備玉闕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彭祖弟子諸它書少見故錄

抱朴子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文選海上有逐臭之夫抱朴子云周黨處時於林藪而無損孝文之刑厝也周黨之不止其說與選異

抱朴子云黃帝既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滅於荒野也老子既無綜理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滅於在光武時與嚴陵同趨何得云孝文刑厝耶誤矣

世儒以墳索無存歸咎秦火且以九丘爲九州之區域不知孔子刪定之時已亡墳索而五典先亡其三墳爲羲農黃帝之書五典爲少昊顓頊帝嚳堯舜之典馬融則以五典爲五行三墳爲天地人三氣皆擬度



民不得其門脩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詈祖考哉

言也據道藏有洞神秘籙言三皇御世各授一書曰三墳後有八皇繼起亦各授一書凡八卷上三精次三變次二化是名八索三洞敘云三皇各書一卷字如符篆藏在名山上古人皇所授書也則抱朴子所記黃帝巡山至青丘得三皇內文者殆卽此乎賈逵亦以墳爲三皇典爲五帝意有巢氏文成而作書墳索必居一於此矣今世有古三墳書以山氣形爲三卷者僞也此辨出劉日南紀管窺

葬女爲漢死而盧奕子杞迺爲國賊檜孫鉅爲宋死而韓琦之後佗胄乃爲邦蠹劉向之子歆也范泰之子曄也王猛之子皮也張行成之族易之昌宗也吳玠之裔職也人可以類求哉



抱朴子云入山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三呪之置草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入申左手持草自蔽右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觀此則今諸談持隱身草禦人物去者亦有祖也

畫譜王冕元章畫梅率自題其上余舊在京買一幅正所自題者春風無聲海日起梅花滿樹玉玲瓏西湖風景渾如故相見道仙似夢中至正甲午春二月望日寫余嘗寶愛之云

徐陵詩潘郎卓欲滿無奈擲花亦用事之病也

蕭娘出處不一范靜妻沈氏有戲蕭娘詩此真指婦人耳俗形容物有佃若曰活脫宋黃叔暘小詞禾黍秋風雜豚曉日活脫田家趣

陶九成輟耕錄引陸龜蒙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緯蕭字甚奇按莊子河上人有緯蕭而食者緯蕭字非出龜蒙九成偶失考耳

嘗見鄢陵陳巡撫棐行狀棐自爲禮科給事當嘉靖壬申時首請講大閱大射一請元旦御正殿癸卯春疏學政五



規選舉四事請隆祀薛文清除胡元祀於是元之廟祀並墓都罷遂陳四事又言北岳本在渾源不宜祭於曲陽飛石妄誕不當與玄岳列祀慶都縣名犯堯母宜改以避聖諱復上利害十二事丁未春獻十箴謫長垣丞久之爲刑部郎復請大閱後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又有十事七事及四事四要十四效六奇封事之多如此

真武本金丹象也參同契云含元虛危播精於子上陽子註丹之神功在此兩句蓋虛危之次日月合璧之地一陽初生之方龜蛇蟠結之所故太一所含先天之元氣其真精過子則播施此子午行始之義也今世既繪爲龜蛇又

謹一真武披髮仗劍据坐其上又造爲眞經寶誥符籙醮儀等紛紛假飾不復知爲坎離義矣

余邑南永青山有大王廟額云西齊護國王人不知何神也考東岳懺曰岱嶽顯聖威應護國西齊王崔府君則固岳神下第一護法也府君名子玉隋大業三年六月六日生唐貞觀時爲鼓城令捜神記載其事頗悉云

王文公原過云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善復常也夫闕蝕崩弛者數也而以數爲天地之過非幾於無說乎曾子固序說苑譖劉向狥物也多而自爲也少而卒不



明指向之狥物者何在此皆爲文之弊也

夫子之論文質與子貢無以異也而紫陽故爲軒輊卽如朱註文質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夫曰物相雜而適均是與子貢所謂文猶質質猶文奚以異也而遂曰子貢矯子成之弊無本末輕重之辨耶

問陳曰末學讀藥曰未達仲尼無僞言也蓋仲尼雖大聖而至論甲兵曰吾亦爰牙司馬法耶其論醫藥曰吾亦軒岐俞扁耶固聖各有盛矣世儒務尊孔氏至明白質語類以爲有所託焉曰不滿於衛靈公也不屑於季康子也是皆過矣

子貢問士及於斗筲之器朱註謂其問每下近人有言曰春秋之時士罕全德夫子於士之次者猶取焉以救時也子貢問及從政意有感於當時之不足爲士者庶稽其實以自脩耳說者謂其問每下而疑其志之不立也則賜可以稱達哉此說甚是

不遷怒不貳過此正顏子心學非世儒諂說詞章之比朱註顏子克已之功至於如此夫曰至於如此謂前有功夫而其效驗至於不遷怒貳過也不多生義意耶且所謂克已之功者復何功也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四句一直說下下二句足上二句意也註分上仁下恕過矣朱凡訓經便用分配偶對之體此自本其學則可而謂古聖賢立言本旨則不可也

馬摠錄諸子語爲意林語要大裁省其原文如節孟子文云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性不同也又云堯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孔子至孟子各五百餘歲夫孟之文願若是哉其錄諸子至六十五種者若此亦一異也

穆公問子思曰爲舊君反服禮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請縢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亦已善矣又何反服之有觀子思此言則孟子對齊王寃讐路人之言固有本也孟子學於子思者也

衞公子交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別臧否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余嘗見古聖賢之言自廣朗而有用於世後儒類多拘攣而宋人尤甚如子思之說可與之道也哉

李杜齊名矣而宋人恒右杜焉曰人品高也而欣艷曾祚之語詩中何多也韓柳方駕矣而宋恒申韓焉曰因文見道也而乞憐富貴之詞文中何屢也矧考之宅籍則杜之疎祿韓之浮薄皆當時有素聲者而白詩之天才柳文之就痛慈景之先達夫自標其篤也若此今人則引笑矣

沈鬱又當有遺論矣

棠民懌論當時能文曰祝文明羅玭耳今二集俱在皆未見其過人而玭更直俗也推非其所推矣

孟子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趙氏謂禦人之惡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何受其餽也或謂義若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爲暴烈不義如此何可受其餽乎烈如樊姜也古人臨文不拘也如此

賈太傅新書論性云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

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誼此見甚卓惜宋儒不知引而用之而直以性卽理也而又析氣質與天命而二之也

昔人論張巡許遠云巡先死不爲遠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也夫使三日而救不至十日而賊不亡則二子之節將有不得全乎而天特爲之金焉者乎立論如此不若無也

道山清話云都下有一賣藥翁自言少爲尙書省中門子神仙傳張拱遇一道士謂曰入道自不淫色始不淫則俗念息俗念息則仙材也又云忿不起自有佳趣僅及半紀則此身如蟬出殼逍遙六合外矣此丹家直指與它方書虛詞無用者異矣

仲尼於王伯之說未數數也而孟子判之後遂分皇帝王伯大截然矣夫皇帝王伯世運相推之次也世儒擬其迹之近似而以名之者也黃帝七十戰而有天下則征伐在揖讓前矣夷齊遜國而得仁則揖讓在征伐後矣事果有定耶且夫湯武之於桓文其行事固未易辨哉而曉曉然煩其詞說陋矣

儒者讀古書而不通當世之故俗吏曉世務而不諳先王之法斯二者其弊均也茲欲會古今混眞俗顯道義於法制之中寓禮教於人情之內委蛇斟酌與化致治斯則所謂時也斯有用之宏才自天之雄傑歷代佐命諸臣如蕭曹房杜姚宋韓富者其儔也朱紫陽與陳同甫爭辯謂後世君臣斷斷不可配古如銅鐵不可例金玉也過矣

七十子日親炙孔子孔子之有言動七十子之徒如曾賜由冉輩猶諄諄質問不遽解其旨何也人之分量有限隔一着則不能相通差一間則不能相入不必其大相懸也宋儒去尼丘蓬矣其資稟造詣未必其在七十子前也而其素相標榜直以爲扳至聖而肩之而世復相與過信之

一義一訓眞盡孔氏意也曾不思是儒也倘生及孔門不知當幾人見哉幾人見責而彼七十子遽出其下耶此不待智者而後晰也

釋經者患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也或者未達曰孔子告仲由知之之道宋註云子路蓋強不知以爲知以爲知於古籍曷証耶此以無爲有也詩椒聊且遠條且小序刺晉公族疏也朱註云未詳夫小序明著若此何來詳耶此以有爲無也夫生於百世之下遡於百世之上而意見斤斤若此何以說經耶

晦翁觀心說云盡其心而可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統有

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有以順天理之自然也據此義自與孟註小異

天地之變神聖不知也而世儒恒用小理測之如正蒙云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震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和而散則爲霜雪風露不和而散則爲屡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時夫儒者談天自昔如是然不知所謂累所謂得所謂內外所謂不得出不得入所謂和而散不和而散所謂散緩受交者皆何所指耶又何窺度而識其然耶故其言皆不敢信也人恒言殷有三仁自仲尼發之然刻子云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若位人恒言季氏富於周公此孔門之文律然刻子云季氏富於展禽此豈有意襲言之耶固知古人文脈固相通也



孔安國解皇極爲大中朱子非之曰皇者君稱極者至極之義遂作辯云孔氏之心姑以隨文解義不知言之至此自漢以來千有餘年乃無一人覺其非而出一言以正之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豈獨孔氏罪哉夫孔氏果誤解此二字亦何大害流於萬世哉而言之若是也過矣

天殊亭障共衣冠地隔新交與舊識俱歃林壑共烟霞對賞孔穎達書北義序云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詩疋義序云雅頌與金石同和簡牘與烟塵並盡自此類求之不能盡也

唐李舟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焉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此可謂名言

呂氏春秋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曰而問焉用忘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觀此則孔子夢見周公實有是事矣

韓魏公常言大凡使人爲善須就其性上做若性中所無
强之終不能從又言性之極終不可變學者要隨其性以
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反喪本眞終
無所至也韓公此語質至非宋諸儒可企也
余嘗考性有三品之說自古有之不始於孔子而公都子
所援三說實卽仲尼語也偶觀班固古今人表序云堯舜
禹稷卨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
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與之爲善則誅子
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爲下愚
齊桓公管仲相之則伯鬻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
鄙食其人哼爲狂生丞相史讓皋玄成爲狂癡則夫詩人
狂不慧解者云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
癡也說文注繆字云狂者之言爲繆夫自古言狂者衆矣
子貢言八蜡之祭舉國之人若狂禽滑釐諸端木叔之狂
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
之喜用狂字者亦一時興情所寄耳
崔寔政論云詳經烏伸雖蛇蟲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
納雖度絕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
致養疾則攻焉蘇東坡云武夫謀臣譬如藥石可以伐病
夫疾而用攻自是古法後醫絕不敢用曰我王道也王道
也此余所以素不滿於李舅朱彥脩輩也
前漢書律曆敘云經曰春王正月傳曰春正月火出於夏
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
代各據一統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還五行之道也夫三

代月數分明如此宋人注春秋謂攻時不攻月紛紛膠膠
至歷世不解何也子謂韶盡美又盡善也謂武盡美未盡
善也註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謂性之反之之德也
夫善亦指其聲容耳猶今指旁人作一事云此亦佳矣而
猶未全佳者在也豈遽指其內德耶晉紀論云以三聖之
智代獨夫之紂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夫未盡善者
大武之容也豈謂德哉前人有識矣
張安世傳謂有罪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
其不反水漿耶主事字見此後世遂爲官銜
古人爲壽不獨在生日平原君以千金爲督仲連壽是也



古人呼萬歲不獨於人主前馬援征五溪還擊牛饗士士
皆稱萬歲是也稱過庭不獨於父前荀爽與李膺書久廢
過庭不聞善誘是也曳長裾不獨用之王門王逸謂仇覽
曰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又范式謂孔嵩
吾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進帝學是也烏烏私情不獨可用
於母晉書載杜弘對慕容德云臣父年踰六十未沾榮
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是也束脩不獨弟之於師
後漢第五倫傳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嵇叔夜家人
誡云壺榼之意束脩之好人道所通不須逆也是也萬機
不獨稱天子符堅謂王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是也



淮南子曰治國若張瑟大絃組則小絃絕然此本子貢語
也子貢非臧孫之孟孫曰夫政猶張琴急則小絃絕沮授諫韓馥曰萬人逐兎一人得之貪者悉止分定故
也然此本慎子語也慎子曰今一兎百人逐之積兎滿市
行者不顧分已定矣申包胥云天定者勝人人定亦能勝
天然亢倉子引周秩官云人強勝天則包胥本之也唐太
宗言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然宋語孔
子云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則太宗蓋之也嘉何
說漢高祖帝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侯文靈劉孝
標論注引太公金匱云則何言襲之也王若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亦金匱之言也冠雖敝加
於首履雖新履於地六韜之言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
沙在涅與之皆黑曾子之言也君擇臣使之臣亦擇君事
之晏子之言也又張袂成帷揮汗成雨又贈人以言不以
財亦出晏子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出子思
子凡此類後人嘗引用之而一時未究其所出也多矣
後漢青州刺史以郡災旱便宜給民粟布漢帝欲讓其罪
鍾離意曰昔孽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
春秋之義以爲美談至胡廣侯作傳乃大貶二臣也何哉
語曰也其庶乎屢空有謂心空而幾於道而朱註直曰貧

耳覩東萊書店賜賈逵錢二十萬曰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孫竹之子於首陽矣吾書范宣傳宣雖閒居屢空嘗以誦讀爲業卞壼自表曰家貧屢空蓄道多闕是朱註亦有本也

嘗謂東城之文多取舊說而衍之如云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館孫武謂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者也如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爲用間卽孫武謂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者也其他文往往若是

家語孔子謂南宮敬叔曰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



道德之歸則吾師也遂與入周見老聃奉教而歸道彌尊而弟子益進家語出自孔子彼子孫所以道其先祖者肯誣而不信耶而後儒聞仲尼師老聃則大爲諱之然則聖必無師然後爲尊耶夫子無常師其說不在論語耶而竊比老彭壯不以屬諸何也則夫儒之所以待吾夫子固淺鮮矣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此家語所載明白如此康侯既用此義爲傳而不援此條爲証何也又如季康子用田賦訪於孔子孔子以爲不可子貢問晉文實

召天子而夫子作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云云皆明載家語康侯皆不援其本語入傳而但衍議以成文又何也偶忘之耶抑有它故耶

陳蔡之厄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蘇洵上田樞密書全祖此意

杜預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遇之宋儒稱爲造道之言然家語孔子告子張入官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則此言不始于預矣



曾子固講官議云夫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也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未嘗以坐爲尊師之禮也晉平公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師所以命學者未有尊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則世之爲此者非妄與夫程頤嘗講坐講之禮而肇固同時人也則此議也非特鍼其失耶

游酢稱秦檜人材可方荀文若面胡安國祖之力薦檜賢過張浚諸人當是時檜初祖也豈諛指安國黨檜已而檜

至和議誤天下安國不與有責耶視楊時出蔡京之門不
至是也使宋有明辟修應侯舉鄭安平之法也則於何逃
哉

管蔡爲大僇矣而稔中散之論有遺義焉曰武王卒嗣詔
幼冲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
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
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下其心殷旦斯乃愚誠憤
發所以徼福也且周公居攝召公不悅則管蔡懷疑未爲
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必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
也此論綽有達見故節錄此



近見有刻天祿閣外史十八篇云黃憲著者攷憲傳贊曰
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使有此書曄之該博顧不一睹耶
自漢及今無一人道及而頗今始出耶且其文輕淺殊不
類漢人也

漢宣帝任法律而振元帝任儒術而衰唐憲宗用撻伐而
奮文宗用文雅而隳宋孝宗志恢復而存理宗以表章儒
業而創烏乎儒之效固可睹哉

晉羣秀老子頌曰述而好古儀聖作師則論語篇比之云
晉書載記劉元海勸司馬顯發五部之衆以赴國難顯不
從元海曰顯不用吾言遂自奔潰眞奴才也奴才字見此
朱子非司馬溫公以魏繼漢統是矣然亦曩說也晉習鑿

又慕容寶與人樗蒲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今人有骰子有神之說見此又載記翟斌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尚書令慕容垂訪之羣寮其安東將軍封衡曰馬能千里不免羈絆明以心知之　欲賞善恐僞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　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　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　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　興木造工大木處下小木處上大道抑強扶弱自然之效　世有人面狗心之語見此王猛卒其子皮謀逆符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也今稱牛具見此



古人註一書便自成一書不沾沾訓詁也嘗誦河上公老子註摘其佳語數十處可例其餘矣曰內視若盲反聽若聾　安靜者是復還性命使不死也　日中盛時衆星失光　自受取少則得多也天道佑謙神明託虛　域中有四大道天地王也凡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爲道是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天地王皆在無稱之內也　龍靜故變化虎躁故天虧　聖人不貴石而賤玉視之如一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　下士貪狠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也　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　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寇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　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地以心知之　欲賞善恐僞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　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　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　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　興木造工大木處下小木處上大道抑強扶弱自然之效　水者圖中則圓方中則方壅之則止決之則行　山有玉掘其山水有珠濁其淵辨口多言亡其身　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淨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　赤子不害於物物亦不害之故太平之世人無貴賤之心有刺之物還反其本有毒之蟲不螫於人　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　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垂象蒼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　孟子以王道告齊梁本是差事而紫陽曲爲其說曰聖賢何心眩天命之改興未改耳夫春秋時周室亦弱矣前伸尼脩經意取尊周戴國去春秋未遠周故周也何知其命已改耶使梁惠王說致王改物則置周何地耶是葬操懿桓之流矣而孟也言處將何地耶人臣不以存亡易心盛衰改節者如何所置耶此非天下之小故也而紫陽曲說

如此也惜乎

孟子惡桓文卑管晏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曰得君如彼其專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吾以齊王猶反手也夫管仲相桓公以尊周其大義炳著矣而曰其功卑吾以齊王焉使齊果王置周室何地耶茲其意適勝仲耶則其稟闢桓文固無怪也仲尼曰一匡天下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而孟說遁爾焉豈所謂孔氏家法耶而後儒諄諄爲孟論者皆曲說也

宋儒於衛君待子爲政曰夫子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於陳恒弒君曰夫子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皆沮焉事可例已輒時君衛矣果召夫子而授之政而夫子即廢輒立郢焉時勢可能揆理當不然也顏淵以匹夫而赴訴天子方伯勢豈易達哉儒之論迂類此

黃谷瑣談卷四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１６
作者＝
页数＝７２７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